

翠娱阁评选曹能始先生小品 明 曹学全

◇曹能始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引 记

卷之二 碑 文 传 启 书 疏 引 墓志铭 祭文 跋

●曹能始先生小品题词

士胸中不能往来古人眼底不能曠矚九点烟则其鬼必不大思必不远论不必畅故子长读父书已心有羲轩又必方舟匹马历九区核其事实扩其胸次史记一书遂为史宗乃今则有曹能始先生也者先生弱冠通籍栖迟冷署得恣览古今又以大行拥相如之传迹几半天下是之所诣目诣焉足之所不至而书所志者目注而神会焉既集有一统胜志腹有十二代选诗业得一世之人物土风川岳形胜更又质千古兴衰治忽臧否是非以大吾见远吾思畅吾议论方寸之中千古四海具足其为文章宁在子长下哉集不胜录仅拔其小品之佳者要亦融千古治四海而出之者也

崇祯壬申冬日钱塘雨侯陆云龙漫题

●翠娱阁评选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闽中曹学全能始甫着

仁和陆府治玄功评

序

引

记

◆序◆

邹汝愚先生遗稿序

古文自序

陈道掌日笺序

林初文诗选序

王生秋吃八哀序

尹恒屈诗序

闽中二子诗序

送吕参知分守河内诗序

丘生稿序

钱伯庸文序

洪崖游稿序

洪汝含鼓山游纪序

### ○邹汝愚先生遗稿序

予观古之思臣烈士。片言集字。取珍当时。垂范后世固重其人也欤而其言亦有足重者夫忠烈之性得自天者独完必有一段激昂直遂之气蟠结于胸中而不可以抑遏恒先时而鸣触事而发以期得当而报主佑匡世道有所建立于时虽然世所不容而卒遇缺折其光芒陆离终不可以民没要之君德为之一光而世道亦终赖焉或者讥其不善用。乃欲进之以道此非真知人者也亦非知言者也何则夫造物亦至大矣。中和之气咸备矣然使其光风霁日不寒不暑可以运四时而成岁功亦何必为骄阳互阴雷电霜雪之迭见哉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极盛之中有至衰者伏焉人于微茫之表转圜乎瞬息之中者乌能有济此必非手足之力也犹夫造物之欲变化亦非累积之功也必其宣之于声而发之于言者。疾也故善知言者知其根心以及政事知其顺理而成文章又知其无小大无古今而皆足以发之不与世俗同予观蜀中邹汝愚之遗稿。故自寥寥。而封事制义为诗为文咸在焉。夫先生之官非言官也其时则盛时也贬而至死之年尚不满乎三十也真若贾长沙之痛哭流涕于汉庭而不能以一朝居屈子平之行歌自放于江潭而不能以一息忘者岂非忠烈之性自天植之也欤其所撰着神苞骨立有奇气而无剩字不与世俗同又非由中之言足以发之也欤先生客死。稿佚甚多。其友人顺德守吴献臣收之。仅见于此。今其同乡张侍御罔。思重刻以传于世不可不为知所重矣

天下之危偏在厝薪积火上下括熙不知盍坏已极。明者见未然岂是逞少年意气一击沾名者哉仅以直言推先生。诚是皮相

### ○古文自序

曹子曰。古文时文无二理也秦汉之文无以异于今日之文也古之文也简而质今之文也繁而无当古之文也。序记传赞之类各有根致今之文也不暇辨折祇成一论体古之文也是是非非义例甚严今之刻薄者隐讥诽鬪茸者滥夸与而已矣然则谓予之文其能无剩语与。无变体与。又能是非之当于人心与而俱未之能也是犹未免有时相也虽然此意不可不知而亦不可不存也噫凡事皆然宁独文矣予既以举业翻刻署中。与蜀生相切劘。复取其古文之近于时义者。以广之夫惟欲其与时文相近也则亦不厌其为时矣

高者苟且以徇求。异者阿趋以献媚。狂譎者叫骂以博名。今安所得文字哉。若成论体犹是有体文字亦当亟取之

### ○陈道掌日笺序

今之制义。大都似战国策。韩非于殊乏雍容闲雅之度聊免拘迂腥腐之气然骤而观之则夫意见层生锋棱迭出若见以为可喜倘合数人。人数篇而覆之乃不觉其坑塹之坠伎俩之穷湏令急吐之而后已何者真趣少也讲章家乃制义之根抵轻生而治讲章者十无二三矣经生而不治讲章犹农夫之不治谷种医者之不究病源也欲

其有收而奏效。不亦难乎。然讲章必求为可解。而今之制义必求为不可解讲章必求肖圣贤之吻而今之制义必求肖申韩辨士之吻出门而分途久矣。治之不必效而不治反可以鬪捷此其所以转不相关也但讲章家亦易落套其于理趣本自茫然而好为新奇之说以惑人要之皆昔人之唾余亦非独得之见也乃自为惑而以惑人者也子观陈道掌之日笈不拘拘于字栉而句剖者。或用古语或用微言。以剖证之而自有跃然之妙盖理以日新机以时现自然不落坑堑中谓经生之于是取精多也可。谓道掌之自成一家言也亦可

只在尺幅中看风气何曾在讲章上论是非不鸿之流。虽使荡成波涛。漾成纹縠瞬息耳。作瞬息之业。而不必求圣贤之心。柰何相于惑已耳。

### ○林初文诗选序

夫士之有才犹女之有色必其修之于身藏之于家者非一日矣而后为玉帛之所致。媒氏之所营也。苟其上乏明王之梦。而下鲜君子求则甘于枯槁无用不敢自表见不然。士有才而必用女有色而必售则知己不足重而入宫不见妬矣得乎哉闻中有林初文、孝廉者才士也。其在公交车也不欲以庸孝廉自处好为人排难角色纷乃以无心获罪于狱中作文若干首。司寇谢公大奇之。而察其非罪也。出之于縲继之中君又耻于失其故物不欲乞恩求复遇有辽海之役。累上书进奇策。不报又以时事拙于兵食愿以其身列戎行练甲兵固根本之地为一旦备缓急竟为疾者所绳。触宪而死噫亦足悲矣今天下本无事也即有事矣未尝乏人也一事之起千百人之功名也丐之者众而持之者有矜色肯授一不相知之人乎我以计划干之。彼亦谬为倾倒而目曰才士才士者不用之肩鏹也间得一二策善且袭为已有唯恐我之在傍见之尚欲求用乎予大悲夫君之不早见也予不获与君游。而后乃与君之子游。因是以悲君。君狱中之文。予少时见之。其为文也多所自况盖亦灼灼于事理矣其不免命也君之诗蛾眉篇最着。司寇以之自比。海月赋者。予与君之子相见。乃得读之窃叹司寇为知言他所作多散佚。君之子褒辑一帙。梁溪尤君时纯付诸梓。以序问予。予拈其数语。如客情似春草无处不堪生春风与柳树。年年是故人无家逢寺好多病见僧亲晓烟常带雨夜月忽啼禽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行人遥指点。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凉风吹衣裳。独怜山寺月相送海门秋千山风雨里。一任子规啼。皆纪酸楚。寥落可咏可传益想象其有才不偶之状而汲汲知己于世也或曰初文之诗所见称者。谢得其大。而子得其细。尤得其全。而子得其偏。是予前媿司寇。而后媿时纯矣。时纯者亦与君之子游者也。

莫疑频按剑尽世是荆王知忌我者犹是知我者也读其策而不知其云何。且才士之锋不免有失之诮与亢处。安望世容之也。先生谓得一二善而袭之。是犹以臧孙之贤待世。

### ○王生秋吃八哀序

夫宋玉有悲秋之赋。独取别怀。隐侯有八咏之章。非关一序。惟情以相生故文之不嫌于互见也信州王生常以无衣之客为无家之游于时朱明既谢。素节攸兴霖雨泥而成露落叶藉乎衰草商飊凉月对之能无断肠旅鴈候虫闻之能无坠泪悲哉秋乎虽更四序以代移若为一人而增惨也于是援笔抽绪。而吟八章。命意则新。体裁仿古。夫秋则哀矣而哀以禁之心则郁矣而声以畅之虽比咸阳布衣。情异千乘。而要客舍冯驩。悲同一剑云尔。

隽爽之气。更肃于秋。

### ○尹恒屈诗序

语云千里一士。比肩而立志难得也余数奔走道路。游于山川间未尝不亟求友之思而危独立之叹也。去年从豫章来登匡庐。泛彭蠡。凌天门。蹑采石。秋尽始抵秣陵。遇蜀尹武部恒屈。恒屈已有先容予者。见迟良久。余骤而得恒屈而后喜可知也于是予与恒屈称莫逆予本投闲恒屈好懒予性佞佛恒屈清斋其为趣况一也予之所友恒屈之友恒屈之友即余之友其为交游一也临池谈艺必尽短长对奕衔杯迭为胜负其为犄角一也高台流水引眺何极春花秋月命赏都遍其为留连一也夫人也因其所同而同之则莫不同矣因其所异而异之则莫不异矣予与恒屈之为人有不期同而同者焉而其为诗惟日求异以致其同者焉今恒屈之诗何如哉其在楚者非乎在蜀者也在金陵者非乎在楚者也盖駸駸日异而岁不同矣古之人如是也其可量乎哉予乃走数年。往来几千里。始见此人耳。恒屈今别去。将归蜀。溯流口上。直指江源其自三山九华以至浔阳钟蠡之间则余去年未见恒屈时路也其自武昌荆门以至巫峡绵官之乡则恒屈昔年未见余时路也风景不同山川如昔怀人天末扣舷而歌予知又有不容已于言者矣

妙在求异以致其同方得成一家言不则失却自己面目矣

### ○闽中二子诗序

闽中二子。皆布衣之徒也。言诗者。曷以多称布衣云盖其穷而易苦心便一无轩冕束缚便二无俗客繁礼便三无典要期会便四挟此四者之便又惧其卑而易没狎而不贵也则不得不托之游于以揆山川之形察物宜之变揽迹于古人寻盟于时彦使其道有所寄焉不至于湮灭而不称夫有所托矣则游游则我与物交交则其情动其情动又乌已于言此二子之诗所为作也夫二子者亦尝之燕矣。之秦矣。之齐之楚矣。之吴之越矣。其所如多不合而穷在一介行李。屣屣之往来也而无束缚在不好干谒其天性然而无俗客繁礼在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而无典要期会在故其赋也。有以扼其奇其体物也有以夺其象其怀古也怆乎其悲其命侣也笃乎其谊盖不能漫然而无托则不能独立而无偶不能独立而无偶则不能块然而无情如是而言。谓之有孚。孚则贞吉而悔亡矣。而游之时大矣哉。是故易损之三爻曰。一人行则得其友二子似之同人之第五爻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是集有焉二子者。林叔

度吴元翰。皆莆人。

布衣之诗不惧其狎惧其卑琐狭隘游以畅之更能藐大人以自得之岂难巨擘一时。

### ○送吕参知分守河内诗序

夫世家之子。青妙之年或贵而不文文而不美或自好有余而鲜适用之才或容人不足而致虚僞之消蓋缺焉者多而兼焉者少矣余姚吕公者。南国良金。会稽美箭。业传韦氏。经习戴生。夙负贾谊之名。遂登郟洗之第。潘安入洛。果掷盈车。卫玠度江。人观如堵宣城理郡何如谢朓风流吏部参司便拟山涛识度燕台骏骨朝费黄金赵郡蛾眉夜分白璧浚阳司马漫闻江上琵琶滁邑醉翁岂在杯中面麩共推何逊之句梅里香生匪同渔父之歌芦中饿活长安直北无蔽日之浮云大江以南破长风于巨浪者矣兹者河东邺郡、即古秦魏之咽喉也林虑上党。即古赵晋之枕臂也自昔闻之其地为重以今藩之其人实难金议曰吁公足使也天子曰可尔其行矣夫地名覃怀斯底亶怀之化水称沅济遂成允济之功少室之花一岁而三开天坛之树千年而不坏韩陵片石。犹堪共语。卫水百泉。政可清歌以佑音识曲之人怜卖履分香之伎岂能无遗憾于铜雀玳楼而徘徊于縵帷井干也与于是不能不佞为序而歌之。诗曰之子领众妙。群有罔不和。辟如珪璋美诂分在邦家鼓瑟调既均。俗耳犹不聒。况称同心者。笃契当如何。眷言将行迈。。予不嗟跼。严霜泽扬旆。朔风翼鸣笳。繁华洛阳道。岌嶮太行车。览魏入邺都。涉卫自朝歌。虽则盈古思。亦云离念多。所愿崇德音。仰用答恩波。

博而不胶。艳而不俳。有裘马五陵之态。

### ○丘生稿序

余去年潞河与丘生别。生以其所作文。欲余题数言。余第应之而已未有以复也兹间关自长安来。访余于鸡鸣山下。索之不置余念别生一年所矣日之不能不逝也地之不能不迁也友朋之不能无聚散时事之不能无低昂也独吾两人相对慰藉如平生诂能忘情哉情之所关则亦聊为记之而已后之为梦寐为感慨未必不因之矣若生之文。是非可否则生以为如是而余未必以为如是也余以为如是而人又未必以为如是也余乌能定之

言外殊有春秋。知无枉笔。无阿心。亦一作文闪法也。

### ○钱伯庸文序

今之作文者。如人相见作揖曲躬之际阔别致谢寒温都尽及其执茶对坐别无可说不过再理前词往往重复又如俗人唱曲以一句为数句以一字为数字不死不活希图延场及其当唱之处则又草草读过而已噫此所谓时套也今之作揖不如是。则人必恠之。唱曲不如是。则无人击节赏音作文之趋于时尚亦如是矣其病在于无师友传授而少浸润之于义理徒逞其私臆求作新奇不知反落套矣钱生伯庸。其家

师于岳水部之初。其至金陵。以之初书谒见于予。予观其人。不为时俗所染岂非欲随地求师而汲汲于义理者予媿浅率。不足以答伯庸。伯庸归试以其文质之尔之初之初之作人无时套者也其论文亦如之

向文习于恠。自是不相知强作相知语更如逢人辄唱大江东去近则转纾徐将无近是乎此序似为今时之药

### ○洪崖游稿序

游山泽。观鱼鸟。至乐事也。比之游仙焉夫能遣除万虑任情独往虽峭壁绝岩迅滩飞濑与夫猿狖之区百鸟之所解羽宋寥危栗无非寓目佳境者则其心虚而神适也心虚则神舍之神之所舍精华出焉故宜灵秀吊诡。要眇弘肆如太虚之浮云任其卷舒如洪海之应龙恣其变化则神之所为也藉令有一芥蒂于其胷中虽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近在目前不啻隔数尘矣况能形之诗歌传之好事者乎予性喜游。遇名山川莫不里粮驻屐者久之。今年过南州。寻仙洪崖。会霖雨弥旬。不得穷其幽胜。独取所谓萧峰洪井诸处。一寓目焉。返棹入城。问南州作者。亦有游洪崖诗否。则于友人郁仪氏所。得文明宗侯诗一卷而读之未始不反复三叹于斯人之先获我心也文明以王孙贵游。不耽歌台舞榭。而山泽是乐固已奇矣游而形之歌诗诗辄秀色与西山竞爽非胷中空洞神相为用者能之乎。顾文明今则已矣。其所不朽者在是。而诸公子雅好文。因郁仪氏索余以言。故书是而归之正谓禽向之侣不必在今日耳

不直令川岩生色。又且令拈朽生光。

### ○洪汝含鼓山游纪序

作文惟游山纪最难。未落笔时搜索传志铺叙程期洋洋纚纚堆故实于满纸但数别人财宝而已于一种游情了不相关即移之他处游亦可移之他人游亦可拘而寡韵与泛而不切病则均焉纪游如作画。画家必须摹古间复出己意着色生采自然飞动及乎对境盘礴往往难之乃以为画不必似盖远近位置木石向背逼真则碍理两不入耳法既不伤于境复肖又何以似为病也友人洪汝含氏。作鼓山游纪余读之。初若不汲汲于游者。或为岚翠招之或为友朋动之或自岬而返或登顶者再惟随其兴之所适及乎境之所奏故其为纪亦不为传志故实之所窘缚与夫年月里数之所役使神情满足。气色生动。嘻笑戏谑。皆成文章以如意之笔术夺难肖之画工此所为合作也传诗之葛覃曰。葛者妇人之所有事也。为是诗者。咏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闻见。言其乐从事于此也。噫汝含氏之游。可谓乐矣。是宜纪。

游纪。纪我之游也援大人以示荣掠故吻以成句。自己何在。要使自我出奇。遂令山灵易面。则不忧不切。不忧寡韵矣。

### ◆引◆

题黔阳公配吴母画意小引

### ○题黔阳公配吴母画意小引

祝辞多溢而祝内行之辞尤易溢盖诗称无仪。易主中饋。圣人之所以期望诵说于闺阃者。如是而已。愚不暇远引。但尝获阅嘉隆间诰命。如某官封赠其母。则曰某氏。以子某官封。如妻则曰以某官封其妻某氏而已不至如今日之骈偶雕绩洋洋纚纚以王言为鞶帨也予闽中风俗。父母年五六十以上。其亲戚通家子侄。率科敛为轴。上下四旁。刺绣缘金。璀璨夺目。甲于海内。几损中人产之半。而货文字于短钉家冒大老銜而用之计乞文之费不能敌制轴百之一而其所为文者与其人了不相蒙彼皆效尤。以自扬诩。称盛事。予乍见之辄为赤颊而污背久则付之一笑而已予故友黔阳令吴髻石元配某孺人者。既从夫以贵。又迪其子干克成。春秋周甲。礼获称觞。而次郎汝鸣。不欲效世俗之所为。乃访清漳杨君善绘事。图列松柏女萝桃萱芝兰之类。不踰尺幅。生机勃勃。无寒燠朝暮而常新视诸雕绩鞶帨无情而速朽者不大相径庭耶夫松柏女萝坚贞而缠绵者也萱喻比堂之义桃征久熟之期芝兰以志子孙之遶膝而盈阶属词比类若固有之譬诸草木犹臭味也汝鸣之友。通家子侄。各赋一题。予辄喜。为之弁。

原无可书安得使言与人称虽然。还恐文不能如轴之璀璨也。

### ◆记◆

春风楼记

游武夷记

### ○春风楼记

夫山拙水羸则能荡之而来壑深舟固则或负之而去故楼居为仙人之所好而水上为智者之至乐也余今年客豫章。住在东湖。友人李云将氏。门楣相对。一呼即集。时坐春风楼中。春风楼者。其尊人孟干公之所创也。孟干一代风流。千秋命赏铜雀春深瑶台月满尝有春风微籁被之弦管抽其景光矣至今烟霜傍听犹疑绮障之施鳧鹤浮波尚作清音之和者也云将属余所以记之。余见东湖之水。信乎吐吞城郭。而嘘吸风云者谁家别业若个良工祇似秦蛾背镜孰日央黛光吴驷过门徒看练影者哉春风楼若为东湖而设而湖遂得为此楼有也层构既崇。八窗自豁。堂丽而华。房密而曲。集珠履之上宾。拥翠钿之佳妇玉杯范雪银烛擎烟中无不有。外别一区天井载浮空郎受浸树势半欹苔痕尽染既风生其荐爽虽月晦而驻明东西两岫。俱有长垣。为公府之所筑乃为我而隔市尘矣西山逶迤而来犹窥一抹似露半眉落日倒景则出金翠之盛妆也南面相对。其为长堤高柳者。杏花楼耶云日在杏花楼时作支色其在柳树之上依稀柳色也东南水特宽地势若少缺湖中岛屿。有苏公亭峙之望此辄有无穷之想余一夕与云将泛小艇问其处西山霞气蒸人中流闻箫鼓声渺渺自空堕回视春风楼如在蓬岛而我辈已神仙中人矣。

红娇白媚。同笑春风。翠瓦朱楹。高侵碧落。

## ○游武夷记

以七夕前一日发建溪。百里抵万年宫。谒玉皇太姥。十三仙之列。履汉祀坛。即武帝时所谓以干鱼荐武夷者也。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峯巍然首出为大王次而稍广为幔亭按志魏子骞为十三仙地主。筑升真观于峯顶。有天鉴池摹鹤岩诸胜。以始皇二年。架虹桥而宴曾孙。奏人间可哀之曲今大王梯绝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蝉咽哀草矣玉女兜鍪之下。数里为一线天。道经友定故城虎为政游人不敢深入两崖相阖者里许。中露天光仅一线。有风洞白玉蟾斩蛇于此。今祠之而肃杀之气犹存云。移舟过大藏峯。踵御茶园。万磴而上。其山如鸟巢。盖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为更衣台。渡隔岸。谒朱子所读书。拜其遗像。徃久之。以一径入云窝。陈丹枢修炼之所。存其石灶。出大隐屏以西。登接笋木梯铁縊之路视上则恐错趾视下则恐眩目。干盘而度龙脊。乃有仙奕亭可憩修竹鸣蝉之外黄冠启闭于丹房而已天游虽称崔嵬过之然迢迢可肩輿入。登一览台。于是三十六峯之胜可屈指数矣。复命舟里许。过隘岭为陷石堂小桥流水之中度石门而桑麻布野鸡犬声闻依稀武陵之境乎于是望鼓子峯相近。穿修篁五里木石栈道相为钩连叩岩石逢然作鼓声岩下为吴公洞。洞旁为道院。是游凡以次达九曲矣乃归万年宫。从山麓走二十里。游水帘乱崖飞瀑而下衣居入翠微尽湿以别涧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

曹学佺曰余考武夷祀曲志。详哉其言之。则知人主之媚于神仙所从来矣。始皇遗方士徐市求僊海上。而武夷不少概见。何以故又按魏子骞遇张湛十三仙。及宴曾孙。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而后无闻焉。夫山灵之不以此易彼明矣。语云遗荣可以修真。是之谓夫。

穿林度壑。目心摇槩能出之毫楮。

### ●翠娱阁评选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闽中曹学全能始甫着

仁和陶良栋赞皇评

碑

文

传

启

书

疏

引

墓志铭



祭文

跋

◆碑◆

万县西山太白祠堂碑

○万县西山太白祠堂碑

县西有太白岩在西山上。即绝尘龕也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绝尘龕三字。在西山石壁。字画瘦劲。类晋宋问物。唐人题咏甚多。相传李白读书于此。有大醉西岩一局棋之语。太白蜀人也。其诗之见于蜀者。若成都散花楼。汉嘉峩眉山。白帝城蜀道难等篇。在集中可考。而纪事称其为彰明小吏时。令属词不偶。辄为接之。令逊其佳。以此见妬。则东蜀杨天惠所载矣。予得诸碑刻。有题江油主簿厅诗。为米芾书。及象耳山留题云。夜来醉卧月下花影琴乱满人衣袖恍如濯魄于冰壶也此真天仙语。本集皆不载。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即妇人穉子能知之独万县西山者不甚着闻县人至为天仙桥以别之而过者未尝问也余诗落句云。一自金陵问消息。无人指向万州看。盖甚致慨焉。黄鲁直勒封记。谓西山之胜。东望巫峡。南望鄱郢不敢与之争抗鲁直在蜀久斯言不诬愚谓太白宜读书此岩岩中宜有太白祠而万令方君好古乐然。予门人典客陵君升彤等。唯唯叶力。遂书源委于道士常明。且系以词曰。太白先生金行之精陇西帝裔产于昌明起家少吏不习逢迎牵牛堂下谐谑随声逢彼之怒离乡遂轻扁舟下峡出白帝城顾瞻西山崿崿崢嶸挺然拔出巧类削成素开练石翠点秋屏绝尘愈上大非世情栖泊厥迹读书著名何时非醉而忍独醒何事非局遑问变更事在有无语类不经人心爱之夸耀为真树若曾倚其色敷荣泉若曾饮其声清冷何以祠之厂■〈厂外义内〉上平裁虹为栋架壑作楹峡江苍苍白云自横飞鸟时过嚶彼其鸣薄言访之。而怀友生。怅然不见。涕泗沾巾。聿观兹役。堂构以新怀贤述古二美则并江山胜豁文明道亨千秋之后令名不湮

若使西山不必有太白则是千秋亦不必有太白爱无时已则祠亦无时已爱无处无之则祠亦无处可无记中殊有依稀忽恍之态。笔想极其玲珑。

◆文◆

寿丁亨文奉常五序文

郑母九十寿文

○寿丁亨文奉常五序文

去岁亨文归自长安憩予石仓之圃。予笑谓亨文曰。夫子别我二年余。子典剧。予履闲。固有分矣。然子之用舍陟降人人亦得以是非白黑子子之所为苦必调停以求无失乎内外者亦得以哆口雌黄而务快其私臆孰若吾之引一泉则源源而来种一树则勃勃而长移一石则与位置相安构一亭则与情境相肖予固不择人为取

予人亦罔议予之短长噤噤然。陶陶然吾之与子其孰得孰失也欤哉。亨文曰。子忘世之谈也予诚无得以难子。然子之亭台山水之乐岂无待而然者耶而其营度布置之巧又能不用其心而然者耶予复笑而应曰。予之用其心也是博奕犹贤者也而其有所待也是冷冷御风者也然子与夫子。二十年之交其初也。子为武林李官。以一介之使而导予游天目矣。既乃徘徊于藤山之梅坞。其子迁民部时耶。又既乃夜半过予之浮山。其子起家选君时耶。所以剖心析肝出口而入耳者岂故能别刎一口局与世若秦越人之视肥瘠也人情物态阅历转深门户溪径推求愈舛君平弃世。世弃君平耶。今无子云。后日无子云耶。子何见之晚也。亨文曰。子之言然。是日乃亨文诞。与其仲偕。予命儿子侍。举一觞为寿。越次年为亨文五十。温陵与三山有数日之隔。子述此以寿之。亦使人知予与亨文之交情以千古为旦暮也者。

### 超脱

泉石无情故。无是非黑白。然使人尽以是为虑。将国无任事者矣总是英雄失意。故以调人。

### ○郑母九十寿文

夫寿者人之所最难得者也。而妇人为尤难。何者顺逆之境喜怒生焉亦人之常情也而妇人者其权听之于外既不获以自由其意蓄之于内又不能有所节宣触境之间恒逆罔顺用情之际少喜多怒皆足以伤生伐性而损寿命之源是故范文正公以为嫁女必胜吾家者则由丰而之嗇难也鲁公叔大夫之母。而纺绩不替者则由嗇而之丰又难也予观于新安郑君母可异焉。母出自其溪南吴氏望族矣治千金装以嫁亦至芬郁矣于是归郑之日。而郑家中落也则所谓不如其家者也母毁簪珥以资其外至贤矣供滫髓以事其姑至孝矣于是佐郑有年。而郑家复振也。则所谓不期奢而奢自至者也。母于处嗇不见其嗇其于处丰不见其丰岂非境变而心则一者乎及其夫之逝也。刎祠展祀使其宗族合焉子之长也。一出一归使其劳逸均焉而其为德于乡也趋者夷喝者荫今岁大侵。议赈则蠲数中人产以应郡大夫之劝焉。秋之日郑君告归。为予述曰此予母之事也明年耄期至矣。敢请。予闻郑之宗族乡党。盖以郑先之百岁汪大硕人祝母矣。又闻郑君之遣一介于吴楚间乞言李朱顾三太史氏矣质言之莫其宗族乡党若也文言之莫太史若也予乌复赘。但覩夫母之寿征盖有得诸性情之正而不为外境所役役者则贤乎人远矣书之以备女诫。

世多尤妇人之悍者。此云多怒少喜。恒逆罔顺。却又是其宜然矣使非云伐性伤生。易至损寿几炽悍风

### ◆传◆

### 孝子黄道禄传

### ○孝子黄道禄传

予里有林天禄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疾。先大夫为一表彰之。然稍受抑诸当事者。予归而处之舍傍。日给私廩一升而已其于宣扬风化之道固鬱而未暢也无何天禄亦随其母逝矣。顷复有黄道禄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与天禄事同。其年齿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禄之父。后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适遇临海大中丞王公乡约保甲法。厘饬甚具。民间有媿慝罔不报闻。于是三老率更以状请中丞公谓其孝可风也亟大奖赏之。用骑乐导行闾井间割编籍之羨金以饷之于是见闻者人人慨息谓孝哉黄氏子且感叹中丞公之有造我闽厚也金以子处邻党。宜有言且以言赠之者不尤侈于以居居之以食食之者乎予常诵法孔子之言。行在孝经。经以立身扬名。事父事君为孝之至其于毁体残肤与伤生而灭性。两者皆讥焉。故人子而割肝。亦毁伤之类也。若为吾夫子所不取然事有常变行有经权恒根于心之不容己者则谓之孝。彼黄口者流既未知学问所谓立身扬名者谓何祇见其父母之疾陆危吾惟有肝可剖则剖之耳又见其母之食肝而愈则思所以愈其父者亦若其母耳若用一思维着一拟议则安能割刃于胷之下腹之上而求所谓肝也者倘不然仗力于鬼神固幽远而难测又不然侥幸于性命虽可一而不可再也是故谓黄氏子之孝纯乎天也可履变而若常也可谓其要鬼神于前而饵荣名于后也则不可

割股不与旌表惧人伤生也上不可无此禁然毁亲之身活亲人子何妨有此心根于心之不容己一句。蔽尽千百之疑。

◆启◆

复同寮启

冬至复同寮启

生日复同寮启

谢南大理启

金陵诸友启

生日复武职启

年节复同寮启

年节复武职启

○复同寮启

同官为寮谊此友于独切未见君子心将道路俱驰何意先施不遗后进敬闻命矣恍如大乐广张复受餐焉奚啻贫儿聚富所望左提右挈奉周旋以无亏庶几拙逸贤劳补造化之缺陷

开大云尽碧天无际

○冬至复同寮启

佳辰长至。台福懋膺笔书云物之间三川正满身附日光之下一线初长惠损朱

提尊开白堕立对西山之雪信彼飘飘行看益部之星同兹耿耿

词鲜思隳。

○生日复同寮启

某马齿徒增鱼鳞已满故园此日惟坐对乎梅花西蜀经秋乃不胜乎蓬梗辱注存于长者。惊造化之小儿去日苦多视无闻不远矣荷天不弃就有有道而正焉能化腐而为新。

○谢南大理启

一纪郎曹半栖迟干棘下空名吏籍糜廩禄乎庭中玄武湖光时时在目钟山翠色耿耿于怀惟寮谊高故尔流涟光景而别离远特然问候起居挹湖光于玄武。蹇翠色于钟山。故饶秀爽。

○金陵诸友启

南曹太闲西蜀太忙光景难乎恰好当时不觉过后相念人情之所同然淮水钟山坐享十年之福峨眉汶岭行探一段之奇教士文翁祇惭前哲。尚玄杨子。空待后人若问西南夷何妨雅化如过八十日即是归迟

劲利剑初晚砢。

○生日复武职启

不佞书生生世。碌碌无奇。岂如大将将兵。多多益善。惟三巴疲敝。仗镇之远猷。斯一日偷安。切感恩于同事。兼蒙记忆。备极情文。顾马齿以增惭。望龙韬而为烈。

新警

○年节复同寮启

同事一年。感莫深乎提挈。先庚三日。义有取乎工宁。望若春光。润之雨露。曲终及始。循环之理无端。转歉为丰。造化之能以见。

○年节复武职启

岁云暮矣。武功当与之成。庚者新乎。天宠自兹而始。不因保障。谁乐年华。仗里东风。先入将军之树。枝头【残雪】乍传陇客之梅。感此有心。报仍藉手。

◆书◆

荅毕见素书

○荅毕见素书

弟林居十年。即受庇十年。兹者台擢九列。云泥分隔。然亦有阴受赐者。老杜云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此之谓也。辽事未已。征及闽中战舰八十只。以费计之。万金有奇当事者固不妨搜括设处以佐公家之急但南北异宜胶菜难度而海岛群寇自福州下竿塘以至邻浙之东甬吴之虫山蜂屯蚁聚出没如麻所少者战舰

与粮食耳兹恐驾舟之人未必能多即多亦不能齐发风涛之中主客强弱之不敌所谓资寇兵而赍盗粮者非即此哉是无益于辽而有损于闽也伏惟老公祖垂念旧德。不靳仁言。乞为停止。以纾困乱。地方甚幸。福泽无疆畏垒尸祝又其小者耳。

利害明晰。与国策颜率语同。

◆疏◆

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石头庵募米疏

密印上人焦山参禅疏

鹞峰寺前修路疏

○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洪山法施茶圆满。住特惶安。与余议及上层左臂结数椽安卑。以处云楮一餐一宿甘苦共之予赞叹曰此僧家本等事也即大乘宿植福德之根也或议洪山水声灌耳。门路走泻。以形家法绳之。不能招贤聚众。恐是举徒劳而罔功。予笑谓之曰水声灌耳正喜其清门路走泻正喜其野人惟此心为五欲所局则三界五行皆得而局之颐者吉逆者凶其大较然也苟发一大乘心即超于三界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安能祸福之政如无边身菩萨。望佛顶了不可得耳。予愿住持者以此为等事业勿惮烦勿偏见他人粥饭即自家粥饭又愿檀越以此为无上因缘勿分别勿倦勤今生福德即多生福德如此不能聚众。不能特久。则予先受三世诸佛之诳。而还以诳世间。当得犁舌之报。纔为风水先生一吐气耳。书此以券来日。

僧家幻住。说茎风水。得清野一解。将上人入天上矣。却恐尘俗之想难空。

○石头庵募米疏

石头庵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韵士来往愚公日坐竹林涧水急则响缓则文与高人韵士睡听无穷甕甕酬酢不勌而后乐可知也假令犁竹径为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韵士而为庸俗有金钱之人来往则师所不乐也夫使师日乐其中。挥尘谈道学人数百而不苦于乏绝则其徒之事也其徒某有威仪法。可以劝缘者。

水竹可与高人韵士领受。若米须得有金钱人往来。有是师。不可无是徒。

○密印上人焦山参禅疏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过而不过也雪落洞口钟鸣岩际若无声之声无色之色也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夫不住于有不住于无无处非心心未尝住以无住故常生不灭于山水寂莫之间而遇风帆瞬息之顷心在何处境在何处参学者是第一着也。夫心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则有以馈资上人使之明心见性者其福田何如

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以无住故常生不灭。先生有以示之。更

欲何处参讨。

○鹫峰寺前修路疏

龙江弘济寺。有守心禅师。行菩萨行。受人供养即供养人受人布施即布施人四方粮艘集于斫傍。喜施之米日不匮绝。师必简其精上者以待四方之僧众。故人呼为白米和尚云上人真桂者。其徒也。余今年室人不禄。延之诵经。修诸法事上人耆宿。敬慎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给任彼开取大有家风一旦请曰。弟子住鹫峰寺。门前之地雨则溢晴则陂窃欲削而平之左至于城。右至于桥。公其草一疏以将劝焉。余叹善哉是言。鹫峰余所常游之地门前柳弢殊胜白日生幽雨过增润每一览观。辄为忘返不复知其径路之倾危也金陵寺刹僧寮。不知其凡几但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为寻常此事外而忘内者也又精居处而视殿庑为秦越此事内而忘外者也譬之于人垢其身体而粉诸头面洁其衣服而立诸泥涂为美观乎为受用乎桂上人之戒臆老而弥慎一切所有。公之于人绝无二者之弊矣余闻其师守心六十礼忏壁上红光。为人受记。瞽者复明。此皆天王龙神护卫。应令不偶而然。今上人之有是举将见欢喜者道路之辈赞叹者关梁之神既以绝其师之教又以破僧俗之痴不为众善备也哉余故乐为之言。乙巳岁端阳日。

以大公行为布施。布施可必其不染。此正动人处。

◆引◆

支提山说法台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支提山说法台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予友商孟和。宿根有慧性者。而檀施一门未之启初兹独喜超宗上人。建六度堂于支提之说法台。其地故与辟支岩相近。绝壁龙潭。喷流千仞。为支提山最胜处。而昔天冠菩萨说法于斯。雨花缤纷者也。孟和愿舍百金而拙于费乃作画百幅以代之胜缘韵事两者兼焉顾谓予何可无一言相印证予窃闻佛以六度万行度大菩萨而六度之中又以檀施为首大凡以财施以法施皆施也而自舍其慳囊边见人我贡高之念尤施之大者也是故檀度能摄乎众度而为作佛之根本以此孟和极言超宗上人。坦直无谄曲。真心为众。汲汲于津济学徒恐人嗤笑其迂而害成者众夫直心是道场普心为慈父此正可以肩任大菩萨行而不笑不足以为道者然予闻之古德云平常心是道窃愿上人。以无量无边功德但作寻常去母分别于大众母二三其始终则上人已自得檀波罗密矣

以商君为创始先生之文为劝缘。更有坦直者为之募。可云三绝。

◆墓志铭◆

宁化温泉丘君墓志铭

内江喻在莪墓志铭

先妣曾安人墓志铭

### ○宁化温泉丘君墓志铭

岁丙辰化丘德长来予石仓。眺览园池之胜。因言其家所谓温泉者。岩壑玲珑互为明晦燥则可席溢则可舟故予送其还里诗有暗谷朝光泻冰花夕露滋之句随订以某时往游。未果然言此而心已驰于彼矣乃未几则德长以其尊人讣来。又未几以其尊人襄事之期来。且属予志而铭之。予忝通家。生刍之谊阙如乃复铅槩是靳薄逾章按状君讳某。字本元。尚考丘氏之家。温泉者已数世。而至本元君族始张。乃本元君之张其族者不以驷马而以文学不以素封而以德义然其家之逝者藏。孤者立。阡陌治而仓库充矣。而其为弟若子者。补于庠序。秀干成均又未始不券驷马资也君以其余力而好游。比走五台。西上峨眉。东南□□海九华。及雁宕五岭。武夷鲤湖诸胜。咸寓目焉。君又以其余力而攻养生家言。远之纯阳子。近之龙江先生。覩诸梦。受诸口诘不以君曰载道器而异夫诸腐肉朽骨者乎君且祠宇之津梁之。公诸众人而匪一己私也君之贍族周急。焚券造梁不私其财。亦复如是。君逝距生年七十有五。卒之日不一言及家事。气定神完。其效验章明较着矣。铭曰泉之水。其沸如汤岩隐而朝光君生于其傍高下在心不言躬行内勤外施一弛一张门庭既立。游于四方。老而好道。诘叹望洋。桃枝之穴。厥兆弥昌精以治身斯为善藏

不虚不实。不即不离。欲指以谏墓而不得。

### ○内江喻在莪墓志铭

楚蜀相接之地。岑溪险恶。夷酋杂处禽嗜兽怒情形靡定当事者稍稍不克。奉扬天子威德讳兵示弱。佳兵不祥盖甚难言之矣然挑衅多在边帅贻祸则在小民人但知行间矢石之层伤而不知挽输饷道之更苦但知事中之驰驱难措而不知事后之功罪易淆也噫难言之矣予同年喻君绳祖。初试为沅陵令云。其时有播之师。又有皮林之师。以五溪之水。当一路之兵。以四方乌合之众。转三十锺一石之粟缓之则愆期急之则难必某仓纵之则逃匿操之将变自内出噫难言哉君以县令而督饷以文弱之躯而走箐壑之险以调停之术而两不得当将吏之心以升一俸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难言哉夫身有封疆之责者不能销患于未形而保民如赤之心与夫开疆拓土之念较则必不胜矣身在锋镝之中者犹能决胜于俄顷而致远任重之劳与夫掩败为功之术较则又不胜矣有胜有不胜则其为功也为罪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子不得已之役而委婉纾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则不以为功而以为罪可也虽终其身焉德不胜位赍志以逝亦可也君自沅陵调棠邑。升大理评事。丁忧起复。候补都下而卒以视乎播与皮林之师有先君死者有后君死者使苟有杀一不辜之心而自悔平旦遗憾千秋则不啻若霄壤矣君之卒年四十有九。葬于其乡。而先世后人详于状中。予以同年之谊。且守土。乃为铭曰。予治蜀也。知蜀事观君之所为也悲君志不知乎世之功也何惑乎君罪龙洞之阳君其藏有功无功庸何伤以理推之世

## 逾昌

内地之民不惊。边鄙之民易扰绳急则逸益树之敌人孰知之读志。犹令人想当日之难。

### ○先妣曾安人墓志铭

今年余母安人得归也归何以曰以土妇人以嫁为归人以死为归死以土为归安人生十有九年而归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顺。于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虽归犹未归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梦归其家即梦中犹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后凡七年。余姊长适人是年余领乡荐。又三年大父母相继以寿终。即得祔葬。余亦成进士。与弟修俱纳妇生孙。又六年余以南京大理寺正被覃恩父受如官。母赠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葬于云山。为大父母冢旁焉。余小子罪莫赎窃谓今而后母始归也譬如久在外者闻其家之长老得所少者成立则与其身亲而料理之无异也或曰安人无德曰妇人无仪则无德也俗之敝也。为妇人者虽未必效勃溪反目然不能事事顺也爱子以疾。拊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归余家者十余年。余虽孩未尝闻安人有此也则当其溘焉逝之日。于理无憾矣亦可以归矣谨铭铭曰不终以养事兮以壤侍兮余母志兮

拈一归字。宛转成志。不土木而成梁。

每恨作志者。语刺刺不休。今多以议论成文。且简洁可喜。

### ◆祭文◆

祭徐惟和文

祭梅子马文

○祭徐惟和文

噫予昔送子于潞河兮河水其涟子泛泛而归兮。未及一年。余金陵既谪居兮。子贻我书。余荅子以再兮忽往其虚余闻计乃反走兮为位而绝徒恨不得归兮今归何益既登子之堂兮。复省子之殡宫欲招子其来下兮子其不与我同余感痛于时间兮奄忽长至乃告子以文兮一字一泪曰人孰无死兮独伤哉乎子也求四十而不得兮何景光之甚迫也尔才太高兮神明啸号尔器太利兮造物所忌尔平日其好道兮死而不以为夭尔生前其急人兮宜其死后而贫子旷然其无累兮去世若敝屣子虽在地下兮实不忘乎风雅彼昔人之立名兮幽何殊于明子其优以游兮予后死之有春秋

哀甚楚些。而明爽过之。

○祭梅子马文

甚矣人之不可与造物争也造物玩弄人如小儿而人不能出其彀中苟欲与之争则必号呼跳跃蹶张其气力以求胜而造物者复以柔道处我于是乎有拔山盖世之雄月察秋毫之智而不忍干一妇人女子虑在口席之上而不见也岂非莫之为而为者耶。噫君之与造物也其犹有争气耶君定季豹。数年争之。不得而死弗以前车诫也



君才足以用世而不尽其才少年文美鲜皙。风流豪爽。樗蒲百万。买笑千金行且罄矣。后来交游者。未之闻见也。谁能在今日作数十年想耶。君是以愈用愤激。临死诫勿使人知也。君死矣。必归咎造物。曰何故生我才。又何故先有余而卒困启我或庶几其悔祸于君之后死者不然造物不仁未尝有所献足是使谗邪干将多缺折之患而受绕指之化也岂不伤哉。君其有灵。其闻斯言。

满楮悲愤。语激而奇。

◆跋◆

叶□节秋怀诗跋

○叶□节秋怀诗跋

予观诗说曰。春至艳□。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然非艳爽不能以相悦岂二序凉燠时顾颛自为政耶秋之色素衷相喻者唯也秋之韵长兴相属者谁也则非丈夫士不能而非妇人女子之所能辨也予复有说焉咏美人者必以花草□花草者又必以美人山水之佳者固入画图图画之佳者又肖乎山水是故国风好色而不淫相如言工于形似此皆诗家之正脉韵士之极致也子甥叶君节。少年爽朗刚肠素臆之士乃其为秋怀诗。则若寤寐美人。而驰情于佳冶者虽曰凛哉□之为气殊轻柔宛转不胜可怜春也此固文人所藉以遣其笔端□□芳含润哉若必举其八以实之指其事以□□□□不但痴人前□梦矣

女怀春。动于艳。士悲秋。动于爽。实是以类应。

翠娱阁评选陈眉公先生小品 明 陈继儒着

◇陈眉公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赋

卷之二 记 传 祭文 疏 赞 题跋 书 尺牋

●序

选陈眉公先生小品叙

鹤怨猿惊寂矣北山泉石啻沉凤杳卑哉南国文章趋快捷方式则簿书俗我胄肠守寒毡则咕啐消其意气柯不出利名窠白竟浮沉日月居诸阿谁组织烟霞唯是山林名世云间眉公先生经纶宗匠藻绘名流补天有手不强售干荆山掞月多才乃山弓彘奇于淞水笑隐居之多事每魏阙而驰心悲康斋之何因几权门而失足肩风月不肩朱紫染云烟不染风尘业谢皋夔之援并去朱程之缚离缘神净外局心虚市朝庄语贾生之痛哭非媒于进之身丘壑放言谢傅之宴游岂作枕流之癖松钗挥而玄屑飞言言坠玉花管拈而清声发句句撚金嘻笑皆文乱头亦韵搜佳人于燕赵入目无可割之妍拾良璧于蓝田触手尽难捐之宝得固良玩失岂常珍泗滨之磬以质清而独浮囊里之锥以颖铍而首露耳

壬申冬日武林陆云龙雨侯题于翠娱阁

●翠娱阁评选陈眉公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云间陈继儒眉公着

宣城梅 羹子和选

序

赋

◆序◆

南华发覆叙

国策脍叙

倪云林集序

漱六斋文集叙

五言诗叙

王节妇完节编叙

米襄阳志林叙

芙蓉庄诗叙

玉驾阁诗集叙

唐道征文叙

邹公履稿叙

杨去奢制义叙

卧游清福编叙

闽游草叙

新安游草叙

赠御医何承云叙

○南华发覆叙

南华发覆。清凉山孔雀庵。蕴晖老人所撰也。老人绳戒精紧。状貌清孤。望之类须菩提衣表瘦骨可扞而数也长于诗无浮屠语与之谈方内方外之书。旁及南华经往往能结吾辈舌盖少而习之长而游于空山大泽间所见莫非庄者积三十年而后发覆之注出焉正如槁木蒸为芝菌精神肃为舍利非岁久月深者可袭取得也世谓老庄一家余独确然判而为二孝子生于周平王末实有作易者忧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躯厌而离之不得计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溪谷。若婴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邻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华生惛惛然笑之乌用是顽且鄙哉于是以逍遥齐物之说出而救之盖破我然后能破执破执然后能破生死破寿夭破祸福破誉

诽破理事破圣凡而老氏崎岖世途之恐怖悉粉为虚空矣老子为忧畏粘缚者也庄子为老氏解粘释缚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庄子僻处楚滨。孟子不过大梁。未尝一见相究诘假令彼此送难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战天地为之荡而不宁。日月为之晦而不明。庄子败。则逃之无何有之乡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败也。败则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庄学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为乡愿学庄子之豪宕奔放不失为狂此老庄二氏门庭之辨也。蕴公曰。老庄是同是别。眉道人姑置且从发覆脚注下细寻语脉亦有为南华转身吐气处乎。余曰。他人以己解庄而蕴公以庄解庄蕴公洁净有道人也。此注亦从三十年破我得来耳。如郭象为东海王越主簿。素论去之。吕惠卿王雱。当权熏灼。锢在黑暗铁围中不能出彼方求蕴公忤罪不暇何暇对尘而论南华哉即有诸注覆酒家■〈缶音〉可矣品隲老庄。亦能发从来之覆。

中行而外。不过狂狷。舌以柔存。老氏早已得狷之偏。而树愿之帜矣。若庄之夷世玩物。亦是下惠之和。而非真狂。惊世傲世。而非以忤世。实吾学极妙者

### ○国策脍叙

古今治乱惟在是非利害两端经以纯言是非者也。策以纯言利害者也。任经则世治。任策则世乱。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结绳之俗。书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即殷誓周诰。圣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为。策之兴心樵论诸侯王从之而愚于兵即其所自号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涛七尺之躯闪于辘轳卒乃以黄金为注至令自穿其身如熏骨而残翠者然则策安在哉。即使策中所载。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机心机事汉阴老人所掩耳而不忍闻也是策者其将已乎。曰非也。夫策之为纵横。一童子能言之。乃刘中垒孔衍高诱曾巩鲍彪吴师道诸君子。参考雠校。亦使此书附庸经术之后。盖我道大矣。平陇甫出。不废泰岱。清流大泽。不废龙蛟。瓦石可以兆卜。谈笑可以解纷顾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则神奇化为臭腐醍醐化为毒药用之而善则销镰而为金采腋而为裘集诸琐碎。而为竹头木屑之用。而况是策乎哉。邑侯项公。政既成。于鼓琴鸣喙之暇。芟削此书。传之文章学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有经而诘者。有故客卿攘袂。颠倒国防。始于七雄。讫于四豪。皆以徂诈相参。而天下靡有宁日此无它高才高士抑鬱而不能吐则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国君之权乃今家弦户诵。士有奇。上且张弥天之网罗之则亦何以畏客而诘羣策为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为肱谏臣。为天子争是非。苏眉山所谓我取其术不取其心者侯将又以是为谏法矣

文情文势。曲曲生奇。战国当亦让其奇宕。

### ○倪云林集序

昔太伯仲雍。文身断发。奔荆蛮。荆蛮义之。从而归者千余家。其后吴主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倪云林先生者。自称倪迂。又自称懒瓚。又自称荆蛮民。荆蛮者延陵之故乡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洁为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后。梅福洁于市。梁鸿洁于佣。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卧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见洁者肤也。试问学道人能于元兵未动先散家人产乎能见张士诚兄弟噤不发一语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能画如董巨。诗比陶韦王孟而不带不点纵横习气乎余读先生之集。所谓其文约。其辞微。其知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独先生足以当之。盖先生见几类梅福。孤寄类梁鸿。悉散家产赠之亲故。有荆蛮延陵之风月清则华水清则澄云鲜露生焉下此虽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与先生并。先生残煤断茧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俗岂惟张我吴劲。即置先生于孔庞间。度无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闻道。余笑曰。否否圣人之行不同也归洁其身而已矣

云林有元章之洁而无其颠。不辱 先生之表章。

提一紧字作主。而笔能曲达。

### ○漱六斋文集叙

吾师自舞象时。即已名噪海内。海内束锦结佩。而礼于先生之门者。屡猎猎满堂下。不则遥闻声而相慕。以为俨然耆旧尊宿也。比典谒出就客。神观伟如。握麈尾而屑云雾五色矣。结驷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无不愿私其片言以为引重。而吾师第委蛇以谢不敏。羞与噉名者共熠耀而争蛮触之角。惟高卧名园。洗竹灌花。上以澠滢侍两尊人而下饬其余。以与一二同调为清夜游墨花酒鎗淋漓于石痕蕉蘚间或出而时鼓名山之屐。长歌清咏。援笔千言。虚往实归。明月在袖。则兹集可考也。盖吾师之羽翼。可以击九万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悬国门。远可以长洛阳之价。而乃欲宝之帐中。副之石室。以自扃其藏。某束发受经为隙探而秘读之翛然其天乐之婉而导也穆然其寒阴松影之布席也决然而奔者其龙门之激也俄然而变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鸾朱鹭之映带于朝霞之末也焯然其赤霞之界也纵横出没如颠史之醉草永明之说禅而公子之听乐也盖吾师有兼材故能贾其余勇。以渔猎于千秋。有慧心故能使五官六职。悉受成于三寸之笔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会恣其游览。鸿宝神册佐其丹铅。名金巨卿隼流开士。归其齿牙。故能翕张弘奖进而摧鹿角之雄谈退而收鸡林之骏誉嘻观止矣。至于吾师之劲节千霄。热肠如沸。其气百折而不为弱湍。百炼而不为绕指。又往往于毫楮见之。此非独足以经世传世。抑亦所谓邹鲁之于文学。盖其性然也。某之操簞于吾师之门墙。廿年余矣。蠹游蠹测。未及悉窥积宝之渊。今幸属校。乃得少尝一啻。昔有学书者。书成而归。师告之曰。过某山之麓则启函以视。既发。则砚之穴者以百数。于是始大悔。返而受业。今某于此道类是矣。然

则没身不怠。以瞠乎其步趋者。吾师乎。吾师乎。谨执简而为之序。

要终原始。笔华璀璨。芰荷出露。

### ○五言诗叙

张平仲使君。居洺墅。日在水声云气中。闭关以后疏巾单复。但拥一编。爚一鼎。吸数升惠泉耳曰我饮冰焚玉不愁樵政愁客至颇妨清卧昔关尹喜仅一青牛翁。今四方贵游辐辏度关又无五千言授我仆仆腰领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城都。而好居南阳彼岂真恋恋隆中直以南阳当天下之冲。因以延揽四方豪杰。而且得周咨时事。故语孟公威曰中原饶士大丈夫必故乡耶此可以识武侯矣。今樵事诚不足烦使君。然贤士大夫道经于此者。皆欲识张使君贤。使君因得以议论物色三五豪杰以备国家异日缓急之用则洺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阳草庐也使君曰。余则安敢。且性懒不解酬对。惟除土种蔬。结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兴至间一赋诗。诗亦不甚伙。五言诗仅得三十余章。仆读之骨苍而韵俊。神清而调真。其虚和安雅之意具见乎辞。非特刘长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即老子出关五千言无烦强授书矣

就樵关生论。确于立言。

### ○王节妇完节编叙

盖闻易着从一之爻。诗咏靡他之什。或克面引镜。或斲耳用刀。或断发告诚。或截鼻见旨。诱之吉士而兰茝不改其芳。说以大人。而姜桂弥植其性。呶嚶涕泣。岂惟行路伤神。慷慨从容。直仗闺房砥节。厥有袁氏。实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宾之妻也。韶胤柔嘉。弱笄婉奕。博综师氏之训。动符女史之箴。叶吉凤占。通名雁帟。采苹采藻。奉君子之清尘。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栢结为同心二竖见殃芙蓉损其并蒂含啼掩抑顾影低迷首似蓬飞心逾荼苦玉鞴弛而不御。锦带委以下垂虫挂明珰尘栖綦履跼坐漆灯之侧。减餐總帐之旁无意人间愿从地下宗亲曲为劝解死生幸缓须臾。或赵氏之孤可存则若敖之鬼未馁。何期两嗣。连作不殤龙剑入津雌雄折偶螭环断玦子母分飞恨鸱鸢之太残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泪碧肠枯鬼伯侵寻。司命无主。呜乎痛哉。昔阮瑀没而魏文悼其嫠妇。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儿满眼非若只鸾单鹄骤分破镜之中兼之一卵二雏复攫覆巢之下伊谁举案。若个牵衣。惨既非常。命亦随尽。倘使邦君举旌庐之典。天子贫表墓之书。幼妇摘辞。贞姑赐号。流传青史应知骨有余香相见黄泉毕竟而无惭色敢镌琰琬。以俟丹青。

工丽何减徐庾。盖四六工词非难。达意为难。此则青泉白石。委婉曲通。

### ○米襄阳志林叙

予读陆友仁米颠遗事。恨其故实未备。尝发意排纂江东好古收藏之家。所

遇襄阳书画。小有题识者辄手录之。而范长康多读异书。搜讨米事尤丑类而详。因题曰志林。请予叙。予惟古今隽人多矣。惟米氏以颠着要之颠不虚得大要浩然之气全耳后人喜通脱而惮拾括。沓拖拉擢。沾沾藉米颠氏为口实夫米公之颠谈何容易公书初摹二王。晚入频平原。擢斤置削。而后变化出焉。其云山一一以董巨为师诗文不多见。顾崖绝魁垒。有深往者。而公之颠。始不俗两苏。黄豫章。秦淮海。薛河东德麟。龙眠刘涇。王晋卿之徒。皆爱而乐与之游。相与跌宕文史。品题翰墨。而公之颠。始不孤所居有宝晋。净名。海岳。自王谢顾陆真迹。以至摩诘玉躐金题。几埒秘府。而公之颠始不寒陪祀太庙。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职。然洁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颠。始不秽冠带衣襦。起居语默。畧以意行。绝不用世法。而公之颠。始不落近代奉勅写黄庭。写御屏。奋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为卷帘动色。彻赐酒菓。文其甚。则跪请御前研以归。而公之颠始不屈挫寄人尺牍写至芾拜。则必整襟拜而书之。而公之颠始不堕狡狴鸣乎。米颠旷代一人而已求诸古今。张长史得其怪。倪元镇得其洁。敷文学士与高尚书得其笔。滑稽谈笑。游戏殿廷。东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颠谈何容易公没干淮阳军。先一月尽焚其平生书画预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举拂。合掌而逝吾视其胸中直落落无一物者其圣门所谓古之狂狷。洙泗之时。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时。楚狂全芾其颠可及也其浩然之气不可及也

不颠不狂。其名不彰。颠正其品之奇处。非眉公襄阳几于湮没矣。

### ○芙蓉庄诗叙

吾隐市。人迹之市。隐山。人迹之山。乃转为四方名岳之游。如獐独跳不顾后羣如狮独行不求伴侣乐矣。然丹危翠险。梯腐藤焦。每欲飞渡而空蹶之。无乃非老人事乎。计莫若退隐田园。因作田园诗。张啸翁许为同志。和以见视。并出芙蓉庄诗若于卷属余读之。余笑曰。今诗人集满天下。其投赠寄怀率攀上君子凡通显有位望者辄字之几于无等。至问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识即识彼亦不复能省记而必欲牖次其姓名以为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啸翁怜而唾之。凡与交游唱和者汰不书。所作皆分梅种竹。移菊菝兰。蒔茶采药及料理农桑渔樵之事事真故烂熳而流便兴率故藹至而酣畅心细故精综而条理品洁故幽微而疏快调高故孤直而清迥读其诗。想见其胸次。且笑且啼。且傲且侠。且醉且醒。且仙且隐。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时局菀枯向背之外。古者罢侯种瓜。逃相灌蔬。庞公条桑。云卿织屨。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采不少见。吊古者深以为恨。而啸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间。使人名利之心顿忘。烟火之焰尽息虽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啸翁数招余颇切义不忍作铁心人。终当一叩芙蓉庄。饮李公洼樽。卧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张志和汝曾见而家啸翁田园诗否

大都一仕籍。评今读稿确矣文亦夷犹自快

○玉驾阁诗集叙

橈李故范少伯西子之旧游也南湖水落妆台之明月犹悬西郭烟销绣榻之彩云不散遂使当年之红粉幻出绝代之青娥。秘枕异书。结褵名士。阳春賡和。鸾凤锵锵。子夜于飞。蝴蝶栩栩。肝肠如雪能吟柳絮之词志节凌霜直拟木兰之操笔床茶灶。不巾栉闭户潜夫。宝轴牙签少须眉下帷董子鸟御幽梦远只在数尺牕纱蛩迺秋声悄无言半龕灯火手翻贝叶。十指生香。诗嗽莲花。一尘不染。煅炼成慧心道骨。惟知织素流黄。洗刷尽绮语艳歌。真欲恶朱夺紫。若向公交车待诏。必然金马秘书郎。可怜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箫顿咽。范叔何堪痛丹铅已蚀于乌丝幸绿字尚萦于蛛网是用收遗文于琬琰之上。扫人间粉禁三千。庶几续清韵于骚雅之余。振古调国风十五纵饶窈窕妻织锦焉用文之即遣卫夫人吮笔啜其泣矣

老带风流。疑多萧娘眉妩

○唐道征文叙

唐道征性地孤直。面目严冷自读书掩户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静贞洁。有吉人之风焉。如其人矣。既举延试第一人。海内有欲行道征文者。于是唐子问序于陈子。陈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犹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尔不见瓦石之在地乎。小儿羣戏。或削以为碁或累以为塔老人长者过而见之。则笑其穉且鄙然方其为碁与塔也小儿其忍遽释之乎以小儿之耳目手足、悉缩而聚于瓦石之上。则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将以吾文为碁为塔相与儿戏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习儿美俨然如老人长者思之亦不过一笑而已吾又将以吾文与天下为碁为塔相与儿戏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陈子闻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视富贵必以浮云相命者也虽然天下国家非瓦石也。异日由状元作宰相。执虚奉盈若为碁为塔惴惴然惟倾仆之是惧也则几矣不然吾惧小儿之攘袂而笑子之后也唐子曰善。请以叙我文以代绅语。

忽奇忽正。忽大忽小笔。想如神龙之无端。

○邹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仆得其三。缚茅种树。弦歌其中。与一二野衲逸民。共结人外之游。高座授经非余好也。然又不欲为矫分抗情。门外屨至辄便引内间日流连。如所谓斗酒相娱乐。奇文共欣赏。此语仆诚有之。往岁邹公履来访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读之不觉横挑伎俩蒲团之上。眉舞肉飞噫君之文乃能夺我乎夫越石却胡。刘根召鬼。此以声夺也赵娣人宫。刑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夺也。汉徙新丰市。不失尺寸。即鸡犬皆认识其家。此以格夺也谢玄以八千人

。当苻坚九十万之众。杨行密以三万人。当朱全忠八州之师。此以气。夺也。高孝珩鸩避画鹰。黄荃鹰掣画雉。李伯时写杀一川花马。此以精夺也又其至者。如鲁阳挥日。钱鏐射潮。神仙夺阴阳之数忠臣孝子夺君父之心变化穷极不离方寸。而况区区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笔有口。文有胆。江东之才。无出其右。而又沐浴干家学珠玉之渊。其文声香味色。与夫格调神情。种种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识者。即不佞灰心道人读之。且无所不夺则其能夺主司之鉴与造物之权可知仆旁观人当自不妄。无己。请质之君家学宪先生。

一夺字。掉美如宜僚丸。

### ○杨去奢制义叙

吾友杨去奢。恬淡寡欲。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绝一世。北面执经者倾远迹。时流投之。友则友不喜走少年场相国聘之。师则师不喜逐大人游。遇饮则饮不沉湎遇奕则奕不恶战遇诗则诗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门弟子。强半为显人。华裾驷马。呵■〈口殿〉巷陌。访求杨先生不拒去亦不报谢釜戛壘耻不闻叹息声及怨尤可怜之色语云火知三日玉。贫试一生心。去奢之语矣。去奢试每高等。食饷。心厌之。又无资以入国学。意将罢去。行游名山。陈子戏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学官不得友也自古业左而数奇者多矣。公孙弘常退归海上四十学春秋。乡人再推为射策。遂第一。刘向数十上书每闻报罢。后以谷梁春秋议三十余事。终为汉名臣夫功名宁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与焉。去奢之制义。今之公孙刘向也。其晚合无疑。仆请为去奢梓之以传。昔如明珠之光。光还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异日名遂身退。然后与陈子逍遥人间。春泥中踏鬪虎迹。孤峯顶听冻猿啼。余未老。犹能摩洗双眼待去奢也。

解慰中。却多不朽名言。

### ○卧游清福编叙

俞使君宰华亭之三年。政洁而民馘。弦歌之暇。手纂卧游清福编。命陈子序之。余闻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剑车骑贵人而私之隐君子此语似有致而实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舆。或领使节。屯军驻驛。问俗褰帷。小有未济。则兵丁曹伍。腰鎌负锺而前导之。能使目与足两无憾而后止。若蓬翟逸民。不过三尺筇与一辆屐耳。历览几何。而辱之曰游则不得不退寻纸上之陈迹而指数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于空青钝碧之间。以稍自宽云。耳则卧游编者冠剑车骑贵人可无而隐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难。我佑之矣。巨灵五丁洗凿之地。半出于神鬼护叮俗子命车则风雷雨雹随其后非夙具灵根者不能游猱岩虎窟。蛟穴鼉宫。与夫族冢丛祠之林。狐狸啸而鸱鸮啼非有胆智者不能游栈腐梯残。葛枯萝脆非捷如猿鸟而顽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载途。变色而进。喘不续



吁。胸与膝拄非精爽壮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诸游具矣。而糾于俗务。顿于老病。左于非时。甚则兴尽者才尽才尽者山川之秀亦尽而游不必记。记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难也。非游之难也难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变迁。海底尘飞蓬菜水浅即天地且无所恃以久存而何况山川又何况游者尝试访古今游客姓氏于仆碑断础中。野草名阳。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记游。尚在。则昔人涵云啸月。讨松论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骏之所未巡。秦隋六龙之所不及临幸者。皆得与巢公一巢。□公一共缩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举烟为信。韩昌黎恸哭□书。詎为劳逸哉。是编也。无问隐君子与冠剑车骑贵人但有清福者然后出此以授之

泉笔如源人委婉而必达其性

### ○闽游草叙

吾友周公美。神骨遒雅。望之如岩窟图画中人。未四十勅断家务。有子孝且贤。不遣世事经怀。公美日与羣从读书食酒为名山游。客岁游闽。归访余泖上僧舍。出记与诗奏予须发之间。尚聚云气。第篇中未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罚之。公美倔强不肯服。曰我见入闽者。动以为题然非游以贾则游以舌。独余则否。不借邮符。不乞驺骑。不仗地主酒钱此游之清者也手无鐻。趾无坎。腰膝无絙帛。贾勇先驱。置两足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鸟不变声。樵牧无故识。伴侣无异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时以诗为政。游无定时。故诗无定体。余读之。其色香味。隽于荔枝。而声调警快。惟幔亭天上无忧。人间可怜之曲。庶几次响焉公美得于闽者俭而闽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刻余至夜分。霜緘烛跋。犹娓娓谈闽游不寘。余目公美曰。宁惟游有三德。即酒德亦称是不乱清也不辞任也不争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闽游而不知我更有醉乡游汝何从得之。盍为我识数语以告后之问津者。

辨难交发。而文成新绝。韵绝。

### ○新安游草叙

书画有收藏赏鉴两家。山水亦然。黄山开径于普门老衲。张胜于景升老髯。即新安人。鲜有过而问者此收藏家也吾乡多向白岳礼瓣香。而身轻千里之遥。至车殆马烦。目眩足茧。而一惟以得登黄山为快者此赏鉴家也游则自吾师始出不惮倾装归不望饱橐其真游山水者亦惟自吾师始。当吾师首路时。某方卧病。每叹曰。吾安得从而后。为师奉杖负剑。砥笔和墨。凡叫啸谐谑。高谈隽语。皆退而笔之。以畅山水奇丽之观。已而跃然曰。有长君元翰在。元翰绮岁博学工诗文。鹤鸣子和。当必奏数百部宫商矣。比归。读新安草觉温泉飞瀑红叶白猿纷来接人虽球【唐球唐诗人】之瓢。贺【李长吉】之囊。有如此五采云气乎。王逸少云。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吾师中秋结伴。仲冬言旋三月之

气候以日变千里之耳目以步变七寸笔端之描写摹绘又万变而不可胜穷至是新安之山水收藏家所过而不问者吾师以真赏得之猿鸟则应接不暇。烟霞则到处逢迎。发箫筑之声。贲松萝之色盖两山以游重而游以吾师之品题当更重虽一日三朝。何足以称重客于临邛哉。师笑曰。是游也。儿侍之。而子叙之却类陶渊明篮舆二子在前门生在后无为负五斧悬五岳图矣

青山嶙嶙。带以白云。极秀而韵。

### ○赠御医何承云叙

士尝言不为相则为将。乃医则二者多兼之相寿国医寿人心相等也三军五旅举而委之将四肢百骸举而委之医任相等也。相调阴。阳将。制中外。医参虚实。功相等也。相者制治于未乱。将者图变于预设医者知微于臻理智相等也夫医一技耳今且与将相絜短长而共低昂。得茶重哉。余尝心慕乎承云何公之医也公克以医世其家。家有藏书。咸禁方奇经。多秘弗传。公受而读之。裁以己意。核以古法。术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显。于是起为景藩御医。声驰吴楚间。未几南归。而乡之扶疾而赖公以起者。户满屦矣。四方请学者车塞道矣。公不问贫富远迩求即辄应投即辄中故上自荐绅先生以及细民之家。每见公必拱手加敬称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几与鬼邻。而复值母艰。内有哀痛迫肠。外有虚热攻体。时命大谬。谓当已耳。适余恍忽中若有以公告者。当是时余未识公也。及公至。按而视之。洞烛如白日。投药试饵。应手而愈。故自今循顶至踵。得与有生之乐者夫孰非公所赐耶然则公非直与将相等也有将相不及公者三将与相位尊骄倨。每倚富贵而羞贫贱至疾苦不相闻而公以药石惠及于匹夫匹妇其不及公者一也虚糜爵禄执空文以网主上无所称塞而公视人若视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报。报不闲责其不及公者二也将相不贤或巧撻善类阴螫豪杰以快私意而公于贤士大。夫保恤调护。毕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乡而不能施于天下。异日不肖者倘有进则请法其意而广之公借其术以医不肖之身不肖借其术以医天下人之心庶几有以谢公也夫。

昔范公曰。将相不得。宁为医。诚见医之济世大也。经此阐发可令医者不自褻其道几几手欲与将相争权

### ◆赋◆

#### 憎蛟赋

#### ○憎蛟赋

山有静者。高卧匡床。解衣褫带。一枕羲皇。何物么么。号曰蚤■（亡上虫下）。体肥而脆。嘴锐而刚粗成羽翼别有肺肠居心不净巧言如簧乍离乍合忽低忽昂无贵无贱。时阴时阳竞刀锥之纤悉藏牙爪干毫芒觊左右之狎昵。恣膏血之噉尝。乐袒裼。戾冠裳。性纵横。身毁伤曷不蚁梦而王曷不蝶梦而庄曷不蜂

酿众香曷不莹投夜光曷不当车犯辙贾勇螳螂曷不餐风吸露羽化蝮蟾尔中则热。尔德则凉。闪倏似诈飘荡似狂口伏似怯煽动似强细同蠓蠖。毒共豺狼。谅负山之匪任。倚入幕为智囊。逐臭既惭于清白。刺讥又迳于雌黄。若夫帟帐稀疏。帘栊穴窳。隐隐呼呼。轰轰骤骤去若风飘来如雷吼明噪大庭暗欺屋漏恃夫之孔多。喋邦家之利口苟有爱于发肤。遑恤变生乎腋肘使人扼腕欷歔攒眉抖擞如果重围之兵如失孤城之守壮士怒而裂眦美人怨而搔首。隐几失声于子綦。曲肱变色于鲁叟驱之复来觉之善走柔若无骨不足以安尊拳实繁有徒恨不饱孤毒手于是正身危坐。捍御唯谨畧经揣摩忽为齏粉好聚亡身多欲殒命酰鸡大笑于■〈缶瓦〉壘虬虱远吊于项领偶脱蛾火之灯或逃蛛网之阱自谓远举而高飞实则行险以徼幸犹且广布虚声乖间思进扫荡不能涣其羣吹嘘不能变其性我唯束手而待望赤日之当空冷眼而观付白帝之司令蚊乃善幻。祸终不悛。嗡嗡訛訛。捷捷翩翩。号召羣。小援借圣贤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后忽然在前此天之未丧斯文也其然岂其然

文胜老拳。应可折其雄喙。

断制处可云法家。诙谑处可入谐史。

●翠娱阁评选陈眉公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云间陈继儒眉公着

宣城梅 羹子和选

记

传

祭文

疏

赞

题跋

书

尺牍

◆记◆

贞静庵记

用拙堂记

观濠堂记

游桃花记

○贞静庵记

古者圣贤惟有经世法。女事内。男事外虔修刚柔以佐两仪之轨自竺干流沙

二氏之教兴。于是擲儒冠而冠黄冠。裂儒衣而里缁衣沿流导源甚则闺媛困秀相与结伴而谈无生不死之理施钗金以布地剪缠锦以制幡贝叶莲花盖半属优夷女道矣。是庵所栖为诸女真焚礼禅诵之所二六贝梵韵于树端灯光荧荧丙夜不息可谓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宝地也陆宫保先生。以三教龙象。为大摠持。为大护法。遂以贞静命庵夫坚固清静天地之体也惟贞故独立万物之先而不雕惟静故独当诸尘之后而不扰既贞且静可以定觉海之澜登道岸之筏撤无明之网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缘本无定体而妄者以识风鼓之欲焰吹之胜劣顿燃忻厌交起故空中粘缚梦里山河通灭通生终无了际此不贞不静之所致也诸女真苟能思惟此义则一弹指间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蕊珠之宫兜率之院安知非是庵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转女身寻觅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母魏夫人。踏白云而策青鸾者孰非昔日闺合之淑女哉余故之于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梵笈金书。与诸上真共载其姓氏云。

贞静。女德也。况女中求解脱者乎。不雕不扰是正法眼藏

#### ○用拙堂记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属陈子记之。陈子咨其义曰。吾少而读天下书。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绶归。善倦。药里不去。善病。治家人产。善挫。与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嚅胸臆间事。善愤愤。盖世莫余拙也。虽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为余设者。陈子曰。吾游于世。而觉论语之为异书也。参之鲁。回之愚。盖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良止。以巽入。以随动。以遯藏。以谦始。以泰终。知此谓之至人。而儇捷狡狴之徒。顾反窃窃然笑之。庸詎知愚公之徒山不如游之适也陶长沙运甓不如抱瓮之安也何晏之谈尘不如括囊之无咎也石季伦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屡空也谢康乐之挈裾捉席不如篮舆之真率也夫巧者以为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为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鹊之巢而鸠夺之。蜂之饴而人甘之。然则巧胜乎。拙胜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蜗升而枯鹞噪而败雀掉而惊。鼠譎而狴。猿捷而射。人巧而祸才贾忌富贾怨辩贾辱宦贾谗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无事矣。故曰太冲若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愿与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倾海内名士。不索之记。而索之陈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持身涉世。类以巧败而拙全。至曰用拙则又非真拙矣应是宁武一流。足以当之。

#### ○观濠堂记

昔摩诘图画辋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讨天机于逝者非止托心赏于泠然有美吾师。实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径渐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为山半篔。鸥矶清浅花枝笑干镜中雉堞参差人影行干树杪璧月映柳鳧鹭在汀停云淡而无言芳草凄兮不

断四围秀色翠笼薜荔之墙一道晴霞霜晕芙蓉之浦枯兰吐蕙。稿木蒸芝。神仙于此楼居。大夫从之赋作醉来刻竹清歌散渭畝之阴倦以据梧幽梦仗鬱林之石夕阳殿角蕉叶扇而鹿眠点雪垆头茶烟横而雀避红亭客散。碧芝风生。门设不关。帘钩半上。凭轩踞狻猊之鼎隐几披龙马之文。身侍羲皇。地邻濠濮。登斯当也。盍往观乎。鱼鸟亲人。须眉可鉴谦而善下含哲士之虚心净以纳瑕得硕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荐王公进退近乎中庸安流类乎无竞澄怀观道何如世上之风波抱膝鼓琴聊尔胸中之丘壑

骈丽中论议风生。不特饶彩。亦且饶理。

### ○游桃花记

南城独当阳。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阳气及水色太是秣华居民以细榆软柳编篱缉墙花间菜畦绾结相错如绣余以花朝后一日。呼陈山人父子。暖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宾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东。有桃花蓊然。推户闯入。见一老翁具鸡黍饷客余辈冲筵前索酒请移酒花干老翁愕视恭谨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从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复攀桃枝坐花聚中以藏钩输赢为上下五六人从红雨中作活轱辘又如孤猿狂鸟探叶窥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为生辰。余于酒后作歌赠之。谓老翁明日请坐卮脯为寿。十四日。余与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关路途得伯灵子犹拉同往。又遇袁长史披鹤氅入城中。长史得我辈看花消息遂相与反至桃花溪。至则田先生方握锄理草根。见余辈。便更冠出肃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宾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从城上窥见色为动。复踉跄下城。又以酒及鲜笋蛤蜊佐之。是时不速而会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归骈为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壶觞酒屈兴信花醉客醒方苦■〈缶瓦〉壘相耻忽城头以长绋缒酒一尊送城下。客则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辈大喜。赏为韵士。时人各为队。队各为戏。长史伯灵角智局上。纷纷诸子。饱毒空拳。主人发短耳。长龙钟言笑。时酒沥尚余。乃从花离外要路客不问生熟妍丑。以一杯酒浇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发角。人人得欢喜吉祥而去。日暮鸟倦。余亦言旋。皆以内影中抱持而顾视纱巾缥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征君以避秦数语输写心事。借桃源为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齿。无一人为花作津梁。传之好事者。自余问津后。花下数日间便尔成蹊第赏花护花者舍吾党后能复几人几人摧折如怒风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阑珊狼籍。则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谓功罪半之矣。

得此胜赏人去。应闻桃花叹息声。

### ◆传◆

张圣清传

冯甄甫传

### ○张圣清传

张圣清。讳积源。上海龙华人。按察使七泽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胜衣。十龄诵诗骚。十二娴经术。神阿熊令君。淇园杨侍御。试而器之。补诸生高等举体无凡。寄情不近。望见者如鸥拳秋水。鹤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泽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寻宪粤西。壬子入贺。挈君北行。俾游国学。以便往来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满。君称药量水。揣色听声。惟恐跬步离左右。祷医得虎头人语。躬延顾叟。三剂而瘳。礼诸伯叔如父。抚季弟孤侄。昵如良友。巧如导师。见缙素负隐匿。不急为噍。让涕泣引谏。密祈改弦。七泽公廉于官。君鲜余镗。客有以缓急告者。以法书名画售者。强半质贷。应之。否则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与物无忤。而德矩湛然。绝不见纵情。诞节亦不闻。以雌黄。坚白鸣。至于谒长吏。游大人。华裾细马。追无逐走于少年之场。君非特坚塞耳轮。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尝借余手批南北史。为丹铅涂乙。不轻放一字。其它摘录异书。不胜纪。构竹安斋。又构两隐轩。因咏雨中三友咏。闲中好。其诗清真娟秀。仿陶白词。亦不减柳七郎。规造一丹。名自在天。凡钓竿诗卷。熏笼隐囊。以至墨洗管弦之属。毕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觞。枯碁一局。醉则命侍儿迦陵。弄新声。君按牙以紫箫和之。渺渺度烟际而去。七泽公有小丹曰。载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独时时入东畬。访余。扬捡典坟。讨论桂木。申旦彻夜。彼我忘疲。辛酉适越。次皂林。遇丹子争道。篙穿君颊。旁堕二齿。君叹曰。此宿业。勿创之。投谒云栖塔。受杀戒。过十八涧。买瘦藤。磊砢多奇。数之。正得十八节。遂名杖为十八涧。挟此复游草荡中央。夹山漾而归。时七泽公移家龙华故里。君筑室三楹。严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图法。俄匝岁。困肺疾。嗽嗑喘不续。吁迦陵宛转。抱掖者百端。请代请殉。君不起。歿于乐无知齐中。有遗令曰。肯休录。录云。择氤勿太急。立后勿太早。经营两亲寿藏。勿太迟。家产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赠亲知。而笠杖杯筋。则以遗眉道人。为诀。眉道人捧次哭。失声。儿曹惊怪。数年来不弹此泪久矣。呜乎痛哉。君事七泽公有至行。又有苦心。囊耻而不使见。窘容神悠而不使见。病态情深而不使见。悼亡诗一痛也。■〈足必〉跋名场。三战三北。虽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诗文吾见其进。未见其未。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遗赏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无儿。四痛也。闻广宁破。岸帻绞衣。弯弧学射于山下。气吞并州。健侠儿而不意命脆。蛛丝蛻同蝟甲。五痛也。君尝戏谓我洞晓声律。类戴颙。若遇宋文。当给声伎一部。好鼓柷垂纶。类张志和。若遇唐玄宗。当赐樵青。钓童。今钓童无恙。而樵青化为彩云。随风扬去。吾岂复有意人世哉。君盖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别有传。传成书一通。并焚君柩前。诺乃载拜三酹酒。酒泣而后行。

笔笔写出一佳公子。合乎子之才。忠定之侠。真之逸。而有之。

### ○冯甄甫传

冯甄甫。明州人。初名若皋。已更皋为陶。甄甫其字。号遂昌。方伯修吾公

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綉相望。而君独通脱自喜。好轻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诸葛武侯畧观大意。渊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读书法也乌用是小儿号嘍为吾闻至人多好醉乡游。近无复问津者请抚髀雀跃矣性食酒。洪饮无章程。方伯肃括之严。君醉归。诃方伯起居。急盥栉问寝上食。周恭人卧病。却药餌不尝。君手调以进辄颔而受之。方伯试之家政。君任心独诣。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为君解颐君后笃疾。犹强起故作健步武。以宽两尊人忧。其密行多过人者与人交有面规而无腹背有坦中直肠而无软言蔓语有立谈即合暴发即解而无终身不释之憾有叩必应有应必如其所欲未尝又手硬坐转睛不相属置人急缓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书名尽延胜士。焚香品题之。遇佳山水。为横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隽韵。似将折节改弦。不终以酒人自雄矣。然每当志敞意得。鼓三挝。鸡三号。犹严扃门户。仓卒不听客归。客亦不忍遽言去。觥筹交飞。排调错出。强沃之家酿。不沉醉不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仅二十有一耳。君状貌魁岸。广颡高準丰下。目光烨烨注射人羈卅时能控恶劣生驹马。上下山坂。见者无不辟易。而君执辔如组。驰骤若飞。假令君今日尚在。目击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结海内剑客。椎牛击酒。突行而前博辽东一殊死战以报累朝厚恩。漆奴头饮奴血。岂作偃蹇寒书生。枕酒徒膝上老耶冯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陈氏。又以节殒极引古人酒戒。便欲毁尊罍。仆觚斗。殛仪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囚酒星于天狱。尽大地林田。悉化为斥卤荒芜而后始无憾。余曰不然自来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颠素死婴儿不解酒解乳死张苍百余岁噉儿乳亦死卢仝陆羽饮茶死屈大夫不舖糟不啜醪亦死则酒岂必能尽死人也唐鄱阳王素节。得罪被逮。路闻哭丧声。叹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须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胜唐王孙远矣。奚其悲。奚其悲。陈子满浮大白。酌君牛山之墓呼而问之曰甄甫复能饮乎试读我身后数行传何如君生前一杯酒

读传应是李元忠一流。伯伦无功。难与同日道也。

#### ◆祭文◆

祭汪侍峯文

再祭张烈妇文

祭三高士文

○祭汪侍峯文

语曰。言无不酬。德无不报。此言人不相负也。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此言天不相负也。公客居吾松三十余年。人有以缓急告者告无不诺诺无不应无不满愿而去如叩钟必鸣乎谷必应不责卷。不纪姓名岁月。久则并其子母钱俱化为子虚矣。公不得索之。故所贷者。贷者唯唯诣门则阖人辞遇诸涂则障扇

避甚有当面若不相识明知公之萧条旅食出不能具丹车归不能见妻子而无意还楚弓完赵璧如故也吾尝闻一二缙绅负公至千金。以宦贫不能偿。身死不得偿其不贫不死者似宜无辞以谢公而无意还楚弓完赵璧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悬磬。进退触藩。隐忧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游笑其旁而病且歿矣歿之日。一棺戢身。六亲无倚。徒寄空椁于郊墟圯野。榛莽破寺之傍。呜乎人负公耶公负人耶公负天耶天负公耶公虽不言诸君宁能无愧于胸中公虽不起诸君何以他日相见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嘘。具壶浆率子弟而哭之。匪独为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与之太不分明也呜乎痛哉。尚飨。

读之当有面頰而汗下者。先生借以挽器风而培厚道者深矣。

### ○再祭张烈妇文

呜乎。伯夷薇。仲子李苏武雪。岂不矫矫绝粒哉。然而夷也犹寄命于薇也仲也犹寄命于李也武也犹寄命于雪也且武则胡妇为之左右。仲有辟纻。夷有叔齐。夫妇兄弟。一鼓一舞。烈妇哉然独身而已。有劝生。无劝死则烈妇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诸君子可以同日论也呜乎。奇哉。呜乎。痛哉。尚飨。

文凡四转。说得烈妇大有生气。真尺水奇澜。

### ○祭三高士文

辛丑岁三月十六日。樵李人宋旭支杖来自天马山之东麓。同里人宋茂观陈继儒。衲子莲如慧解摘溪毛。沽村醪。并陈所藏廉夫铁冠。拜奠于三高先生之墓曰。呜乎众墓累累。堙山塞谷先生之宫尚卫樵牧来奠一觞。春草空绿。异代知己。慰而幽独

落落数语。饶欣羨多许。

### ◆疏◆

小昆山重建浮屠疏

娄江报本寺塑西方景疏

### ○小昆山重建浮屠疏

九峯自天目发源。而小昆山为第一峯处。盖天目之脉始露。由此一起一伏。自干将逶迤及于北固而首尾尽矣堪輿家谓夷峰固龙也其龙南窟海而北宅泖而龙首故不可无角盖一郡之文明皆系焉小昆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庆时始废。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复旧胜。山在郡治干隅干峯立而天门开岂独建赤霞之标横白霓之气哉余以僧是举甚巨。颇艰之。而僧谓童子聚沙成塔。谈笑儿戏。皆有胜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闻钟磬音。今昆山固其时也。于是因其请倡之以作天人观。

援地脉。比方隅。善为导师。

### ○娄江报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闻云栖老人净土之说曰人生有识神因有识业有识业因有行业有行业因有因果欲臻三净先除六尘欲种八德先消五恶欲消五恶先忏地狱欲忏地狱。先修西方。此理确然。无可疑者。报本寺僧永龄。夙有戒行。缁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旧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顿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恶者顿改旧习即此一念口目连地狱不空不愿成佛者耶 高皇帝云。佛说因果所以助帝王刑赏之不及此殿是已。远近檀那幸相与助成之。

提醒俗情。无非畏慕拈入 圣谕。理道更真。

◆赞◆

四先生赞

张磊塘赞

○四先生赞 【有序】

知希则贵。身隐焉文虽差树遁世之藩篱亦半立藏拙之门户既为男子忍与草木俱灰露尽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赞。

越大夫范少伯蠡赞

周处士鲁仲连赞

韩义士张子房良赞

唐邺侯李长源泌赞

越大夫范少伯蠡赞

劲吴死残越生。装西子。浮海行。耕于齐。为上卿。贾于陶。散千金出见奇徙成名鸱夷子。何童心。

真是英雄伎俩难忘。

周处士鲁仲连赞

喜高节嗜奇策挫秦帝。解齐厄掉富贵若云烟鸿冥冥何慕焉我执鞭鲁仲连首二句已得其概。

韩义士张子房良赞

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头汉之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为韩来报韩去前黄石。后赤松。张子房。真英雄。

大为子房竖气。亦为子房传心。

唐邺侯李长源泌赞

辟五谷。相三帝。寝对榻。出联辔。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迹太奇如龙见。如龙潜。吾师乎。李长源

长源是难及人。

○张磊塘赞

佛不必礼金粟而斋戒有余仙不必礼玉晨而清虚有余游不必里五岳之粮而坐

啸者有城南之修竹古庐文不必探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断简残书口不必挂是非文不必择贤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门户窥醉乡之藩篱鸣乎。噫嘻。吾不知其为谁疑所谓今之贫孟常古之富伯夷

外有余情外无物异人哉

◆题跋◆

花史题词

花史跋

汪次公传跋

○花史题词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数种花外。设土剉竹床。及三教书。除见道人外皆无益也独生负花癖。每当二分前后。日遣平头长须。移花种之。犯风露。废栲沐。客笑曰眉道人命带桃花余笑曰乃花带驹马星耳幽居无事。欲辑花史。传示子孙。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韵事。当与农书。种树书。并传。读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长世披荆畚砾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经世谢卿相灌园又可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飞而食肉者。不略谙此味耳。

为借境。不至着境。何事不宜。况于花乎。濂溪渊明岂应独傲千古。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水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人贵人是也古之名贤。独渊明寄兴。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篱落之间。东坡好种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强也强之虽授以花史将艷然掷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复好焉请相与偃曝林间谛看花开花落便与千万年兴亡盛衰之辙何异虽谓二十一史。尽在左编一史中可也。

高超奇拔。芥子中能作须弥想

○汪次公传跋

今海内好言任侠。而安为甚。捐金赴然诺自其风气然也余谓侠客如雷霆惟善人君子如和风甘雨其次公之谓哉。次公冥行纪于上帝。后福种于后人。夫岂沾沾市德市名者有侠客可以医乡愿之媚态有善人君子又可以医侠口之雄心此玄宰喜为次公作传。非独为汪氏其救世之意深矣

自是正论。

◆书◆

答某经畧书

答许惺老书

荅钱抑之太史书

○答某经畧书

某屏迹空山。每读经畧疏牒。字字批点。行行寻绎。如秀才读举业相似。因叹曰。天地千铸百炼。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识者当仰承 祖宗 皇上德意。爱惜调护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残不遗余力。非特辽人哭京师人哭即不肖老愚无知为饮泣不寐不食者数矣古今负屈无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时同志之友。谁肯慷慨论列。剖心沥血以明之直待锋焰平。议论定。恩典加在国家曾无分毫之益而两公已先受万分之苦矣天乎。岂独一台台困网罗哉不死即是君恩人心即是天意伏愿平气慎言。静需缓急宣召。更有进者。以素患难之学问参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阴可惜。福堂之内。恐不当作寻常掷过也。迂叟报知。不喜以儿女语进。别有手书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临楮曷胜神驰之至。

张文忠公曰贤才当预为爱护乃平日肘挈之。事败下之石乎方侯嵩萧维桢罪何下秦桧曹石○可与徐文长祭少保公文同读。

### ○答许惺老书

旧淮抚苏公奏请回空仓。免守冻。淮兑虽出一时权宜。将恐为永例。两台喻意索公呈。不索公书。以公书不入疏也。收兑之设向来移军以就仓岂能装米以就军但能管仓以内岂能管仓以外今收于仓而运之于淮是兑役而兼北运之半矣民弱军强有何法度可以弹压米多船少有何钱粮可以偏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来风波何以搭救损坏何以抵偿守候何以脱卸盘缠何以贷偷窃何以稽查争鬪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载重载何以过闸非惟粮长无此千手干眼即县大夫亦不能人人遥制有此千百亿化身也欲通反成挤轧欲快反致羈迟其大大便于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赶回空。不得随处耽延。故作守冻。此淮抚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拨回空不拨守冻。尽数先下松江。船到即兑。此朱云老克期克限之事也。虽私亦公也。目今粮长之公呈上两台。士夫之公书致云老。则事体直捷而委当矣。惟老先生裁之。

直欲东南造命。条晰办而确。不得以白衣卿相相訾。

大都军与民不可偏有肥瘠今则有司多左袒民听其插和听其私折顽军亦利一时至京以一逃累将领今一卫之官。揭贷监系者半。皆以督运为畏途使军尽畏避运归之谁良有司不可不预为徙薪计也。

### ○荅钱抑之太史书

自吾兄大蜚。辄有索书求见者。弟坚谢之。山泽老人不尚攀下之信。非分当尔。即懒性亦尔尔也。赖兄眼中有照胆镜。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谕。读书无暇。此时岂能终日终夜钻破故纸堆中尝记得少谒徐文贞云。学而时习之何义。对以不敢。文贞云如国家有荒事即就荒时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时查考兵事如有大礼大狱。亦然。此真所谓时习也。至今服此言。受用不尽。又有因文见学者。如送赠河南抚按何事是急如送陕西

抚按何事是急即此类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据得真正如夏买葛。冬买裘。毕竟比平时买裘买葛不同。若国轴之变幻。家乡之纷拏。且端坐冷眼观之。侠客之不如英雄者侠客动而英雄静也英雄之不如圣贤者英雄险而圣贤稳也若置身静稳中。即鬼神造化奈何不得。况目前余子哉。

读书出。以经世。处以宜世。时刻离书不得。书中一一为之拈出。

金马岂悠悠。郎署非伴食。硕鼠作令长。鹅鸭慰言责。吁嗟青紫间何以为颜色。世之不学。且误学者多矣。一痛。

◆尺牒◆

柬冯大参

荅某公

与郁季雅

东项东鳌

畬冯次牧书

○柬冯大参

得报后。日与友人迟候归信。因伏几叹曰。清风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怜才如春风拂面便消息才如严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冯先生脂车。峭帆。行必接浙。某独曰。先生嶮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为桑下以一路佳山水为篱下物紧糾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门。今果然矣。

可令人破涕作笑解愤为恬。

○荅某公

吴兴新政。殊快人耳。真所谓清不律人慎不伤体勤不露才此得之士大夫往来之口甚真。非阿也。忽承远札。重以厚贶。诂意王公布衣交。尚奎大壤。可胜感切。贵治孤处一隅。目前当路之线索目前当路之线索。新参之举动。未必朝夕相闻若以省城郡县为腹心以捷足侦探为耳目其间不至迟速异同。较是两便若要人有交际不亲不疏巨室有疑狱不动不静赖神明照胆镜中耳。

猛为津筏知此老婆心未忘。

○与郁季雅

往别时以为复有竟岁之盟。忽得信为陈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须眉落地时便以此身同长矢往矣岂若鹿豕。终日相聚。足千万里之翻。而为六月之息。长卿四壁足下四壁都尽便须寻一变更。雀之化蛤也。剑之化飞龙也。英雄雌伏。而化为九天九地也大都酰鸡秋虫则终止瓮灶间耳足下之腹笥五经。乃竟老于蒹葭。不问陈大夫一吐气。宁何之夫

绕朝之鞭。马当之风。令人不能顷刻留。

○东项东鳌

台下暂返东山。朝常如沸乃知诤臣论金人口当参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虫喬）蚌而路犹角胜于蛮触非得台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辅忠厚。以中立当雷同。滔滔东逝之波。孰挽之哉。以局外观局中。洞若观火。无奈悻悻者。自作焦头客。

### ○龢冯次牧书

儒擲青衫以来。每欲绝尘自上。籀方外异人先生。浪游名山。神鱼乘浪。灵鳌戴岳。安往而不得所之也。老亲在侍。束脩羁笈。强为门生受经博精。以供朝夕于是复买书。精不足取酒。于是复卖文。亲没营葬。偶得数弓地于畚峰。栉沐风雨。栽插松杉。牙坎其侧。以附容棺之墟。于是复入山。结数椽茅屋。歌斯哭斯。圉圉殆尽。非有皇甫著述之癖。又非有卢鸿乙草堂。司空表圣之王官谷也。田牧往来。浪相指目。足下排荡先贤。且欲引而置之千古奇人之上。兹言大非所敢任。独所不任侠。不标榜。窃尝劝之同志而鲜有应者。夫有教无类。非不择其类。盖无类聚也。危行言逊非危哉之危盖临深履薄之危也儒尝阅徐孺子传。本豫章南昌人也。徒步走江夏吊太尉黄琼。又走太原会葬郭林宗母。仆仆千里。意欲何为当时标榜之风搀入士大夫膏肓骨髓中东京之祸那得不烈惟袁闳申屠蟠差觉清稳从此长养。得管辽东庞襄阳二老出来而二老又绝无毫发语言文字。逗漏人间使后世无声可寻。无阶可梯潜龙勿用吾师乎吾帅乎食芹而甘愿以分献第足下代兴文苑。独步江东丽典新声绎络奔会。濯五湖之涛采。夺万象之寒芒大业方新。修涂伊始。侯他年揖让夔龙。退寻绮皓。仆于此同炊黍未熟蒸朵正香不妨拭冷涕拨寒灰共话出世法于苕帚庵中也。笺引记叙。弟心口俱折。所谓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卿。怀中一瓣香。遥向天益堂礼却。其亦收我于懒榜未后否。谢忱更具别楮。

先生以文章宿老。抒写生平。泠泠徽徽。雕章缛彩。政使长篇如带。而幽冷之致。鼓吹笔端。真是别有炉锤。别有天地。

次牧上眉公书。置之古人集中。亦是秘思奇纪。余将收之行笈。兹不复录。

黄石斋曰。次牧与眉公书。矜蹕绝伦。绳斧所及乃使征仲文长收声于下里三间楚傅掩袖于幽云谁复敢张爵目以向由基之彀者。然观其呼云出声选峰置足意致坚屹。不以傲人子威而下。陈约而上。彼所不甘。要当胜之。闻其贤孙冰蓝复出。五岳相距。不四千里。乃为君家羣玉。压其陂陲。不知香山慈水。神明的是何似。又曰冯仲偁善读书。控送坟典。有布衣雄世之思。及其所为文章。倚摭利病。蹈辄应陈。浸及孔杨。又焉在不逮古人乎。

翠娱阁评选陈明卿先生小品 明 陈仁锡着

◇陈明卿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卷之二 引 记 传 书 祭文 跋

●序

陈明卿先生小品序

先生之序奇赏也期于源以玉橛以雷绵以贞严以介濯以色划以耻味以别净以耘感以理醇以惧化以烂成持世之文嗟乎先生囊括今古源不裕乎予则曰心口一德业一不岐德功言而三之源真玉也盖心源也雷以橛之即去弱之解贞以绵之即去杂之解介以严则不苟下一字之解乃濯以色而时又曰去色其义何居则浮艳汰而各现本然之色耳为諂为乞文满天下宜划之以耻然借模拟恢谐为工则味又当别也味别庶不耘亦净守约而病去至曰理感亦唯先生所为文以性情为贵哉敬轩得其正阳明得其达白沙得其妙其以理动人也正以性情动也耻缘外激惧则中炯密静多内力则不以文章易性命而醇聪明尽而人力显悟境空而天工现夫亦化之谓已如是直荣世哉予读先生文知先生为文读先生文益得先生所以论文不仅伏其博也予行有宦笈必携中有王言经济文事武功诸类拟选置先生大文章兹则摘其叙述编摹之文之小者夫亦何大何小哉总一持世之文已耳

钱塘雨侯陆云龙题

●翠娱阁评选陈明卿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古吴陈仁锡明卿着

仁和陈嘉兆和仲评

序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朱秋崖先生稿序

钱兼山先生广川集叙

东粤李老师集序

合刻两先生稿引

孟肖形年兄梦觉言序

题斗酒堂集

冒宗起诗草序

樊大夫稿序

宛陵游草序

张澹斯文序

王宇皆集序

莱阳左进士稿序  
康弱孟草序  
昭华管序  
张司李笃棐考满序  
送万父母入覲序  
藏书序  
续藏书序  
史记序  
汉书序  
三国志序  
奇赏自叙  
续古文奇赏序  
三续古文奇赏序  
四续古文奇赏叙  
诸子序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萧皇帝。容直之圣主也。中于权相。忠愍死。中干奸珰。蒙泉戍。当公按楚。疏劾廖斌。为斌所先。有旨逮问。已得戍惶。浚谷不云乎止因羞恶二字罹此法网先生笑颌之。快读刘华容绿野悔离三亩地。白头重过六盘山句。笋饌荳花甚适也。居湟十二年闻太夫人计恻卒又十一年。穆庙褒之。在宪皇帝时。王端毅弹中人李敬。有旨梟示东南。幸则为端毅。不幸则为蒙泉丈夫从其是岂顾问哉公以遗诏。褒诸死谏之臣翳惟穆庙知之即世庙亦知之矣公行庄浪。见甘凉诸山。奔泉惜土。人不善溉田。尝一叙甘肃志。悬嘉峪酒泉张掖间。壮心未可量也仅以志节显嗟乎男子一副劲骨为沙场用一片烈胆为社稷用一段苦心为三湘七泽用至荣矣即使头颅如许为斧钺用至愜矣独恨珰祸之炽。上累圣明辨之干早可不慎诸呜呼富贵可暂不可久造次颠沛夷狄患难可暇不可忙吾侪去一忙字占一暇字履虎不啞入穴必出矣。忆昔偕计。常流连诏狱诸君子间。语之曰人生事业闭户第一闭户事业狱中第一公等莫如着易慎勿挫过后当思吾言。公于镇抚严鞫。代人惜荅。何畧也范同知独齁睡其与公久而俱化者耶。读素难录。铨次人材政事。虽执干戈。如在禁闕也。文章古劲。雍容慷慨。作诗。歌呼自得。刚大养吾气。绌絺思古人。可诵也。五台先生叙曰。予两人皆藉阁相徐文贞公营救。微文贞俱齏粉矣。故人主以知人为急宰相以救人为急在诏狱。戍边海以读圣贤之书究当世之务为急

读圣贤书所以暇也究当世之务可以消此暇审于久暂忙暇之间。此先生所以

处瑯祸者言其所豫故沉快如是

○朱秋崖先生稿序

中丞之被谤也威福移于私评是非乱于野史今去公数十年。闽绅疏于朝曰。使嘉靖之季早严海禁则王直徐海辈。岂敢复蹂躏中土累数十年以此思朱中丞曲突徙薪之策当追录祀之。而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一体赐谥。中丞蒞命辞。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其蒞此疏也哉。公又曰仰承庙算之成。不死于盗贼之手惟虑妖雅之售或死于笔舌之锋死于盗贼之手尚存忠义之魂死于笔舌之锋长作冤号之鬼繇今观之。公固不死于盗贼之手矣亦曷常死于笔舌之锋耶公又言。一日未死必以纪纲为重国是为忧公千百年之身也。舌百年之纪纲国是。何日不忧耶。又言闽外大臣。兼官守言责之重巧为身谋附势之徒方且谈王伯谈循吏酷吏惑世诬民公之忧安底止耶谓江左养乱。独有投江加鞭之事。患难中以髀余题稿。故曰奉命讨贼不奉命开市救焚拯溺非雍容揖逊之时除蝮解酖非参蓍梁肉之疗于是革窝船。严保甲。令甚严决公稔有司它奸豹绣中制直以各寨责海道。以海道责中丞。而御史勿与祸卒胎于此从来公与私仇尽忠报国与全驱保妻子仇何繇。公行兵以坐困为主深入为戒海上互相传檄。辄先事言间实最持重所至馘斩。繇善知人。卢镗俞大猷皆乐为之用。入漳州甫三日。贼起讨平之。在宁波夷馆。投书镇坐定海。援韩魏公在军中有乞相公头献西人者。延颈示之临大事决大疑须得此气象嗟嗟。公即断头陷胸。甘之若饴。况明主待以不死。加秩请谥。论大定于今日哉。先辈称公不偷官而外交不弃事而简业集以永感终感于太宜人。久拥絮裯公。吕仲木比之赵姬云。

严海禁。则民不与贼通。而间谍不行。商贾不与贼遇剽劫不行坐困之自可致其鸟兽散则严阌出戮窝主徙薪之谋也即如今民日输米以资贼。而米价腾涌。把总率兵御贼。宿于民舍。贼取其首不知。非通贼窝贼之验欤。所恨者小民鹜利。又有强宗鳄宦为之主。率致法不得行。执法者反有桀犬之吠。曾知贻国之忧乎。公名紈以佥都巡视海上。捕斩通倭及为寇者。卒以滥杀召谤。死于愤。后得胡公默林收其局。然而亦大狼狈。功成后胡亦以罪死。然平心而论。两公者俱不可不畧其疵而存其功不然称仁慈矣廉谨矣不能消乱未形救乱已坏亦安用荅辈为妙哉文长之言。处己者不可不思己之过。论人者不可不思人之功得之矣。

○钱兼山先生广川集叙

余犹及事钱兼翁壮怀笃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尝言迁谪。自翁曾孙与立。启篋中藏口世。而广川集先之。表翁大节也。予乃得竟读。叹前辈襟期宏远如此胸中浩浩。岂可测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宪老乞言。兴利除害。三吴水利役赋。有谏必以告盖博闻疆识阴行善唯恐弗及云夫青词当



旨非公意也。讽也分宜惮甚。昵之不得。乃用察贬。呜呼愚哉。尝诵东坡海上谢表而有讶也。幼子作快心之文。门生躬治椽之役。生平得意。莫过于此。魑魅奚迎。子孙奚恟。又见宅文字中。咨嗟泣少游。而恨播迁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词讽耶。予尝谓迁谪居官所时有也积日月取高爵持券而碌碌靡竖则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谪官一部唐诗皆可废试阅送黄阁上将。侯舌斗柄之司绝鄙使化人之文为之巧拙仕宦何必将与日虽然左迁又非难也左迁而无闻与枢要而速口口耳兼翁所以居此者善矣。与立进士。少年高科。而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错趾。与立素工诗。如集中澹远真寂海落句伸太华之掌。非繇削成。令子令孙博雅以世。所繇来远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诗翁得之于其孙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与立事亲孝。家贫。惊屋而居日不并食。能击鲜无已时。此岂世味中人。哉行矣聿念尔祖。

议论极为仕途木铎。至于文之提掇环照。妙有湛思

○东粤李老师集序

某荆吴腐儒。受知东粤李师。五六年来。事师最久。师之知弟子。与弟子之知师。甚矣。丁卯秋中。师官南少宗伯。函寄文若诗。盈数百有奇。命集而序之。曰勿剿勿谀以尔言垂信也盖三代以上心口一德业一未有三不朽之名不暇修辞而实以修辞为居业出一言告不媿之衾影告不忤之明廷告揭白日行江河之天下万世未闻有剪剧造化深愁花鸟可以贲天文烂星日者也自三立闻。而立德衰于偏至立功隳于小成妄意千秋托宿聊寄楮墨于修辞若暇而修辞之诚幻不可凭矣避人焚草。抑有激乎。则未闻削坟兴之牋。抑拜扬之歌。可以贲人文显化成者也未风与水相遭而成文不相遭而亦成文无他诚有之也彼丝竹之声。出藏经于右壁。岂天空之籁。遏妙响于行云。吾师由岳品也。翁河度也。龙光望也。自礼闈分较成均。德造庶常。训迪皆力挽浮靡。思得宁静澹明之士。与共持风教。示人易。示人藹。示人超然无欲之文心。故其文沉雄奇粤。矢为诗歌庄读之和平之心生静对之名利之肠去夫修词一也诚不诚异惟因时而惕乎三代而下知因时而不知惕故其业薄其词浮至宋似知惕而不知因时故其心非不诚而其辞费立诚于先剖几于早存义于徐赴时于敏以左右飞龙。而后先先天地。唯此耳。师署农部。仅越旬。直陈留都大计。若曰丰镐如此。郡国可知。救寺之急。大声疾呼平生所学立诚而已海内喁喁然。拭目相告。曰司计若尔。论道可知也。庖代若尔。久于揆席可知也。噫。宣公封事强半理财卒不与刘晏等则宣公立其诚也岂谓晏等尽不诚哉。盟心何如耳。

作文字无一诚立于其间。便是伪理学。伪经济。并偏至小成亦不可言况欲以月露之词。争不朽乎。心口一。德业一。此宣公不与刘晏同年语也。拈出更令任才者警省。

### ○合刻两先生稿引

两先生之品不以画重。两先生诗格。多以画掩之。或曰解画易。解诗难予谓正坐解画者少耳其实诗中原无画。画中原无诗。何也诗与画皆寄也若寄之中又有寄焉。则空庭之影。为之不落。水上之波。为之不结。不知画。乌知诗哉。故两先生之画不与其诗谋。诗不与其画谋。诗与画两相高。而两不相知。又乌意乎人知予谓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肠一日不做事便是顽汉二者。朝士犯之十五。隐士犯之十九。盖必中情淡漠。而负义慷慨烈。如两先生者。其人可以隐。故每每于笔墨间。微示其磊砢偃仰之色。岂易言哉。岂易言哉。吾观一代始兴。圣君贤相之景色未开。已有人埋畎亩之光。及其衰也人材政事煨烬无余而又有人从畎亩收之此隐士与气数相为终始吾所称淡漠而激烈者。紫阳犹知此意。故书晋处士陶潜卒。则不拘其官。书管宁卒于魏。则不拘其地。史臣无识往往以山野陋夫充隐逸传隐士之统遂亡夫不为贞松。必为槿花。朝荣夕殒。矧其蒺藜。盖二先生之所必剪矣。石翁与先中丞同在成弘之际。官大理。时为赠姚江十二咏。瑞莲有图。分竹有吟。予读书东禅。覩翁遗像。有留与清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题其斋。既编先白翁集。购翁稿合授之梓。而谋广于钱先生。成若干卷。嗟乎吾耳天下名人熟矣未有垂老读书绝俗迈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少微之殒。偏在谢敷。隐士自有真也。通隐充隐。如陶管者几人哉。与气数相终始。待隐者不小矣如隐者自小何

### ○孟肖形年兄梦觉言序

阴阳立而人物生。一阳初复。二阳咸临。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居下阳在下也三阳既交。四阳渐壮。鳞介羽虫生焉故鱼虫横身飞鸟两足而昂首阳未全也五阳健而决。膏脂生焉故兽形近人至六阳全而人道立矣阳生气也无阴气以杂吾之阳而可以化天地之阴故人能自生能生人。又能生天地所生之万物。肫肫其仁。斯渊。斯天。而鱼鸟不乱于上下。肖形孟君集戒杀书。题以梦觉言梦与阴相索而觉以阳为徒阴返于阳摄天下人存息于炯炯不昧之中小往大来。大者壮大者正人修君子之行此铨衡大指也。予与肖形同谱。曾泊舟于其邑。稔闻赠君崇野公。孳孳好生自字以汝口口诚感人。世有令德。是集也。绍庭闻。益光大之。予为评阅。稍益数条。盖阅余庆录。多出平湖陆冢宰云。叙之者。大司农汪公。称平生不以饮食杀一物至亲贤保善恒如不及蒿目时艰不啻在己其心诚仁故也。肖形廉而敬。慈而毅。取士必端。其言曰四凶之罪。两观之诛自是中和一大榜样至矣。与戒杀并参旨哉。天地之大德曰生智始之勇终之而仁藏其中顾力行何如耳

总之一念阳。小可造一室之和。大为一郡邑。更大而天下只从此造之未见有居平不肯戕一物。肯酿一世之杀机者也。至以杀为生是仁之全用然四凶两观

之外不见更有大诛戮毕竟生机胜于杀机智始勇终。仁藏其中。明以济断。而适以为恩。括尽治心治世理道。

### ○题斗酒堂集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予谓无文章则政事不足不学诗则文章不足先辈有云。丙夜翻阅经书。理道精熟诘朝坐堂皇理簿书判决公移便有生气飞动对百姓殊不俗其言甚可味也。是以长吏爱文章必爱百姓自昔名贤诗筒往来。繇东越逮苏杭。驰驿不绝。未尝有刑名钱谷簿书期会之事。但鸟啼花落。欣然命句而已。于时百姓甚乐。故百姓爱官长。必爱其诗句岂诸公瓿画之苦专以愁花鸟不以窘小民间有肇修如大堤云横。老葑席卷。镜湖飞梁。白堤挂月民惟恐其不将作也故使民在歌颂之中犹不如在诗句之中予友贡二山。博雅公勤。于礼闱见文章。于转漕见政事。于斗酒见诗篇。公之言曰间有所作必心之所许时之所迫兴之所至其诗多得之酒遇佳山水胜友名流即是诗诗不更作亦不多作噫斯言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矣公又为文云自版章煎熬之而民不得安日取亲民长吏督责之而吏不得安公交车多惜民之言科条有剥民之事噫斯言也神之听之平者不平。和者不和矣。公岂无法而处于此。如所云方隅复覩省刑薄敛之旧。驱车皇华。古劳臣任士。人谋鬼谋。与海若河伯谋。兼与山水谋者也。予今乃覩公之政事矣。

倪宽课独最循良之胜鸷猛也子瞻所至有声。文吏之胜俗吏也先忧后乐如文正。岳阳楼记边词更足以传矣。此世贵有文人耳。

心许。时迫兴至正是诗境。若待强索。便无佳诗。

### ○冒宗起诗草序

己未识冒宗起于灯市。气不可一世。而恂恂下人。文特秀挺。兹集又一变矣。盖游蜀作也险阻增壮采尝论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侧相亦须正侧俱佳。今文字日媚日薄可科视不可正观如美人可临水不可临镜宗起镜中人也。所著山水影。镜中影也。宗起自此远矣。

媚则自薄矣。论诗主灵厚。伯敬自是确见。

### ○樊大夫稿序

公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此无他故焉。当其执柔管美时文望望将去之既得隼敝帚耳束书不观耳其有湛思渊微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一众人心力耳目如风雨岂待吏事错投操刀风雷乃游全刀哉楚樊大夫澹叟。闭户造轨。襟期开远。朗朗如王山宁一第让人母千秋让已而生平片言只字珍惜秘护。若有神焉。行事适机宜。风采可畏爱。其表干苏也固宜。故曰文章如珠玉能珠玉其文必风雷其政夫先资可以告君父里言可以对赤子凡案牘间低头问疾苦皆一片空灵境界与捉笔时静气深心揣摩圣贤之指归一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知不尽可以语学。可以语政。可以语文矣。所谓最远而独为宗其衡也耶。大夫以漕挽行。先国家之

急。无与俗同。文意也乎哉。

纔学咿唔。便志青紫。方通仕籍。便冀清华。文章政事。皆作富贵之邮。能皆以一片静气深心行之。处为真士。出便为真臣矣。

### ○宛陵游草序

文士之不得已而用笔犹画家之不得已而用墨长年之不得已而用篙譬如东莱海市峨眉圣灯非楼非阁。疑烟疑雾正须个中着想又有摹而失之者嫫母之不得已而涂脸支离之不得已而伛偻樗木之不得已而屈曲皆矜严而可憎者也予观先辈大都法凝则神拙神旷则法轶斯道中极心折贞父黄先生法之所不得已而神生神之所不得已而法生每披一义。非焚香静坐不敢褻视。宛陵刘君为高弟子。偕先生之武林。道吴门。出琬琰。而待余湖上其指蓄。其词洁。其脉邃笔墨之径别无可寻酷似秋月贮寒潭盖由先生之法以入先生之神精微又豁然。先生既有评矣。

神不碍法。法易拘其神。神不得已而法生。便是文家三昧。

### ○张澹斯文序

文章大槩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山谷语不甚然也雪后园林纔半树。水边篱落已横枝。山谷笑欧阳公赏鉴未到。但诧疏影暗香为绝倒耳。宋大内征梅千种。一本得自张公洞极奇。谓此梅之遭耶。洞口何尝不佳绝吾辈作文。正要看得澹澹于遇则可澹于文章之得失则不可楚张澹斯。澹人也。思奇而能法。神揭而能凝。骨藏而能振。脉动而能鲜。昔贤谓攻厉于圉藩之外。摧陷廓清。不惟不随众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后止。元结穆修是也。然亦苦矣作古文即为元德穆修可。若时艺。则征肖圣贤之精心。严事帝王之功令。昔贤所云得失寸心知。其犹有千秋也也夫。有千秋心。则有得还有失此事可有工拙岂可有得失雪后水边。殿郎洞口。得意于茺寒平远。得趣于木石瘦硬。烟云远近。盖夭桃艳李。大都刺讥。而梅花无弹文。此花中之无蹉失者。澹斯高才卓识。精色内白。善自护持。读其草用墨不丰。而韵自传。清壮顿挫旦夕必售。何暇远付百年。家世清白。于文中乃见之矣。

澹色清香。悠然自远。

### ○王字皆集序

表兄王字皆。清真君子也。下帷攻苦。多沉郁之思。可与细论文。余里居有年。尝启扉见之终日危坐寂无人声。尝试语之曰。所欲乎富贵者安。已耶住也。坐也。卧也旷已耶画也。山也。水也快已耶茗也香也。之三者今有余矣何欲所恶乎贫贱者。车马希也。语言无味也。漠漠然不足缓急恃也。之三者今更有余矣何恶字皆听然莫逆。则又语之曰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古人寓言尔物不可多取况天乎余索居无事。常坐千梅花万荷花。慨然为造物惜费。为吾生惜福。陈白沙一生不受人供养。每有意乎其人夫不受人之供养难不受天之供养更

难字皆一行作吏。尚命为儒。此亦辨志之会。炼骨之场矣。苜蓿一盘。庶免北门之谪。雪花盈片。聊充季女之饥。君自此远矣。

持一不可多取念头。自入富贵贫贱场中无不得。天不可多取矣。况于人乎  
○莱阳左进士稿序

文章之道。孔子概之学诗。兴观象也。乐羣仪也。怨慕衷也。忠孝性也。办物名也文之可喜者多而可怨者少可以悦耳目者多而可以事君父者少始余读左子文。如见其人焉。出覲之子。如见其心焉。既读陟岵篇。如见其事父事君焉。以春秋高掇庚辛。而起家毛诗。世其父传经也。精于易礼。改春秋。泫然曰。孤子不更名。已竟卒业家左氏书。手泽存焉尔。则陟岵斯名。左子之干诸经也无弗治。儒者原本经术。左子原本事父事君。君亲一也。迹之远之者何。意义深远。臣子有极思焉。文之有远近也亦然。夫文人操题。如孝子事其亲。忠臣事其君侈辩论逞学识干君父之前敢乎哉盖自用倒用逆用。反名不正。而浑雅之意浸失。迹者无所不媿。未可以事父。远者惊河汉之无极。未可以事君。左子以经治其身也。而身善。尝试观左子之文。于题神有迎而无距。如孝子瞻岵瞻屺。下上于云山缥缈也。而题肖。彼津涉九流。句炊云烟。所性不存焉。嗟乎。文之衰也。一误于用史。用误于用子。最先误干用经。用子史误。执经以弹之。用经误。操忠孝以弹之。何也有事父事君之心然后有经术有经术然后有经济心术偏。经术必偏。经学误。经济必误。子不云乎。隐居以求其志。志可求也。经济不可误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有一物焉。兵农礼乐。挟之以趋。礼让之风微。而治效罔覩。况其下焉者乎。今时文不拟不议不变不化未有不引经语号为典雅者即无不高谈经济尊为书生识时务者此二痼疾在剿子史之上。特举左子药之。夫经句不妄用。矧子史乎。经济不妄谈。况冥冥决事乎。温厚而断。诗教也。春秋教也。左子勉乎哉。

饱经史而不以经史供楮墨。深经济而不以经济入篇章。便足大破今时格套处。以此作型。犹有以短钉托典雅。剿袭附识时者。

○康弱孟草序

衡拔立楚峯。而灞霍为副。轩辕以并岳。夫岳奚可并也。凡山川峻者不必幽楚祝融高。方广邃。而石菌芙蓉诸峦。九向九背故其文奇且曲雄者不必媚。若武夷金简。君山美酒。与孤帆共隐约于江流。飞花满洞庭故其文尊竦而净娟丽者不必苍太和南岩。侧身黑虎。有人焉乌帽紫裘。正襟雪堂故其文秀而整泓者不必远遯巫峡极潇湘。岫嵒络丝相峙鸣故其文起伏后先如蒸湘兄弟国旷者不必韵郎官可湖。鱼龙悲啸。而钴鉞石渠之泉。乍大乍细故其文慤■〈齿夸〉幽沉无垠际天川性透迤。而蒸云梦。撼岳阳。不极澎湃不止。故其文如蛟龙不可向迹。尝怪抡文者曰才情不可极夫才情不极皆膺才也偏才也要之才情者。武侯云

。吾心如称。不能为人轻重是己。非衡也。而何五岳之有衡也。犹吾心之称也。知人难知山川亦难。柳子厚不记淡山。而山谷更以大溪胜之。要之其人之精神出则山川之精神出矣戊午几入穀。而造物故迟之。一片君山。笔端画出。有轩辕。勿副灑霍以贰岳哉。

思峻嶒而山涌。笔滔汨而波翻。

### ○昭华管序

文字山水也。评文游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犹山水之得风而鸣得雨而润得云而鲜得游人闲懒之意而活者也游人有一种闲懒之意则评文之一诀也天公业案惟胡乱评文字为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缘其人闲懒之意而山水活者亦不必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总于山水无损也借他人唾余装自己咳笑而妄以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大厌苦之乎嘉禾仲展项君。灵心异骨。拈花微笑。而评文之刳一开。一日携已未选而问序。适携至洞庭。从千万顷巨浪中。读一篇。浮一大白。读一快评。浮十大白。酒尽浩歌。歌曰有山方得地见月始知天须臾仲展之评化为湖。湖化为酒。独不使籍中诸君子和吾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独不使仲展氏痛饮吾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也。夫曹所可而项否。曹所否而项可项所生平可而今否项君非敢得罪于天不敢得罪于人不敢得罪于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窃国之上。项君不惟忤阅文之悔。而亦为海内忤作文之悔也。

可否不因人更不因己之素阅文何悔。良可忤作文之悔矣。

### ○张司李笃棐考满序

庙堂得一明允之佐而旃裘不足系也郡国得一廉平之李而锻炼周内之风寝以远何也。汉郡守自课第。刺史课郡国守相。而丞相御史杂考郡国计书。天子受丞相之要。今之司李操吏殿最上之台。台上之铨衡得其人即台政肃而铨政清笃棐张公。简稽师听。棘木之下无冤伏陵窘者刑罚既中。则能征不义冠带之伦孰不惕息。兼冢宰司马司寇之事。任报其要于天子。以此官人。断无轶材。盖无轶清恬束修之品易。无轶博大沉深之品难。董仲舒不云乎。天之四时。天之四选。然则刑亦一选也。乃云天之大阴不用于物而用于空夫舍大殓小则刑空政平讼理则刑不空。刑不空而选人之位不空。王嘉为相。首疏郡国。或谓是时忧在朝堂。不知郡国治。则朝堂何患不治。神祖季年。言路苦塞而郡国信其法则治。数年以来吴郡疮痍日积。讹言屡具不壹创无法也尽一切绳则茶民翁宽博广易。寂然若无声。而所割中理。解消弭奸宄。门以内无得求索自快。与翁接若春之中人。亲其色至忘肌肤之痛。此愚所谓博大沉深。士习一变。而忠公体国。澹焉循溪谷奏万里而必至则旃裘果不足系也

行司寇之事。有冢宰之权。固今之司理也。横征虐杀在守令郡邑有旃裘焉何以系之。能系此则边裔之旃裘诚可捭耳。

### ○送万父母入覲序

任天下大事。必触之不动。凡风起而云飞。涛鸣而浪吼。皆大块之体也。非用也。豪杰哆焉。圣贤默焉。始余读侯制义。喟然曰。朝端浮而不实。以此镇之。郡国华而不朴。以此静之。继令我吴从都人士后。见公沉重刚决。少言多断若不得已而见才事定寂然识量有过人者侯生道义之乡。毓忠节之族。耐烦理剧。一意不扰。盖吴苦赋重。苦役繁。赋重不可乞之于朝。而减省繇役。自侯为政。民力大省。予尝诵抚字心劳。催科政拙两言。私窃疑之。抚字之心宜乐不宜苦催科之政宜便不宜拙侯不用鞭扑。岁输独先民间止有此数不费之于鞭扑则归之度支也有拙于催科者。必有不拙于催科者。日笞以千数日费民间以百数合天下计即日费公家以万数而其拙愈甚余见侯之乐也。不见其劳也。岁维甲子。吴大水。侯请于当事。疏议蠲议折。天子是之司计难之。昔贤讲筵诤折花枝。动关生气。以为迂。其实事君应尔。侯今以入告天子下明诏何异生莫莢千阶而雨甘露于庭哉。

能宽一分催科亦是一分抚字今者 功令严而惜官者不得惜百姓矣方春而税及夏而粮而百千虎狼之隶缚百姓如反虏需贿赂及鸡豚百计祈足国者先祈饱吏胥而不足也痛哉吾谓上不惜百姓固也使百姓不惜其身命奈何愿守令人书此一通为座右箴。

### ○藏书序

卓吾先生隐矣。而其人物之异。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晖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盖声名赫赫盈海内矣。或谓先生之为人。与其所为书。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谓此两者皆遥闻声而相思未见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迈肃洁。如泰华崇严。不可昵近。听其言冷冷然尘土俱尽。而实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盖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学者。沉轳于俗流而迷沿于闻见于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独出胸臆无所规放闻者或河汉其言无足多怪夫孔翠矜其华采。顾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龙之兴云雨雷电皆至霏■〈雨上对下〉百里即震惊者不无而卒赖其用岂区区露细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异是。总之众人之疑不胜贤豪者之信疑者之恍忽不胜信者之坚决余知先生之书。当必传久之学者复耳熟于先生之书且以为衡鉴且以为蓍龟余又知后之学者当无疑虽然。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天下嗜卓吾者祸卓吾者也故爱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过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过予是以两悬之。不然弱侯读书人也。与卓吾知己也。何必欲取知己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但凭几句史书。个中埋没英雄多少。掩去奸雄多少自须另出手眼方为读史又何惜世人之怪乎。信非真能信。疑亦岂真为疑卓老亦自听之已耳

### ○续藏书序

学者必读书。必知人必干事然非读尽天下之书勿轻著书非识尽天下之人勿轻议人非历尽天下之事勿轻作事夫雷霆风雨待我而动者也。可自惊迷乎今日豪杰必言胆气乃先辈务持重泓深能容人能成事为主意者小心大度固胆气所根抵雷霆风雨所默召也。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于今言语文学。似少逊之又意者言语患其多文学患其袭则政事且不可知况德行乎故有读书知人之人出则干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学言语忽之也续藏书太简。献征录太滥。余庄阅 国史。天下郡邑志。旁搜埜乘。有种遗文。逸事小有论著。姑就遑吾所纂。畧为论次。以附李氏藏事之后。

文学言语不可以干事迂儒耳卮词耳安足以语文学与言语。政事德行之无人正病在言语多而文学袭耳 先生之评。固将以品隲为提撕哉。

### ○史记序

见善不喜。见恶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难言矣见善不喜。见恶不怒。其孰能与于此哉。六经是已。若夫可喜而非无故以喜。可怒而非无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真喜。佯怒而亦是真怒史记一书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诗文章之铃铎也。至哉易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记母乃少尽欤。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诗乎。诗之言兴也。兴辟雍之鼓钟。亦兴卷阿之车马。兴鞅掌之劳吏。亦兴白驹之逸民。兴似续之古人。亦兴鸡鸣之夫妇。兴前驱之将帅。亦兴同仇之妇人。既环天下人。可于可喁。可风。可雅不加品题贞淫自见故世之治也。用兴。兴之失繁繁则可删俗之浇也用气。气之失鹜鹜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恶繁而恶蔓。其于诗不尚气而尚兴。此意睢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汉有文章。东汉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于自见。有月旦人人凜于自避。文如景星庆云可见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公于书无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于人无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录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则夷然不欲以劝。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三者无一焉。而犹有翘翘自见之兴。太史公乐矣。嗟乎。此一种乐意遂能酿百代能文之苦口而使之甘柔百代评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览者真喜似喜佯喜佯不喜常若触之可喜。而不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不怒。常若击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乐矣。嗟乎。弹人。人所不欲也。谤己。己所不欲也。誉人以弹人。誉己以谤己。己与人所不欲也。如万石君传。刺客游侠诸传。何尝一字誉之哉。阅者击节叹赏。以为真誉之也。噫此兴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争相睚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势则事功兴。议论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诸传。何尝谤人主哉。自谤也。自谤而不讳。即弹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于苛物。而失于恕己也。是书始阅于丙寅岁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



强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强索之皆过也离文明之象。万物皆相见。史记古今文人皆相见之书也噫鼓之舞之。以尽神风水遭而造物不默能读史记者可与言诗也已矣亦可与言易也已矣

思无邪可以尽诗。即可以尽史。春秋以续诗之亡。史记以续诗之兴。太史公之文。真可不朽矣、予初意止录小品。然如史汉三国奇赏诸序皆不朽之章忍割置耶故尽录之。

### ○汉书序

余尝劝读史记。与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龄授诵。十六僦工。二十可巨擘词林。次亦称伯山谷。及阅汉书更有进焉。史记韵超布格。刺含叙事。而汉书典重森严。真庙廊之文也。及余屡阅汉书。又有进焉。初谓密裁弘构。天上架楼台耳。继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气更张红灯拭青眼看长剑急与汉书对其色蒸郁绚烂是真色非设色盖尝谓史记为古今大织手亶亶万千言澹雅若无言汉书为古今大染局。锦江灌口艳丽光莹皆莫及焉得两家之门而入者寡矣。学史记而误。是贾人抱布也。学汉书而误。是嫫母涂脂也。虽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倡于君父。汉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汉家诏书近是。自唐以后。代言高制作之材。每每书名书官。而汉诏不闻何官专撰何人雄擅。则汉天子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试举一二民产子复勿事二岁。非高祖七年诏乎。方春和时。病吾民。不得与草木羣生有以自乐而惆怅。为民父母将何如非文帝诏乎。诸有亲丧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子道。非地节四年诏乎已死也悯其丧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独困穷也悲哉乐草木之无知彼金马门。天禄石渠诸彦。能执简道一字哉此亦谓文章之心即文章之色也汉天子有色。故汉廷臣有色。而汉家文字亦有色。博士议郎。与公卿商国家大事此议论之色也学有专经。以世其家此传经之色也六曹掌故。无不专习此典故之色也斩将搴旗。出使绝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悦袁宏。力能模史班顾宁安其拙。且诚不屑蹈二公余吻此文字之色也噫得荀袁而与之说汉书。是以无色为有色也愈于剽其色窃其韵家握一史汉者已

文胜质则史色是史书大端而无色为色。不籍于剽则真而可传此汉与史并峙哉。

### ○三国志序

予阅三国志竣。盖泊舟济阳之南池。荷花盛开。饮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鹤鸣焉。古太白酒楼也。慨然遐想。独立久之。放舟援笔。窃慨孙氏诸公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锐。惜乎公瑾大江长征名操汉贼子敬拒曹迎备。劝借荆州多操敌自树党孙吴忠计二人而已伯符义绝袁术袭许迎帝猷甚壮卒中剑击。呼权叮咛。举贤任能。以保江东安在哉曹操篡则篡耳有杀汉之实借拥汉之名若歆若虑亲牵后臂二贼与曹而三之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过操焉者也当

时欲杀操丕者。董承。刘阳。魏讽。金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耳。嗟乎昭烈之知孔明也。非庞德公司马德操徐元直不知也。及其若鱼之得水也。虽关张同床而寝不能夺也。然博望烧屯。自饶将畧。岂尽出忠武哉。汉魏以来求不乱其方寸者难矣元直挈忠武畀昭烈是予汉以方寸予魏以发肤耳何乱之有。庞德公曰。趋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栖宿而已汉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汉之君在险愈贞。后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三十年。不变法贤而守矣季汉之臣。公琰文伟。儒雅遵令。伯约不废征讨。经军国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地王。孔明有瞻尚。彤金黄崇以死节着方寸炳然。有足多者。予谓三国人才如春秋。而陈寿纪事不及左传。故辞命逊焉。孔明类子产。子产以治郑则有余矣。其善者政茶越畔而亦苦谨严无余地故布局少狭。虽然难言哉。汉事大可为。德操诸公或先之矣。为诸公易为忠武难故忠武不可及矣。

三国延汉之绪者忠武而已。子敬为吴亦以为汉非荀氏祇名汉贼耳。故所谓名臣者不多。此篇已得其概。袁宏三国名臣赞。亦何刺刺乎。

### ○奇赏自叙

郭参军曰。疏其壅阂。辟其葑芜。领其玄致标其洞涉庶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愚非其人也。间尝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荣世之文。各标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数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不源非雷不橛非贞不绵非介不严非濯不色非耻不划非别不味非耘不净非理不惑非惧不醇非烂不化端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岂讵采缙骏萃。激素飞清。分风劈流乎哉。故曰玉以源之夔之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扬声五百里。故曰雷以橛之锦渥蜀江而鲜。涤以它水。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村留神。与鲁般语。班令其形见曰貌狞丑。卿善图物。容畏卿不出。故曰耻以划之鱣奋鳍。溯流望涛直上。爆鳃失济。故曰贞以绵之女灵山。不连岗以成高。不托势以自远。故曰介以严之有人滩焉。其石。人面须发皆具非人也■〈豸屯〉音声丽妙如好妇女非妇女也涟石鱼形。烧之作鱼膏腥。雷风相薄。山巅如燕颔颔。非燕也。非鱼也。故曰别以味之鸟耘会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秽。又若廩君之杀盐神也。故曰耘以净之杨威与母遇虎。负母以号。虎见其情。俚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鸟音如庠多。放士如吟大水。如啄木。大繇。如豚。大旱。如晨鹄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惧以醇之刘蛻志文冢云。慎无朽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无坚为金铁以行货起争。慎无滴乎醴泉。以味乎谄口。故曰腐以化之噫髀国狼■〈豸荒〉。犹知闇中黥金。况文字乎所谓持世荣世二种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谓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大其蓄以为之根。强其骨以立其体。铿锵以宏其声。璀璨以耀其色。无溢出。无阑入。理以君之。文可以树奇而动人赏矣。能如篇中所云。真足以持世

哉。

### ○续古文奇赏序

文章有杀生而无奇正。杀生奇也奇外无正文兵也。兵礼也始武经。继戴礼。终文苑英华。以此。盖武事之不张繇文心不足故兵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辞辞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鲜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贱武吾兹不信今实无文士安得而尊之实无武夫安得而贱之古今无不翻案之文人亦无空读兵书之武士季卫公断刘项皆非将将之君而阵图阵法皆可废不出多方以误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杀全乎呼吸则文章自于喉舌间。倏奇倏正。倏虚倏实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杀生而无奇正至文也大槩密静多内力焉徒诵空文为敌所诱。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谓兹选止于唐之英华千卷何也。夫唐诗不尽佳。而唐以后无诗。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后亦无文。昔有梦见龙者。刘子作文嘲之岂非尝见画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云气于身者耶是梦画也先辈有好铸佛者。铸罢辄毁。三年不就。工将去。童子诒之曰得无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犹似梦画也犹似人面也然英华一书大奇。有学士家广之至。万卷更奇。予将续出宋文。生气太多能活而不能杀其根易烂。势不得不为元之词曲。而文统绝。王欧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睢薛以时文雄特而已 国初方宋解刘诸公。及王文成杨文襄辈直达胸臆不求其工大抵过直过庄。犹有唐人之遗。是以文心郁蒸。战勋亦不乏。其才子成羣。著书盈橐有一篇不模拟否有一段不带恢谐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士之杂之弱。而訾介胄是舍种求植也请与海内诵乔潭赋剑舞。剑舞者唐羽林裴公献戎捷于京师。上御花萼楼。大置酒。酒酣诏将军舞剑为天下壮观。其辞曰奋紫髯之白刃。发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诏伶人。黜郑卫。选色者。使覘乎军容。舞者俾观乎兵势。夫女子可阵。而况文章之士哉。

剑戟之铓敌一人。笔墨之铓凌万夫。心能通微。即九天九地之潜与战也。才仅以倚马称。局矣。

### ○三续古文奇赏序

馆中前辈旧有古文类一书。盈数百卷。大率仿英华而广之偶得之故家。各从其类。删成一书。或曰迂哉愚哉。子奔丧而归。等于罪人之子也。较论文字不滋罪乎。子终日杜户。不以不祥之衣冠对时人也。又忍以不祥之而目对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类聚。物以羣分文有类也类之而已古人可常对也对之而已西汉以后竟无一篇全读者惟录其谋画烂然日新耳予类左右稗武图书函史经济类经世实用八编。率用此法。自古治乱关键。与文章阖辟。系于呼吸一也大。都未事争一先着临事争一急着于评胡注通鉴率用此法。史臣慎干持论。则有阙文。弥简弥真铺张讥弹祗自蹇陋予阅廿一史卒用此法。三书手笺两年。冬春尽出

。播告海内。亮予苦心。庶几出门之交云尔。此书大都慎辨物居方。取诸水火以致用也。类族辨物取诸天与火以竭明也读书不守约必无出处读书不去病必无事功读书不救世必无气节窃笑世途无所不解于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词曰吾善读书以读书误天下必此一言此之谓不知类。噫云龙风虎。亦从其类。文何独不然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则各从其类也夫。

理道有醇驳之殊。经济有今古之殊不去其病祇以博逞几何不误己而误天下悬炬于天。勸我同人。文字皆有实用哉。

#### ○四续古文奇赏叙

文有二病。在好货在好色划文之多汰文之色则文传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柏仆为万世之用。而舍身可以栋明堂赏其干干非赏其色自古奇人易败奇文易腐未有不销亡于斯二者。病不学。诵论语有感。一诵切嗟琢磨夺其多。再诵君亲贤友易其色夫聪明尽而人力黷悟境穷而苦工现孔子与焉富人臃富文僵琢磨愈少藻縟愈多文不多奇矣必汰其色何也色身之力薄不可以事亲色身之胆寒不可以许国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订友贤贤易色。始基之矣。未也。以立身事其亲。而温清晨昏。脉逾微。以事亲事其君。而雷霆霜雪义更凛以天日盟其友。而父母在不许以死。为臣子拜自献其言。入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处。或语或默。难言之矣。学乎学乎。俗称一篇好文字送归泉下文章好色之过也不宁惟是。自唐以来挽战卒有文。愚黔首有疏。又不知送阵亡几篇。送饥民几篇。文章好色之过也国风好色而范于雅颂文章好色之防也文无浮艳之色择必精语必详则奇矣噫吾欲见贱多贱色。真实读书者而与之品文也。且与之品人也。

止所当止。何以多为。风行水上。色斯儻矣。若使短钉粉餈并不可为荣世之文况持世乎。识此知所以为文矣。

#### ○诸子序

学莫要乎六经人才莫急乎经济文章莫贵乎雄浑博大何以有诸子之剖盖欲返之于六经也以六经收诸子。不若以诸子返六经强其所厌不若用其所喜夫诸子多救时之人然六经治未病诸子治已病六经治百家之病诸子治一时之病六经药物悉备而不预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诸子方太具药太猛乃治己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国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后之习诸子者几无疾而呻吟类无方而操药又近于入虎狼之窟采鸟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识也子肠也。其实不知子为何氏。能去骄气与多欲。恣色与淫心乎。能曳尾涂中乎。剡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赠乎。能却聘币终身不口乎。能既放流睠乎。能居游必择乎。能招隐鬼谷平不能何以知人能浩肆恢奇乎。能不流邪说乎。能竣洁老成悬之咸阳乎不能何以知言诸子中大医王四。欲反汝情性而无由人。老子医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补汰之

清冷之渊庄子医热夫一大手也故尚泻无政事则俗管子医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离骚有力于诗亡之后屈子医戇夫一大手也故尚厚虽然。有其心无其术。墨子也。中医。也有其心。有其术。不操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时医也齐生死。一寿殀。迂而自得。不关痛痒。不详标本。庄子也儒医也以言窃国必有天刑。吕不韦毒医也天之刑申不在耕战而在告讦。其刑韩不在名法而在以说难于富贵也贪医也然言与法不可混矣。噫天生我材其要择术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而布局宽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结体隘善闭不善开甚哉乎经济之难子华子不云乎。为人所处者不得安其所处。吾犹病言之不广夫所以处人与所以自处道在六经。修辞立诚。斯雄浑博大也已。因次前集。故汉以下不具论。

向以诸子为甘草。今其乌附矣。若遵此而得其要领焉。可以遇七十二毒而无患。

读书必读其书。因知其人。与其规模张主。如此论诸子直已烛照其五脏矣诸子各擅一长以医世我因相世而出以医之则诸子且藉我有其效矣

### ●翠娱阁评选陈明卿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古吴陈仁锡明卿着

仁和陈嘉兆和仲评

钱塘陆敏树生生甫较

引

记

传

书

祭文

跋

◆引◆

七笺引

○七笺引

渊明不善琴。东坡不善饮悠然南山意已远矣而高其韵于无弦坡尤甚焉。曰见人饮酒。余辄浩浩汨汨。天下之饮酒无在予上者。夫饮不踰一升而使天下善饮酒之人皆出其下。岂不谬哉。登吴山。江海日月并出。杭西湖其一肢。记所云引湖水灌田者尔而谓其山川不深不亦迂乎。宋汴都失守。尚席西湖老葑之荫。乃此于尤物岂不悲哉夫陶与苏能言。则升量也而石。无弦也而琴聚天下之好美而自归之。西湖不能言。则尤之。詈之。而不怨可晒也此中许才甫。贫善病。病辄游。游辄问花谱曲。以酒之。其品茶云筒器弗精。招朋非类。妄投溷入

。茶之劫也。类道者言。故冠诸笺焉。诵之齿牙俱冷。无一字辱西湖者。西湖能言如二公矣。噫嘻虽谓药房七笺。作西湖一佳史可也

清音秀色。读之如置身六桥三竺闲。宋自亡国。却咎西湖。向为不平今日一快

◆记◆

铜井山重建石桥记

重建悟石轩记

重建焦山塔记

天台第一游自仙筏桥至断桥下慈圣寺道乌溪岭入万年寺记

剡溪记

纪游

听僧说福胜石梁幽溪大龙湫五泄瀑记

纪任名将定国是

纪将

将权

○铜井山重建石桥记

山以凿坎得铜。有泉出焉。注为井。悬巨石如坠入井。呼则不得声固奥区。嘉靖间郡有倭警。多居此亦安壤也范石湖先生记。凡游吴中。不至石湖。不登行春。与未始游吴茶异。余曰。凡游光福。不乏下崦。不登铜井。与未始游光福无异。铜井之胜。以太湖带下崦。以下崦带上崦。志邓尉而西之。则沈润卿。记玄墓而并青芝以左之。则袁胥台。濒湖诸山高出邓尉。而以安山亚之。则都玄敬。天为渔家开下崦晚宜画舫驻中流。则吴文定虽然其胜也以桥虎山桥在乱山中。文笔锐而去湖远。铜井桥峙乱水中。而挽数万顷具区以运腕。又迓龙。其并确也宜弥郡志。结阑三百九十桥。乐天诗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桥昔水而败。濒危数人。今石而永。贻安百世。将后人之功倍于前人。故此日之费亦侈于往日。有奋迅踊跃而出。即发可捐。囊可破也。况兹山也。天雨玉耶。梅花三十里。天雨金耶。桂花千万树。其奚有于一桥。桥成之日。予将登焉。遥望山之半石皆拔起如张巨翅凤凰也。高五百余丈冈陇抱岩岫缀幽而旷邓蔚也。山半面湖。远见法华如屏浮于水面奇石高松谷啸数里玄墓也。缘溪一桥如伸左臂昔日养虎。今我秣马。虎山也。自西崦湖阔十余里。乱流而渡槛与湖浮青芝堤也树树凌波香雪扑人霏桃间之蟠螭朝士。西磧也。一望太湖极壮。烟霞乱抹。近者九龙远者苕霅也。

劳不必鞭石而具此大观。过祖龙远矣。是可纪也。

○重建悟石轩记

生公讲经处有点头石者。或曰异僧竺道生。聚石为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有匪石之心。介于石矣。有介于石之人。掷其藏不终日矣。夫聚石为徒而无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无赞颂之迹神道设教个亦有之。余则异于是劝富翁无藏金文士无藏彩武士无藏勇侠士无藏胆韵人无藏趣酒人无藏量此造物之无尽藏也。顾野王不云乎。兹山高不槩云。深无藏影。果若而言。首肯者不独石也。

一卷孤峭。缀以藓痕。文果无藏彩。

### ○重建焦山塔记

大江中。一笔判吴楚。吸江海如高才生滔滔无择言其笔雄浑而奔放一笔闯飞仙之窟挟万丈云霞。呼三诏精爽其笔幽奇而峭兀故金山有笔写波涛亦写牙筹其僧如妓其庐如市笔自不俗用笔者俗之尔焦山无笔。如读万卷书。不作一篇文字。如待诏金马门。十问不一荅。非体也。焦山宜薄柳。宜蔡菜病僧。宜黄叶。入山惟见挑水道人。洗菜老僧。惟闻经声鸟声水声。十六年前与何孺龙共坐水晶庵。绝去药饵。沈奇顿愈。再读书松寥阁。阁主人见源。煮豆腐。夜半披衣。与治淨孺龙。跳荡海门月吐四更则万如烧红橘一萝而待我于云声庵竹篱之下以此风风雨雨。思之不置。丙寅服阙重来。初棹金山右。予置浮玉十廊。山起五州。予与治淨开山构庐。遥挹山容。接万顷天杯。因咲世人知三山。不知五州。是日放舟焦山。五色云起。俄见墙下风帆错疑塔影欲移急询山头着笔处。崑然作势。成日图山重镇。称江上羽林。上宵吁求治。鞭撻四夷。此地不可无一笔。而予有感于用笔之难。在古人有李卫公笔。今忠固之上。铁笔一枝。有余劲哉

起路。两笔双崎。雄浑奇峭似金焦并砥于江中。

### ○天台第一游自仙筏桥至断桥下慈圣寺道乌溪岭入万年寺记

游石梁惊欲狂则阒然止。不问断桥消息。问即輿夫目摄。寺僧口噤。不知石梁山。特华顶一枝。仙源乍引。至断桥又十里。二水合流。慈圣寺左。直下新乘昙花亭上。造物鼓奇方壮。乌溪万年寺。犹未已已。故不游断桥未奇也游矣不慈圣。又不由慈圣入万年未奇也李五峯咏鴈山云。匆匆仅得皮肤耳。出外逢人莫浪夸。则吾岂敢且肤游而肤述之山无名字。聊一点缀题目。俾好奇者咏焉。四月二日晓晴。升仙桥坐树下。观瀑半里。左笔架山。右山水岭瀑藏竹稍上剩月明一片【莲花架】三里为梅溪。泉自香拍峯。小直溪界流而老梅之两千【栢直横斜】有水一汐由腹出卧狮羣浴。犀凶雄踞。溪流迅深足踹玛瑙石。如舞空下者点头上者。招手一山。朵朵分莲祇树层层缀异草木皆成宫阙水晶尽是球花只在此山。各为城郭白云鸡犬风铃水折半空笑语泻为渊渊则紫金而黝缘矗立皆霞剪处处飞花洞口【千岩喷花】举头四山。有阙并峙。滄秀赏异。

【四山双阙】俄呈六峯。【六峯华萼】大声排空梁长亘地天际惊断【长梁忽断】倚石一坐。双池醮墨。【坐仙池滴】乃拊松干断桥之左。凭险侧观。龙潭下而复上。旋转飚忽。数长年逆水。纤痕破石。【旋涛挂纤】潭之岩畔。乍吐宝光须臾五色飞干烟际可罩可笼转从桥右晶光在掌【龙潭放光】瀑之疑烟而花者吾于石昏见之非烟非花以雪城为锦江石梁诂有此乎。奔泻方池。巨鳌承之【方池擎鳌】乃有鹃花十八根。拉路石据。几涛听草深。间道垒石而坐铿鋹震天雨霰扑面疑雨而日也树动经翻疑风而寂也【长风恒雨】大峯危坐。笑而不答。【不答岩】为采山菓。似染蛟宫。【雪潭红溅】干是瞪眸四顾。天半舞苕左则雄腾作势右则神龙出穴【方池二水】小流复合羣结为珠珠垂左颗颗粒粒而右沸奔激中亦复数帘垂垂下【颗粒精圆】予乃与少僧。轻拂衣露。倚杖数磴。珠帘幻作峯岩状。【花雨千峯】一石尽笼奇草危岫献奇。如衔丹书。【衔丹缨络】跌坐片石。五味树精好。有拍掌岩。飞泉百道。且抚且掌。【团泉拍掌】过岭积石临流欲笑未几诸涧奔谷。【大开笑口】居人捣蕨树蓬。【临流捣蕨】石斛行路。皆龙孙一筏径过。【戾街霞筏】涧如霞。紫金色。有石壁引蜂藤丝长系【石斛蜂】山如雪而残涑未消。【雪山积涑】一片阶席。都是琼瑶。【雪阶杂坐】斜渡而石梁之水合断桥以入。嗟乎。孙兴未之见也。故置不道耳。【两瀑合流】于是山容敛。浪势平。细流深汇。【圣水止止】又复散为平田远山藩屏大池匝绕可种莲十亩。足涉数溪。老枝藤枫。剥树引泉。修竹四围。为慈圣寺。立寺左岗。泉侧出。而石梁断桥。合流新嵒。植以石关【新嵒海门】饭罢寨岭水分。绘为丹青。则蒙密菁翳。有时淡写山容。伸指能呼摩诘。【绣溪墨岭】盖自断桥数里藤箩半水半山嵯岈疑峯疑树咳唾似语似泉天工巧削有时跨石而空腾有时傍竹而鸣箛有时看花而迎笑有时借山鬼而啸呼皆渺不可测焉。最奇为乌溪峯。居人长子孙水柳纒尺五而干如老鳞一奇也乌如管弦声咽而后出一奇也松可合抱根老干石石阶寸土一奇也二石倚长松。如老僧。一奇也。澄乌溪岭。望华顶。直当西一面。重关层障。猿猱不得渡一奇也。【华顶西关】乃抵万年寺

网罗诸胜。如彭蠡吞江汉之流。而其行文奇峭处。可并三峡。湫湫处可匹三湘读之亦如观石梁之瀑

### ○剡溪记

溪江平渡二十里。望上虞龙珠山翠色扑人三四曲为金星吐月山。陶家卜窰穿。面前一山吐萼树皆垂云左一小山郁起。竹木森茂。而一小岗尾之沿溪山二十余。乍起乍伏举头阙处则有远岫补之水六七折。溪田遶其中。溪声如近见树根浮面宛若舫舟其下入画则摩诘。入诗则青莲。山不甚奇而峭。水不甚阔而秀人家不多而山呼谷应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境亦不寥寂稍前则冯家浦若雉堞环拱而



晚照沙平水波容与远山皆碧霸王山突起江面。山后修竹崇岗。渥为一湖如半月日照风帆如云而东西两霸王山。可招臂呼盖溪江水口二镇山皆错绣临江一壁独出。江流八百束如驾马而鬪。一松两巢。如承露盘小浦藏舟绿树为家遥闻声而思想天工造此溪山神慵意懒涂抹成峯峦唾余是波浪傍溪诸山。高者与屋平低者人行反出其上凌霄之树可伯叔行初出之笋可兄弟行如老人不耐行走持杖缓行常匍伏常跌坐宜闲云数片往来其间亦宜远眺山与云齐江挟风涌令人目不敢视。余方细听溪声落平田。而舟人已指点东山在数行松树间。散发披襟。寻谢公。见晋朝两石将军。高约一丈五。一神气安闲。一威武作色。须眉如戟。各执长剑。各披虎甲。腰玉环。一剑作龙形。一剑作锤形。臂结束。帽下皆悬一带束紧。玉环之上。更有一束。寺僧云常八村间。今半身草泥中。余尽搜而得之。初入岭。奇松十树。有二大石。正襟危坐。松枝倒舞。悬百尺而下垂田亩。闻环佩音。一松折躬而上。最奇峭。先是风倒一枝。枝犹在下。去年雪压一枝。枝在上。作蟠舞势更可惋痛。此为小石门云。累累而坐者。西眺峯峦。八松蟠卧。则大石门。国庆戒碑立其上。稍上为洗屐池。池湾月形。四环一涧。池中勺水。经旱不竭。余自天台来。无日不着屐。兹游独晴。又晚霁。自此为蔷薇洞。更衣亭荷花池亭。池塘尚有菱草。而路旁无洞。闻当年四面惟蔷薇花结为洞。挟妓游此。故云。洞前后五松。一松倒垂势直。从西眺望。状若交颈洞口。摸索五千。其上独瘦舞腰肢疑美人影落再上为龙牙石者二。左牙尤逼肖。上顶一小塔。亦晋朝物小桥听涧声暗度一松和之殿前老梅一枝。山径渐深。湖如片镜。抵僧房行二里。无一人。遥望僧房。楼上间看山头。以手招之而出为太虚上人。登其楼。见櫺右殿之巔有屋三楹。太传祠也。文靖中。康乐公左。袭封康乐公右。皆长髯。风吹须动。闻寺有百鸟图。以谷掷之。仅存其糝。又有嗣封公浴图。赤身裸立。修髯过腹。惜乎不见。旧有古锤。锤毁铸为邑塔顶。惟殿后高岗。晋永平元年僧法兰书棋墅二字可珍。若东眺西眺二碑。隶字不知何人所书。笔亦奇古。余拜太传公墓上。西眺崇岗。见戚家山。王家渭山。坐于江面。山一从嵎。一从上虞。一从董浦汤浦。一从蒿坝。一为琵琶州。水港环流结成琵琶之形。而水方没涧。隐于泥。其声静悄可听。太传自山顶骑马巡山。路皆平旷曰调马路。余自寻大石门而下。浮上东眺。见鸦尖山下有灵芝湖。游人皆自西眺止。余在山巔。正观落照。舟移数十步观泗州州亭。坐指石崇岩中。而一石雄踞。临江即眺石也。行廿里瞻顾不绝。抵上浦人家杂红雾中落照余霞数道十里游仙。又十里即蒿坝云。桥壁五里。壁有夜光。见壁下持灯者月照帆影波容零碎至东关过舟留一隙观树

初似右丞梁翰。既若襄阳挥毫。笔有云烟。生机汉纸。

○纪游

尝读太史公书。始知蓬莱方丈瀛州为三山。始皇好奇。衷徐福语。遂举求仙问药事。心快之。吾吴金焦北固。名袭而实左。欲为山灵拭之。及登金之妙高台。焦之吸江亭。北固之三山楼。青冥落地。龙江无色不知一片热世界失在何处玉兔为两金乌作双低回于明镜中若远若近而琳宫紫刹。飞廊舞磴。为之色矜。呜呼。所谓蓬莱方丈瀛洲。名挂图籍。而试以此律。其实无繇也。即反居水下之说。特福之愚始皇耳。然古今游三山者咸便帆过舫。稍稍载笔延讨。辄以傲人是以皮相山灵貽辱非浅愚谓游三山必未游。数年前闻风结想。几深梦寐。及游。则里岁粮。携同心一二奇事数种。■〈口答〉然居之。鸡五喔后急奋乘孤往据绝顶最高处细观云之往来凑合度水入林含崖吐谷或白衣。或苍狗。或桥梁。或车盖。姿状万出。应接不暇。日始升。则回视日所瞩处隐跃晦显远近浓淡之奇毕在林峦相错时及返照静看落鸦帆影出没长江之致不全在丹金五色为奇也大雨后短衣狼狽趋乱壑重泉间观水势不能直行跃舞飞鸣与山争奇于一甃之内春时花未发。先课数诗。商拟开时景色。及烂熳。离花数百武。择危楼杰构。置酒凭阑。与客指点霞封绮错之奇秋则山水本色。譬犹病客乍痊。动定闲静。又如醉士卧起七碗茶后也。奇石露奇。怪木呈怪。江之形澄以远。泉之响悠以调。真堪歌李青莲绝句数首消之。此盖三山之胜场。古今游之所不及也。回视蓬莱方丈瀛州。失核负名。不可大愧耶。

蓬莱虚摹。何如金焦之实践。其中叙三山之景。非老于山者不能道也。

○杨子东入于海。绵亘不可纪极。其日月之浮荡。应为天下壮观。

○听僧说福胜石梁幽溪大龙湫五泄瀑记

字内之瀑四。而天台福胜观居其首。庐山香炉峰居其次。雁宕大龙湫居其三。雪窦千丈岩居其四。余未登庐山耳。至奉化过雪窦山下。隐隐见乳峰千丈。福胜观自华顶分支源石门。经三井其来也长沿厓飘曳初下也如决蒲昌之巨洪怒激也如奔太仆之万马远观也如悬疋练于万绿丛中近观也如倒雪山于无热池内隔林响一天骤雨远林撼万树秋声若夫溅万斛之珠玑。茸百花于一石既因崖而作势因仄以旋舞于人则奇男子。烈丈夫。磊砢不平。怒气横胸。防风氏可戮。而东山可征。桀纣可伐。而少正卯可诛。秦项可灭。而胡元可驱。发可冲其冠。戈可挥其日。气可冲牛斗。怒可裂目眦。若夫雁宕大龙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云庵顶。经龙湫尾闾。其来也短悬空飘舞因风为力初下也倾银河于卮口将半也酒灌沫于喷壶前之。左之。右之。睨而视之若理千丝于机轴下之。后之。逆之。仰而观之如撒斛珠于虚空有时映日化作虹霓有时乘风变为云雾此有起伏无顿挫之瀑势也于人则美丈夫艳女子。可以乘羊车。可以执尘尾。可以连白璧。可以映明珠。班伯惭其丽。何晏媿其美。似陈平而冠玉。若董偃而卖珠。亦可方之西子比之南威。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

云之蔽日飘飘兮望流风之回雪又侣乎河洛之宓妃。若石梁之瀑。有福胜之顿挫。无福胜之起伏。福胜无石梁之点缀。石梁无福胜之高标。盖此瀑双涧合流一梁横截斩然瀑与梁而俱下徒然厓与瀑而同崩若经旬不雨。纔出于危桥之下其流也丝丝其声也琴瑟若□雨连辰。则争过于高粱之上其湍也澎澎其响也轰轰若曰两龙争壑不知夜一石横空岂度人。此为瀑写来源树铿锵也若曰银汉倒垂双涧合惊涛怒起万山空此为瀑写峥嵘形气槩也若曰银河放溜黄牛峡。雪浪翻车白马津。此为瀑比顿挫喻翻覆也若曰崕从瀑布声中断桥自青山尽处连此为瀑道汹涌言冲突也若曰瀑流半作天边雨片石全惊海上虹此为瀑扬河润赞霖霖也若曰。石桥未到先闻。瀑盖竹初开别有天。此为瀑开堂皇形广大也若曰。翻湫何限不平气。津济苍生意藹然。此为瀑举抱负摅愤郁也既若幽溪。与五泄之瀑又不然。他处之瀑不可以入画。入画则板法。幽溪与五泄之瀑。卒难以入诗。入诗则失真。惟妙得古人之画意。深入山水之幽情。差可厓略。幽溪之瀑乱石■〈山含〉呀于涧底树水藂杂于溪旁其高也不啻千仞其出也何止百湍始出潭以为瀑。复积瀑以为潭瀑瀑相承潭潭相继潭上危石蒙千年之怪木石上怪木萦百折之枯藤或向绿树裳茸中而窥其崩雪或于巨石截藁处而覩其流云或始则落于树头或次则树生于泉上忽流之左。而又流于右。倏观之东。而又移之于西下一潭有一潭之胜登一厓有一厓之奇真目送之不暇实洗耳之可怡若夫五泄发源于仙人鞋顶。结束于螺蛳大溪。自下望上来之天末本是一瀑而乍起乍伏者五每一泄相去者数里。其立地也高。其遗世之远缥缈云端与白云而作伍依稀月下与明月以为俦居百层而崕百层。疑轩辕神。而亦疑姑射仙。五落泉而五落石。宜浅绿。而亦宜淡朱。下一泄容许由而洗耳上一泄许巢父而饮牛。留最上之三泄茅当与山僧洗钵漱齿。澄豁眸。若夫断桥与石笋。妙在石而不在瀑。苟以诗而求之则冰丝晴织支机石玉屑烟销承露盘此断桥之形容也巘窳经年洗霉雨瀑流六月飞严霜此石笋之形容也至于石羊头。黄潭南奥等诸瀑。岂无一段在。胜莫之及矣。虽然九里坑不可少也。品山第一品瀑次之。

季重先生有天台评。先生有瀑布记出水应为增价矣天下岂乏山水哉不得人不彰描声写色。谱其形容。即寓其优劣。笔笔尽泄其髓。真诗画所不能及。

### ○纪任名将定国是

自古圣君贤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国是。国是者如汉武欲鞭撻匈奴。则专任卫霍。汉宣欲综名实。则信用魏相。武侯欲兴蜀汉。则以严治蜀。唐宣欲平河北。则责成李贇。晋武欲平吴。则密计于张华杜预。三秦之定。淮阴定于登坛数语。六国之封。子房破之前箸一箸。当是时羣议纷纷而断以独见众言扰扰而持之愈确谤书盈筐也姑俟其成。流言载途也。姑观其后。此乃所谓国是之定也。而今果如是乎。武曲将星。惨黯不明久矣。

无忧时之肝胆。有信口之讯评。非得 君相。国是信未易定也。虽然。任高崇文而成。任赵括而败则将之不名。又无为轻任耳。

### ○纪将

将不必别选也本其分阃者实任之足矣反其任将之积弊则为实任以实任者即收实效唯刻于持议而反宽于核实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将将者殊可异焉巫矫祝夸冒虚于首虏鲋居鮠入攘实于他人伪而增之以为功者收否则绌屠肠喋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轻坐而取印罔而饬之以为功者收否则绌赤羽若日而曰弭盗山东白骨如山而曰斲虏绝塞盖而覆之以为功者收。否则绌。士生斯世。即有忘家里革之忠非销骨于入宫之妒亦掣肘于筑舍之谋耳据投乡降夷之口词。奴酋某日上马。某日犯抢。徒事套文。空誊塘报。并未见设伏出奇。身先士卒而与奴对垒者也谓之大将可谓之抄传塘报之人将亦可

将将者如是。将那得不出于是。有不爱钱之文官。遂有不惜死之武将。不能。旄头耿耿。何日埋光。

### ○将权

今居平政令。尽出自督抚。当阵旗鼓。乃付之总兵是临敌易将也上下不相习而功罪互相争疆场之坏坐此矣若以行间政柄还总兵而以总兵功罪听督抚则督抚之体仍自尊而总兵之材庶可展

有抚有督。又有监视。一羊不几九牧哉。橐空干馈遗。无以饱。家丁。计挠于牵掣。无以伸独是。思萦于迎合。无以及运筹。安所以责成功也。窃谓兵不可无制。不可多制。

### ◆传◆

#### 邓孝子汝南传

台州府天宁寺自来罗汉赞

#### ○邓孝子汝南传

孝子邓汝南城东张香桥人性不好色。予常有言色身之力薄事君必不忠色身之胆寒交游必不信谆谆戒色盖劝孝也邓子不好色。有其质矣十九娶孙氏。少一齧亲命立遣之其行事似过。然先与之约遣。终身不娶。亦可不憾。里人传。吮痈割腹。风风雨雨。常在周孝子祠。既卧病于家。或犹见之祠。中耀以明灯。亲嗜肉。神者告之。邓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见者自有神或曰神光烛舍。邻疑失火。异香满室父病旋瘳所谓见者自有神非长斋耶。嗟乎邓子之外。惟四壁耳。像于家。哭于墓。断酒。一介不取。预知去之日。去之日以亲像嘱同里孝子。若曰。咨尔邻比。念他人之亲岂不知事其亲人人知事其亲而孝子瞑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孝岂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人之孝如邓子。可以风矣。宜吴人祠之不绝也。

出妻谢亲。不娶谢妻全是一团至性在酸腐者。必曰如无后何一有牵挈孝便不能

○台州府天宁寺自来罗汉赞

大圣迦叶波尊者

启教阿难陀尊者

应供宾头卢尊者

靖住山中难底迦多罗尊者

西瞿耶尼州宾头卢尊者

迦叶弥罗国迦诺迦尊者

东胜神州跋哩陀阁尊者

耽钵罗州跋罗陀尊者

迦叶弥罗国迦诺迦尊者

大圣迦叶波尊者

是弥勒非弥勒。斜笑壁上花星斗胷罗织不怕人不识。

怕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是一肚皮谋反家事。腹剑笑刀。

启教阿难陀尊者

手中口狮狮亦吼眉结岩万重不作人间纒黑而癯删尽文字魔木落山容瘦  
知他枝叶皆删。

应供宾头卢尊者

经在掌中。有在天穹。经残月不了意中自了了吾亦读书。眼际时缥缈。

有胸如月。不待借光。

靖住山中难底迦多罗尊者 【飞来应】

飞来不飞去。一动不如一静动静岂有两般此座应须精进。

识得动中静。不受风幡转。

西瞿耶尼州宾头卢尊者

眉如盖口如钥灌顶藏明珠不步人之庭炼丹药。

是之谓药王。

迦叶弥罗国迦诺迦尊者

在险亦不惊入定机常恬坐尊溟涛逆浪中云漫漫兮水活活  
身有慈航。

东胜神州跋哩陀阁尊者

弥勒笑尊者。尊者笑弥勒。不笑嗔痴人。不笑极乐国。得意欲无言大道非空色。

离欣厌心而入道。

耽钵罗州跋罗陀尊者

昔从天戒至。又向越山行。为赋无衣者。梦回仔细寻紧将珠在手一任龙自吟。足踏龙宫里。小心波既平

不忘自己衣珠。安禅毒龙已制。

迦叶弥罗国讴诺迦尊者

昨在大龙湫。知尊观瀑意。不雷亦不霆。如如慈水憩。坐君罗汉洞髯根与云砌何地无雁山。此中自游戏。

可云不动尊

◆书◆

再出山与相知书

题接引寺準提阁疏

乞为海忠介公题请建祠呈文采畧

虎丘合葬三姬墓铭

○再出山与相知书

弟向窃闭户读书之名。而丙寅逐归。终日惕惕。开卷一字未能会心。旋读旋罢。遂受闭户不读书之实。岂非天哉。名实之际良可畏夫。

江潭行吟。乃有离骚。放逐固学问之候也非此不足消忧谗畏讥之心非空忧畏之心却亦不能学问能以勸诏狱诸公固能自勸哉

其二

朝游江湖。夕调鼎鼐庖厨之刑罚也省之而已珍羞在列。海陆并口口腹之税敛也薄之而已繁词累句时文之加派也免之而已

奚其为为政。

其三

我无所取于世是我不需官也世无所取于我是人不需我官也持是安归哉归家耳

诗书山水。乐有主人分竹分莲。可以无梦。

○题接引寺準提阁疏

稽古刹于娄江。建新筑于接待。座绕菰芦渔唱半天齐梵语路迷蓁芜钟声千里响祇园干老蛰龙知树同金粟屋摧鼯鼠窜萋落昙云名迹苔封古道松栢三径寂遗文薜剥断碑风雨五更愁爰者正林。誓开弘愿。启白社以延佛母。昔半领之袈裟。远红尘而建小龕。刻一础于兜率。车粼粼而来止。驂停紫马大夫。花对对以成羣。门送青旗帝子。年年岁岁。争看城市之观。往往来来。几作驿骚之费。空中之楼阁未成道傍之屋舍难就。惟资檀越。愿长者尽破慳囊。殊种因缘。随居士普齐道念。金刀钱布十方来贝叶之施铍黍丝麻一木枝兰若之室兹既赤手无

阶。惟藉绿文敷贲。谨题数语。聊附后言。疏

金粟散清香。昙云出新彩。

○乞为海忠介公题请建祠呈文采畧

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抚应天等处地方右副都御史、海忠介公。抗节忘身。藉甚肃皇之世。起家总宪。简在神庙之心。顾惟保障东南之功。土人可无崇祀。盖兹重地。实系天下安危。自公下车。豁里正赋长之横。蠲不经无艺之苛征。布人于敌体衙门。朝夕登记。设或不公事件。巨细必知白茆躬巡草砾之间。乌府口劳耒耨之众。给工倚办。则猝问州库散寄赃以沙糖为名者。万金用力不劳。繇虔祀海神。感回风而潮汐不沸者五日。商当隆庆己巳。水滔天之后。不减宣德辛亥米铺地之时。然终不问催科。唯勤抚字。夏忠靖之日夜经画。而似况守之简约易行。周文襄之抚安军民。而兼胡卿之祛除民害。日常鲑菜必出俸钱。驻扎衙门不烦供帐。羣小侧目。奸佞甘心。一叶还乡。万民挥泪。且碑去思者。或因以干泽立生祠者。或藉以纳交。今则楚相极贫。莫吊凄凉之馁鬼。羊公无后。空招寂寞之忠魂。伏望题请赐额。刵构专祠。岂徒一时金议之公实。裨万古风教之大。右故隐士徐浪峯应雷拟撰。而予为损益字句。尝语人曰。祀周夏二公而不祀海忠介。吴人薄矣。乃周绵贞中丞以逆档被逮。又多惠政。人心不死。忍恣然乎。

吁。精诚可以格神。惠泽有以被民而不能息。谗口何哉。若夫周绵贞中丞。则固阉奴也不辨黑白。亦何足责。坎并俎豆之。固亦人心之不死。

○虎丘合葬三姬墓铭

高仲子姬敖十三娘墓铭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铭

高仲子姬敖十三娘墓铭

姬临清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卒天妃宫】葬于虎丘七十日尔。姬美而敦礼。三五在东游云散之悲夫。余仲子友也。既卜葬。岁一享。坡公曰。岂伊无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苍山。无非主也。系以铭。铭曰。

舍尔贵竹。酌兹三泉。山藏古寺。剑静澄渊。白云欲归青松半筵。永宁贞魄。铁花秀岩。何以比德。潭影萝烟。

却恨贞娘不得如此金石。以荣幽壤。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铭

姬不以丧归。久露命也。俾与敖姬姊妹见永结泉好。二姬主。敖姬宾。风雨欲来。梵员乱鸣。借问千秋孰主孰宾。余既职祀事。无所辞铭。铭曰。

行即此路。遑分后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雁。环佩游仙。芳魂落日。幽寄霞笺。长留一道。堤上春还。

是鬼话。亦是达言。

高仲子讳梁楹。字明柱。黔之行义孝廉。敖姬年十八。葬千顷云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无考。柩寓禅室有年。兹合葬敖姬墓傍。距数武。相地视葬司松楸者山长张君天和也。

◆祭文◆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祭诸敬阳先生文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嗟乎悠悠世法知己宜少不宜多寂寂独行文章受憎不受爱心乎爱矣。其惟格人。格人亡矣。伤如之何。斗酒只鸡亦犹行古之道始读先生之文。

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识与议犹可及也其光与色不可摹也壬辰诸老。翕然趋古先生真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虏。策虏在强兵。策兵在选将。日取将传论次。行事落落数十年。垂老辟召。斋戒而入告。窃忆某与先生一住三湘七泽。一住七十二峯。相远也。而相迹。相见也而相失戊戌之役暗中物色予甚。阅三十三载。见先生于庚午之秋。如此其难也。阅十有一月。遂别先生于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湘潭客过而慰余。吾乡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弗获子。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二十七日不举火亡九月先生函币致书。其言曰仆老矣。善事圣明。庚午晤对。执其手。不意今生复相见。辛未正月忽语曰。吾将买舟至金阊。携所撰着。与生平较阅诸书。与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奈何言去。请受稿而卒读。公之海内。先生唯唯死生契阔冥冥之中无忘斯语

得一忌者已不恨。得一知己当何如。宜深辍弦之思。不直人亡之痛。

○祭诸敬阳先生文

呜呼论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办天下事。及追求心事。又曰不唯无他肠是无肠者乃足贵耳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机心无他肠而完热肠者也先生与余谈仁而状之以赤。故曰血心。先生初立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对君父也在仪部。力持清议以赤心对职业也矫矫排流俗。而伸郡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对贤大夫也教人以学。教人以官以赤心对友朋也在林泉上书执政。孳孳 国木以赤心对天地也昔人谓苏公救得缓急人。白公救不得缓急人。虽然今之能为乐天者亦罕矣况如先生乎先生缓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苏公者大先生自苦而未尝一苦人与先生交必能自口而阴体其意然后不负故一日发愤先生在焉一念行仁先生快焉噫先生往矣。一日行仁。一日发愤。而可使先生在。在且快焉。则风雨晦明间髣髴见之乎

故是一朴实地头。人

◆跋◆



止牋题言

题春湖词

祁司马藏书约跋

○止牋题言

止牋。牋自此止也。何为有此。感甲子之灾。也继自今不复吐一辞矣。

性不工诗代又不屑尤厌作序未有王唐时文秦汉古文而须题端者也如其不尔誉言何益噫士固有耻。贺秩献寿。碑德其文諛滥缘疏。侈荐牋其支乞乞与諛文之下也弗为之矣

人尽有此耻。不烦秦火矣抑知諛名乞利八股先为厉阶

○题春湖词

尝笑红粉心长节侠气短。西湖不然节侠心即红粉心拜岳先生齿牙尽裂纔过第一桥。浑眼娇粉。以此二障牵惹湖光消去一半夫缟衣綦巾。齿于蝥蛄。哀怀悒咤。驾云义愤。缘红粉心不真耳。初抵杭。忽见撩草人如覩西湖面。古今怀古诗。鸕鸕宫草。一经摹拟。便成丑恶。词云。见说当年歌舞地。钱塘三日断江潮。便老劲。他诗称是。月之十。泊岳坟。坐楼舟。美人跃马如飞电。琵琶消尽第三桥。归作春湖词序。

四时有湖。而独词春犹是红粉心长

○祁司马藏书约跋

山谷云元济在东坡云雾之中。风气殊胜。由此观之人。岂可不择交游亲戚耶。先生令长洲。溥被灾百万枯鱼手掌中用古人一字一句不着先生咄嗟立苏以此知先生真能读书今官司马盱衡军国。强圉大计继自今晋陟卿贰诸韬畧必不索取蠹简中即先生上下经史。数年来与蒙商量宓牺。胸中真有完书。而不以示人。顷先生使事还里及莅白下。纔数易朔。鳞鸿往返。必辱干言。如决西江之水。然惟龟勉劝读书。而亦不轻以示蒙。顷方下尧峯。好音自金陵来。紫气浮动。私计函关五千。开槭庄诵仅约藏书以知此先生之神远矣蒙自屈首受书当其得意如逢故人疑难交送方据梧兀思书。辄掉臂不顾口先生与为宾朋。与为姻娅苑囿以居之。徒侣以乐之明月以谈之。清风以来之。而书亦欬且笑于先生之侧书于先生如岭出云如竹解箨予于书如臧牧羊如山登弩噫书亦可不择交游亲戚耶

书便是交游亲戚。何必更择。得意如逢故人。今先生已言之矣

翠娱阁评选董太史小品 明 董其昌着

◇董太史小品◇

序

卷一 序 记 题词

卷之二 论 议 传 引 疏 铭 赞 文 墓表

## ●序

### 叙董太史小品

才兼之难也以文人而游菽逸少不能兼绘摩诘不能兼书兼之者为苏长公又以文掩菽其它才菽或可称而短于行则又不堪指数矣盖造化嫉全鬼神妬盈类然也明兴多才唯云间董太史其名则自宫掖衿绅下及贩夫游子无不珍之重之为今之长公而才菽又不相掩读其文类不作钗脚溜痕麻皮劈皴寓奇于平化拙为巧融板为逸飘然如云中鹤澹然如林着烟艳冶美人容与林间萧骚逸士婆娑泉石谁谓短幅残缣不与拱璧争价哉压右军之遗墨残缣剩幅一字一金薄右丞之点染小磧寒沙一景一绝即与长公小品共读之为为一为两当亦无从辨者

壬申冬翠娱阁主人陆云龙题

## ●翠娱阁评选董太史小品卷一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华亭董其昌思白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序

记

题词

## ◆序◆

樾馆诗选序

何士抑居庐集序

石居士诗选序

刘向说苑序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

沈公路文集序

寿汪母八十初度序

寿陈征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

○樾馆诗选序

汉正帝房中乐府。取唐山夫人所进十五章。当时枚马在廷。岂无隽响曾不被管弦而搥金石抑何鉴裁之超也文君以白头吟少许胜长门赋多多许故相如心死倦游不复走茂陵道良以远山之黛每与时徂而才情丽藻千载不化彼宋玉陈王之赋摹艳质而遗修能未为具眼矣当今闺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观其新集。如贻桐泖五言古四篇绰有韦司直【唐韦应物】之古淡。而代陶琴。代庄蝶等命篇。亦复独创大都闺秀之诗虽饶于才致而俭于取境未有若道人之凿空者岂直缘情绮靡。为宛转之歌十离。【薛涛与高骈相失作十离歌】之什已耶。吾又闻

道人竖精进幢。被忍辱铠。师月上而友南岳不欲仅以诗人传何论唐山文君吾过矣吾过矣

论议横生。既抗才妇于才人之上。而更能抗草衣于才妇之上。真文人口腕

### ○何士抑居庐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丧甚谨。尝曰汉原涉有云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冢舍于凤凰山之麓。宾客会葬如云马踏地悲鸣不得前松柏楸梧俨然林立盖士抑之产坐挫而哀思终无穷每当凄霜寒月呼号墓头不忍去间为诗歌文词以纾写之而赓和应酬之章亦复不废则居庐草是也。自古丧言无文。故东坡居丧。谢宾客。绝诗文。晦翁亦以为知礼而实有不必尔者昔右军诸帖。半出于问病吊唁从哀戚中结法所谓泪渍老笔者其书独垂至今古孝子白华之什三百篇不载束皙【晋人有补一下诗】补之读者终以未见逸诗为恨则又何怪乎士抑之有居庐草也余有伤弓之痛。每置不忍读。即读之亦不忍竟然而文词辛酸声气悲婉如哀蛩劳雁使人闻而泣下将无清欢之言难拟而愁苦之语易工耶虽然士抑发乎情止乎礼义。盖古孝子之遗志也。况其言尔雅韶丽卓然可传。余职史请授之乐官以次于白华逸篇之后

委曲出脱。笔巧而艳。

哀生于情。诗亦发其情。情不可遏。可以读礼。亦何不可成诗。

### ○石居士诗选序

石居士诗选者。今大中丞楚阳石公作也。古不有开府诗乎。曷称居士。盖海内之知石居士久矣。公始为二千石守长以强直失当途驩串丞台以乘墉而攻。无弗胜者。竟夺于清议。咋舌自免去当是时公一似披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既自吴郡移守会稽。铨宰念淮嵯为天下膏脂处不有修士谁酌贪泉于是公以宪职领嵯使。会有监司以苛礼裁。公不为屈。趣解印归当是时一似柴桑翁又一居士也公归而草衣木食大忘人世台察守相干旄踵门罕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风为乡闾表当是时一似辽东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冥踰一纪澡修阅一世以有此居士譬之乔木焉封植护持自拱把以至于参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臚者重公之诗乎公结发称诗。以唐为范。其论本朝诗。以高杨张徐为正始。虽与七子同世未尝有所附丽今读其古风近体五七言诸什。气骨苍劲。格律沉雄者。往规摹少陵。即溢为变体。亦在昌黎樊川间。乃其可祭于社者。非公其哉。余受交于公最蚤。晚而结山中之契。公既歿又习于震开。尝叹公为古之遗直。其世美不坠有以也。聊叙论如此。

局躄者。博士耳。乃目以狂哉。然当其以言诗直对监司处似桑民悦。则固。古之狂也。噫一博士亦不容直。乃如是。

### ○刘向说苑序【馆课】

西汉之著书者。自陆贾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则有鸿烈解。中垒校尉向。则有说苑新云。淮南之书。俶诡超忽。世所称挟风霜。饮沆瀣者盖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说苑二十篇。网罗旧闻。应规入矩。似非好者所急也。兹颛刻说苑何也。曰向之此书。其合于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词之尔雅不与焉裨用一也述圣一也献谏一也。有一于此皆可传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语称公输子巧于为舟车。而拙于为木鸢以非所常御也顾长康易于貌神鬼。而难于貌狗马以众所习见也向之说苑。自君道臣术。迄于修文返质。其标章持论。凿凿民经皆有益天下国家而非雕尘瓌空纵谈六合之外以动覩听者是为裨用可传也汉承秦后。师异道。人异学。自仲舒始有大一统之说然世犹未知宗趣向之此书虽未尽洗战国余习大都主齐鲁论。家语。而稍附杂以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独列于儒家是为述圣可传也元成间中官外戚株连用事向引宗臣大义身撻谗吻动所谓三独夫者其忧社稷怀忠不效又谁说苑以见志吾读其正谏一篇盖论昌陵论外戚封事之余音若缕焉是为献谏可传也此三者鸿烈有之乎岂惟鸿烈陆大夫有向之丽而无其实贾太传有向之辨而无其识董江都有向之醇而无其达杨子云有向之诣而无其节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载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书。以黄金不成获罪则好鸿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讥其言不深纯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书者及其义甘不调齟齬忧患之徧尝而学术意见已一变矣昔柳河东文师国语而非国语。会南丰文师子政而诋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尽信哉

说苑平而无奇。得此三可传。良足不朽

###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

王文庄公仕于夕正之朝。是时海内谈道者东越未出。谈艺者北地未着。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所谓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庄公崛起天地之中。循习先民之矩其诗文以自得为宗自然为趣其才无所不骋而驭之以法不为战国之纵横其学无所不窥而束之以裁不为六朝之雕绘于境无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为庄列之虚恢于情无所不摹而以礼定情不为屈宋之怨诽盖率尔泛应不离典型寂寥短篇各标闳巨若入清庙所见无非法物若骤广陌所践无非坦途奚以句比字栉用非圣之书气尽语竭逞无穷之辨为哉试取其合作。置诸庐陵南丰雨先生集中。曾可区别否。公有言。古来文人持论但以自快其臆不必合于当日之事情诤之献纳苟出于植党沽名则有溷国是而不恤者盖百年之前。已洞见其端而今始验也非渊识不至此嗟呼。当德靖以来作者如林以师心拟古上说下教正始之文几于暑之裘冬之葛藓有过而问者功成不居。公亦何能自异及夫模拟之力已穷千秋之论未定而后人人知循其本则公之文始悬衡天下神明再还日月重朗是集也盖词场之赤帜非王氏一家之天球已也公之孙王大夫。较讎授梨。张皇貽厥。绍闻德言。公侯之后。必复其始。世家之宝祖砚者。吾必以大夫为冠冕矣。

王鸿儒。南阳人历官大司徒。谥文庄。所著有凝斋集。意其是乎。序中论文既不落驰骋。又不落浮靡。不沦虚诞。诚可不辱此序矣。

###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与陶周望论文人之病。惟达为甚。周望曰。阮公咏怀何郁郁奇也。余曰。岂未见苏门时什平。晋人每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语也用之功名之途则大善不可为著作之林道也彼潘陆沈谢者流。得一佳语如下一敌国商一稳字如遇一导师专似癖莽似痴多取似贪不让似怒烈士殉名与夸士死权等不如是何以传不朽乎盖周望恬于进。力于古。以余为笃论惜其无年而兹又有慨于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擅幼清既游竹素之樊亦陟园林之趣性复愔介深居简出不为大人游不悬高门簿其于称诗直酬夙好何悖尊生而广心浩大不遗余力缠绵险韵层累连篇牍发百函箴盈九土認認焉尝虑目摄者之当吾前而唇稽者之议吾后也中岁善病身名孰亲然药裹与诗筒杂然并进吐出肝肺捻断髭须不惟若癖若痴若贪若怒且兼为四愁为八苦而著作之兴迄不衰止谁实迫之坚守恒度乃尔耶籍令公路。策足王涂。盱衡词垒将其道益广其气益扬送别怀人不止眼前俦侣登高吊古不止封内山川骋妍抽秘著书满家当必有富于兹集者矣斯文人之习气志士之深心乎嗣子谷似。博雅绍闻。结集授梨。传之海内。俎豆于孙太白王履吉之间。嗟乎公路生矣

写出其攒眉入瓮之苦心。更寓无年之叹。

### ○寿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谪则偕隐者着家有小慈则劝学者称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妇言也。欧阳子所以能显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异焉。太孺人始为汪氏妇。孝廉公故食贫。落落穷巷。糊其口于都养。数不得志于名场倦游矣。太孺人慰之曰以君之才岂长贫贱者幸勉事背城之战则请鼓以助盖废簪珥资斧其行。孝廉公气乃壮。趣治装。应台使者月旦。竟以遗珠售片玉。家声繇此而大。当是时。太孺人岂不能作逸妻语哉顾孝廉公飞鸣有具。头角未呈假令以运命之说怀安自堕则南金竹箭终为无蹊之宝而藁门圭窦皆为伯通之庀矣太孺人成汪之功岂在举主下哉太孺人晚赋栢舟。有丈夫子四人。翩翩名士。佩服义方唯谨。思日孜孜。及亲而仕。无如数奇何。大惧无以乐母心者太孺人则宽之曰荣进有时岂能越春而为夏哉汝家里号鸣珂。居题通德。贵盛矣宁必人人朱丹其毂若等宁谓奉母氏。答至而卧游为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计其于归以来。四十年中。合符古贤媛而过之者有三。其始当仲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顾不难为孟光之劝隐然而勤身家秉先庐无恙不至寄居皋伯通之庀此其贤一也仲醇中岁。所谓同学少年。尔汝交而金兰好者。相继登华贯。有乘车戴笠之异而孺人曾不艳称焉有似于王仲孺妇然诸郎君皆浩然充然无憔悴可怜之色不至如仲孺子

蓬头历齿动父子情其贤一也晚岁则为庞公之偕隐矣。然庞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门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即屏居肃穆而有林下之风又其贤一也孺人第少藿菹耳。往者台察以有道荐仲醇于朝。将修吴与弼陈宪章故事。此何必非藿菹。仲醇同学有若方众甫学宪。唐元征宗伯。杨彦履宫论。范长倩学僉。其夫人则既藿菹矣而顽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并奏集于百祥者进哉又况乎仲醇述作。大业不朽。则孺人之徽音懿范。与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云璈。不足为孺人颂也。结帙之辰。诸君子试理余语而前奏之。当陶陶然尽康爵矣。

转笔夷犹。填词的烁。至其比勘。盖云确矣。

### ○寿陈征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

余友陈征君仲醇避俗逃虚志在五岳晚而买山东畬之麓。贮书万卷。游咏其中经其门闾若无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几与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亦忘家虽与其元配卫孺人相庄若宾。而自其山居之后。乡城相距十八里。一岁不过再三归。孺人时以春秋上冢。为留憩山庄者数日。此外罕睹其而。与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海内束帛加璧。于谒辐辏。笔润有余逞逞与九族寡朋仝其饥寒随手散去橐空而止鲜有归遗细君者以闺合之恒情论不几似太常之妻北门之室乎而孺人以端庄静一之德。拮据内政。嗃嗃如也。雍雍如也安其荆布。有六珈之华。履其脱粟。有八珍之旨。子妇皆式其俭素。佐以力作。大者苹蘩。小者机杼。无不瞻举仲醇是以无内顾而偃息于一丘一壑之间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簪屈子远游之冠。策卢敖邓林之杖。凌华嵩而蹶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壶足倚庸讷如尚平毕世次且老疾俱劬劳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则更有进于此者。勉之足矣。余不尽识诸公子。而交于穆溟。穆溟仁心为质。蕴义生风。季布之诺信于乡邦。第五之名不减骠骑即太孺人之所为剡荐留宾隔闾辨友者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尝质明揽衣刺断家事。衣布食淡。抑绝甘浓。户枢不朽卫生之经也饮尊不尽重积之旨也皆寿道也古之女贞。有夫与子而度世者。惟魏华存元君今之元君不在南衡在黄山石岳间矣乞余言以祝觞者。汪太学元霖。于穆溟为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也。

文有度。有色。寻常中拈出相夫教子二事。亦尽是可仪。

### ◆记◆

光岳楼记

兔柴记

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

清江主政韵弢顾公去思碑记

太传许文穆公墓祠记

### ○光岳楼记

维扬之有书院也。鹺者剏也。中之泗十年。侍御彭公。以鹺政之暇。复其旧观加闳敞焉布之条教。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吴比部之绪。于是有光岳楼之役。公之言曰。圣王之制勿使四民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夫管大夫为煮海者也其于士也必使羣居而萃处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忠至于商第曰仗就市井而已吾非与学使者分士也宁仗盐筴盛而诗书拙也乎无何楼落成诸生既走吉水请邹先生记矣。公复授简其昌曰。讲堂所尸祝者。非而家江都生乎愿紬绎家学惠此多士不佞昌三复光岳之义而知其有合于正谊不谋利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于三光五岳以生尹日也卿月也列星也岳神也赞屈原以日月争光赞韩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善喻也于川渚无当焉九府以为泉流贪夫以为溪壑非是族矣岂不以属于义者为高明而利则否属于高明者为士大夫而下流则否哉平津与江都同事武帝。曲学之敝。流为桑孔虽复布被不得论于拔葵之节焉迁之传货殖抑何寡识也扬之士所以不辱斯楼也舍江都言无师矣古之学者畊且养士即易业吾不虞其艳言商而孰知夫多取之为贪贾也而孰知夫养交之为趋时也而孰知夫好进之为龙断也而孰知夫身图之为筹筴也五都之士。以计然白圭为圣人。何知仁义士诵法孔子而或挟之为市此言利之精者也于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锡斯楼以嘉名也棹楔为师保矣诸士目击而道存庶几出入不悖所见耶在昔江都论汉事。谓盐铁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称病。始元间诏丞相御史与文学问民疾苦、当时豪隽辐凑。茂陵唐生鲁万生之伦。六十余人。与御史大夫议盐铁。欲开仁义末利其说亦本于江都今天下之利网密矣诸士羣居而萃处服侍御公之教岂免蒿目忧世出而修百姓之急如唐生万生之伦者乎此之裨于鹺政者大矣。公何谓与学使者分士也。请以刻之碑阴。

光岳气分。士无全节。独不闻人杰之显地乎。打破利字便是节之所由颢也正谊不谋利。岂不吃如山岳哉无令淮扬仅以财利高天下更是扬士所急记殆善言之矣

### ○兔柴记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后出处之际绰如此涉世语亦渊识语也读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谓十畝之宅。五畝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书有酒。有歌有弦者。实为衣冠巢许之助温公之独乐卒成谢传之同忧有以哉今观济美张黄门公免柴记。其疏泉斲石。经始戍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墀领众正称耆宿。虽业在匡时而寻盟之猿鹤手植之松桂未尝一日释于怀及是以请急归而喜可知也嗟乎。辇下贵人。婴情好爵驪驿马通之外别无活计即回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仅付园丁筦钥作者游者宾主谁分求其如白傅之饮一杯吟一篇于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石康节著书谈道焕山川之色而隐起华夷之望如温国者哉是

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纪。不能买山乞湖。幸有草堂辋川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于枕烟廷涤烦矾竹里馆茱萸泝中蓋公之园可画而余家之画可园大忘人世之家具畧相埒矣独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为异耳

尽处耶。谁肩国谁。但岩宁有烟波心则不至竞参耳况买山罗玩谁无园林图画究竟所受用不在是宜乎 先生拈两人之得以傲世。

### ○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

世无常住之物而谓有长生之田可乎余曰。惟僧当有之盖娑婆外有香积土。饭箩边多饿死人。此田非情田非识田乃威音王之所并授佛祖之所灯传菩提为种子精进为耨鋤露地白牛为作使广百繇甸而不分疆畔历未来际而不易主人仰山之刈苗。赵州之洗钵。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于仁寿院举扬此旨。石机嗣之。所居之处。即为宝坊。匡徒领众。数百为羣。食轮常转。法道下衰。慳贪难破。天人之供既绝。御花之鸟不来。有宜中上人名寂鉴者。戒行精严。愿力坚固。募田若干。勒石记。事。垂之永远。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几何。湖之田。仁寿所得几何陵谷且在蓬莱江山亦悲禾黍而上人岂闔于成住坏空之义哉倘有大善知识如石屋老人者。延致住山。弘开法席。说无生忍。为长生田。即展袈娑一角。是无边阡陌矣。上人作礼而去。因记之。

于桑下宿之旨何如。然疏自奇幻

### ○清江主政韵弢顾公去思碑记

今皇帝综核吏治。六官之属。分司海内。典钱谷关市将作之事者。有 诏台察得非时列状以闻。自余在 陪京。见所在封章。几无完誉。而淮南水部韵弢顾公。官评衰然为天下最。兹进秩望即。还朝行矣彼都人士怀公德政。乞余为记。昭示后来。与清淮俱永。亦犹金石录所传。汉时使君碑遗意也。其言曰淮南岁转粟四百万石以供天府。臄冲巨舰鱼鳞杂沓。自淮入河。帆樯如织。而缮治之役领诸水部是漕挽为 国家之咽喉而舳舻又为漕挽之命脉水部得其人为济川之舟楫非其人为江海之漏卮厥寄重矣。公始事。当黔巫用兵。川途为梗。楚蜀巨材。采办不易。公先期命官。朱提四出于是木商响应梗楠杞梓蔽江而下以副所须鲜有操其急而糜水衡如往事者公之利用豫也署当孔道。城有狐。社有鼠。凭借为奸。良民善士疾首结舌。公廉得渠魁。或真之重典。或揭之通衢彰殚既明人知改步淮之民靡弗安于衽席者公之利用断也丌作之弊日引月长厂役侵牟工帅束手百人之欺非一官所稽百年之窳非一朝所破运艘之易败。运卒之途穷。莫不繇之。公乃亲为简察。详立科条。工无剩材。军鲜剗肉。竟公在事波臣不警者公之利用勤也公尝自言。桑大夫之心计析千秋亮用之算商则诚苛而用之烛奸良有补于国刘士安之出纳。专任士人吾无征辟之权而率作劝相使胥史之流有士人之行或庶几焉若木屑竹头其细已甚吾师其意木牛流马其奇已甚吾寓诸庸



职思其居。在考工记一篇耳。语既。余进而谓之曰。若等既知公矣。亦知公建功集事所繇乎。盖国有六职。而工居其一。吏有六计而廉为之冠。吾视公冲然穆然居心若水。澡行如雪。其视处脂膏。飭簠簋。直日用细故。而不自以为奇节者。故廉以生威。而厘弊剔奸。无施不效。即进而持九流之衡。所谓清通简要。举漕政而措之裕如也。奚止虞典之称若工乎。公尝以劾据多暇。兴学谈经。都人士蒸蒸服其德教。故称述特备云。

为拓实耶。为谀词耶。俱不可知。若其议论俱足不朽。

豫则事易集。断则弊易厘。勤则功无不成。若其不廉又弊之府事之蠹。记中极善阐释归重。

○太传许文穆公墓祠记

神宗朝岁在己丑。吾师许文穆公。典南宫试事。所举会稽陶望龄。华亭其昌、南昌刘曰宁三人。皆以天下士相许。复以生死交相托。比公还政。则陶子以凶觥大斗。修祝哽之仪。刘子以白马素车。赴执紼之会。至于先师兆域。诸子堂构。二子皆未及见其大全也。其昌年颓半百。义激在三。念曲阜之材。必分植于羣。力延陵之剑。当讨诺于九原。相此豸山。寔惟龙颡。川原缭绕。岭峤周遮。行莹之高敞。可容万家。佳城之郁葱。能碍白日。信龙回虎俯。暗合青囊。天作地藏。无论石窞者矣。公之诸子。季履中舍辈。以为是役也。天子给秘器以宠之。命皇华以光之。虽菟裘之卜。经始于达生。而连冈之崇。焜耀于繁锡。岂以墓祭非古。忍令野处无祠。将柩鬯二鹵。委君荣于草莽。生刍一束。问宾至于水滨。必于乐哉丘也。别起福庭。则魂兮归来。伊依华屋。萧家师俭。何取鸟斯革。而翬斯飞。未玉招魂。可无兰为橑。而桂为宇。若堂封。若釜封。出自森森之柏。迎神曲送神曲。镌于翼翼之庑。岂惟孝子慈孙。进酹称乎有所。且使门生故吏。荐藻芷而知归矣。或曰。此地西望轩皇铸鼎之区。东连许祖炼丹之窟。公与宣平同姓。将因应愿。再来否则殷室盐梅。何以骑箕乘尾。商山羽翼。终然访石寻松。斯墓为蜕骨之仙都。斯祠即妥灵之真宅。清明火冷。陋西家之杀牛。华表月明。下辽阳之化鹤。吾师乎。吾师乎。可久为贤人之大业。不朽则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琼础瑶梁。莲楹藻梲。结构既整。采肴更鲜。

◆题词◆

酒颠题词

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王竹坞诗册题词

○酒颠题词

渊明怨醉。与渔父独醒。正言若反。即复餔糟啜醢。所谓寄大梦于栢秦。而德义之矩自在也。颠何容易。知此则知文成之辟谷。图南之爱睡。皆真能颠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乡之天地。腾腾兀兀。近于天全。微细披剥。乃是无记所摄。故凡夫醉

于无明二乘醉于涅槃惟大圣人能饮酒不及乱茂卿深于法喜。故为下此转语。中下之根。欲读酒颠请从酒诰入。

不颠不狂其名不彰。以酒自逃。其颠较胜。

○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吾友吴长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数万卷典记亦有数百万甲兵当事者壮其请纓。俾之剖竹。已脱颖矣而荐士者为当门之兰所荐者亦有批根之剪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摇之颯息也今者作倅汉东。独标廉善。颜其廨宇曰饱菜轩。以彼才情。虽叔夜餐霞不足为其秀子卿嚙雪不足为其贞菜则安取焉将藿食之忧殊异肉食之鄙而淡然无味乃为天人之粮耶其义则具陈征君之记矣。

因为题榜而漫弃数言。

葵藿之忠不伸。有饱菜而已。○淡然中却有新色。

○王竹坞诗册题词

感恩殉知。捐躯明报动于侠肠者也怀贤好德。触事激昂动于正气者也今以竹坞生为郭宗伯之死友。其义诚高。要亦荆卿贯高辈所办。余所为竹坞多者。谓宗之贤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讼而生能讼之不可怵以死不可啖以官是为天地正气与段太尉【段太尉名秀实】安金藏【唐太常工人剖心明中宗不反者】足比肩鼎足立耳。嗟乎平津【公孙弘封平津侯为汉相】之客。怙势排贤一转眼间富贵安在惟有青史唾骂千载不磨视竹坞生被三木身濒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侵寻世难。而有感于交态之变者。闻竹坞生之事。益用壮之。因读诸君子赠言题于简端。

语云君子落得为君子。小人落得为小人。如扬倭漆之白李南阳。王竹坞之明郭宗伯。不谓正气偏在人士。怪哉。

莫怪同朝。只是竹坞利害不明身家之念太轻耳

●翠娱阁评选董太史小品卷之二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华亭董其昌思白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论

议

传

引

疏

铭

赞

文

墓表

◆论◆

读卫霍李广传

○读卫霍李广传

司马子长。孤愤士也。又好任侠故其为传善写畸世不平之感至卫霍李广传。其排上进下反复见之。大旨谓青去病。遭时成功。其贵在日月之际。而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乃终身坎轲。大小经七十战。曾不得怀通侯之印。岂非数哉。此子长所为寄慨而抑扬其词也微文刺讥要在武帝矣虽然愚以此益见武帝之知人能任将何则人之受器。各有攸适然未有不可以试而知者惟将帅之材则安从试乎必试之于见敌一试而不效是以国与敌也不可不慎也彼卫青牧竖也。去病媒近也。青之名天下无称者。而去病至不能识古兵法其非飞将军比易知也帝顾以鞭撻四夷之权。轻畀卫霍。而李广者不使一当单于。抑何谩哉及其究也广竟无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执讯获丑至于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识之卓也此则帝之善将将也若曰广数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败非繇将畧则吾以为将畧犹可知而数奇之与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昔张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兴复。而符离一败。宋事随之为宋计者宁用卫霍之天幸耶抑用张浚之数奇耶原夫西汉承战国余习。士大夫皆以招贤养客者为贤卫霍独否以故子长少之彼其进游侠而退处士亦近此意盖有激云尔

初生之犊凌虎。气以未试王也。强弩之末怯。繇力以屡挫馁也。以贵威而重以权。以疏逃而束之功令功之成否宁待辨哉君相造命或者君所重天亦佑之耳推勘处颇沉入而畅达。

◆议◆

救荒弭盗议

○救荒弭盗议

天下有救灾之计又有转灾为福之计水旱频仍。盗贼啸聚。国之灾也能设策运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转灾为福无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积蓄少也积蓄少者地有遗利民有遗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盗者武备衰也武备衰者国多冗军兵多冗食也今有一举而可备荒。又可以弭盗而又惟民饥盗起之时可因其势而用之则何策乎曰抚流民而已。夫流民国民也进可以战退可以耕饥灾所驱惟食是仰当是时使奸雄用之则倡乱之构也使国家拊之则富强之资也顾处之得其术而已矣。顷者天不降康。肥■〈虫遗〉为虐。吴越江右。连州接境。际此荒沴。野无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间。流离满道或携老幼举族共行或弃妻孥孤踪独逝郑侠之图所繇以作诚得纲记之臣。忠实之吏。择公私庐舍。及宫观屋宇。沿途团结

。给以粥糜能劳苦者佣其力有伎艺者食其业侯至来春。给赐牛具种食以旷土荒田计日分授使之耕种彼其父母妻子皆户离南亩之人既感戴朝廷抚养之恩又深思一家温饱之计必能深耕易耨以尽地力待其三数年后。干止渐宁。人有固志徐于农隙之暇教以战阵之法与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壮丁即古井田唐府卫之遗意如是而已非两利之策哉昔西晋之乱。起于李雄特招流远之民而唐之末路。张全义设屯将。集流落教以种艺。三年之内河东户口归复。桑麻蔚然胜兵每邑七千余人。河东赖为长城夫一刺史行之犹足以効况倚办于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转灾为福者此也。若夫议社仓。议保甲。则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水旱频仍而征求如故病在疾视蠲贷偶下而阻隔如故病在中饱况民流而课复责之里甲有胥逃胥荒而已安知所为转败为福哉

◆传◆

星海潘公传

○星海潘公传

语曰曲如钩。为公侯。直如弦。死道边。以余观于星海潘公。可慨焉。公自在射宫。以博雅籍籍称名士。中岁举贤科。官博士者再。同时侪偶齐名者。都致身日月之际公才不后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毡竟不自保以侘傺死此海内怜才者所为五岳方寸也迹其生平。坦衷负气无柔肠媚骨与人交洞见底里酒后耳热。抓髯抵掌或独往独来突兀自致百人亦见千人亦见彼脂韦窥矚察见眉睫。啜嚅进语者反谓公为狂公乃逢人辄作庄语非狂也娄水王文肃。尝一见公而奇其人。东阿于公则固公之师。以畏文目公矣。公为博士时视学监司杜公以所为诗属公评公曰。落韵诗。不足金石请更之。监司大以为恨公之解官繇此余友黄明字令慈水。中考功法。语牵公。公既歿数年。黄访余菰芦中。黄曰公不负我公不负我此足以志之矣。若乃市义好修之槩。具公子震开状中。前令楚黄金公者。以尊宾飨公。邑人士皆称服。所谓乡先生歿主盟风雅惟是有绝俗之识试举其槩。如林泉之作歌衡泌而适考盘。故其恒也自公为之则目营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贞士不以怀非存教维风不以纪一字阳秋亦诗亦史斯已超矣塞垣之作。宣鬯威露。铺张功实。故其恒也自公为之则箬筹庙筭米聚山川悯征戍之苦辛愤犁庭之汗漫盖其原出于采薇杖杜而前后出塞之什成于主帅之手抑又奇矣要以诗品如此自可无翼而飞孤行宇宙即一丘一壑且方驾襄阳况清德盖世勋猷炳焉若为之鞶帨乎此之谓不朽已公名位逾进。文魄逾强取于世者甚寡而斟酌于古人者甚博是编而后。未见其止。锡以嘉名。必曰居士后集。公之故吾在是知其无以易之矣

中丞而以居士名知中丞不足重彼山人动借显者为标题谓何。

比拟处亦合。

◆引◆

八林引

畸墅问水诗引

钱象先荆南集引

毛司理诗册引

汪然明绮集引

林衷斋五十诗册引

○八林引

参军莫星卿之纂八林也。子史十七。俳调十三。安弦操缦颇存志恠之言提要钩玄亦严非圣之诫可谓斲轮妙手秘枕深心且秩同贝叶字比蝇头散为精骑之三千摄入鱼肠之一七虽金题玉躐时为书蠹之游而锦轴牙签无取汗牛之重昔邺侯之架已富鲜克随身卫公之珠诚希何分余照诘若须弥芥纳函谷丸封十年读而弗如。三篋亡而无害。若斯编者哉。君为吾师方伯中江公之从子。忆当舞象之时已有亡羊之癖薄游已后。夙好弥敦。今且膏腹笥以出疆。卷书厨于行橐绿水芙蓉之摺将依俭府山色秋光之句见赏乖崖岂不称俊逸之参军嗣风流于方伯也哉

是王骆短行。尚觉王骆有其艳而逊其思。乏其骨。

○畸墅问水诗引

陆子之有畸墅也开三益径构百尺楼芰盖经过。荃桡来往岂惟背山临水憺游子之忘归抑且揆藻摛辞挟墨卿而标胜若乃芝房菌阁抚云日以蔽亏奇石珍花助烟霞之绚丽斯素寺之偏饶。非畸人之匹敌也虽然使渊明之秫田无秋仲长之场圃鲜获将牢醴不设。干糒以愆。漫渭泌可乐饥。斗能浥浆是使主人孤脉于一丘而胜侣共远于十日矣迩者天不降康。雨乃狂若。河鱼大上。再勤太史之书。螺蟹宜禾。不厌野人之祝。陆子虽食乎清而游乎清安能以荒之玉而为丰之玉吾闻何尹之访袁安盖因卧雪子舆之劳桑户亦为愁霖兹张太史诸君子问水之诗所为作乎。陆子曰士。贫非病诗穷乃工幸研圃之未荒岂琼瑶之不报应臻空谷。响遏行云。积成篇章。动盈卷帙。于戏扣角而歌硕鼠何宁戚之难寻鼓琴以试游鱼知锺期之匪远读此集者。可以论畸墅宾主之际矣

笔底之花。不必梦生。故熳烂刺目。

○钱象先荆南集引

余往与平原程黄门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陂陬纡复洞壑忽开下瞰平湖澄碧万顷湖之外江光吞天征帆点点与鸟俱没黄门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齐山乎。黄门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之吾知樊川之所谓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一入品题情貌都尽后之游者。不待按诸图经。诣诸樵牧。望而可举其名矣。嗟嗟澄江静如练。齐鲁青未

了寥落片言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岂独勿作寻常语哉以其取境尽也友人钱象先豪于才。湛于思当今作者。未见其比。比曾游楚。篇什烂然。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尽楚之观。故也荆南集亦不尽象先才情之变而余与冯元敏。灼然谓其必传。盖元敏尝官荆南。余亦持节至长沙。自洞庭而下。汉阳而上。与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尽余两人特有赏会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诗。象先能诗。又好游。是安得象先为东西南之人。穷夫所谓州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于大荒遐邈之乡。谢灵运李太白诸公所未登涉。未题咏之处。而皆被以奇音隼响如荆南集之诗使余得隐几而读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象先深于禅。若夫溪非声山非色丈室而函大千刹那而再抚华藏海之外者余方习游焉而不知象先能佐余以诗否也。

九嶷出雨余之色。三湘弄风里之纹。何必波撼岳阳。气蒸云梦。

### ○毛司理诗册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五载。声彻九重谒帝有期登仙匪异郡伯张公。驰熊轼于谷阳歌骊驹于祖道嚶其鸣矣共怀出谷之声偏其反而已恋芟棠之荫虽宠叶弓旌不洒丈夫之泪而谊敦淡水难分益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裁赠什青云直上临岐路以弹冠皓首为期愿前途之努力所谓文生于情诗可以怨者也于戏纓綉论交揭日月于肝胆喁于相唱吐锦绣之心肠故可上叶国风。亦可远垂郡乘者矣。题曰青云首路以弁之。

用成语绝有化工。

### ○汪然明绮集引

汪然明西湖寓公。主盟风雅。郑庄之驿不虚。太丘之道甚广。胜流韵士之外间有鱼玄机薛洪度一二辈亦入游籍故称诗以绮名客有评者曰。陶元亮闲情一赋。昭明惜之。王介甫轩轻李杜。谓李诗强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无惑溺而若自见其瑕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闻苏子瞻之守杭乎。夫其深入禅悦得无碍慧忠义直节铁心石肠而周韶龙靚手录其诗。时多艳曲公岂不能为庄语耶海纳细流量也磁石吸铁类也淤泥之中能取莲花鉴也当门之兰护如头目激也且夫冕而椎孰与髻而慧我为匿瑕而使人匿彩忍人也怜才者之所不敢出也知此者可与言然明之绮矣。吾惧。读诗者以绮知然明。而以香奁比红之绮同类而并称之也。故为之解嘲如此。若其诗之色泽高华。旨趣隽永。余友陈仲醇黄贞甫论之详矣。

高千里晚节何似。在蜀托薛涛以传。则正恐诗之不以绮名也。我匿瑕二句。益见豪士胸襟。

### ○林衷斋五十诗册引

衷斋先生。家承金马。才擅雕龙。瑶林玉树。卫叔宝之神情。干将莫邪。

李太和之骨干。弓裘克绍襄颖见奇。结发登朝。靡施弗效。筮官率府华贯近于凤池。展采秋卿。玅誉籍于鸞署判如山而不动门若水以俱清赋登高则楚国大夫文无害乃汉庭老吏驰其熊轼邈矣龙城公就路益闲。叱驭甚壮法律与诗书并用风霜将雨露兼施朞月之间。颂声大作九万里扶摇直上二千石守长最良猗软休矣。惟是黄次公报政之年正平津相遇主之岁榄揆初度。隔天一方。长公长明殷念寿。祺有怀明发望粤岭云恨无仙家缩地之术托罗浮鴈且附诗人如目之篇庶诸长者澜翻彩笔可代彩衣而家严君只咏琼章如亲琼树一听足音于空谷。即解羈思于殊乡何须句漏觅露砂便是华亭鸣和鹤不辞下里用祝大椿云

子午台铍两必洁。天孙锦丝缕皆奇绮。思云兴。骈句霞炳。

◆疏◆

重修新桥募缘疏

重修积庆寺募缘疏

建石殿疏

○重修新桥募缘疏

范龙图诗云。一棹危于叶。旁观亦损神。他时在地莫忘险中人余顷度娄水之新桥。颇念斯语。观其柱欹材朽无风自摇承足之处支离不属垂垂欲堕剎那失足便入鱼肠吁嗟险巖乎危哉彭祖悬絙而观井。王阳望栈而回车。尊生之人。不过此桥过桥者复念险中人当谁望耶余故稍为捐贖。且以谕于同心者。

此疏便是慈航。

○重修积庆寺募缘疏

江以南。列剎相望未有称坐化庵者。惟吾郡积庆寺元寿堂祖师之肉身在此。是以得名。自兀至今。三百余年矣夫以地水火风之幻躯灵光岿若而宴坐经行之净域风雨漂摇岂寿师护法弘誓之愿乎宿乘非至人所恋而菱树亦后代遐思瞻祖容者既作希有想皈敬想则此寺之栴檀瑞像即师之七宝台此寺之苔藓闲房即祖之方丈室忍视其日就倾圯。而使诗人有禅宫亦销歇之篇。与世尊亦尘埃之叹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无王珣舍武丘之千间。庞蕴掷湘流之百万。登明功德有寿堂祖师。良足起信。非若他方兴作。始则建鼓而招。后乃空华不实。敢以谕于檀施者。

庄严明净。巍然七宝台。

○建石殿疏

近时法师有造铜殿者。有造法华钟者。皆已成就。为震旦希有功德。至为石殿而四壁刻法华经者。其事尤胜。何则铜殿可欲石殿无可欲无可欲则其传永也壁经易读钟经不易读易读则其教普也是为万缘和尚之发心。余为手写序品第一。又以谕于诸同心者。书且刻之此经此石此因此此此开示此悟入尽未来际无

有穷尽是举也虽谓灵山一会可矣。

传永施普二语。正无上谛。可破贪痴。

◆铭◆

原心亭铭

○原心亭铭

三才未分。浑沦一气。气本灵虚陶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圆颅方趾。含阴抱阳中有主者。巍巍堂堂。经纬万行。纲纪五常。人各有心。心无形相。焦火凝冰。隔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镜现相。像本不有。鉴常自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虚非罔觉。应不失宗。以静为心。心不属静。喜怒哀乐。窍于真性。槛马牢猿。弥增躁竞。以动为心。动即属情欲也。无涯。声色纵横。随波逐浪。醉死梦生。是以学人。识心为要。既识真心。触机是道。糟粕非粗。神化非妙。何以识之。心有静时。静而忽应不及。思维未发。气象余此可知。既已知之。存养省察。活泼泼地。常惺惺法。习而安焉。先登舍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铭以志警。丹书并尊。

寻心于血肉之内。直指其持守之要。盖精于心学者

◆赞◆

缙山王太史像赞

冯少墟像赞

宇溪陆隐君像赞

诸德祖像赞

卢原甫像赞

周公美像赞

乔方伯像赞

陈丸余像赞

○缙山王太史像赞

水壶方洁。玉尺镇浮。介不崖异。和不比周。盎兮如春。肃兮似秋。画地而蹈。虚己以游。履盈若坠。疾恶如仇。振衣千古。捡镜九流。胸蟠锦绣。腹贮坟丘。单辞月旦。尺牍天球。气劘鹿角。声动螭头。鹤鸣子和。克绍箕裘。鲁前周后。国论家谋。无子牟恋。怀杞人忧。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岛。平视元美。齐肩用修。若相门之有相。则赞皇忠宣之侔。吁嗟乎。修名既立。大命不犹。将托豪翰。写神照终。愧于道子。与僧繇。

太史长才未伸。世具悼惜。读起数语。更惻惻于人之云亡。

○冯少墟像赞

亭亭鹤骨。啾啾凤鸣。德符春藹。正气秋澄。万物同体。一介必矜。白玉绝类。朱丝



为绳茂叔之胸中洒落子舆之壁立峻嶒圣脉独契。关学大兴。自南目北如车指路横说竖说如水建并界令其隐也太华增而重其出也黄河忽而清岂待形求于岩野固将金铸于帝廷者耶

一个老道学。却恐真契圣脉。帝廷不得铸也。

○宇溪陆隐君像赞

是广颡而岂颐。为有道之腴。是白衿而方袍。则隐德之儒于思戟张若抵掌当世而便便之腹又可容数辈而贮羣书人以为受计倪而耦陶朱。我则欲进君于陵笠泽之间而与俱。

是为髯奴。是为大腹贾。一笔现出。

○诸德祖像赞

皋门安隐。燕市藏名。骚人剑客。画史墨卿。五云彩笔。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广。季布之诺不轻。躬昂藏而玉举。神莹彻以霜清虽能摹其形照而安能写其心神

此中固是难测地。

○卢原甫像赞

原甫自号珠江渔父。既书弁卷首。复为题之。

元气为舟才情为柁泛学海之茫茫遵骊渊而得路绿蓑青笠制荷芰以相参空钩意钓弃阳鱎而不顾赋心故楚泽之骚狂态乃桐江之故

知非磻溪之伦。应是玄真之伍。

○周公美像赞

斯人也。吾见之彦辅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耶。吾见之季长之堂矣。此其讎经而顾曲者耶。吾见之金马之门矣。此其岁星而甘否者耶。吾访之苕溪之滨矣。此其钓徒而华屋者耶豪于酒癖于书隐而文侠而儒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画史能写其外之癯而不能写其中之腴

前四段隐跃以深其想。后则亶亶以着其品之奇。

○乔方伯像赞

卓尔道骨。冲兮素心。渥渥冰壶。皎皎玉绳有千仞翱翔之气而守之以盈有百练百折之才而御之以诚文武是宪。夙夜惟寅其谋国也先机于蓄艾其居官也后困于积薪未老悬车。惜哉干城。廉鉴一书。作我仪刑。

读之知是一廉静人。

○陈丸余像赞

何然而不肥。以不入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癯。以不赍千里之粮也。以为任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为礼法士。而尝游于醉之乡盖君家有孟公有仲举而立乎其中央

描其劲骨。亦写其远神。

◆文◆

祭吴澈如年丈文

祭陆君策孝廉文

祭潘文学六润文

○祭吴澈如年丈文

呜呼阳羨延陵之间。有子瞻之旧踪。将置田宅以侨处。亦依箕尾而告终。岂宿盟之未昧。而身后之有公不惟文章气节磊珂坎壈之相似而生死歌笑之地亦异世而相同盖其刚肠疾恶任天下之清议而诚心质行足以挽末俗之浇风尸祝不忘者有居官之遗爱而汗青相照者有弹事之孤忠完若无瑕之玉刚为百练之锋盖能为蹇谔者不必有公之经济能为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屡蹶而气益壮用未究而望益隆迹者息北山之劳悴。依南岳之龕嵒。朱萼白华。方周旋于子舍。而素车丹旌。已即于谷堂之封人物眇然天不憖遗一个人琴俱丧余难赎以百躬忆在壮岁。同举南宫。宏词之试。角力争雄余以自比于不材之木而公独抗论谓不当以山苗而压涧松既为金而为石。亦愿云而愿龙。公所击者权门之鹰犬。即余所讎者当路之射工烟水五湖岁发王猷之兴图书千载时寻米舫之踪岂意夏间之良覿。遂为终古之长恫。嗟乎富贵寿考转盼成空惟竹帛之可托垂令闻以无穷公所寿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恫者良友之私惊感逝波于川上。怀绝调于郢中。对霜天而歌些或神理之可通。

树悬徐君之剑也。岩岩紫电。地酒玉儿之泣也。的的红冰。

○祭陆君策孝廉文

呜呼。咸斋兄竟止于斯耶。念余与兄。望衡数武。敦契三益。林居以来。匪朝伊夕无奇不赏有疑必析酒垆诗社。花茵月席。饮食衍衍。笑言哑哑大忘尔汝逋为主客相访徒步相迎岸帻谓我无肠托以肝膈自甘而苦。时有弹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传巷语。或宽室谪。填膺抒愤。弹冠忘恠。肮脏悲歌。牢骚慰籍。孰交而市孰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名允赫笔花匪梦腹笥为癖百韵澜泛千篇脍炙遇方为厓着员成璧。谈天之口佐以啜剧北海尊开。太丘道辟。轻舸浮家。名园置驿。立见锋颖。坐消柴栅蜚誉墨卿寄情欢伯任达风流人豪气魄守相诸侯。过庐必式。隐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徒珍鼠腊。埋没连城。摧残六翮。厌缙化素。耽玄守白不以五斗易此百尺乐志方始矢期忽迫谢树先雕陆昆随坼靳之血胤夺以泉石邑丧国华神乖善积追惟畴曩形影相惜三月为睽千秋永隔密友不数。赎身难百。谈容可想。胜事陈迹。送往事居。余衽敢什。酌酒霜天。洒泪如霖。听此哀些。来享而格。

山阳之笛悲以伤。

## ○祭潘文学六润文

世衰道丧。友于谊缺。一体之中自分楚越盖戎有伏于床第而祸多生于饕餮牝鸡晨而鸱原愁口刀角而荆花折小者至于阅墙。而大者可以喋血矧我江南世家盖百年而不闻一田薛惟六润之二难。与古人而争埒观其躬无常衣财无专鏹迹蛰虚以相附声埒箎而不绝宛痼瘵之乃身而奇羸之弗屑虽父母之分均。且自愧以为小慈。而况细人之簧舌。至于怡色慈帟。舞彩北堂依依乌哺。翩翩鴈行。疾已沉而犹讳。血有喷而必藏。其讳也欲以宽母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甚母氏之惊惶。则道路为之心瘁。而史传可以垂光。若夫蕴气生风怀仁为质神锋遁士藻思斌郁脱纨绮之纷纷抱遗经而屹屹故当元气搏而遐举。岂惟揜高阳而孤出。然而名不挂选举寿不过四十此又泉源所饮恨而亲知所于邑也其昌谊切葭孚。情敦淡水。感至行之可仪。痛哲人之蚤痿。敬抒哀辞。以荐沼芷。

田薛无人。能无诸君存而斯人亡之恨。

### ◆墓表◆

太学澹庵吴君墓表

名字陈公墓碣

程柳汀隐君墓志铭

## ○太学澹庵吴君墓表

余尝读宋吴文肃公状。谓公之高曾世修处士行。以平耀为惠施。及旁郡全活者甚众。果生文肃公以开吴云。后公十四代而有澹庵君抑何恂恂好修不坠先美也君幼有至性。颖敏绝人。从厥考理问君。闻余口王氏学已知向往于里中豪少年绮纨声色之好弗喜也自署曰澹以见志。既入成均。习游当世贤士大夫而其意益广曰刮帖俗学不足学学求济世耳不能济世亦且济人兀兀伊吾何益稍以心计。佐其素封之资。家以大起。乃务发其积。以济亲族之急。尝筑室庐百楹以居子侄之贫者死不能葬君为卜莹域以安之先是理问公以君请岁捐钱三百缗为德于族。君当官而日加拓焉。葺宗祠者一。建桥梁者六。却良家女之为妾而遗厥父金者一。赈其家令母粥子者二。既质为臧获而遣归者四。游白下。游樵李。游云间。后先得输赎醵出久系者不下数百人。戊子岁裒设糜施药所活饥夫者不下四五千。而君之愿未始满也。晚而喜释氏之学。尝曰庞居士掷家货于湘流。永明寿罄竭公帑以放生吾衷而行之散吾世之所积而不没先君之财吾之为德如是而已君为放生台曰。生生。其没也无怛化。或曰有冥报云。太史氏曰。新安朱子之乡也。士知有朱氏学。不知有王氏学。又何知天竺古先生。且夫释氏之言施也儒教之言惠也令出于爱利人一也君处儒释可谓兼之矣吾又闻新安重数家言。盖自朱子蔡元定为之。故其送往每为忌而多畏。始君奉理问公交车归。客有为外丧不内之言者君正色而绝之曰吾何忍流之于野宁不利于燕孤已矣殡理问于

正寝亦无阴阳之患呜呼公之持正不回如此岂惟惠人哉君之子太学。好德而文谒当世之作者。如黄宗伯辈为志。若传声施不朽。而属余表其大者。勒之家庙俾世世作求焉。

喜其藹而不秽约而能华

○名字陈公墓碣

公名应锺。字天宠。繇先世军功袭杭州前卫指挥僉事。以才守两司铠仗。再督漕艘。一领营兵。再馆卫篆。其最著者。钦总临观。时不妄杀邀功。语载招宝山去思碑。溟为利藪。公繇僉书佩都阃印矣。而处膏不润。脱诸生殊死。而峻拒暮夜之金。盖有古名将之风焉。会求终养翟太淑人不得遂以万历戊午三月丁丑病卒。虽临沅参将之命旋下而不克用。惜哉。公生嘉靖丙寅五月壬戌。得年五十有三。配邢封淑人子。一弘济郡学生。有孝行。

铭曰。不杀为仁。不取为廉名将所难公也则兼是惟京兆之阡。

挺然悍然。文亦勇而廉。

○程柳汀隐君墓志铭

太史公曰。阴阳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时赖文俊董德璋。以青乌之术着于歛。而歛之慈亲孝子。惕于祸福之说。行营高敞。数十年不能成一兆域者而素封之家为尤甚信乎以金注者昏也。程隐君柳汀。十时其子继志。走币四方。求酌者之什再易岁而以世父参知公之状。乞余墓中之石。且以葬期告是所谋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念也程之在歛者。皆着姓。而汉川之程。则自唐中丞湮始。宋时则少师瑟有洺水集行于世。数传而为文和。文和之子九峯。乡里称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长为隐君。名灼。字见甫。自号柳汀。习见家世。修计然策牙筹之与亲狙佞之与使非其好也乃从掌故家游翻经阅史几于迁业九峯黠之柰家督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学乃修息吴越间。鲜有遗策自谓用其所短反以见长盖出纳在手高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钱与六弟共之。一赢一缩截然分授归于至平。虽童奴厮养无有腹诽唇稽者。友于睹矣祝黄门石林作令时。行乡约法。察举君以为约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质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于缓急之际密有干旋或捐橐解紉终无知者故有长者之誉其理家也。衣不重帛。食不兼珍。禽虫之属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俭德如此而作宗祠。建书院。不惜巨费。以成壮观。至书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孙知向之辍学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陈眉公征君为譔仁寿堂记。君读之曰仁则吾何敢知。里巷小善逋者蠲疾者药亡者棣力犹可勉我子孙无以老耄而失我时以告我可也呜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为德于乡者宁不与遐龄并畅耶生卒婚媾之详具状中。不复赘。铭曰

染与净何常淤泥有莲花雅与俗何常货殖有儒家政以孝友成人见其老而弥劭。富为仁义附犹惜其生之有涯

殊致悼惜之意。一铭尤甚。

翠娱阁评选黄贞父先生小品 明 黄汝亨着

◇黄贞父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记 题后 跋 引

卷之二 论 传 墓表 哀辞 文 尺牍 赞 偈 疏

●序

黄贞父先生弃词

武林山水最天下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仅写其点缀香艳而非真色若夫阳春老而桃李飞英清秋残而芰荷卸锦烟消雨尽青露山腰雾敛风停蓝开水面山则郁葱抒秀水则澹荡浮清洞壑幽深神斤鬼斧泉源萦绕竹奏丝弹绝不似塞北山河童然莽然而已故秋绘西泠卷如一角直令狂士据舷绝倒而毓为人士发为文章可知也况据蓬莱而擷胜泛梅槛而采芳更吸清秀之气出之笔端小小结构自若枕冷泉而聆其清吟顾玉岑而来其润色岩巉窟杳策杖飞来之巅树密林幽呼艇孤山之麓千山浮紫翠大痴染图一水漾金波夷光妆晚清新之致澹逸之思不为大雅宗乎披卷快读当见西山爽气扑人眉宇沁人心骨人文山水真为天下冠也

武林陆云龙题

●翠娱阁评选黄贞父先生小品卷一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武林黄汝亨贞父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序

记

题后

跋

引

◆序◆

鸿苞序

宝藏论序

成唯识论俗诠序

重刻体仁汇编序

歇庵集序

金玄朗于讴序

十赉堂文集序

南太史饮酒集杜小序

东皋子集序

鹿门先生九十寿序

孙鹏初先生六十寿序

寿鹤亭罗翁七十序

坛石山素业三编序

○鸿苞序

今夫虚空之中。忽然而有天地。天地中有四海五岳。海岳中有丘陵原隰。沟洫川渚。以及于一微一尘。一沕一沫。自沕沫微尘侵紊而至天地。不可以数计形模也而总为虚空之所苞举则是虚空者之为物。孰与妙合偶对哉。尝试观之惟人之灵通神明类万物而虚蹈实参两天地而称三才世人往往桎梏束之波流汨之故子舆氏有不能尽其才之叹世有才子而后能殫列虚空笼络宇宙坚竖之为功而精溢之则为言屠长卿先生所著鸿苞一编是也。长卿少负不羈。以文章自豪。释褐成进士。为青浦令。时与冯开之沈君典丁右武诸公相颉颃风云。睥睨当世。入为仪曹郎。志业不遂仍以豪罢归。而益注其才情于著作之林。几与弇州新都辈争流竞爽。晚乃栖心于禅玄二氏。又欲综三教之旨于一毫端。时出而为竺干。为柱下。为洙泗霏霏乎落笔为花流沫为珠玄黄黼黻其辞以自愉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两仪。纬万类。渔猎诸子。纲罗百家。以及齐谐虞初。丛聚谗浪之谈凡书之所有目之所淫喉舌之所吞吐□□而载之于笔盖其心灵无所不映澈而其长才无所不游徙其块磊历落之气不竟于各位而眺览山川挥洒词赋犹不足以满其清湛浩荡之胸读是篇也。不可谓长卿非才。子亦不可谓长卿不能尽其才者已虽然神明往则灵焉托驰骤歇而才安归六秩犹为陈筮玄释不过传响此编即称博雅功臣。而谓为长卿易简理得之书不可也。茅生元仪为吾友水部荐卿之子。博文嗜奇。爰付剞劂属子序之。以资同好者浏览。兼爱全书。未加论择。然子闻之长卿辞世偈云。生平一过。多言多语鸿。苞等书。付之一炬。呜呼霜降木落则长卿之为长卿覩矣

搜玄觅秘。原古该今。鸿苞已槩宙内之奇。斯序复尽括鸿苞之旨。

○宝藏论序

慨夫尘世缘深。真如义晦故仲尼太息于逝水。庄周妙契于藏山。不有有力之负。孰窥无价之珍知者不言而玄海茫如言者不知而浮波纷若遂使沈珠罔象。持璧虚归。是佛所怜。非僧不渡。粤惟长安释肇。宏宣不法门曰空曰有两际非真实有真空愚智同观故广照品第一。外依假合。内缘妄显。离脱诸缠。微了一义。故离微品第二涅槃无碍自性虚通一念起迷本际永隔故本际品第三。列三品以谛观。摄一宗而互现。微文参伍散花雨于诸天。妙旨昭融。廓阴沉于大地恍

入维摩室藏无可藏如遇波斯王宝得其宝允列森罗之府。洵通秘密之关者矣。保叔塔僧通本。每勤苦行。独抱灵心。纂创胜因作浮生之津筏微窥大乘持宝藏之筌蹄舍等布金。刻非灾木斯亦负之夜半比于日新者也。呜呼书非言表言岂意宗参之则披沙得金执之则刊石非玉有如诡辨。诂曰神明。欲证如来之因勿堕绮语之障可耳。

俚体。而能流动不觉其俚妙。

### ○成唯识论俗诠序

原夫识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识。繇心而现识分为九心则唯一。天亲授之无着即识付心无着□于弥勒因心开识颂宣论衍成立无殊相现性摹虚空非假故不知万法惟识法等执筌不知三界惟心识同逐影识馘则匪论不彰论晦而匪诠不释末俗与法以俱沈上智并识而俱堕此法师昱公俗诠之所以作也乃知心光分于众识如宝烛之出明诸识阐于羣论如通衢之然烛而真论剖于俗诠又如秉烛之彻衢护法之证天亲。慈恩之朗玄鉴。昱师之续慈恩可谓并融一宗。顿超三界。钧天合响。海水一味。又何差殊覩乎。故知永明宗镜。撮性相以双圆弥勒阐宗依一真而摹相善乎无着之语其弟天亲曰。汝昔用舌善巧。毁谤大乘还用此舌善巧赞叹大乘故知赞叹等于毁谤善巧亦为空华假令心空识空则三十为缀识灭论灭即九大焉依说性如滓太清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圆成。言诠何有。昱师密意神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

俗铨俗字妙若非语言令愚夫何处着脚是为俗子说法。

### ○重刻体仁汇编序 【代】

兵书杀人之书也善用之而有以生医书生人者也误用之而往往至于杀以生之者而之杀。仁者不为此非书之为误所以用书未全也天地间吉凶悔吝生乎动。动必有所自起。故夫人之精脉与天地通。而物性之为温凉生克馘于二。变化于五。其精即与人通。故通乎太素不能无叔和之用而精叔和者方可与言太素人之有脉。与药之有性。一也俱所谓生乎动者动之得失而吉凶以证于是乎为方为图说。写其意以模范后人。而所谓生之之具卒不外是将不知兵。与知兵而不知天命之有归其丧亡同世人言医而不通太素与贸贸乎药性者何以异李广号称名将。不击刀斗。不择水草不必按古法律往往迷失道以败而高谈者乃叹息于数奇。庸诘知夫营平之上方畧。伏波之聚米山谷有不动动必吉则治病者果不可以无方书也通脉诀。识药性。证之千方。微而与寿命符。于以神医之用而生生之道全矣嗟乎。世无秦越人。安能遗方循性。饮上池而见五脏症结哉是道也。莫备于体仁汇编一书。昔者御史中丞印台傅公刻之江藩。为德滋广。而岁久编残多至剥落。参政还素李公。淹雅之余。旁畅方术。为补亡订讹。授之剞劂。李公殆后中丞。而有功于叔和东垣。以生活人。称大医王。称能仁。者矣。虽然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如怨李广之败。谓必方书活人则霍嫖姚有言不至学古兵法顾方畧何如者非名将也邪

书神于用用神于心若无仁心吾见剑子之满天下也用书未金。大有责成。

### ○歇庵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虚而已虚跃而为灵灵通而为道道演而为经经散而为文而诗赋传记序述之篇溢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虚灵者才之钥也文不明道。不发乎虚灵之源即镌金石烂云霞垂不朽之业声施后世亦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风气所帜擅才斯霸波流所扇徧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秦汉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阳。历下。琅玕辈也负秦汉之鼎而霸焉者也其有金华、天台、毘陵、晋江辈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大雅哉约奇淫而振靡芜其孰能轶之虽然。虚灵之妙。至道之旨。其合离离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后。其人实难。吾于汉得董子焉唐得韩子焉。宋得欧阳子苏子焉。吾明得阳明王子焉。之数子者。吾不谓其吐即经咏即雅然而董之醇韩之刚欧阳之逸苏子之通而阳明之悟于道皆殆庶而出入于虚与灵无滑也自阳明子歿。文士辈出。近亦有坛壝秦汉人而俎豆宋人者然才为才矜理为理掩二者皆讥乃今得之周望陶子矣。陶子于文。有史汉。有骚雅。而长于序记其谭道证性畧物综事炯如也于诗为陶为柳。间为长吉而品置泉石啸吟烟云超如也其才不敢谓出秦汉诸文人士而取理出新不为宋人之掩学阳明子而不为办说得禅之深而一秉铎于孔氏无迹践形摹而虚灵之所契追琢成文游戏成解结撰成法笃古而耦时卓乎为陶子之文。行千载无疑也。陶子净寂如处女。清瘦如山泽臞而灵活之机流露眉宇栖岩十七。簪笏十三模楷人伦而不为标经纬当世而其绪临歿无散乱。亦无奇特。启手足而翛然已矣。嗟乎此所以为陶子也所以为陶子之文也

王为理解。霸则才之谓也。石簣主理。而不骋才。则灵活即才。自应理承仲舒阳明。才与韩欧苏氏比肩矣。

### ○金玄朗于讴序

世所称快士脂韦罄折能为佞士大夫间澜翻颊舌不且箕踞嫚骂先强贵而借口灌将军令贤者辟色不肖者辟席嗟乎灌夫宁易为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始吾不知眩朗。以为流俗人耳。既目摄玄朗。亦以为夫夫使气即才高不可近迨余困公交车归。从霄上茅荐卿读书。而习玄朗者日久。觴咏之暇。间握手谭生平快心事。与千古豪举废兴得失之槩或呼可儿命童子进巨觥或发上指语咄咄不休四座为之爽然及余再过吴门。览玄朗所为结游一编。生平交契具在。皆当世风流廓落。雄骏之士乃知玄朗钟情之嗜不高菖芰而世往往以目失之悲夫。昔者王太史季孺之序玄朗曰。王先生之结袜乃绝意于荣通灌将军之骂坐终见志于去就嗟乎季孺死而知玄朗者希矣玄朗诗似漫不经意。而雄快割丽放志成象慷慨笔墨之外酷



似其为人不知其人视其诗不知其诗视其人以此两言作金生锺期可也。夫灌夫有气而无文。玄朗直鞭捶使之矣

是一豪爽俊快人士。不直序其文。即以传其人。灌夫宁易为也。正不令狂夫混迹。门下宾客。灌夫独存。夫直一狂酗使气者哉。以诘厉取名直是色厉。灌将军若在。必且奴视之。

### ○十赍堂文集序

余每读古文词六经为奥窅史汉为堂皇而唐宋数大家则门户托焉不由门户而遽可跻堂以入于室者惟鬼魅盗贼耳士大夫穷年兀兀志古人之数为古人之文而不悟与鬼魅盗贼等真长长叹而痛哭也夫空虚悠谬高语玄微以逃于形埒迹象之表非鬼魅欤声摹字袭窃往饰今以自解其穷败非盗贼欤此无异故不得其门而务虚声喝人出此下策耳若吾门人茅孝若氏。可谓得其门者矣孝若天挺异才。而世鹿门先生业。千宋唐大家书。既以咀英吐华。又侵淫于三史。沿沂六经。故其为文俊韵朗气。湛识古姿。追攀往哲。凌跨一时。昔人有言老夫湏让此人一头地。余于孝若亦云。虽然不独文也若经营干济之畧。填胷满腹好奇策。知大计。如三上许司马。及去春与余论聚米活流民事。慷慨奋发。语多要害。非书生也。嗟乎。使我孝若簪笔立朝。以文章经世务。其建立可量也哉。

明示去从。将引鬼魅贼盗为门下士。虽然犹恐其自坚门户而不受治也。

### ○南太史饮酒集杜小序

朱进父用杜子浅把涓涓酒二句。作饮酒诗十六首而南太史子兴。竟集杜句为之。得三十首。两公俱称绝调而为太史更难何者我与我周旋易而我与人相代而竟作我非谐情合体仿性纾才不能也昔庄惠游濠梁之上。惠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请以此下一转语曰子与非少陵者安能集众少陵之为一少陵而又有我在也然则古今才子非诗非酒。而有所以为诗酒人之雄者。览斯集可三叹焉。

集古而有我在。则用古不为古用。硬用古者。可以醒矣。

### ○东皋子集序

东皋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内。师老庄。友刘阮。其酒德诗妙。晋魏以来。罕有侔匹。行藏生死之际。澹远真素绝类陶征君为文中子弟无摽置名教之迹而意谊不拂亦无于陵仲子辟离之讥昔巢由挂瓢于尧代。曾点希瑟于孔席。东皋似之矣。焦弱侯先生每向余言东皋子集。宜与渊明集并传顾陶集已有善本而此集独垂奘。先生乃出以授余。与余友高孩之相赏莫逆。余乃转授鲍生元则缮刻之。

吾辈净眼读一过其为爽然胜读鹏鸟赋远矣

隐不违人。贞不绝俗。便是无功定评。序诚发其要。

### ○鹿门先生九十寿序

嵇叔夜论神儒家。似持受。气禀之自然。然非积学所致。尝疑其言若尔则世传熏染练修之术何异尘饭不可服食又少时习腐生言称宣尼动乐静寿之论。往往卜年于静不悟夫形静而气动动育而静行故金石有时而敝。陵谷有时而迁。而寒暑之息绵连如环。无有穷期则是气为动钥动为寿枢其理居擅其胜而论者偶未发也王乔羨门其人世不目见。无可为信。寿命之士。去神仙家不远有足以证斯说。可以无爽。则鹿门茅先生其人乎方先生年几七十。时汝亨与宪宠得昆弟荐卿。父事先生而拜堂下。逮于今文廿余年矣。先生六十年以前。其鸿骞虎视。驰骤当世之气虽不尽覩。然读其文。吞吐千古。汪洋而浩荡譬则河汉也自起家名进士。令云阳。以至捣夷西粤備兵北赵。其卓异之勋。慷慨雄宕之畧又譬则州渎溉而山岳撼也今其赋闲居佬苕霅上。且垂睇尚父。拍肩鬻熊氏之日。将无勸勤而抑情念。强涉希静之涂。先生不然也。不史汉庄老。则博棋奕。不赋诗校枳。则持筹课业。不宾客谈谑。则林园徜徉不多饮饮辄醉不耽卧卧辄安其嬉笑怒骂或暖然如风无停阴而轰然如霆无坠阳其精气无片晷驻不告匱乏其耳目肢骸筋肉无一日于废而不劳任性所赴与万物作外不束事形内不留机械口霑之念醇白之肠日诩日鬯日用日不竭其犹户枢流水邪。一辟一合。动而不括。一往一来和而不滑先生于天地间岂非所谓得动者钥而寿者机乎不几于叔夜所称受异气禀自然者乎。此岂在黄金白石间哉期颐以上。吾不知其所止也。若先生诸丈夫子。俱名才。而绳绳足托不朽。曾玄兰芬玉润。酣咏千秋之乐。客有道之者矣。

书史非伤生之具。使不摄心于此便有荡之者矣便。为失。之因矣吁使西粤北赵而得竟其用不有津梁之疲乎是忌我身者正寿我身也

### ○孙鹏初先生六十寿序

昔欧阳公起谏职。为翰林学士遂登二府。然思颖之志。未尝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叹自谓日渐短心渐迫有志于强健之时而未遂于衰老之后盖是时年已六十矣。使公得乞身二十年之前。优游琴酒。上下林壑。以遂其初志公之自得十倍于归政之日者矣此子瞻所谓外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也华容孙先生鹏初氏。以馆职知谏院。为时名臣忤政府意。一时被放者三十余人。而先生独萧然自得。以著书为乐。将二纪于兹矣。秉铨者思得社稷臣。往往搜遗逸。求故旧。先生之名既以闻于天子。熟于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过论者以为道之将废孰知消息之数治乱之候固自有所待而达人之高致又有不以彼易此者乎先生之为谏官也。海内多故。元良未贞。黄河以南大旱。而岛夷鸱张求贡。有窥中国意。先生争甚力先生之功名已着显于社稷而始忤宰相以去虽经纶多所未竟而贞白一念自许以许国固已无憾矣方今朝堂纷争。玄黄血战凡居铨衡台省之地者。朝不保暮此爵禄荣名所以多祸患而渐失养寿命之原也夫纷华驰鹜为

性之孽恬愉安静得寿之理先生优游林壑。高吟著书有闲居之乐而忘其放逐之苦嗜欲浅而天机深古之真人所以恬神养年也今先生甲子一周。期颐无算。始基之矣。公子武选君毅。沉毅有大略。留心世务。与予敦兄弟之好。故知先生立朝太节为详。山中曝书画。偶得先生遂初堂集而读之。益知先生之志有超然于爵禄荣名之外者故敢以子瞻之所以贺欧阳少师者贺焉。

急则趋之补已败之局。缓则逐之。谁与收未竟之功。未见楚有材而世用之也。阨先生者正所以老其天年然为先生庆自又当为国家惜也恬神养年。亦不获已之词。

### ○寿鹤亭罗翁七十序

鹤亭先生。今年秋九月七十春秋矣。居尝善病坐不离几。行不离杖。食饮不离汤药。诸丈夫子。焦然有不宁之色。什一滋喜十九滋惧。季子大儒从余游。为大儒友者。谋所以寿先生而无能解于其惧惟季子是亦欲得诸君寿。庶几一日之养而不能自解于惧诸君前而启余。柰何哉。则汝亨为解曰季子之不能自解于惧也以情掩者也二三子之为季子分惧也以形掩者也抑知夫先生病病者之未病乎先生有寿术三。吐内阴阳之术不与焉机事不构机心不作廉取嗇予游贾人而仁义存宜寿一惟孝友于。致柔和心。太丘长者之风。作式闾里宜寿一。田荆在前。谢树在后。森森郁郁。无忧于身。无忧于子孙其寝不闷其觉不惊宜寿一。且广成子不言乎。母摇尔精每劳尔形。此两言者生人不能。惟老与病天实佚之能者养之以福儆纯白抱精卫而佐之以药饵于是乎耄耋期颐自枕上得之此所谓病病者未病者也二三子乃驩然雀跃而起曰。有是哉先生之言也向者观季子之色。上县层崖。下临虞渊。今而后知罗翁之寿也坐不离几安于泰山行不离杖适于康庄食饮不离汤药呼乔松而友轩黄然则先生之有大年也其犹扶桑之日也诸丈夫子获先生言溢喜捐惧当不啻获隋氏之珠。和氏之璧。于是乎割鲜治酒浆吹笙鼓簧。进而称千秋焉。

五福曰寿。曰康宁。病不可云康宁然能战兢于病中不外扰以延其生非寿欤故亦至理所寓而非无聊之词也。

### ○坛石山素业三编序

苏子瞻自言。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如人善博自云是巧不知是业则今世所为举子业文亦口业之一端余不能为巧。而庄语法言。庶几斯道。抑又未能。则亦不可不谓之业。自与诸生铅槩山中若而年。今复不能谢绝官下无始以来。我不能知其亦所谓结习未断邪伏波老矣。而据鞍上马。以示可用。何为也水以造波波还为水性率为习习亦成性修词立诚为业妄言绮语亦为业等业耳造者其谁旁观之人不而与也。生心害政。生政害事。自举子而服官。设于衷。流于物。其为妄且绮不可胜穷。如爨尘岳。如衅

毒鼓佰千年而不化则岂惟日有业而身为菑可畏哉余亦尝自观省思维。自余为令。一日之间。呵骂嘻笑。习气纷作。造殃积悔。随消随长者亦不胜计则庶几口业中之举子一业犹为流尘轻霰薄乎云尔隙明偶开词组乍会或未甚堕妄绮之辟宜乎诸生之谬而习余于坛石山。与习余于灵鹫山。无异也。坛石之山。月有会。向从余游者有累年不相通。四方之人或各以其山笈所便而至。习心相习。余亦得纵观之。而录其佳者若于篇。题曰坛石素业三编。业仍其素其亦藉是以逃于口业而又安知素者之不为妄且绮也

世为炫烂之世界。而文字造业之始基。示之以素。辨之以业。可折妄语。可断绮舌。

◆记◆

玉版居记

岑山游记

浮梅槛记

○玉版居记

鍾陵民。俭境以内山川城郭半萧瑟。绝少胜地可眺览。独城南山寺。名福胜者。去城里许径窅而僻都无市喧惟是苔衣树色相映寺殿亦净厂可坐。前令于此集父老。或诸生五六辈说约讲秩。而寺以后方丈地。有修竹几百竿。古树十数株。为松为栌。为梓为朴。为蜡为柞。为枫及芭蕉细草间之四面墙不盈尺野林山翠葱蒨苍霭可郁而望六月坐之可忘暑清风白月秋声夜色摇摇堕竹树下间以吏事稀少。独与往还。觉山阴道不远。亦自忘其吏之为俗借境汰情似于其中不无小胜因出余爰。命工筑小屋一座围棖牕四周牕以外长廊尺许带以朱阑于薙草砌石可步可倚最后隙地亦佳覆树似屋据而坐亦近乎巢树凿坏之民而总之以竹居胜即榜竹为径。题之以小淇园颜其居曰玉版。里父老诸生未始不可与集高客韵士与之俱便益清远间觅闲孤往亦复自胜不佞令此地。无善状庶几此袈裟地片居为政林下者云尔已矣。昔苏子瞻邀刘器之参玉版和尚。至则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欣然有悟。盖取诸此也。寺僧一二。每见多酒态不知此味子瞻亦不可多得嗟呼。情境旷视。雅俗都捐亦乌知世无子瞻玉版其人也列一石刻玉版居约。戒杀。戒滨戏。戒多滋味。戒毁墙壁篱落。砍伐摧败诸竹木。愿后来者其呵护之有越三章者不难现宰官身而说法工竣。为壬寅秋九月。

初篁带粉摇新色。老叶迎风送韵声。

○岑山游记

岑山在兴安境。境之左。曳輿转级而上。可三五里。周遭皆小山林木薜萝与衣裳相钩带登山时日落山隈烟浮树杪如置身青霭中乘余光急探山中之胜中一洞如佛狮子座洞口。昂首轩鼻卷文如螺似天为之。左为龙乳泉。莹色如玉。微

微滴溜下如乳。味不澹而浓重。又似美人微汗浸浸不收。其右为鱼峯。斑文片片如黄竹叶。所居窅窳。即白日必秉烛入之。乃见。俗亦名仙岩。旁有勔修碑。以本为之。系天顺七年。其声朴朴。如古琴。其文斑驳断连。亦如老桐琴文。予目中所未见。又转最上峯为禅堂。堂踞岑之顶。信州山水可揽取尽惜山僧不能指其处惟龟峯近一瞩目即至前堂僧焚香宣梵。仪律清肃。是西江业林所少。次早下山入信州矣。夫岑虽小山然境近而踞幽胜其巔可揽众山则亦足方仙岩可作姑山两庑哲配也

摩诘之绘。幽澹毕呈

### ○浮梅槛记

客夏游黄山白岳见竹筏行溪森间好事者载酒从之甚适因想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广雅宜此具。归而与吴德聚谋制之。朱栏青幕。四披之。竟与烟水云霞步为一席泠泠如也按地里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为筏。枕于此湖。有时浮出。至春则开花流满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题之曰浮梅槛古今人音同不同未可知也书联者二一曰湍回急沫上缆锦杂华浮一曰指烟霞以问乡窥林屿而放泊每花月夜。及澄雪山阴。予时与韵人禅衲。尚羊六桥。观者如堵俱叹西湖千载以来未有当时苏白风流意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谭夫我辈寥廓湛妙之观岂必此具乃与梅湖仙人争奇哉聊述所自。以贻观者。

自是韵事。何减苏公一苇。

### ◆题后◆

题载生病纪

题懒园记

题岫崦僧卷

题念松和尚行卷

书印空上人卷

### ○题载生病纪

往予与苇航禅师山居时。偶言昨梦不祥。柰何。渠曰梦已勿忆忆又一梦也又言病后亦勿忆病予以为不然。梦而忆梦则忧虞萦营无所不至佛氏所谓颠倒梦想惑将不解病后勿忆病。则追欲偿好见猎而攘臂后将不可为盖忆梦病痴勿忆病病忘忘之为身害滋甚矣雄霸无过齐小白。而中兴之王无过刘秀。要其创基保业无他术。管子曰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冯将军亦言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善哉戴生之为病纪也其亦槛车巾车之意乎涉冰知寒爇火知热前车覆。后车诫可以保身可以广业戴生而自读其所纪胜于读岐轩素问嵇康养生论多矣或曰雨过爽来。太虚岂无忘雨乎。予笑不答第喜戴生之能无忘病而书之。

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知病。即药不忘正纵恣者一服十全丸。不独光明眼药方。可瘳世之瞎汉

○题懒园记

天地间人。懒者多矣。而独一嵇叔夜当之。懒亦未易言。真懒者世外而得身外身而得性性便神逸。形骸不能束。尘鞅不能继。故足尚也叔夜之懒见于绝山巨源一书。鄙薄荣进。遗弃世俗。即肢体骨节。非其所检。而于琴。于鍛。于往古高士。于当世之名流僿品。欣然有合。率尔天放此真懒者也吾里有秦必卿。亦以懒自命。即以懒名园。园之中玄对山水。而尤寄兴于画。所逢旷达之士醉眠任意而亦不柰见俗人酬俗务即楚楚风仪而颓然土木识者谓心卿之类叔夜犹长卿之慕相如有之似之耳余笑谓心卿。请以子之园以葛天无怀为懒祖巢许卜务而下若子陵渊明嗣宗叔夜一辈人高列两庑若五斗先生之祠杜康。配以焦革。心卿即于此中参一座且着我作懒侯附庸如何。心卿亦笑不答。遂书其语去。

诗云莫学嵇康懒当未得懒趣耳

○题岫嵎僧卷

世多病李岫嵎山人隐不离俗。乃其廊房花木幽。据泉石之胜不可谓非灵山功臣心札人死。业亦渐圯。譬之色衰爱弛游者亦多黍离之叹矣嗟乎。茫然尘世。谁为巢许。倘令复岫嵎故吾。亦足为吾党挥尘之助。因与冯太史开之倡此议。经营之。事即住僧蓉江领之。蓉江禅林之俊非能募缘者故不令之向嗇夫行乞也一笑

巢许何必买山。而兴衰起废。亦是美事

○题念松和尚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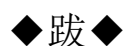
汝云念松松作何念万籁流云十寻掣电孤起无缘羣行不乱霜落水寒。念枯根现

大有理解

○书印空上人卷

子瞻治郡时。每言遇缙门人宜爱护之。加干齐民。近世戒僧少而生产肥身家之僧多官府亦遂从而赋役之使子瞻之言不验。玄风堕矣。余尝言高僧难作贫僧易作而近世能贫者亦不易过吴兴乃见其人。曰印空者其人通明事熏修。远近文雅有道韵之士。喜与之游而贫甚士大夫贤者如沈中丞观颐。朱侍御君采辈。相与捐贖买曹氏数畝。以饘粥之仅可送日而止乃知缙门有人不患世无子瞻也因问印空无粮乃足。古德临行将得去者何在。印空笑不答。

打得贫字破心便无累事矣经营既无。逢迎亦绝便与高僧近矣是为诸秃说法。



跋陈白阳阿房宫墨迹

跋陈仲醇读书十六观

○跋陈白阳阿房宫墨迹

米南宫行草得晋人之神。祝京兆从横下笔。不减南宫。道复此卷。如六王毕四海一。起笔数行。神酣色飞。即京兆可为让席。至妃嫔媵嫱以下。腕力多散。世或疑非道复真物。非也。唐名将薛万彻有大胜亦有大败此为道复胜中之败。未可知不宜遂掩名将风气

不当以成败论英雄。

○跋陈仲醇读书十六观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此孔门直下了手语也读仲醇十六观亦何必空语言文字乃为妙乎如云所读者古人之糟粕此老胷中犹觉有精玄一义在读十六观者共作此观

总在故纸中作活却不要在故纸中作活

◆引◆

偶语小引

姚元素黄山记引

○偶语小引

孔肩心澄一泓。笔落众妙。著作非一种。忽有摇落不偶之感。乃作偶语为是不偶而寓诸偶风绪触物。灵籁相宣。予戏谓孔肩此岂泽畔之吟出于憔悴当是苕萝美人病而生颦颦乃益美耳。

新诗多向愁中得。绮语偏从静处生。

○姚元素黄山记引

我辈看名山。如看美人颦笑不同情修约不同体坐卧徙倚不同境其状子变山色之落眼光亦尔其至者不容言也庚戌春晚。予游黄山有纪。自谓三十六峯之美畧尽。而元素后予往。以秋月。所为纪简而整。有与不同者。取境使然。海子光明顶上。元素独饶取。而予所快览丹台之云气与石笋上下之峯幻。元素不尽也虽然亦各言其美也已夫美人入宫见妬。而吾辈入山岂相妬邪。书之发览者一笑。

千峦万壑。日异月殊。人各自领。何湏相袭。

●翠娱阁评选黄贞父先生小品卷之二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武林黄汝亨贞父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论

传  
墓表  
哀辞  
文  
尺牒  
赞  
偈  
疏

◆论◆

毁论  
毁论  
陈平

○毁论

古之檀道术者。未有不得名者也得各者未有不得毁者也名与毁世之所立也擅道术者不与也佛氏而圣者。名之曰寂灭。而天下以为无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道也。老氏而圣者。名之曰清静。而天下以为翕张取予之间。有阴谋在也。吾儒出而名之曰中正。道德仁义礼乐立焉。然而曰党。曰谄。曰佞。当孔子之身已不能免矣盖庄氏之言曰。名者实之宾也。余则曰毁者名之仇也宾者外之也无心而至者也仇则有心敌之者也无实故无名无毁名之曰庸人辱莫甚焉立乎无名无毁之间。圣人曰之曰乡愿。乡愿德之贼也庸则委之贼则乱之使天下莫得而听睹以趋于亡则圣人复生焉而名立世复有甘心者矣

宁为兰折。莫作艾荣。正此旨也索一媚嫉人而不得。毁又何伤。且毁者。完之因也。

○毁论

圣人非无毁也非必有毁见圣人也亦非必因毁而勤修之之谓圣人也东山之谤。崇侯之谮。子西之沮。非圣人被之与毁以名生者也名以衰世立者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其奚毁之有名归之而不能辞好名而名不归两相戛而毁生焉然圣人不求名也因名而得毁圣人之遭有不幸也非必毁而后见圣人也德修而谤兴。道高而毁来衰世之言也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而以为是足以无毁乎。此非韩子之言也。君子有三自反也曰我必不仁。必无礼。必不忠是因毁而勤修之堵也是犹以毁动者也曰此亦妄人也已。与禽兽奚择哉其犹以意胜者邪非圣人之言也圣人不怜而教之明诛之乌忍妄人禽兽而置之地盖夫子之言曰。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夫不见知则不能名之又乌能毁之不毁故涅而不淄。

出语似迂。然却是至理。



## ○陈平

曲逆侯出奇计者六。而天下莫不多其。智也。寓庸子曰此智盗也能阴而不阳窃人之有以为己有也何以明之。彼弃魏而楚。而汉。以护军为市。而窃其金也。荥阳之危以反间得脱然而黄金四万斤汉王与之而不问出入也。则又以荥阳为市也。汉王怒淮阴侯之请王也。蹶汉王而卒许之又窃于良以为功者也淮阴侯无反而不足烦云梦也诚反而以兵袭云梦即召之不来召之来无反明矣而因禽之则又窃淮阴侯以为功者也开平城之围。有大功焉。昔者张不诈郑袖乎张仪之智也斩樊哙而以身幸吕后。而留宿卫也。听王诸吕而汉几乱。此又窃汉以结于吕氏也。微王陵。微朱虚侯平安刘乎吕后不死太尉不得入北军平安刘乎吕王而窃汉汉留而窃平吕以为功钱谷讼狱之弗知又窃丞相而颺之免条侯。盖平之言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平亦自丑其智也。夫窃物者夜行而昼伏。欺人所不见而负之走。平之智类是乎然能愚天下之人奇其计与子房并称而窃智名也故曰智盗也。

盗智二字百吻不解。岂曰深文。时无英雄孺子成名毕竟逃不过文人眼底

### ◆传◆

#### 王孝廉传

#### ○王孝廉传

王思默孝廉。以贫勉就长兴广文。未之官而困穷病以死故仍孝廉称也孝廉王姓。讳道得。字思默先世樵李人。大父守泉公徙而武林。父小桥公某举三子。思默其长也。生而敦庞朴质。无辨言。自幼磨砺举子业。即疏理循格。不为华诞语。弱冠补郡诸生。试辄迈等绝类。辛卯李梅两先生典吾浙试。所收必精切雅驯之士浮薄者落而思默遂荐于乡。余亦附鹄起。人谓思默逢年。不难掇一第数奇。七上公交车、俱报罢、思默自为孝廉耻有求于人即有欲语亦呐呐不出无以当纵横闭户自守泊如也以是人多称思默长者然无能为助贫固当耳又不以贫故薄修人伦事小桥公最欢。居母张儒人丧。不减浚冲。事继母范。如事所生。束脯之入。罄以供啜菽不以累诸弟而先世遗产又俱撝让无所取二十年寒俭一日其为孝廉无异其为诸生也自小桥公。母范。相继逝。殫力大事贫乃日甚思默益无意世事。晚而皈依云栖师。修梵业。予尝逢思默山寺。从缁衲顶礼焚诵及饭蔬噉菜。津津若素。每向人叹服。而所知谓思默未展世用。强之北征思默谢出无车复醵金劝驾思默不得已驱车北。谒选人得署吴长兴谕冀以苜蓿代耕而疾作矣同年吴仁仲辈。为之资行李。舆而归。顾已不可起。得年若干。嗟乎。天固不可知令思默犹是诸生牖下无出入风露之劳尚可以老日月又使其台意学道坚云栖之栖蝉蜕一切而游于寂寞其于生死之际当何如哉如此而死是称孝廉者也

寓生曰。贫者士之常而贫固能重士者仲山戢身于新野。史云伸眉于莱芜。

即思默居官下不屑不洁其何救于贫哉归而一丘称贫孝廉以终贤于五鼎食远矣

孝廉而能贫。贫而能亲亲。是真孝廉也宣传之以风

◆墓表◆

苦贞妇邵氏墓表

○苦贞妇邵氏墓表

邵氏者何。高隐邵虎闇先生女也。称妇者何。邵氏年十七归于顾。为顾生献妇也。曷称苦也。邵氏不得于姑。不可言也。不得于夫。夫实有桑间焉。而弃之。计坐之逆。质于理。司理胡公曰。妇姑无讼。类反唇邪。且反邵已而明姑所以。慨然曰。非其罪也。令顾迎以归。载鼓琴焉。而姑恶其反也弗妇也顾亦终借姑而箴之弗妻也闭一室如圜室饥而饲如饲犬豕。寝若蒺藜焉。幽三年以死谁谓荼苦氏茹之矣是称苦也称贞者何也顾弗以为妇而邵氏终为顾妇也其父若兄迎之归。其母哭而牵之弗归也历九死而不悔若曰与还邵而生宁为顾也囚而死也死而其兄申于理司理孙公亦曰姑不可问也仇姑而明之非妇志也夫实有他而死其妻不可耐也闻于学使者陈公。陈公褫其衣捋之。而悲邵氏之忍死为顾氏妇也。令顾以礼葬而为之墓焉。士大夫闻而悲之聚而议曰。古今称贞妇者多矣。其夫生而谐焉。死而靡他死于贫死于寡者甘也夫在而绝之而困辱之卒死之可谓极苦矣苦不可贞而氏贞焉其义在箕子之明夷被发以奴苦也为殷三仁贞也妇道也臣道也予故书而表之曰明苦贞妇邵氏之墓令后世为人妇者知所处焉

笔宛委以肖其苦。亦古劲而如其贞。

◆哀辞◆

项贞女哀辞有序

○项贞女哀辞有序

项贞女者秀水人。父某。许字吴江周孺文。死之者也。凡百君子。莫不珍其芳洁。美其从容褒着文采。彪炳人伦而曲士谬束中庸嗤其苦节。呜呼不食禄者非王臣邪谓未为孺文妇也者弗死孺文也能为孺文妇也者可后孺文死也是西山无饥夫之薇延陵无季子之剑也嗟呼。死生大矣名义邈然。夫杞哭崩莒。思妇之极哀。聂尸暴韩。侠魁之余烈。犹怆然悲壮。想见其为人。况贞女哉。余故怜而歌之。非能拟骚人之赋。聊以抒槩士之惊焉耳。媛媛兮淑女。言归兮于周。衿襦兮未结。伉合兮将谋。吉日兮辰良。于飞兮绸缪。旻天兮不吊。君子兮离忧。惊闻兮潜怛。虫虫兮含愁药石兮亡从素心兮有求吁哀哀兮苍苍。穆默默兮玄修。倘百年兮有期。愿一七兮夷犹。嗟夫夫之不辰兮。年之弗将。贾谊才而蚤夭兮。子渊喆而云亡。颓玉树之先摧兮。稿兰茝之芬芳。寂愕愕以来讷兮。孰知余之旁皇。将呼天以长号兮。猝裂其肠。羌大人之我珍兮。厚余之防。黯黯饮泣兮心独语魂兮其徠兮。吾将与侣眇眇愁云兮惨其暮白日不再兮余又曷顾

盈盈绿鬓兮谁则予怜余则爱吾指兮谁为纤纤为玉而碎兮将瓦而全双翼既折兮将焉翩翩窅窅只目兮于何流连伤哉柏舟兮。亦孔之贤。余亦妇人兮。何独不然苟厥身之靡二兮。胡问尔之色颜魂兮其亡驰兮。余薪及尔干黄泉神矍矍其不寐兮。凄长夜之杳杳。彼蚩蚩之莫子防兮。恶知子之皎皎。倚栏干以徘徊兮。愀余心之渺渺、魂兮余其偕往兮。亦何以异乎偕老。款悲风兮萧萧魂怳怳兮摇摇睇孤灯兮无色抚哀琴兮不调奏一曲兮音绝肠九回兮欲裂纫素丝兮为佩軫余怀兮如结骋松陵兮漠漠怛荒忽兮累咽望夫君兮太息乘冥冥兮余接儻西徂兮之东生不同衾兮死兮同穴。乱曰鸟于归兮。反乎故乡。狐死首丘兮。贞余之所藏。翱翔大化兮。为鸾为凤。精气无不之兮冰为霜。旦暮千秋兮。振振三纲。秀川泠泠兮清標孔扬。子规咽芳树佞猿号空山。

序中不食禄者非王臣。一语破尽拘儒之见。

◆文◆

祭王元美大司寇文

祭丁右武文

祭汤若士先生文

○祭王元美大司寇文

呜呼。岁在龙蛇天倾东南。国老竟殁。斯文云残。人伦失宗。薄海涕泪。谁不公哀。强为公慰。维天生林。子齿去角。呜呼我公。恊气光岳。维天锡福。忌盈亏全。呜呼我公。令德终年马迁无诗公诗罕俦上遯风雅下摄曹刘初中盛唐沂为支流李白无文公文鲜伦凌铄百代先秦西京瀆沫泻润南阳庐陵济南偏禳。北地方驾。狎主齐盟。渐被华夏。大儿文举。小儿德祖。攀附名字。不可胜数。冰鉴羣哲。提衡万古。呜呼杨雄洵玄其行则诚公行圜方与道委蛇东山载驾驰驱三朝蠖屈龙见孰测其高覆盆既雪。弹冠非荣。下慰厥考。上报圣明。移孝以忠。有孚在道。处为远志。出亦小草。呜呼万物之数无往不旋盍归乎来弇山之园含笑从之司马九原公生有为公死不朽微言日星高山斗遗泽及世性玄寂。蝉蜕天壤。千古一夕。白云帝乡。逍遥何极。某等托交令子。雁行龙门。未技受怜。奇文共论。又则在兹。人将安仿。紫气沉溟。大江潏泆。絮酒束葛。聊写悲仰。尚飨。

全才具德。不辱斯文

青莲不可云无文。然亦须逊其品。

○祭丁右武文

前浙东兵宪参岳右武丁大兄。以万历巳酉三月八日坐逝于里第之正寝。六月友人汤若士以讣音至。年家弟黄汝亨裂肝椎心为位而哭。将赙镜具涉大江。束生葛。攀素车。驰赴千里。凭棺一恸。而羈继客尘。栖迟病骨涕之无从悲无

所托乃以十月巳酉朔。越十有七日乙丑。遥遣一介。寄之絮炙为文以哭之曰呜呼痛哉。公遂至是邪。维公禀宇宙间出之才负天地不平之气其慷慨历落之概。可以移山岳。贯金石而不可以入世途其高亮坦直之节。可以动四海。信千古而不可以及时贵乃至老死于睚眦而终其身于谗言之可畏呜呼。痛哉。古今贤豪进退非毁之故大畧如此宁独于公为复不尔邪方公为理。漳浦蜚声卓异。入拜御史。抗章触忌宁黜而蹇母撫而媚逮乎东事孔亟。赤白交驰。帝曰咨尔。守在四夷。持节东海。诘戎陈师。讨我军实笑以嬉斯其筹秉之所简练固以一班可见而其意气之所棋厉实惟千秋此时矣惟鼎有实。我仇是即贝锦爰兴。芳兰徙植。帝。阍九重而莫扣湖海一身兮难测置之东粤。存亡反侧天下士无知不知皆为公扼腕而沾臆乃公豪气未除。壮心不已脱畧公卿文酒自喜托高襟于云天寄心知于流水亨也辱公。腹心是披。于浙之役。已结襟期。余令锺陵。时就公居授我餐。我先以诗。高谈移畧。遑及其私。予既□命。握凄其十年兄事。敦好靡移离愁不胜泪如縷糜已在长安。忽来萋菲乃公顾有阴为余防者不远千里之外而终不令予知呜呼痛哉。如公于我云何不思谓仁者其馘谷乃德徽之永辞闻公永辞。无怖无异。开门危坐。云大奇事。征公不磨。英心锐气。呜呼痛哉。公身已矣。公后其昌。公有少子。鳳姿鸿翔。种玉遗珠。喜奇流芳公且食未尽之报而重新司马之构堂惟某不天。别促情长如龙无首似雁失行遽闻公讣。涕洟旁皇。秋风江汉。落月屋梁骨无从。遥奠一觞。生惭鲍管。死愧范张。公如有知我享我将。呜呼哀哉尚飨。

右武品格。先生气谊。俱可想见。

直抒胸臆之文。可以作人悲愤。

○祭汤若士先生文

呜呼汤公才高迹削诗能穷人文憎命达昔在文人。才不尽同。汉魏代兴。异曲同工。我明作者。北地为雄。七子狎盟。时流趋风。濡沫拾渾其波如驰骋。无眉目乃不自施呜呼。汤公。大方长笑。睥睨千秋。自辟堂奥。英灵郁秀。尊古得道。大雅擅场。好辞绝妙。单言霏霏大言浩浩。名流寓宇。垂光分照。呜呼哀哉。余自孝廉。托君声气。已令锺陵。得交君臂词组宣心一禽知味论古之人谈天下事高谈微言每出人意呜呼哀哉。余今之来君乃骑箕亦有山水谁则牙期万事一棺空名尔为呜呼。世人死亦其常造物忌名公名乃当惟三不朽孰与文章是物最神存而不亡日月经天台视彭殇君去而仙。予何以伤。荐莘隩些。我飨□将。

曲写牢骚深陈悲悼。贾生之泣三湘。欧公之□曼卿。

◆尺牋◆

复吴用修

答介山和尚  
与吴子野  
答李上饶渐卿  
答冯开之  
答吴伯霖  
与丁甥叔潜  
复董定所  
答繆生  
○复吴用修

怀足下意非楮墨可了彼此穷愁亦复默会姑与足下陈说两境泉声咽石月色当户修竹千竿芭蕉一片或探名理时对佳客清旷则弟蓄嵇阮飞扬则奴隶原尝萧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采薇颇艰。辟纁不易。内窘中馈之奉。外虚北海之尊。更复好义。先人守雌去道。食指如林。多口若棘。风雅之趣既减。往来之礼务苛。此又一境也。两境迭进终归扰扰半是阿堵小贼坐困英雄耳吾与足下俱不免。故敢及之此未可示俗客也

床头金。囊底钱。宁肯为英雄有则止有困境已耳岂直吴用修有之。

○答介山和尚

仆辈不能作佛门金汤。断不敢作道场荆棘。前者之过。实欲以平等心。行和合事。来札所云相嫌慢去。非但仆素钦公。即二三君子绝无此念当由仁者自为动心或从旁人误作飞语耳要之世本无事以疑心迎之则杯蛇兵草何事不疑以虚心忘之则聚沫浮沤何机不化故廉蔺可为雷陈。仇雠无殊骨肉。火不烧空波从水灭吾儒所云万物得所之道亦公家冤亲平等法门耳傥赐记存。存涓埃之补。暇目与公一笑论之。并领未闻之教。

火不烧空。波从水灭。只是上人不空不灭若能空灭何畏荆棘何必金汤

○与吴子野

户惊鹊起复羞牛后恐足下喜心未倒也。明年夏可得一令。今秋计乞一差南还居京师无佳事可为惟有折腰卷舌冥心柔骨八字可行皆非木强所堪至于耳目化为长班资粮捐之薄分金谷亦竭。尘甑何为。如足下所为荷锄东皋。散发北窗皆有道无怀之民岂长安贵人所得与闻素履此境者当知仆言不谬耳允文酒兴何似。孟孺笔墨定佳。为寄声千万。

乍一指示。新贵人意气欲尽。

○答李上饶渐卿

不挂进贤冠空谈彭泽径即本身自笑之何得闻之俗人只可与足下言耳。句漏仙令尚为世间愁功名邪。然怜才是吾辈事。第未知太阿人手否耳。两生皆识之

而不敢必然不敢委也

数行中具数转折。可云令巧。

○答冯开之

邑非难治治邑者自难耳世法中所谓贤不肖者与吾辈音大别世法在华其槩而我辈在有其璞世法在堂帘之上而我辈在阶墀之下是以难耳此言亦触忤世人但可为先生道发一叹息而已。山海罄矣。将无忧闾戍乎。此又非一县事。不敢言。不敢言。河阳无花。亦无看花人。思湖头桃叶。如先生辈。履齿所向真逍遥游也。十余年寤寐李本宁先生。远在天上。乃幸属其部民。而不得一登龙门。且往者先处士之徼惠甚大。先生晤时。乞为道意。此方瘠甚。不肖于此亦久不开他窠。彦平来。又值旱禁屠不但不能如长卿临邛且在齐闻韶矣一笑。

我法之贤。世法之不肖也。为且柰何祇宜一叹。

○答吴伯霖

大都官负民耳而尤媿于锺陵。不佞向苦行烦。近稍似居简。过此则场事覲事。将纷纷矣第此念不敢自负足下能谅之作令未尝不佳。而时会其艰。古人以不变塞为强。此真捉刀英雄耳机来则动动则必变即此是风云之气战时宜坚固之勿令败笔大都名将偶败非材胆不足只愁心散散不及收则转而为怖畏故也伏如抱卵。举则行空。此战胜法也古松上人出关与未入关时。意味何若。此吾两人不能有助。护持有足下开之诸公。不佞亦稍效其日中一饭。其山房。即系幻居。亦应护之。在世日此比锺陵官舍则庶几常住物也。

官负民句。绝有天理。非有天理。人不能道。

○与丁甥叔潜

有昌黎子厚诸公即崎岖经丘亦成佳赏子瞻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乞儿则吏胥衣冠亦夔龙礼乐割鸡政须牛刀便以此言作尊君陈皮甘草汤也。如何。随寓而安。何烦戚戚。

○复董定所

语溪一晤。如逢天上僊人。此后便扰扰矣。江右故多材。而近之文体稍诡。士习亦渐浇。盖诸公慕长者之声而不务长者造就人之实相靡而成见教去莠全苗一语是造士匡时之要药鄙念亦不意同之。吉安抚饶间。弟得其魁桀士。稍稍知自爱文章之精沈尔雅者亦辈出拙目即未能尽得而亦不至有遗珠之叹惟是奇材异等何备缓急者岂能于两扇八股中得之捱过秋事。弟倘四大亡恙。可徐索之以报耳。承示药语。是大医王慈悲渡人。之方。不但弟一人当服之。吾兄所得至是乎。敬服敬服。

去莠全苗。大是培植处但所凭者有司博士之揭则钻营之大猾得庇所锄亦微疵小过者何足以劝哉至于八股不能得士。固也然拔一二厚貌深情以官府为窟穴

者为德行又岂得人是不可不留意也。

○答缪生

不佞廿年鼠技。半生蛰伏。作天下后殿为诸君前驱顾以子孟之无学术。坡公之拂时宜。为五斗米来七不堪方当攒眉何足鼓掌而诸君才与时拙既自困于无聊道与我同遂亦喜其有用渝涯之惠。非贫士所将。溢美之言。岂主能赴而以千里远颀。勉为登拜王途如坻敢自试于牛刀末路未平愿共淬其龙剑不佞以正月发长安之轼与诸君来年成燕市之期南北岐路不无叹息于山川臭味同怀幸无遐遗于金玉烦冗万绪。草荅八行。空言无将神与书往。

语简重而气轩翥

◆赞◆

醉翁图赞

曹生赞像

题达观和尚小像

沈五陵像赞

项于蕃像赞

○醉翁图赞

酒。好友。闭而眼。扞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丑多不辞一石。少不辞五斗提携域外乾坤断送人间卯酉破除万事总皆非沈冥一念夫何有盖东坡以为无漏之仙而吾呼之为独醒之叟

是一七体。已得醉翁之槩。

○曹生赞像

其止五尺。其行五湖谓曹丘则非非长者视曹交以眇眇丈夫以姓立言而语趣。

○题达观和尚小像

一见此老长安西。紫容满相扬须眉。再见此老天口西。眼光落地身着泥。扬眉自何来着泥自何往来往不可摸那个是和尚生前业棒。死受杖。痛者受者俱罔象。长安天目与此图。都把虚空做模样得无象之旨。

○沈五陵像赞

萧萧四壁。而问其富。则商鼎周彝。落落一剑。而扣其知。则荆卿渐离。座上客满。似北海为友开口而笑者。若庄周为师。斯人也非结鹑咽李之溪刻斯像也盖弹琴颂酒之风流者邪

貌出一个清雅流。

○项于蕃像赞

其外示朴其中超伦其握管而摛词也曰今之文士其横襟而放言也则古之逸民其傲然而不屑也同长卿之慢其率然而无营也似蓝田之真其出处未竟。吾不能定子之迹其丘壑宜置吾可以窥子之神

笔飘飘有远韵。

◆偈◆

三摩庵佛偈

复中城寺佛光明偈

○三摩庵佛偈

童子沙聚成佛。长者地布为金。一茎草。丈六身。三摩偈。遗后人谁破暗我开明青山现古月轮

○复中城寺佛光明偈

寺可灭佛不灭依旧溪山古日月佛非重明吾为汝重说

非重明。为重说。大有解会。

◆疏◆

为灵鹫山乞佛驱虎疏

幻蛰上人护关短疏

黄山莲华庵募疏

○为灵鹫山乞佛驱虎疏

窃惟天地定位。人物辨方。□有羣生。两亡相□□大慈之并育。伟造之同功。若夫人号物灵虎乃毛族情均切于好生恶死祸莫惨于率兽食人不□此方竟□其毒咆哮幽谷。呼啸长风发声奔雷流目铄电。犬羊之沥血已甚。男女之剥肤可虞岂天地不仁以投畀豺虎将冤愆相报而毒我生灵仁术不施。杀机何已。僧某等。幸冒人形。叨称佛子。□不足以降暴愿或怯于拾身但有惊皇。祇生悲愤恭惟我弘慈诸佛正教偕蓝。摄受无知哀怜有□化热血于清凉之境解释贪饕措利爪于莽□之墟消融毒杀锡我多生之庆开彼历劫之冤辟除山林。清宁庐舍。造物无畏广帝好生如其方命不仁。逞凶为虐。亦宜招摇大白。麾斥右方使负嵎之势不张啞人之凶远徙奠蠢灵而咸若措人虎于两安为此哀蔬。仰于慈鉴。

柔声纾气。可令菩萨低眉。

○幻蛰上人护关短疏

云居乔上人。旧古松。慈更幻□。受律莲池大士□关岫嶙山房夫遣动求静即非真寂之宗而息影就阴斯亦戒定之法逸防猿马妙用龙蛇但三年聚粮。一力难办。我辈□□□□忍不其相持护随心作供结信成缘若许而不与。愿勿虚开。

近来僧以缙绅为奥援缙绅亦以僧为外□夫二句直欲捶破此障。

○黄山莲华庵募疏



黄山峯壁如削王岩岫错繡象高无际出奇无穷海内名区所绝少余友吴学宪每向余赞叹云。岂有此理。此言是戏足为此山知己然而断崖县磴。风雾作苦。人烟□字。旷绝无所学士艰于三过□子不堪一宿亦岂理之所有也。予登临快畅为此不无缺陷之叹有莲华庵在莲峯之前天都峯之下。因得过而小憩望水帘听飞雨斯亦林中之殊胜巢居之极乐矣而庵右有地一方峯环壑抱□胜所集庵僧某公持律食淡誓□宏愿欲即此□构华严阁一座焚修朝暮。上为宝函下列绳□□履可栖行钵斯托可谓造无而有肩理弘法者矣然世人种慳既深。布金匪易。谁为长者猛发舍心开般若之妙门。作丹岩之上首见□随喜聚十为千。犹胜撒手无将。宝山空回者也。

托行钵。亦以栖山履。不徒为僧地矣。亟施之。

翠娱阁评选李本宁先生小品 明 李维祯着

◇李本宁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引 题词

卷之二 记 传 箴 铭 赞 疏 题跋 墓志铭 祭文

●序

李本宁太史小品叙

学不累人也人自累学耳善将兵者五花八阵唯我轴转能令人如将意则宫妾皆兵况隶戏下者备吴越之饮飞燕韩之技击乎故空拳昌刃非必胜之馐驱寡击众亦非万全之策率百万众鼓行而前参以奇兵突骑或为天或为地或为风云龙虎蛇鸟一合击则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鸟翔蛇蟠龙飞虎翼倏奇倏正可合可分无坚敌矣京山本宁太史富于学而善用其所著述为卷百许皆出经入史镕古铸今自记叙论说及铭志赞跋种不一篇篇不一格即寸澜尺涔其论议点染莫不罗今古极奇奥在才可夺五花簪者亦输其博至集庄集老集经集骚更有指挥如意无惊不用命者则散钱得索子自绳贯丝联今而知学不惧博矣试就所选读之当亦有会

钱塘陆云龙题

●翠娱阁评选李本宁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京山利瓦伊祯本宁着

仁和陶良栋赞皇评

序

引

题词

◆序◆

筹边移稿序

陕西乙卯同年录序

孙公乡贤录序

效愚草后序

虎鼠集序

空囊草序

曲部尚书诗序

李成白诗序

赠大学士张公序

赠福建参议周序公

高光禄寿序

汪太学寿序

董节妇寿叙

○筹边移稿序

岁辛丑。余以越宪使。上计京师。坐不称任。镌官一阶。而是时门人上郡赵毓美。亦为晋宪使。治兵岢岚。而流言。赖二三知己分明之。又三年。君累功擢右方伯。治事如故。而余始得君所为筹边移稿读之。则知君名高而谤随固有自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惟北虏最为中国患。故封疆之臣。非才望什伯人者。不轻授。其勤苦功高。往往超拜为抚为督。中丞御史大夫。司马。进东宫保傅。可计日待。视夫循级而升者。大有径庭则忌之媒也虏款踰三十年介胄之士忘战而惟以互市修守为务互市物日滥恶修守工日虚冒兵什伍耗缺而饷不尽为兵有侵牟诈伪视为固然稍综核厘正不以为苛刻寡恩则以为喜事好异同则谤之囿也君治兵凡八年。前后所筹划数万言要在将不得以虚名克位士不得以虚名隶籍饷不得以虚名干没工不得以虚名糜费货不得以虚名售直而所部诸州县内治参稽为尤详虽丝缕圭撮无使民受损而吏受业所可自专者更张不嫌骤执守不嫌固断击不嫌猛而所不可自专者屡请不嫌渎力争不嫌激过防不嫌迂诸所共事等夷往往开府秉钺。而君循级而升。与常调同忌者之心谤者之口亦何所不可加于君而行之自如终不以毁誉震撼稍失常度独身一面当虏。令帖然奉要束。所省十万金。云中上谷。虏徼求无厌。且渝盟。五路益鸱张为寇。惟君所莅。边鄙不耸。民狎其野此宁可以声音笑貌袭取哉是编也君赤诚之明验也知我罪我亦听诸人而已余初以参议提调秦试事。君犹童子。沉静有大人度。既余为秦督学使。君甫垂髫。貌不踰中人。悛悛似不能言。而气雄万夫。心仪君必为大器今虽不尽君之用魄兆见矣余登仕版垂四十年。历官藩臬。靡事不为老而才尽名位日损。媿君殊甚。师不必贤于弟子信夫。

今之监司仰对目前抚巡俯临异日台省且综核起浮躁之名。稊密来罢软之谤。果若序中所言八年在位犹天幸也县官岂不足尽力。上下掣之。

### ○陕西乙卯同年录序

天地之气。倏聚而为人倏散而归之天地吾不能保其身之不尽而何有于父子兄弟故庙有祧而服有穷。厚积以遗所不知何人则达士笑之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而何有于人称人之父子兄弟而与之盟曰世世子孙必无忘也是惑也又凡有血气之属。莫不知爱其类鸟兽失所羣匹越月踰时必返其故乡乌号踣躅而后能去而况于人乎。空谷闻足音。蹙然则喜。故国旧都。望之驩然乐也而况其人同其乡同其举之时又同倪所云天作之合者耶若是而视其父子兄弟之休戚若燕与越燕雀之啁噍弗如矣由前之说者。巢许之厌事。老氏之刍狗万物。孟子反子琴张之狂。申不害韩非之惨礲少恩而不可为也由后之说者。许行之并耕。墨翟之不黔突。尾生孝己之信。王伯舆之情。朱亥聂政之死而不可为也圣人使天下笃于情不使天下为情所苦故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以相生相长。相维□□而其所亲亲老不施于民。所仁民者不行于物夫人之类不以五伦尽也身亲民物之一体也圣人知之审矣而至其为训第若曰如是止耳情有所专至必有所不至而出之易穷吾尽吾所可至而无强其所不至所至者人不为恩而所不至者吾不为忍是以身亲民物各适其适。而五伦之道。万世由之无弊也。陕西士同巳卯举者持所为录请叙于不佞。不佞为之说曰。今所谓同年者乃所谓朋友之伦之遗也而不共缓急。抑貌合而中离。为德不竟者。不佞不敢知所必追趋逐者为根抵之容媁媁儿女子者不佞亦不敢知盖圣人之训昭如也。

突起两端。要之中道。后以箴砭收之使人不敢不及情亦不敢过情

### ○孙公乡贤录序

扶风孙公没三十余年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于是乡三老田部。市令五伯。铃下门阑街里之属。宋一楠赵希颜辈。千余人。邑博士弟子员帅开先辈三百人。具公生平行事以白诸台下。邑校官。邑令丞。郡守理。张万善。马政和。韩洪祚。张栲。辈十许人。询谋僉同。而观察郭公。督学使洪公。待御史龙公。中丞李公。采輿诵。祀公于学之乡贤祠。公没时尝语其子民部兄弟曰吾为督学使见诸请祀乡贤者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贵与上官私交故遂使彝典化为秽迹贤者没而有灵岂屑与伍儿曹无以污我即有齿及当固辞之民部即贵益远嫌务成先志以是三十年不举。而人或持大义责之。曰先人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显亲扬名。为孝之终子不为亲显名而拒人之为亲名可乎民部无以难。而公论始伸。入祀之日。通邑歛然称快。争持酒脯拜祠下。或至淹泣。其感人深如此。民部方官金陵。集事始末为录示余以明非敢违父命之意忆昔孙公以侍御史注误谪理吾郡。余过其邑。得接颜论。风格秀整。真关西男子。

理郡未几。极得民誉。寻握江西督学。所甄拔名士。至今接迹中外。而稍迁参知。遂称病免。无何卒矣。经世功业未竟。其施而俎豆贤人之间。没且不朽。是举也。有三善焉。公不邀身后名。而名自归之。没世不忘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历年一世。久而无斁。三代直道于今可见一也。为人子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孝莫大于严父。得人之欢。必以事亲敬其父。则子悦一也。因题其端。以授孙氏子孙。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其尚是训。是行。于是录也哉。

无官不贤。乡贤一举。直不足为重。而为轻。宜淇望而若浼也。民部之祠亲也。恐亦非所以尊之。○没之十余年。下笔大有分晓。

### ○虎鼠集序

里人胡博士。精举子家言。所授徒半国中。困诸生久。始得偕计。是年偕计者三人。为李尚贞。周思皇。三人皆积学士。明年李周成进士。而博士复不第。然数以毫厘间失之。如求仙舟。几至三山。复为风引去。乃就今除。得攸县。而其门弟子尊事信从。倍于里人。则为之行其所著。而自命之曰虎鼠。东方朔客难。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言士所遭时不同。未可以成败论英雄也。吾家供奉。作远别离。亦有权归臣。鼠变虎。语义畧相似。而所述洞庭之南。潇湘之浦。鬼啸猩啼。九嶷联绵。孤坟安是。帝子泣绿云。风波去无还者。盖有感于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哥舒翰之事。其所忧重在鼠之为虎。当时诚得真虎臣而用之。鼠子敢尔。惟夫下则鼠窃虎之名。干用上则假虎之权。用鼠究乃祸人国家。攸县隶长沙。九嶷潇湘。在目睫间。自顷主权国是。寢寻堕天宝末流。博士倘亦有供奉言外之指耶。国家以举子业用士。冀其经文纬武。安危缓急有赖。是所谓风从虎。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如第博科名于世。无短长之效。而更为社鼠。不可熏除。则举子业即用之。何殊于鼠。不若不用。犹令鼠窃。无所得肆。之为愈乎。博士虎文。坎壈一第。是不用者之过。虎奋冲破。以爪圻地。视奇耦而行。余不虞虎之不用。而望用之不失为虎也。周官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古大学谓之虎围。诸为士者。率坐皋比。博士以此集教扰多士。声应气求。观人文而化成。无论后之用不用虎。视耽耽自足雄矣。相鼠有体。何屑道也。

簇聚。如虎文之炳朗。

### ○空囊草序

尹长吉名家子也。以蚤失父。故与其母食贫。长吉好读古书。不惮割产以购。又好客。委身赴人。缓急则益贫。既举孝廉。有司遵故事。旌其门。无门可旌者。诸宗人稍为索纆。乘屋。然后有司得将事。而是时藩大夫有所克偕计费。可百金。长吉复斥散。与其知故操一空囊往。既不得志。南宫。会其叔父中丞公新开府山东。迎之入山东。不三日辄归。往来所涉。历陈蔡宋卫燕赵齐鲁之境。三千余里。提一囊还。白儿装在是矣。则其吟草也。母笑曰。吾闻文章家。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儿多如许不

虞塞破屋子耶长吉谢不敏差不羞涩胜阮孚一钱耳。吾家长吉。日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母使婢探囊。见所书多。辄怒。儿当呕心出乃已。古今有雨长吉其囊复大相考刘煦为唐书传文苑。爵位崇高者别为之传。惟欲令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而李长吉置不录。新唐书亦言长吉以父讳不举进士。韩昌黎辨其非。位止协律郎。年二十有七。而今长吉业过之。李母怒其子。而尹母安之。李于晚唐词尚奇诡。以鬼才称。而长吉当文明盛时。操椽管待诏公交车。庶几吾家仙才天所赋畀人所受享今长吉愈昔长吉为甚士未有才如长吉。而长贫者贫固士常长吉非贫亦安能如虞卿以穷愁著书表见于世他日尹氏之空紫而为八座尚书所荷。孰与梁昭明所言词人才子名溢缥囊者为不朽。长吉母余自有传。

文以趣胜。点缀特精。

### ○效愚草后序

余自乙亥出国门垂四十年。舟车所至。畿辅藩省凡七其民贫而日惰日悍其士偷而日骄日诡其吏贪而日伪日竞盖四方大都相似。可求而知其故。补偏救弊。为法差易独辇毂之下交戟之内封事丛杂甚者往还私札詈诟秽语上彻宸聪下传置邮而是非曲直纷然殫乱如蝮如螭莫可辨识如鬼如蜮莫可方物如焚如鬪莫可乡迹如狂如呶莫可质难上以默止讜而讜愈繁上以容释憾而憾愈力臣纪裂主权轻官守隳国计弛宗社生灵其何赖焉比读史义伯待御效愚草而后知言路固自有人也义伯登台旬余。即有弹事。自后大僚大政。关切世道士风。国体民隐。无所不言。盖有独创之而不嫌于喜事共济之而不嫌于尚同屡持之而不嫌于好胜者彼其之子连体固宠撮徒成党强足以拒敌辨足以饰非发若机括留若诅盟杀若秋冬义伯信方寸心奋三寸舌犯众煦漂山之势破积蚊成雷之听不知有身何论名位信乎其为愚矣。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巧诈不如拙诚夫夫也以其诈愚一时之耳目而君子业已见肺肝窃笑其拙至遗垢简篇受万世口诛笔伐愚孰大焉故夫愚者。有不愚老也。江夏郭宗伯序义伯草。以为此宁武子之愚。宗伯知于谋国。而愚于谋身。几罹大祸。其于义伯。譬之草木。吾臭味也。嗟乎。孔子之愚宁武子。以邦无道时。当吾世而大臣有宗伯。台臣有义伯。相率为宁武子余虽至愚极陋能无流涕长太息

愚者不顾身家利害之谓。求之世。宁有几。唯无事安其愚无为舌战有事任其愚猛为力肩是真效愚者矣。

谈及聚讼处与大愚处。俱令人失笑。

### ○曲部尚书诗序

载阳王孙。盖江陵诗酒之豪也。俊迈多能曾不得领一旅一成小见其才而仅用之尺幅寸管与童子鬪雕虫之技台麟无所发舒则逃之酒以寄适而耗其雄心阮步

兵【阮藉】之埋照。刘参军【刘伶】之韬精。迹殆似之即于此得妙理气益奋勃而精神益王长酒后耳热泚笔淋漓时时吐惊人语又若张长史之书【旭】于廷尉之请谏倚醉而益入佳境故君之豪于酒。与其豪于诗也始相为感中相为资而卒相为户君乃谢其官位不名名曰曲部尚书。而所为。诗系焉。唐汝阳王璿。自称酿王。兼曲部尚书载阳不敢当王居其小者然汝阳虽为饮中仙而诗非所长载阳王于诗虽南面而王之乐莫能尚矣余窃观今之号诗人者大都半酒人也濡首酣身号呶骂坐迫胁士大夫以为名高诗道之陵迟极矣请以酒大之为酒也。秫稻必齐。面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此六物。母有差贷。然后可以合欢成礼。羞王公而飨神祇。彼其之子。哆口而陈诗内不原情外不涉景它财寡陋而结撰疏脱或者拾糟粕而遗其精取酷烈而伤其旨于酒正之法一切反之恶乎诗哉载阳少从成茂才宋山人为诗。自三百篇以迨本朝。悉所综核。秫稻齐矣。面蘖时矣。卑近之格。鄙俚之语。屏绝不用。湛炽洁矣。水泉香矣。陶器良矣。扬不浮。抑不沉。奇不诡。算不野。火齐得矣。是以茗芋而神理自如。称德焉。君之所豪于诗者。即所豪于酒者也。宜君之名诗而不忘酒也。客从傍嘲曰。子不善酒。而谈酒吾安敢信子之谈诗为善诗也则不闻有长孙澄。不饮而好观人醉。羊侃不饮而终日献酬。同人醉醒者乎。客胡卢掩口而笑。因用其语。为曲部尚书诗序。

酒而不诗是未得酒中趣也安知诗与酒。理道不可相通。

### ○李成白诗序

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逐臣怨女。牢慄不平之气迫而成声可以被弦管垂竹素后代诗能穷人。必穷后工之说。所自来矣。粤人李成白。盖余同榜若临观察之子。早岁登贤能书。可芥拾青紫。而以诘误见格。六年无为分明者。不得已而寓之游。栖栖靡所遇合。不已而寓之诗。偃仰溪山。流连景物含毫匠噫搦管命辞调不卑下而能无冗语不寒俭而能无颇意不衰沮而能无怵至傍人口吻齟齿效颦薄不屑为也岂非穷而后工之验与夫士不遇时辄无疾而呻吟侧身宇宙若无可措躬不即摇尾乞怜同流自污幸而资适逢时且不任其资睢而成白独驰骛风雅。含咀英华。以诗名家如是。今覆没之冤。雪且有期。须之蠖屈复信。上可为张曲江开统千古。下不失为孙仲衍先鸣一代岂目前所造尽其涯涘尺幅哉成白有干。亦能诗。类区惠恭。其伏习可知己。余并及之。为艺林美谈。

大意因穷遁于诗。而诗不带酸气。此序所为取也。

### ○赠大学士张公序

张明成学士。德望为海内宗。

上拔之谪籍。复还讲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请急归。无何母夫人不禄。服甫

竟。而袞职有阙。

上即家拜参大政。中外皆弹冠相贺也。故事相麻下。筐筐饩牵。踵属于道而公殊厌之。古人交际为恭今乃货取此岂尽其橐中奉入大抵赠金羨赋出之民力而甚或盗公家之储下交者媚上交者亢大吏往往舐告官邪繁兴政体陵迟职此之故将一切谢绝。庶可以风示百官。某承乏虔州。适与行会既重违公雅操又不可但己则窃附古人赠言之义。今时所患责在公者陈其畧焉盖治道去其太甚所损益百世可知而矫枉者每失之惩羹吹虀因别废屨非也放豚入笠而又招之亦非也古人一噉一笑。不轻示人而况授以矫枉之名乎自顷救时之相。或奖恬退。或尚综核始未尝不新人耳目而巧伪丛生弋钓禄位究其末流得不偿失此患在不平也且夫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以一时一事之利而兴未几复革矣以一时一事之害而革未几复兴矣议论滋多功效蔑如此患在不审也人臣以身徇国事岂以国事徇人今天下争言开言路。去苛政。以此两者。绳人而行其私。久任不行。冗官复设。十年不戮人于市。二十年以市媚虏。而堕军实皆徇之过也此患在不任也患止此乎抑有大者焉朝讲不御而宫府之情日隔国本未定而貂珰之势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积日贫患莫大于是然是三者非相国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平不审不任则相国责也公尽其已在己者以待天定而已。昔伊尹相业论者谓自一介不苟取与始公取与义严先声所振宏矣某从公游垂三十年。号为知己。狗马病力。乞长休告。幸不填沟壑。日夕与乡三老望见德化之成。故不欲以非义赠公。为公相业嚆矢云。

平与审则摸棱易生任则执拗欲速易起甚哉人品之难全也。然能以廉镇俗。亦是特世之相。

### ○赠福建参议周序公

岁甲子。周用馨举楚。不佞与焉。明年用馨成进士。拜枞阳令。越三年戊辰。不佞通籍。守著作之庭。又二年。庚午。用馨征入为给事中。方是时。郢有六七大夫者。同朝。以次过从。月盖三之一。相得驩甚。亡厌也。无何用馨出为福建参议。守延平邵武二郡。诸大夫聚族而语曰。以用馨之贤。出入禁闼。拾遗补阙。固其所也。使随牒平进。远在闽海。无乃不可乎。不佞顾谓诸大夫。若以闽为不直用馨意者哉。士离疏释屣。而升本朝发肤以上皆县官所有恣所使之耳中世仕人。不欲去鞶鞶。依日月之末光。是以陈子康积恨于京城。张胶东自叹其无奇。两公择官展节君子无称焉。且也邦畿之外。莫非王土宁能寘不理乎彼夫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要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用馨不鄙夷为令。治行闻天下。既为天子谏诤之臣。不色喜今岂以是为不足乎人言藩臬大吏御史中丞。直指使者。辄舐体却行。以为恶孰与为令时蒲伏候贵人车过不敢起视也诸大夫比肩而事主。主上垂拱仰成朝无缺事即用馨谔谔安所用之假令溺其职。墨尿接佞。善事当涂少濡忍旦莫间可坐而致列卿则用馨不为矣子言之。可言也

。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不行也。比年言者持文墨论议相高。以施于政譬石田然用馨在谏垣。操大体。明习当世之故。今往矣。见诸行事。令世以此益重言者顾不伟与不佞乡闻闽人言。岛寇起海上犯闽。强场日骇。独用馨所部未被兵。然军兴一切率倚办二郡民流冗稍稍众矣夫驱民以御寇易使民为寇而御之难不佞度用馨方难闽何易哉诸大夫皆曰然于是设供张祖道都门。歌骊驹之诗既阕某前致辞曰。不佞宦六载。无论其它即吾郢人。繇朝众扬历四方者凡几。重者领方岳。次不失二千石。不佞犹然咄咄饱侏儒囊粟。得无有揶揄我者耶。诸大夫粲然而笑。用馨亦大噓遂登车去。

非苟而已便是所以为内外官者策之良至。

### ○高光禄寿序

余所善歛人吴生惟用。别去二十余年。索我南新市中。问其二十年安在。曰金陵广陵间。问所游。曰南陵高君最善今年七十矣。请以子一言寿。问高君何状。曰高君家累巨万。尝入赘为光禄官属。竟不就。而广陵江淮间一都会。其居处。百廛九市。重围邃闼。崇台累榭绣栊镂槛云梁藻梲寒暄燥湿无适不宜非深山大泽穴口野处之寂也其服食则复陶狐白方空黄润。列鼎八珍。九酿五齐货贵难得物重先时非草衣木食金丹辟谷之素也其宴游则文轩青翰。隐囊步障诸所需用不移具足密戚胜引陟巘泳川百戏并陈丝竹代奏娇童艳女回眸百万一笑千金歌往舞来俾夜口昼非熊经鸟伸嘘响呼吸之勤也行年七十。丹颜素发。聪明有加于昔高门县簿无不走也谑浪笑傲揖让周旋无不洽也是则高君已矣余闻而异之夫高君之趣行。与养生家言甚背驰。而何乐且寿口是。昔者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无入寡人之乐寡人无入子之朝自是己来子产治郑。城门不闭。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简公之好乐抱钟而朝可也游鳧问于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弁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口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脏故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而真以为魅祟也仲尼问于太史大弢。伯常骞稀韦曰卫灵公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其所以为灵公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骞曰。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俗。史鳅奉御而进。所搏币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见贤人若此其肃也。是其所以为灵公也。稀韦曰。灵公卜沙丘而吉得石。洗而祝之有铭曰灵公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识之。夫高君者岂不以人物利害相撓委蛇而同其波交食乎天交乐乎地得卫生之经若郑简之为乐者乎抑受命于地松为独也天固前定之若卫灵公之为名者乎生之迷高君无乃观逐疫出魅者耶幸为我如广陵。觞高君而叩之。其何途之从。尚有以语哉。



分明画一膏粱子。却为他宛转生出奇论。以解其糾。中间所以寿之不在焉。可云善作。

亦可入滑稽传。

### ○汪太学寿序

汪太学二如。蓋永叔从叔父也。而有总角之好。八月六日。春秋五十。永叔过余。征言为寿。问太学何如人。曰叔父居恒慕古贤豪长者。属小子书之四壁。朝夕诵说乡往之今日之事于古人有合者否余曰有。试举所闻。而子自择焉。三代时。卫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晋却縠行年五十敦诗书。说礼乐。守学弥笃。赵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三为齐祭酒焉。其下汉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五十始为会稽守。杨震明经博览五十始仕孔融年五十而爱弥衡才。为忘年交。晋孔愉五十封侯。侯印龟左顾。蓋放白龟之报。而后有赵耽以牛与李玄度葬母。夜行遇老母。遗金一饼。曰五十后富贵无忘也。唐高适五十始留意诗什。以才气自雄。立说慷慨重然诺。专务赈人之急。年五十不求仕进。而以平贼功拜御史。适至封渤海侯。此于君家叔父奚若。永叔曰。叔父好义而博施也。如愉如耽如说。其省身宽过也。如伯玉。其以儒术缘饰也。如縠。其五子一孙。悉联师儒以教之。学诗学礼。如卿如震。其不贤知先人而折行辈。与小子甚欢无间。室家若琴瑟静好。则较买臣融适过之远矣。小子往为叔父书于壁者。漫不省记其姓氏。以先生今所牖列。叔父何襄焉叔父不言而躬行。正唯小子不能学也。夫诸君子。大者公侯。次者卿大夫守相御史。皆表见于世。而叔父独以逢掖之士。岩居川观。不嗽名。不希人爵。诸君子由五十以前。积功累善。由五十以后。受享亦多。恒久不已。且施及其子孙。叔父行无辙迹。言无瑕疵。任天之便。不习而无不利其于古人蓋亦偶合默成耳是为玄德。以祈天永命。当轶诸君子而上之。不佞曰。子言诚辨。然有尽也。诸君子年千世百而姓氏奕奕竹素间寿莫久于是子之叔父。比德诸君子。他日有高其义。而书之壁。诵说乡往之。则尔叔父之寿虽与金石不朽江河同流可也永叔曰。命之矣。叔父拜先王之宠光无斁。

博于征事。可夺五花之策

### ○董节妇寿叙

不佞之叔弟。蓋受室吴氏云。吴家邑西北。斗绝万山中。其人稚少文。而哀然者为茂才天授。茂才父宗学冠从外传受书。能强记。生茂才八月。卒于时母董孺人。年二十有一耳。恸欲绝。已自念曰吾以死从死者则谁与生生者以吾死而死生者则重死死者吾其以心许死者而以身抚生者吾身终死者之身也日夜襁而抱哺茂才泪集于乳而俱饮之娣姒姑妯。见者人人皆为流涕。而茂才稍长。出笥中书授之。是而父手泽也。孺子必成诵吾试听之。茂才长跽谢。谨受教。孺人

乃始问家人产。首不重珥衣不曳地辨色而起诸臧获以次受署至莫告成家具繇此日羨。茂才得专精于学而居恒自伤生不识父何状母也而更父我所以将母万方必得其欢今年脑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内外宗。介绝叔弟而征不佞辞为寿。其所以征词。第以孺人之为母六十年如此其享也不知孺人之为嫠四十年若彼其恤也往不佞视学口中。日檄所可谨察妇女贞烈者。以名闻顾事不尽实而得闻于上必其有强近之亲或名都大邑众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穷谷者也孺人居深山穷谷。非闻家华胄。素讲于女史姆训。忍万死以殉一杯之土。而存六尺之孤岂以声音笑貌伪为要誉于乡党邻里哉国家明章妇顺。如孺人者。例得旌门加绰楔焉。而孺人名不出搆闾。向微茂才为子。叔弟为馆甥即行年六十犹之匹夫之为谅也雉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士岩居川观与木石麋鹿伍君子犹采其行事日之逸民传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难倍徒男子独奈何以微逖见遗不佞为书其槩令采风载笔者有取征焉孺人之寿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穷其筭矣

烈与节有辨。烈易守难。而与涉境艰危者更有辨。若此之节。可云节矣。

◆引◆

渔父辞引

○渔父辞引

郝公琰工诗而贫。操舴艋游江湖间十年与渔父狎。为渔父词示余。其于家。则张融陵处无屋舟居无水其于鱼。则王弘之钓亦不得得亦不卖其于兴寄。则张吉和烟波钓徒陆龟蒙江湖散人词之声音调格相出入矣余家三澨水畔渔钓故其本业为世饵所中三仕三已今老病免青箬绿蓑返其初服将从江上丈人游顾不如公琰习于水也请为先导而余击榜鼓柁和之

疏野有致。

◆题词◆

张髯诗草题辞

绿天小品题词

林和靖诗题辞

张仲骏制义题辞

憨话题辞

戴瞻侯题辞

○张髯诗草题辞

澄江缪太质者。余识之郝仲舆所。其人有顾虎头之痴。米南宫之颠。不可一世。而独与里中张髯韞之善。携以造余曰使君口中那得无此客。既见接谈。与太质草木臭味也已出一编诗。则沈千秋尹孔昭两君皆为之序。亟称张髯张髯云。余因语韞之子诗亦如子髯离离若绿坡竹者其疏豁挺劲也郁郁若春田苗者其

密致敷荣也本自骨中者其独造不袭人口吻也如戟如虬如猬毛磔者其发扬轩举也用弱而调因风披靡者其冲澹超逸也布置胜人者其格律齐一也黝若玄圭者其色泽朗阔也惜哉生不逢时为宋于思【宋华元多髯人讥之日于思于思弃甲复来思】为楚长鬣为谢瞻殊毛为刘瑜方正为参军喜怒府公【郗超为桓温参军当时称髯参军短王薄令公喜令公怒】而第以吟安一字之故时捻断数茎哉虽然三国时魏有邴下黄【曹操子璋须黄称黄须儿】吴有会稽紫蜀有汉寿绝伦出群。其成败异辙。而英雄自有所属髯复何可槩人哉美子诗。亦如美子髯足矣。不然髯如临淄屠商。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也且夫太质若传说李庶假貌可相易子岂惜此而其文藻着见。名踞子上何也。攀龙将虎为富贵容仅可骇俗目耳两人俯而掩口。因题其语于诗草之端。

前则髯图。后为鬼薄。真博洽君子。

### ○绿天小品题词

王氏故多酒人酒正使人自远光禄之言也酒正自引人着胜地卫军之言也三日不饮使人形神不亲佛大之言名士不须奇才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孝伯之言也唐无功所著醉乡记。五斗先生传。及他诗歌率可传。娄东王时馭自号酒懒好酒不减五君其诗文所谓绿天馆小品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赏起五君九原。挥尘酬酢定入世说言语文学任诞三则中其妹偕潘藻生为梓行之。以示余。余惟五君皆有官戢。而时馭相国从弟。布衣蚤死即无功传唐书隐逸当逊一筹是又乌衣衣马粪佳子弟之所罕有也

王氏佳子弟不止此。而王氏酒徒则已尽于此。

### ○林和靖诗题辞

王弇州先生评咏梅诗。林和靖暗香疏影。非所赏。余友汪仲淹谓其隐节不如卿皋羽。而郭索钩辳语更俗。此两诗独见称于宋人诗诗可知己凌初成得和靖全诗示余。为之续句若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青山连石埭。春水入柴扉寒烟宿墟落清月上林塘树丛归夕鸟湖景浸寒城静钟浮野水深寺隔春城水风清晚钓花日重春眠破林霜后月孤寺水边山野烟含树色春浪垒河棱林深喜见寺岸静惜移舟山空门自掩。昼永枕频移。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春满吴山树。人登汴水船。春江片席远松月一房空云喷石花生剑壁雨高犬松子落琴床鷓鴣懒击三千水。龙虎闲封六一泥。新题对雨分箫寺。旧梦经秋说杜陵拂水远天孤榜晚夹村微雨一犁春水连芳草江南地。驿隔寒梅陇上春新溜迸凉侵静语晚云浮酒上残书春色半归湖岸柳。人家多上郭门船波涵洲渚初收潦露浥蒹葭未作霜桥边野水通渔路。篱外青山见寺邻桥横 水木已秋色寺傍云峰更晚晴烟含绿树人家远雨湿春风燕子低此皆五七言律。联句佳者虽其景易穷其才未超而就一时意象得之故已不减唐调其它体若起结佳句。未尽收也。宋人于律诗何以舍此取彼。后人又有不

读唐后书之禁未观其全遂致纷纭试掩姓名虚心玩之即不足拟孟襄阳其于郊寒鸟瘦似不多让真宗时尝召魏野。肠和靖粟帛。野有辞召表。和靖未见谢赐有表否。而绝笔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或谓真宗溺信天书。恐遗讥林下。识者故为赐予。良冀有一言之赞。两人终不言及则和靖品诚未可轻议别着省心录。朱紫阳疑是后人伪为。以其生平吟咏著述。多不存草。非曰录之无当也。接舆老菜鹿门之徒。尚与妻子偕隐而和靖不娶无子。取法唐阳城独此一端非中庸耳初成大为孤山吐气乡里后生表章先进厚道当如此矣

所见不及所闻。不妨为魏公藏拙。所收不及所遗。亦须为林公杨美。一经拈出。觉孤山处士何难并驾襄阳。

### ○张仲骏制义题辞

国家以经义取士。理最正。法最善而士之遇合自关命数余尝取唐人诗譬之。其得之者则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也其失之者则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也岭南张仲骏孝廉所为经义。炳然可观而不第于南宫。仅除吴兴别驾。别驾与太守二千石为僚而委任权力不逮丞与理匪直衡文者不知言彼诮吏者亦不知人矣知言知人自是一道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又何怪焉。余复以唐人诗弁其经义之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盖仲骏复能诗云。

衙官李杜。奴隶钱刘。

### ○憨话题辞

章晦叔书其所自得。与古人遗言会心者。为一编。名曰憨话。余读之爽然此吾家柱下史指也其言若村若浊若昏若遗若昧若辱若偷若汽若缺若屈若拙若讷大似不肖闷闷顽且鄙不一而足皆憨法也岂惟老氏。虞舜野人。尼父无知颜愚曾鲁非憨而何惟其能憨是以不憨晦叔落落穆穆不可得亲疏不可得贵贱不可得利害其人憨。故其话憨耳。高以下为基。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晦叔布衣非憨而何称夫憨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一以己为牛一以己为马呼牛呼马何所不应晦叔而真憨也余且呼为章憨必承响而应矣奚论话哉

为憨转注。而憨且足重矣。

### ○戴瞻侯题辞

孟少孤曰。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今之所谓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诗自高要以冀荐绅唇齿为糊口计诗亦不名合作此其风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顷多有之。惟监利戴瞻侯不然。瞻侯家自温给雅好游其游不向人借资雅称诗其诗不袭人余唾一洗山人习气。庶几高士之风。稽叔夜有言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瞻侯游广陵得二姬。亭干范少伯扁舟所载。士大夫以为奇。歌咏其事。或谓此伐性之斧。将不免长卿消渴。而瞻侯神明意用。曾不怠沮。贾其余勇。称诗日有逸趣彼其之子如

涸鱼附泣车辙饥鸟噪野田以观瞻侯。则帝之悬解。与属疏之拘也。岂非足不足之明验欤瞻侯为山人诗人吐气为楚人生色矣

只一无求便日在山人中胜山人多多许不然节一赅和有不能舒其性灵无嫌酷扫

●翠娱阁评选李本宁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京山利瓦伊楨本宁着

仁和陶良栋赞皇评

记

传

箴

铭

赞

疏

题跋

墓志铭

祭文

◆记◆

鴈塔题名记

善息处记

○鴈塔题名记

季秋之九日。余举士六十五人者。醵金为会于鴈塔。已乃砦石书其名。以志不朽。而请余记其事。维时藩臬诸大夫咸在。谓余与诸士有一日之雅也。复相与从臾其请。余不获辞。用申告于诸士。曰士非无荣名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君子含光醇德。为世作程。展采错事。必有殊尤绝迹。纪于太常。考于钟鼎。载于国史。里歌户诵。荣问休畅而莫之遏佚。此之谓令名始为氓隶无可指数。游于庠称博士弟子矣。举于乡。登贤能之书矣。仕于朝。通金闱之藉矣。其最尊膺者。途人田父伙颐骇叹而谨事之此之谓荣名两者其名同其所以为名异也古有躬布衣之行声施到今而身都将相者无述焉彼其初穹阶显号亦足以歆艳一时人之耳目今至不得与匹夫之姓字同日而谈必有故矣余不暇泛引。即唐之盛时。士题名此地者不胜枚举。仆碑断碣百不存其一二安所得名乎即曲江故称巨浸业已塞为平壤耕者牧者嬉游其间盖陵谷沧桑之变大地且无定名而何怪乎人之名潭晦不尽传也仲尼疾没世而名不称。说者遂谓三代以降。惟恐无好名之士乃其所以为名在彼不在此矣故荣名者外至之物而细人之所贵也令名者实德之符而君子

之所务也语曰名与身孰亲。达人杰士至以其令名譬诸蚁之附膻。欲去而逃之则荣名又何足道乎夫士行修而名不彰有司之过也名誉着闻而实不副士之耻也余不佞既以录诸士。策名有日矣。诸士欲自为名。尚择于斯二者诸大夫皆曰然。因其言授匠氏。俾勒石之上方。

就名字立言。委婉以引之趋避。详到中亦复严毅。

### ○善息处记

郢扬君。为陪京北城门候以廉平称。而其长黔李公。清节弥厉。君邸湫溢。既损月俸缮新之。右有池望钟山倒影如芙蓉在镜中拟构一椽收其胜力不给也大司空丁公闻而善之助之经费为方丈室。公余于此栖迟偃仰。客过从者可容二席所为供山色水光外无长物久或具蔬茗浊醪相劳而已。而榜其楣曰善息。昔者养由基射杨叶。百发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教我。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百步中穿杨而不善息。少焉气怠力竭。弓拔矢钩。一发不中。百发尽息。此楚事君为楚人而其官为兵马射固兵马所重命名诚善然其事止游艺艺成而下。与德成而上有间。余以为论息之善。莫善于易。易之随曰泽中有雷。君子以乡晦入宴息物之震动者无如雷而深沉者无如泽卦下震上兑而兑正秋雷始收声象在泽中此亦雷之随时息也天地之气不翕聚则不散发而况于人乎息之义有二。一曰止日入而息是也。一曰生。日夜之所息是也消息盈虚本自常理物极则反致至则危尺蠖之屈以求伸。龙蛇之蛰以存神。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君子之息如是岂夫昼不居内。夜不居外。抑之旁而眠。日至禺中而犹高卧之谓耶安静无为神不劳而形不役耳惟其有息是以无息其息也为天心之复而空洞一无所有其无息也若天行之健而森罗无物不有自非然者机心机事并作司是非若省括守胜负若诅盟杀机若秋冬厌若緘溺若不可使复与物相刃相靡行尽如驰而莫之止不亦悲哉。君职居鞞毂下。聚五方民奇袤奸宄。□集猖奋。而诸司得以权力临制者。且数十。讼狱追捕之繁。奔走逢留之苦。缓急低昂。情形瞬息万端。俦侣多蚁附膻。鸱吓腐。最易使人丧其所守。荼然疲役。而莫知所归即息焉游焉见谓暇豫其迹也非衷也其暂也非恒也诚于乡晦宴息时无若昼为仆虏。夜为人君。斯善矣。易教洁淨精微。终身由之不尽。宁独仕宦如君辈。所当观象玩辞。观变□占也。君曰善哉言乎。勒之璧。以诏来者。

息更有心息。形息形息而心不息为害滋大个中已该息之义。

### ◆传◆

西市愚人小传

丘节孝家传

○西市愚人小传

西市愚人者。余宗人长春所自署也。家于市之西。人因号之西愚。愚人里

有田连阡陌。而为租挈所苦。胥吏责进。鸡犬骚口遂不敢名一畝田而课其妇与女奴织。所以养父母供祭祀宾客。周乡党邻里靡不取给焉大宗祠有酬金。宗子岁简宗人息之愚人当受事则举而实之缶藏之地下至期出其家所奇羨为子钱入之宗子不失黍粟不爽须臾宗人窃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尝贾楚。同舟者病卒。愚人为。布被敛之。为彗载之。归其橐中一栲一簪必籍记之华冠敝履无所遗失舟人窃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其贾不二价。不遂时贵贱。赖天幸不乏贾人窃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事亲下气柔声。即谯河亦承以欢色兄弟白首无间言。如弟适罗球。无何球行贾久而不归愚人衣食之终其身卒为节妇载罗文恭公传中。愚人老授政二子。伯为儒。仲为贾。儒以德表正其乡。贾以财振人之不贍事多咨愚人愚人无可无否仰视而已里人到今以为口寔焉。旧史氏曰古有两愚公。其一见列子。其一见刘中垒说苑以为寓言耳今以吾宗人征之宇宙大矣何所不有邴原不云乎。人各有志。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则君以仆为西家之愚耶夫愚人者东家丘所谓其愚不可及者也

好个太古之民。人尽如是。世大治矣。

描写处笔舌皆工

### ○丘节孝家传

丘节孝者。临川石池季氏女也十六而适丘赠公御秀。一岁举子毛伯。赠公故以儒生行贾。什九在外其趋利如布帛之有幅焉无多余之赢邑邑不自得。归而病。六日卒。语节孝。儿幸长业儒母若我空自苦节孝泣受命。哭踊恸绝。呕血斗许。不内勺饮者五日。舅姑慰劳之。责以大义若必死从夫所以自为善矣置吾八十两老人与六岁孤何地独不念其夫诀时属意者耶节孝寤而起。日食粥一瓯首如飞蓬卧灵床头三年不脱衰五年不知肉味曰吾不能效男子庐墓姑以此告哀耳营葬赠公。橐垂若洗。诸索责者沓至。家人愤言嫠救死不贍操我无已蹙乎节孝不可良人生平不侵然诺吾实负责使良人负不韪名所不忍也尽以其遗产偿之。会岁戊巳大饥。日勤机杼纂组。市梁粟舂揉精凿以食姑舅。而身不厌糠核。姑死。送终之事典衣以克易而当礼舅病经年百方医疗数焚香祝天曰赢者嫠也。儿齿长矣。请早就死以代。舅忽口仆小选甫苏。若有拯之者。舅病寻差。舅不满百者纔五年。每语人。独子早死。天幸以吾儿妇为吾子必有以为吾两人报吾妇者意在吾孙乎而节孝鞠毛伯。拊畜长育。顾复出入。腹之备极辛楚毛伯少即颖秀。善属文。为择贤师友虽百里而远执贽赠问必腆闻有嘉客涤器刑牲享以好饌竟日夕而瓶不罄不耻君子比德于陶士行之母云毛伯偕计吏。重违节孝节孝不善也老妇有妇可无尸饗。有孙可供笑色无所事儿儿宁须乳耶吾自少至老足不出闕今送儿外以明有事四方之义从是徼一命。委身公家茶以老妇为念毛伯长跽而请。大人复何言曰吾无遗行以辱子子亦无遗行以自辱而已矣其年病。闻毛伯举进士

。呼其妇与孙前老妇下报舅姑若良人庶几无憾遂卒。毛伯以母节孝闻于朝。其乡数百千人上书当路白状。方伯议旌门。报可毛伯名兆麟。今为行人。服膺母训。有终身之慕焉旧史氏曰诗录共姜。春秋口叔姬然皆无子口向列女传。有殉夫者。有训子者又不必于尊章备养生送死之礼以余观丘节孝盖古人所无何论叔季哉

叙致节孝。言简而思深。节孝疑犹在也。

◆箴◆

纬文馆

经武堂

○纬文馆

纬文经武箴 【有序】

杜日章元戎。构纬文馆。经武堂。盖余所命名也。既成。属余题咏。时正读易。取其语义似者缀以贻之文武道大。易学精微。谈何容易。然百虑一致。虽不中不远矣。

干。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坤黄裳元吉。文在申也屯君子以经纶。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大有。刚健而文明贲文明以止。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革上六。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系辞曰。富有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夫如是。然后名为纬文。

右纬文

○经武堂

蒙。上九利用御寇。上下顺也师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说之。初六。师出以律。九二。在师中吉。六五。长子帅师同人。九五大师克相遇。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谦。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利用行师。征邑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国。系辞曰。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如是。然后名为经武。

右经武

原来数年硬用经语。却是先生作俑。虽然五经岂是鸩毒窥其源而善用之则经即我也。宁是今之书邮不辩而妄投之

◆铭◆

妙启斋铭

砚铭



○妙启斋铭

治天事人道莫如嗇少私寡欲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是以早服致虚。极守静笃质真若汽太白若辱犹兮若畏四邻。曠兮其若谷。澹兮其若海。敦兮其若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其犹橐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故知足之足常足。 【右集老】

又

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无使汝思虑营营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缘督以为经。得其环中以随成修胸中之诚以虑天地之情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彷徨乎凭闚天地。为合一喙鸣。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官知止而神欲行。风与日相与守。何而何以为未始其撻。可以保身。可以尽年。乃可以长生。 【右集庄】

王良之御驱驾唯命。欧冶之冶。金铁悉镕。

○砚铭

圜之其象干也静之其体坤也注之甚藏坎也用之其文离也此之谓易之道也要言不烦。义无不括。

◆赞◆

陈司空象赞

胡汝济象赞

张孟孺象赞

丁南羽象赞

刘明府象赞

吴长公象赞

○陈司空象赞

其神隽朗而澄凝其骨就挺而秀清。其气果壮而和平。其度廓弘而深沉。其貌整栗而雅驯。廉不伤物。善不近名丈夫而处女操大人而赤子心谋王断国。修己安民。文为威凤。仁为祥麟直为神羊。化为搏鷃。鸿羽可仪。龙德可行立于朝社稷臣祭于社乡先生五福所不足者富所有余者多贤子孙国无老成。象则典刑。旧史作赞。以副汗青。

微言冷语。扬诩至矣。

○胡汝济象赞

其摽格挺劲峩眉之卑九州岛也其蕴蓄深长二江之带双流也其意气轩举三峡滢灏之奇也其韵宇温文濯锦浣花之秀也其精神沉定青羊玉局之仙也远而望之。不知谁氏之子。迫而观之。安居湖汝济甫也。

体格亦韵。

○张孟孺象赞

貌不胜衣。志则雄飞口恒啼饥醉乡是依无鞅韦。无金绀。无扬徽。无策肥竹下有扉芦中有碻入山有薇牧犊有妃情内者孔微。音大者声稀去不歆歔来不伺晞崇不畿福不祈可随可违任誉任非贵知我希捋百氏兮芳菲操一家兮杼机云汉兮手挥朝阳兮发晞文采兮翟翠朗润兮珠玑飘扬兮龙旗。激昂兮虎威。长而颐。咸其臠。念张孟孺。谁与归。

可讽可歌。

○丁南羽象赞

嶷然如山旷然如谷。汨然如孩。温然如玉万象生身千秋贮腹诗赋图书金石缣竹咄尔乾坤大布衣人所应有事皆足

应是一博学人。

○吴长公象赞

吾与君无素不识何如人而君之友为言偕敦诗悦礼。容貌恂恂。聚百顺以奉二亲。施及九族四邻。俭而中节富而能仁病且革。授二侄各千金。受业成均其子似谷号为雅驯。信如是吾且拟君子先民君子之伦

惜墨如金不轻贷。

○刘明府象赞

其须眉疏秀如其襟度爽豁也其眸子了然如其明哲旁烛也其权準隆起如其风格高岸也其质干清臞如其操修介约也其容色愉惋如其衷悃慈惠也其肤理密微如其意思祥序也洞酌之雅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蓼萧之雅曰。乐只君子。保艾而后宜其仕舆诵没有象贤也

与胡汝济格同。胡赞拟以山川。此则就象而拟之。缘外以达其中。

◆疏◆

修天竺寺疏

○修天竺寺疏

杭州天竺寺。地接卧龙。岭標灵鹫。晋慧理肇开胜迹。隋真观崇构精蓝。三天竺山势飞来揽擷江湖秀色九里松风声吹向宣扬沧海涛音殿高百尺琉璃詹楹栖日台甃几重碧玉香火蒸云岁岁年年。风风雨雨。鼠将窞瓦鸽已巢旛绣柱雕梁蒙绿藓溜尘之浣铍衣宝座腿金精珠泽之光王孙士女失具瞻。长者宰官难坐视。何必舍王珣之宅。但须断白传之晕愿他心即是我心破慳入道看佛面亦看僧面随意结缘散有限财为无量福修今世果作后生因缭绕绀园东寺竹连西寺竹嵯峩琳宇上方钟和下方钟皈依丈六身口守财虏人阿鼻狱超脱大千界同散花女升兜率天

唯富人善慳。女人乐施一网收入

◆题跋◆

题杭景图

题刘翁寿诗

朱修能诗跋

书萧元戒女乐图

半石斋诗跋

○题杭景图

杭郡湖山自胜。南宋迁都。所建置等于中原。甲子江左。大明为天下首藩。声明文物日益繁茂。若武林旧事。西湖游览志。见者色飞。冀幸寓目。孟民部推关之暇。吟眺殆遍。念其尊人八十有四。不能攀以来。而绘图归奏之。比子宗炳画壁。以奉尊人卧游亦养志之一端也夫杭人仰机利而食力田者鲜虽廛市百货之湊然人以负载出以舟楫无积藏奇羨嘉靖来中倭患。顷者三奄以织造采矿榷税至而。奸人为之爪牙。掎克万端。率以高货市田宅至于日用饮食。无不翔贵物力愈拙巧伪愈滋军民两变之后蚩蚩易与为乱航海市夷。漏言国情。岛寇烽警时至。民部披图盖有无已大恤。朕思其忧之指焉非直为观美也

昔胡赞皇有联句于湖心亭云。四壁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六桥花柳。全无隙地种桑麻。人谓向热闹场中作冷语噫能作是冷语杭可以不疲于此文亦云

○题刘翁寿诗

刘翁钟鼎家声。箕裘世学心灯夜炳烂花萼于韩檠意葢晨飘错绣纹于江笔【江淹梦笔生花】数奇猿臂怀郁雉噫厥有窒衡于焉迈轴。谢幼舆之丘壑。写照传神。仲长统之园林。赋诗乐志。讨论芝桂。寻访薜萝溪宛转以通桥鸚鵡波常泛绿楼葳蕤而闭锁鸚鵡袖可窥班莼菜秋风盘羞鲈美桃花春水网举鰕肥权泥互物咸登茂苇嘉蔬自挺逍遥汗漫机欲忘鸥上下沿回船如骑马或鸣榔而赍欸乃抑击壤而效康衢付万象于沉冥。命八禽以游戏。况复门标凤穴。巷号乌衣。含经味道者比肩鼓篋采芹者踵武婆娑蔗境容与兰阶柱灵寿【杖名】以等口醉屠苏之婪尾【婪尾春酒名】岁襁畏垒。梦入华胥。日须在房。斗杓建戌。是月也。翁花甲周而载始。若光焕其如新辟邪囊柏景之萸餐英把陶潜之菊九畹蕙兰竞秀四方弧矢重悬鴈序来宾蟹螯供客坐盈北海颂拟南山泛大白以介龄藉流黄而侑食时则有朱君兄弟。交深管鲍婚睦潘杨。旅进承筐惟循故事。升歌加爵。无取陈言属野史以修口类卮人之代祀庶几燕喜。步大道于三杯。自分口鸣。谢长城之五字。

艳而有骨。绝胜庾鲍。

○朱修能诗跋

龚壮作诗。托言应璩以讽李寿寿曰省诗知来意若今人所作乃贤哲之话言若古人所作则死鬼之常辞耳余谓此虽拒谏语实可以论诗今为诗者仿古人调格摘古

人字句残膏余沫诚可取厌然而诗之匠以为诗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无二道惟才识之士拟议以成变化臭腐可为神奇安能离去古人别造一坛字耶离去古人而自为之譬之易四肢五官以为人则妖孽而已矣盖近日有自号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讼言。比得邹彦吉先生序朱修能诗。雅与愚意合。修能选体法汉魏。律体法唐大历以前古人成法得修能而益见其精修能韵致得古人而善用其言死鬼之常辞为贤哲之话言彼恣心信腕偷取一时之名庸夫俗子岂不甚快而卒为大雅罪人下乔木入幽谷。亦不善变者矣因识数语篇末。邹先生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窃附同声相应之谊焉。

观风会为挽回。不必复古。亦何必袭古。若打不出死鬼窠臼。只是鬼才善用其言四字。妙妙。故是今古诗诀。

### ○书萧元戎女乐图

晋史苏曰。夫有男戎。亦有女戎。克男戎易。克女戎难古英雄豪杰杀人如麻千里不留行而为帷廬之爱所牵沉溺困顿不自振拔虽以师尚父鹰扬。必蒙袂而后戮姐已诚难之也萧元戎季馨。讨逆□。御骄虏【萧如熏镇陕西平虜城败虜卜石免灭哮承恩】威灵震叠乎王庭意其为人猛鸷不可近今此图。盖少年时。尝为江南游。吴娃越女兰心蕙质翠翰眉蝉翼鬓束素腰横波目嫣然一笑使阳城下蔡为之迷惑而季馨能胜之所谓伐性之斧曾不伤其毫末岂有得于素女仪态轩皇所奉天老之教彭祖养性冲和于玉房秘诀耶抑鸠摩罗什吞针。大安和尚变圣。菩萨作狐僧鬼心若死灰革囊试之不动耶。孙武习战。斩吴王宠姬为队长者二人。士卒可赴水火西破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平原君斩笑髻者美人头。遂得敢死士三千人。赴秦军。秦军却三千里唯克女戎则男戎可迎刃而解季馨殆类是夫。夫以季馨风云气少儿女情多固非即日饮醇酒近妇人耗壮心保余年未为不知季馨亦未为知季馨也

集事之富。如粉白黛绿嫣然盈前。

### ○半石斋诗跋

方子谦。携其友生邵少文所为诗。视不佞。既卒业。还问子谦。是诗也而隶之半石斋者何。子谦曰。少文才而数奇。久浮沉诸生中。得半石而奇之立之斋前。行饭命酒。披帙鼓琴。朝夕卧起。曾不相离意兴所会就石上研墨点笔沛然若或助之已击石拊石而歌若为荅向者尝与余言夫不有炼而补天采而铸器韞玉而辉支机而织诗当如其藻色有声变于钟鼓鸣于铜鱼磬浮于泗演诗当如其音调有粃如粮。液如华。髓如饴。赤如脂炊如鼎煎如盐。含之千日不食诗当如其趣味有五车载而不上。数十人合举而不动诗当如其沉重有治剑而切玉。树阵垒而江涨不移诗当如其劲利有坐而平。罢立而达穷诗当如其情实有履而登车。磉而成砥诗当如其平正有鞭而流血。欸而受书。破而得印刻而鲸吼。化而飞燕诗当如

其变化奇异吾财得石之半吾寄适于石而为诗亦财得诗之半少文言云尔。使君以为奚若。不佞恍然曰。邵生何薄言半也。谢灵运谓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口减班固。桓温谓顾凯之。体中痴黠各半少文之痴半石也取桓之半赠之其以半石而得诗也取谢之半赠之亦足雄视一方矣

书悟于剑器。道悟于黄花。石何不可为诗况。其征石也博。其言半也趣。

### ◆墓志铭◆

儒士黄次公墓志铭

○儒士黄次公墓志铭

有介叔弟为黄处士乞志墓者问其名治其字君平也其以例为儒士则大宗伯属也其卒万历甲寅六月某日。于淮扬客舍。其生嘉靖丁巳十有二月某日其年五十有八也其上世。晋元集以新安守家石岭。再迁五城。三迁商山者桂也其五世祖士齐。其高王父德金。其曾王父永杰。其王父崖奎其父城世有隐德也其配语溪程某女。继瑶溪戴某女也。其子三人。国视国宾程出也国礼戴出也其妇祯同里吴某女。宾汪于汪某女。继临溪吴某女。礼冯塘吴可畏女也。其女二人。瑶溪戴子瑕富程其婿也。其孙三人廷元廷赞祯出也。廷璋宾出也。其孙女四人。已字者二。为仪川程子贤子某。为蟾溪程延溪子某。皆祯出也其事母旦莫省视先事而逢之有所欲得有所欲予承响而□之□不及也其葬王父独以已资不烦诸昆季也有颜其始祖词曰顺德者。久而圯剥为新之不靳费也其姊适许氏而寡。矢不更醮不幸无后以贫死为之棺敛而衬其夫之墓以成节也其于弟有无通共终身无纤微之间弟洛从游至济而病祷于神谋于医昼忘食夕忘眠弟卒无恙若神为之佑以旌友也其性泛爱人人有善喜而诵读之若已有之有不善疾首蹙额以告是义之所不敢出也其好施无论富有即窆时赴义如渴橐恒垂也其幼为儒不竟。而课其弟。与于。与弟之子予宾。为郡诸生矣他弦诵纓綉相继而兴者未艾也其治见疾百方愿以身代没而状之哽咽不胜情者洛也其持弟状而涕泣以请曰我舅氏抚吾□犹子者没世不敢忘外生曹元泰也是可铭矣铭曰生者而思死者无已知尔非虚生矣死者而以生者不朽知尔非徒死矣魂莫不之魄返其乡考石书铭竊中央。佑尔子孙世永昌。

脱胎醉翁亭而输其自然。然亦可见文无定式。唯文人之善用。

### ◆祭文◆

祭信陵君

祭尹孝廉

祭费太公

祭郭宪副母

祭陈参政母

○祭信陵君

万历十有九年。春二月。郢人李某。物土方。虑材用。为信陵君祠。其年九月十有五日告成。则又以意为信陵君像配以侯嬴朱亥飨以刚鬣柔毛。而代为祝史之祀命曰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君为魏将。内辑和其民人。而外联属五大国必有法矣为魏菑患者莫如秦力抗之使无东死而后已可谓勤劳矣虽然此已事也非大夫所以为魏人祀君意也大夫闻之生而精爽不口者其死必为明神君之神不与其人俱销亡所祷于君有三事今大梁之都。为王为郡王为将军中尉。以及诸。无禄嗜。数万其于国称肺腑亲犹君之于魏也食租衣税岁口二十万不能为国建标末之功民力大拙而甚者渔食口里藏亡纳奸舞三尺法其在大譴大河之域颈斲血挫抑而就刑者无岁无之国家稍开四民之业宽越强之禁廓口口之路矣君何以牖其衷有如君缓急可使者出其间为国効一臂之力乎君尝为魏王言。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荣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君没而秦果引河沟灌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设君在秦即灌梁必有以御之自顷河益皋陆魏人苦堤繇不息踣跂毕行殆无虚日彼河伯阳侯冯夷之属信有之乎有之神固相从游也能杀其势无鱼吾民抑能使金堤千里永无崩溃民有息肩期乎夫魏东则丰沛。东南则蕲黄。豪桀渠魁所自起也南则荆襄古战争地也西则嵩卢之间。矿盗聚焉北则河朔山东。燕赵多大侠易与为乱而魏居其中于今为腹心重地大陆坦坦无险阻之固脱有一夫揭竿而呼百城自废忧国之臣议宿重兵大梁以示干强弱枝备不虞征调而兵殊缩朒不可用坐耗食耳君往所指麾而敌强秦者其兵非魏人也耶何古今不相及也诸口之客进兵法。君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其书安在将待其人为圯上之传与神有是类是冯者君其禡依之以作我士气与大夫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前。微显阐幽以君为忠与才也而祠君此可为知者道难以家户晓也大夫日久为魏策三事。莫知所措。徼福假灵于君阴相之明有征则是祠也勿替引之矣酌酒与君约。岂大夫魏人是为惟君血食是计君其与亭亥实重图之

君以魏同气。为魏重策魏患。练魏士以卫魏而今明独非天潢。河独不可治乎。士独不可练乎。祀昔之功魏者。激今之治魏者也。

### ○祭尹孝廉

士束发受经思以身为国家效奔走无繇也既举于乡用有地矣不幸而不能奉临轩清问又不幸而溘然若朝露以死没没无所闻于世岂不悲哉君往与余等九十人者歌鹿鸣而来也其意气皆翩翩自谓青云可立致曾木几何而或仕或不仕或死驩愉悲戚之态纷然不可胜数孰谓君复赍志以没也夫仕者向用于今未仕者待用于后剖圭袭紫连车结驷执社稷之役刊金石之勋而君独以禅榜为居以无常为隣以何有为乡荆棘猿口蔓延号啸于墓宫牲石之前凡我同俦见者闻者有不喟然长吁泫然流涕矣乎虽然天地者群生之总寄而终始者万物之大归也即九十人之众未十年而化为异

物者已十之一过此以往余又安能知也彼所为剖圭袭紫连车结驷固亦蜉游之羽木槿之华而已是故阳文之于敦洽。倚顿之子黔娄百岁之后同灭共尽区区升沉显晦之迹宁足较哉庄生不云乎。□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君如闻斯言也九原之下其可怡然自适矣

繁华转眼。何限悲凉。

### ○祭费太公

今所谓封君者。其人非闾巷田野。亦必由他途起家不敌其子之贵者也今所谓乡举者即不能尽成进士朝谒选人而夕拜官即不能大贵内则卿寺郎曹侍御史外则岳牧以下饶为之固未有弃之终身不仕者也其父乡举。其子成进士父必仕仕不如子官始就封意若不欲因子以贵父子之间有竞心矣子既仕。得以贵贵其父父必欲贵自己出不即就子封若薄封君不为是臣怵主也两者何当焉而举世蹈之不知其非乃今独见公公之举于乡也。先后凡七上春官。子国聘。以进士读中秘书。为给事中。会覃庆。公遂就封。而国聘又以忤当路。出佥观察事。无何复抵谪籍矣国聘后日显庸诚未艾今秩不过下大夫公力能自致而急于受子封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子之能忠何必父仕此祈奚所以举午也礼于君赐。有受无却辞卑取尊庸有履乎国聘以给事之年。受命于家无敢或后。得宠若惊。则正考父伛楼之指也君臣父子人莫大焉微公谁与明此者公为德于乡月旦评甚善国聘儒雅风流。后进所宗里中人又多君子必有能为公不朽地者不佞独举君臣父子之义。可以备传谏铭表之采矣。

掀翻人情。创以伟论。遂令太公独高千古。

### ○祭郭宪副母

呜呼恭人年十九而有家二十一而称未亡人又三年而以宪使君为子七十有五岁而后没不死于五十年之前恭人非爱死念死者无以死也死于五十年之后恭人非幸生知生者有以生也惟恭人得为宪使君母乃能为郭氏妇惟恭人不媿为郭氏妇乃能为宪使君母呜呼。是五十年间。险阻艰难何所不尝困心衡虑何所不至彼一旦丧失所天计划无俚不胜痛悔怨恨则举身而委之沟壑是宁可同日语哉立孤□死丈夫且有难易之辨矧于妇人呜呼若恭人者可谓难矣不难死其夫难使其夫有子不难有子难使其子贤没者不朽断者复续此其难在人者也呜呼子贤矣未必显子显矣未必贤贤且显矣未必得□食其报此其难在天者也宪使君贤且显尝以恭人之节闻于朝为树绰褱。而表宅里。更以宪使君屡课最。又屡奉天子之玺书。褒封恭人。呜呼恭人所不亡于地下者。呜呼恭人以人之所难备其身天亦以其所难而自效夫人之所难必自恭人始矣某等与宪使君同宦于秦。悲君之失恭人而幸恭人实藉手宪使君以嬉游于九泉也

必有所主方不落悲挽之夺如是。是作文者。不尔一眷手耳。

○祭陈参政母 【集楚词】

有美一人兮兰茝幽而独芳芳与泽其杂揉兮又重之以修能内惟省以端操兮怀琬琰之英华竭忠诚以事君子兮情与貌其不变曰两美其必洽兮夫人兮自有美子文质疏内兮貌揭揭以巍巍举贤才而授能兮。既遵道而得路。陟升皇之赫戏兮。君之门以九重。所作忠而言之兮。求正气之所由。欲少留此灵琐兮。翔杳冥兮以东行。回朕车俾都之日□水□流而□□□□去根而不长愿□不肖之躯而别离兮退将复修吾初眼因箒鸟而致辞兮荪佯聋而不闻愿承间而自察兮。忽谓之过言。曰勉远游而无孤疑兮徐弭节而高厉。专惟君而无它兮出不久兮往不返鸟兽犹知怀德兮尝被君之渥洽岂余身之惮殃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吾令帝阍开关兮。伏匿穴处。爰何云及年岁之未晏兮。尚欲布名乎天下□不群以颠越兮。虽九死其犹□悔。余既不□□离别兮。尔何怀乎故宇。闺中既□远兮。岂惟□□□女。眇远志之所及兮。世孰云而知之明以告君□兮。好夫人之慷慨。凤皇既受诒兮。肇锡余以嘉名佩缤纷其繁饰兮五色杂而炫耀老冉冉其将至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制芰荷以为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汉虚静以恬愉兮年既老而不衰言与行其可迹兮芳菲菲兮袭予皇天之不纯命兮。限之以大故。载营魄而澄霞兮。溪久留此故居。闻至贵而遂□兮。名声着而日□孽子之号□兮□枯榻之冤□□□□而□□□兮形□□而□伤白日晼晼其将入兮薄寒之中人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又何以为此伴也同音者相和兮因缟素而哭之重曰登白苹兮骋望辛夷眉兮药房奠桂酒兮椒浆乘龙兮辘辘孔盖兮翠旌灵之来兮如云展诗兮会舞聊逍遥兮容与长无绝兮终古

广南翠裘。秀艳无痕。

傲古之难难在以我□□也集古更难。以我用古也。□非能手□□□□寸麻。先生固长于此技矣。

翠娱阁评选十六名家小品 (明) 陆云龙 编

●目录

序

屠赤水先生小品

袁中郎先生小品

袁小修先生小品

李本宁先生小品

张侗初先生小品

汤若士先生小品

徐文长先生小品

锺伯敬先生小品



王季重先生小品  
虞德园先生小品  
黄贞父先生小品  
文太青先生小品  
曹能始先生小品  
董太史小品  
陈明卿先生小品  
陈眉公先生小品

●序

○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天以文星为人间文章海代靳其人于我明若有私焉惟靳之则宝者众世多有则弗宝即语之曰宝其文食字可仙炼字尽黄金平让之夫星在天上思手摘之挹之光眉际开皎天滴焉□代人摘诘惟黼黻熙明盖亦宣朗与天下文人相暎带岂其无目而不之宝噫世之识取文星者有几星非星弗遇也惟予社伯陆雨侯吾国间气灵文哲匠日需以掌丝纶与星精呼吸为气毋固星谪者谪一星为众光府悉人间文章海咸待挹之为明通路故凡历雨侯所纂述若揭星示之明有目者共逞惟宝者众握宝者愈贵而不多以示人阅尽当世乃约之十六家又约之小品天不靳予者人靳取之令宝其文者约焉知所归盖天予是星必托以星文焕天下大固光大小亦含弘随于其中取一焉星采毕蕴也雨侯真能识取天之文文天下者也集成问序于予夫雨侯业已珠玉各缀其首何庸予言然予亦尝取诸家臆论之或别有当雨侯□屠纬真以多为宝珠可弹雀璧可抵门甚之翡翠指环可换刺绣笔使妆眉者日乞螺子黛数升无不给也风流禅其可语赵州薈□乎天池为他人作五色嫁衣媿以自媚虽英雄失手痕无笑啼激而壮则楚庄之怒昆阳城之战也季重早隼灵明特加每设意若神珠空翠来自帝先崩兴喻辟与五泄争奇致宜乎汉晋风流归之虞长孺僻奇险然管夷吾必握高国以变齐武灵王必握公子成以变绮服牛蛇不得夺吾故宫在他人非黑风吹船入罗刹则取吴紫王径寸珠白玉壶亦有阴气寓庸天假开人淘文之司命然非康成之经神何休之学海献酬羣心曷能注不盈而酌不竭华于颜色如安期生洒墨石上成桃花别有仙艳大泌山人交以友尽天下为量文以用尽古今为量每一文出如太山北树青腰玉女三千人守之尝有五色飞凤宝光珠雀集其上石公思以汉帜易赵帜鬼夜哭弗顾也俾天下唐拾晋馥魏倚汉规者媿而却走然孤行从违者半即絜小修轲雪集应在从违间若夫神魄所依如吴道子画鬼神观裴将军舞剑左旋右转飞势入云电光下瞩斯画成飒然风起伯敬矫公安规之清亮以识扶力扬雄步长卿之踪宋玉衍灵均之制造车合轨顾影依然楚国兰芬其在君子病者曰鍾派吾不解也闽文工藻火终日七襄绣虎公出书仓为家珍人侈李都尉之鸳鸯君凌班婕妤之霜雪不作妆罢蛾眉低声问婿之态太青子力抉玄秘

才识鸿巨一凝思神跃万里气吐白练上冲字悉摩尼许中金偈不读五千卷不许登堂共语汤若士无触不灵舞卅按以歌声鸣鸡随乎鼓节飞音浏亮引商刻羽者歌舞从之当此道长夜如张鸡林夜明帘皎若白日若思白伺初明乡三先生或以冲停或以娟好或以渊宏玉局之选有才皆仙语味与色则玉馈酒美如肉澄清如镜云液霞浆服之可以得道明卿犹道大目广午夜无虚灯揭无尽之藏磨人钝眼悬书通国天宇用开功非渺矣眉道人弘游典坟寤歌林间名世归之如骛道人泊如也文源直泻银潢不剪松江之水秋澄春碧鉴者光悦饮者情怡弘经济于山林先生以之诸君子者析之各成一家言主伯文坛则共成一代言以表当代之色且一代兼古先数代之长天宁不私焉然宇宙之大文星之繁祇三吴得其六越得其三楚得其四若秦若闽若江以西各得其一岂天犹似靳抑取之者嗇也夫文星昭昭不私于雨侯何哉雨侯有独契者盖文章之妙同此心血未有不能结一世才士之心而能订千秋之胜者也亦未有不能结一人独知之契而能作竞赏之缘者也亦未有不能悬当代之鉴而能超前哲之观者也昔班固欲汉家文章烂然与三代同风古之君子加惠本国类有然者若夫小言之詎囊五岳不知有昆仑润之以锦江绩水遂不知溟渤乎非也从来神通变化或藏藕孔或屯茧丝或陈甲仗紫石潭或伏风雷指爪壶公缩千里于咫尺孙夫人方帛之上尽列国山岳河海城邑行军之势星文象数尺幅而河洛图书具雨侯固繇水气测蛟遇洛神而识巫山香雨所见不綦大乎闻之治钟鼓者大而短声以疾雨侯其欲疾文天下乎予曾纂诸名家小品迨文娱奇赏文征泊雨侯行笈次第行因罢纂不知十六家犹可单提更足与璧府争明也予时病暑得此把玩入栖神之藪露悬脂滴握辟暑犀而藉招凉之草雨侯其起我乎文星可摘其在予手

社弟何伟然题于白门客园之问西阁

○十六名家小品序

岁癸酉日在柳日轮如炬余方歌五忆而思濯清冷之渊也雨侯氏手一编寄余曰此余竭数年心力乃今始得摭十六先生之珍奇灵隽而聚之简编抉剔爬搔别具手眼尔必有以许我且余贫度未能行其鸿章大篇于世姑以其小品行余因得对十六先生之文蹲蹲拜舞而问之曰诸先生锺川岳之灵灏冠冕人文全集行有篋而藏之者有力不能致者有茫昧不能识其义者今有人焉丹黄而黼黻之句栉而字嚼之心飞色动悬之天坏与日星同炳顾不乐乎今人媚古而虐今为文必希屈马班杨而苏王欧曾以下置勿谈也特破俗耳庸目取其杰然特异者当吾世而鼎列汉唐使博如茂先逸如庄周奥如长吉富如相如明如贾谊壮如杨雄不必备之异代而远骋高厉云变霞■〈火霍〉是孰为之扬诩哉抑孤远与和易不同趣纓绂与衿掖不同时荆襄与吴越不同地俊逸与研刻不同调欢欣与郁噫不同怀为之订交于尺幅之间若埙篪共吹而兰馨可接去其简轴繁重之累而吸华聚神各以其精者相告何必把臂一堂之为快哉更有进于是者附会时论黜落瑰异昭明犹不免小儿之讥直任吾中之喜可而钓鳞出渊罾翼坠

云坐使雅义翻新高唱重揭咏其一言而彷徨寤想不能已已提呼半幅而不觉嘻笑踊跃之何生此又匪直标奇豆马扬文斑豹集长金碎钩玄玉唾之为兢兢矣此一役也学富于收功深于作穿贯十六先生之神而波及后世使能文之士以十交先生作司南不复知世间尚有屈马班杨苏王欧曾也者雨侯之报成劳也是犹倾兰山之积而飞流溅沫皆珍玉也可曰点点寸寸非产于昆圃孕于黄流者乎集成闻有请益者诸先生雄文飙起名章电动进而求之方书不任载奈何其仅此余有以识雨侯之微意矣雨侯器沉识穆胸囊万古而栖心在朔蓬之末不欲正告天下曰吾驰驱艺文之圃网取十六先生之精碎尽在于斯吾为贫使无暇及其它焉耳嗟乎贫也使人有搜求之识采撷之材不得吐气于人以明吾意之所在将必坐玉堂读琼笈日糜大官之金钱然后出其余力以与五车万轴争富哉若是吾知不能贫雨侯矣

僊里社弟丁允和拜书

○十六名家小品序

句章友弟冯元仲次牧题

文章之有小品犹苍灵之有月有星有云有霞有雪莽■〈𠃉上良下〉之有山有水有庄墅有园林山之有窞有谷有岩有洞有石水之有渚有溪有涧而山水中之有隐士高僧羽客游侠也故必贞观天地人之文之理更参之磊砢崖崿喷薄盘涡而文章之观毕达 本朝取士为科举章程之业虽试之表纶策判为中权后劲而上以虚名求下以虚文应其所谓一言命中次二立者不过八股制义作前茅耳士自释节垂白首俯首攒眉与黄口儿曹分更分漏止此一途而又有得失乱其耳目婚嫁黜其心志饥寒仆其手足屈伸食其肺腑应酬劳其骨节礼法束其筋骸十室之邑有士嗜古发一语众口莫赏持一议世眼皆吓其门有问字车来即三尺童子起而丑诋诽笑之出则摈诸党塾入则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一视如贵介子呼卢侠邪醉红裙等嗟乎以士居今而欲如古人之成名后世难矣非古人之独贤且智也古之取士以广而实而今之取士似密而实畧也古取士昉自周官历汉魏五代唐宋如宾兴献贤能计偕劝驾举贤良贡士秀士明经策士代不一途大都诗赋古文辞为重尔时士攒眉俯首亦唯是工诗赋古文辞足矣今所重在前茅束功令即有兼三长施之中权后劲上不取也不得不攒眉俯首此道及一旦起家通显高者道学聚其羣其次棋酒浊其神其次金钱劫其虑其次淫慝荡其心其次傲骨媚骨填其头颅居今之世而又有此种种结习而欲学士大夫如古人成名后世抑又难矣乃余观今世拔支人才子帜次二立者又大都出于学士大夫而布衣处士伏其身于冷穴穷岩守场怀窟之下百不得二三非学士大夫独贤且智而布衣处士皆白痴能薄不敢望其项背贫故也有天者斂之其遇与势使之然也学士大夫则不然家有藏书可读有闲燕可永有志意可展布有躯胆可披放有气焰可啖名有交游食客可标榜长声价席宠预权交相引重而身仲家温又可共剗鬪而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此皆贫士所不得也夫贫士之难如此而学士大夫之势之遇又如此则夫贫士即不敢望古人

垂名到于今即欲望今世学士大夫之项背抑又难矣至求学士大夫之能诗赋古文辞者如星丽晨指不可多屈则又何哉余观学士大夫嚶嚶自命名湮没者何限其诗若赋若古文辞传世世不必尽传贫士业有可传而卒不传犹幸嗜古之士博识通敏起而三索如文选之收酒德中郎之题蠶曰而其文与姓名至今在亦贫士不幸中之至甚幸也余友陆雨侯亦贫士也布衣萧然而好书日坐屋子下手不停披如穆端愚未尝箕股以贫故不能尽罗邳侯架茂先乘乃取庆历来十六名家营综小品讎较研阅才多于君家士衡而又能割所爱尔乃天参之夜光以内其耀参之日精以布其华参之电光妙鬢以起其泽参之天公玉戏以铄其灵而乃地参之维南岫嶠以琢其文敦物巨灵以高其掌旁参之平泉以致其恠轳角以任其之辋川以经其案上宛以大其畜韦杜二曲以泽其色销其恨尔乃庚参之圭萐无底以迂其径王官笈笥以饱其饕少室蝌蚪以■〈屮上奈下〉其古小有猗珂以着其虚宛委云根以从其涌尔乃终参之牵牛梅根以泛其爽浣花竹公以供其赏幻其孩考盘结庐以绝其足吁乎盛哉即使张廌隐居苦竹孙登□笑山半支遁惠远据狮子坐拈健椎鉏父芝童署券荆轲聃政披图挟匕不是过也吁乎盛哉此其家不贫矣余遯隐天蓋山摧谢落魄幸此心了不动为时羁继名墮少年齿牙间资人厌笑伪君子疑之如虎真小人疾之如仇独是海内文人才子一瓣香不能□□尤□□时先方伯与屠纬真先生赋诗饮酒如见黄面瞿□迨长侍贞父师从帷帐间望见虞公德园最后眉公本宁季重三先生或谊并讲世或书疏当面此十六公仅得六七而此六七公者复后先凋谢止泖止山阴仅称硕果今读雨侯品下签如与十六公晤对一堂扬挖风雅天蓋不能终夺贫士权哉自此品出而贫士身名俱泰且使天下之诸为名士者不贫而凡为学士大夫者不俗雨侯权至此坎闻雨侯尚有大家太史诸刻黄公石斋故尚秘帐中夫弇州不据木天石斋乃弃玉署两人俱不以太史重大小品厥集纷若雨侯故以文论品不以人然则此二公者胡可不亟牧之也进求之余乡如余僧杲之农丈人徐见可之鳩兹钱仲举之丽瞩频茂斋之雪履余师秦虞卿先生之林衣如岳而五不更逾快邪余于制举义废弃久名心销尽顷为知己牵入功名鼎鑊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借人残笔墨了之放浪西子湖得与雨侯下上千古出此七品为贫士设甌瓶供养雨侯其笑余冯妇哉余诚未免佛头抛粪以雨侯五色眼持汝南管钥当不知置余何品也

### ○选十六名家小品序

九州岛珠域九山殊□九水殊润九土殊保人以境殊文以人殊所以贡十五国之风者八比耳颐八比束之以功令又有气运为之齐颢不能别弃生面且三年省出一人以霸王内合生一人以王霸王之才□是多欣而一人者又来必霸王其人也豪杰有真竟于古文字之中求之欣然□不多见固有□十年间省仅数人间一二人□闚其无人此则真霸王木也鏐河□山□之秀学胜而木雄识高而气灏石相□而其神自现么选近代予□省中囊括今曩□□□奕仙□则吾翊四明□去水鬼木疑贺锸锤利□大坚

蜀道之岩则吾谔山阴之徐文长今王重垂徐□荅寒王多豪快则还为之也更吾武林  
亟谔德园□又明圣诸山或□怪神运或秀□天成不堪并时□乃吴楚多本江迤南为  
之之王右军陶隐居揽缥缈之着□荡以震泽潏滟□谔菱黑白陈眉以而庄雅后□雅  
志经世吾又安能不谔张仞初如蕪人文藪宅文章节义西□藜洲文起□阳盈长九疇  
仲昭志先生按其□字如获拱璧心铭典型苦不能窥其金至捧金集而玩索凌贾菱傲  
朱程蹶欧韩明卿何侯予谔而名言□□予自翊明卿矣维楚有林读大泌山房辄谔李  
本宁之富而本胷□□为美斛原泉至瞻眉山而王气欲消则璐联璧缀昆季而修夫伦  
之乐秉间世之本不谔中郎小修耶其谔伯数吾则曰眼日胆□云本虹气秦镜技古人  
肝鬲并刀飞锦绮心思百炼精金不必以多多善耳若夫匡庐秀□危峰险瀑之粹乃有  
若士终南奇博雨林雾巘之异乃诞衣清闽□汪洋流天倒日之精是□能始世谔美士  
吾谔美士世谔太清吾谔太清世谔能始吾谔能始南北美菓盖其具已独恨家俭而目  
□因之不能大括燕□□鲁江蜀滇粤诸奇又恨目家而家又家之不能大梓诸先生之  
雄文仅剖其一二片居平不□惋结者徐文长玉云隐□龙得其一鳞一甲心是可思不  
必现其大身倘之可借以解嘲哉王霸有真吾谓餐片一齐之□俟遍走十五国而求汤  
武柏文而目

癸酉仲友钱塘翠吴阙主人陆云龙雨侯甫题

翠娱阁评选汤若士先生小品 明 汤显祖着

◇汤若士先生小品◇

序

卷一 赋 序

卷之二 题词 记 文 说 颂 尺牘

●序

汤若士先生小品弁首

垂髫读制举义知先生已夺睢唐之席已读四梦则又扼高王关郑之吭而结其舌  
荡乎才诚海若哉然使先生不以其才与庐陵临川永岂维列而四知先生未已也因取  
先生集丹黄之其思玄其学富其才宏似欲翻高深峻洁之窠臼另以博大瑰丽名彭蠡  
之涛风雷奋而天地浮匡庐之瀑珠玑喷而瑶玫落句饶蕖艳字带兰芬不又舍欧阳曾  
王别树一帜哉予谓欧阳转卑弱之气开雅醇之先为春曾王掣敛气多为秋为冬而先  
生则为夏当逦王而为君不与学士骚人争旦夕声也抑能夏则大而独取其小将无不  
尽其才欤予曰芥子须弥予正欲小中见大岂

崇祯壬申冬日雨侯陆云龙题

●翠娱阁评选汤若士先生小品卷一

仁和江之淮道行选

临川汤显祖若士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赋

序

◆赋◆

铜马湖赋为友人金坛邓伯羔作

庭中有异竹赋

疗鹤赋

匡山馆赋为友人豫章胡孟弢作

怀人赋

吏部栖凤亭小赋

○铜马湖赋为友人金坛邓伯羔作

若有人兮邓林。怀悠悠兮子衿。卧仙坛于谷口。封天湖之水心。谷口兮流眺水心兮残照山中人兮何之。去沧波兮独钓。若乃春风不寒春流正宽红鳞试子绿草迷芋揽芳洲兮杜若倚垂杨之钓竿受夫文萍既合珠荷未卷麦雨飞来兰风溜转苔矶之迹全芜竹屿之丝半展至如白露霞明绿淑风清肥鱼正美。石鴈裁鸣靡芳桂以为饵泝蒹葭之盈盈况复素雪纷飘。玄池寂寥。皓明湖其未冻。诘幽山兮见招漱寒流而队蜚聊卒岁以逍遥。坐飞阑之曲碣。步澄湾之板桥眺鱼台于月夕移翠筱于霞朝玩沈精乎在藻。宁纷波乎市朝。厥土王生。长为钓侣。比目双抽。文竿对举。鲙彼嘉鱼。陈其芳醕。厌玄洲之共学憩长杨而并语侧微棹于归风濯烦纓于逝渚其钓维何。载游载歌。歌曰。水国波臣渔父贤人。苍梧兮浙水。黄河兮卫津。并垂颐于巨获。亦见巧于纤纶。玩芳湖之铜马。异昆明之石鳞。不羨来提之玉维浇去主之尘湖水连天亭间钓船豫章之鱼顷刻陵阳之鲤三年既就浅兮就深亦载浮兮载沉饵何为兮鲂旨。钩何为兮香金。镜水中而容与。莞泽畔之沉吟。苟濠鱼兮可乐。计相忘乎直针。

新翠兮。濯文苻于寒流。轻杨兮。荡纤纶于惠风。

○庭中有异竹赋 【有序】

大学东厢。向南君子亭。两偏皆竹面阑干外小方池。池外砌植紫牡丹。白芍药数株。中有一竹。亭然砌上。旁无附枝。阑干之内。侧生一竹。诸生疑此竹且穿檐而出。当刮去。大宗师戴公不许。此竹竟从横阑稍曲而上不碍也公叹曰。谁谓子无知矣。授笔汤生。立赋此两竹。

大学之英。君子之亭。度灵台而选胜。绕圣林而启扃。丽圜桥之璧藻。荐方沼之文萍。被素风以悠衍。承翠气之葱菁。鱼相忘于在沚。鸟载肃于高冥。非游尘之所簞。实君子之攸宁。朱弦在御。玉磬悬庭绪休间于鼓篋。肆静谧以横经。采齐而步。其视。呻毕靡乱其听。色载笑而嘉则。张一弛以遗形。释綰

纶乎几席。纵流莅于轩楹。幄垂云之曼葦。带积石之遥町。练粉飘而莫莫。玄池韵以泠泠。何修丛、之葺霭。俨双筱之伶俦。在籥笼而矫隽信空虚之有灵。顾汤生命进。授淇园之笔精。对横簪以迤羨。立函丈以经营。池上方台杂卉羣栽丹华皎砌素药翻阶孰亭亭而异观照弥弥之檀栾挺碧鲜而上峙擢岩堯之嶧竿复有宇下盘桓。庭中偃蹇众疑萃于孤高谓妨檐而欲剪。竟自出以委蛇挹清池而迴展。翫此籟之生成象至人之舒卷尔其为状也虚中忌实疏节藟密临流似渊依岩类逸贞俚乎淑美之操直北乎君子之笔影防露以婵娟响应律而萧瑟兹簟竺之一态。未若夔标而巧出。乃其芳根独远。志玄通。绝左右之葳蕤。贯青荧而在中匪临深而表劲繁浚子以明冲岂太山之荏苒似高冈之梧桐若其进石而立。磬折伛偻下不碍干凭轩上不亏乎承宇羗有心乎云步乍低回而矫举贵托根以自全异当门之锄去故孤生者常直近人者常曲直有取于明心曲亦时而卫足明心靡遐。卫足匪他一鸾一凤。一龙一蛇。自歌自舞。或屈或伸君子仪之素体圆神左右贞风。学士如林。敬吟葦竹。遑嗣青衿。

思微而理。可嗣风雅。

### ○疗鹤赋 【有序】

大司徒王公。北海乐亭人也圣亦如愚贵能存贱俯闻浮誉。先移长者之车。仰谢光尘。即倒王公之屣。见其公子。本蓝田之玉艳。示以著述。兼册府之璆缀。披读其中。有疗鹤一记。司徒公从御史迁大理时也。途遭被创之鹤。哀鸣马首。轩而疗之。长翼盈肌。终不复去。表君子之流慈。伟仙禽之善托。抽笔敬赋。

夫何一皓丽之仙禽兮。孕海隅之奇气。鼓壶乔之清夷。表頽玄而间藻。逞丹素以明姿。趾象虬而振步。形亚凤以扬仪。吐奇声而嚶彻。驾云踪其委蛇。薄幽林而不处。扬平圃以高睨。岂垂吭于贵粒。将毳毳于昆池。崇红闲之离缴。璣玉态以披离。至乃华表摧云兰岩堕雪膺散紫胎之毛臆染搜戎之血月羽全亏霜翎乍折落万仞以遥惊逗千翎而横绝歛桂籍之、来游。会蒲且之见掇。遂乃延颈伏地。长鸣振天。向流风而若诉。庶归仁兮自全。厥有碣石真仙。孤竹名贤。俚宝慈于柱史。迈种德之庭坚霁霜棱于绣斧。吹暖律丁卢船。在云屯而叩拯逅震解以流蠲。公府之骢且止神皋之禽可怜。遂乃驻此游龙。收其病鹤。类秦树之惊鸟。似雕。陵之感鹄。纵置文园。留陪金阁。拟儁格以难摅。迟誼寰而眷托。谢冲天之骐驎。就投人之燕雀。闵其半死半生借以一丘一壑饮以流丹之泉。传以良金之药。俛仰颐神。行游顾乐。弱骨重坚。殷痕再合。嬉同神王之翬。怖异禅林之鸽。戏葳口之瑄墀。对氈氈之华榻。尔乃素月蟾流清风萤乱绣箔催蛩关河别鴈滴涂露以凉年耿微霜而夜半单只谁俦。逍遥无患。听远唳于层霄。耸素心于遥汉侄若西北十五。东南二八。霞肆羣翔。云天永晏。或取仙人

之箭。或寄西王之札。动清叫于圜方。寄奔想乎块圯。岂疏肉之难飞。诘浅毳其如铍。低昂欲翥。徘徊至曙。忆虞人于藻田。奉君子于兰署。非恋目以余羈。寔秉心之维恕。念酬环其莫展。欲衔珠而未去。宁希淇上之轩。未羨缙山之御。愿终惠于阶屏。永毕生兮容豫。

玄缘丹顶之华。唳风咽月之向。

○匡山馆赋为友人豫章胡孟弢作 【有序】

孟弢本豫章之才子。慕匡仙之旧庐。结架山颜。逶迤云貌。每聚远公之笑。自号栗里之人。白雪恒操。玄风再暘。余嘉其志包宇宙。为赋所居。

美泽国之洪州。奠江阳之名岳。柱北斗以崔巍。镇南条之广邈。尔其日月影射烟波。沃漾积雾沈峯。横云矫嶂。碎瀑珠寒。香垆翠扬。竹影之金书。自然树杪之铁船。无恙物死强梁。人生弱丧。空迷阅水之中。不住灵山之上。如何孟弢。先生游遨。眉颜如画。意气真豪。河山不碍。风云自高。书盈唐述。赋满边棂。鹳峯比峭。鹄岸双遥。发匡后之宝牒。觅吴嶝之金膏。见白龙之时起。听玄豹之潜号。搏空屏而晓艳。写石镜于寒皋。升降神阡。吐纳灵川。林冥冥兮欲雨。人飘飘兮似仙。仙家兮游衍。层阴兮迭巘。览神丘而弗居。孰人寰其更选。借禅林之一丘。构丹房于九转。逗骖鸾于石梁。寻飞鹅与敝舩。天门之松。侧生华峤之莲。半卷况复岩流自清。药树恒荣。留半空之霜雪。隔浮世之阴晴。长风夜作。则万流俱响。晓鷓晨啸。则百岭齐应。朝饥则平湖上果。暝暗则弥山佛灯。允可以顿真人之响策。俚神区之赤城。乃有辩才大士。玄德先生。遡襟灵之涤览。泛馨香而解蒙。妙吉对扬之地。高真玄憩之楹。振林木以长啸。忆莲花之旧盟。出浅见而游戏。扞重玄而迅征。方遗蜕乎生品。又何流鹜于尘情。

连山透。迤绣以松竹。淡远时具色相。

○怀人赋 【有序】

怀乐安令沈公兼也。兼美须颜。有烟霞之致。移令乐安。仿佛王乔之在邕。寔子明之化陵阳也。入朝左迁于楚。余亦下第过余。咄曰。义无不释乎。以子之姿。太清太宁之气也。豫章庐山。远有匡俗。近有颠张。远有徐孺子。近有吴聘君。高者鸾鹖天庭。低者鹄起人世。纷纷偕计。射策销其年力。珠弹玉抵。君何取焉。余时拥卧未荅。眷其知己绝人矣。归南都中伏。夜不能寐。起坐月露之中。披怀作赋。

悲夫。天大地小。飘其淳光。日往月来。流其迅景。运密徙以畴觉。物昭徂而递警。戢升沦于半气。览衰隆于俄倾。孰无怀而不伤。在有情而必整。虽美人兮满堂。兢劝余之修骋。惭御世之无奇。汇深流而缩绠。趾邓林而必枯。诘冥山而见郢内。热愁焦。长途畏影。傥踦鹖于青龄。复迟徊于素领。俟河清而海尘几。魂销兮骨冷。故知死之徒。而欲生操。有君而用静。想尽者穷年。观冲者忘境。羨往去之松乔。识向来之箕颍。务



尊养以薪全疾销声而自屏佳哉沈生。海内廉贡。德有曾鳅之实。政留蒲密之声。余方榻迹于公府。沈亦垂翅于黔荆既同病而同叹亦有胸而有情谓余姿之淑远。似扶舆之灏清。既在人而靡类。亦何慕而不成。曷不都捐赤臭之路。了涉情芬之程。有豫章之丹釜。有庐阜之金英。释恬愉于性智一昭昧于魂营证无生以为友拂烦躯而顿轻止则风停动则云征郁兮纁鴈之聘飘兮素鹤之迎。岂不长消枝系。永辞患惊尔乃效藩羊之靡决类缠蚕之自萦送华韶于远道烁灵根于短名已焉哉言之者无猜听之者有怀经物情兮转流泊生人世兮苦难谐索米长安之舍走马章台之街岂若仙衢玄仗。帝圃清斋。金兰之语无别。栒尊之趣当乖。鹄态云霞之气。能章土木之骸。结遥情于荆越。托游真于海淮。君门万里。人天一涯。怀端易绕。意藹难排。西湖画艇。南都紫台窗高月度幔卷风来緬青衿而送抱抚零露以倾壘每忆霏霏之妙语。恒惭负负于仙才。

悲悼之中。英雄气骨自存。聊托想于忘名。深睠怀于知己。直是组愁织恨。

### ○吏部栖凤亭小赋 【有序】

余生有涯。物遇无极随眇而流薄触象而透迟固有年日矣。若乃南都选署。余姚沈君俞君。磁州李君。潮阳周君。吴顾君王君。余乡朱君。俱怀当世之才。逸俗之度。余并游之其署南侧有栖凤小亭。诸君缓颊之场也。余醉其中。忽忆红泉别墅。草树如斯。因为此赋。

游龙巨川。栖凤名园苹池蔽景竹町笼暄吹台之梧对植。暗河之桂双掀。果多梅萼。草则兰荪锦云披而花笑珠露零而叶翻地则铨流之署。人非华竞之轩。况复选部羣公。藹要清通并挺瑶山之干俱韵竹林之风赏心惟会镜影弥空缓带而临清燕搦管而和雕虫可以永庆朝伦之穆。均欢臣誉之融汰灵襟于草陌送柔抱于花丛芳尊之友无恙折扬之调谁工有如仆者。周行有命。孔德无容。虽焕发于霞藻。终睇眇于云松也。

声嚶嚶其和雅。乘的的而辉煌。

### ◆序◆

岳王祠志序

李超无问剑集序

合奇序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序丘毛伯稿

祿宏先生戒杀文序

调象庵集序

耳伯麻姑游诗序

仪部郎蜀杨德夫诗序

孙鹏初遂初堂集序

○岳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飞也。司故王宅。王亡。以为太学。元以为司。而祠王其东。祠宋孝宗之为也。祠志为册六。凡王所自为文。与其时至于今。所以荣哀王者。尽是梓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实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资世之感怆流涕指发岂有间然者哉予独怪王以大将之才为战将之用而用益以不终当时无将将者然则若肃代之将李郭。可与曰韩蕲王可以并郭而王贤于李高宗之资不能为肃若代亦其势然蕲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蕲王智也鄂拘蕲乃逸蕲逸而鄂人拘不免矣萧代虽疑其臣不得而诛之外多大藩帅或以为名如李司徒召之不来矣终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为李亦势然也或曰王何不竟灭虜而朝。附于人臣出境遂事之义此不然也观金□□。其君臣父子。叔侄将相之间。皆意念深毅。经畧雄远非可■〈彳卒〉■〈彳卒〉乘弊而竟者。且其时诸将并以诏选王以偏师济乎夫王以归而死得为世所哀怜佻而□王之为王未可知也王所谓进退维谷者与嗟夫有高宗以其宅为官。故有孝宗附其官为庙王为人不可知神而后知之也虽然。孝宗时而王在犹之不能用王盖孝之不能为代亦犹高之不能为肃何也。徽高在高与孝虽有志势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幸蜀。高孝为亲父子高总国而孝抚军滔然无疑画河南北之地以与诸将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为也势不能也嗟呼。古今相吊岂惟高之于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后之将将者。

如此论事。方是置身于古人之中。置心于古人之胸。岂是拮人齿牙。恣己偏见。

拘之一字。正屈原之过忠。

○李超无问剑集序

岁往浴佛。有驱乌漫刺。坐我堂东。揖之。知其奇。留之斋云不能断酒也信宿而都无所断偶尔破口公案二三则耳。居常率尔成诗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间尽奇侠之气一日问余。何师何友。更阅天下几何人。余曰无也。吾师明德夫子。而友达观。其人皆已朽矣达观以侠故不可以竟行于世天下悠悠令人转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复过我则发已覆顶额间矣曰先生言侠不可竟行于世而子之侠粹未可除因而说剑为天大将军得度耳余笑曰。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则已雄然□武冠。带长剑而就余。有吴下诸生书。乃始知其江阴文士李至清也曰业已去书生为头陀。去头陀为将军。弓剑之余。时发愤为韵语数十首。来豫章。题曰问剑。先生宜有以诀之。余笑而问曰。既冠而娶乎。曰未也。然则剑不可得而问矣吴八而知干将乎。其师铸剑。三年而金铁之清不流。夫

妻俱入迨炉中。而剑就干将。夫妻不能自投。断发翦指而已今子独雄而无雌而又奚铸焉生曰先生其无戏。曰非戏。曰子谓必夫妻而剑耶。庄生说天子之剑。裹以四时。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阴阳者。夫妻也。若然者。上决浮云。下绝地纪。列子所称。视之不可见。若有物存或见影而不见光乃是物也然铸此剑者皆不能杀人。生尝斩发而为僧。亦知有不杀人之剑乎杀人者非剑也若吾豫章之剑能于斗柄成蛟韵终不能已世之乱不足为生道也因为问剑答而弁其诗

摹写奇处。气勃勃而逼斗。

### ○合奇序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日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忽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畧施数笔。形像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

序中是为奇劲。奇横。奇清。奇幻。奇古。其狂言搜语不入焉可知奇矣乃今所不可与言文者吾恐更不在拘儒在诞士亲鬼魅以惊人。相与标奇甲胜拘儒耶。会当有辨。

###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时文字。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归太仆之长句诸君燮之绪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观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为古文词诗歌。故多风人之致。光色犹若可异焉。大致天之生才虽不能众亦不独绝至为文词。有成有不成者三。儿时多慧裁识书名父师迷之以传注括帖不得见古人纵横浩渺之书一食其尘不复可鲜一也乃幸为诸生。困未敏达蹭蹬出没于较试之场久之气色渐落何暇议尺幅之外哉二也。人虽有口亦视其所生主于隐屏。山川人物。居室游御。鸿显高壮。幽奇怪侠之事未有覩焉神明无所练濯胸腹无所厌余耳目既吝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顿尽而可为悲伤者往往如是也若季重者。五岁遍受五经。十岁恣为文章。二十而成进士。盖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异之者大越之墟。古今冠带之国也固已受灵气于斯而世籍都下。往来燕越闻起禹穴吴山。江海淮沂东上岱宗。西迤太行。归乎神都所游目天下之股口喉颞处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铺。咸在矣

于以豁心神纾眺听者必将鬱结乎文章而又少无专门承学之间。灵心洞脱孤游皓杳。蚤为贵公巨人所赏。闻所未闻。出见少年裘马弓箭。旗亭陌道之间。顾而乐之此亦文心之所贻行也身复蚤达。曾无诸生一日之忧。名字所至。赞叹盈瞩。故其为文字也高广其心神亮浏其音节精华甚充颜色甚悦渺焉者如岭云之媚天霄绚焉者如江霞之荡林越乍翕乍辟如崩如兴不可迫视莫或殫形大有传疏之所曾遗著录之所未经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绝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为古文词诗歌又何如也虽然才士而宦业流通亦无以周世物之容而既以当涂令。高第为郎矣。复抑面命青浦。青浦故屠长卿所治乡也。长卿既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书来。乃更以归休读书为怀夫季重固已读书矣凡为若谈者当亦有未尽其才之叹即然。则天之于季重诚若有以异之无已也夫

读季重先生集。飘飘然左把太白之臂。右攀长公之肩孤霞远云。不带人间气色。序不惟。得其文情。直已探其文源矣

### ○序丘毛伯稿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飞焉。可以无所不至。当其蠕蠕时不知其能至此极也是故善画者。观猛士剑舞。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掣戾关接尽其气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不可及而怪也吾乡丘毛伯。文颇类乎是。其人心灵。能出入于微故眇故其变动有象常鼓舞而尽其词词以立意为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经生之常意■〈山上罅下〉然而芻喜徐理之固应如是也迫促刳悟。案衍固获。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机足以转之如毛伯者。世之奇异人也。傅曰。同明相照。同气相求。圣人作而万物覩。盖闻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于大道。善为典则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以其文为圣而师之。然莫敢自名为高弟子者。而吾乡毛伯在焉遗其灭没之形收其灵异之气世多疑霍林先生好奇士乃不类其所自为咩夫虽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为率天下士哉顾士有所谓者必如吾乡毛伯焉其可也

唯平能奇。唯不露奇者。能识奇。此霍林之能授毛伯也。徐理之固应如是。奇云乎哉。

### ○袞宏先生戒杀文序

春秋介葛闻牛鸣。知悲其子三犧矣。宾孟叹雄鸡自断其羽。悲而疑之。后予从太常视一牺。齿长矣。常先祭数日。下不食。引之不行数以免。后乃数人负之至庖门。竟自啗鸣踣死。不成为牺。何其信也夫以礼死而痛若是况乎以食折财竟者乎夫太古食鲜。如豺獭相祭。已乱矣。中古粒食而不绝鲜。至蜂蝉

蚊子。亦为圣人所食。岂不痛哉此亦圣人生长东土习味内恕不能为之断矣末流至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动昏不可灵又使贫士流涎舐啖其侧北非膏脂之累乃圣人不制之过也幸有西方神人因机止杀有如万一禽鱼复安横目之心净矣。至云无始以来。遁代相食取报。人无信焉征于余郡南青云乡有猎翠少年。乃为一美人死。后美人。死时。有大翠鸟。如燕出户飞。余先祖伯清闻之叹曰心情则化宁循其瑞翠精干怨犹能报人况灵干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耦耕。断内人珠翠饰。恐犯为人所化牛马蛤翠也。今何可得乎。善哉袞宏先生。为诸虫流涕鸿胪孙君又为精信广流传焉粒为痲疽勒方度杀业也

止杀原清心养慈一助。何必商及报复至。曰肥不可动。昏不可灵现在报。更可动人。其摧敲贫士曰。流涎舐啖。想亦当自合其贪心。

### ○调象庵集序

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遯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惰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楫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而其音泠泠。其流纤纤。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辨之间固圣賢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东吴邹公彦吉。着调象庵集数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诗而讽之。已异焉。当其兴属而起瀕洞合沓勃聿璀璨可使霆发电睽鱼跳鸟澜猝不可得而当也逮其法至而行则复倚俚澹淡切迭稽诣若晴云穆雨坚车良驹逝不可得而厌也送则皆名岳广川之环其前而通人选宾之骈其后彪炳涣汗要于足传而大致有动于余衷者盖公才具高伟。于世故亶亶之业。开济有余。而心目太明。神骨太峻。于贵倨茶所可下。于夷伍无所可偕。用此率意而酬。殆非频频所了。盖自是公之进退无恒而天山有筮矣嗟夫有高才而鲜贵仕其与能靖者与折节抵巇非公所习则其郁触喷迸而杂出于诗歌文记之间虽谈。世十一。谭趣十九而终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盖其情也至于今。四海人士鲜不引公者。然犹大其才而高其气。则当时之岳岳一世何如矣。虽然世人为其不可传者而公为其可传者噫而风飞。怒而河奔世能阨之于彼而不能不纵之于此然公复自号愚公。而谓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废。病废游废。顷更以事佛废。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累累而是公之废无乃其所为兴者与声音出乎虚意象生于神固有迫之而不能亲远之而不能去者闻元成本宁二公。当过公所。其亦以是谗之尔。

英风灏气为来逼人。殆亦为集中写其愤懑之气。

### ○耳伯麻姑游诗序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愴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予常以此定文章之变。无解者。卧痲罢

客。忽博绥安谢耳伯游麻姑诗数叶。讽之古汉魏又无亏者。耳伯始属之溶溶英英旁魄阴烟有骀荡游夫之思可谓足音空谷。循后有诗导一章。 𩇛𩇛自言其致。亦神情之论。也嘻耳伯其知之矣。中复有记时江夫子升遐数语。若以死生为大事。嘻吁。此亦神情所得用耶。水月疾枯。宗复何在。唐人所云。万层山上一秋毫也。偶为耳伯叙此。

正尔寂寥。数语颇自快人。

### ○仪部郎蜀杨德夫诗序

杨公本井络之秀。体江汉之灵。育德蚕丛之区。耀颖峨眉之秀已苞结艺文。优游玄释矣。遂挾藻天汉。腾辉日匝。弹楚服之歌琴。坐吴都之礼署。亦复端居多暇。翰墨时作。或是凉年献岁。首夏兼秋。抚莺花而流怅睇鸿云而寄想别有羣公饮帐。游子河梁。夫离别之奇声。究登临之远致。他若应真东游。云气西往。怀仙緬竺。类有玄言。沉灵激韵。靡非清嘒吾友帅机。最爱上林甘泉洞箫诸赋。尝曰。蜀有杨君世不减风流矣。夫杨君貌充而气穆。声和而蹈正砥志云屯乘潜雨畜口夫登高者大夫之余作赋者童子之技杨君之业。盖不在兹。杨君有言。相如惑子玄龙。吾家子云。濡于紫口。子渊随于碧影。他虽有技。谓博奕者乎足以畅杨君之趣矣然其搦管。才情、并诣。亦安可不传也余软弱之资。兴属流猎。阅有年日。蜀如杨君者。情途希覩之品。焉得咏渊作。敬叙而归之梓矣。

简劲有气骨

### ○孙鹏初遂初堂集序

汉儒疏五事。以水为貌。而属火于言诚不能无概乎是。今夫水之生其所以长润淼好恢瑰曲折者大氏水之为也极焉而措之为薪火以传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传傳以久则神明之所际也虽然。顾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刚柔。成然而具。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属藉其神明有至不至其于貌也无不可望而佑焉 国初大儒。彝鼎之文无所敢论迨夫李献吉何仲默二公。轩然世所谓传者也。大致李气刚而色不能无晦。何色明而气不能无柔神明之际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谓有其貌矣世宜有传者焉。间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驰趣险久驱使稗杂以是为可传视其中所谓反置而臆属者尚多有之乱而靡幅尽而寡蕴则之以李何其于所谓传者何如也然而世有悦之者焉。华容孙公鹏初忧之。叹曰李何于斯文。为有起衰振溺功。王元美七子。已开弱宋之路。日已流遁。长此安极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剂量二公。为法已久。不可以失。而公又蚤负才志。入读秘籍。出视省奏。淹于今昔之故隐而益文。尝欲总史传。聚往畧。起唐虞以来。至胜国效迁史体为纪傳之书。而因以彙括十三经疏义订核收采。号曰儒藏。嗟夫。公盖通博伟

丽之儒矣至其为文封奏志序记牒歌咏。引绳步尺取衷厥体勃溢者势而延豫者情叩切者声而流莅者致赅此五者。故幅裕而蕴深。公之所以为文也。盖江汉洞庭为水渊巨足以滋演文貌而鶉首祝融为火雄精足以显发神明然则公之文为必传传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间。有以处公矣。

七子亦不必拘拘步之要自不失其神貌亦可以王矣

●翠娱阁评选汤若士先生小品卷之二

仁和江之淮道行选

临川汤显祖若士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钱塘陆敏树生生父订

题词

记

文

说

颂

尺牒

◆题词◆

牡丹亭记题词

溪上落花诗题词

鄞郸梦记题词

南柯梦记题词

萧伯玉制义题词

○牡丹亭记题词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不可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彷彿暂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情之所鍾在我辈。善用情耳。不极之死生梦觉。与不及情者何殊。然丽娘之用情。得先生之摹情而显。

○溪上落花诗题词

长孺僧孺兄弟似无着天亲不绮语人也一夕作花溪诸诗百余首剧烛而就。予

经时闭门致思。不能如其绮也。长孺故美容仪少年。几为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万卷目数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澜番者。其无足异。独僧孺如愚。未尝读书。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会洛诵成河子墨成雾横口横笔无所留难此独未宜异也僧孺故拙于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学佛故。早断婚触。殆欲不知天壤间乃有妇人矣。而诸诗长短中。所为形写幽微。更极其致。如溪上落花诗。芳心都欲尽。微波更不通有艳都成错无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语至如春日独当垆。卓女盈盈亦酒家数钱未惯半羞花僧孺不近垆头何知羞态七宝避风台翠缨裙带愁牵断锁得斜风燕子来僧孺未亲裙带何知可以锁燕。燕姬角马。一道香尘出马头。金莲银口紧相钩。僧孺末曾秣马。何识香尖。春闺怨乳燕春归玳瑁梁无心颠倒绣鸳鸯僧孺未经催绣。安识倒针当是从声闻中闻缘觉中觉耶无亦定中慧耳然予览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学佛人作绮语业。当入无间狱。如此喜二虞入地当在我先又云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则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矣

叙处撷百花之奇英。结处酒天女之奇萼

### ○鄞鄞梦记题词

士方穷苦无聊。倏然而与语出将入相之事。未尝不怵然太息。庶几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将相。饱厌浓醒之奉迫束形势之务倏然而语以神仙之道清微闲旷又未尝不欣然而叹倘然若有遗暂若清泉之活其目而凉风之拂其躯也又况乎有不意之忧难言之事者乎回首神仙盖亦英雄之大致矣鄞鄞梦记卢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妇。遇主因入以开元时入物事势。通漕于。拓地于番。逸构而流。谗亡而相。于中宠辱得丧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广焦湖祝枕事为之耳。世传李邕侯泌作不可知。然史传泌少好神仙之学。不屑昏宦。为世主所强。颇有干济之业。观察郟虢。凿山开道。至三门集以便饷漕。又数理吐番西事。元载疾其宠。天子至不能庇之。为匿泌于魏少游所。载诛召泌。懒残所谓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记殆泌自谓乎。唐人高泌于鲁连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意焉。独欺枕中生于世去影中沈酣吮呷以至于死一哭而醒梦死可醒真死何及或曰按记则边功河功盖古今取奇之二窍矣谈者殆不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路万古历然未应悉成梦具曰既云影迹。何容历然岸谷沧桑亦岂常醒之物耶第槩云如梦则醒复何存所知者知梦游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辩耳。

大梦非在困阨。与畅快中不易醒。然造化非是富贵贫贱。亦不能令人梦。梦觉之先后。则在人耳。

### ○南柯梦记题词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国。有南柯此何异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赞云。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嗟夫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耳见其怒而酣鬪岂不呖然



而笑曰何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视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舍人之诗曰。蚁王乞食为臣妾。螺母偷虫作子孙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吾所微恨者田子华处士能文周弁能武。一旦无病而死。其骨肉必下为蝼蚁食无疑矣又从而役属其魂气以为蝼蚁之威乃甚于虎狼此犹死者耳。淳于固俨然人也。靡然而就其征。假以肺腑之亲。藉其枝干之任。旨人云。梦未有乘车入鼠穴者。此岂不然耶一往之情则为所摄。人处六道中嘖笑不可失也客曰人则情耳。玄象何得为彼示微。此殆不然。凡所书口象。不应人国者。世儒即疑之不知其亦为诸虫等国也盖知因天立地非偶然者客曰。所云情摄微见本传语中。不得有生天成佛之事。予曰。谓蚁不当上天耶经云天中有两足多足等虫。世传活万蚁可及第。何得度多蚁生天而不作佛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境有广狭力有强弱而已

鸿苞一书。吨括三教。四梦亦该括三教。鸿苞似为渐阶。四梦大启顿门。言幻言。真俱指南之车。

### ○萧伯玉制义题词

唐人有言。不颠不狂。其名不彰。世奉其言视士人文字。苟有委弃绳墨。纵心横意。力成一致之言者。举诧曰此其沸名已耳。下者非其固有。高者非其诚然。予少病此语。必若所云。张旭之颠。李白之狂。亦谓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第曰怪怪奇奇不可时施是则然耳予所友吉州人士最笃。长者义理淳深。少者亦复风气雄远。缓急可为世有。故予每见吉州人士辄喜。寔不同余州人也。九月听榜南州。累累然诵其名。至泰和萧君士玮。则哑然羣叹曰。此名士也。予益为之喜已。乃知为予邑南海叶侯所录。伯玉来谒谢。而同陈大士口予燕语冲然流莅今昔。目中久不见如许客也。明日得其文字十数首。大致奇发颖竖。离众独绝绳墨之外粲然能有所言非苟为名而已大士曰。方岳李公。观察葛公。且为伯玉剧此行之。夫二公者士所证向闻人也。而已尔。则向所云不可时施者又不然矣。夫不苟为名而又可以时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奇怪不可常。而寻常寓奇怪。此乃真奇奇怪怪。文开合处。殊有古意。

### ◆记◆

宣城令姜公去思记

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

○宣城令姜公去思记

余识宣城令荆人姜君奇方。孝廉时。长者后余游宣。行水阳林树修远。厨传甚饬。已又见其人士。沈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风快。为之欣然。令数来攸攸如也。令朝京师。会余上试。令故江陵相弟子师也。不数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谢不敢当意令且计最宠遴之矣然令终用手徒。得治果郎。已复贬山东小

州属。监太山妃祠余异之。盖去宣十年丞武林而病疽。宣人闻之愁然趋比已。宣人闻之脱然喜余又异焉。夫姜君者。亦蹇号重进止质行人耳治县当亦无有奇何以思口。一日宣父老诸生来言状如之。且曰令无以予民然善为条如前役者长。常署人田。多者得收其旁户租常自入豪荡比前征后相补射为谩卒发觉。一人至负租百万。犯至死。当戍边者。至一家九人。连年不决遣。令至乃与囚约。能辄抵所负为除。不能遣。未几口日。囚空。更为法。行条编均里甲。里自微输。因以讷税如程至无可答故事。吏赎常利金。得自与间行其十之三游声不在民矣缓急无所口令曰若此所谓金生而粟死者也。岁当稔柰何。乃大治诸庾。累谷至七万余石。主以訾良人。然令在火六年无凶灾后乃连岁水败谷种流死然后以此不饥嗟夫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叹曰。然则何以迁无殊。则诸生瞠然造前日沈君典在时言之矣虽江陵相亦极知姜令贤。然尝谓其子令不与我亲常众见我后江陵相横不肯持父丧。问荆人士在都者当云我何、闻独姜有后言因以杖去。且夫仕宦遇合者时也惠音者基也其时在上其基在下然则何以去十年而后思中一父老般仙饮洩而前日始令之勤吾宣也食稗衣蔦。亡昼夜。忽忽勉循其民间劳疾苦。兴立纤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计而手条之乃至颜色黎露。耳目将废一时流吏姍笑为愚然至今号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后知之余不觉流声叹曰若宣之民可谓能言其君矣百姓何负于长吏哉书之告后来者

有粟满庾不以实橐。有径可媒不以措。足。拙宦也。至人也。然陈自强以饥胄流窜。姜令犹以郡丞终且以去后具思。安知拙之不为巧乎。

议论相接处风急浪飞。山低林续。

### ○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

天下有闲人。则有闲地。有忙地。则有忙人缘境起情因情作境神圣以此在囿引化。不可得而遗也。何谓忙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即有闲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诚不知于道如然而趣则远矣朝市之积则有田庐山水之余则为寺观故寺观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庐者闲人之所不夺也临川古为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间闻有观九寺十三。盖入明以来大为忙人割夺尽乃至稗粥无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岿然。独完。其田则大半无有矣。邑侯袁公。起于蕲黄。来宰于兹。广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学。披畷而叹曰临川人之憎闲人也一至此乎有能从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于是郡弟子刘某。首籍所买口若于亩上之。侯以归于寺。侯为欣然告世尊而抚之日。此所谓孝子刘某也而适是时。有僧大千。购南都藏经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书矣而无其人何于是有浮梁僧水月为达观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于评唱之义。适来寓斯。人士与游。始知有所谓宗门者久之长千寺僧大初来讲莲华经。听者于余人得田而

食。无不欢喜赞叹。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当忙人之急得此田也岂不曰彼无父母妻子之属先王所禁游民者吾非真有明僧利其田姑以蕃其种类云耳嗟夫此所谓夺间人之物以将养忙人也固一其说然试以语彼天下皆忙使人而无一闲人皆忙地而无一闲地则亦岂成其为世相也哉且今所从游于二民者。彼亦有所业非所禁。游民也。如其为游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游人之非游而闲人之未尝间也非闲非游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闲人而食之必将有意乎道者焉聚于闲人而食之必将有进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闲人至于万犹将有得道者焉道之丧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于千万人之闲而夺其养哉即未有之庶几有之如以食百千万人之闻者夺以养百千万忙人其必无冀于有道者矣则亦蕃其种类而已然则侯所为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饭器无殊香色有异后之游闲□来食于兹田者。其亦有感于侯之弘愿云

文字辨折处。须令人无可伸喙以闾而豢顽秃何必夺此与彼想出一道字足以压倒□情其中必将犹将庶几有之。等语。皆文字之灵□处

◆文◆

续栖贤莲社求友文

○续栖贤莲社求友文

岁之与我甲寅有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痄疰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颠吾行于世。其于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昔远公之契刘遗民等十八贤为上首。而康乐高才求与不许。渊明嗜酒而更邀上名迹既迁胜事遂远至赵宋省常昭庆之社。虚有向王二相国名。隐迹不着亦足致慨于出世之难矣吾弱冠徘徊。坠簪池上。因而目念异日投簪庶其在此四纪而余因循未果。迩欲奋飞。开莲社。而故林驰传。颇碍栖迟诸所高深。去人大远。津梁一处。允惟厥中则育唐少室山人李公所隐栖贤故基谷林石□雷动车震桥名三■〈田夹〉循涯眺听穴寒应心五老双流。倾其左侧龙渊鹿洞。跋其近间真不尽之灵墟。而无为之尽境也。中有平畴暖曲。茶笋斯储。谷口江乘。延接非远。兴言葺筑。无负初怀。冬春间复闻九汪分司。钱塘葛公。加意道业。亟□依之。冀成斯事比度章门。葛公幅巾归越。而栖贤老释乐愚寔来。乐愚故有浮行可语者。旋告之故乐愚曰亦其时也高天销于炽炭大地沉于积流况此聚沫之躯悬輿之晷乎虽然非有同心安能久处曷若遂踪来远大启宗雷庶使鸞鹤相依兰菊无绝耳吾愧其言。自惟素尚浅于渊明明杂悉广于康乐而敢擅嗣盟。以滓前哲已而静思有足述者。晋宋之闻。世道奇侧。遗公夷迹。谛交实深玄虑。我明一家。恢然道广才度之士朝壑交容墓类以悲感忝而集要之语嘿之通怀山王来之大致矣且吾有二友。汤嘉宾久忝叹于栖贤。岳潜初近

勤施于昭庆兹之续斯盟也。成斯役也。二公首其许我乎。嗟夫匡蠡之名迹巨矣宇宙之名流盛矣遗民通隐必有周刘散骑舍人未乏诤炳费神明于匪妙委日用于无常情有所必穷相有所必至苟怀千秋之寄者。皆将有人子斯言耳

无怵激之词。无沉辍之想。嚶嚶之鸣。实获我心。嗟乎不求夔口。而求林远。终非英雄快事

◆说◆

秀才说

○秀才说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孟子曰。以为未尝有才者。岂人之性也哉不能尽其才者也故性之才为才也尽其才则日新心含灵粹。而英华外粲行则有度。言则有音。易所谓黄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为秀世实需才正需于此或曰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性之人。亦未能尽其才。夫大圣非五十学易知天命。鲜能无太过。惟其言之信者识之。其行之信者从之。其言行之疑者置之而已。或曰日者士以道性为虚以食色之性为实以豪杰为有以圣人为无嗟夫。吾生四十余矣。十三岁时。从明德罗先生游。血气未定。读非圣之书。所游四方辄交其气义之士蹈厉靡衍几失其性中途复见明德先生叹而问曰。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譎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杰之士是也非迂视圣贤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秀传不云乎。王折肱可以医国。吾为诸君慎之

顽钝非秀。蹇蹉非才也。须得一□明。庶不愧此二字。若不以才而以财。则亦莠而非秀矣

◆颂◆

蒙河公颂

○蒙河公颂

华颠君子、玄识先生沉辉葆朴澡迹遗荣当无鉴牖选僻攢楹嘉陵是直岷江此横□梁写照玉垒流瑛纤罗昼漾菑穀朝蒙酏旋矫润虹拖饮晴荣流絳属澄漪练平回回汉采。裔裔云英阳崖曲抱翠漱遥迎羊肠缅邈鹊尾经营栊匝西蜀。委曳南荆泉绡遶室雪锦环城玲珑溯沚绰约连瀛含潜丽窈。乐泌伦贞。涌沦无谗冲溢宁评文藻可结。瓠瓜不倾。侯嗣忠孝。渔歌浊清。隐同邁轴。贵异尘纓。璇□自折珠崎□盈蒙河载颂络井流□

巧思曲笔水绕山回且英焚有色。

◆尺牋◆

答王宇泰

复门人蓝翰卿

答岳石帆  
别沈太仆  
复刘郡伯  
与岳石梁  
答马心阳  
答陈如吉给谏  
寄李孺德  
答吴彻如大参  
○答王宇泰

来教。令仆稍委蛇郡县或可助三径之资。且不致得嗔。宇泰意良厚。第仆年来衰愤。岁时上谒每不能如人。且近莅吾士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末流后进鱼贯鴈序于郡县之前却步而行伺色而声诚自觉其不频因以自远至若应付文字原非仆所长必口肉调饴。作口衢中扁食。令市人尽鼓腹去又窃目醒口益以自远其以远得嗔仆固甘之矣所幸鸡助尊拳。长人者或为我一映耳然因是益实用可口子可教利口安身仆亦有以观颐也赵真宁书亦语及此种种情事。悦之兄能为兄详言之。总非诸笔能尽。锤鸣漏尽。自应知止。觉宇泰非爱我也

可砭老贪

○复门人蓝翰卿

不佞愚鄙历落之士蔽石林而无覩思相藻以何言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真人天际今文古文皆有大言小言俱来。物铅素于九流理筌玄口二氏居然不朽。而在诸生。然且采拾虚浮。过自撝挹高山有客。能通咫尺之书委土可师谬为函丈之敬。初当之而汗耸。既循之以心疑岂向若者真有怀于望净将巡方者偶留声于牧马真龙何待假龙以生云雨巨蛇或负小蛇以口神奇岂大雅之故然乃高明之作用如不佞者口口笔口之外口口丝竹之间独有停口之恩不绝临口之兴以口大有示我同人口口口知己献口一之愚为文人起百六之运其如口虚无以相益尊光祇以流谦。一字为荣。九顿而谢

花对语而如笑。

○答岳石帆

兄书谓弟不知何以辄为世疑正以疑处有口若都为人所了趣义何云似弟习气矫厉出口者故当忘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伤当自有不疑于行者在

故当问所之人耳。疑何足惜。

○别沈太仆

明公渡江急不得见。不知明公□得渡江否□以燥亏龙以静全花以□披□□下存名不可□多取行不可以累□虚以□之□以待□

语得老之髓

○复刘郡伯

辰心以郡柔下询意三十年中□物。皆在耳目之前。乡贤官以媚人何得□乡作传名宦□以媚官未审以何而名大可忘言细复何述若兵食杂志。祇取各县规条。浹夕而成。又无需立局也。

直是开不敢开之口。志书可以不作。

○与岳石梁

右梁过我风雨黯然酒频温而易寒烛累明而似暗二十余年昆闭道义骨肉之爱、半宵倾尽。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险而汔济两□相看三顾而别知九月当更尽龙沙之概。见石梁如见石帆终。不能了我见石帆之愿□

离合景谊。数言欲了。

○答马心阳

南皋书来慰弟。云茫茫海□遂不能□一若十倘若也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即便为所矣此语虽非其至差足□人亦足□□兄破蹙为笑

应是慰寂落不刊语。

○答陈如吉给谏

朝论固如沸圣明在上终是君子多少入少但我辈不宜急以小人□□耳忠厚之心远祸之术。弥乱之道。

○寄李孺德

闻孺德成进士殊也。以孺德恂恂孝友。他日当不负此科名也。吾辈初入仕路眼宜大骨宜劲心宜平勿乘一时意兴便轻落□□费洗泼也顾仆一生拙宦。而教人宦乎然亦□□教也

平心一节非直新进所宜眼大骨劲恐□是卿用卿法可耳

○答吴彻如大参

门下冲年对日壮节倾时毓南国而麟趾自振。久穨君子之子。起东林而皋比独拥。将曰圣人其人。既玉色以扬休。亦黄中而通理。至如不佞。放三年而逸逝未能消积□□公卿偶一旦而嚶鸣。犹幸窃奉教于君子。为俗乃时□□□容同病相怜。□谓同明相□□□我子□□□□□□□□□□□□□□灵谷柴□

矫□

翠娱阁评选屠赤水先生小品 明 屠隆着

◇屠赤水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记 赋 传

卷之二 书 论 铭 赞 跋 文 诔 哀辞

●序

叙屠赤水先生小品

四澳为群澜之帝东帝则标莺山狼山为南北阙内江淮河济四伯之剑舄焉其诸附庸沓飞沫注惧干后至诛故其苞纳遂为四隩尊蓄富斯泄奇山涛岳浪中有木华穷楮不得尽者牛渚尺澜那更足道赤水屠先生东海肇灵曙目廓腹囊千秋而罗一世珠玑逐唾云霞入思富而怪与海不殊是以发为文章无论大者如方壶圆峤压鳌首而突兀聚五城十二楼之辉煌长鲸巨虬鼓腥涛而奋胜逞吞舟排岳之狂横珊瑚林立夜光沙积绡杼重渊贝生石壁即出之为卷石片屿有不系逸人之思滞骚人之迹耶常鳞凡介皆可背成麓而■〈髟上者下〉成峯小玊寸珀直堪悸波斯而苏寒峻一勺知大海味不必始皇小儿鞭石浮梁得竟其量也试取江瑶柱而噉之应出虬脯侯鯖之上不致棘富人之口焦张果之齿矣

壬申长至日钱塘陆云龙雨侯甫题于翠娱阁中

●翠娱阁评选屠赤水先生小品卷一

仁和允和叔介选

东海屠 隆长卿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序

记

赋

传

◆序◆

唐诗品汇选释断序

南京乡试齿录序

少室山房稿序

观灯百咏序

冯咸甫诗草序

董扬明制义序

李山人诗集序

青溪集叙

赠杨大夫应召北上序

送董伯念客部请告南还序

寿李翁六十序

### ○唐诗品汇选释断序

夫诗由性情生者也。诗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称唐人。何也。则其所托兴者深也非独其所托兴者深也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非独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则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乐和声能使人欢然而忘愁哀声能使人凄怆惻惻而不宁然人不独好和声亦好哀声衣声至于今不废也其所不废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华绮丽优游清曠盛矣其言边塞■〈彳止〉戍离别穷愁率感慨沉抑顿挫深长足动人者即悲壮可喜也读宋而下诗则闷矣其调俗其味短无论哀思即其言愉快读之则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则诗汉魏诗雄浑雄浑则诗唐人诗婉壮婉壮则诗彼宋而下何为。诗道其亡乎。廷礼高氏选唐诗品汇。其所取博则博矣精未也乃黄观察公选之加精焉而又为之释断。然后唐。人河岳之精灵。历百千载如在乎。则观察公之勤奈何可眇小也。

诗本性情。尊唐而诋宋宋无性情哉只是宋人于性情大认真认得死煞反短流动之趣此所以不及唐也。尚论处的是不磨。

### ○南京乡试齿录序 【 代作】

王者网罗英俊以贤不以齿故华颠非老。童牙非少。才谓鹊起。鸿烈评隐要以其人何如安问年为乡试有录。录以齿者。何也则让之道胜也唐虞选规。帝道郅隆百僚济济后世为楷垂让殁斯。益让朱虎熊罴。伯夷让夔龙即上材神智不以先人含德仲和宅心柔澹故其所标树者亦光明俊伟县诸日月而声华到今是让之道胜也先王之教人也。宗庙胶庠。贵老尚齿。进饮食则拜。奉几杖则拜。温恭逊让之礼童而习之以折其骄蹇之心而养其从容温粹之度当其时士大夫之器局闳深德业无玷犁然多玉瓚黄流之选诗书所称后世艳焉帝王以还代不乏俊迈之士或好通脱而恶绳检习矜露而耻弢藏擎拳曲踧鄙为俗儒倨傲鲜腆目为快士轻俊子弟薄有才艺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解伊吾辄轻其先辈让之道蔑如也藉令他日出而立朝腹笥五车言如春华能如转环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称也尝试以后世之士大夫夫。与朱虎夔龙诸公洁长较短或材智不甚远而气象自别其所标树奚啻星渊士奈何不遵德让哉不佞寡昧谬司文柄于南国。峩峩南国。维士之藪。盖自六朝以来山川盘回灵气日开文风日畅家藏夜光人握灵蛇雕龙之业不可谓不盛矣然窃闻之俗沿浮华士好扬诩少负隼气操笔斐然辄思倾江左之彦贵都下之纸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则让之道无乃缺乎是不佞之隐忧也。南国之文盛矣奈何复以文进之是以水济水也故余于多士不忧其不文而忧其不让子虽神圣不加干父弟虽上喆不先于兄温然平和冲然挹损济济多士虽与唐虞方驾可也故士立朝则以贤。居乡则以齿以贤则得真才以齿则崇让德得真才则国臻于理崇让德则俗还其醇圣王之立教作人意亦弘远矣哉尔多士勗之。余将藉以报圣天子矣。

立朝无师济之风由始进多佻达之气教让于始进。培植实多。



### ○少室山房稿序

夫诗难言哉。操拔艺苑，掩罩人羣。盖搦管者率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毕力而趋之，必有所不至。览观古今学士大夫之作，事胜则伤致，情胜则伤裁，理胜则伤韵，气胜则伤格，浮艳则伤骨，紧迫则伤神。是诗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猎得一体，辄自斐然。骤之鼓吹而徐之音死，攀之春华而味之嚼蜡，翳岂不力天则刑之。夫夜郎王，恶知汉大哉。余友胡元瑞，束发治诗。骏骏高步，阔视比于蒲稍，蹶浮云而上，其气盛，其才丰也。十九首如洞庭云门。千秋寥寥，用其语则袭，不用其语则远。作者为短气，罢尔元瑞独奋而嗣响，不袭不远。庶几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运，诣妙境矣。而尤长于五七言近体，无音不亮，无思不沉，无体不厚，无骨不劲，无韵不飘，无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眉，剑阁之秀，其纵横而整，昆阳巨鹿之师。人曰于鳞不死，固诚知言。然其离合变化，则不尽出于于鳞也。弇州兄弟，泛爱兼容。为世溟渤，一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独盛推元瑞。海鱼龙，非司空畴赏哉。余与元瑞同举于乡。兄弟之义甚好。知元瑞诗，自两王公外，宜无如余者。虽令元瑞自言之，大都若此矣。盖自余为吏，与元瑞不相闻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门，数从海内诸名士游。余两人遂益驩。元瑞谓余曰：子修辞海上，士争执牛耳而盟子。家藏灵虫，人厌鼎鬲，独胡生眇不闻警效之声久矣。子且悬书以诧海内。海内冠带同盟之士，载书登藉，累累如云，而独寂然于金华牧羊儿。余则不遭，亦子他日千秋之恨也。家有山房，敝帚微享千金。子盍图之。徐曰：子诗业乞言两琅邪，其为千金大矣。余奈何复为冲风之末乎。乃元瑞请不已。而余之车马复有行色。于是勉尔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烟霞，余则愧之。顾余两人之好，与余之知元瑞诗若此，其深也。非是言，则天下不得闻余，恶能已哉。

拟古人便似古人。玩瑞未便能尔不入魔道，或亦有之。谈诗之病，盖云详矣。

### ○观灯百咏序

昔人谓陆士衡，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山川藏灵，风雅道尽，千百岁而后，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藻逸，发为诗文，落笔吐语，如决黄河之峡，抽春蚕之丝，其深无底，其出不止。无论雄文大篇，富积琼瑰，即观灯之咏，多至百首，布意锦密，寄兴婉丽，辞极雄放，旨归朗畅，移宫变征，尽妙极玄，语语作青霞之色，戛哀玉之声。吾以为尽，不知复自何来。胡其多而工也。夫物有一不为少，百不为多多而不工，不如其已。夫众草易繁，而琼芝不盈畝，鱼目至伙，而明珠不列肆。吾且为琼芝，吾且为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进之而为玄霜，绀雪，水碧，空青，世人苦不得见，而灵境以为常玩，交梨，火枣，麟脯，凤髓，世人直闻其名，而至真以为常味。他人自少而拙，与王先生之多而工，则天之赋材之分也。诗到咏物，虽唐人犹难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岂非以写情境者易，妙体物理者难工也。今王先生之咏观灯，则富至百绝，而奇思迭出，妙句天来，即先生不自知其所诣，而人又乌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咏，才不胜情，往往尚兴趣而乏风骨，飘爽之气多，而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诗于华实深浅之间，则几悟矣。卓哉此道，吾师乎。吾师乎。

一夔足矣简为贵也多多益善多之谓乎琼芝明珠恨其不多何嫌百也

○冯咸甫诗草序

夫声诗之道其思欲沈其调欲响其骨欲苍其味欲隽而总之归于高华秀朗其丰神之增减大都视其材矣材多则情贍而思溢光景无尽材少则境迫而气窘精芒易穷则其大较也宣父道臻神圣。文兼国华。故采诗婉畅。语语神来。以今读之。如叩哀玉而撞巨钟也。即令宣尼降而为近体必不作伦父之谭楚气雄慄则屈宋擅其菁英汉道昭明则杨马吐其巨丽魏骋鹞爽则曹刘之步绝工晋尚风标则潘陆之声特俊六朝绮靡诗道随之江鲍徐庾则其雄杰雕绘满眼论者或置瑕瑜然声华烂然而神骨自具譬如薜荔芍药何尝无质骊姬南威何尝无情固与剪彩貌影者异矣夫山海气厚蒸为云霞乾坤化广锺为灵喆则文章道胜也如木然闇钝。冲然纯白真一而已安用文之如业已搦管摘辞。敷华流采奈何贵死声而薄俊响也华亭冯君咸甫。弱龄称诗速悟渐诣前三岁君方为诸生。以诗见投出语虽工而神力尚乏犹然措大本色逮得隽南国。归出白下草见视如吸青霞乎声响顿殊肝肠似易比游燕诸作复加以雄峭近者复之秣陵。泊金阁浮钱塘。而西而诗之神力更倍合风霜之气尽宫征之变收山川之灵则入于妙境矣而所谓思沈调响骨苍味隽者咸口实有焉故其材足称也余少好此道。元神为伤。材性不充风味殆尽而冯君方以盛年全力。奋于大雅夫骥驥之行一日千里冯君当之强弩之未不穿鲁縞则仆是也请烧君苗之研以成孙子之名。

材字作主。性情境地眼界皆材也。所云诗有别材。而非关于书

○董扬明制义序

今学士之为制义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玄圣口吻磔裂元气搜剔三才而总归于人伦日用自非学综识淹引物连类澡浴丹府葆馱灵光握环中而吐之黻臻其妙故庄严尔雅者必备孝弟之性閎儒奇伟者宜抱卓绝之资险则气譎佻则心轻华士浮艳浅夫庸鄙水镜在县若别胡汉我明先辈之为制义率尚浑朴其流也微伤于俗顷海内二三深中之士则古取物师心运椎厥气欲矫厥理欲玄稍驾飞黄之骑。而后轻俊慕效竞相剿模法不稟先民理不诣玄窟童牙枵腹徒豪其气执狂竖之心而代贤圣之口语高而格卑辞诡而味索作俑滥觞伊谁之责哉吾友董君杨明少稟异姿沈雄转古六经子史而外虽禹都二酉金简玉弢秘典灵书齐谐神异靡所不窥而为人通微朗鉴宅心道真尝撰啸庐四赋余业序之魁磊洸洋变幻灭没方轨二京鞭笞六代其它古文韵语种种合作而至所为博士家言则又埏埴大化师摹圣哲审气存神久之而透入灵壳达于化境无论浅俗瞠乎后尘即好奇负气不深维昔人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飞扬跋扈为者遇之当胆落神悚嗟嗟夫物贵真也真色不假粉泽真材不藉丹垩夫儒亦有真耶则董君扬明是已以彼其才上可金华兰省下亦不失牧伯诸司。而犹然婆娑逢掖。环堵萧条。不谷窃窃焉仰屋太息矣。君社友为选刻制义凡如千首。而以序

见属。方今悬书以诧海内者如云嫫媠并御砮玉杂陈辨而宝之世应不乏身毒大秦之目哉

平不可伪奇可伪奇之误人多矣然以平令而以奇收又胡以禁世之不奇其指文之口处。正今文之準。其拈文之疵处尽今文之药。

### ○李山人诗集序

夫水之触石也松之遇风也泠泠萧萧嘹烈而清远出而土囊吹而为映胡其复乎则其所托者然也骚人墨卿。无代无之。后人乃往往好读仲长统梁鸿郑子真尚平韩伯休陶靖节王无功孟襄阳诸家言岂非以其抱幽贞之操达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气韵胜哉孙公和独处石室。嗒然而已。嗣宗对之长啸。意尽而退。至半岭闻啸声振崖谷。若数部鼓吹。顾视乃向人啸也。而嗣宗辄用自失。高韵胜气一啸而足即安所事警欬之言故诗不论才而论性情亦存乎养己世有心溺珪组口冒烟霞其言虽佳其味必短何者为其非真也余友李山人宾甫。少而辞荣中岁石隐家幸不乏负郭弛于负担所居有林皋泉石之胜灌园垂钓与禽鱼亲发为诗歌力去雕饰天然冲夷语必与情冥意必与境会音必与格调文必与质比非独其材过人盖根之性情者深哉则其所得于丘壑之助不小也少室终南。诂不倏然一絳时荣体气遂别虽复津津云林如嚼蜡何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绝足赏也余少家鼇鼉之窟。野性甚习盖庶几有山人之心不幸为世网所罗幽人之致减矣而犹复与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卢公也【卢藏用隐终南不终后司马子微隐天台召见不屈赐还山藏用送之指终南曰此中有佳处子微曰以我观之仕宦之快捷方式也】虽然神游八极青莲庸讵非尝在供奉之班者邪

以性情为根。以泉石为养。甚得诗诀。

### ○青溪集叙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云间西鄙。为泽国空波四周多鸥鳧菱芡景小楚楚每乘月荡桨如镜中游九峯三泖落几席湖上盖又有二陆先生墓云。余雅抱微尚。缅怀哲人。而余乡沈嘉则先生。就李冯开之吉士。适以七夕至。至即相与操方舟出郭行游苇萧野水间是夜云物大佳。天星并丽。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视青汉因风而送曼声乐甚已复相携泛泖湖。登湖上浮屠。寻余立蹶天马。吊二陆祠。慷慨兴怀焉。盖流连三日。而开之别去。嘉则留斋头旬日余。退食即相与扬挖风雅讽咏先王不及于政嘉则得诗若十首。余诗与之畧相待。先生发短矣。而心甚长。诸所譔结更雄丽神王哉余与对垒。逡巡畏之。于是谋剽先生诗。余与开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

冷致苹花摇夜月清音芦叶泣秋风

### ○赠杨大夫应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谭之。则天子所使救宁区寓牧养元元俾无败羣斯其职

也释此不务务栩其精神猎华吊诡为嵌■〈山上奇下〉斩绝之行以鬪奇买名骤而施之可以得志然于计安黔首之道蔑如也又或媵阿闾茸猾稽圆通巧以游于世而规取大利亦时人所贤无乃非庄士之操哉乃若为吏而宽然仁慈闷然淳朴行安而志和神安而气定周详整暇兀若丘山覃思致精壹意黔首上不立奇节以惊时下不习绕指以媚俗而吏道醇白。绝无瑕类。则吾鄞大夫杨侯是也鄞于越绝为最巨。西控吴楚。东接溟渤俗华民贫枵若大瓠然飞盖结驷者。出辄成羣风之靡也务日以烦侯之胸中殊不烦喏冠带云集案牍山累厥晓晓者其下如沸侯悉徐而听之盖人人靡弗得信其口既而徐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厌其心其神气固常凝寂也事上官共而无谄礼乡士大夫敬而无随治事勤而不苟出令详而不细而精神计划壹以为天子牧养元元为急故扬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庶亦以生我之恩附焉连袂而歌。交口而颂。无间黄稚妇孺盖自古以宽和得黔首心未尝有若我侯者甲洼无论即高自嶄绝炎炎隆隆鬪而猎取一时声誉者久之且索然销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华效固若此侯惟温温恺悌不为名高而声实隐起遂为东诸侯冠语有之鼓锺于宫。声闻于外然是岂侯之心哉侯知奉职循理而已今夫水性好平长风下击涛如连山水不辞为下百川归之至于稽天侯之政平而善下世之务嶄绝奇诡者卒莫先焉故上善若水侯今行矣。朝谒 至尊。莫列台省则他日之风棱岳岳龙矫而鹄击者庸独非侯耶嗟乎余东南罢矣固侯所耳而目之当 人主前席侯时。访问民间所疾苦余愿侯首以海坝之氓置对余与邑父老子弟。世世徼侯大惠虽在阙下犹东也是役也。侯部下土方君陈君等数十曹何实乞赠言于余。侯之居东。惠爱在氓黎而章缝之徒佩德尤切焉余观多士。□未及河之津。而面皆惨色共在父老子弟可知矣。

绩非威不奏誉非贿不彰骨非媚不容果若扬侯。非今之拙宦乎。虽然知催科而不知抚字。牧之谓何与秋霜宁阳春

### ○送董伯念客部请告南还序

吴兴董伯念童牙称奇稍长高视逖听□意千秋之业读书自黄虞坟典而下。即齐谐裨官。无所不窥。下笔自古文韵语。周汉隋唐而下。即近体新声。无所不诣览其譔结。往往神来徜徉恣肆驱白浪乎丰容擢秀吸青霞乎当其意得蛟龙上驰雷霆下击阎浮震旦须弥昆仑时吐胸臆而日月五星岳渎风雨悉趋毫端骤而逼之神惊静而对之气爽其才如此为人通脱畅朗飘飘欲僊与之游辄生人外之想少负奇颖贤而抱虚长于朱扉华而能素秉心尚通纵而知检雄文早达贵不及汰白屋寒峻之士云归之古有东阿萧统以藻扬。伯伦无功以快称平原大梁以侠者。伯念庶几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薄收东海声伯念耳之甚习比南宫一接。目击道存。归语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闻其声今望见其气矣自是引为臭味虽吴国双钩延津二物不是过也居无何。伯念颇厌居含香之署。请告还吴典吴兴东连越绝。西接姑胥。山水秀润甲天下罨土画溪上青沙白石红蕖紫苻历乱而参差嘉鲂素鲤鸳鸯属玉飞

鸣而上下琼楼玉宇画桥游舫杂沓而周遭天清地晶。丹霞暎空松括怒号风雨忽至则天目诸山之变幻也梅花万树桃柳绮错烟窗云岛鸡犬秦人则青芝诸山之幽绝也伯念旷士乃一朝归而尽有之蜡屐扞厓击楫横波风吹岩阿月出浦口山采芝苓水撷菱芡朝餐沆瀣暮领残阳意兴所之累月忘返览六博子花间弄宝瑟于石上寻高僧于古刹逢异人于深林则可以离垢绝尘凌虚径度又何恋一曹郎之荣乎不佞故海上披裘带索之夫也。偶邀时幸。窃禄下寮生平有烟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间而苦贫无负郭一顷饱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风尘马蹄未尝不结思东南之佳山水于伯念行尤极惘惘不自知其神与俱驰矣虽然世亦有有之而无。无之而有者。夫仰熙丹霞烦澡淥水身在灵壤心婴好爵是有之而无者也外溷世法内宅清虚足蹈九州岛腹隐五岳是无之而有者也伯念归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佞留而有吾胸中之四明其为消摇一也君即安得以其所谓变幻者所谓幽绝者诧我哉

山泽之臞。言津津而可味。

### ○寿李翁六十序

夫呢呢贫贱。固不若磊磊富贵古之贤豪大人苟非颜回原宪而徒局蹐帝门穷巷之下即何足以称扬哉盖昔者太史公。尝崇势利而羞贫贱夫势利何足荣谓其磊落富贵者也贫贱何足羞谓其呢呢贫贱者也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为贾竖小节耳不知此亦英雄长算之余也世有操奇赢市肆。终身而犹然窶人子者非厌数奇亦或其智计浅矣余姻李翁。束发游京师。斲大侠酒人。放荡樗蹴鞠之场。盖其少年时豪甚已而乘巨舰。出五湖。依鸱夷子故事即策贾成败无不奇中者会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数千金顾布衣饭脱粟质任自然不以赀雄里中儿而时与故人宾客箕踞豪饮酒后耳热投壶射覆慷慨啸咤四座生风居然五陵豪又佻■〈廿易〉善施而谬为纤啬尝出千金润故人宾客而浮怒嫚骂之。人不见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财府怨平生不作儿女子仁媚人而人亦无有甘心于翁者此其智计岂浅□哉令得当长颈乌喙之主。庶几佐会稽下风而乃徒以英雄长算用之刀锥米盐间则所遇异也李翁二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雅儒主。而孟季则豪举有父风。三子者其气局不同皆贤子也人言李翁有后哉万历戊寅中秋日。乃翁六十生辰。属不佞居淮泗。不得与宾客奉觞之列乃遥申此章为寿。翁顾不佞无能游扬翁。夫人貌荣名岂有既乎。

赐之货殖。蠡之三致原亦非庸流事此殊为富者吐气。

### ◆记◆

管仲鲍叔庙碑记

秦氏新阡记

国泰光禄寿藏记

海览

### ○管仲鲍叔庙碑记

颍上祠管仲鲍叔礼也。旧志。管子颍上人盖本之史记。今邑有管仲墩。相传为管仲故里。而言鲍叔颍上人近考之张处度注列子。谓管仲鲍叔并颍上人也。处度在晋。去春秋七雄时不甚远。旧志必有据矣又考齐人物志无鲍叔则鲍叔为颍上人信乎由管仲至于今数千年。邑无祠邑人之不好事也如此哉颍故无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迹可资游览又苦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鸿荒而后。秀异之气。无地无之。而颍独若尔寥寥也览物好古之士至此萧条悲焉董董有管鲍二子。成名列国。标胜于兹固前史之艳美而豪杰旷士之所奔也而且罔为之建祠血食岂维典礼有□即乌覩雅致哉土风诚朴民习蠢鄙士鲜德让则典礼门阙报也又俗不兴于雅道也不佞承乏兹邑。德多凉。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学宫。制祭器稍葺南北坛壝。示士民亼礼。既筑东门河堤□□碑。初绿波亭。邑稍增胜。于是捐俸哀金不给。则以士民所乐助为两公祠吁嗟乎夫学士无轻议管子也盖当是时冠带之国暮布焉莫不以其骁雄桀骜之气争长不下管子夹辅齐侯。约束列国列国雷动而赴之计其所展布鸿鬯郁烈哉世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当仲尼则器小令与后世人物挈长较短何如耶后世袜线之士动辄张日依之乎孔孟谓管晏卑卑无奇此平居扞掌可尔令身为之何论匡合即羣百夫麾盖之下乱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轻议也抑不佞于鲍叔又感焉。夫绵绵之葛。在于中野良工得之则絺绤不得则稿死士不得相知则没世而文采不见管子信才贤微鲍叔则齐国一累□尔故仲之所为鸿鬯郁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贵叔也世称相知□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须而掉臂去之则市道也叔之家犬宁食其余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则祠鲍叔抑又可以风矣。

管仲是个经济大臣。鲍叔是个能容贤大臣俱是后世不易得执器小议之。观场矮人

### ○秦氏新阡记

夫人生游四海死入冥寥。贵如侯王。贤如神圣咸化白骨予观古人无一在者高陵大寝或犁为土田矣即古所称长生久视亦不能白日行游国都谓蜕形而人清虚藉令清虚实有之未免去人间世与化白骨者何异形则同尽神则同返于真生之不足恃如此达人不肯以一世过影之身多营过劳而务宣其侈心何况冥寥无知又何恋焉而忧及身后之白骨也故蒙庄杨王孙之事。达者往往喜道之。虽然此贤智之士所自为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爱其亲。岂有穷哉天命苟在生则欲其无涯大运苟终死则不能延其咎刻于是乎哀伤惨戚无所于寄之则美而棺槨丰而丘墓以为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无知乎吾以尽吾区区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圣贤之所不非也若圣贤自处以达而为之人子者又以达事之则何仁于乌鸢蝼蚁而不仁于亲亲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言古者墓必封嘉而无所事修也

秦氏新阡者在太湖军将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东吴。称善地。盖吾师勾吴秦方伯先生。与其尊人通参公之阡也。秦氏之先陇故在九龙山至故通参公。而方伯先生改卜于军将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诸子爨等遂以先生葬山之阳焉。先生文行朗绝。为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秩受知。为先生门下士。不佞自颍阳渡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束生刍哭先生灵輶下。至是先生诸孤以新阡记见属某惟山川之秀实生伟人郁葱之气结为嘉祥仁人孝子之所为必择善地而葬者固以栖神妥灵亦以锡胤昌后然结秀发祥之地惟有德神者为能居之浅薄之夫虽求之不能遇虽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实长厚闻于吴中。累传至先生。而德业昌明。益以硕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闻始有事兹丘。掘地得古铜章径寸。镂东方曼倩像赞。其文古质类神仙家语。往牒谓曼倩岁星精。世传其过紫海。遇昆仑巨灵事甚怪。至人秀世不可端倪若是。则先生将证大道与东方生诸君逍遥清虚不可知。虽然余称达人即无论其仙乎不仙要之委命待尽去留无心则盘盘一丘不过寄仁人孝子之用心达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即身后名又何有矣而状而铭而记无乃徒烦其辞乎昔仲尼之表吴季札。不过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乡人也

达人胸次孝子肝肠。俱现于楮中

### ○国泰光禄寿藏记

余诸子大来。字国泰。襄惠太宰孙简肃可寇后。襄惠宽仁。简肃严重咸有古大臣风国泰少侍简肃京师时。世庙在服。袁州父子。恣睢百僚。望尘颐指。独简肃正色无所阿。袁州睚眦所当。立中奇祸。简肃以清忠受知世庙。莫能谁何而简肃亦益厚自此愆慎戢下甚严。国泰兢兢遵绳尺。靡逾跬步。有佳公子声。简肃由大廷尉历司寇。总内台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庙特眷。不得请。卒于官国泰扶丧南。经营襄事。务殫心力以孝称。简肃友爱诸昆季。推荫叙兄之子。而国泰由太学官光禄丞。名家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浸浸向用属有龔之者出貳通州。非其好也擘画干理。当机立办。得稍以暇目羊尚狼山。风采掩暎。监司器之。居通二年。慨然叹曰世味行尽羈栖何为吾宁以折腰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当路惜其才留之通父老亦挽辙遮道竟不为留归而就简肃墓旁垒石穿池。栽花种竹。为怡老计。简肃清约如寒士身歿之后遗产枵然、国泰好客多情不废觞咏性复慈爱病施医药死捐棺殓久而不倦于简肃墓右豫为寿藏。曰生之有死如昼之必夜潮之泌汐古昔以来纷纷扰扰今谁在者同掩土抔夫土抔何情之有袞衣垂绡也而掩韦布蓝缕也而掩英雄喆士也而掩憨駮臃肿也而掩桐棺裸形也而掩珠襦玉柩也而掩吾生而为穴歿则归之无为子孙忧不亦善乎嗟嗟若国泰几达矣不佞黑发挂冠。洗洋自旋。城中半畝之宫栽卉木卧榻前晓起科头手拖瓮灌园外客不至呼妻孥讨松桂话桑麻了不关人间世斯亦有国泰之心者国泰亦雅好

余时治一尊邀余醉简肃墓下。不佞居恒有诗云云深鸡犬稀日落狐兔走因嗟泉下人勉进杯中酒相与浮白歌呼。起而观涨海月再再生乎岩岫天风飒飒而吹衣裾即以了生死。齐修短夫蒙庄御寇、吾与若师乎。

国泰不殊司空图。屠先生大异不入圻之客先生于生死能一。得丧能齐、故多达人胸次。

### ○海览

放丹桃花津。顺流东下。登侯涛山。踞鳌柱峯。扞潮音洞。乘流送目。陡觉东南天地大荒。瘳霏开朗。翫然灏漾金鸡虎蹲。两山对峙奔騰。峡口。蛟门峡束谿硃鼓怒巨涛摧礧。六合。撼顿。夜宿佛阁土。通宵闻大风雷声。或如万面战鼓怙訇訇而来疑遂卷此山去令我眇焉四大掷于何所其上挂扶桑蟠木。与阳乌亲乎。其下撞蛟宫水府与龙子友手听其所之靡弗愉快心魂怳荡。数惊数喜。双睫不复交。五鼓起观朝旭。初黑气罩慕。昏昏莽莽。有若混沌未辟。莫办四方上下忽风起波涌赤光迸出横射万道须臾大火轮吐海底海峯如赭云霞紫翠儵忽变幻使人神悸精眩散发狂叫壮哉咄咄天地亦复好怪乃尔顷之阖户跣趺。半瞑冥寂。默朝观音大士。则目不复有目轮。耳不复有海涛声出乎形观入乎禅定无所不空无所不丧已遂乘孤航浮渺茫绝东行鸟迅人疾。瞬息千里。蝓蜃鱣鲸。衡波而跋浪、鹈鹕海鳧。翔风而鸣雨。蛭蛤螺蚌依沙而走穴。天吴川后。按节而扬旂。丹在大波中蓬蓬天上无处可着瀕洞砰湃。邈隔神州远近诸岛历历来献大者如拳。小者如粟。日本三韩琉球只尺矣遥睇梅岑。想梅子真炼药石室。葱菑哉。再眺马秦桃花诸山。问安期生脱玉舄还栖隐处。飘然欲往。黑礁既过。赤桥来迎。秦皇帝使神人鞭石。石为流血。事太荒唐。始皇虽无道亦一时共主。故海岳诸神灵所宗。容有之矣。再望东霍山。徐市楼船。去而不返。童男女三千安在。昔人所传蓬莱三山。非近非远近则几席远则万里夙有仙骨。呼吸可口。金堂玉室。灵药瑶草。斑麟紫麀。实有非幻。所以天风吹之而去为夫凡胎秽器耳丹抵洛偃。又名普陀又名小白华山。观音大士道场在焉山西折有观音洞。洞深黑窅窅。中空擘开。怒涛日夜纵击。龙啸虎吼。又西有善财洞。石锋峭啮足似断而悬北折有盘陀石。■〈山上欺下〉空刻露。轩翥。坐其上可望岛夷诸国崇刹高栋。兀立波中。撞钟者鼓輿海涛响奋。栖真学道者。面壁其间。永与人世隔绝哉余读庄子东海若篇光洋可駮每谓寓言耳。乃今信之谢灵运云溟涨无端倪韩退之云有海无天地非身涉其处。谁知其之有味哉。乃迹山则有三山。迹佛则有洛伽。此尤为冥栖好道者所醉心。余幸生而并海为安期大十之乡人。而又得蚤脱世网侧身从之。燕昭汉武当翘首羨我。

汪洋浩汗。读之令眼界心胸俱扩。

### ◆赋◆



## 五色云赋

### 闵贞赋

#### ○五色云赋

五月既望。遵湖而西。驱车高原。饮马空陂。娟娟者湖秀绝而孤绵亘十里。暎带城隅沙长水明沉鸥浴鳧青蒲照人绿波平铺乃税驾于湖濬。吊昔贤之遗迹余欲斯人兮高旷。府大湖而叹息。叹息自天。俛仰今古。何彼卿云。烂焉以巨回合朗暎皦日微吐蔽天者半厥色维五厥状瑰丽玄黄杂组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灵芝。或如玉禾。或如絳绡。或如紫紵。或如文杏之叶。或如含桃之颗。或如橪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澹修眉之连蜷。呈冶态而婀娜。又如万花兢开百鸟齐飞奇姿窈窕秀色离披威凤之彩葳蕤。锦鸡之翼差池屑屑霏霏纚纚襪襪纷乎若纛蠢乎若髭又如僊人制锦。借色云君。濯彼天河。五彩成文。丹霞失丽。明星载昏长天绀碧遥光深靚羣山并朗。回浦独暎芙蕖相解下烁紫行大物矜炫。变幻靡穷。乍散乍合若淡若浓。廓兮若启、窅兮若幪。嗟此瓊粲。雕彼大素。神乎巧哉。天孙所妒。何文章之绮靡。恐上帝之是怒畴驱真宰泄秘抽玄东壁献图。丹甲命篇。揆河汉以布彩。走五星于亮端。振藻耀日。鸿思写天簪妖虹而直上。扞列缺而倒悬。洵天章之巨丽。何人工之能为。相如么么。子云无奇。锦心莫吐。彩笔藏辉。雕龙刻凤之技黼黻藻火之形莫不销其文采遁其精灵金阙洞开高敞玉楼。丹青错落。栋宇雕鏤。阁道玲珑。列僊出游。□□瑠舆。夹以华辘霞裾成削环佩相糾纷朱幢与紫蓋嵌七宝而杂琳球朗焉翕施六合晶荧绘山川绚□星掩关门之紫气夺霞标于赤城有烂其光。烨烨其英。王母之所不能谣羣臣之所不能赓。是诚乾坤之上瑞。兆 国家之文明。砉焉神爽。怳矣骨惊余安得躐层云而上驰下覩大地之与蓬瀛聊申意于斯文。怅独立而屏营。

尽态极形更尽妍极丽

#### ○闵贞赋 【有序】

翟节妇之死。余既为之赞。乃心高节妇不已。既读杨司空闵贞赋感焉。可谓异世同慨遂有此作顾富材劲力既乏汉声亮节繁音复惭六代聊以写予心之忡忡矣

皇皇燕京。端居至尊倚拔堪輿包络川原居庸虎视太行龙奔金台崔嵬高枕帝闾玉河汤汤流干蓟门王气磅礴□秀结雄屯览方輿之胜槩吊往古之遗踪昭王发愤昌国景从太子召乎马角荆卿感乎白虹田光忼慨而折首渐离击筑而悲恫精光变天啸譟生风燕丘荒而侠骨销易水寒而壮士去灵气不收山川奔互郁结蜿蜒是生贞妇维此贞妇婉变静柔叶凤占于太卜。迎雁币于蹇修。奉君子之清尘。惧下女之士羞。荐苹宗庙采绿道周调瑶瑟之和声结锦襜之绸缪指白日以莅盟誓黄河以长流娱清风于曲房眺明月于高楼银缸照夜纨扇度秋期千龄而万岁不挂人间之离忧何夫

君之不延儵淹化而诀绝。恒岳峯摧。辽海波竭荣华霜殒光景电灭朱弦惨其无声玉箫短而吹折尔其为景也高天沆寥平野萧条朔云下垂层冰折胶大陆不流蓊马失骄河尽怪柳原枯兰苕日落沙昏烟起风嚶鬼火微阴房青华烛灭玄堂扃冷月檻乎總帷飘风动乎铭旌佳人惨怛。黯乎伤情。尔其为容也咿咿喑喑漆漆沉沉霜栖素面泪落空襟朱粉不御罗襦尘侵脱去玉珥弃擲华簪神亡形槁若聋若瘖瞑息块苦之上。枯坐灵輶之下鬼伯相呼。司命不假怅夫君之不来白日匿而长夜屏寝食以彷徨。愿灵修之速化。从夫君于夜台。永与世□□谢。我思古人。恂郁怛怛。睇心令女。矢志陶婴凝凄断臂。梁寡残形。游目苍梧之野。想鼓瑟之湘灵殷啼痕于修竹销绿黛于黄陵尔乃绝粒而逝枵腹而槁影閤寒垆坟荒古道孤月照而流黄空双燕飞而重门俏绣被委于香尘玉骨化为瑶草悼夫妇之精魂托芎藭而凭幽鸟效依丽于黄垆后天地而不老

纤声媚韵弱态柔情若有人兮含睇敛怨寥落而不欲生

前叙燕赵侠烈之士仅及战国。下不纪焉想有迤北壮气不锤于男子锤于妇人之慨

#### ◆传◆

程烈女传

○程烈女传

烈女姓程氏。名菊英。开化人。幼淑慧知书。容貌端□发长委地光采可鉴雅修搆内之德。里人张氏子委禽焉。青阳富人儿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其父拒之曰。吾女业已许张氏。徐生即富义不可易也徐氏百计图之不能得。则赂卿大夫有权力者言于督府。督府檄下郡县发卒围程氏时程氏父死矣。父死之日叹曰吾女不幸为势家所遍胁而吾又无禄即世脱不讳吾儿以死持之不然者吾不瞑九京至是卒縶程氏母若兄而劫程氏。将昏于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顾曰儿幸亡忘而父垂死之言程氏曰大人物忧儿儿不难一死以报大人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五百悬车于门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栉罢。更衣。尽缝其衽衣而外束以带甚固怀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诗不云乎岂不夙□谓行多露妾不忍偷一朝之生而贻万世羞家有老亲幸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视。遂行。程氏兄赴县官。县官鞠之曰。尔业许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许张氏非徐也县官曰。有徐生。尔安得张氏徐生富而为人雅有文彼且以督府命求昏其谁敢不听昏则女生而家完不则女死而家灭尔第畴之。曰大运苟终。死尔毁行以从人灭大节而偷生仁者不为也为人上者将纲纪是修而弃之何以令也以督府之威加于一寡女子乎。县官怒。命行刑惨毒备至不为变程氏行至半途。谓侍者曰。去入城几何。侍者对曰十里。程氏輿中以带自缢而死。少选。天地昼晦风沙障人如伤烈女冤者五百大鵠启视輿中死矣辄白县官官大悔曰吾以势家故而杀一烈女乎命礼归而葬之屠

子曰人死则稷兰死则芳若程氏人耶兰耶烈女不幸死强暴。而又生太末西鄙。无巨儒名贤为之表着。几于汶没嗟乎兰彼岂为人而芳哉

有烈女。又有贤父母与兄高谊汇于一门有徐生。又有督府县令强暴萃一时各以类应岂草野多奇行而肉食尽死心哉

传芬谱秽。犬有关于世风与杨升庵唐贵梅传。俱能生幽贞之色。伐贪暴之奸。烈而且孝。两女亦不可轩轻。

●翠娱阁评选屠赤水先生小品卷之二

仁和允和叔介选

东海屠 隆长卿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书

论

铭

赞

跋

文

诔

哀辞

◆书◆

与田叔

与元美先生

荅王元驭先生

与张肖甫司马

与陆君策

与君典

与顾益卿

荅李惟寅

在京与友人

归田与友人

○与田叔

古人云境杀心则凡心杀境则仙又曰静处炼气闹处炼神静处做好不如闹处做更好心要养得虚静。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动不得至尘溷喧扰事物匆忙中尤须回光内照还认得个真我莫遂逐了这事物去事物冲过一翻则心地平稳一翻平居安闲无事。陶养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来谕云一遇不顺。无明顿生

。如此。是足下工夫浅也。又向在静中修习。事物上校勘少也。一夫横语。便分出是非。生出烦恼。假令万境纷沓。横冲直撞。如何试得过去即此心地何由得到虚静盖静中之静不是静处动而不失安闲乃为真静禅家修止观。觉妄心才动。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则用吾之见解照破之止观虽非二事。实有此二义。即如横语入耳。恼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时止他不往须理会楚汉曹刘不过一场闲气此悠悠之徒。所关系有何大事。而以区区动我心地怒之乱性胜之不武着甚要紧一过清凉矣不肖钝根浅器。苦心此道。人间世毁誉利害。震撼击撞。宠辱是非风波起伏。猥细烦劳。殆已尝尽。每在动勦之中。时时照管。时时磨炼。常调此心。近颇觉得力物在不乱物去即清是仆之得力在闹处不在静处也非敢谓遂已近道。顾既与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见质之高明。且愿有请也。司马公不以学道闻。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实类有道。故仆作私谥议多及此语。不审足下以为何如。敬美自秦中还。着关洛记游。属不肖为之叙。奉去一册。近以履亩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览憩境内山水招提。以此为适。每见江鸥野麋。兴发林樾。想终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际。

以静居动则动不扰视静如动则静不驰总之境有动静两种。心无动静之殊。凡障破矣。书中直恁分明。

#### ○与元美先生

长安人事如置突然风云变幻自起自灭是非人我山高矣南华先生云。与其是尧而非桀孰若是廿之两忘诸君子下地狱种子仆洗耳不闻也乃先生之耳。无所用洗矣。赵汝师。落落然鸡羣野鹤哉然不离是非此行谋石隐矣仆又以为且不必尔。汝师在国家若狮胶即喑喑无声能令百兽震恐以此为三千八百。他日名书上清何急而息影灭迹也闻先生近日神大王。甚喜抱云雾长往在先生固其所海内君子头颅种种脱就一官辄丧其平生老至而毫及利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阳滌山中之约。颇有近耗不。

微言可以醒世。

#### ○荅王元驭先生

往来纠纷。文责填委。诚有如先生所谕然雕虫之辞某鄙性实好为之每成一首不胜其愉快思浮气扬不能降伏今尚未觉疲耗久之未有不受伤者每念及性命大事。悔恨于此决意勅断取笔研焚之示不复为未几技痒宿病旋发譬之甘酒嗜肉飮徒虽受五戒嗜好不除不自觉其易犯也某今在此中。贫遂刺骨矣。生平罕程郑交。无从告贷。荆妇颇有桓氏贤行无簪珥可脱某腰下止有银带一条亦毁以佐朝夕将鬻其雕虫之辞乎百首诗篇不易斗粟为郎俸薄。如东方生苦饥而不肖之眉头未尝一日不扬也来书元先生多病。此当不损先生灵光即病亦魔事尔琅邪先生辞九列之命是矣。第先生恐终不免。何以蚤策之。

不为谀词以谄人。不作诞语以傲世。抒写性灵。点染光景。亦何不可。若其强制。亦云多事。

### ○与张肖甫司马

连朝冻云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凄然怀冰矣。日与二三同心拥槽榼煨蹲鸱而啖之有少黄米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门。骑马冲泥。手皴肤折。马毛猬缩。仆未冻且欲僵朔风有权浊酒无力此时今明公正在边徼。人烟萧疏。积雪丈许。寒气当十倍于都城胡马一鸣铁衣不解绣旗夜卷笳吹乱发按垒行营想见凄绝帐中取琥珀大碗侍儿进羊羔酒而听歌者歌出塞入塞之曲朝提猛士夜接词人虽凄其亦大雄豪有致哉不知慕下。颇有差足当明公鼓吹。如昔陈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时恨少子不得奉么么六尺而侍明公床头捉刀之旁 国家倚明公如长城驱明公如劳薪亦以雄畧不世出故此庄生所以有栎社之嗟也虽然。春明门中终当借明公盈尺之地。列侯东第计亦非遥。但不知何时西谒青城先生。

边塞之乐自豪闲曹之乐自韵能领者随地得之。

### ○与陆君策

往与足下醉西冷桥上。醉我家东湖。醉虎丘。醉峯泖。为日亦久为欢亦畅乃别来终抱耿耿何耶。再别吴王试剑石下。与大帝陵口之别。微觉不同。陵口之别握手踟蹰数视日影河梁之义足为千秋凄凉姑苏之别追随竟日撒手即行差近草草然仆以为草草之别深干踟蹰何也畏别也所畏者别小迟则生情生恨益不可任故忍而断之一麾辄往然而别后之恨又何可言又通多情人。黯然销魂四字描写真若画。君家元量当已行。八行计已达久。所幸有偕计之期。抱握非远。不知此时仆尚在春明门否。临书惘然不尽。

善言别趣。有文通赋中所米及。

### ○与君典

条风骀荡景物明丽郊园春事当盛花下玉缸有良友固善独酌亦自成趣海内豪杰咸得所处即朗寂异操出处殊致尚都不失逍遥独不佞沦于粪壤。即今青阳之月。蓬垢而囚徒。天桃刺眼鸣鸠聒人坐惜春光掷于簿领所幸故人冯开之。从钱唐见存。留斋头数日。去之娄东。谒二王先生。复还留数日借彼缘力暂解我天弢相对啸歌一破孤闷去矣开之出门旋坐器溷双眉放数日遂复攒。先生宁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以长笺奉投。便致此语。不尽不尽。

甚有秽仕途而乐友朋之况。

### ○与顾益卿

李牧今在边矣。渔阳涿鹿之间。如增筑一长城。足下才名雄略为时人物色南北奔走何税驾乃不知足下。涤除玄览。闻道有年讵止英雄伎俩哉第云英雄亦属皮相仆文弱六尺尔幸不为世眼所窥而身多雕虫一技未免以笔札为人役淫精耗

神时时有之乃知甘井直木之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蓟州。有美酝当君在事仆醉客之具且取给焉蓟州固仆贡献之国矣仆居长安贫。乞燕市米而座客不减无步兵之厨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仆固不以此小损其消摇之致常动常照主人翁尚无恙也足下日讲兵事。以薪近火得无然其胸中须弥不萎上两王。匿迹云雾。时时为人篡取。岂鸿飞尚不高邪而仆与足下又苦未能远举寥寥此道终无人哉从纷拏中潜炼密纬。仆与足下愿各努力。

笔端时露睥睨之致。

### ○答李惟寅

今咏署。如僧舍沉水一垆丹经一卷日生尘外之想兰省簿牒有曹长主之了不关白居然云水闲人独畏骑欵出门捉鞭怀刺回飙薄人吹沙满面则又密想江南之静溪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飙吹沙而吾胸中有青溪碧石其如我何每当马上千骑飒沓。掘堞纷轮仆自消摇仰视云空寄兴寥廓踟蹰少选而诗成矣五鼓入朝清露在衣月暎宫树下马行辇道经御沟意兴所到神游僊山托咏芝术身穿朝衣心在烟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为犹夫宰官也江南神皋秀壤多自左掖门下题成足下住秦淮渡口烟销月出水绿霞红距风沙之地万里。而书来恹懔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贵取心冥境不贵取境冥心此中萧然则尘壒自寓清虚内境烦嚣则幽居亦有庞杂足下以为然不。邹尔瞻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国之宝也足下当与朝夕。嘉晨芳甸。条风骀宕。南睇美人匈如结矣仙仙有致。如挈身玉山上行。

动中实自有静。动时不能扰静。此事非先生不克知。非先生不能有。

### ○在京与友人

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百姓竞策蹇驴与官人肩相摩大官传呼来则疾窜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

犹是独善语。然可以冷鹜夫热肠。不然后人尽野处国事付之阿谁。

### ○归田与友人

一出大明门与长安隔世夜卧绝不作华清马蹄梦家有采芝堂。堂后有楼三间。杂植小竹树。卧房厨灶都在竹间枕上常啼鸟声宅西古桂二章。百数十年物。秋来花发香满庭中隙地凿小池栽红白莲。傍池桃树数株三月红锦映水如阿房迷楼万美人尽临妆镜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更喜贫甚道民景态清冷都无吴越间士大夫家华艳气

翠色娟娟咽涤竹。妖香奕奕露凝花。

## ◆论◆

人臣体国

图事

核实

诚伪

爱憎毁誉

尊生达生

适志

○人臣体国

古之言。人臣体国盖以国家为身体也人之于身体劳逸欲均饥饱欲时起居欲慎寒暑欲调养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调护身体者调护国家则莫如注念黔首是故节其劳逸。问其饥寒教以义理。厚其风俗。去其悖淫。恤其疾苦。法令必审。身范必端。祭祀必诚。禋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气召和气有利于民者兴之如口腹之得美饮食也有害于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赘疣也以此体国斯人臣之道也今之人臣借官爵以梯荣假操柄以射利耳好淫声。目好美色。口好美味。身好华衣。宅好其弘厂。田好其膏腴。僮婢好其奔走宾客好其献谏山园好其佳丽。珍玩好其充盈。此其念在民乎念在身家乎纵勉作一二善事。亦未必本其爱民之诚心不过缘此以博声名猎大官大官未得尚稍尔检持一登要津遂不胜盈汰无复有矜名惜行之心而贪婪狼籍以为吾即止于此可矣吾之身与吾之子孙足受享矣有臣若此。国家将焉赖之天下事每被若曹坏不有阳祸必有冥报。戒之哉。

体之一字。无穷注疏总之能体民正是体国奈何今之臣以手足待民。而以犬马土芥遇之乎。不慈者正其不忠

提出今人心事。应有羞而汗下者。

○图事

古今人图事不成者大都由几露于不密事败于轻举祸成于少断变激于太苛智缓于先着患生于所忽凡事不密未成先露人得为之备我计未行彼谋先发一也天下之事必量彼我审才力相事机然后谋不轻发发而必中若力不敌时未可轻本一逞取败之道二也乘机遘会反掌祸福呼吸存亡当如迅雷激矢使人不及堤防一举事济乃狐疑犹豫当断不断我未及逞彼反制我三也诛讨罪人法止加于有罪刑宜正子渠魁威行鉏奸。恩覃解网斯事体妥而人心安若株连蔓引草薶禽搜必尽灭而后朝食计无复之兽穷则鬪天下之变往往以此激成四也或权有可备或人有可使我不能先据其处反为敌人得而用之而我乃束手待毙五也功成事定之日尚当虑后防患永作良图。乃云大事已定无能为也而高枕肆志气盈意得不复设备或意外之变猝起肘腋尽丧前功一跌不救六也历观古今人图事不成。或成而旋败者未有不由此数端者

## 心当事者其慎之哉

总之先事机欲密。势欲审。谋欲断。后事网欲宽。虑欲周。自可以无患矣人奈何以人国戏哉

### ○核实

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有英敏捷速。深沉厚重者。其德宏远其器镇定退然常不欲为天下先而当机应变不动声色夫是之谓上善而中庸之徒亦往往口焉。浅中轻虑之夫。遇事风生。漫无成算。至浮佻矣而英雄快士愆慨立断世之椎鲁者亦必以轻俊诋之是乌可不辨哉夫所谓深沉厚重者。当其无事时。凝然不动机来变起驶于风雨捷于激矢矣若内存恇怯而外托沉重已则无能而自号省事不为善。亦不为恶事关国家之成败者退不敢任而曰吾不好名系一身之利害者尺寸而计之而曰吾不为祸首脂韦洪涩而文以温恭厚貌深情而目为沉静傲天之幸终身福泽当时盛德之称归焉此亦可谓之深沉厚重乎英雄快士。明爽洞达则类于浅露英毅神敏则近于轻扬砥志好修有似近名勇于赴义有似喜事不知宵人浅露而心迹之皦如天日者亦谓之浅露乎薄夫轻扬而机事之贵于立断者亦谓之轻扬乎好修则以为近名苟不好何不可为然君子之为善岂必皆为名为名者宵人也勇于赴义。则以为喜事赴义不勇则天下之事谁当复任之乎大都善人吉士好善乐义自其天性有大利害不计而何计区区之小名遇事风生当机立断而其先必有沉思其中必有远识固非一无所主而孟浪为者也自好名之说兴人不敢显然为善者而敢阴为恶自喜事之说兴而国家任事之人少矣奸人往往得志。而英雄坐困是乌可不辨哉盖其所关于国家者不小也此说盛行乃奸人之利非国家之福也

品之真伪条晰甚明人无过疑于英雄反令不肖售其伪

### ○诚伪

诈于为善不如诚于为恶也为恶而无机心不肖之行有耳共闻有目共见身被丑声为世大诟或致穷蹙惧而悔改犹为厚幸私利之念。存于胸中。闇室怛淫。无所不至。而掩饰于大庭广众之间。盗跖之行。驾道学之名口谈清虚而身染垢秽真情败露人且姗笑之若城府既深。形迹复密卒以欺世盗贤者声方岸然得意居之不疑是奸人之尤也其为过恶不更甚乎君子浴德澡心。力行善道。而表里洞达。人皆了然。其有善一日月之明也其有过亦日月之食也必如是而后渐合至真矣。

宣尼恶乡口只是以伪乱真一售其伪。其人品再不可救药也。

### ○爱憎毁誉

爱憎毁誉。自古无定论诚憎其人而毁之也垣荡则为疏诞厚重则为艰深英发则为狠躁谦退则为巽奕仁爱则为柔媚高介则为乖戾和光则为穢溷简静则为惰弛勤敏则为好事守己则为为我拯物则为沽名诚爱其人而誉之也疏浅则为朗畅深险则为沉毅躁妄则为刚果萎蕤则为冲抑依阿则为仁厚崖异则为独行污流则为埋照



避事则为恬退妄作则为立功自为则为养高趋时则为利物君子学道修身。惟自信心此理而已不自信于此心此理而仆仆焉奔走于爱口之口不亦劳乎即吾之操持安所适从也

世路无凭真才难白原止有平心法无迎世法自信方是狂涛中之砥然而亦苦矣

### ○尊生达生

陶潜诗元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可谓达生矣未及乎尊生也委运造化。任其生死。生亦不贪。死亦不怖是达生者也寡欲清心。存神养气。出离生死。延年度世是尊生者也尊生而不达生则生死之念虽勤生死之关不破功虽切于修持心乃住于贪着不名为尊生达生而不遵生则不知命有可延之理徒为是旷达之词知其无可奈何而姑云听其来去不名为达生古人云尘劳中随处下手。是尊生者也。生死上不须用心。是达生者也。兼此二者乃谓之道。裴晋公曰鸡猪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时到即行常存此心则无有不吃无有不死譬如身在风波曰我无恐眼见鬼魅曰我不怖安知其非无可奈何而强频作达哉余常见士大夫。平居抓髯抵掌旷达自命。一旦临小利害便动其心此岂真达也乎哉。故曰能尊生者能达生。

阐发曰无剩义若误认达生却不枉死多许人

### ○适志

何以适志青山白云何以娱目朝霞夕曛上有长林下有回溪黄麝昼出玄猿夜啼耳听松风以当管弦匡坐大石手汲清泉乐哉山居可以徘徊岩洞陡绝豁焉中开竹房内幽石坛外朗有客清言无客独往人世隔绝神冥大虚一事关心焚香展书

翛然孤云野鹤。乐志论犹觉于世多求。

### ◆铭◆

择交铭

江南春信笺铭

蜃楼

### ○择交铭

青松指心。皎日莅盟郦吕 【 郦寄吕产吕禄】 相卖。耳余 【 张耳陈余】 交倾款款陶陶。莫可备数。管鲍而下此道如土公叔 【 朱穆公字有绝交论】 所以着论孝标 【 刘峻字作广绝交论】 为之太息白衣苍狗母以为金石

末句词严而厉。

### ○江南春信笺铭

阳和泄。万物鬻。此华茁畴为遣使东皇太乙

煞想语俱奇。

### ○蜃楼

欲明欲灭似近似远珣忽开璠帘乍卷日照转丽风吹或断海神登兮捋红须。  
龙女凭兮摇翠裾何精灵之不可究诘洵一气之缥缈而虚无  
风吹句犹可移之烟云。先以日照一语。确矣。

◆赞◆

程思玄小像赞

沈纯甫像赞

自赞

○程思玄小像赞

思玄恂恂。其人如玉佩兰与椒。郁其芳馥文不含毫书第过目朗散多姿。清虚寡欲扫地焚香坐恒盥沐芸窗棐几。左右绋轴。宅我高洁。蜕彼秽浊交必名士动必远俗攀胜湘汉。采真句曲。司马主盟秋藻雪煜。余观函中。松飙谡谡长辔未骋胡遽奄速寄砾如弃寄宝不宿人之神俊上帝所促嗣辅洗马。是以无禄。览君遗照。我泪赧赧。

应是一清雅少年。语语生人惋惜。

○沈纯甫像赞

万乘在前。临以白刃仰首信眉龙比未俊边风如刀雪如花黄沙茫茫莽不见家茶邪芥邪。子卿同车。石上宝瑟。松间纶巾。玉妃倚磻户。桃花照通津一石不醉司歌送春神情散朗。风华映人香山端明两后身丹篆金弢。秘记玉牒。填胸五车。补亡三篋。岳渎来趋。千秋一睫。该中垒之淹通。掩司空之博洽。夫其形魁然其神独曜乘六气而泅洋挥八极而不掉夫其形可貌也其神不可貌也

绝妙古风兼杜之雄。李之隽

○自赞

尔貌清臞而神内腴其文则藻而朴自如流浪四十年行类滑稽而心馥维忘机划伪世共指以为愚愚未必然乃名之曰疏霜降水涸华脱木枯万缘傥尽五岳可庐人称为我我不知其为吾

字有春秋。然而非夸。

◆跋◆

跋荆堂铭卷

跋程节妇卷

○跋荆堂铭卷

荆堂者何。树荆于堂也。田氏三荆。古称兄弟之好也。新都程时启先生。生三子。伯问仁。元方。仲问学。思玄。季问策。献甫。并挺珪璋之彦。驰缥帙之声孝友笃行。契叶埭箴树荆于尚所以识也嗟乎人间世兄弟舞象嬉戏征逐靡不驩然长而授室。析着。哲妇内喉燕朋外间持若敌国日寻干戈同气之谓何欲利

蔽于灵府物诱牾其真良于鄢之傅。【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阒墙之时至不忍读。程氏三子。不忘树荆之意敦薄俗维衰风其为河源砥柱大矣行义若此文乃是贵不然。曹子桓即丽藻绝代君子览其处东阿王邺下黄须儿事【子桓曹丕字东阿王曹植黄鬣任城王曹彰皆丕弟也丕毒杀彰复欲害植其母卞后数救之曰既杀我任城不得更杀我东阿】 令人临文欲呕

田氏一枝流芬奕世世多尺布之谣何哉也应覩跋知警

○跋程节妇卷

呜呼。程母之贞。县诸日月。岭南宣城之言。亦县诸日月大岳拳邪海衣带邪嗟程不死矣余独惜宣城昨日尔而此笺儻为陈迹曹娥之碑山阳之簏两足泫然卷中应有君典咏歌。抚卷不胜今昔之感。

◆文◆

祭比部朱先生文

祭陆先生文

祭杜夫人

祭王博士

戏为生祭周叔南文

戏为酒徒祭文

○祭比部朱先生文

吁嗟乎伤哉先生之无禄即世也事有不可诘者。世人往往举而归之天谓茫昧盲冥。回薄推荡偶与之遭诚不得其说耳窃谓人事无论矣即天道何为者。先生文收四海之声。而位不登台司。才抱皇王之畧。而官不过郎署。心营六合之观。而寿不满五十其连蹇而不得志也孰扼之其荣名一瞬而辄告逝也孰促之方其激昂青云也孰亨其运曾未几而毕命黄垆也孰为之灾谓景星凤皇世。不恒见见且不得而久先生固所谓不得而久者也则世亦有久者矣谓寄宝于人取不越宿先生者固造物所亟取也则世亦有不亟取者矣是又恶可知耶余观先生倪■〈廿易〉寥廓。睥睨大块之间。将垢氛万物而之乎玄冥即垢氛万物而之乎玄冥曷不身处人羣神游八极以市朝为隐以官为寄以天地为蘧庐以光险为过客若东方生避世金马焉不可。而顾溘焉长终也朝露晞于白日丛兰败于秋风霜蹄蹶于中路婚嫁未毕何遽为五岳之游功业未竟何辄谢人间之事吁嗟乎伤哉天胡畀之才胡靳之年胡发之迟而夺之速是又恶可知耶某等不佞。辱次公太史先生。幸收恤之门下。则事先生固通家丈人也今若尔。庸得不潜然出涕以悲吁嗟乎伤哉先生会稽人。卒于京师。会稽去京师数千里而遥。经黄河大陆。固达人所尝行游也。某等愿先生魂气无北而东。东且返桑梓。依丘墓。即不幸蚤世其所千百禩不泯灭者固有在焉某等又愿先生无戚于此然先生非有戚者也。薄陈絮酒。敬吊先生。愿瞻英爽。若恻恻

至矣。

若涉平野间。风悲白杨动。衰草接天长。哀哀泪珠涌。

○祭陆先生文

遵太湖而顿轡兮览巨野于修冈吊先贤之墟墓兮藤萝翳郁而彷徨时孟冬之玄月兮风凄繁而雕伤采蒹葭而临水兮白露下而为霜感华亭之唳鹤兮送吾目于双鸿孤云莽其起天末兮怀二俊于江东标朗秀之飒沓兮决焉赏巨丽于司空哀夫子之才大兮遭逢时而多凶洵嘉名之鹄奋兮夫何业兰之败于秋风牙旗折而鼓音死兮掩双龙于重泉风沙起而昼晦兮亮精魂之所宣身佩大将之印兮口吐鸿儒之巨言闵四大之缺陷兮吾独嗟美好之难坚肆猘■〈犴 兪〉之与啗齿兮又张罗而弥天固犯道家之所忌兮亦夫子之尤也委去留而无心兮荪独遗此丘也荆丛祠而荐藻兮扬灵爽于千秋也纷木落而叶枯兮睇玄云之若结苍山空而夜寒兮河溅溅而声咽抚长剑而大息兮缅想夫子之遗烈尚响。

不云无才难以言智先生所不能讳也。

○祭杜夫人

呜呼夫人。明德朗彻莲华金掌冷风回雪执栲君子苹藻是洁万里长征一病乃诀疏帘夜空短箫秋咽芙蓉香死履綦影灭游魂何归三秦■〈β 走〉绝神女骑龙。姮娥奔月。嗟嗟使君。心断涕垂千古沉痛集于双眉空池冷波。高木商飈门抱影朗月鉴之尚飨

语简情修酝藉无限。

○祭王博士

呜呼。先生。德表乡闾行高于古人日之暮矣萧然一寒官志操弥厉。解衣却金。贫士慕义。清身端范。贤者所式。生平择地而蹈。寡欲保身。非自伐其生者。乃为投牒故。北方苦寒。风雪所侵。婴兹疾眚而东。犹以尊生有素。外枯内腴。神气充然。庶几不死。竟厄大数。罔以延年。余雅高其为人之为之哭临尽哀。嗟乎。善人。官不逾岁禄不饱孳。歿不首丘。殮不备礼谓之何哉为善自天性然厚植薄享知先生不恨生而顛顛死当逍遥世俗之所谓福泽君子之所不贪天之子善人或不在是又何诘焉呜呼。盘盘一丘诗为大官滔滔古今谁为长年茫茫九州岛谁为故山回也天。宪也布衣。舜也苍梧之野圣贤岂之于德哉形束一隅神亡不之请归近延陵之墓而葬焉尚飨。

痛快。穷魂敛恨。旅魄緘悲。

○戏为生祭周叔南文

呜呼叔南魂先魄逝跃马气灰击剑心死维匣有刀维房有矢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长辞玄堂永闭风云滲淡日月飘忽衣弗御而已尘肉未寒而先骨号树间兮蟋蟀悲床头兮蟋蟀生时多营山欹崎突兀追风飞兔摩空爽鹞手摧劲虜足踏溟渤雕龙搏

虎为世英物壮图不成饮恨而歿于戏叔南对酒不能饮有客不能欢纤月空堕烛花空寒哀角已尽微钟复残使我仰天而涕废着而叹呜呼尔形颀颀尔气棱棱固将望尔以千秋。合沓。万里骁腾昨日之日骋骅骝于天步今日之日掩孤兔于寒扃而使侠士有恨英雄无年白璧中断红粉早捐三河气咽六郡心怜华堂宝炬散为荒烟茫茫猎场犁为墓田天青射鵰之野地冷饮马之泉又何由逐轻车而出塞随都护而临边呜呼连遁必迁物穷乃终何日弗西何水弗东秋草罢绿春花披红嗟大君之盛年何瞥焉而就木形未离于人羣名已登于鬼录若有人兮山之阿羗俟子兮水之曲风之生兮萧萧灵之来兮肃肃又安知龙女之昼游仿佛湘露之夜哭呜呼世固以形存为存形亡为亡万物扰扰亦又何常千秋神王。马骨鱼肠。一朝气尽。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黯焉摧藏以恸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枫之与白杨

韩娥之讴。雍门之琴。可令之悲。亦令之愤。

○戏为酒徒祭文

名挂醉乡魂游鬼市舩内拍浮尽极持螯之乐道旁枕籍终酬荷锺之心送浮生于曲蘖天地何知付世事于酩酊古今称达三万六千场未尽生前之醉一百五十日节谁浇身后之坟

一味■〈麦曲〉蘖。不知生乐。不知死悲。拈出不令之闯刘伶王绩之席。

◆诔◆

先君丹溪公诔

○先君丹溪公诔

大澗之漬。厥土膏沃。风气博厚。先公是毓。于穆先公。高华旧族弗习佻巧天性纯朴弃瓢箕水。挹瓮汉阴。高揖羲皇。实忘机心。温夷恺悌。去尔睢盱于义则厚于财则疏见害弗避见利弗趋大猾同载。舟人告觉。公竟遣之。弗私其橐。长公逋。负鬻第以偿虽曰无家孔怀弗伤鲁有恭士七十伛偻。公实蹈之。亦莫敢侮尽捐世务不挂胷臆逍遥东篱梦寐彭泽形神弗劳高风遐邈泽乎其德温乎其容庞眉皓首海岳穹窿嗟公之年。胡不耄耋。一朝无疾神光电灭阴霾障翳白日匿影冥途何长夜台何静莹莹弱子。乎里奔还。送死弗及。罪恶弥天呼号泣血。摧我肺口灵輶在室總帐在堂再绝再苏明灯煌煌时维孟冬皜乎繁霜。悲风萧条。木落草黄。高旻寥穴。四顾莽苍。于戏哀哉。亦孔之伤。

鼻如广风。音亮且洪

◆哀辞◆

陆太史夫人哀辞

○陆太史夫人哀辞

陆太史敬承。丧其夫人。痛悼而赋神伤。太史达士赋神伤神可伤乎余为作哀挽而以旷语终焉

有美玄娥。窈窕连娟。来偶喆士。相将盛年。士也早贵交戟之衷。玉版金  
馔。蕙兰与芷夫人相之蹈道秉礼鳧雁宵征鸡鸣戒起婉不及媿敬不废欢以肃以讵  
如蕙如兰浣濯必亲拮据无难备炊未馁击絮未寒士也晏客畜醕治餐士也远行秣马  
装鞍但见其给莫知其端厥德方并厥情乃深人怜以色我怜以心珊瑚为珥。玳瑁为  
簪。芙蓉羽帐。葡萄锦衾。百龄无恙玉瑟雕琴。一朝迁变荣华衰飒花落辞条珠  
亡去匣月冷虹梁云栖画阁香奁书空金锁夜合鸾镜在台蛛丝盈篋雕床绣被俨然空  
陈御巾裹粉更有何人衣焚为灰钗碎为尘惨不忍见动魄伤神素帷望影望不可亲有  
时入梦懔懔非真呜呼夫君亦孔之哀。仰天而哭。浮云为摧。入室而叹。悲风忽  
来。哀能伤人。一夕夜台。万物纷轮往来胆部偶然而合名为夫妇偶然而散如电  
如露大运行尽去不能顾美则琉璃。华则彩云。魂消香灭。空遗罗裙。生游曲房  
死委荒坟。千秋万岁同尽何云死也孰化生也孰造。督而成合。督而凋耗执而号  
之为造物笑恩亦口风爱亦飘风逐情遣累以翔太空

### 鼓盆之歌让丽

翠娱阁评选王季重先生小品 明 王思任着

◇王季重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卷之二 序 记 说 纪游 传 评

●序

王季重先生小品叙

汤若士叙先生小题谓天若异之者三夫制举小技宁足尽先生哉先生更有不朽  
之业可金石镌之梨枣寿之者其胆匏如心发如笔舌轳如奴风仆雅何尝尽废老生  
常谈而类能破腐为新妆点处顿湔尘色而其借灵山川者又非山川开其性灵先生直  
以片字钱其神辟其奥抉其幽凿其险秀色瑰奇踞其巅矣若夫弱冠策名人每易为骄  
心浮气所乘而先生又何如异哉吾则谓人巧自可以天工夺又宁受天异也执鞭之心  
虽切识荆之愿未酬不获尽罗其箴铭赞跋庄诵之聊以此饱饮河之腹云尔

壬申腊月钱塘陆云龙雨侯父题

●翠娱阁评选王季重先生小品卷一

句章冯元仲次□□□

山阴王思任季重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序

齐羣玉去越吟序

世说新语序

苜蓿山藁序

茵花馆诗序

雪香庵诗集序

惹云小草

啜墨阁近藁序

游唤序

徐伯鹰天目游诗纪序

倪翼元宦游诗序

屠田叔笑词序

颂节录序

江深父五一草序

朱宗远定当稿序

菑园近卅序

闲居百咏序

名园咏序

颜茂齐集序

萍吟草序

○齐羣玉去越吟序

谓齐使君曰。君之去越也。君知之乎君赤子也更复长。者风流文采疏肠白意欲以清静宜民耳蘧蔭戚施之间。君不善也天下忌才忌异久矣古来文士定无亨官之理岂尽属蝎宫哉人久处君于刀砧犹飧其尊俎而不自知此君之所以为长者而又赤子也长者赤子。人以此少君而臣独谓君多六月之口。三宿而行越。既重去君。君又复重去越。亦必皆以赤子长者谅君之无他也夫砥石可以攻玉口云黯蔽一洗而天根乃见臣愿君之母怗也君不闻吴中之觴政乎近日吴中觴政苟不用理。亦既温温守度矣监录事大觥一至便当默尽稍敲唇又一觥佐史至矣然则君之此行政默饮之日也愿以所吟母出示人也

如泣如诉。有刹那不平之鸣。齐守不堪读也。

○世说新语序

读史记之后。或难为汉书。读汉书之后。且不可看他史。今古风流惟有晋代。至读其正史。板质冗木如工作瀛洲学士图面面肥皙虽畧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端罗晋事。而暎带汉魏间十数人。门户自开。科条另定。其中顿置不安。微传未的。吾不能为之讳然而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又说中木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

晋人之意干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嗣后孝标劭注。时或以经配左而博瞻有功须溪贡评。亦或以郭解庄而雅韵独妙义庆之事于此乎毕矣自弇州伯仲补批以来。欲极玄畅而续尾渐长。效颦渐失。新语遂不能自主。海阳张远文氏。得善本于江陵陈元植家。悉发辰翁之隐。黜陟诸公。拣披各语。注但取其疏惑。评则赏其传神义庆几绝而复寿者远文之力也远文又精删何氏之补。别具一帙。使其堂庑具在□新语之事又于此乎毕受嗟乎兰苕翡翠虽不攸碧海之鲲鲸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当厌去若见珍错小品则啖之惟恐其不继也此书泥沙既尽清味自悠日以之佐史汉炙。可也。

世说一书。几令死吻复活。亦令闷胸欲开。化俗为文转浅为蓄。文嫩为辣。刘郎苦心妙手。功烈可铭千古。

### ○苧萝山藁序

曩孝立名噪越中。予不得其面门人沈逸少数为予言。是文长。之后一人。庶几晤言在泄云飞水之际也不意孝立被白玉楼夺去。今年其长公亢侯出遗藁见示。叙之以仲醇。复申之以道之。而孝立之须眉具有生色。天寒云甚。煨芋酌鲁。竟读其所为藁者则何其纵横件宕奥衍冲邃之多也世无仙才不得不逃之于鬼世多庸才不得不托之千圣孝立骨有九还之采。腹如五色之丝。咏古题今。考文征事悉根□气识之玄正盖飘飘乎其欲仙而洞洞乎其将圣也试以向佗父劣生果能凌驾一篇而缩归一语否。使孝立再得俛首十年。老其雄魄于纯鸡伏雉之后则臣弇奴历媵嫁眉山俱未可知而惜乎天欲秘之徒使黄泉绣碧已矣是藁也。以苧萝山得名苧萝山岂独出佳人哉

泠然韵短。令人思长。

### ○茵花馆诗序

惟明者信。惟清者贵。此相因之理也。月之易欢也。秋之易感也皆其心之清明而无以饰之为也饰欢者不愉饰感者不惨无论疑信即笑哭之中贵贱远矣。渊明一葛巾。其所为诗冲口而出不须修斧裁幅而坡老以为极腴极绮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尽出其下。坡老作诗一生。未尝有所专拟。独至渊明诗。一字一句。皆可以手扞得而拟之和之。不啻如云璈帝鼓然即卯君亦谓乃兄咏陶之后。诗学大进。是不惟好其诗也洵好其人也哉信之则贵之矣里中祝金阳先生岸洁矜奋。古正不阿。通颖博闻目镌心入杯酒之间。偶及一事。则颠末异同。姓名乡里具无谬误盖应奉陆续之流也。曾令名邑。典大州。稍不当意。抓髯而归。清风两袖。永日一卷借竹于邻席化于榭奕啸自适绝不口家人生业暇则短咏长吟不拘体不泥法不蹈古不逐今以自发其性情之蕴而成其为金阳先生之诗然而格韵棱嶒。神机疏洒。自然有建安大历之致其才本高而学识又足以济之三长不独兼史也然余之所以心严先生者更谓其识在人外渊明令浔阳一掷五斗米终身腰竖东坡在颍州



读元载传以八百斛胡椒壑躯抵鹄益叹栗里之高。而作诗以美之先生前令浔阳继知颖州何所符之巧也然渊明之诗晦。翁犹谓其带性负气。而杜老亦谑其子挂怀抱。先生出处和平。遨游都雅。杂之俗生后辈之伍。绝无凌厉矫亢之心。每溷乃公数鲜出酒。陆贾兄弟。太丘父子。不言而孝弟仁让之风。穆然销人鄙吝是先生之胸襟尘情客气毫无沾染更有高于柴桑者宜其声之亮以清也先生诗出自有能贵先生而信先生者。至于和之拟之。仆之沉沦。正苦望而血慙。而岂其和之拟之之人也耶。

绮思隽舌。每一披读。辄神钦意远。

### ○雪香庵诗集序

芳谷使君袖天台归铃阁。纪游诗并出几十语耳遂觉赤城之霞蒸为五色石梁之瀑泻于长江琼台双阙之锦天钟鼓鸣而羣仙往来笑咳在云气。一时字丹纸贵。愿倾使君之储。使君不能秘也。于是雪香庵之诗集出庵寄千柳中而颜则以唐人三月飘絮语。不负此庵矣。读庵中诗。想庵中事。大都天地山川人物典故之幻互举之则来偏执之则阻其来也来于鲜墨不来千枯管诗三百。赋者少而兴者多。兴者少而比者多盖诗本于易须拟之议。之而成其变化安得以七子调掩于鳞之论诗乎自谢家女形絮为雪。使君谱一香字遂。攘之为己有柳本地缀也忽作天想雪偶目喻也又作鼻观文章家割神取气。亦何所不至。然使君禀才自异灵洞其胷电岩其目曾吐弥成之石更梦江令之花故所冲口疾书。滔滔霍霍吾即举柳事形至其诗。魔山藿谷。旄泽怪河不足以尽其该博王恭春月张绪常年不足以偿其韵姿翠盖云团。玉千风搭不足以标其丽隽折圃束蒲。依依嚙嚙不足以出其感叹目翳溺蝉肘生观化不足以当其游戏彭泽署衙激水听鍛。不足以肖其孤上。朱衣舐露。汉苑眠人。不足以示其譎奇。殆有异眼别肠。亭亭自命者。较之西堂春草吴江枫落未知赏识谁属后先也使君守我大越即托寄鞅掌而云梢鸟背之意时时跃然一访咫园。为我题驱来山而去。似袍笏巾车间。具多韵洒其性情玄逸。趣在言外。故能诗也。昔人读空翠湿衣。月明生渚之句。辄云得天趣。问何以识其天趣。曰能知萧何所以奇韩信。则天趣可解如此可以味雪香庵之诗矣。

合惹雪草读觉花竹扶苏横胸刺眼文与可之成竹非奇。谢道蕴之。咏雪非丽。

### ○惹云小草

草木中有竹。人之仙也。鸟之鹤也。自胎胤以至千秃其情浑影魄即无有不妙者梳风则冷筛月则幽朴雪则韵笼雨则闲此天文之妙也。绿光万顷。湘浦辋川。朱昼。老秋。禊亭酒谷。此地理之妙也。宜吾庐。宜禅室宜翠袖倚口宜纹枰落子之迟宜丁丁出坞。宜青眼人箕踞。或不通姓名来讽啸。此人。事之妙也。而所不乐者书南山之判塞瓠子之口作金姑之声规閨僧之漆又如近日主肉鼓吹伴

伪篋笕剝心沥汁记面涂油甚者削茹行药刻粉留题又有明正先生一所諛颂便来借资曰清。曰直曰虚曰节等事而竹无可诉免矣汜人吴尔常萧疏逸澹。访我钓碣。以所为惹云草相教赤焰正攻峨水忽救情湮影魄之间人与言俱妙仙耶。鹤耶。而尔常爱竹竹亦爱尔常竹中人二个。一顾幼陶。一支小白。皆高士东南之箭也夫物我嗜好必无二观。一日之内。不作云想则尘肉肥重坐对此君自有飘骚欲上之意尔常题之为惹云者也若曰。层霄龙化。止听惊雷此諛颂借资之又下者也尔常不欲与之把臂矣。

是竹之雅俗苦乐谱。瓶花诸谱输其简。

### ○啜墨阁近藁序

锐头通臂。趨捷精猛之将。提生人市战其胜气飞呼足以撼栗万马然是待□子。代或数出。其战也得失相半。而失每不偿得。至于沉雄耄宿。虎目耿耿。进有惧而退有规。一矢一猴。都无妄贤。古今惟王翦赵充国法老而用博称名将第一盖其神识高厚不在机力间争鏖骁也景见可鸠兹集出。甬东之海血翻碧掣食其皮者咸缩额而胜之予独以为鱣翠。以为雕胡愈饱之而愈旨。文章之道敷则可涂饰则可洗同则可裁直则可尽晦则可怨自北地以来。名人轰起。执此绳之。吾俱不能无褊心焉。文章公事也亦我事也我有寸心安能承奉众口哉见可苞采玄黄。象穷□斗。天下国家之故。山川万物之情。禅玄儒墨之贯。尽宣摄于弱毫。而点画布置。正大确然不肯徇人亦不乐为异往往于峯回境转时饮石没羽栢蓂藤狩令人不知所以攀援而但晓其一段苍劲之景譬之秋悲春醉□□中之而一时未喻也。吾与见可同师门。少见可年岁。不啻严事。不宜戏见可无论其腹简便便千古自贮即其豁鼻卷须戟如猬插亦时时有老骥伏枥之意见可翱翔中外。节钺之望□然勇被莼风收拾构一长阁。东眺大溟。用仇池□颜之曰啜墨。日吟啸其中。续有著作仍以此名篇将无谓舌眼玄行。黑雌善下。我且为丹穴圣蛛。自茹之而自衍之耶。若曰当今之世。为乌鲂者什九。为翰通者什一。欲作吐鱼。请从蠹始。吾不难效班氏之□喷。而愿矢翟子之放踵云尔。此见可之明癖。见可亦以教冲也。吾秋尽欲卧见可阁上。啖海错百种。谈兵说艺。呼觥十日为期藜火烟寒见可饶能自办若金壶汁尽其剝心沥血者必王郎也夫

谈文处。直是熟知斯文痛痒人。

### ○游唤序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事毕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来其间则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恒不朽者也人有两目不第谓其昼视日夜视月也又赋之两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长安道已也互一压而人之识低城规而人之魄狭天之下。三山六水。土处一焉。一土之中。蠕蠕攘动以尽其疆阳是恶能破蜂之房而出蚁之穴耶台荡诸山乃吾乡凡案间物。今年始得看尽归以语人。疑信相半。彼其眼

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司马子长。聪明绝世。犹曰无昆仑刘梦得初见天华以。为奇尽。后识九子。而悔其言之失贤者如此是安可以责蠕蠕攘动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华。未生贤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韵不知费几炉冶而但为野仙山鬼蛟龙虎豹之所啸据或不平而争之非樵牧则缙黄耳而所谓贤者方如儿女子守闺闼不敢空阔一步是蜂蚁也尚不若鱼鸟不几于负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病老将至秉烛游迟郗诜言山行一度洗尽五年尘土肠胃吾欲七千由旬中。贤者共识其大无被尘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唤

山以人名目因山廓游固不可少。第无子长山亦不能效之灵耳若 先生诸记大有造于山矣

### ○徐伯鹰天目游诗纪序

尝欲佞吾目每岁见一绝代丽人每月见一种异书每日见几处山水逢阿堵举却遇纱帽则逃入深竹如此则目着吾面不辱也徐伯鹰铁眷万丈。突中时魔。大熏出镇。短后削归。绝无矜拂之意。每至我草亭。谈谐索酒。玄对会稽千万峰辄半晌痴去无何伯鹰出走两月不晤。忽从天目言旋。以记绘其像以诗绣其神吾读之若瀑落水壶若霞飞鹤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梵梦魂犹冷若坐我于老岩古壁之下嚼梅蕊臭雪兰时有山鸟赠舌又若松风溪月谡谡溶溶也。伯鹰曰。色易衰。书易倦无斃无妬。世间惟山水吾偶思天目。即抽脰脂之以雨蒙故仅放只眼嗟呼。造物何常。八心不足使当日生人之初增设四眼尽如苍颉犹以为未供其观也使人人而皆只眼与玉垄分面称孤则亦相安无越思矣伯鹰曰然。吾第欲还我双眼。所愿一眼如天一眼如海问曰。何须恁底睁大曰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

读尽异书。看尽好山水。原昔贤深愿然谁是司马子长真所云千古只眼矣。

### ○倪翼元宦游诗序

会心之时。目不能出。舌不能苞。偶举其神似者。作韵自咏此以为诗矣诗以言己者也而今之诗则以言人也自历下登坛欲拟议以成其变化。于是开叔敖抵掌之门。莫苦于今之为诗者。曰如何而汉魏。如何而六朝。如何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拟也人之诗也与己何与李太白一步崔颢语。即不甚为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诗亦各任性情之所近无乐乎为今诗而已同年倪翼元。紫岸颀伟。坦疏光洞。于贵贱生死之交俱以古道自处。而又积学湛思经纬扶輿综核名物无不得其要领宦游闽粤。经吴楚燕齐秦蜀之郊探奇吊古。感怀即事兴至□吟得律为五言七言者若干首。予竟读之真如天竽万响帝乐醉悬又如匡瀑飞空武夷杳曲钱刘岑孟之间而又不以钱刘岑孟着皆翼元所自为诗也翼元胸次常喜绝不因一官起伏是以其诗和平正大开爽精灵陈无己反诗能穷人之说。曰诗能达人。然则以诗相翼元不但天衢亨阔而名在后世者亦宏远甚矣

法湏用我。热不因人。方是作诗手。即所云偷意偷格不又为达者所笑乎以

言人也。一语。嘲尽世搦管者。

### ○屠田叔笑词序

古之笑出于一。后之笑出于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以后齿不胜冷也王子曰。笑亦多术矣然真于孤乐于壮而苦于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间世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诸。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极笑之变。各赋一词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上穷碧落。下索黄泉。旁通八极。由佛圣至优施。从唇吻至肠胃。三雅四俗。两真一假。回回演戏。绦龙打狗。张公吃酒。夹糟带清顿令虾蟆炙瘰傀儡线断马牛筋解魑魅影迹而憨老胸次亦复云去天空但有欢喜种子不更知有苦矣此之谓可以怨。可以羣。此之谓真诗。若曰打起黄莺儿。摔开皱眉事憨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龙耳长进笑矣。奚其词也。

题与文争奇。

### ○颂节录序

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孰为英雄豪杰孝子也忠臣也节妇也一也使必以一死为责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般可常封乎何以医久病之亲肝可多纳乎何以感不痛之主一为未亡人而遽投缳拒饮不顾馁人之鬼斩人之胤者儿女子一时情至之事也远远负重毕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杰知之而不为也历阳马太母以杨继杨归月塘文学。年方蒨而文学死。太母抱杨之二子器于庙。抱己之一子二女哭于堂。是时大官之后忽焉中落瞰室恒于斯生戎恒于斯也太母曰惫矣。吾死则一子二女子亦死即不尔无人视芦寒前二子亦死即天不尽祸马氏。留数人视息不绳祖武不读父书即不死而亦死吾一身为马氏之母为马氏之父为马氏之师为马氏中兴之主为马氏稽核之督为马氏御侮之臣为马氏奔走之仆不独马氏妻也不独为马氏也妻者而后可以不死而后五十年之中。庠其前子。饬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之子。于是腾仲乙卯来乡校。辞太母。恍然一快。默自语曰。祖武父书。将在此辈不独是儿姣慧也臣心已完臣力已竭可以报月塘地下两杨相见矣而后乃潜然送之也而后可以死至于栢丹之闾王言炳赫黄鹄之吊名公琰琬腾仲跃然于前绳绳未艾而茁茁甫萌也太母以为极不足侈事。吾家世贞节何藉于此亿万子孙但愿为福将不愿为勇将但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也而后知太母真英雄也而后知真英雄死方不死也高奇隽烈。文具英雄之气。

### ○江深父五一草序

栗里先生解绶还。据其孤辣之性松菊正好何以赏五柳而宅之也意谓吾实有腰宁使之披风拂水鸣蝉听鍛且日停午得三眠耳深父刺武冈日食瀆水一盂。李官

求玉不可。心不乐与同污。亟谢病去。大吏钱宁之不得。归筑圃一亩。池一方而植一柳其上以傲栗里先生之五栗里后游城郭犹尔一羨华轩而深父约面禁趾绝不晤一俗子亦不知东邻西苑为谁氏视门外六桥不啻章台尘陌之聚此深父先生之柳虽分根于栗里而其寒清飘洒之致更渥渥可喜也栗里作诗。至澹至绮。而深父独谢其绮而摹其澹以为天下之和平简易无如诗更无如柳者又因柳以通诗则谁谓之深父先生之柳别开一枝眼亦何不足以抗栗里之腰也哉而犹命之曰五一者景栗里而少取之谦词也其人不亡。则其诗存。其诗存。则其柳不坠。工部有云。老树空庭得。又云独树老夫家。千载而下。知此语可与言诗。可与测深父之诗也矣。

以口映带者凡三。便娟婀娜。春日三眠。

### ○朱宗远定当稿序

盖宗远之言曰。吾于诗怨明。怨七子。尤怨历下其所奉为符玺丹药者拟议以成其变化一语耳吾闻之不乐也。造物者既以为我人矣舌自有声手自有笔心自有想何以拟之议之为而必欲相率相呼以为拟议之人彼为人拟议者宁渠曾仿某子甲耶今夫太极死图也。两仪板画也。吾恶知太极之不方乎。而两仪之不竖乎。矩不之规。纵不谓之横也。甫何为而圣。白何为而仙维何为而禅贺何为而鬼吾于天地山水鸟鱼草木。情欲变态。道理微茫之故觉非我不能想之声之笔之觉我所想之声之笔之者皆天地万物等自有心有舌有手而适以我出之者也人有短我者。不过谓我诗近词。巧伤雅。艰刻孤瘠。难为和者。不过谓我顾也。要以玄黄一判。即存此一段气意自我作祖亦可无佛称尊亦可吾不以我之心思手舌为酬赠赞媚之具诗中绝不及一人。请以语王子。王子曰。不酬赠赞媚人吾偶步之。然而吾之诗。拟存也。一读定寻堂语。吾且面目灰垢手足捏蹇。孔窍呆塞。滋味澹拙。穷年作仆。历世表臣而已矣吾且当焚笔冢砚破所灾木以事宗远。宗远得毋犹颦蹙我哉。

以宗远言作叙。然果能作是言也。亦无烦人叙矣。

### ○菑园近廿序

学道之人。参云宿水。苦行万千求师化度何益于事有一寸仙骨易得处耳诗之有胎也犹仙之有骨也聪明学问诗之所必借也然聪明一点学问一句则诗亟呕之譬之三尸狡乱。脑血漏淫强作大还之药即其丹幸成且为察霆所碎又其下者。比拟声口。揣附时代此又举笔画回道者须颊肥好叩之不应也诗之胎在国风唐人如长卿太白岑嘉州等。俱生而有之。此后皆寄猥祝螺者矣。吾骤阅戴工部诗。以为三人之后一人。既而薄游豫章。其子初士又以其诗若文见示。则又所谓戴工部之后一人也。英风火气。咄出藻焰岂谓遽高作者然而神吻意象澹荡灵逸。无一首无诗酒间戏语吾家大令与右军匹楛。认为兄弟。其行廿书则真父子也。

初士之时义。与工部兄弟也而诗则父子也初士犹不谓然诗从胎出奕棋瓜葛且让工部一先初士大笑从此家鸡得凤皇也矣

直是天人。色想俱超人世。

### ○闲居百咏序

对开美之人。天下无苦诗。读开美之诗。天下无苦人诗从思起思以品上古今能乐其苦者。惟渊明与观复两先生。俱有靖名。其行住坐卧之会。莫非陶情怡性之真。故其诗淡而实腴近而实邈每奏一篇。恍然见羲皇而嚼冰雪品高者韵自胜也开美笔耕自给。常不逢年。萧然环堵。残书数卷。一妾执爨。一子力勤。瓶无储粟。而意若万锺其神气之所啸傲大约在云兴霞蔚图宰镜波之内盆蓄渊明之菊无其园庭植观复之梅无其阜闲居有百咏。无字不笑无笑不欢。中多以酒为适。则开美浮自誉饰者。开美酒不能一蠡。而亦无所得酒。酒何可许开美也然开美一日无酒。则老饕涎出。间之友人所乞酒一沾便醉戟手歌呜呜则虽以酒还开美也而亦可予为开美题像。在方朔司马之际。今为开美题诗。在渊明观复之间。开美必受之。海内或知吾两人不妄取与也。

冷然有孤致。

### ○名园咏序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于亿万千字之中执认一二梦寐不讹所谓名也随其心之所及买天絳地挝水邀山相之以动潜旺之以馆榭主人以为已有而狂士睢睢于柳樊之外则所谓园也盖尝试言之。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则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广汉之北山也。王摩诘之辋川甘景。杜少陵之空庭独树也。皆园也。无以异也。不得者且为荡丘。为聚血。为闾市。为棘圉。为斜阳荒草。狐嗥蛇啸之区。乌乎园。余足走四天下不甚修。而所窥略得其大意大约埃壘中之园渴其独擅者在花硇确中之园麓其借秀者在木菰芦中之园平其取葭者在竹与水而禽石珍瑶胫飞毡里为力之所共者不与焉越故海镜浮山。天光下采。人称游冶。家尽楼台。乃自然不营之圃。向吾释褐归侨居人园仅有二城以钮给谏。郊以张司马。二十年来。园乃相望。各赋一名。自相雄长。尽山川云物之美。兼南北孕育之致。如八路军诸侯鬪宝潼关。人人眉竖。入山阴道者。如观周家东序。目神倦讫相约来朝。不意应接不暇。复谓尔尔。亦海内舌古之盛矣。吾友刘迅侯解人也袖中有沧海笔下无尘气所居一丈之室卷石兴云老鼎泣魅宿帖奇书。病琴瘦鹤。种种韵绝。兴则一棹挂壶无人径。往辟疆濠口靡不熟。风花雪月靡不过有奖无讥逢慨助慷每于名胜会心处辄为之偿数语或镂楮肖形或食助留味或击节于腰膂之冲或赏神于牡黄之外于是乎名园不但为有主人有而尽为迅侯有迅侯母亦息壤间之大盗也与哉余力不能园而园之意已备上自云烟。下及圃溷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及解衣泼墨耳。五楹水阁青亦不了。残夜月明际甚远。迅

侯咏不之及何耶。是犹规规于互埴中也。以此讨讯侯。其何以春秋对乎。

其气逢勃。其笔铄锐。其想奇幻。对之亦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有赞赏已耳。

○颜茂齐集序

珠玉有价。卿相有品级至文字之尊无级可寻无价可问有一篇之贵。有一句之贵。有一字之贵。当其贵之时馨香可以达天高峻可以踞岳只异可以破鸿蒙纵肆亡状可以折贤圣之腰而下英雄之泪然亦前胎宿世贵者自贵耳尝有人诗文见饷。且令摽之赏之。拣金砾也。摘翠毛也。嚼其中边之蜜蜡也。字画形象。猥冗可憎。而予于此道分别太甚。一不相得如得血刃之讎急求老杜洗诗眼急求大苏洗文眼穷斋凡兀持此两诀而已慈水颜茂齐。贵人也生平不相识突遗我读书佳山水歌秀婉哀清。金丝响动。已而阅其雪履酬。已而阅其闽粤诸纪咏。已而尽阅其文赋启牒等诸体。具閔裁也兰波其口晶雕其肺斗肥其胆镜通其识尺幅之中。高华丽采。英杰翹峙富不浓恶贫不俭酸居然一癯衣贵公子耳。茂齐不得志于场屋。喜为山水游。凡一石之隼。一壑之灵。皆以笔底收之。所至倒屣而欲自热童子之竈逢人惊座而每不烦安邑之肝更可师者文人轻诋茂齐性喜誉人介人易忤茂齐性喜合人才人矜满茂齐性喜受人时而杞忧危涕时而谐怪倾绝意其自处在苏杜之间来如静云吾爱之去如迟波吾思之始终谓其气骨之贵也唐有仆射。狎出天街卑田院乞儿睨之曰。吾耳目不损彼口鼻不加也姑布子卿歛其唇曰位置少异耳嗟呼贵贱之在文字岂特位置已哉

如朝霞倏忽异色。如曲涧瞬息异声。正令人双眸碌碌。或幻或新而已。

○萍吟草序

声出于心乎。心之司属火则其味苦怨女劳夫。有一声之逸忽不知其何以动遽可传宫刻羽。而文人学士毕世摹之不肖追之前也。故三百篇只风为诗其雅与颂大抵愉悦之辞耳愉悦之辞。而有悠然之味者。亦必寄苦于甘者多也诗莫名于李杜。而李常逊杜者李甘而杜苦也便以两人论。李之神。在夜郎而始厚。杜之法。出夔州而益高。此有目者所共覩也。醉李许仲子。广颡于思。博古说剑意不可一世。举业不成。游侠不就。既若贫。又苦病。又苦无知己。数从马博士首蓓斋头。饮辄醉。辄吟。久之成帙。吾每口其佳句曰病留诗骨瘦老入客情狂则何必减孟襄阳。曰三径菊松承露酿。一蓑烟雨武陵舟。则何必减岑嘉州。曰寄兴王孙休勒马。游蜂衔过碧牕纱。则何必减王江宁。曰牛马安时论。荣枯付局棋。则何必减高仲武。此不但其鸾文豹气。吐织一时而所历之境姜老而辛桂深则蠹有余思也博士登著作之坛。提海内牛耳。既为仲子苏鲍。其然吾言乎哉

超超着韵自远

○○○○○○○○○○

●翠娱阁评选王季重先生小品卷之二

句章冯元仲次□□□

山阴王思任季重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钱塘陆敏树生生父校

序

记

说

纪游

传

评

◆序◆

卯辰合辙叙

甬东越社叙

童壘耻四糊斋藁叙

朱宗远时义叙

金谷生家藏稿序

锺百楼先生牕稿序

○卯辰合辙叙

客谓王生曰。壬子合辙出而子之身危为恠的王生曰。何谓也。曰凡人为文皆其自选于心而出者也人自选而不予选则恠又皆选于名人要人而收者也人选之而子不选则恠选矣而子不赞则恠赞矣而不甚赞则又恠王生曰何恠之多也我陈人也。客为我忠且辩。谨谢教。虽然。客亦闻广陵来之眩人乎。吞刀浴火造果生花。无所不有。见之者莫不恠甚。然而疑之者十五。悦之者十九也客以为校王生之选者以王生重乎以之轻乎重者知之矣不宜恠轻则大笑之不必恠且夫一日之长短在手千古之是非在心孔子者天下人大家之孔子也以大家之孔子质之大家之言孔子在则恠者自恠吾不知其恠也客曰子言可破恠然吾终谓其恠也

拈一恠字播弄亦如吞刀吐火之可悦

○甬东越社叙

人生我明。时文一道亦终身之大恩大讎也十四篇得价。小而卓鲁。大而伊周。碑铭钟鼎。于是乎出。即佗言之一生吃着不尽未为不诚讫不恩也欤哉不得价。则穷年厮守。寒暑昼夜不离如夫妇又若金蚕蛊人面疮一受其缠痛痒滞淫牢不可解其讎也更茎于恩统料天下人。三年之内。承恩者千余不得而讎者几千万不得而讎以终身者则万万计大冤小业盲天怨人宇宙间鬱气塞如雾黄何其憾也虽



然雾黄而不毒毒在噤齿刺肱发榜后数日耳间居征逐冶丽招摇烧烛会盟棋酒谐谑率奏一篇敷圈演颂朱碧互宣易名标可其视传心翊运之旨不啻搏戏然玩之云乎而岂讎之也善讎者惟敌是求务克之而后已吾乡先辈。长颈乌喙古今第一讎手也读越绝诸书。握冰抱火。劝胆忍粪此犹其可假之气至于奴我臣臣无腠血媵我配配无违言兵慴于衷貌甘于表醉卧吴儿衣带上水长夜不寤此深于讎者也若夫盗城吞炭。授首献图。歔嘘悔泣庸竖子耳无益乃公事徒自苦今日闭户自封者皆此类矣而况其僣僣泄泄者乎甬上君子廿四人。皆天海之灵。储为鳌柱者。其为文也。斥谏汰浮。抑竞遣躁剡必仆姑。淬必干将。要以讨玄攻髓。径取中坚。大纛。为是其约法之。命曰伟哉东海霸气未销口以是呕心枯髯者为尝卧歔题越社廿四人者可当六千君子也其所言者霸也而吾特以讎疏之是犹说春秋者。公谷以下。人百其味而胡氏欲槩之以大复讎一语。谓于时事更切云尔。李姬伯简仲。故昵余请以兹言飨之罗云堂上知必有谓谗庵能发人覆者矣

必报讎有死无二持必死之心何事不可作直是玩耳叙中言言鑲人肝胆胜乌喙寝门之呼

### ○童壘耻四糊斋藁叙

友人徐耳犹过我。偶儿子作迤跳耳犹抚其顶曰。他日文士。予曰何言之不豫也吾儿正不欲其文即文亦不令其时矣耳犹哑哑。余日子试看几年内。必有一日尽斥举子业不用负吴陶汤许之才者定当饿杀耳犹以为诞。壬子北墨到。见二名卷初亦眩其光恠细检之电丝珠迸龙宫绡人泪也未几以苗轧被劾曹瞒借行斛头一刀断讫尔于是壘耻喊巫咸不应。杀袁盎不能。南走越北走胡峻风赤汗往来孤寄糊其口不暇给时时拈美簪履以为富家子弟赞嗟乎。壘耻此不用文之时也瑟能强王乎射必封侯乎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犯奸作科常鼎食取大元亦不甚叮问壘耻腹中边形兵事。洞火画图何不投锥起舞作一番长鎗大剑伎俩而犹然顾角甌也与哉人糊其心矣壘耻遂不能糊其口即异时青天眼放目烹一大牢以雪之而发种种而齿已豁矣且柰何

凄凄乎悲风自天。

有才不得遇。遇而复不遇。如此雌黄无定何。壘耻读之更甚琵琶行也。

### ○朱宗远时义叙

文眼。不高则境界浅熟文胆不瓠则落笔疑缩文记。不强则证佐驱使不来听令今文古文一也。而今文更难今文至今日又更大难予释褐时止为孔孟代口而近且以孔孟借面岂惟借面甚至蒙冒而呼之风会使然然高才霸气仗义执言终有尊王之旨吾不敢尽非焉云间朱宗远异人也能认之无。即有臣师畔塾。跋扈陆梁之意。既而梦舌吐鸟。刳心沥汁。禹碑石鼓漆简竹书。俱诠识百回。玅有通悟。独行海上。喜日月跳丸愜其豪魄顾沙岸崩携。尽作篆籀之笔。归而著作。穷变夺

工。用牛鬼蛇神以还其麟毛凤采从铕溪蚪户以至于汲冢皇坟大力岳起峥嵘自快即使杨雄李贺遇之愿退三舍。不则秦武王与孟悦试鼎。一举而脉绝矣。其时义若千首。论文数则。皆极天地万物之故。而经史笺注。所不逮者。宗远遂以一言补出千古吾不能窥其奥渺但觉双瞳碌碌或幻或新而已海内解人将出。姑请质之以发否塞。

先生文眼文胆文纪。已具于汤若士序中。此亦自道其万一。

### ○金谷生家藏稿序

堪輿禄命医道相法。人百其口。自有一定之理。然至今日而理竟遁闪怪者必发冲煞者可决也能用乌头附子者效而虎吻猿睛穷奇偏削者乃大贵人也理亦有屈伸互帝之日。不尽气运为尔。始予射人牖十中其九。至丙辰以后二三矣。昨子丑之年。遂不射半人。予自笑刻舟求剑。犹痴心讲理讲法。误天下苍生不小。亟谢绝此道。以俟解人。乃姻友金谷生寄示南宫魁卷。及笥中所秘稿如干首。则又推案叹愧。自谓读书未深。看理未到。如此文翻玄剔癖。汰尽世膻。独根灏气。天之一源。从空河汉。俯视地流山挂。犹然倚傍而行也。似吾等幸获之年。皮毛齿角。聊供材用胆魄恣意。仅尔敷涂。若于神髓抽铸之中。毫无气力。设老骥不少步。岂复月骧首日耶。而犹得言今文之非理耶。虽然谷生理而理也非所谓非理而理也千里马凡马并走。千里马步。凡马驰驰者百里。喘绝步。千里不汗口分数自不同耳然则用奇取杀。七险封怪要其理亦自正而谷生之光施今日亦甚功矣。

任你千蹊百径。跳不一理。越理则怪尔。安得云奇。

### ○锤百楼先生牕稿序

嘉隆间古虞有锤百楼先生。以言语妙天下。时艺家拜其化点咸谓得日精火魄之丹既而鸡苓豕壅遁相为帝而先生之文遂封之名山求之人间世几漫漶散逸而不可得先生有文孙曰常夫。出其枕中所遗。大小题稿。为之剗剔一新。而征言于不佞夫时文至今日盛矣然实不如古人古人典今人杜古人厚今人偷古人工今人驾古人画人物犬马今人画山水鬼魅古人如李龙眠白描毛发不苟今人如米元章泼云沓树徒取墨气又如张平山写野仙判子非不生动而无可对考先生之文一再行亦救痼之药也常夫曰。念不及此。岂不知赵武王为胡服意气正锐式以伏羲之木叶绳以黄帝之冠裳迂阔襴襦徒取厌闷惟是手泽犹存心血所寄吾特焕而存之诏我锤氏子孙世勿替也先生其锡类之以永不匮予曰天下事亦何常。庚戌岁予听谪入都。一堂之中。进贤冠俱寸矮作唐帽。而予独仍尺许。汤嘉宾赵哲臣口语之曰那得办此古器予应之曰高之征下下之征高吾冠最先可谓时极两兄辄笑曰辨由是观之百楼先生之文正斯文大雅之始也

昔日之古亦今日之新无端之环。唯世所转先生早已卜之矣。

◆记◆

周司理去思碑记

通明亭再记

二还亭记

媚樵亭记

○周司理去思碑记

越郡李大夫。自玉山夏公征入徽省。后无闻者而至是周侯召入明光署上考。为天官郎。越人思之。谋永诸石。或曰。周侯正烜奕。少需之。而有识之父老曰。不然吾思周侯非思天官郎也且以天官郎缓周侯之思是周侯以天官郎掩也夫有心商度其为市会更甚而不知吾思吾越之李官又非第思周侯也请昌言之。郡之有李官。如都之有西台法署也天地之气惟秋能曲成其春父母育子弟。骄穉嘻笑。不可驯扰有西席之严师则手不戟而拱守与令父母也而李大夫严师也大越之墟枢纽中原者不浅文章礼乐。于此乎出。许慝巧伪。亦于此乎丛。是故郡邑有跛羊之颠。而刑署乃深林之藿。果其人得。可卧而理也。顾其人不具有精精而昧有介介而濡有始锐而继弛有外安而中兀即无论其一身之功业名位何如而三年之内。郡不胜馘矣。以予观于周侯。则何其从容中节之如斯也无所谓昂首仔肩经济宰割之雄也无所谓碧鸡炙穀文绣雕镂之采也无所谓口鉤射覆问羊得马之巧而亦无所谓甑尘屋漏县犊辞鱼之苦也然而清也。慎也。勤也。文章之饰吏治□。无以加也善射者平善奕者实侯之人與政。惟平惟实而已矣。侯初理四明海波恬而街鼓静。士民称说侯无不醉心满志者。而至问其何奇则以为侯实无奇然无往而不奇卒无有以事得侯之大指者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亦不甚知有侯。其僚长爱之。其属亲之。其子弟惮之。其胥吏戴而化之侯以身为布而不欲着其锦也以身为粟而不欲享其珍也此其道在诗。曰羔羊素丝。食委蛇。吾以此得侯之履声。此其道在书。曰平康正直。敷言训行以近 天子之光。吾以此得侯之福用。此其道在易曰。白贲无咎。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吾以此得侯之本体。则善乎龙门氏之论良吏也。曰奉法循理以理还之天以法还之君循莫大焉。故何武所居无赫赫声。而人常有去后思此亦精于言吏治者矣以此视周侯将母同或曰昔夏侯刚克。侯柔克。予又曰不然。侯官于秋而以春行之者矣春禁于未然之前其为秋更远四时之气。馱身备之。异时斟酌元化。执斗魁而调大象。使天下还于荡荡平平之休。则侯之明德伊始也。父老曰。吾不暇为侯他日颂。吾第知吾越之李大夫如周侯者行所无事而郡治矣是当思不佞曰。善父老诚有识。予不文。以父老平实之语。请戴笔而记之。周侯名家椿字世慕。闽之同安人。万历庚戌科进士。

李精明之任。不可无浑厚之心一有见奇便非民福。以秋成春。便是李官之

箴行所无事。便是作李官之要。

### ○通明亭再记

通明亭成。而爱憎毁誉至。爱我者曰。木甘谷苦。石活金死不亩肥孙子而作无益至此其憎者曰何哉不亏何端不敬日月颇驶予与褐之父睨之而毁者则曰。三败来归浚膏作堆刺人突兀。犹不知四十九年之非。誉者曰。鳌峯笔起。呼龙截水。代有灵文。事出玉髓。王子闻之曰。噫噫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冤。毁亦何讎。君能求我。君亦自求。爱我以利。誉我福者。福兮利兮。人乎天也。今夫爱憎毁誉意虽分而情则合不过为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则爱憎毁誉何自而至昔者侗父居此。豕其宫而益之以溷。爱誉不至矣。而憎毁亦不至岂侗父邀独宽之典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侗父。而不能忘谗庵。是爱憎毁誉又不为亭起而为亭主人起也虽然亭为山水而设。人游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而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劳攘较计谁受谁想谁行谁识是爱憎毁誉不起于亭亦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干其不通不明之心不亦惑而可哀乎。稽山有樵叟。卖薪归。辄徘徊不去。问其故曰此见成地。予每欲夕此一乐。非人非我。不即不离其通人也哉。其明人也哉。

可以解嘲。可以息忌。可以胥人于通明之地。

### ○二还亭记

见此茫茫。百端交集。予每畏渡西陵。辄恍然于至治之世也。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岂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重死而不远徙虽有丹车洵无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论。不曰小国寡民乎。民稠则欲不足欲不足则争争之不得则鹜鹜之思必起于贤智者越固贤智之乡而称喜鹜又善鹜者也鹜必极于四方。而京师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予每归西陵。见驿亭即喜。又见夫者什七。而还者什三也什三之中旅观约分其一予然伤之。以为此皆知鹜而不知还者也极名号烜赫。金珠禾鹿困载然无语而还还亦何乐又况结绳刳束委之长年如缚败豚者哉今夫富贵生死之说。不出于圣贤豪杰之口。谓悬弧以后。皆行志之日也至课其底里果不为富贵果不欲生否圣贤豪杰非人情乎祖宗墓庐有不望之而色喜者乎以此思之。不必倦知还穷返本也。孔子之归欤。陶今之来兮亦不过常人之情也托之乎吾党之狂简亲戚之情话也善乎陶周望之记滕氏义庄也。以为采山渔山。力耕而约食。越虽小郡。犹足以老意以为从甘美起念则何厌之与有第衣之食之而已犹可以生居于越也镇海楼之外。沙埂空阔。予欲置二还亭其上。一曰锦还。一曰生还。凡稍得富贵。随其力之所及。以不负虚往者。憩锦还亭。以劳之。即不得富贵而犹能奉身以还见其祖宗之墓庐者则生还亭犹可憩也憩归人因以勉去□顾名思义或一裁其无涯之欲使其少得焉而□亦犹夫太史之志也。予力不能□而姑为

记以待夫能亭者。将母有勤言者乎。

越之好鹜不能为讳也记此志警岂直为越人哉柰何钟鸣漏尽。行者之不息也。

### ○媚樵亭记

始余之构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悦焉。数相过自许也。吾亦耳其一二高话。从千仞冈来悦其有蓬鬓而无蓬心悦其戟手交股坐我于粟陆栢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来并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人求之日凿混沌之窍朝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构通明亭也。木石与居已耳。而且追琢之。丹牖之。标榜有加焉樵以为饰且陋宜其擲我而不来也樵乎而且来此亦何与尔我事夫所谓追琢丹牖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而家之所欲种者也。今吾简楫桡判槎枒诛茅编蒯以亭尔而来仍戟手交股也吾询尔出无虎乎桂无蠹乎松无有辱封号者乎溪云白乎泉月清乎换鱼枯酒醉几参矣夕阳牛笛听几阕矣樵乎母以苏秦纵横也谚有之知性者可与同居蔡宜藻。鸥宜笑。爰居宜远钟鼓还子亭之朴而相迟相望今而后迤也其来乎然而稽山篱落地。仪图之绝无知者。又不欲留姓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户云隐之流。博大真人也。偶来游戏。觉子眉睫间有猜。则入山惟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叹。窅然若有丧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人也

轻扬妍丽晚风沓来红紫冉冉而结绮

### ◆说◆

纪游说

### ○纪游说

予尝谓官游不韵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穷游不泽老游不前稚游不解閩游不思孤游不语托游不荣便游不敬忙游不嫌套游不情挂游不乐势游不甘买游不远賒游不偿燥游不别趁游不我帮游不目苦游不继肤游不赏限游不遣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谓游。则酌衷于数者之间避所忌而趋所吉释其回而增其美游道如海庶几乎蠡测之矣至于鸟性之悦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语者。今之为此告语亦不过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嗟乎。游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语人也

游是趣事人尝俗之固宜有此指示。○游境。俗人得之自俗。雅人得之自雅。至游之告语亦然。出之雅笔舌自堪动宗生五岳想也

### ◆纪游◆

游峰山记

游小洋纪

游敬亭山记

游华盖纪

## 游东山记

### 仙岩

#### ○游峰山记

予游峰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盖予游峰山而幻躯凡数化太山之石方。而峰山之石圆山如累卵太小亿万以堆磊为奇功以穴洞为玲珑以穿援为游览略一沙弥作导师至渡空舟则无只马两人之路假盖自荫而予化为隶伏热正毒探梁祝泉顶无冠脊无缕而予化为野人人盘龙洞。观石钟。丰下锐上。窈钻滑试数怖数免无足目正大人之事而予化为偷上大通岩臂引杖接而予化为猿扑仙人洞外伏内昂中俱白屎而予化为蝠引至拘龙洞则以胷席石覆卧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约十丈余其发者肩也纵者腹也头忧怖而手足废趾略效焉若不宁气一视便堪闷绝而予于此为守宫将至玉华顶。与仙人对博矣。而壁峭二丈。下临万仞望岱秀天齐四基葱鬱贤圣之窟宅神洸洸也粘滞壁间终不敢上而予化为蜗私念幽奇至绝愈化愈下何不骑大鹤俯瞰齐州九点烟即吾家子晋鹤背上尽足鞚引翱视而托言蝶无所不栩蚁无所不慕肝臂无所不托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顶。遥知古来文士。必无问顶者。至拘龙洞而投策叹返也不亲历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迹之最著者日峰阳桐尚槛其半曰李斯碑。相传有之。曰纪子墓。曰圣贤遗像。曰颜子石。其古刹曰兴国寺。万寿宫。玉帝殿其泉曰源头活水。曰莲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像牙。曰石鼓。曰龟石不可枚。人人得以意呼之。其大观曰南天门万皆望而可得者也

眸之不接笔之亦不真有此历化之胆力山灵自不能逃其笔底

#### ○游小洋纪

由恶溪登括苍。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为山欺口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门一辟吴阂仲送我。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黄头郎以框歌赠之低头呼卢俄而惊视各大叫始知颜色不在人间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间所有者彷彿图之落日含半规如胭脂初从火出溪西一带山俱似鹦绿鸦背青上有腥红云五千尺间一大窠逗出缥天映水如绣铺赤玛瑙日益矧沙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沙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识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金黄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桃紫也又有夜岚数层阖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盖是际。天地山川。云霞日采烘蒸鬱衬不知开此大染局作何制竟者妬海蜃凌阿闪一漏卿丽之华耶将亦谓舟中之子既有荡胸决眦之解尝试假尔以文章使观其时变乎何所遭之奇也夫人间之色。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数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议如此其错综幻变者曩吾称名取类亦自人间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覩不得不以所覩所通者达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谓彷彿图之又安能彷彿以图其万一也嗟呼。不观天地之富。岂知人间之贫哉。

开染局与蜃鬪丽天工也逞枯管。与天写色人巧也人巧足配天工

### ○游敬亭山记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赏心也姑孰据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从青山讨宛则曲曲镜湾吐云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过响潭鸟语入流两壁互答望敬亭绛雾浮嶷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动既束带竣谒事。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径千绕绿霞翳染不知几千万竹树党结寒阴使人骨面之血皆为鬻碧而向之所谓鸟啼莺啭者但有茫然竟不知声在何处厨人尾我以一觞。劳之留云阁上至此而又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往还造句之精也眺乎。白乎。归来乎。吾与尔凌丹梯以接天语也日暮景收峯涛沸乱。饥猿出啼。子栗然不能止。归卧舟中。梦登一大亭。有古栢一本。可五六人。围高百余丈世眼未覩世想不及峭崿斗突逼嵌其中榜曰敬亭。又与予所游者异。嗟乎。昼夜相半牛山短而蕉鹿长回视霭空间梦何在乎游亦何在乎又焉知子向者游之非梦而梦之非游也止可以壬寅四月记之尔

叙致琢句。直分宣城青莲之席。

### ○游华盖纪

海雨在四五月间如妇人之怒易构而难解又如少年无行子盟在耳门湏臾翻覆予旅居鹿城外。去华盖鸟声相答而遂无如此涔涔者何矣出门败格。凡十余举。不谓容成大王之天。反忌勾漏令窥识。予友庄使君实长此洞。言乘漏景必觴予是间。杯入掌而滂沱建瓴下山不辨眉目久之得乍霁遂牵輿取道蒙泉上颠亭看山海云物忙甚似六国征调百万军骑分路战祖龙者大江乃抽厘之剑光采陆离然时时闪暗推磨万顷不定正欲呼吸天底而触肤薄射元气团人都无所见仅有积谷山惚恍中聊相慰籍耳而所谓容成洞春草池谢岩郭祠俱从履齿下失过然华盖能妬予不能禁予不看风雨之华盖也乳柑若火齐。时稻蟹膏流琥珀。吾当来住梦草堂。拄九节短筇日日踏华盖顶门歌呼笑骂醉则遗溲而去吾之愤愤于兹山者庶有象乎

想若幽岩。接之殊惊灵快。

### ○游东山记

出东关得箬舟雾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带坦迤口直絮绵中埋数角黑幕是米麻浓墨罩山头时也然不可使麻见恐遂废其画亭午过蒿坝。江鱼八饌两岸山各以浅深色媚行伸脚一眠小醉而梦舟子突叫看东山山麓嶮石兽蹲守江如拒从谢公棹楔上。磴路每数十武长松绣天涛声百沸又壑中时有哀玉淙淙草多远志。看洗屐池一泓不渴可当万里流也池上数级。得蔷薇洞。文靖携妓常憩此。李供奉忆东山词花开月落几度谁家何物少年轻薄然致语大是晓语可以唤起文靖不必多憾窃藹曲折。入国庆寺。寺僧指点调马路英风爽然上西眺。西眺名韵甚白天布曳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独琵琶一洲宛作当年掩袂态古今人岂甚相殊那得不为情感东山辨。

见宋王埜记。甚详。吾以为山之所住偶然四隅耳何以喜东不喜南也。夫东山之借鼎久矣足忌之而口祥之人遂视东山为南山絜令家有从未面识。而辄谓其知情者乎。吾安能倒决曹江之水。一为洗清两字冤也山可矣去其东而可矣

议论横生。乱山万叠。

### ○仙岩 【瑞安】

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聪明强有力所自致者泉不安于泉跃而为瀑布石梁曰吾以之为惊河吾以之为狎雷。而我其雄哉大龙湫曰夫匡氏之子九华之生。将起而角之。焉用此壁立为。夫不有空行而天吊者耶仙岩曰是诬其祖矣。戴鼎盛以席垂成。胡不起家自奋发也。于是乎有仙岩之瀑瀑不他藉。赖从己腹中出如千本火树逆吐银花突如其来烟呼雪喊鼓铁乱口人相对止见口张口翕必欲相闻则更语之或帖面附耳对瀑为泽润亭。予友王季中辄浮大白。叫何如。捉予臂轰饮以敌之。而山人王硕卿。年家子吴聚伯。吴閔仲俱侈其喉作笑语而瀑以为侮予遂盛气相加腥风恶雨。朴人旋舞且呼且逼似不欲离人一瞬者予曰子母然。我劝尔杯酒。三伏月。还当着故绢衣。向君从容食白粥也。季中语之曰。山阴道上人。其言咄咄。吾辈一日东道主。于是雨渐撤。而瀑怒稍戢。入仙岩洞。观所谓梅雨潭者。飞沫溅流此地必无睛目一洞射风。口紧腹胀。予吻袖而下。偶为苔滑。一决其袖。而气吸不得呼。几为禁绝。老人病人。断不可作此观矣。傍洞壁出喷玉矾。忍睨之。则洄涡沓眩。万斛明珠拔山捣下也急走上而葛衫眼眼粟寒须发是根俱为雾云泆尽于是仍登亭愕想之。岩名仙。谓曾此有仙飞去雪寒月冷力量在八素之上方广以罗汉。此以仙。仙佛了不异人意矣。亭前一树蒨甚。而不免为当户之兰季中力勅僧即克之。青眼不妨顿白。季中言振玉亭上有三皇井。黄帝池。雷潭龙潭。更奇邃清远。而足不能谄目雨又甚。愿以异日相携。择石齿窥通玄洞。洞可达梅雨潭。望之窈窕而为水所壮据转翠微径酌流觞亭。奔泉驿酒如浪不可少待不能胜。遂走憩莲亭。托远公以避难亭下池可方亩玉蕊胎含万衣簇碧放馥时绣作瀑花之布满山荷韵不知是泉香花香也卧象与狮子二峯。鬪积翠之胜。仿佛琼岛石磴。曲屈泉从屋上经过。屋下俱是云碓乱绿浓寒竹松都无语处反有恠榕十丈。寄岩而产。遂拜嘉树之封。此下为虎溪寺。有慧光塔。陈止斋祠侑虎溪桥。虎溪不在此。而宋安禅师曾骑虎此出入。故得名。有溪山第一坊是晦翁字寺境废而复起。永嘉王旻谷先生之力居多。先生即季中之父也。外史氏曰。大罗山之南。有二十六福地。其仙岩耶。王谢能发明山水先后永嘉。不少槩见。何哉。吾闻之刘涇仙。鬼恶闻涕唾声。则力能秘吞之。不则沧桑未换。海若之所宫耳。夫山水露物也其生长否泰各有时褒姒之外有夷施。夷施之外复有飞燕。吾又恶知千载之下。仙岩之外。不以怅王谢者而怅予也。

记如写生直似山情水态人之举动毕具于吾前



为山水作语奇甚。

◆传◆

鲁孺人传

王广丈不娶

范太夫人双节传

屠节妇传

○鲁孺人传

为王茂弘也妻者是为德之兄弟也母母姓鲁氏。前比部昼堂先生之女也。母始归少年相庄如宾友茂弘以高才古博自命由泮入璧水。得肆力坟典。交四方之士。无内顾之忧则赖有鲁孺人在琴瑟既和矣翟翬象挝旦夕以之酬袴布昊下不吊黄鹄遗之音孺人计不知所出。绝去踰日而苏藐诸孤雄雌皆四也雪涕曰咄駘妇人是不为遗体一恸而死邻于情矣于是视含敦木辞■〈车冒〉卜藏抱诸儿而哭诸堂。抱诸女而哭诸寝。与之约曰哭竟男受书女受红母嬉豫也自兹以往我不而母乃而师矣食而以母扶而则以师所不如约者诸先君子之灵孥戮汝于是经长史仲。小学口授叔亘季。女领绣文亦称是当是时孺人为母为师未已也执爨扫除。桔槔絘絘则时而为媵为仆田亩公私。锤石出入则时而为主记为践更防惰警偷。慎酒食游与。屏身窃听。则时而选者为观察使。于是乎男有室。女有家。于是乎室得其贤而家归于好凡大典大礼。应酬小节。奇零委琐抢攘烦闕之事。皆于丁年一嫠妇取辨人绝不知茂弘已死又闻孺人机敏鸷静事已辨而口常不言人亦绝不知堂以内惟鲁孺人一也今四子彬彬凤起主文坛更迭称霸。而诸倩复蔚然扶疏玉树孺人食报方新而心已瘁矣始称寿乃死。死之日。知与不知皆啧啧叹羨之。有悼孺人至泪下者。外史氏曰鲁孺人倩徐生征予言为媪寿。未及言而典刑已去。然予闻之徐生。孺人行甚集。非鬻中人也。抑奇男子之铮铮者乎夫死而复生之又复成之将鼎食矣。谊不忍独飨。乃归命于夫子。彼雉经一哭者。视孺人之终始节力何如也所谓死而不死死而不死乃寿之大者岂必幻泡之躯上一觞哉

艰危之节妇。胜板荡之忠臣。历叙其绩。觉栢舟埒其节。而犹逊其才。

○王广丈不娶

传曰。今天下何仲尼之多也行而饰矣尊官贵人以势饰贩夫贾子以赇饰或操嗾而即可以获奕奕乃有独行君子。皓首宫墙。其馨香明水。日荐圣灵。而泯灭无闻焉。如山阴王学博者甚矣儒官之吴人也学。博名栻。浙右孝丰人。幼失父。大母怜之谓其母邵曰书猛于虎也伤尔夫矣母再伤子邵跪请曰。吾家祚薄。何敢望贵显教儿子识杖杜不為人擲掄矧夫曾啮指遗训乎大父庭松公曰是儿碧眼秀眉。将大吾户。何仅章句教之必非塾师所办。于是学博文成五采头角起矣。而聘得妇施者。望族也。久之告以无聪。语邵大骇。语学博。学博曰此母所赐

结褵无解重听何伤不言亦德也竟归之。邵心犹不安。而施执妇道甚顺学博相庄以鸿案而又相悦以鹿门也邵始安于是乎举二子一女。适严。婿先后饫于庠。学博有弟懋者。负责。讼系不得偿。邵泣之学博亟斥产为赎母子兄弟。终其身羹盐相聚为乐。邵既以寿殁。而施亦以瘁伤学博竟不娶迄今孤处苜蓿斋。更无变季之交。外史氏曰。荀氏言娶妇以色为主此乱薄浮子基云扰之祸者也甘丑纳盲。古人有之。日者临朐太史。亦食其报矣。然或成事难于回互别窠岐于日长天理人欲之间未易许也若王先生安母而盟妇。伦有节矣。弃产救弟。先生等为寻常事。不足舌休虽然用韞强视而得尚书王先生发种种尚与侏儒争粟。不均之叹。天亦茫然。嗟乎。此亦王先生之天矣。而不闻钧鳌楨梗之叟。酬缓者厚发稽者弘乎则庠饫诸生以下皆先生券中署字人也

刘庭式岂可无偶。王学博洵可风也

### ○范太夫人双节传

予曾为慈水潘氏传双节。今范孝廉以其两尊人状来。事益奇。而志合符节何天海之间间气流行独盛也或曰南龙从昆柱趋海。其混庞浩大之所融注。有一往而不回者。阴阳取精。为忠为节。亶其然乎传曰。定海县儒士范时祯。妻朱氏。二十一而寡。弟范时行。妻汪氏。十九而寡。舅姑先去。家赤贫。朱之父母怜。朱讽之不答。给其归宁为之所朱皇。急赴溺赖有天幸兄弟援起浩朝以衣刀剔目毙而复苏寻髡发作婢颜。自废。而汪之哭夫。目眇血裂邻姬之语不祥即持斧自劈又赖朱以免逾年恶少或艳之。遂缉衣自经破壁搥得解悬自后二寡起居食息若形影也朱举一子。名我躬。汪共之。寒饿教读事皆二寡甘指中通给我躬举于乡。尚未成进士。以二老老。勉领暨阳之铎。予以天启丁卯秋海五泄。饭其苜蓿之斋。朱安人七十有二矣。暨阳弟子称觞为寿。我躬悦而复哈也。曰小人有母已试一日之养而汪母年六十有七不可輿耐也行居者。犹二其望。我躬不力以劳母心。而暨阳诸弟子。言范先生津津持大体。不受一寒钱。介如也。嗟呼古今攀上岂显人是少丧节辱生即三公九锡一笑耳我躬崢冽媿修。一筮仕而不苟。其它日奉二老福。称太夫人以大官之食报罔极其有既乎。我躬复有子。灵通犀表。天之所以报苦节者。如此其厚也。

王思任曰。同心断金古亦有之激为左杜冷为寒拾济为曰婴然此皆须髯持世或出世汉也岂料粉赋之间有一德哉无巴财闾望之卫。无刑书南史之惭。无破琴息斲之要。无丹鸡白犬之誓。见谓一鞍一马马死鞍殉耳所见同故可以同死又可以同生又可以忘生死而同老天之沴气偶逆于范。而兄弟早殁天之元气又大聚于范而妯若婁贞且寿而昌而谷矣天以逆成其顺而又以顺转沴为祥天乎然朱其人。汪其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而兼得之者范也范既腆奕矣哉嗣后鼎贵表□□□节矣。

燕市之热血可洒。海上之斗胆可焚。不得以同心延宋祚。乃戢戢二嫠。得忍死以为朱家一块肉。成奇事也。得一已奇。得两更异矣。

### ○屠节妇传

屠节妇汪者。山阴青湖先生之女孙。而会稽故儒士屠守政妻也。少静颖通经史大义。发軔时曾割股疗父。十四岁乃归屠。清白家奩既不腆。屠又地寒甚。节妇以十指佐读屠之毛羽将丰满矣而忽摧落是时节妇年十九。腹方瑞。再三欲殉之。舅姑曰不可。无论我两人莱尔终子事若生男即尔夫复起也尔言殉杀尔子又绝尔夫我两人亦遂死黄泉之下徒悔一家相对泣无谓也节妇曰然。未几果生男。幸矣天不厌祸逾三岁遗腹子又天节妇绝而复苏。曰天乎未亡人今可以死矣舅姑则又曰。不可我两人日益老近且病翁媪互医药手足不便良苦人生无子复无媳不如死若欲死我两人请前之不忍而见也于是节妇喟然曰。天乎未亡人欲死而不且不敢也于是乎有继嗣之命。节妇攻苦厉勤。樽束教养。朝上堂。夕下帷。鸡猪米盐之事。无弗亲也。师友臧获之任。无弗掇也。而舅姑病继歿。粥饵禱延之举。无弗竭也。终舅姑之没。窀穸松楸之役。无弗备也。事既襄而嗣子思诰亦渐有成立。为诸生。向使微节妇两老人且不知死所而屠儒士之手泽亦终斩已尔节妇其节而才者耶先是节妇年芳甚。他尊长或怜之。语微及节妇急以手闲两耳葬舅姑后即室斗室穴一窍以通食悬大士像。相伴诵者五十年。今已七十矣仍室室中未出也

外史氏曰。忠臣节妇死不足以难之然不在一时之死而在终身之坚其死也以余观屠节妇。欲死少夫不死。欲死遗腹子不死。终两尊人之日。遂以土室自封五十年。所谓不死其身者以为屠用而久死其心者乃石以用屠也耶设其家世不青湖先生。嗣子不芹朵。节妇将母与腐草同坳乎是不然。新天子有诏阐潜德之光。必有观世外之风者。以酬节妇。而节妇则已德矣则亦已潜矣

以如发之微思。运如锥之利管。刻老人之酸言镌节妇之苦心。可泣可伤。可欣可慕。

### ◆评◆

天台评

### ○天台评

予游天台。盖操一日之文衡矣。赖仙佛之灵。风雨无恙。得以搜阅竣事。畧用发榜例。品题甲乙。与诸山灵约。矢诸天日。不敢有偷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气象华贵万玉剖而璧明万绣开而锦夺昆仑嫡血。奴仆羣山。仙或许之。人不能到。所谓琼台双阙也第一磅礴浑茫。从天而下。不由父师。立参神圣。雄奇之极反归正正堂堂吾畏之。终爱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绘巧妙鬼斧雕钻。腹字多奇令人解颐蹀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岩第三孤月洞庭。正尔寂照忽有天山万里

雪一夜飞来此旷世逸才。国清第四忽恍幽玄。不记何代口时坐对人化为碧桃源第五绕腸雄气。满腹古文。郁郁苍苍。扶余穷北。万年寺也第六邓艾縋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不险不奇奇绝乃险断桥落涧第七醉笔横披。英英玉立。不与绛灌为伍。名士也。但才气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后。赤城第八孤芳独咲。不求赏识。然奇矫无前。人人日摄。寒岩第九清新俊逸。居然道骨仙风。是瀑水岭下数家也未有知名当亟拔之第十魄张力大。有如天风海涛。夙领台山之誉。华口第十一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藏若景灭行必响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望之甚奇。即之甚平。别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栢宫第十三停匀冲粹淡日和风。轻入长春之圃。实称其名。天封寺第十四句句番语。字字鬼才。别有僻肠。不得以文体而黜之。神仙水。及悔山欢溪。顾堂察岭等。尚有百十胜未录或前事之工易掩或一日之长未尽或星屑而可遗或雷同而易厌或目未接子或足上妬尔庶几获附于拔十得五之义。而幸免于挂一漏万之讥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非十年坐卧其中。未能悉其翫缕。岂君有夙因。一见全忆耶

似有山灵拱立于前。听其品隲哑然不敢争也

翠娱阁评选文太青先生小品 明 文翔凤着

◇文太青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游记

卷之二 解 议 文 赞 书 启 尺牍

●序

文太青先生小品短引

子书之藏尽发于子丑然望紫气而出于庚戌诸策太青先生早已开之先矣故其文多奇崛艰奥一字须作些时解人诧为扬董复生太华嵌■〈山欹〉突兀之灵龙门澎湃横溢之气至是一泄哉或者病其螯轧不易读则殷盘周诰不列于书汉字秦镌不应珍于世矣理胜者或不琢于词才奇者或不束于格西北沉厚之气机自不与东南同世有桓谭宁令草玄之亭竹迷三径乎况先生问奇之履日满又不托此选名天下也然一方风气一代人文要可于此得之豈

崇禎壬申臈日武林陆云龙题于翠娱阁

●翠娱阁评选文太青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西极文翔凤天瑞着

仁和陈燮明若□评

序

游记

◆序◆

陶比部野弦阁初集序

韩求仲余稿序

五经臆说序

同门行卷序

送宋童子琮

石梁桥祠录序

游莫愁湖

○陶比部野弦阁初集序

繫赤堇山封。若耶溪涸羣神徊鵝而不下欧冶弗复鍛五金之英而万国执玉之会稽都收精于藏书之穴乡人之长。一陟而窥之采其灵奥削而为编太青子匡几读龙门之书愴不连渭北与江东参暮云以春树剡之溪猗。山之阴猗。棹我游神。屐斯驰梦。虎溪子秀东南而翹上国。一试而冠孔氏春秋。天下喜尚其人。无足异者。顾虎溪下交以硕耀之夫揽局幽之器兹所谓异也匪某有雅畜虎溪有特鉴也至某交剡曲无介绝之先有肝胆之密兹所谓增异匪某良于拚剡曲妙于挟也虎溪子与太青子。兄弟也。太青子严。与剡曲子之严。亦兄弟。虎溪又剡曲弟曲子发藻右氏侪诩其能屡试屡折捐其艺而仕为比部琅然以诗鸣旷瞩遐颀走骛于丹霞苍霭之上博该众体咸肖昔人音奏尔乃葛山若何之诗。越人学楚之歌彼寥寥雅骚之裔此飒飒轴签之腹昔会昌三乡一题。犹能发千古至槩。耶溪云闺。亦自佳逸。矧伊人手大雅之业具烟壑之姿含和而吐其音若箫兹上客为之卷舌下士所以销魂年乍壮牖已尺积逮其道就勒世当使山辟閔溪回流羣神交礼穴藏抉闕即今有子长益欣然趾恐后矣不知者谓太青子交剡曲以其季。知者谓重虎溪以而兄耶。诗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扬。谓剡曲子兄及弟矣式相好矣。谓虎溪子。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谓之二人。于太青子。右盖题陶氏野弦阁集若干首。

句推字琢。披读之令人作坐卧三日想。真得西极山川间气溼而邃微而横

○韩求仲余稿序

求仲余稿行谓我曰序夫求仲孰恶取我序序求仲太青子盱衡叹曰。唐三百年。气节文章。风流高逸。李翰林为之冠。宋三百年。气节文章。风流高逸。苏端明为之冠。二子者一奋山林动色人主七宝床问金莲烛里望之朝霞叹则奇才而气覆一时韵贵今兹无两盖造化貌人。格有高华。品或佳丽。命曰才子。厥遇亦叶才弗琥琮奚耀清庙之文遇匪特达靡展豪杰之雅肆乃颀有一律也。解大绅华而不实康德涵气而不道肆台以前二子槩求仲。其尚维何。人知其它青莲名甲杜陵。独低回黄鹤题。客走数千。乃敢拟凤台非以其心虚而性化与既愜奇于风云亦驰骛于王霸而晚乃叹大雅不作。思文王而怀颂声。希圣如立。绝笔获麟之咏。

可与适道。眉山经术似优李氏。尝上跻于孟子程正叔固孟子何至恨不打破其敬字不党不已爰蜀爰洛。又尝多韩子之排异家也。乃溺西域氏以老莫之拯也。吁异也。道之僭塞斯亦才子不闻道之过。我尚求仲。盖由秩而进于道。求仲固才者子。少不无借筏于彼岸。而一闻家夫子尊天之学。舍然大喜。不为强项。慷慨发愤。冀我孔宗若将不上其髡而不止即我一技之亦若已手出也。酒热顾座唉曰。我欲与太青子游于绳之内。余为极驳异说之附会而诞者。惟若亦以彼书多中国人摽孔字而挽和之也心虚而性化余何敢终求若于气节文章风流高逸之间嗟求仲若自与余艺游而道志惟余亦汗不事阿太微曰。人或坎斯。皇或览斯。别去当勿为宽语。拈图澄之五内。相与澡一掬也。二月二在。制帛湖上輶轩中。辛在亥

大绅对山。皆以谗口沦落比拟想在意乎若以相京。诚大小巫。非阿私也。

### ○五经臆说序

邵子以易书诗春秋为圣人之四府。比于昊天之春夏秋冬非四时恶得有物类非四经恶得有人伦二千年来之生民非吾与若宗祖耶吾宗祖所以得相安于人伦而衣且食于名教之中者谁氏赐非四府力耶继自今千万世。后之生民非吾与若子孙耶吾子孙所以得相安于人伦而衣且食于名教之中者谁氏赐非四府力耶吾与若既世食德孔氏矣而逃之异教以无圣无天为大宗造物得不以为不祥之人余服膺孔氏。必不敢为方外之谏以获罪于造物孔氏天之适子其说则天之律令何至以不祥之说叛之孔氏虽称六经。然非天子不议礼。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是以仅讨论先王之余无成书。乐寓于诗。礼寓于春秋故四经即具六非礼乐经亡而尚待补二戴收旧说而称五亦不失为孔之素臣。即扬子云亦称五经。以逮今兹。者为令。西夏邵含章氏曾抗节于壬辰之变与闻献城之谋弗言赏奔母病广陵愆试期学使君所汰弗恤也。其忠孝大节可称。樞又卓毅。不为异说所侮而絀思于五经有臆说若干卷章稽句探髣髴在门庑之间矣游金陵质于其师李本宁先生既可之。并质于余余取其能经学雅贤于世之甫掖而持贝函者布衣而代长人者之忧其担荷良武。因为道所尊信于孔氏之指。盖实以事天为贯串六经之枢纽也。

其行文每有高视一世之态。不欲世人识彼一字之想。

### ○同门行卷序

文章之变如四时之不相能。家夫子尝别之以五体。而以清当春。以畅当夏。以健当秋。以古当冬。以雅撮中气。而兼四时故弗雅弗收然必使各遂其春夏秋冬之气士或至学一先生衡者无专主一家言余盖自十五即往应乡大夫之三物。当十七八时。此道已陟其堂端。而淫滞弗遇。遂至二十载八试而获再遇自课其道差增于往耳。十年而遇一先生校场。亦申韩之苛哉。私心安得决洞庭之波洗肉眼翁俾之青耶顷于中原风雅之役。反复其牒必四三过夜或午弗罢客谓余泰苦

余不敢主一家言诸体咸材之期于叶雅良久梦余山圃有厥五龙。扰蜒于左。厥虎五。驯踞于右者。曰余之家物。讶之。诘曰五士星聚于案头矣。故榜之前犹尚勤勤手其乙者弗忍置去亦竟弗得全收也客谓余舍多材材亦恶取集于一先生其以遇余为不幸哉然五士体各专一。不相兼若非余独眼所收者又五郡人。郡又方置如五。岂居然五气之习与。而吴生年十九。齿独殿其榜。盖得春气良多予犹几不获荐引况秋冬之客哉

金银气烛天。竿牍密如雨。贵少贱。老成。登怪乙雅者。安得细心。虚衷如先生哉。自宜扰龙驯虎。入剡皆才也。

### ○送宋童子琮

事尝可愕而可喜宋童子之挟策游不售。就其大人燕。谒子去即一事也予才童子甚。其用笔如零月金花团林玉露矫矫来宜颖竖其囊收五十交衿而汰童子。人争嗟若其行卷文昌之一双瞳人何故白。解之曰。孺子良之锥秦皇帝气不靡六合乎而圯之人。履之者三。竟师王者其初止可侠子家耳童子锐将一息千万里而咫尺挫则气实于中矣射者右手若抱子。则矢跃而棘。不拙不前。予密自喜。琮也志之带钩间。以为别。

黄石公实大有造于留侯。小伸不足欣。小挫何足戚。

### ○石梁桥祠录序

广陵之西一邮曰天长。其又一舍。有桥曰石梁。纵二十七丈。广什之一。问畴树之。曰雷进夫氏。问厥贖。曰以金钱六百万计。问所自损。曰弗烦县官。弗假檀越。而于橐于囊者也。问落止以迄成。曰自戊戌而丁未以十年。所问雷氏之里。曰关西之泾阳。三千里而遥。明洽比之邻。问所繇肇基。曰世阳翟之业。策駟一躡而勃而槩乎其怀。遂力任鸠材者也。问所为表济美其柱端者。曰太史朱兰岬氏。问所自表。曰厥子文学鹏霄辈。寔踵若考成之。问道左祠。曰雷公之绩与桥俱。宜有食于兹土。邦大夫采父老之輿诵而为之。宗伯氏闻之。曰礼也。余既雷公乡人。迺盖从金陵识鹏霄。而与闻于若考之侠义而魁岸。世之蝇营膻赴者。至等寸金于割肤其母颜汗赭于西人之慷慨而嗟我里之尚可共图天下事为救世道之良工可缓急需者哉而特噂噂沓沓焉谓丰镐之间无周士恶乎其可置一词也噫嘘八潢有鸟鹊之填固罔浪而窥天津百花为蛟螭之构。亦莽莫而测海若天官书称南斗为天梁。南河北河间曰关梁。牛一曰关梁。兹象示靡诞。而天根为成梁之候。单襄盖占政雷氏固逆旅之一蹄一策也其岁褰裳之几何而愀然为遐计空金鳌而斧老椿以通此壁崭波诡之津勤勤然如移太行王屋之北山公且属其子孙使世之有国事之担者咸以其身世殉之则天步不艰难而涉川之利无驷马奈何縻大官之禄肉食帝世而即其身世濡足灭顶之患尚弗图又恶知夫暨汝其济者之为如何事也其过雷祠而若颡不淫淫泚耶世称蔡君谟通灵阳侯。余尝读其所

为万安桥碑之镌未尝不壮而武之。彼固太守。能举一郡力者。而雷公直布衣。然闻其远致石于釜山中也。苦其邈回。而梦神诰之云。去桥之若干武。有伏石。可任也者。如指发之。石齿微齧。水涔涔半没之。有间而涸。而得石至数百艘也之材具矣。异哉。天长为吴越通中原之辘。所利视万安之海一隅者如何。其假灵于鬼神不妄也。余读其录而序之且告友生之为国家呼许大木者无震虩于壮舆之輶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身涉历几何。乃至轻数千里。数千金为津梁谋。况身所受者皆君宠荣。乃不为共济思。直不堪涉此梁也。

### ○游莫愁湖

秦淮盖吴市当牖之通川。鷁首竞骞。歛歌互答器而不堪撇波也玄武湖。则几于岛屿萦洞。海瀛错组。又禁不得荡浆。惟莫愁一湖。閫旷幽渺。鼓枻泛入如践明镜之皓澄坐青天之碧■〈雨上对下〉周圜数里。不通波于外津而棹转客酣飒然有上假虚无之想飞危楼于鳧鹭之岸布列墅于萍苕之滨眼并山青月将露白北瞰则石城卓壁西畅则锺阜冠霞翠微夭矫于空际幽兴淋漓于云还客因称南国佳人卢家少妇。若将扫郁金香之堂尘。数玳瑁之梁颐酒人浮之。惟是暂谢轮鞅之役直破琉璃燕之堆代沆瀣于椒浆和嚶鸣于风笛浇心花之空湛抗舌电之光瀛其乐只且何事请佩江妃。索珠汉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云入高丘之阻。好色伤大雅。青莲盖微輶于楚人。若乃华清为玉环之芳泉。石淙实金轮之瑶几。并以文君村以明妃。涛擅浣花。施专若耶。必绿珠与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厌吟颊殊惭远况且所谓天地有情色界在牢笼之内江山匪胜艳姬为宝贵之精与

历举江皋以神女名支机石以织女名。温泉以太真名。并以文君。村以昭君。薛涛增浣花溪之重。西施增若耶溪之艳。金谷托绿珠不朽。虎丘以紫玉留声。方见莫愁可以重湖。典而核。

### ◆游记◆

游城南杂记

列台壮丘合游记

徐州登云龙山记

游青泥涧吉祥寺杂记

### ○游城南杂记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风月物之精妙在花竹即就其所值兼之无佳客鉴赏其妍与麋鹿禽鸟之出入林卉何异人之精妙在诗酒以当于六者。非三才之雅拊良姻与。金陵佳丽在十里外者即不暇撰藜讯访。惟聚宝长干陌上近城易就。特屡挟桃口以往。二月积雨兼旬三月朔忽化为晴昊阳日向人如新披之绣清晓为清明桐华之候。予既分祭黄侍中祠于桃叶渡。遂分祭先贤祠于普德寺之后冈。凡



曾至金陵之名人咸与。如吴太伯诸葛武侯。王逸少。李太白。白沙阳明之流。祠当报恩丹碧之塔。而远揖钟山。亦干气象之彩翠。礼竟而会祀方正学于梅冈之上。与诸君子偕饮木末亭。至日昃。是时赵生并两郎已自高座寺登雨花台反。坐于永宁庵之东亭挟醪榼而藉草雨花者如蚁增附笔渐涂也客称佛头青良肖而梅冈所入。坂曲道。并方珑后冈亦徧集。靡隙地。予既别诸君子。遂就儿辈于永宁东亭。行数觞。即再携入高座。坐其花积堂之后亭。僧献千叶绛桃以佐筹卮红灼夺睛视夹道垂阶之夭桃已涉减艳已又觞看竹轩。琅玕之杪。予所去。即有挟觞具而占胜者。踰日将为灵谷之游诸君子之邀剪除使臣莱人张比部饮者。欲我偕。则偕褰饮于黄祠之青溪阁。既申兰亭之雅。虽乏诗赋姑有肉竹之娱足迹不踰郊市而烟碧柳金调笑狂呼视往春之东带走热尘谒上官于铜市芝廛间者果孰为真洛阳春也

天地物之胜必籍于人。所云蚁附者非人乎。者寓不小矣。

### ○列台壮丘合游记

太青子之自洛入吴。无他吟啸。于中州之境。独过郑子圃。则礼列子故居之祠于道左。有三绝句。盖有台者八。如卦形。而其东南隅。更有台曰御风云。其至宋之散丘。则礼庄子之丘墓于道南有一律体。墓无祠。而据孟诸之胜。儒者以其尝诋孔子是。翹中州之陆千余里。其食于邨之亭者兼旬。于他氏之迹未尝有槩焉。于萧飒之余。独取于二子之遗。而恍然欲追其人于云霞之上。夫子固方内之游而方外之契哉太青子曰。程叔子不愬庄列氏读。然邵子之诗。则云观风御寇心方醉。对景颜渊坐正忘。又云若无扬子天人学。安有庄生内外篇而又以其雄辨为千载一人则二子殆不可谓之不闻道其远举之识盖类曾皙氏风浴而学或驶其前倘得游圣门而裁之亦颜曾之徒与而世徒以门户黜之则炭冰矣二子之不肯自裁于圣人之矩。而游方之外。至割仁义道德目之二茫茫然如捉风上壁之不可凭。使其徒之达者如白海琼。马宜甫之流皆离而去之人伦之外。而果以为闻道者必不在父子君臣之中不逃不休。亦二。子之过与二子学老氏者也。孔氏尝长老事老氏。即邵子亦不重非老子老子之搥提仁义。即二子之先鞭。然其徒独推黄帝老子。未尝明推二子于老氏之雁行。无论儒氏之坚闭门而不纳。而道家者流述仙灵位次至次二子于道陵旌阳之后若以其三千八百之功德。不加于飞符持呪之辈。而其书又未尝明拈龙虎之指。是以或左其谱宗兹又其徒之过也然二子之必深于导引之奥而非苟为放达之空谈以玩世可想见又廓然有治天下之说此其所以近于圣人之道尚可裁之为圣门之高第者与

学之者过。直是走评。请问今之学宣尼者。有一似宣尼否。奈何妄诋二子。

### ○徐州登云龙山记

夜入徐州。诘日宋户部来顾。予问放鹤亭。则曰我其移觞于亭。又问戏马台则曰我其先觞于台。于是宋君待我于台。盖有丘于城南之畔。而项氏登之以观戏马者。其前有一阜当之。则亚夫之所函骨也。宋公刘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诸谢诗。称圣心以拥戴之者盖此台又南数里则云龙矗出而特竖山足之石如羣羊是为黄茅冈。有亭于山际。曰放鹤盖西望当环山之缺焉台足则大湖白荡。镌坡老云龙绝句。新郎君为状元归。盖坡老于彭城送人春试。遂为壮游赏意之什。登山俯仰。则徐四际函山焉。所谓九里山者。而黄河北来。直射城东不肯流北则望望冠城际者。黄楼也。燕子楼。则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称金陵北门。不诬也。徐西术大梁。东术淮阴。北则济兗道路维均是南北之枢纽而用武之都与又圜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战国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与有事则济宁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处耳南都之堑曰长江。夫江汴不可以分处。黄司马城浦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地为卫余谓驻大兵于徐以当中原之冲而其次沿淮张三支以应之中则泗州。按是驻。东则淮上。漕臣在焉。西则凤阳。爰为重郡淮泗之水陆并会于扬。而凤阳以陆入滁。此二支也又应之。夫如是后浦城可恃。长江可据也。南都之昂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视得两都之槩焉。

临水登山。嘲风美月隐逸胜场若仕宦当随处有思患预防之事。逆妖之变。使州守非才。淮杨得安枕耶枢中通呼吸正补牢之计也

### ○游青泥涧吉祥寺杂记

予既去冬至城西数里之文殊寺。寺阅一岭。而当其坳折处。客云寺更有幽而胜者。有吉祥于青泥之涧。二月某日。欲并往二寺。而从者先导至文殊寺。日俄晡。四月某日又校射于郊堂。无讼事。日脚尚未至地。予命辔。不至二里而晡。遂驰还寺。盖西邑七里耳挂恨齿颊间者屡矣五月七日。熊簿镜请诣。刘史缙从。出城西。即西北有小径夹以平苍之楚鸟韵松涛迂纾如随人未既有桥俯小壑又折而微陟则为坂而平如一臂之撮云者前百武隆起如车盖结文殊之脑而后直凤凰山之右腋可以远眺望有长楸啸风于蕪蔓之域者为一流观西又为长壑度之而大陟则又为坂所眺望有加遥见直西枣林坪之天息山有白气犁空者如练拖如川决而弓曲竟天东北垂于香炉峰之上长可七八十里两山则气黝如黯如或曰谲云。或曰宜为岚气。或谓其雨然一气而双垂如饮涧之虹疑为白虹予又疑两山本雄雌之相偶和一口气而双垂决知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搏也然终不可解又良久而车碾吉祥寺之背。青衣或坠马。予叹曰幸不至飞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盖壶形。左右咸断壑。而其腰颈皆数尺。腹为寺。首为寺之眺台。寺盖圆通寺下院。圆通又西三里而遥者。入寺微雨辄止。坐而衔杯。则见列巘之束寺壶而直前者。左如龙伏。右如虎虓。再三折而达于汝岷山其九迭之屏瑞云则案横而中有丘如悬珠若

待龙口之衔者此寺之大体也。临台则见白在涧可数百武遂下行涧中。屡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命茵其卉间云垂垂弗雨命僧弄笙于涧折之外。三弄已。歌者继之。予命青衣拈草于前涧。将较以行觞。簿史谢不敢。予曰母。是为觞政。予之两青衣黠。谳命草木。或持。或掇。或莲茹。或枚。且肆。以报。予笑曰文殊令善财采药。云是药者采将来。而善财徧观天地无不是药者文殊拈一枝示众云。是药能杀人活人。较草之于饮。赏罚亦具。善财之采贤于黑氏梵志之供养。两手花空。更放下甚者远矣。令黠青衣较之。二客遂负数十觞。而予亦以扳请至酣。盖较者以本。以枝。以花。以实。有单英双瓣。小蒂连柯之异。如良工之安置卉石于绘事。如清人之布案。笔枕研床维旅。如静姬之铅朱赤白。悦人罔厌。亦一微解。须翳缘称红黄白间之。或本枝错。或花实以序。大约得佳花为奇。良卉次之。若杂然命之爵。三行。而朱荣不猷妍。不索莫。欲倦为措大酸乎。既阑而起。予因叹曰一涧而草百名不既。禹高之舌本拙矣。方志所收。百不一多。华系大谱耳。西家施不辱于负薪乎。予青衣有手草如兰丛一本者。长五六寸。中有草巢如盂。而结如组云。诸从者皆北走。盖小鸟之既卵既子。而遗之射干者也。命以盆植之。而擎置之案。比于见安鹊梁者。志祥焉。将以所较胜诸卉遗儿辈。已又觞于所谓眺台者。饭仆夫而归。践所谓凤凰山之右腋者。晡矣。徘徊伫立二客感千载不寤者为一嘘也嘉其雅地。因命觞。又下藉卉于小桥之畔。行数觞。又迫城闾数百武。得大胡桃垂阴于月灯之前。坐之行觞归则鼓人在国门之关矣。是游也有天感焉以望气。有地感焉。以察形有物感焉。以命卉。有人感焉。以观化。遂记之。盖兰亭一作实获我心矣。

兴致不下狂点。却恨狂生无此手笔。令舞雩沂水寂寂。

●翠娱阁评选文太青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西极文翔凤天瑞着

仁和陈燮明若□评

解

议

文

赞

书

启

尺牘

◆解◆

## 籓籓戚施解

### 醉翁解

#### ○籓籓戚施解

新台之诗曰。燕婉之求。籓籓不鲜。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注曰籓籓。不能俯疾之丑者以竹席编为困。状如人之臃肿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戚施。不能仰。亦丑疾。云齐女木求伋为燕婉之好。而反得此丑恶人也卫人不援大义而以父子较形状之美恶宣公即好容仪遂可与燕婉耶既不能仰。其人必肩高于顶。而善为俯。既不能俯其人必狼跋强项而善为仰。一人而兼二疾。此何等疾也。不殄可通。不鲜难解。何言乎丑疾之不鲜。曰否。以丑疾喻恶行耳。丑疾云者非其形状之谓也曰以丑疾喻恶行是也然俯仰之义亦舛忤费解剥诗人盖非以目宣公而叹宣姜耳宣姜子其初字之夫而以妻为母其以母道临伋之际能俯乎不能俯乎有腩面目有甚难为情者其为籓籓也不鲜矣籓籓不殄言其终身无可施面目处所谓视人罔极得此戚施叹其张目以配君父而局蹐无所措躬难为仰面看也得此谓陷于无可奈何之地俯仰不得犹云进退维谷云尔然后知诗人之婉于刺也

古人喜看书之脱误处就中解之更自有得况实有可解者。似此解极奇且核。

#### ○醉翁解

老杜曰。四十明朝过飞胜暮景斜王摩诘曰。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而欧阳公之四十在滁也。记琅琊之山亭曰。苍颜白发。頽乎其间者。太守醉也。饮少辄醉。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三公皆四十。而一称暮景。一称白头。一称苍颜白发年最高何其怀槩之太促盖有激于感遇之际哉予四十当万历之丙辰。诵之而为一警也。许昌道上偶读欧阳赠沈遵二诗。一曰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尔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虽未忘见我今应不能识又曰我昔被谪居滁山名虽为翁实少年又曰频摧鬓改真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云饮少辄醉是公未可以醉而称醉未可以翁而称翁者也予不敢自以为少亦不敢辄自投安礼曰四十强而仕。予虽困场屋二十年。犹恨其学未就而宦游者七年矣。因书以自解。

有激于感遇之际。正似翁非翁之解。

#### ◆议◆

江西提学按察副使李空同先生谥议

#### ○江西提学按察副使李空同先生谥议

浩然之气直而行夹日之五龙夭矫王佐之才名于世承天之八柱峥嵘黄河泻汗漫之胸华岳挺琅玕之骨哲匠共推天授。雄风独擅文衡。辟草昧于骚坛一代词人之冠鼓休明于经苑千秋大雅之宗包何孕徐复见先秦法物出风入雅岂徒天下文章壮两朝墨翰、之观。握千古丝论之命。古道即关于国运。忠贞尤表于人纲疏寿

宁之横于泰陵光济之年则愤悲如贾太傅排逆瑾之奸于武庙盘游之日则慷慨如陆宣公晁采虽焚不掩白虹之气龙泉既瘞终腾紫极之光振木铎于豫章。坐虎皮于鹿洞。尊考亭之归海教立布于百城偏子静之悬河化不成于三肆放三闾而知屈正则之兰皋蕙晦匪专千赋之豪总八代而仰韩昌黎之北斗泰山定是六经之派空同之学。正树帜于鸿绅。弘治之风尚流馨于故老山河气作赞玉振于云门日月名悬铎天章于汉倬

空同少年斥寿宁攻刘瑾几似供奉薄玉儿力士之态其晚节亦几与陷永王璘同。然畧其可疑之迹取其可据之初亦可溢也议中推诩可令死灰飞焰。

◆文◆

洛阳宿城隍庙告文

张岐东方伯祭文

○洛阳宿城隍庙告文

河南河南府洛阳县知县文翔凤。以乙卯十一月之十一日宿城隍庙。诘旦将受事。敬告于威灵公之神曰。翔凤获长天邑。兢兢恐玷邵程之里为惧有如以权数为智以击断为能则其所良短惟矢忠信廉介庶弗诤怒于鬼神洛下大贤之藪翔凤其敢以不律取咎矧西京孔道。倘不闲于大体翼日其何颜再假道以烦父老削迹若乃智謏能薄即鬼神倘不苛求于下士谨祇宿神之宇下。布肝肠以相质也。

爽皓直抒肝膈。

○张岐东方伯祭文

嗟公之产。其收地厘而化星精。故品魁梧如巨镇气灏汗如洪溟读其青竹之着撰如拔浪而起长鲸奉其玉表之对晤如开云而覩藻庭初持节于关门之上。即驰翰家君子以布交情推其道以为尧舜周孔今再继赏其文以为先秦两汉不足营迨其面质而话千祀之襟尚则以为黄河又一度而澄清余小子获礼谒于宪台归而几空其肠胃之尘垢不复生古之人与古之人与宜其胤垂八桂之森蕃。筭当楚南之冥灵而胡其斩焉不绵后匣琴架书莫之承憇留一燕子楼之关盼庶几乎抗素节于皎月证丹心于碧泓余小子系一匏于汝海即欲少罄其芹肝则焉能有继此而问公之学行椽谨对以砭已问公之词华余副赠之余清脱一剑于垄树斗一觞以祖征巫阳诰曰至止应陟降而来听。

攢金戛玉。琳琅其声。

◆赞◆

隐客小像赞

圣贤赞十四首

○隐客小像赞

苍苍者非长天之正色岩岩者岂泰山之真形谁能因望芋而测精授奈何即削瓜

而觅神庭夫子之山隐而天游耶。心花阅万古升沈之营营。应图而求骏马。吾弗敢。见鹤而忆龙章。将无同。嗟嗟秋水之天然俨可掬春云之对兮若为容月不以斧修益白目不以海浴增红揖六逸于竹溪。访十友于仙宗极生赞之比于树眉羣玉之绝峯

声艳俱佳。

○圣贤赞十四首

周公赞

孔子赞

颜子赞

曾葺赞

曾子赞

子贡赞

子思子赞

孟子赞

邵子赞

周子赞

程伯子赞

程叔子赞

张子赞

朱子赞

周公赞

制礼作乐曰圣。经天纬地曰文。周作孔述。传之以是。周左召右。陕姑与分耶。

孔子赞

贤于尧舜生民一人圣不可知至诚如神后作弗及。故曰配天。【叶】

颜子赞

五星之木四时之春渊渊其渊肫肫其仁

曾葺赞

孟氏之功夫既至。曾点之见趣始传舞雩三三两两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间

曾子赞

其命维新。其德克明。修身为本。天下则平。

子贡赞

踰日升天畴匹子智筑场六年畴匹子思爰礼端木与桧偕垂七十子之诚服。子其如参而罔夷也

子思子赞

上天之载。为物不贰。与天地参。中庸其至。

孟子赞

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皇。孟叟玄宰。

邵子赞

十二万年为一干。五万万为八坤。三十六宫。来往者春。建其皇极。弗违先天。【叶】

周子赞

太极图于道州。而木于太易。君子修之吉主静立人极也

程伯子赞

不迁不贰。庶几颜子。万物得所。在春风里。

程叔子赞

坐讲在殿。立雪在庭。尊严师道。启佑后生。

张子赞

干父坤母。民胞物与。太和所谓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也。

朱子赞

我夫子曰贤之有元晦如圣之有仲尼也孔删而朱传之六经其可诵持也  
就各言与事撮合。俱令之须眉如生。

◆书◆

报姜养冲老师书

○报姜养冲老师书

门生潜拙南都。虽一年所。而怀抱甚。与江山若异世者。盖即自处于虚舟而苦海原在宦游且淹留久未归庭闱之旷阔至情不可耐安得有佳情况也命装而北。聊以自摅遣。竟未皇驰一函往讯吾师。而良使渡江。追送于广陵。珍颁逮之。且赐之药石。嗟嗟当今所称师弟子者蒲眼孔矣我师于门生。父子何啻。今咫尺江干。欲一至金焦间偿夙愿。然不得辄造里何日一偿此二十五年之离况也莅政虽不堪任真然亦不得作套应者以食禄而寸心不可泯也门生尝摄仪政十阅月矣。继而又摄祠政三阅月矣。祠政之不可为以所口纷沓而时与他署为掣肘且缙玄之冗杂。而士子大半以剝观为栖止。则请托不能一一应也此谗怨之藪而仪政亦不可为者。以所职有婚姻词讼亦非礼官所宜也膳部职小小钱谷亦不雅惟客部终年封印为达人驻足处耳南都清议之地。是非本分晓幸而山人以为冷而不留可省横议然多一番执贖称弟子者其来而问道者为谁问字者为谁大半以索利来者也无以应之则鼓唇而道时事执朝政书生舍笔砚之业弗为而至于与闻缙绅之短长天下之不得不趋于目者此亦一病也以一弟子而师至数十辈欲何为而南都之不妙盖坐

此门生从来真心不二。无骈舌于交游即妻子与朝端无一语异同者盖惟有此一片坚贞之心花可以不灭而往来于元会之际正恐随俗点缀则面渐渐换而一当生死关头樵柄并脱手是以洗发精光濯清江而暴秋日盖四五十年之外惟有皎皎之心锋常住一切世局直作电泡耳吾师了人间事。出世间法。一以贯之。造化之机枢到手者。知门生宁吾师。若也。

以贄见为利门殊是可羞读至一人而至数十师。更是可笑然门墙不峻荆棘与桃李杂植我又为师羞为师笑矣

◆启◆

报萧少府启

徐司理中秋宴启

盐台万公迓启

○报萧少府启

伏以澄江一疋练清飞大雅之胸匡岳五老翁秀挺高贤之骨戴若华于曙日。奉鸟迹于遥空。恭惟执事兰雪披风松霞布月裁大椿为笔管五花振天际之长虹驱沧海于墨池一幅写襟前之流翠袖滕阁之浦云而至晴晖送灋水之演卷彭湖之雪浪而来佳色浮嵩高之上于是伊关望幸。汝海效灵。杖藜者极周道之观。负餐者快神君之戴。而敝邑从未尘于三令。于官仰余照于二天。琅琅奉金王之相。袞袞揖云霞之气。既还辕于司马。却枉翰于弹丸。芳讯■〈亦上鸟下〉騫披诵钧天立奏。隆将筐实踞登晁采骈臻。虽长者之赐不敢辞。而君子之仪口已过。姑授笈使者。顿首于临风。俟投刺阁人。抠衣以就日

驱海袖云。如其雄丽。

○徐司理中秋宴启

伏以皋陶淑问献泮水以乐思。召伯巡行。化妆旁而先被适仰见月行九道秋深值团玉之宵况平分天运四时金壮应明刑之署恭惟执事。入洛价增。卜灋功济。金掌光升卿士。适仙之行已圆。玉京剑挂南宫。朝会之程将蒲观涛江曲共携八月诸侯遡水伊人不阻一方宛在剩地即天中之隩伫盼见广寒八万三千户向练溪流映圆晖居然持斧吴刚佳期临圣祝之期举觞望天子八十一万年并嵩岳偕呼多寿终是爱君苏轼某借霓裳之新谱淹留请醉嫦娥系鹊镜于神州捣尽初收杵曰瀛洲襟带。宜垂白兔之宫。桂窟香风。许献玄霜之粒。

富丽。云霞万疊。掩映太空。

○盐台万公迓启

伏以尧舜禹建都之域。惟皋陶乃风动四方。文武成作邑之乡。非召伯谁巡行诸国。仰一法星之人部。总三行省而采诗。恭惟执事。天言口代王綉手携彩凤五章琢襟标以美玉华霞九绮铸风格于良金唾雨咳雷长淮本咽喉之水顾风盼电



芒砀真骨相之山鸣即惊人翊振莘梧之羽怒而运海翼挥碍日之云屈轶何心四凶之胆自薄尧羊有鉴九佐之班偏清封事日腾。既正衡之北指。朝廷无事。特衔宪而西征。天开润作之池。姑课形饴于筮海。地献云歛之鼎。终调铉耳于傅羹表华岳而为冠霜台辟则蚩尤旗坠控黄河而如带驄马嘶则狼跋卷胡某谬称伯于九州岛。敬拂扫陟方之馆。又叨先于四岳。欲前驱代狩之旌。待饗皇华。伫駢征于原隰。遣伴洛邑。阁望眼于嵩高。

善于使事。不独以散钱胜者。

◆尺牋◆

简少宗伯沈公

简董定所先生

报伊川乡绅

报来星海户部

简徐念旻祠部

○简少宗伯沈公

叨命于役。钱赆踰格。至海谕之勤谈道则本六经而拈天人之奥谈艺则超八代而抉著作之庭谈政则总九司而持中和之印闻所未闻心花与眼界齐开矣出都风雨浹旬。渡江涛波射日。龟勉就途。俟抵燕再报。近从寮友游霞顶燕矶之间。有俚句一帙以为献。

谈道数语。恐未易当。果尔心花眼界宜开矣。

○简董定所先生

伏处山中。每造五柳二梧间。手药语读之翛然且欲立举矣编烟贯霞之手摘星抱月之霄斯亦河汾之格言。伊洛之粹语也某于神农尝七十二毒之苦心亦聊有解耳

语殊新异。

○报伊川乡绅

白门信佳丽之都。一丘一壑非不容与写意视伊汝尺寸山川。为两载所区□者真梦想所追卦也况高贤有香山之风对面如风摇玉树奈何能惘然于别怀乎说可怀。煞可怀。

○报来星海户部

吾辈所快为交游之密者唯荐福塔阴飒焉廿载而相见各华发也兰亭今昔之感有搗于衷世人所珍我阳伯者以多艺。而弟独嘉尚其不伐所谓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也。尔时弟尝以梁璧甲乙伯仲。而近自江干交馭仲。其德器不后伯氏也若乃笔花剪春云而摘秋月者何容弟代他氏口耶池阳半夜盘飧可当一度华胥调。自此以往燕吴异地。南北分席世人画大江而论英雄者无乃以为我六朝人乎恐

我阳伯不作如是观耳。漱六佳士。昨物色之泽潞间弗值。此来当是良缘。熟皇极篇一部。亦示能墨守词人口谨以赍赠。

落落高岸直是关西夫子。不是江左。词流。

○简徐念旻祠部

向者从游左右披良月于松刹之阴送快风于镜湖之畔清襟雅晤。此生难再。而倏肿分手。遂作往事。石城之上。何处问足音乎。而肩虞兄又以假还粤佳朋捐我只影畴依明公久未见部推。想当酬以不次。弟卜以九月生魄后直造燕云。当于前途别母孥辈。西还摄祠篆六旬。惟明公之芳躅是蹈肩老当过吴门。便邮以询。并上皇极篇之已脱木者。其它亦旬日杀青。或可附闻也。伏疏抗首云末。

笔欲攫空。谊可薄汉。

翠娱阁评选徐文长先生小品 明 徐渭着

◇徐文长先生小品◇

序

卷一 赋 表 序 记 论 启 书

卷之二 碑 传 赞 铭 墓志铭 祭文 题跋

●序

徐文长小品引

文章可以穷达论可以大小分乎哉第士当其达拥高座列食客响落蚁承声蜚蝇和口风之呼自气远而声口不韦之书遂悬国门一字不敢易若寒士一腔牢骚不平之气恒欲泄之笔端为激为漶为诋侮为嘲谑类与世枘凿且买名无资吹誉寡党无心之水乳可耸 主知可券奕世偏不能快同时之嗜即文长之文未知则拟为荆川既识其人则病其后之弱向使当日幅短而读易竟读者当北面矣文无穷达相世有穷达见为且奈何吾因取其短章之佳者评隲之寄吾悲悼之意若夫不以穷达易目使何亭之残筱流声子云遂有没世知己尊之诩之有中郎诸先生在予亦何必益羽毛于凌霄之翮哉

钱塘雨侯陆云龙谨题

●翠娱阁评选徐文长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山阴徐 渭文长着

仁和陶良栋赞皇评

赋

表

序

记  
论  
启  
书

◆赋◆

画鹤赋

牡丹赋

前破械赋

后破械赋

鹦鹉赋

鼠赋

黄头赋

○画鹤赋

朱冠缟衣四池玄缘铁胫昂尻金眸夹颠长喙易渚圆吭闻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苍莽之微蹇。忽一举而追九万之翼。亦孤栖而养千岁之玄。尔其焦山瘞铭。【焦山有陶景弘瘞鹤铭】桂阳避弹。道林纵归。【支道林】扬州负缠。乘轩卫国。徒转甲者之言。闻唳华亭。谁共吴侬【陆机】之叹。由此观之。则形骸易泯。不胜留影之难。楮墨如工。返寿终身之玩。尔其舐笔和铅。征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仿佛于青田挥束颖而希冀其玄妙则有翩然以临划焉凝伫矫矫波间亭亭松际黄楼酒价全凭橘渚而高赤壁梦回徒忆车轮之翅乃若素壁财粉。朱门始光。徐展玉轮。高县玳梁数丈轻绡方挂瀑一双语燕忽惊行洒孤雪兮毵毵顶殷荔而氏昂方拂澜而振翔亦将啸而引吭再以为真俨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觉误集障之苍蝇然则物固往往有神于绘而便于玩者矣又何必网两翼于苍苍

征事富。措词骈。

○牡丹赋

尔其月陂堤上。长寿街东。张家园林。汾阳宅中。当春光之既和。蔼亭树之载营。天宇曠霁兮丝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贵子兮王孙。蹙游龙于流水。遶兹葩而密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伤代谢之能几。尔则粉承日华朱含雾雨羣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并妆对客不语卫尉出婢子于罗帏。鄂君拥翠被于江渚。当其百蘂子芽。照耀先霞。绿叶纷纭。望之转賒。若儒生之授学列女乐于绛纱迨夫背户迎窻。上下薨檐。二三作队。矫矫愈鲜飞燕进女弟于远条夫人挟三国而朝天锦办重卷。檀心飞屑柔须夜殷怒苞晓决窻妇姑之反唇似相稽而无说则有若盛时合沓。诸娣从韩媼以同归飒焉凋衰。汉主放宫人而憎别。风荐小爽。雨委微

温楚姝舞歇于章台陈后泣罢于长门亦有细加巨上慎妃横逼座之势紫侍黄侧班姬抗同辇之尊或劲而昂婕妤当逸熊于上殿或翘而望处子窥宋玉于东垣既离以披。亦竞而骈近不极态远不尽妍大彷彿乎佳丽。意所想而随存。奚援引之数姝。可罄比而殚论。然渭尝闻。如来演法。在彼鹿园。菩萨庄严。众二十五。宝髻鬢鬢。珠玑璎组佛之胜相紫金光聚。大众威仪。具八万数。又闻昆仑阆风。土城瑶宫。神人飞行。绰约玲珑。云态雪光。不可殚穷。夫人之心想由习生景与相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谓花如美妇则前所援引诸姬羣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释之子观之。远嫌避讥则后所援引大众羣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长于学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将谓此花申申天天。行行闾闾佩玉琼琚。鼓瑟鸣琴。其仲尼与七十子诸人平。纵谓其妇人也。称烦则太姒始至宫人欣欣琴瑟钟鼓乐而不淫乎称简则二女湘君寻帝舜于苍梧之野宓妃盘姗解佩环于洛水之滨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丑而茹其美。畔援歆羨。与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渭则想亦不加。赏亦不鄙我之视花如花视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瞩于他园。都不记其婀娜。籍纷纷以纭纭。其何施而不可。

忽而羣媚盈前。忽而宝络满座。忽而章缝簪裾为笑为傲。繁称丑类妖艳奇雅俱集。

#### ○前破械赋

嗟乎哉。西河残守。东海孝妇差之豪厘千里岐路寸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轻其在今日也栩栩然庄生之为蝴蝶其在昨日也蓬蓬然蝴蝶之为庄生非亲历不能写其快心。

#### ○后破械赋

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鸛喙不啄琴体乏弦乃偕二友。木窠金纽。与之为一。脰及足手。一人迹之不棺而朽多其高义。随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弃损。二三神明。驾鹅其首。司其去留。为我撞剖。嗟乎哉口完我死尔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径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读之可涕可笑。

#### ○鸚鵡赋

黄冠白章。其鸣嚙嚙。殊彼凡羽。绿襟朱喙。奈此绦笼。将飞复坠。我则祢衡。赋罢陨涕。

#### ○鼠赋

闻尔贪残曷能冰洁乃缟肤而素毛。矫变缁而为白。独不闻胡粉之晶晶兮始黝于铅黑

#### ○黄头赋 【时赏罗者颇溢】

鸟曰黄头。猛以善鬪白秉金精俨尔介胄虞人网以奏功。如拔猛士于千夫。

幕府喜而锡金。似掷抔土于一覆。

◆表◆

代初进白牝鹿表

代再进白鹿表

代进白龟灵芝表

○代初进白牝鹿表

臣谨按图牒。再纪道途。乃知麋鹿之羣。别有神仙之品。历一千岁始化而苍又五百年乃更为白。自兹以往。其寿无疆。至于炼神伏气之征。应协期之兆。莫能罄述。诚亦希逢。必有明圣之君。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后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时以行。无为而民自化。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乃致仙麋。遥呈海峽奇毛洒雪岛中银浪增辉妙体搏冰天上瑶星应瑞是盖神灵之所召。夫岂虞罗之可羈且地当宁波定海之间况时值阳长阴消之候允着晏清之效。兼昭晋盛之占。顾臣叨握兵符忝遵成美。蠢兹夷狄。尚尔跳梁。曰与褊裨。相为掎角。偶幸捷音之会。嗣登和气之祥。为宣付之史官。以光简册。内诸文囿俾乐沼台。觅草通灵。益感百神之集。衔芝候辇。长迎万岁之游。

中二联匪夷所思。余亦不难及也。

○代再进白鹿表

窃惟白鹿之出。端为圣寿之征、已于前次进奏之词、槩述上代祯祥之验、然黄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献环、不过一至于廷、遂光千古之册、岂有间岁未周、后先迭至、应时而出、牝牡俱纯、或从海岛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异、不约而同、如今日者哉、兹盖恭遇皇上德函三极、道摄万灵、斋戒以事神明、于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远在齐云、聿新玄帝之瑶宫、甫增壮观、遂现素麋于宝地、默示长生雌知守而雄自来海既输而山亦应使因缘少有出于人力。则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两获嘉符。并臣分境。皤然攸伏银联白马之辉及此有掬玉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荣匪细、岂敢顾恤他论、隐匿不闻、是用荐登禁林、并昭上瑞双行挟辇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护圣主灵长之体

更工丽耸秀。 【袁中郎】

典核。

○代进白龟灵芝表

窃惟玉龟应图。宝册书瑞必也时逢圣世。然后特产嘉休。用召至和平。应时昭显。导引呼吸。与天久长。至于穴处山中。乃复潜蛰芝下。则史册所未载。古今所未闻。奇而又奇。瑞而又瑞者也。恭惟皇上。道光帝尧。功迈

神禹。皇天示象。永符万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载锡九畴之秘典是以介虫将见芝草开先蟠以托身待惟延颈跚然素雪应堪莲叶之巢覆以青云正合蓍茎之守臣灼知此物必非虚生属天意之攸存斯地宝之不爱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荐素资仰赞玄德四灵毕致敢嫌进献之再三万寿无疆预卜遐龄于亿兆臣无任云云

雅丽不让白鹿表。

◆序◆

诗说序

沈氏号篇序

叶子肃诗序

酈绩溪和诗序

抄小集自序

吕山人诗序

陆氏谱序

八骏图叙

雪候代王子与海上张生书并诗小序

赠葛太君序

寿一王翁序

送沈君叔成叙

○诗说序【代】

予尝阅孟德所解孙子十三篇。及李卫公与唐太宗之所谈说者。其言多非孙子本意。至论二人用兵。随其平日之说说解。而以施之于战争营守之间。其功反出孙子上以知凡书之所载有不可尽知者不必正为之解其要在于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适于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书之所未通虽未尽释也辟诸痒者。指摩以为搔未为不济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书之通虽尽释也辟诸痹者。指搔以为搔未为济也夫诗多至三百篇。孔子约其旨乃曰兴而已矣。曰思无邪而已矣。此则未尝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劝戒。使人感善端而惩逸志者自蔼然溢于言外。至于所解见于鲁论邹书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数语耳。他若棠棣志怀也。而以警遗。巧笑美质也。而以订礼。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门人之进善。是皆非正解者矣。会稽季先生所著诗说解颐凡四十卷。吾取而读之。其大槩实有得于是。其志正。其见远。其意悉本于经。而不泥于旧闻。是以为说也。卓而专其成书也。勇而敢。虽古诗人与吾相去数千载之上。诸家所注无虑数十百计未可以必知其彼之尽非而吾之尽是至论取吾心之通以适于用深有得于孔氏之遗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与卫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济于用。而吾犹然取之。矧

是书也。诘邪说。正人心。上发先儒所未明。下有裨于后学者哉。吾读之解颐焉。因为之刻。刻成而请序。遂序之。若其剔隐伏。刺缺漏。按驳禁持。胃搯而贤擢之。虽善避者无所逃。如子唐子所谓古经师不及者。多散见于诸所著述。不独是书已也。

温故知新知出故纸外也。依经作解。又何取我哉。引证明尽。

### ○沈氏号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遶带名山。号称佳丽。回洲度渚涵镜体以长萦散藻澄苔转风光而轻泛其在代。尤为巨观。红渠映隔水之妆。紫骝嘶落花之。镜湖伊迓。兰渚非遥。嘉会不常。良辰难待。舟移景转。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烟消。几处渔郎之曲。古今所记。图牒攸存。迺来居士沈君楼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羁迹于市廛。终寄情于鱼鸟。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转入一天还回几折数声长笛渺沧浪而向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见意将流传斯景。爰授图工。歌咏其由。遍征文士。乃于末简。要予微言。今晨把玩。俨游风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预几筵之末

调亦纤眉。【袁中郎】

浓而不秽。艳而不俳

### ○叶子肃诗序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若吾友子肃之诗。财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语无晦。其情散以博。故语无拘。其情多喜而少忧。故语虽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语虽俭而实丰。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论其所自鸣。规其微疵而约于至纯。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体。某句不似某人。是鸟知子肃者哉。

识超而言爽

### ○酈绩溪和诗序

今之和人之诗者。卅欲以凌而压之。则且求跂而及之。未必凌且压。跂且及也。而胜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诗。其多莫如苏文忠公。在惠州时。和渊明之作。今咏其词。皆泛泛兮若鸥悠悠兮若萍。之适相遭。盖不求以胜人。而求以自适其趣。而不知者。误较其工拙。是犹两人本揖让。未有争也。而眩者曰。彼拳胜。此肘负。不亦可笑矣乎。酈君之簿绩也。取苏文定公之诗而和之。多至百四十余首。其数几及文忠公之于渊明。其嬉游傲睨。而不屑屑于工拙。亦犹文忠公之于渊明也。盖君之所口者大。不得其大而试于小。此所以不免于呜呜而负屑屑于工拙。则

适以成其小矣而岂君之意哉校君诗者。不识解此意否有不解君当自解之也

美中有讽。然可谓鬪巧夸靡之俗子。

### ○抄小集自序

山鸡自爱其羽。每临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顾。孔雀亦自爱其尾。每栖必先择置尾处。人取其尾者。挟刃匿丛篁。伺其过急断之。少迟。忽一回视。则金翠光色尽殒。此岂其靳惜之意专致通于神故人不能夺其所爱而必还之于既去耶此其于麝抉脐。蛇剖珠又稍殊。异矣。余夙学为古文词。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遂下狱。诸所恋悉捐矣。而犹购录其余稿于散亡。并所尝代公若代人者。诗若文。为篇者若干盖所谓死且勿顾夺其所爱而还之于既去于孔雀山鸡何异耶昌黎为时宰作贺白龟表。词近调附。及谏佛骨则直。处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视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虽然自妄羽之而复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诚如是则吾之购之录之也其不见笑于山鸡孔雀也几希矣

### 婉宥 【袁中郎】

先生得中郎而彰羽之尾之者有人矣。而金彩照耀。光且亘千古则亦未还之未脱去也。文环回有法。

### ○吕山人诗序

吕山人刻续稿成。使其弟尚宾。持送予使论序。山人诗固多而不多刻。予即此得比附分类之。若艾如张。君马黄。艳歌何尝行。虽用古题而意藏不晓者不论标格。往时数论矣。且观者各有品。亦不论大堤曲。子夜歌。白苧词。阳春曲。采莲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词。皆写妇人女儿惜别怀春。虽古忠臣爱君。贤哲遭弃置。间于此发婉变不含。然曲终奏雅。风赋且不免所可取者道人意中语非子其谁善哉行。陇头水。吊梅花。行路难。嗟哉日行。惜年华多感慨于及时追乐吾读之泪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则有长歌行。感寓夏夜溪堂和谪仙等篇在。然门有万里客。白马篇。将军行。关。山月。诸章。又气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拟古乐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机会或人臧否而已短长之若恨不身为者又何哉咏美人走马。予亦有数作寄山人。其词曰。西北谁家妇。雄才似木兰。一朝驰大道。几日隘长安红失裙藏镫尘生袜打鞍。当垆无不可。转战谅非难。又曰金鞍七宝鼓。玉手控青丝人马才相得。风云气本奇势轻香易堕样巧影难为驰罢雄心在何曾敛翠眉又曰尺锦即成妆当眉绾结方须舆撒身手。驰骤蹴风霜檐影千门乱街心一带长忽逢游迨子。系马问家乡。今读山人说人马更剽健。予不及也。山人诗古者仿汉魏。最近亦唐人知之。其沈者若隐逸浮者气槩人亦知之至山人抱奇才。有深计。雄视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间此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诗声有前数者观。嗟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阅其尊君中山翁



续稿中题虎图。有曰咆吼山谷金波罗。壮士腰间金仆姑。攘臂开频一笑发。惊看猛手如烹雏。狂湍正闯中原藩。天子取用当天关。胡儿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马俱倾翻。丈夫有才不得试。葛巾空老青林间。亦此意。

忽叙忽断。忽人忽已。文情绮合。逸致云行。

### ○陆氏谱序

当汉之兴也。尉佗以蛟鳄之资。涎沫岛外。当其时不有陆贾之贤。用数语以下之。则南海之波几于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楼櫓间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与纾息者何异哉。而秀夫周旋其间一日尚喘则一日尚药夫国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两公者则如此。余少尝渡庾岭。半游南中。即未厓山。然舟辔之迹。多两公履舄之所经也。每一思之或问遗踪于故老至说佗及抱帝事未尝不慨焉以兴泫然以泪思起其人而与之语一以解颐一以痛哭今来访天目。过富春为陆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庐。出其谱。乃知君两公裔也。环鹿山而居生者数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数。问其来不过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谱何以令不湮且疏耶。予与君言。则知君文而有礼如此矣。不览是又安知其能笃于人伦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游南中追念二公之遗而感之如彼又况亲见其子孙若君辈耶且余于两公路人也犹感之如彼又况其为子孙若君辈者耶吾卜之。行且见陆氏有人矣。诚如是。即君不属余以谱序。犹当序之。况君果属余也。

以解颐痛哭起情。一转意足。【袁中郎】

其气条达。

### ○八骏图叙

八骏图图 文皇战时所乘马也。战而马中矢。各有地。曰郑村坝。曰白沟河。曰东昌。曰夹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灵壁。马各有名。曰龙驹。曰赤兔。曰乌兔。曰飞兔。曰飞黄。曰银褐。曰枣骝。曰黄马。抽矢于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挥丑丑。曰都指挥亚失帖木儿。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挥猫儿。曰都督麻子帖木儿。曰都督亦赖冷蛮。曰安顺气脱穴赤。曰指挥鸡儿。人之次各因马。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

式于古。【袁中郎】

纵横有法。

### ○雪候代王子与海上张生书并诗小序

日者滕封败睦。聚族角雄尽出戈矛白满天地觚棱所到阵则六花□□之池军声浑矣素纛缟裳雌雄未决山林短褐何用纓冠而先世泛剡沙棠桡浆不存遗风固在甬东滨海。正剧相思。梁园之赋。非子谁属仲秋双鲤。出诸袖中。以读以觞。唾壶为缺知黄竹之必歌希琼树之遐寄永以为好。投之木桃。

既映日而舒光。亦回风而美态。

### ○赠葛太君序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岁。甚则百二十止矣。至于九十。则近百与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则所谓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则百为远远则其享也长长故可庆也既至九十。则所谓百也者特踵之云尔踵之则百为近近则其享也短短则惧惧则不足以庆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庆者弥集。某常复于所乞言刘君某赵君某曰世有无述而徒恃于年者。当九十则近百近百则可惧可惧则不足以庆而太君之于九十也则不然也。则不然则庆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将巔走则少矣回视其所历景。则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夺景之多则与其得于步也宁得于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贤也其子若孙。并郎与士也郎与士又贤也而太君一相之以为妻。一抚之以为母。故异日者使之贤。与郎与士之贤。太君之贤之也。贤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于步与景也其步则少其景则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庆也非庆其步也庆其景也某也幸尽得附交于太君之子孙间。而判于鄂曰焜。为山人于家曰晓者。尤善。曩约过两君幸一拜太君于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九十矣。意谓且决往。而又流转客金陵。然不敢负刘赵诸君委也。一日从牛首望长江。呼管而书曩所复于刘赵两君者。以寄寿太君者如此盖意亦有感于川之方至耳然而川之言也犹涉以步庆也

得步得景。少言自远。

文无线索。块肉而不灵。文无顿折。狂澜而不湍冗杂与靡祗增厌也以观此等文何如。

### ○寿一王翁序

余儿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于万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齿一为六十。一为五十。枳不能将羔雁以贺也。而王翁并谓枳曰。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以迓者数与王诸翁饮。阴察其貌道翁色微缙。是得水气特多也两辅并坚广而颌骨如斗杓外向吐音如竹而其与人也孙是真得水者也而溪翁色微皙。亦微赤两观举而肤密吐音如钟须如戟而其与人也谅是金兼火也俗谓金畏火。乃不知金不得火则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气。伯为纯水。仲为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孙而一谅。金水不易坏。不易坏者非寿耶母太君贤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昼夜之循环。分至启闭。罔一刻堕误。其季德翁。至糜肱以疗母于属纆。都卫闻之扁旌其门。兄弟相怜。同釜而饭白首矣利则争让偶不利则争安尝一蒙急难则争相先此不亦致长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跻艾固不预颂艾而颂未晚也

是能炊无米。杼无丝者。奇甚幻甚。

### ○送沈君叔成叙

叔成父仗剑出塞垣。拾其先公蜕以归。乃复抱书号阙下。取所衔两虎数狐以甘心。始拂衣归乡间驻马野棠洒涕报事于先公墓道于是乡间称叔成奇男子无

忝先公既罢复短剑。夸一驴将渡江淮而北。复有事京师也。来别余于理。见余抱桎就挛。与鼠争残炙虬虱瑟瑟然宫吾颠馆吾破絮成父忽双涕大叫曰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余壮之。体貌虽孱囚矣而气少振也于是作歌以为别文数行耳。悲楚激烈。几于易水歌矣。【袁中郎】 壮气悲风。交集笔底。

◆记◆

半禅庵记

酬字堂记

烈妇姚氏记

○半禅庵记

人身具诸佛性辟如海水结诸业习辟如海冰当其水时。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时。虽则成冰水性不灭又如炼汞求朱。矫白为赤。齐铅作粉。熨白为玄。变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吴达越。必经钱塘。江心之际。吴越分矣。然东则投吴。还西则越。分无定形。际难剖趾。由斯以宣半义举矣徽之休宁居士。程希正甫家黄石潭上。大谷中。万松最深处。垣圜百亩。名松逸园裁胜构建既成八区。景聚心娱。草不异备。乃就半山束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诸菩萨栖其中。而题曰。半禅。书其乡王山人仲房园记以来。而摘庵记于予。予惟正甫为人。风雅匀停。根尘融会。所云半禅。将谓居士未离家缘是则半俗稍脱尘网是则半禅斯义谅尔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为一佛香秽杂处终不成半又如■〈牧上鸟下〉鸡孳生一头东行一头西赴不着一边大修之人。不若顿超诸缘。尽澄性海则兹半俗莫非半禅举兹将化未化之冰悉还一水无禅可半何况半俗铅白汞赤。越东吴西。义复如是。天池居士方堕无限俗中。有全禅契。真膏不妄。为作是记。俛书入石。记持向仲房古矜二长者参之。

喻处解处。穷微彻渺。度世津梁。

○酬字堂记

镇海楼成。少保公进渭曰。是当记。子为我草。草成以进。公赏之。曰闻子久侨矣。趣召掌计廩银之两百有二十为秀才庐。渭谢侈。不敢。公曰我愧晋公子于是文乃遂能愧湜俛用福先寺事数字以责我酬我其薄矣何侈为渭感公语。乃拜赐。持归尽橐中卖文物如公数。买城南东地十亩。有屋二十有二间。小池二。以鱼以荷。木之类。果花材三种。凡数十株长篱亘亩护以枸杞外有竹数十个笋迸云客至网鱼烧笋佐以落果醉而咏歌。始屋陈而无次。稍序新之。遂额其堂曰酬字。

黄花瘦石。不妨幽致。【袁中郎】

古崛断岩高出。

## ○烈妇姚氏记

隆庆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诸生上书于浙代巡谢公。言山阴县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当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县迎恩坊民朱缙。缙父故樵吏。死而家益贫。缙嗜酒失业。阅四年。并其妻自鬻于某宦家。将挈以之京。妻觉之。恚曰是将反我且吾夫总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纫其裾袂以自闭怀石沈河死实下和丰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后缙竟以贫死。无家且无后。事遂不章唯明公仗节莅浙。急大体。先教化。所至郡邑录忠孝贞廉之辈。以风晓未俗。无问幽显。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沦公览书下其事于县长吏。长吏诣姚氏故所居处。召三老子弟及故尝晓此者问所以咸如诸生言谓宜表姚氏宅而缙先以无家死表无所归始议碑于其故沈所。以覆。公报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记之以备作志者之采令君谨承公命。来征记。某既记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叹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颇不浅至每见旌妇人。问之非某贵人之妻则曰芋贵人母也虽未必尽然要之槩如是耳于是受旌者方矜之以为甚难而评乎旌者且眇之以为甚易夫旌之者风之也苟易矣曷风哉至如今姚氏举。则绝反是盖受旌者得之为甚易而评乎旌者重之为甚难难之者风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得一见院台邑长之善于风民若此也故于记事之余。并及之以告。

此犹是三代之遗。得此老一叹。犹能使人心存三代之遗。

叙致提缀。岂下盲丘明。腐子长。真文雄也。

### ◆论◆

治气治心

○治气治心

论将者多以勇目将。故论将之气也主于鼓而论将之心也主于敢与决未尝以治言也愚以为此特将之粗者耳。非精也。将亦人耳。岂其气与心独异于人哉气时时而鼓之使其踊跃震荡而不宁心时时而敢且决之使习于猛戾奋迅而无所止息彼方以为以攻则取。以战则胜。以先登则有所恃而不恐也。而不知以踊跃震荡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奋迅之粗心与气不相得而机与事相迷吾且忧其明者昏澄者摇见利而不知害甚至于当避而反趋之即使侥幸于一时一事取捷一两阵之间于至昏极懦之手而不思牙文马一而蹶九废千万而存十一皆此踊跃震荡之气与猛戾奋迅之心以阶之也然则将之气其可以鼓而狃将之心其可以敢且决而终逞之以得志也哉嗟夫。心水也。气波也。鼓且决者其风也。鼓且决而至震荡且奋迅者。风之极也。而败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风。欲斥其气之鼓。与其心之敢决莫若易之以治用兵之妙机而已矣其机之未可也不先设以待其机之既可也不后时而失夫兵贵庙算。岂有不可先设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设者

亦有不可以先设者审时势之顺逆。察地形之险易。量进取之先后。择将帅之贤否。料储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强弱。阅器械之利钝。以为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设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势自有一定而不可违而吾之谋议剂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虽利害互形成败迭见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辙者也故曰可以先设也至于与敌相守相攻之间。虚实饥饱。劳逸强弱之异其情。而天时地利。人情之异其变。或以虚而为实。或以实而为虚。或以饥而为饱。或以饱而为饥。或以逸而为劳。或以劳而为逸。或以强而为弱。或以弱而为强。而乘之以天时。乘之以地利。而以出其人情之不可测则是敌之变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于先设为哉是故惟因之敌而已矣敌之为变化也无穷而吾之所以因而应之也亦无穷噫岂特吾之应之而已哉将敌之所以应吾之变化者又益无穷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穷耶呼吸往来。如风雨雷电交发而不可测。而生生不已。如环之无端将既见其形而为之势也犹恐其或失也而口豫信其成心而执为之势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故曰不可以先设也惟不可以先设也。故因于敌因故胜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取胜不难知化难也故曰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也。

确有请纓之志。敢为聚米之形。非袭老生长谈。妄闯韬铃之座。知公当日不以陈琳班固辈自处。

◆启◆

又启严公

启诸南明侍郎

谢某

○又启严公

委身当任始知时事之难袖手旁观何恠人言之易孰原销骨。自分捐骸。仰赖相公。上下调停。始终爱惜。廷平参互。既从披雾之风。宸断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苑涸辙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疴必求免于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于颠挤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无可并名名且不能报何为计惟知咎虽既往尚立岩墙事幸可图勉循末路誓将收桑榆之效。以母贻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肠结恋尽一日而九回中夜再兴望三台而百拜

伏枥悲鸣。腾跃之气固在。

○启诸南明侍郎

某生来蠢躁。动辄颠迷。当其在外而纵也辟如虾蟆跳掷于苇萧曠曠然不知远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鞴也辟如雉兔触口于笼牢盼盼焉不知伏处而待命是以过求非分。屡干台严。而宽宥有加。悯怜无已。垂头倾耳继之以泣盖雉兔之待鼎铛但知号已之急而云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时之施某敢不驯伏躁迷。勉体德意忍死以待俛承照于收榆即复就烹亦安心于结草

二首呜咽涕洟。自感愤之余而然 【袁中郎】 邹阳书。应让其桀颉。

○谢某

百顷澄潭。平铺縠皱万章古木上拂云光莽沙苇之茏葱纷水禽之交戛双阑虹卧下奉蛟鼉五彩翬飞上织乌兔如斯绝景。岂曰人间。回讯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俨骑鲤以拂波。网得巨鳞。吸甘露之仙醪。俎烹伏卵。杂温汤之早瓜。曜灵西驰。郎魄东陟。乘凉殿角。赠芍药以言归。拂袖渔丹。怅桃花之旧路。高枕忽动。爽梦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丝肉竞奏。宫征暗移。足称才子。

◆书◆

与马策之

与柳生

与梅君

与两画史

奉徐公

○与马策之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跟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健。当与吾子读之也。

飒飒巷风耳畔生。

○与柳生

在家时以为到京必渔猎满船马及到。似处涸泽。终日不见只蹄寸鳞。言之羞人。凡有传筌蹄缉缉者非说则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谓非鸡肋则不可故且悠悠耳。

客游真境。

○与梅君

肉质蠢重衰老承之不数步。而挥汗成浆。须臾拌却尘沙便作未开光明泥菩萨矣再失迎候道驾。并只在乡里故人咫尺之间摇扇闲话而已非能远出也稍凉敬当趋教。兼罄欲言。

诙谐成趣。 【袁中郎】

○与两画史

奇峰绝壁。大水悬流。恠石苍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汗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

前是大局谱。后是小景谱。画家应以为诀。

○奉徐公

曩几枚归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赐教示。捧诵之后。怀在袖中出入既频。纸毛字褪而后归于篋笥。迨于北上。谓得更沾熏沐。庶几桑榆。而台下遂远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无王粲杜甫之才。时既太平。又非避乱投安之比。徒腴颜毛颖。博十年粟藿。为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计。故低头沙漠。顾复跼蹐而归。行道不省饥鹰。便谓得兔。悉虚声耳。猎者自知也。

言外殊冷然多致。

●翠娱阁评选徐文长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

山阴徐渭文长着

仁和陶良栋赞皇评

碑

传

赞

铭

墓志铭

祭文

题跋

◆碑◆

刘公去思碑

会稽吴侯生祠碑

○刘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长。而听断百里之民长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与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盖千万。其心亦千万。其耳目与口。夫以千万其心与耳目与口。如此其众也。且鬼匿而狐奸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临之。一不当则强弱倒置。淳黠无所别。书史趣而阴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谤讟兴而怨声作矣。噫然则孰谓听断。非难哉。刘侯名某者之。长我山阴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补破裂。特以承某侯后。侯恬然安之。不猎取赫赫事。更张独其听断。则真若止水。须眉靡所不烛。若禹之铸鼎。即有魑魅魍魉。亦夔夔睭睭。毕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昂之。又若权石。然无不愜其轻重。而后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无不踊而出。于一邑百里之间。帖帖若无事。而史胥舆台之辈。亦缩手重足而退。听无有攫民一钱一粟者。在汉史。刘陶以孝廉宰顺畅。无他事。特以县多奸猾。陶能摘而发之。既去吏民思之。复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谋共祠而。碑之。而属

书于予噫固其宜也异时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劳且费于民江汰天乐。侯堤之可十万丈。广狭长短视田业而责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劳凡此皆教与养之大者也然学不圯堤不坏则侯亦不作吾所谓不猎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于名此更难

虚虚实实。足生人思。

○会稽吴侯生祠碑

会稽典史吴侯成器。徽之休宁人。其始仕会稽。当海上寇初入内地。侯以能将兵知名。于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陆阨塞。历浙东西南直隶。与口遇。大小数十战。斩贼首数百级。生获数十人。还虏者亦以百计。凡战之处休止督发设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无毫毛扰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战处为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来告厥成。请予序事。予感而叹曰。曹娥一弱女子耳。当其呶嚶婉恋。乃不知有门外事。至其赴父之难。眇大江。踏洪涛。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为者。夫典史下僚也动为人所箝儼然何异一女子至其当国艰难。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剑舍身以当事。乃不复知有他计。此其人皆以忠孝直性。历千万古而同道。今其祠若庙。岐然两相望岂偶然哉诗曰

伊昔孝娥。垂笄紉珥。当斯之时。一女子耳。愤江痛父。不得尸所。被发乱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口僚儼然长叹。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将弃戈。何况邑尉。桓桓吴公。天植忠孝。先国后身。与娥一道。启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曠江水。

得曹娥陪说。风神自长。【袁中郎】

庄重典雅。足为吴侯生色。

◆传◆

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白母传

○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青霞君者。姓沈名炼。字纯甫别号青霞君。生而以奇。骛一世。始补府学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学副使校浙士。得君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举于乡。戊戌成进士。始知溧阳以政奇御史惮之卒得诋徙荏平。再徙清丰。已乃握经历锦衣卫以诛奇庚戌冬。虏入古北口。抄骑至都城大杀掠。时先帝仓卒集羣臣议于廷。大官以百十计率嫵媚不敢出一语君独与司业赵公贞吉。历阶抵掌相倡和。慷慨论时事。严氏党执格之君遂抗声诋严氏父子又上疏请兵万人欲出良涿以西护陵寝遮虏骑使不得前因得开都门通有无口不报无何又上疏直诋严氏十罪有 诏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为布衣以戇奇当是时君



怀愤之日久。而忠不信于主上。乃削木为宋丞相桧像旦莫射捶之随事触景为诗赋文章无一不慨时事骂詈奸谀怀□□□□当是时。边人苦虏残掠而杨顺者方握符镇宣大虏杀人如麻。顺不敢发一矢虏退则削汉级以虏首功上君飞书入辕门数顺罪痛忌之。承严氏旨日夜奇构君。及甲寅虏复寇大同右卫顺计不出前辙君飞书益急而君在边久。尝思结客以破虏。或散金募士人豪宕者为城守。保安饥又散金市远粟粥僧舍活万余人顺谓诸事非放逐臣所宜为。可以叛构。君遂与御史巡宣大者路楷会疏入。告君叛状。严氏父子从中下其事。弃君宣府市。连坐死者五人既又驰捕其长子襄。械抵宣府杖系糜且死。会给事中吴公时来疏上。有诏逮顺楷。襄得免戍。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听谏臣邹公应龙。林公闰等说。悟向者严氏奸罔。斩世蕃西市夺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遗 诏录嘉靖以来。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赠光禄寺少卿。荫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复疏父冤。顺楷坐死。 上感君戇为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读离骚。及阅书霞君塞下所著。鸣剑小言集。筹边赋。扼腕流涕而叹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愤等死耳。而酷不酷异焉虽然死不酷无以表烈忠今夫于将。缺且折其所击必巨坚也君结发庐越山。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无不骇心堕胆者然其要卒归于孝忠君少时。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师誓终焉。其后君举于乡。入京悉要其乡人为供具。长跽请归其父翁。哀痛恸号。路人无不洒泣者。父翁遂感动。亟命驾归。翁姬相欢如初。迹君所为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尝至京师。过君故舍。舍旁人为余道沈大夫盛时。车骑集门如流水。及祸起门可张雀罗所不去者永嘉张尚宝逊业乡人胡通政朝臣耳然两公者卒以此得祸悲夫。宋玉为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于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时。余直寄所怆诗一篇愧宋玉矣。

文亦劲悍有。气雅与传称。

### ○白母传

白母者山阴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归白公瑾。公素弱。母为善调节。使读书成所学。成化中以进士为分宜知县。母与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时。而库所贮折银尚数千两。邻境有因饥而作乱者。聚徒百余人。将却取之。县固无城郭。寇仓卒将及门。诸簿丞与其妻孥。既弃署走匿他所。母独分命家人。力拒其两门乃始迁公别室埋其银污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贼贼至则阳为好语相劳苦益尽出其所私藏钗珥衣服诸物以与贼。贼谢而去而不知阴已表识其间用是后稍捕得之未几公竟以病死于县。先是县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争溺死者。毋劝公为浮梁以济。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时出母之意。母之贤既已闻县中。至是丧公而归也。民哭声溢郊野。其妇人载橐。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鱼鳞母都一毫

无所取以归时年若于矣。归若十年而后卒。其始归时独闭门谢外事修饰谨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孙使治行谊里中人贤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时。乃始听邻人诸族戚之请。为之决疑难。断不平。有不讼于官而谋于母者即桀猾母一言水解而兽伏于是府若两县学诸生数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汤公公令榜其门。时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独呼其孙宪。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诸子孙使来前。榜声绝而母逝矣。

顾偃之妻。有城可乘。毋能静镇于寇至。卒而能详。可以传矣。

### ◆赞◆

书泸水罗汉画赞

纯阳子图赞

鸣教山所藏郭画。一叟持玄物。类石方。长数寸。开口语。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听其语执册肘若却避然。令赞之。

自书小赞

郁君小像赞

书马策之像赞

外兄若野翁真赞

○书泸水罗汉画赞

诸江河水。若彼微虫为有性命为无性命为俱有性命为俱无性命若俱有者虫既应生水何独受烹煎烧煮诸苦毒楚若俱无者水既应烹亦应煮虫云何泸虫煮水作是分别若谓虫则含灵水无知觉谛观二物虫体泳游水含流性得跃为虫付流即水、觉与不觉有何差别辟如有人发心爱惜象马牛羊。不忍宰杀。而于蟹鱼虾蚌。妄如解剖。或亦于诸虾鱼蟹蚌。心生爱惜。于彼草木斩刈无遗彼诸有物大小动植体则不同所含生性等无有二云何杀彼舍此起分别心泸虫煮水。亦复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晓是义。惟大罗汉正坐谛观。作何解说。宜豁迷闷。弟子徐渭合掌礼拜而作是语。

奇情跃跃。

予亦为其赞。赞曰。是为牟尼珠。异光逼天起。是为如意珠。圆转无停已。

○纯阳子图赞 【并序】

世所传纯阳翁象。皆本其传中所载记者。人望而识之也。是图与世所传者特异。相沿谓翁于近世示现人间。其状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图之。说纷纷不一。中军陈侯雅尚道术。既喜得斯图于其友人。遂令予赞之。

昔图若彼今图若此。昔耶今耶一纯阳子凡涉有形。如露泡电以颜色求终不可见知彼亦凡。即知我仙。勿谓学人。此语堕禅。

以禅谱仙。剂三教而一。

○鸣教山所藏郭画。一叟持玄物。类石方。长数寸。开口语。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听其语执册肘若却避然。令赞之。

初观二叟。为默为语。似有所授。及谛观之。黝然以堕。有物在手。体玄守黑曰此真诠为天地母是宜听者委其陈编惊却其肘树表于筐。如贾用售则不可究

○自书小赞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胜衣。既立而复渐以肥。乃至于若斯图之痴痴也盖年以历于知非然则今日之痴痴安知其不复羸羸以庶几于山泽之癯耶而人又安得执斯图。以刻丹而守株噫龙耶。猪耶。鹤耶。鳧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畴知其初耶。

○郁君小像赞

瓜瓠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口。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书马策之像赞

清啸玄谈。惟髯是助辟彼林竹风生而窍怒风歇口凝。儵然其止。肃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则静且默也未尝不宜于髯也

○外兄若野翁真赞

其人则今也。而学则古。其廛则市也。而质则鲁。其貌则颓然而迂也。而其御之于礼也。则翩其楚楚。似余也舅。抑似余也母

翩其楚楚

◆铭◆

破胆磬铭

篆棊铭

书棊铭

歙石砚铭

歙石砚铭

端石螭砚铭

鼉砚研铭

碗铭

衣袖铭

○破胆磬铭 【并序】

家藏古白磁胆瓶。尝采梅枝浸之。历春夏花而实。后破于冰。考其声类泗滨嘉石。取其半县斋中铭曰破胆磬。胆之成。水入空出。以养其茎日观其色之荣胆之冰。水出空入。以县其倾耳闻其声之铿一出一入。为声为色见闻别差妙

性不忒

如儿戏耳。指出妙理。

○篆椽铭

嘻吾何尝不吏于兹世哉尘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无拘陟黜也不时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记者。如初之堂。关白者。蓑笠之乡而一为檄召则维猿鹤之章苟一用于尘内朱数日而不扬。敢告尔椽。庶谨其藏。

奇而有■〈音勺〉。

○书椽铭

噫此古之所谓博学君子者与敛而闲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又

古人已死君何读弗得其精兮何异尔椽

○歙石砚铭

市于歙。归于越。复返于歙。终来归于越。石耶能忘情耶。铭于若卢。斲于吴安保其终于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砚铭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绝荤以养德不聚金布则星君子效之散财以发身想出天际。不即不离。

○端石螭砚铭

颌则燕而虎为头眶则螭而鸚鵡为之眸。彼飞而食肉。此飞而饮于流墨卿耳何足以侯韵绝。

○鼉砚研铭

稠喻麋。一何捷。败颖免。猛于猎马善走必啼啮才难哉非良砚也。得铭而彰。

○碗铭

饭于人德饭于己何力

常切素餐之惧。

○衣袖铭

有口而不语尔取有口而不啜尔节

奇肖。

其深沉高古处。与方正学箴铭颉颃。而此更有韵。

◆墓志铭◆

高君墓志铭

赏无极墓志铭

○高君墓志铭

君讳升。字进之。其先江都人。靖难师起五世祖观音保。以从征转徙。送来居绍之紫金里。始官百户。后落秩总旗。三传至贤。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谢氏。生君。与按察经历阳。君为人如出迨剑少即露锋锷师参议胡公某某数晚以语人。君时尚窳。其伯父泰无子尝提千金产欲后君君谢去人奇之无何果以贾数致千金归则跽进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泽其宗连若窳旧故必遍且岁袭了不见厌倦时于是人家至燕齐数千里内。皆知高髯公孝友嗜义。有古侠士风复善料。有急辄投君。益为营且费往往倾囊然至贵游或黠少年有所挟者欲出其一铢口匱不得也晚尤好结贤豪文士与磨切事一裁于义。时召客。把髯以谈。切齿不平风雨飒飒集座中忠孝人遇灾祸日揽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驴度居庸。驰保安。把沈锦衣袂痛哭旅寓锦衣出国中猫睛睽睽若果核。意以酬旧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莅平清丰时当吾贾道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穷边万里雪没项来取金耶擲不顾去大抵君所为皆此类也君敏绝。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实以文乃终不请乞一字人恠之君曰辟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采板为及系君每入饷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岂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长子文明持君书来诀故今葬也。诸子来告日。曰今隆庆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获埠告铭曰先生幸铭之子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铭铭曰

驰雪塞哭霜巨。擲狸睛。眇蛛缙。过我之日兮。风伐木。朴兮■〈木敕〉。尔兮孰。

貌神貌骨极古极健。

○赏无极墓志铭

无极君。讳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乱客会稽死。遂葬乌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娶陈。生君。君始儒。及长弃去为吏于县。清谨磨涤务去其吏中故套以故县长吏多称之。每语及。必曰清吏。其叙官典无极史。不改乃谢室家。跨一驴。随一奴以往。至则教民益种榆栗梨枣右礼让左武力有古循吏风俗奉佛悞坐白莲教。收数十百人。主者以属君君悉明其非是并得减会国丧。长吏掩捕色服者数人将赎其钱以充公馈以属君。君曰贫伧耳贫何以备缙然长吏命不可怫也徐起取俸钱代色衣赎里有盗卒谢盗不为里中民一夕复被盗。辄循古迹并指捕谢盗不为盗者充君诃知其然。释之。里中民与被盗者。相与出望。语已而真盗者败。里中民被盜者始相与共神君。君在县五年。以老乞归。□于野筑室课诸子读书无他营然起货骤至万乃得于俭勤非官中物也自无极归。七年而卒。为万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懃。心与殷袭公业。其二人则一为府诸生。一国子生也。女二人。长适某。次适某。时从予游者吴生某。善择地。从其卜。某年月日葬公会稽日铸岭二十里。为兆岭之神道路山。遂因某来

托铭。铭曰。

人亦有言筐笔必贪幕秩鲜廉质诸赏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实拙归费实拙孰知赏君贲甲于邑由斯以观廉何负于吏哉

文有顿挫。有力鸷武。与赏君之魂俱王。谀墓文乃能如此藟贵。志中所难

。

◆祭文◆

代祭阵亡吏士文

感梦祭嫡母文

季先生入乡贤祠府县祭文

祭少保公文

祭张太仆文

祭少颠文

祭罗封君

○代祭阵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挟东夷据岑港不去明年春。朝廷命总督臣某。率师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汉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总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陈于诸死所告之曰。吾奉命讨不义。偏将军提督无状。稍亡其伍书至之日吾与介吏侍铃阁悲悼为不食方今休养吏士。以图后功窃念歼贼有日而终无益于死者故遣吏赍品物如前。召诸灵使饮食之其它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宽毋多恚

秦镐汉篆。脱于莓苔。

○感梦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梦。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户自掩。儿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数以烦。知不可理诡曰其愈须旦夕耳掩而痛哭。扶母于床哭罢而觉泣涕犹滂梦母于病哀且不禁觉哀其死儿何为心

言言至情。清泪与俱。

○季先生入乡贤祠府县祭文

惟公一代经师。千古道宗。闻之者几于虞韶。见之者称为犹龙十年未祀而今始祀于此也尤足以见有司之慎乡社既祀而今复祀于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简老。

○祭少保公文

于乎痛哉公之律己也则当思己之过而人之免乱也则当思公之功今而两不思也遂以罹于凶于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终盖其微且贱之若此是以两抱志而无从惟感恩于一盼。

潜淹涕于蒿蓬。

愤痛特甚。似不欲长言。伤于赋恨。 【袁中郎】

语可以伏幽魂。可折谗口。

○祭张太仆文

太仆公将以万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内于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从以果羞黄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务合羣喙而为之鸣若齐桓将存江黄温弦之小国而屡盟鲁宋陈蔡于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贰其长公尧夫既遗人以麦矣而文正乐之不问其口舟也其拳拳于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复已不得见而冀闻于家祭之告一念与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于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处而公今歿矣将何以为酬也嗟乎此某虽不言而寸心之恒终千古以悠悠也

骨痛语烈。 【袁中郎】

语格格不放。似长号痛咽。而不能出声。

○祭少颠文

计子与予游适三十年。澹如也而独笃于今下狱之七年子其几于反炎凉者耶。残于痲而床且杖十年矣。顾饮不废。而竟饒往于酒。子其几于忘生死者耶。即吾求交于世得此亦难而顾得之方之外耶向来十余日而不死。我一送孳于子。子一问法于我。而竟断往来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泪耶当浇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与香而别办耶。吾待死人耶即死当饮子于地下倘不死而能浇子于塔尖上借如意而击以歌耶又何如以为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凉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闻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婉折伤痛。 【袁中郎】

此又似微颿掩袂。以舒其哀。

○祭罗封君 【代】

惟翁太古朴致。盛世逸贤。蕴德高蹈。好爵靡于。长公嗣之。瓜瓞以绵。教以义方。授以家传。大庭首举。允矣哀然。翰苑蜚声。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衡谗辟彼霖雨翁先为云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矿以緘公既大用。翁亦蒙荣。家庭趋鲤。溪山卧龙。翁胡厌世。披发大荒而俾长公弗究其功四海缺望。朝失股肱。闵予小子。叨公门屏。窃宰畿疆。割鸡制锦。感公之知。不遑食寝。佩公之教。惕焉惟谨。公丁外艰。以职旷临。岂月屡迁。何以为心。敬遣一倅陈词荐藻临发南翘不胜悲悼

借子及父亦一格也

◆题跋◆

书草玄堂稿后

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其后

书梅花道人墨竹谱

书苏长公维摩赞墨迹

书米南宫墨迹

书子昂所写道德经

书夏珪山水卷

书朱太仆十七帖

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

书马湘兰画扇

○书草玄堂稿后

始女子之来嫁于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颦之。步不敢越裾。语不敢见齿。不如是则以为非女子之态也。迨数十年。长子孙而近姬姥。于是黜朱粉罢倩颦横步之所加莫非问耕织于奴婢横口之所语莫非呼鸡豕于圈槽甚至齟齿而卑蓬首而搔盖回视向之所谓态者真赧然以为妆缀取怜矫真饰伪之物而娣姒者犹望其宛宛婴婴也不亦可叹也哉渭之学为诗也。矜于昔而颓且放于今也。颇有类于是。其为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酈君之诗而恍然契。肃然敛容焉。盖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疏快

○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其后

重其人宜无所不重也况书乎。重其书宜无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书乎。重其力完宜无所不重也况题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书。顾以题命我。

笔宕而情曲。

○书梅花道人墨竹谱

余观梅花道人画竹如羣凤为鹞所掠领羽腾闪捎掠变灭之诡谁凤亦不得而知而评者或谓其贗。岂理也哉。

道人善绘竹兹更能绘其绘。

○书苏长公维摩赞墨迹

予夙慕大苏公书然阅览止从金石本耳鲜得其迹。马子某博古而获此。予始幸一见之。必欲定其真贗者则取公之赞维摩中语而答之曰若云此画无实相毗耶城中亦非实

就其人说法。

○书米南宫墨迹

阅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先扬诩巧。



○书子昂所写道德经

世好赵书女取其媚也责以古服劲装。可乎盖帝胄王孙裘马轻纤足称其人矣他书率然。而道德经为尤媚。然可以为稿涩顽羸。如世所称枯柴蒸饼者之药。

就人生论。论亦工。

○书夏珪山水卷

观夏珪此画。苍洁旷迥。令人舍形而悦影。但两接处。墨与景俱不交。必有遗矣惜哉云护蛟龙支股必间断亦在意会而已

一语令缺者完。

○书朱太仆十七帖

昨过人家圃榭中。见珍花异果绣地参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间顾问主人曰。何得滥放此辈。主人曰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于书。朱使君令子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说耶

为语则自谦。为理则良是

○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

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子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大可为今作文者告。

○书马湘兰画扇 【前有九妓题咏】

南国才人不下千百能诗文者九人而已才难不其然乎

脱腐为韵能手

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 明 虞淳熙着

◇虞德园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引 记

卷之二 传 启 书 尺牍 说 疏 判 赞 杂着 塔铭 祭文 书 跋

●序

虞德园先生小品叙

德园先生紫庭丹洞人也往筑龙月□文之馆于西湖草玄枕秘迥然不可一世有冠盖者过其门欲见其花香流舞鹤影旋飞不可得一世望之亦如月眉雪岱清峙特立顾博学宏材仅与朝岚夕烟相晤对以故发为文辞幽奇奥渺定尔石破天惊了不可读不知先生呼吸混元吞吐万象非第取近人句字媚俗眸也人间世界岂得用先生先生

又岂为世用者乎余幸卜司马之邻未问子云之字执鞭之慕向往久焉大赤仲皜宏博继武庶伯起之益有象贤非复似世南业随身尽也顷篋互吹其殆嗣响眉山乎一时学者亦必竞效虞氏为文章一二短篇固两峯寸缕三潭微光尔智者尚问津于紫庭丹洞之下

壬申重九日西湖奈士丁允和拜书

●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一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钱塘虞淳熙长孺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序

引

记

◆序◆

留香草序

知命篇序

徐文长文集序

五岳胜览序

忠节录序

李不器秋草诗序

解脱集序

潘庚生诗集序

浮梅槛诗序

赠青浦令屠长卿上绩序

贺黄贞父转膳部郎序

赠近野吴公七十寿序

○留香草序

■〈目替〉子净居瑶华。启碧瑶之函得纬真琅书焉。其书曰女湘灵。年二十许短世。临歿。遗言身既不寿欲藉一编诗有闻于世。不忍弃之篋笥顾念附青云而不朽惟先生在耳副以七襄之章。是沈女郎所哉。女郎纬真媳。君典女也开编香光双起蒨台为紫■〈目替〉子敷衽称曰安所得易迁宫中语而闻之夫上清之道不邪九华右英。紫薇朱陵。有灵文洞经焉。凤韞之歌炽于天钧。龟台之扈奕于玄庭。此夫流铃之小和也至于水鸟树声微妙而雅渔员花贯广贲以明西方美人鬯其大和矣二檀虽别。声香不分。语声则芳羨牙后。语香则光浮仙音。人间如帑。欲留匪易。爰有三茅五许。二刘四庞。旌阳游帷之媛。辅汉孕经之女。或

离虚坎实。或李死蔗生。并断绮言。都无华想。乃若同鼎千穗。一轸五丝。惟屠门独也。纬真往宿禄淳。近标奎彩蕪牛头之树十极烟回分兰膏之明九族齐照慰情弱女来自含真。樵云和如琳和。事玄览同仁览。饮璠■〈王民〉而虹绕。叶坝箴以风道携手七襄锦烂匏瓜之野连居二女佩交湘竹之阴曾何羨于椿年。宛并生于莲萼。人之将死。其言也悲。能仁之痛。转念割羊。聚族之欢。旋知梦鹿。抚掌金仙之隕。悬影宝树之端。涉入天宫。与天孙而涉入。戏游地府偕地藏以戏游。势至之庄严顿成。香严之圆通可颂。其成当决。其颂维何锦字随文笑针神之非巧墨香初结托名父以流芳若乃麝悔焚脐乳惭疗柳鸡骨马蹄之贱龟甲龙脑之奢兰忌当门榆羞躐位都夷形满兜娄气卑千步百濯之媚人白茅紫术之妬腹僚之响厉灼之声焦咸玉垄之积埃宜金闺之弗贮岂若檐卜腾郁优昙氤氲御轮三周鹊尾之炉不拾援毫七步虎齿之啸成谣馥馥馥馥明德惟馨者也。易迁留之。命曰洞章。清泰留之。命曰短行。人间留之。命曰留香。将无所咏雪梅。月梅。雨梅。玉兰芙蓉者乎。从离垢出。火不能烧。方便生烟白云为盖。斯其不朽者矣。革囊秽质。詎堪为之青云哉。愿进升霄玄屑以延飙驾愿和惊精震灵以返生魂天人玉女散九和于筵前玄览西升臭蘅芜子枕。畔则■〈目替〉子之劝请纬真之乞留而留者也

兰摧桂折。香岂能留恃有生香管以留之□蠹藓犹香鸾箫顿咽此际不堪情耳  
○知命篇序

屠纬真之未中谣诼也。■〈目替〉子先语王季太史已而果然。藉令季夏无隐贝锦且不成织于是众交尤焉。■〈目替〉子谓否予佑之命也纬真之不知亦命也已而纬真述知命篇。纵言命。夫命难言矣乐天知命故不忧而舜泣文悄道之将废有命而孔子于七十二君受命者轻货殖而炎帝立市胶鬲在鱼盐之中子于亲。臣于君东西南北惟命之从阴阳于人不啻父母命之忧则忧命之劳则劳命之悲俛鬱陶竭蹶姚佚鸷发兔脱何敢不从方于谷声圭景激矢催轮虽有神智不可弢匿虽有逸材不可籟止柰之何哉。命当知命。则家有纬真之篇。命不当知命。则客阮■〈目替〉子之书。命当知命。则一事一言。足征足信。命不当知命则虽千古万人万纬真秉铎而诏之无益也虽然纬真笑奚自而辑之。元素奚自而行之。■〈目替〉子奚自而序之命矣乎岁在甲午当辛未世二千二百八十八为大畜之上九繇。日何天之衢亨道大行命大明。天以婞真为铎。锡之以善鸣命矣乎是宜前言往行之多识也

想奇探深渊九重。腕峭疑断岩千尺。意泗中周鼎跃水而出。新青诡绿鲜异有锋。

○徐文长文集序

元美于鳞文苑之南面王也文无二王。则元美独矣。余衣青衿。揖王李于藩

。李长鬣而修下。王短鬣而丰下。体貌无奇异。而囊括无遗。士所不能包者两人顾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徐自诡江淹遗汤藻笔。意欲包汤。汤不应。征余牍。余亦不应。囊空无士。而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谓桓谭者矣。往余开龙月玉文之馆。中郎与陶周望偕来。啖以饵食。有杨家果。中郎揉梅染饵。其章赤白。因问袁世文章谁为第一。陶睨袁匿笑。曰将无语长孺徐文长第一耶。袁曰如君言岂第二人耶且让元美家钝贼第一耶偶诸生耳属壁衣各骇诧。声稍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贼党。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长囊有此士奉文长居然南面王矣当是时文苑东坡。临御东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堕地分身者四一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为若士身得其灿眉一为文长身得其韵之风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炜布宝。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胶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长得模书双雕并博之法而中郎得酝酿真乙酒之法取以调剂诸子。独推文长。文长遂为第一。迨评选传。真为第一矣。无闻而骇诧者矣。第烧猪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令展天屏。遮天濶。接文长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异日颖出于藁有利无钝。人各媚其主耳。不及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调剂诸子也奎形似履只履不良于行文行远者也

长公独帝词坛。文长几篡而有之。承拘冗之后。能打翻鹦鹉。踢倒黄鹤。诚未易才也

### ○五岳胜览序 【代】

管夷吾书载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盖靡不宗五岳云。自无怀氏以下。登封者七十余君意乃不在游独平子向平。所思所期。语涉游览冀选胜而娱焉然未覩图纪也近世有岱史。岱宗记。五岳记。游名山记。而王恒叔太仆有游岳图文。附以异迹。质之輿乘。桑邠诸家言。一日卧游未能周五口矣。况复骋亥步庄运。专胜游婚嫁之后哉。乃今从口生尔曾受施存缩地。方寸晷五游。一何幸也子輿氏有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繇斯以谭。昊帡所覆。吐符降神。如昆仑广乘。长离丽农。广野诸岳俯睇之五拳石耳内而九烟。微而疋练詎足当河目之四营乎而黄州孔子之山。舄迹在焉。又将之楚收太和纳于岱麓。不乃最胜之遗事耶蹶一岳羣岳尽赴圣人览胜之要如此顾吾目力不逮颜渊。庶几见之缙。帙则杨生之授是矣夫小天下当亦有方岂必□□为师吾往读稗书。山阳女子乐山而歿。瘞久。波斯剖其心。玉莹。作美媛倚栏观山状。乐而影彻。遂同嵩丘达摩之壁有情无情交涉入固然也惟兹五岳。五星五帝之精。其神中曰寿逸。北曰登僧。南曰丹灵峙。东曰圆常龙。西曰浩鬻狩。而将军之主胜者。并着姓名。龙鱼河图可征矣。瞑焉。■〈目替〉焉神与神游景光内映灵扁运寸岳容绘呈斯芥纳须弥之喻胜不待选而集殆小天下之方非耶受斯方也者。即倒绛囊。投真形图。安问楮素第混混野马间京尘市尘醉乡温柔之乡移塞虚白曾不若披图采胜问程杨

生之足浣黄墩滌縑氛矣余亦混混者车生耳蓬生心即闽中五岳不窥比仲舒之园恃胸中向无五岳申甫百灵宁遐遗我倏入此帙类陈季卿之入寰瀛图将杨生为终南叟叶丹导我耳帡覆下讷少我辈人作游侣不寂寂也

禪游盘运。谁识涵月啸云。攀岩俯谷之意。始知缩灵奇于尺幅。会须巢壺两公综其恠幻

### ○忠节录序

友人徐子出先巨翁录。使序之。余读焉。为苏苏陨涕焉。呜呼。炎运告殒。膺风南袭。胡鷁突于广宫。玺绶尘于毳幕。胥涛犹壮岳井未湮。何渠无一二怀沙自沉之士。以英洁表中原哉。而掉狐尾人犬羊之羣。嗥嗥北去。若组系然。人心固尽死耶。巨翁独一文学。帅其子女委身于火。不死。于水死之身死心乃故不死。以能圉翰内华。构建天宇。洗濯腥秽。开张人纲。今吾犹及逢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心也。贼臣贼子。载其行尸。几一息不绝。以游于世。其为鬼魅魍魎。岂待诛夷之日。而苟称不死。所不死者。溘然长逝。阒灭于奸逆之水火。而莫之知避。不亦岐伯氏所谓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焚溺其身。拯万世奸逆之夫。于水于火。无论不死。庶几上药灵剂。帝以为司命者。而世谬谓轻死若夷齐。固轻死也耶。呜呼。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难。吾有月饩。子若女食。焉皆果然。以饱烈烈寒泉。溃吾腹视之。吾何惭哉。身之弗惜。而发肤所寄。令各殄尽。无留血属。终元之世。有徐氏子孙。非巨翁志矣。如是乃真能不死。以生天下之死人。故天彝腾赞巨翁之神仪在也。良史列传巨翁之行履在也。我 圣祖驱胡荡凶。而一时诸公。题疏摛文。辟其口道。扇其芳风。是巨翁不死之资。不死之地在也。而后乃今。其遗子孙忍死元天。延残枝以供采苹之役者。莫不皎皎岩岩。象琦崧之节。则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翁宁顾问哉。呜呼。未鹿穷奔。妖羯前逼。翠华凋委。千绝岛金紫。汨没于洪溟。浮尸十万。天地无色。诸臣有灵。相与痛抱瓶之先识。慨赴磔之蚤鉴。素车方来。对泣井床之畔。华津聚景。尚有人乎。徐鬼食而赵鬼馁。会我曾孙黯然消魂矣。徐子修是录也者。能为宋史一出石渠天禄间。固以报巨翁也。

悲慎之气。与方峪而俱耸。凄咽之声。与西湖而并长。

巨翁名应鑣。浙衢州人。为太学生。宋亡与子琦崧女元娘。自焚于大学尊经阁。会救不死。已得尸于井。四人皆面目如生。同舍葬之杭方家峪。明立祠曰忠节。春秋致祭。

噫此亦一太学生也。乃近仅得陆万锺一流。造士之谓何。无亦纳粟集其秽也。

### ○李不器秋草诗序

草春生也。生长信御园龙池曲江。有咏矣。故人允兆之悲秋。偏咏秋草见宿草焉悲之。李不器名在省试。赋得金埒玉阶。紫花拾翠。其正声也。乃亦寄兴八咏。将无八咏之隐侯哉。所愍芳卉灵茆霜销风夺带围小减袍色黯淡秋之为气

岂其时乎往元美书予箒有借得宛陵离后帖吟将康乐梦回诗之句。乃公用事。詎如不器用虚。吾里逋仙复有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之句以方不器何日花飞肯见怜语政尔情条异蔓吾取以茵吾百首又是一部埤篋也此变声者。催美人草舞叶应拍。便自堪和人歌。即无知雕甍。萎腐化为流萤更熠熠案头。照人读书。省试近矣春风吹又生活岂不易当正声习来吾耳睫吾耳也

秋草无言。怨杀王孙春草。

### ○解脱集序

大地一黎园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净。古今六词客也壤父而下。不施粉墨。如末。陈王作净丑面。然与六朝初唐人。俱是贴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莲其生乎。任华卢仝诸家。半丑半净。而乐天东坡。教化广大。色色皆演。王维张藉韩子苍。所谓按乐多诙气。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诡插身净丑场。演作天魔戏每出新声辄倨主客图首席人人唱渭城听之那得不骇至抵掌学寒山佛长吉鬼无功醉士并谓为真乃中郎且晒好音不好曲矣头脱乌纱。足脱鳧舄。日脱回波词。身脱侂子之队。魔女魔民。惟其所扮。直不喜扮法聪。若活法聪。则唱落花人是。顾阎老无如予何。中郎畏阎老哉。波波咤咤声几许。解脱中郎。定不入畏。

直开辟未有之论。快绝一世。

### ○潘庚生诗集序

大鄣庚生。即闻人潘景升。更其字。传其诗。诗吾从田叔受之。若英玄之留有紫玉辅紫戟于■〈髟上思下〉则落月疑见焉吾横目而讳从昧与色目成成以从文五正五间不可乱也如绚如云。如瓠如蛭。如脂如蕘。如薜华。如渥丹。色授情予。会风人之感予矣。而庚生之感。尤属倩兮盼兮。僂绝媿冶。扬则汉燕。抑则唐环。流则石珠。止则洛佩。此吾英玄君所留为内景者。妬庚生之内美也。乃庚生盾其礼防。自以柴桑闲情。补国风之亡。美者自美咸于不知。仓庚臑矣。犹感园客。如绝世何举世以为宫而以一蛾眉入危哉庚生之内美也吾不耐使庚生如籛箨。如飞蓬。其间令辟药房。而县鹄首于户。禁口禳虺。以宴琳台云华。予其金珰申林逆之沧浪。六庚而生灵均。挟宓妃以远游。长庚而生青莲。视太真为鬼之土矣。故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夫惟不淫。无所倂妬。广霞神风之音。萧萧然日闻哉。

亦如瑶池之会。虎齿舒啸。鹰爪弹箏。奇音异响。

不从人间来。燕之飞。环之舞。犹属下里。

### ○浮梅槛诗序

胡舟具有楼名。而实无楼春水登之宛如天上坐也已篙师拽篙蓬顶。足声雷动。忽惊顿落天外。大豪嫌焉。又恶出童戥。于是实为楼闭户开筵却宛如闺中

坐矣启牖而榜人窥我闺人牖因不时启不知有西湖也山溪处处浮竹筏。古今贤达如许都不解浮筏于湖遂令千秋开物名。独归贞父。贞父谓师梅湖此何足师孤山梅英沾筏筏与俱浮政尔由贞父始游人之有西湖亦无不由贞父始也贞父知身必为古人为古诗纪焉而棹者敛不能歌。■〈目替〉子因其声为竹枝水调十二首。使四时歌之。从来歌竹枝水调非由■〈目替〉子始也。

以二七小女郎。驾浮梅槛而歌竹枝鼓棹。应是天壤韵事也。

### ○赠青浦令屠长卿上绩序

往君房物色虞生万家之市。不知虞生乃固在万山中东。饮若华色也。已见为言屠长卿先生。天下奇士。出由拳集读之竟更出泗上海上两绩书读之。雄风荡霄霓。千星洒然。人立而噤。虞生曰世人封己为我谓我在议不少资人至为文章乃不识有我缘左而史缘庄而子缘相如而赋缘陆谢李杜而诗蜕所缘则赤立无一字或缀奇字累累引之炎慎而下为所缘得百千字鱼贯漫曰我文如是及蜕字去又复不成我嗟乎何薄待我耶泰幪玄苍以为质。垣野经纬之。飞霞幻而色。刚风幻而声。幪之内。物物自文章己我本自色我本自声夫安取彼彼固我也我何我也作由拳集。昔长卿先生去颍。路𠄎午凌竞而粟者。长卿先生为谑曰。来汝衣。令瞳中影凌竞而粟。我亦凌竞而粟彼非我奚入我瞳中避寒耶■〈豸瓜〉貉幸自暄。褫其革而妄溢以裘。此揭短衾弢首忘若跗者。我乃不为。于是入青浦矣。语其徒且寄屠长卿。青浦万寓之里。万寓之表皆屠长卿水剽滕伤稼则下檄为我召屠氏之人植栽救屠氏之稼天不雨。则谗屠长卿奚不雨暴之日中。雨洽民欢曰屠长卿欢矣当是时河溢。粤蜀蓟北。举烽火。屠长卿先生往往在淮徐粤蜀蓟北。寄形青浦也居青浦青浦之民即不知身为屠长卿先生且惧一夕去屠长卿先生直指使者不知屠令君侍主上不少去后二年。或免其上绩主上。长卿先生名父母久久冠绶其父母身而是时主上或以青浦令有父母在令冠绶其父帔其母夫以万寓为我者无不我者也无我丈也君房而胡奇长卿先生。君房曰。长卿一行之士。为蕙而已矣。键德大严。不稍纵出入。子言大无当。几诞。虞生曰。君房以吾大言耶。何者为小。急走入山不顾。长卿幕僚周子似虞生言长卿先生二年事验。又长卿先生不右谏言。取虞生言往青浦也。屠长卿先生曰固我之言也

世人封我为我。故我乃异我。而为狼为虎。不知吮人之血者我血也。食人之肉者我肉也。使邑宰书此置座隅卓鲁龚黄庶几复见。

### ○贺黄贞父转膳部郎序

贞父予小时尔汝交也。方其卅角。入学宫试。就案上举一黛色棋之莹牖者。戏曰。取青紫如拾芥。盖音似之。而后功名竟似之。为文章惊琅玕先生。亦竟似琅琊先生。世比之泰华。儿抚家山两天日。孙两峯矣。初挽墨绶。称神明于进贤谗之曰进贤受上赏而贞父漫应曰进贤如不得已俄而所进之贤辄冠南宫召

入行纳之青琐意所谓上赏者而居久之无如啼缺何抑典鹺江淮间。淡然应之。岂其不得已耶乃贞父则曰。已而已而。吾天目之县流溢两乳。泻双溪。入明圣之湖以载吾槛春桃秋蓉迎槛而送媚吾槛之名梅者闇然孤屿之色耳含而天游采丹华于轩而收玄扈于禹飞蹻所登赤县为隘何复知世有青紫耶迨游记出。压柳河东。而复羈一官。同杜工部矣。贞父意轻焉。间归浚映月之潭留蟾光免窟于金牛湖中倘曰天可问乎孰为圣孰为明孰是而当卿士惟月者吾把酒与成三人然而寥寥苍苍之蒹葭而已会 天子日奋桑隅。照临百官。贞父亦稍受光再登春曹。主王之膳非复往日典鹺当比调羹之前豆无论衡文酝酿南宮士使措大指动已也不知何人进贤乃进贞父绿缴丹袞于是乎取焉青紫岂足道哉同社诸君之占蒙气者。见奎璧划尔芒艳如此竟来语我。我方如训狐。缪名心月。翘尾擎光。照征书而喜。昌言祝曰天子既明且圣贞父行作卿月遣常仪散玄杵药药我尽天子所统阍子痾人一切拂痍洗瘡生焉斯不负进贤者乎赏以台司非过也假令不厌旧游三十年后饰梅槛系孤屿下吾能近邀太乙答良药之赐俾颜再童 忘尔忘汝融形骸于销金金锅内并是一九大丹轩皇神禹或来争取君等母若杜子春而可皆笑而持去。贞父得之。将相与哄堂大噓水厅为热不且分热及我耶

灵思慧绪。曲折不穷。长公拂拂徒能令酒气出耳。

### ○赠近野吴公七十寿序

黄山黄帝之宫。黔天之气。所宛会也。以盲人与七圣沃軫而驰下者。比隶首筹紘中之资。百化极焉。至于今而吴翁擅其具也帝之臣援鬢霄行。周玄宙之历而不仆。岂非人貌哉。受方于帝师。牧撻而常宁。絃而常清。以得斯年矣。吴翁年七十。视其字未也。有稚符五。童■〈血爰〉儿齿。力胜关。色胜丹。气胜兰。五符应焉。未也。将无受方于帝所乎。抑耳盈具茨之声乎。其方匪云笈之扈也。其为声正雅也。曰有三德孔韦周竹之文舞勺而攻之不以易珪绂而垂诸绅令炎炎詹詹者无敢臆对我以自伐可谓之儒儒德一也友端木游方国不鹜于利而鹜于身之谷雄风至则已氏承刚风至则已氏服缓颊居间觴解兆莹而靡触黄金如尘白金如沙左挥右委贫者以为家可谓之侠侠德一也月叶金精岁中七返守玉枢緘其窠逐诸彭而治浮淫之蠹斯黄帝之所营矣砺我干贞以用金也夷我艮庭以用七也含我坤章以用窠也占我节若用以祛蠹也庶气行焉庶液沛焉庶支不翼而剡剡焉帝之臣哉隶首不能纪其生矣可谓之真真全而德全真德一也儒以文寿理侠以武寿世真以神寿身三德而敦五符于始。千符继见。亿亿之符。安所穷乎则吴翁擅其具也善为方而赫厥声也唐君谓余翁之子如翁。翁之孙如翁。翁之曾孙如翁丹穴多鷓玉树多枚曰非丹穴也象黄山之支也非玉树也象黄山之林也黄者中色儒者中德翁子孙有冕而繁露踵七圣以御今之轩轅者矣引其年。视玄宙也。唐君曰然吾以侑步壘也



躬三德。敦五符。乃丹元直指。非泛称通套。词理更窈深谲异。

◆引◆

云门游记引

○云门游记引

贞父牵丝楚。何自释而越游羣望众壑收为酒资胜具寸组安能系傲吏耶其言曰入林道自尊此独。何山片石嗟可语耳尚不中云门蒿枝。况复王谢辈几许侏儒耶。贞父业称林中尊贵当尽摩古今侏儒之顶诗纪出宁让宛委藏书一头地乎吾且出手聊扶此堕。

无道骨灵华。固不可语胜游。

◆记◆

慧日峰记

藏阴符演灵鹫岩记

○慧日峰记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陈思恭采一石。负宗镜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叠而上。瑛青荧。多属贪狼廉贞当是湖拥琉璃悬流不泻作空王罽毼矣闻建塔起土而见砖。砖中矩砥列。盖堂云升顶则日轮旭升浮江映湖江丹如叶湖丹如鳧锦塘苏堤游人如蚁箫鼓隐隐声如蝸蟾而瓦如鳞山如髻则城中浙外之景也回视木末苍鬯翠屏之外凤山虎洞杳霭无际矣其支为莲花洞。紺石西引碧蕙绀藕千房万窍恍夏云之奇米颠琴台孙放鹤樊在其下

慧日领诸峯之秀。上为永明师藏蜕处也。天铲神镂。烟遮云绕。望而知为法窟焉。

○藏阴符演灵鹫岩记

武林山向无石。石鹫遥飞集焉隐仙为有力者负而趋。不知也。盖慧理屡叹之以质武城两石自起。庆元两山自徙。将无地发杀机不神之神。所由飞形者耶。鹫翔许由谢客亦来翔。丁飞附焉庶见羽人浮裾月路即不得渐鸿未衰之凤扶云弄足戾于高垠倘青乌氏所志玄符哉。惟是刑书玉律。杀风景者无罪。元珽苾蒭。操胡兵攻鹫左右翼毛毯未锻通苾蒭铄之更折其翠呜呼悲夫。不鹫而不能愚宋人袭。又不能作晋人言。鲁麟羸镜。其道穷欤。藉令一年不禁。当有死鹫。飞鸡衔子云外。青衿人人落羽。则二苾蒭之为也。呜呼悲夫石鹫。■〈目替〉子为若司其禁。禁者制也禽之制在气。吾受阴符。以符阳火。阴阳相推。一气孔神。有熊运枫。涿鹿絳草。蚩尤即蹶。于何不禁。女蝠之野。尔鹫躔焉。此其制矣循尔首乎悬书猿台首可保也窥尔足乎翻经龙泓足可卫也翠之上。嗉之下。能几全乎。投符新窰穀可伏翻可养也将玄扈之司欤。抑西池之使欤。庚除酉阳配林欤。娲皇因是以熄鼎。海神因是以弃鞭。炖煌因是以投笔。魏帝因是以委

□。僂骐舞飙榆光拂天巨马蹶穴桂子凌烟岂与夫剖玉泣楚。销文灭秦云母告劳。潜英流毒洛中之赤心貽笑。浙西之瑕休蒙族。季龙完璧而毁楼。道君神运而狩北者耶。天竺之石。一采于醉吟再采于奇章。今定何在。机发密移。逃石及藏丹共远。惟兹隐仙化鸷高母。谷城公巍然独存。杀鸷犹之杀人。女青有律。夫禁乌可犯哉乌可犯哉。符故藏虎日岩。今藏鸷头岩者三卷。■〈目替〉子为之。僧如胜置函守藏。岁七月七日祠焉。

琅嬛石室。外极嵌■〈山欹〉磊块之致。中富玄文秘籍之奇。既惊其高古更服共奥博。

●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之二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钱塘虞淳熙长孺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钱塘陆敏树生生父参阅

传

启

书

尺牋

说

疏

判

赞

杂着

塔铭

祭文

书跋

◆传◆

愚公传

秦山人传

○愚公传

愚公似昔人非昔人也家邻西湖。分金牛之祥疑受姓而又不欲胄文通文遘视世同胞率且姓澹然忘己忘名而已聪明如秦镜。尽照胞闾中物诸夙慧者藉以生而顾自称愚公家迎蓊子。驻尧夫。日坐巾车。无影可履。差似子羔耳乃清影频落夕湖与月映潭也读书航。经读书林。听之多净名。经异蔬斋。数更漏时所读而舫在桂丹梅槛间隔画舰绝远间移近春堤烧烛照之花不睡亦不睡以为常每挹露跨

苍雪。登吴山。看壑公尘动。童秋清侍。人以为洪崖。木葛而巾襄阳巾。更以为孟襄阳。然其诗藏匣笥实出入襄阳云学逋仙撞百树梅。杳不闻鹤鸣则子和应占。而先世竹光接西溪之万竹。龙孙奋角。无枯折者。庶武林人当之。独公儿耶。是时云莱翁百八岁。为开闻性矣。云栖师复投百八珠。名以广硕。导以戒忤。火传灯续。非拙度者。公之言曰。醉乡禅苑。于焉憩止彼之会心百杯忘怀一勺安之非醍醐天浆乎不愚愚犹昔人非昔人其问之两师■〈目替〉子熙曰。予跻愚公六君子之伦。信非古愚矣。顾偕予社人就放生池填鱼鳖期不满不止此与平太行王屋者何异武林自有愚公。子而孙者不绝。终为水仙爱观其倡以悬弧解网。无改于父之道将渤澥于初况明圣一泓耶万口之酬。三族之需。顺时少。螿孽煦濡。读书而学。愚公不愚。

道韵仙风。此公不似从人间来。

### ○秦山人传

秦冰玉名舜友。故宣城人。而徙钱塘。饮南山之淥。自名冰玉山人。非山外山人也。向居黉。称孔氏弟子已而佛陀老庄并容为弟子故其弟子多佛陀弟子玄津梦也高僧也乐为抱琴洗石因取六如名之而视净慈如寄矣摹右军书。右丞诗绘。钱塘庆无出其右者。高僧袒右肩礼焉。得其传。文宝精良。填座右不去手也。业寄净慈。卜筑近净慈而凭几入湖光樊令致虚。颜门曰伊人水湄。名士遯洄从语。往往邀入社放生山人贫不能赎片羽片鳞谓对之可忘杀机云尝登黄山。醉猢猻酒。酒酿山穴。采灵草仙花所成。又入海岛遇水府官来孙。引参瞑坐异人。为一开目授方。耆年玄发。且不死。无何而素标见寻。示疾化去。年七十八矣。嘱玄津表方坟卜筑处环种梅花似悔不早种梅花如其邻和靖也诸名士相与种梅供之其蛻在暗香疏影中而■〈目替〉子种双树。瘞传梅根。

冰玉故自超。得先生之传而益传。

人有仙丰。传亦飘飘仙举。

### ◆启◆

谢尤县令启

### ○谢尤县令启

伏惟某官。止慈悖物。瞻智明民。凤览袁花。折一方之雀角。麟游吴苑。苏百里之稚牙。海若沸东田。井骨使之变味。商■〈虫遗〉炊南亩。茅身代其暴巫。三年之艾。且蓄且投。四野之棠。忍剪忍伐殄更生而饮德殍不死以食新唇存与存我其齿也心肃容肃民同胞焉呱呱初勉于怀。兢兢爰述斯职。而不佞以邻之赤子。为世之漫郎。必有方而职方。游难就养。图美报而靡报。享乏多仪。辱再抚及于蓊丘。忽积貽出于文帑惭以局蹐受受言踟蹰依不可解之情居不敢辞之礼仰祈怙恃。俯鉴悃悃愿移青琐为寝门时于竖禁幸接袞衣而舞彩数效童心

语必破套。矫劲异常。

◆书◆

答伏虎栈邵山人书

○答伏虎栈邵山人书

积雪没径。虎迹如盃。跌山人地炉四九日。閫不闻山人语。谓是神羊那知木客解吟耶吾辅角二寸许。了不喜歌简兮。已而但操灵璈。奏左云宾仙。差复胜耳。今定悬干闥婆印也。正则长逝。大雅中天。齐梁诸子。雕械近工缀沾泥之飞英缬分风之乱霞迨乎初唐。日弄五色。抽玃偶玉。杯壳方采。形俚之始。天地其滥觞哉。不有二仪。谁名四六。桑悦自命诗本太极彼狂矢口中心怆矣夫人籟曰诗。字母之祖。三百遗音。一二偶叶耳。沈约伦父亲弑混沌冥冥千秋无人讨贼如何如何山人谓吾师神友气。奴风仆骚。故牛鬼夜泣。龙穗秋登。幔亭既遥。里耳焉睦。果尔。则卿云之曲。便合梦钧天来耶吾闻诗缘情不闻缘陈死人发其已闭之窍也蓁蓁而叶。灼灼而华。千岁一桃。绛者碧者。青且黑者。巧奋闺秀。千岁一制令东皇走春工而问前岁之萼绀核菱矣譬如虎迹。前迹如盃。后亦如盃在山君自提躡印彼曾不靳其肖然则东皇握龙汉之玄符何年不拚心君秉蔚蓝之密印何古弗叶绰我山人。幸然不臣天子。独奈何屈作正则衙官哉已而已而载缄其口。

文章之衰也。或求逼于先型。或取妍于拙目若苕发颖竖离众绝致诚有如斯篇之自命者焉

◆尺牋◆

答朱大复

答陈建宇

答金象瀛

复胡敬所

与无尽修法华三昧书

○答朱大复

南屏遇舜征。授药资。使弟寻医。得国医钱藩用子和三法。呕失音犹未失也也又得医鲁生进参苓益矣。浊液填膺。遂罔罔若失心始以为二医乃不知其即二竖也神哉二竖使我无得无失之心画忽失夜旋得道兄书午至。子见书。丑寅之交。语儿曰。剥肤分痛。骨肉间。谁结此人。补身补心。方术家。谁发斯秘。六斛米。谁为监河三部文。谁为黄石。吾俯■〈息页〉于枕。若稽角于地。不足谢斯德也盖弟得心时语如此更有何心超三圣垂千秋以长留人间如道兄抉玄启钥种种论著者乎愧负愧负

韵致疏冷。

### ○答陈建宇

十丈足下仆便赋行路难。无几何且唱宦海沉深矣。于仆堪否抹额带沙帽大似将头刺胶盆计相见时犹然角巾耳万一稍稍展翅。小五郎是我张君房哉。何用嘱累耶。家中有缺即补。有过即逐。宁添一口。不添一斗。政使十丈清粥中。数茎须历历耳。想闻之喷饭也。四三弱弟。日治火攻之具。直曰羸磨勿绝。而十丈以为能操笔伸纸。当是神化。不然乃是灵鬼凭之。莫作此语慰我幸振奋神威若罗酆治鬼主者可也。每日十字两首诗一个故事。定不可少朔望习礼容。习称呼。亦不可少。果然黄杨寸长。必有所以祠东皇太乙者矣。十丈家君之陈琳。母妄治牒干请。吾辈为童生时见轩车集邑门发上指欲手格之今何遽乃尔且我固春官之童生也笼槛中人。议遐举远引事。冗如猬。焦如蛾不及一一称说。在十丈察其素而谅之。

寒温中倍多欸曲。

### ○答金象瀛

不一岁游两都。柴桑先生所饥驱者也日御马遗风十里息。而冒絮尘炕上。听俺父语。视觉院慈光孰得哉。我四三兄弟之交天为主盟今天复渝盟而燕吴之也安知其不坎书碣石奉昭王之千金而寻盟也耶则旦暮遇之矣不佞吾党下驷。仅仅勿蹶。而受鞫于此。乃足下龙池夹镜。营八极以为家。谁欤九方皋也者。安所不弭而枋也遂令枣脯归我腹。大是异事。每戊夜起望恒间忽无伯乐将吴中有伯乐乎而足下之马来矣颞注颞注。不佞须次尚书且久。盖久相待。岂敢先足下而官足下第徐徐及我耳公交车之牒。入政府。不得出。无所諍其媿。足下尝谓我倭王。今定是夜郎王。与汉争大雕题珍髦。犹矜姣好。何虑媿哉。一笑。

属望蔼然。启口自然韶令。

### ○复胡敬所

弟病深。入山更深以入山之深也城中之为谣诼者耳目不相属而任其口故流言易起足下久不见我矣安能信我即我亦疑我无怪足下也公家先生九十。尚驻百年而待足下之升足下需弟言弟直言其必升必能待耳度不以示城中人。信不信任之。然弟病深矣。文较浅。如往日之深。则模商彝。日放周鼎乱三代之制庸有焉今直老瓦盆注寿酒而漏。足下奚取而奏之家先生乎。书竟。思俚以币。篋中空。如足下之四壁也。辄用特达此语足下宁渠能信我我自信而已顿憊枕上。未尽离索之衷

潇酒亢直。何减子瞻答李端叔书。

### ○与无尽修法华三昧书

呕血是口业报。何以斗易占之语。正口业也。血中无珠玑。呕出糠粃。为师前导。因藉以通忤耳。师志纵横奔泻如石梁悬瀑飞流千丈西京咸阳。乃有此

体。不慧不敢步趋其间。直作徐陵以后人语隋宫女子剪青缯作牵牛花不堪天人散佛顶上也罪似难忏矣。主臣主臣。

言藟面葩。攻似徐孝穆。

◆说◆

隐侯说赠杨令汝和

自说

○隐侯说赠杨令汝和

靖安君以其皎皎蒙污而去。谓葱衡黄绶尔何如佩兰被月矣夫清浊之迹。旦暮勿着也。使吾而收其簠簋。安能掩夫人之壶浆。吾归而参横吾室风伯袭吾衾也独两君知我乎庶几傲吏隐焉于是烟客虞生。上私谥于其生谥曰隐侯。傲隐也。国家发肘首侯。得百里而君之。于法得称君。二者天下之莫尊也。而君侯隐矣。支頰之吏。载宝胫玉。经其身而重其贿以求昂于权衡。乎无过侯者也膝为趾肩为顶百折而佞于庭卒未闻美谥也而君隐侯矣鲁人谥尼父曰諂。汉人谥少游曰贪。宋人谥正叔曰诞三者明人或以是谥君子。我独曰隐侯隐侯云。晋陶靖节宽绰冲和之气。偕于展禽。而顾不能用种秫。事乡里小儿。必有所托以寄其傲傲者隐之高德也君归去且寄傲东城一申其膝计从此不屈于人天子不得侯礼官不得谥惟寒峻幽人隔篱而呼之声日起也靖节靖安。千秋二士哉。不佞有莲社在灵鹫之西。行且招君君亦蹙眉而傲我也耶

骨不傲不奇。气不傲不韵。睥睨殿中。滑稽君侧。固夙韞此隐德。

○自说

空洞鸿逖孰之自而葩谓自者名自也非固自也蛲蛔蛄蟪。族八万而宫人之宫。藏人之藏。府人之府。人之自。彼之自。彼之自。人之自。然而和陀传羽。则针石醴液薶之下而纳诸溷。伊何仇乎。自范蜮之。卵蛻醢而收嗜之急。曰以泽肤。以益肪。范蜮自哉。神为自茸。未庸耻愤。忘庸悔逸。滑庸惩踊。而摠而创焉。而艾以诀焉。六者隶于神。不自自也百灵孕乎天百祗孕乎地百智孕乎喆孕乎材于是有招有祈有摄有萃有弓旌有币帛不啻若其身之耳身之也则自者欤吴洼依之葩者。擘红虬。纤翠蒲。享彭■〈虫质〉于黄舆。庖人进啄木。勿食也。■〈虫质〉享已大饥。出入九窍。尽营血而去。依死依之神。创勿神也者。陈于司命。乞天聪焉。司命予以干人之智。退而自葩。孔英传刺。闾吏左辞倜俊升贄。闾吏右辞。兆姓秉灵而攻之。依复死于葩。

灵文秘载。玄古道书。

◆疏◆

募葬郭孝童疏

○募葬郭孝童疏

邑志所传焦尾琴谣者。予纪以惩剪炙其父母者也孝童欲出母于是中而反煎炙忍投其骨若案土鱼肉哉况无余烬可琴若爨下之桐耶杭俗殇者每用浮屠法焚。谓易托生。果尔则孝童幸生天生净土矣应有骨塔。顾其事儒者不道儒旌死孝虽孝鹅犹有豕而令孝童化野土食其产乎故乞若斧若鬣之封。标之名山。且乞幼妇之词美女簪花之笔。与孝娥碑并峙吴越。不然食孝鹅而投与狗骨。将犬豕不食其余以待孝童。卓哉灿哉。必受燃脐砾豕之报。

使孝童凛然有生气可无殇。

◆判◆

毁鹿椅判

○毁鹿椅判

破戒无异木头。虽标梵网。杀生尚怜草系宜学苾刍猿心亡而祸延鹿椅罪因名得。惟兹蔗种系出女仙。爰彼树神。由来佛化。既可观成秽器。讵难想作莲台。人悬淫具而不容尽诛。户列雕床而安能并毁。况交柯连理。人不生嗔。矧兹手尾鸟巢。史犹详纪。即使合欢若腰鼓。何劳赫怒动斧戕。且曲木直木之交易。与者何殇。而远逋近逋之急征。取之为虐。讪人私以夺人好。借佛法以劈佛身非。君非亲。碎宝解囊成武断忽取忽舍。朽卮欹器枉镌铭。在仰松俯而狎偃松如觉海激而荡性海。钻燧生其赤德。祸克背于青阳失御牛车之牛。同逐鹿园之鹿。加青黄于始。谁湮文樽。施刀锯于终自屠肝膈。笑此竹苇乞士俱是桁杨下人。或比伐九里之良材。更似杀千秋之风景不争狮子座拟割席以何为摇落鸟巢禅叹巢居之未稳当夫四金。业有定价。于时二人。已不同心。佯若连枝。潜窥液漏。一闻戏车之语。忽动伐柯之情否则初听淫声胡不即碎隋炀之驾岂得翻雕锦字献颂唐姥之床斩曲几。斩恶竹。隐君正令诚严。焚宝座。焚花趺。释子贪心弥热想据梧而难瞑思援木以他求指黄太痴画上之柯寻根诬盗引宇西泉像前之带伐杞貽殃玉女幻地狱之乘。死尸变天冠之叶此座极险斯木多阴胜则朽而蠹生觉亦空而蛇伏法应连坐。律合同条一付刀林一投剑树

奉持此判。当令欲海清凉。薛城冰泠。

◆赞◆

文昌赞

丁侍峯像赞

○文昌赞

泰阶六符。爰覆七元。紫雉殷殷。昂次张躔。雷声出地。乘云御天。彼西川之白骡。历七十二化。而超然素王比肩。

古峭。

○丁侍峯像赞

仕于莲幕。隐于松岭。散帙芜斋。提纲薇省横槊东海之崇明弄卮西湖之乐境成佳儿文武之名。肖尚父仪容之整。此夫自为丁兰而千秋留影者欤

语该而有韵

◆杂着◆

代石言

○代石言

灵竺名胜。惟九里松飞来石。天下奇观。向年松卮。道民曾作谣以泣。转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灾。道民欲存开辟之峰比救唐时之松尤为急切故向既垂涕而道。今可无发冲冠而谈不欲默一也况贵人向颇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邻因邻祸石势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过责善。大过痛言。过而不改。是为独夫若苟怀小惠之私是坐视大恶之就谊不容默三也良医对治。有触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医。有痛割其赘疣而痼愈。盖不比桀纣非至口不牵猛索不回头。劝百讽一。改悔庶几情不容默四也山灵夜夜相泣欲言而无其声寺僧队队石顽能言而词不达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贵人曰我石无口口在世间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盘古皇帝。迄今万岁圣人。峙立此土。名曰飞来。荫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贵由我锤毓而致。科名由我秀而崇。许由爱我。栖隐其间。惠理知予。加之美号。今蒙贵人见爱为宠实异诸君以为石乃公物叠灵山之假何妨取灵山之真不知石是云根苟剪一片之云实夺一峰之秀岂不闻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尽徙而龙亡。可怜去岁以至今朝。始犹扛抬浮石。今则挖掘心胸。始言盆景列排。今则势侔良岳。今虽掘土几寻。后必开坑百丈。始虽势在一门。今则效尤接踵。喊声震地锤凿轰山鸠众如虎而如云。扛插似戈而似。金声累岁敲碎道民之心搬运百千沾克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已实不遣而暗利土入之盗来又复笑言我自美观宁惜贱人之唾骂故土人有天坍长子顶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欢之说是犹警盗而无论窝家详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恶发。巧语进欺。虽宋世开花石之纲。凶不若是。元肱凿佛身之血。恶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论。独不念会城之秀锤乎。一城之秀气不挂意独不念己身富贵之由来乎己身富贵欲享尽。独不顾朝廷之香火当存乎。淫石迷楼。穷奢极欲。陈明土地。含怨而未肯显灵。灵鹫山王。睨视而共须时至我令泠泉终日汤汤相告而贵人若不闻我等众峯终日点头如求而贵人若不见必至崩我身。绝我脉而后已。哀哉。痛哉。赖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言由而累以祸随幸而道民似铁之心誓愿头存而与璧俱碎一言夕发。万里且闻。伏愿灵隐寺岁时朔望祝愿。万岁圣天子闻之。伏愿守土观风名山太之寄天诸侯闻之。伏愿郡城内外间锤灵峯诸大夫士庶口之。伏愿会城远近有姓军民共有富贵科名之望坟墓祖孙之念者闻之定发公言。将无清议。倘然肤剥。如救头然。泣血谨告



鹫山灵秀甲天下。郡城实邀灵焉。道民慈心苦口。为山灵补疮息劓。岂惟德护名山。簪绂蝉联百世赖其呵护矣。

◆塔铭◆

慧理大师塔铭

○慧理大师塔铭

理公本灵山罗汉。垂迹晋咸和间。鹫飞猿腾。先来震旦。公锡后落。饭而问之谁摘陶轮。若犹磨砢。会物不迁。乃归院焉。宋之灵隐寺也。俄窥神足圉相。聖周开宝三载。崇为方坟。直清绕桥。在式公新开涧上青乌氏曲铃回龙则凡骨僭人塔矣万历丁亥。夏雨夜圯。庚寅春。释如通祓秽新之。檀者程理于时崩石洞肩公所周身可抚也当期覩史下生。乘鹫呼猿而回龙华。乃称回龙哉。梵网戒众。虞淳熙庸作铭辞。铭曰。

石燕拂云。岭鹫入吴。公锡于飞。猿心可呼。安安而迁。月运云驶。生灭毁成。亦复如是。谓公盖疎。鸡足与夷。谓轮盖倾。鳌足与支。幡摇鸟惊。拱积星碍。骨妖斯濯。墨藹虚佩。如梵天宫。乘往当来。南虹泗影。不蹇不摧。

灵升古崛不数六朝。

◆祭文◆

祭童晋父文

○祭童晋父文

童晋父归而埒秩。一夕卒。卒之后几日。友人胡文思。许光祚。汤以礼。虞人期。皆以鞞音不遥。素光犹烛。祖而酒之。而招之。胡生汤生之命觞曰。噫。修容广步。初俚尔形。殒歿恢食。渐叶尔心。引■〈廿吮〉且声。委羽叱灵见而不见不如不见之无伤我神也呜呼哀哉晋父。已许生命觞曰。甫幼清忌。甫汰张忌。饮谐谑忌。子廿而我总兮。邻芳香忌。茗有凤。舜有龙嘲龙讥凤我乃不聪胡然而蜕胡然而靡晨之饮夕之瘁呜呼哀哉晋父。已虞生命觞曰。嗟晋甫。尔食荣阳。夫焉都史。阴房之尘第。安藉安止。唐氏何厉。何凭何使。缙玉密理焉虚蔓而啮。三百焉宅。三千焉几。里语方言何志永之口弹倩糾。何雌黄之。念而发之洒。沾其雨之蒙蒙。沮洳扶曳。晨泣试宫。知我者谓我相成。不知我者谓我相讎。呜呼哀哉晋甫。于是三子相与起谏谏焉投杯挥洒招之以辞。曰魂兮归来。四游不可宫些。查影摇摇。志九峻些。有茁寒梨。泣清露些。魂兮归来。夜壑不可以委些。皇路厂雄。旗常勒些。茗发颖竖。庐东壁些

湘君山鬼。为来饮泣。

◆书跋◆

书天界寺香饭记后

书直指堂化缘疏后

## 书座右

### ○书天界寺香饭记后

翁子先持罗玄甫寄来香饭记示同社。余读之至飞走蠢动沾足句。顾两湖三潭而叹曰何当使吾辈所放之生沾足如金陵也何当使国殇引俦连类食之不尽既沾足如生物亦沾足如生人也辽灶日增。吴灶未堕何当使柴师以一把柴。炊燕寺釜底。宰官长者。定感无量香饭。沾足王师。由七日而七年教民即戎破虏易易耳忍令羽毛骨角都变利兵燔炮烹炙空饘饥卒祸延崔鼠。筭及鸡豚。至穷林竭泽而征饷不已哀哉坐中有师。读记不解。问淮南王术治豆何法曰即今所吃豆腐也。起于淮南王淮南王有言。食菽者愚藉此一愚以通万觉亦藉此一奇以愧万庸且俚语安足喻词人。词人必鼎臠盈望。恣所尝恣所择。而后乐故拟大招起信公第吃肉边菜听獠语莫来拦我球门当时维摩叙众香国饭语元美谓鬼神干文想座下无师兄在。因题记后属社友行之。

干戈杀气也。杀业形于人。而杀气应。非止作救生功德。

苾芻乞士女以沾足众生。宰官剥士卒以沾足一家堪一再读此否。

### ○书直指堂化缘疏后

灵隐寺方丈向揭张即之书直指堂字作九里折松枝形一使者从松下喝道入。见之。曰此吾堂也安得居僧且字槎枒。中书君不中书。顾命侍史书指心堂。换额去通法师重建殿。正书殿额。笑曰幸不仍觉皇殿旧名当令此公拜舞其下或疑龙潜处更书皇觉寺额换去矣孙某某侍。亦匿笑曰。堂欲圯此公知换额不知换堂他日吾换堂使宏扁如使者台眩乱俗眼一时移换不得。直下承当。是吾祖清耸禅师一指禅。何处分真分俗耶。法师化后某某乘愿入堂。屈指正统及今逾百年。应圯而修万历乙巳千支蟠曲如蛇。借为吾指。按而发光。十笏菀然以百。握金工千。食指累十方。长者袖手其傍。汰工之血指者藏吾指。毋令耸师砍断。及诸长者疑染指也。假饶指出心字。无论使者认作自己肉团。一切有心人争啮我方寸灵台换之而去我将为白云宗此堂倒却矣■〈目替〉子闻之大笑。录其言告诸长者。愿各出一手无徒累此师作无心道人。又使歌女此君相与换去也

无限婉转。洵属交彩通华。

### ○书座右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闻空中神人语曰。帝悯汝诚。使我问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茎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间水滨。以终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汝何从得之偌求富贵则可矣。予因历数古人极贵。念归而终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盖天之靳惜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右梁溪漫志所纪。此乐予近已得之。无用爇许都梁祷祠而求矣。乃故求神仙不置。一何贪耶。神者地祇之申仙者山人

耳。上界大多官府。即洞宫佐史正尔庄语肃仪倚人间问庄生作太极闾编郎得逍遥曳尾否今日龙山凤泉有食禾衣苾。逍遥神仙犹故不自足帝且罚守天圃。勅之没淄尘欲火中。大可怖畏。书一通座右。自警贪志。

梁伯鸾卧会稽之墅。高伯达坐华阴之山。彼正收得猿心勉脱蜗角白饭青藜之为乐耳

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 明 袁中道着

◇袁小修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记 游记

卷之二 传 碑 墓志铭 赞 书跋 杂着 尺牋

●序

袁小修先生小品弁词

坝箎奇韵宋有眉山明兴为弇州昆季文章称二难近则有公安袁氏箕筓谷里和鹤鸣之好音金粟堂头辉棠棣之花萼风流蕴藉岂令白眉独良故不独中郎振玉璠之坠绪小修亦嗣中郎之微音居平角胜于火攻矜才于絮起挥尘运毫辄欲后来居上然其间爽皜之气飘逸之韵新颖之思尖利之舌固犹然兄弟也既选中郎小品复取小修珂雪斋集选之璐联璧缀贲有奇光琼贯瑶绳莹生异色惠连春草之梦直与灵运寤寐通矣想亦天地间气既鍾于蜀复生于吴又必鍾于楚居中以呼吸两地乎八士无文两曹豆燃知不足奇也

壬申冬至日武林陆云龙题

●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

仁和全汝栋汉口选

公安袁中道小修着

钱塘陆云龙雨秋

序

记

游记

◆序◆

阮集之诗序

助道品序

苦海序

程申之文序

殷生当歌集小序

翁承嫩文序

龙湖遗墨小序

陈无异寄生篇序

南北游诗序

送邑大夫方公归田序

寿孟溪叔五十序

○阮集之诗序

国朝有功于风雅者莫如历下其意以气格高华为主力塞大历后之窳于时宋元近代之习为之一洗及其后也学之者浸成格套以浮响虚声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郁而不能言而诗道病矣先兄中郎矫之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始大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变化谢华启秀耳目为之一新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由此观之凡学之者害之者也变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历下也而力变之为历下功臣后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历下者功中郎也哉每以此语示人。辄至河汉。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学甚博。下笔为诗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轻心慢心掉之予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尽也其后也惟恐其出之尽也集之束发为诗。亦屡变矣。至是虽不为法缚而亦不为才使奇而不器新而不纤是力变近日滥觞之波而大有功于学中郎之诗者也夫昔之功历下者学其气格高华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诗人之脉所以相禅于无穷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征集之其谁与归。

转风气之人便是坏风气之人沿之者坏之也而助中郎诋历下之人便是坏中郎之人以其皆无目无骨而为诡随也此序小修煞有公道。煞是善卫中郎。

○助道品序

山水之乐能濯俗肠飞仙之语能损尘机厌苦之情能动离想盛衰之感能陈幻理鬼神之状能兴冥惧有一于此皆可存之触目沃心。渐除热恼。不论唐文梵策。正史稗册有见即入都无纪律惟繁华之旨。进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云霞俗情是非有点松石自有流布姑从刊落自万历丁未为始日有增加动游静止无息不陈道人之乐孰有加焉

损尘濯俗。归之理。耸之惧。入道何难不必□头□几句朱程也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缘如薪。可爱可乐之境。当前如火遇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洒以清凉之水火亦渐息吾尝见人阅徐书则进取之念愈炽睹广柳则谋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随境变可用吾干旋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处逝多林中借其无常之水以消驰逐奔腾之火此亦调心第一诀也袁崧好唱挽歌盖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

耗壮心而世目之为癖则过矣予往驰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诗篇。闵生伤逝之语。都为一集。命曰苦海当如炎如烁之时而一歌之念岁日之无几感繁华之不永霹雳火化为清冷云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辄愈更须广其传以救众生之热恼实檀度中事也故存之。已酉秋日。鳧史袁中道书于丹中。

先掬以苦海。后掖以助道品可令人名利之心欲轻

### ○程申之文序

申之既得钵中。山水幽蒨。谓予曰。予将买之而隐。予笑曰子非隐者也子之文清而贵绮丽而无枯槁之气实金华殿中语也岂山中之人哉子有可以栖隐之地而时不当隐心不肯隐其才又不容隐然则此一片地终当付之山樵野老鹤怨而猿啼有日也予故曰子非隐者也夫岂惟钵中不能留申之以隐而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发灵慧之情而助其深湛之思今申之此篇皆钵中之所得也果不可隐耶。数年之后。予以瓢笠入黄山。取道钵中。欲于是处觅申之也岂可得哉谨书之以券。

灵气■〈石盘〉礧缭绕山歇雨而生氛。林滞烟而拖练。

### ○殷生当歌集小序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为而束之则近正否则近褻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杨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语也近有一文人。酷爱声妓赏适。予规之。其人大笑曰吾辈不得志于时既不同缙绅先生享安富尊荣之乐止此一缕闲适之趣复塞其路而欲与之同守官箴岂不苦哉其语卑卑益可怜矣饮酒者有出于醉之外者也征妓者有出于欲之外者也谢安石李太白辈岂即同酒食店中沉湎恶客与鬻田宅迷花楼之浪子等哉云月是同溪山各异不可不辨也虽然此亦是少年时言之耳四十以后便当寻清寂之乐鸣白灌木可以当歌何必粉黛予梦已醒。恐殷生之梦。尚栩栩也。殷生负美才。其落魄甚予宜其情无所束而大畅于簪裙之间所著诗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昉画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独传其美人。此集之行抑亦周昉美人类也殷生行年、如予。必当去三。闹而杖孤藤模写山容水态从予于碧水青山之间日可俟矣予淬眼望之矣。酸腐居士袁中道书。

英雄有托而逃非英雄不识然左琴右书名教不有乐地乎。虽然恐又为酸腐之续也

### ○翁承嫩文序

予已酉游秣陵。结冶城大社。皆海内名士。承嫩与焉是时予气尚锐。笔尚铍视一第直唾取耳乃明年复落春官。自此后频遭患难。遂弃而入山有看云听水为工课间一为时义。忽忽如梦中语逐队入棘直游戏耳反见收于当事此殊不可解。承嫩气之锐。笔之铍。百倍于予。颜年得贤书。则先觅承嫩名竟不可得。心尤惑之。迺者予南归。偶晤于朝歌以酒酒予出近日行卷见示。骨愈健。才愈藻

。穿心出肋。视昔有加焉。承媿酒间慷慨悲歌。欲舍此毛锥。持弓矢立功塞上予悲之壮之而因决承媿之必遇合也何昔予昔惟河清之不可俟。故有披发入山之志承媿今亦惟雄心之不可降故作投笔从戎之谈此皆厌于局中已极而欲逃于局外者也欲逃于局外无兢兢必得之心故其神反闲而其机反活所谓樛宝种树获于无意者非此类耶予是以决承媿之必遇合也独不闻贾坚之射中乎。曰臣往者力能使之不中。今正可中之。夫能使之不中者丰干力而踰其的也惜吾力以俯就的何难一隼予亲试之矣继予而起者。必承媿也夫。

鼓舞承媿矣却亦甚排调世之具眼者

### ○龙湖遗墨小序

昔苏子瞻为人性无忤害乐道人善宜无轧于世矣而当时恶之者直若甘心焉而无罪其后萍飘岭海。仅得生还。讯所以致祸之故而。多不可解。岂亦命数适与之会欤。龙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过过之其性无忤害处大约与子瞻等而得祸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笔端。真有以犯世之大忌者。然欤。否欤。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宿州符下之后。半入蛟宫。其临池挥洒之余。为人藏于复壁者。犹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为奎宿。然后始弛苏文之禁。当龙湖被逮后。稍稍禁锢其书不数年盛传于世若揭日月而行则本朝之宽大与士大夫之淳厚其过宋朝远矣诸刻之余。其随意游戏楮口间。往往。秘藏于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贮。种种尚未经人耳目者真可宝也道甫客西陵。与龙湖来往最久此老以嗔为佛事少不受其词斥者而待道甫温然惟恐伤之则道甫为人可知盖龙性虽不可驯而见人一长即拙扬不容自己如予之麓疏尚怜而以国士遇之。况道甫乎借子瞻集行之巢口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辈皆得托以有闻于后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无论若予之名姓且将附此老诸刻以传则予不可谓不幸也因喜而为之引。

文字亘古不磨便消得以一生偃蹇偿之然废其身不能废其文奈何请以质娼嫉者。

### ○陈无异寄生篇序

六一居士云。风霜冰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四时之变化亦多矣而惟经风霜冰雪之余则别有一种胜韵澹澹漠漠超于艳冶浓丽之外春之盎盎。百花献巧。争妍者不可胜数。而梅花独于风霜冰雪之中。以标格韵致为万卉冠故人徒知万物华于温燠之余而不知长养口口沍之时者为尤奇也由此观之。士生而处丰厚。安居饱食。毫不沾风霜冰雪之气即有所成去凡品不远惟夫计穷虑迫。困衡之极有志者往往淬励磨炼琢为美器何者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逼极而通而知慧生焉即经世出世之学问皆由此出而况举业文字乎吾友无异。少遭困阨。客寄四方益自振下帷发摎穷极苦心发为文章清胜之气迥出埃壒若叶落见山古梅着蘂一遇慧眼

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予每会无异于长孺座上。嘿嘿而亲之。私自念此非经。风霜冰雪之余。有以消磨其习气而然欤。古人有言。能推食与人者尝饥者也。赐之车马而辞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饥而惮步则天下事其吝为之怯为之不亦多乎。无异常天下之难者也。也无难天下事矣。予以此券无异焉。

人得天分者少。资学力者多。困阨学问之资也。此序不直可鼓无异之气。

### ○南北游诗序

有一时。即有一时名士以为眼目若凤麟芝苗为世祥瑞。无其人则国家之气运亦觉闇然而无色。夫名士者固皆有过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劲而趣不深。则虽才不足取。昔子瞻兄弟。出为名士领袖。其中若秦黄陈晁辈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观子瞻所与书牋娓娓千百言。直披肝瞻。庄语谑言。无所不备。其敬而爱之。若是想其人必风流蕴藉如春温如玉润。不独高才奇气为子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淡泊自守。甘贫不厌。真有过人之骨。文章清绮无尘。盆气真有过人之才。而尤有一种清胜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见而不可即者。以故中郎于诸君子中尤敬而爱之。其诗风味亦近似中郎。盖染香润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尝比之于秦太虚。中郎亦以为然。孝若年尚壮。精于举子业。独不肯。数入场屋。曰蓬首垢面。项带竹簍。子如弄蛇儿。容头过身。非丈夫所为。以故至门墙。复彳亍不入者。屡屡迨最后。为广文自。谓尝鼎一脔。非欲充肠。能具八口。饘粥即飘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贵也。予今年若不得意。已买得一丹。自拚入丹中。泛泛潇湘龙茹问。孝若少涉宦途。其急来登予。丹以逃名焉。

托迹广文。其先便已不能不作美蛇儿矣。即此数语已露孝若之骨。见孝若之趣。

### ○送邑大夫方公归田序

虽有异才清操。命不值则不亨。此非人力也。南唐冯贲云。早知穷达有命。悔不十年读书。岂惟事科举。即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弃去令予邑。百废皆兴。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涨。破城郭。前时岁不甚歉。二三年辄大饥。公行村落中。自赈之。小民辄公发富民廩为盗。不可治。幸门吏胥公力搜剔。然奸猾山积。公为民曰。以羸瘦贫次骨。天变人情若此。且公释科举而宦游。以为可以稍行其志矣。而卒不伸。非命也。欤。民贫度支无从出。过客不满意。则谯诃随至。以为公似强项者。孰知公之淳谨甚也。夫送迎之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圯。仓廩虚。猾民反噬。盗贼多有此。其治状之可见者也。若夫抚凋瘵如赤子。进之衽席。惟恐伤之。此心之不可见者也。冥其不可见者。而摘其可见者。宜矣。何憾公独不忆初下车时语予事也。公举于乙卯。梦人曰。首春官。则仕以此屡诘。至丙戌三十余年矣。不得已乃宦。得公安时。为予兄首制科年也。公甫得公安。大惊。曰。吾梦所谓首制科乃宦者。其验欤。考其时。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复何逃。岂进有命退无命乎。公归矣。予事科举无效。惟有志读十年书。魏武有言。老而能学。惟予与袁伯业耳。公才高学博。归而浇花种竹。与

古人为伍亦安往而不乐哉夫州县之徒劳则自古叹之矣

寒泉碍石。凄咽难流。病叶吟风。呶唔欲下。

○寿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数区倚山傍湖竹木环焉乔松千株有田数千亩不减下时岁收不知水旱鱼虾如土薪不待伐养马四十余蹄丁铄郭椒楛之有别馆贮伎儿不离丝竹居然仲长统所云而豪华不啻焉村里萧寂多溪刻。瓮牖之子谁与享此者。眼前独见孟溪叔也。叔喜自适。善治生岁以其余费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数人精力强健予尝笑曰如叔者素问难经俱闲物真可付祖龙鹄仓诸公当于何处生活今年五十矣非惟意兴如三十许人即面貌居然是也昔伏波薄少游之言。至见飞鸢跼跼水中始忆之。幸而功成即以为过少游矣然年老贪功不寘。观其矫一足而视战鬪亦殊可怜吾又未知所谓胜少游者果安在也予家世农夫产业膏腴先王父享田间之乐春初即了公事终岁县役不至门惟相与饮酒晏笑而已后稍知读书。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贤书。然两兄有书来。皆云仕宦若甚机关械其内礼法束其外不似昔日坐大槐下乐也若子为博士弟子每入试头须为白人生几何而能堪之视叔真天上人叔且百岁此别有异福原不可以养生之常理论第不知如侄辈者何时得掷却经生事奉杖履于湖山间也叔闻言大笑。乃谓予曰阿叔日来愈知调马遂呼儿取马来至则超腾而上。一鞭竟指湖上若飞烟顷之不见。又顷之复还。下马振衣。顾予及诸客曰何如遂相牵入中堂痛饮达旦

世间有此快乐岂似伏波老而方悔遇之便当把臂入林矣虽然。终恐不似其豪。不能不借经生为资生。必至如其五十。或付之无可奈何耳。

◆记◆

箕筍谷记

清荫台记

爽籁亭记

楮亭记

○箕筍谷记

箕筍谷。周遭可三十亩。皆美竹。门以内。芟去竹一方。纵可十丈。横半之前以木香编篱植锦川石数丈者一芭蕉覆之有木樨二株皆合抱开时香闻十余里贍卜黄白梅各二株。有亭。颜曰杂华林旁有室曰梅花廊总以竹篱络之而篱外之前后左右皆竹也于篱之西。杂华林之后。有竹径百武。又芟去竹一方。纵可三十丈。横二之有一。亭三楹。颜曰净绿后有堂三楹。名曰箨龙其后为燕居小室。总以墙络之而墙外之左右前后皆竹也于墙之西。净绿亭之后。又芟去竹一方。纵可十丈。衡半之。种黄柑四株。皆合抱。岁得柑实数石。甘美异他柑。有亭曰橘乐亦以篱络之而篱之前后左右皆竹也竹为清士所爱然未有植之几数万个



如予竹之多者予耳常聆其声目常览其色鼻常嗅其香口常食其笋身常亲其冷翠意常令其潇远则天下之爱享此竹亦未有如予若饮食方服纤毫不相离者予既以腴田数百亩易之王氏。稍与中郎相视点缀。数年间遂成佳圃。而中郎总名之曰簟筍谷云。

绿川千亩。可容馋太守。个中却隐两才人一片绿阴更奕奕有清气  
描写位置。令人神往。

### ○清荫台记

长安里居左。有园。多老松。门内亘以清溪修竹丛生水涯过桥槐一株上参天孙枝皆可为他山乔木其余桃李枣栗之属郁然茂盛内有读书室三楹。昔两兄与予同修业此处。两兄相继成进士。举家皆入城市。而予独居此。夏日无事。乃于溪之上。槐之下。筑一台台为青槐所覆日影不能至因名之曰清荫。而招客以乐之虽无奇峯大竖而远冈近阜郁郁然攒浓松而布绿竹举凡风之自远来者皆宛转穿于万松之中其烈焰尽而后至此而又和合于池上芰荷之气故虽细而清冷芬馥至日暮。着两重衣乃可坐俯观鱼戏仰听鸟音予意益欣欣焉大呼客曰是亦不可以隐乎

亭亭清韵。芰荷独袅于风中。

### ○爽籁亭记

玉泉初如溅珠注为修泉侄此忽有大石横峙。去地丈余。卹泉而下。忽落地作大声闻数里予来山中常爱听之泉畔有石。可敷蒲。至则跌坐终日。其初至也气浮意嚣耳与泉不深入风柯谷鸟犹得而乱之及瞑而息焉。收吾视。返吾听。万缘俱却。嗒焉丧偶而后泉之变态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鶑弦铁拨已如疾雷雷霆摇荡川岳故予神愈静则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萧然冷然浣渥肺腑疏澹尘垢洒洒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则吾神愈静也夫泉之得予也。予为导其渠之壅滞。除其旁之草莱。汰其底之泥沙。濯足者有禁。牛之蹂践者有禁予之功德于泉者止此耳自予之得泉也旧有热恼之疾根于生前蔓于生后师友不能箴灵文不能洗而与冷冷之泉遇则茶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冰而秋风之陨败箨泉之功德于我者岂其微哉泉与予又安可须臾离也故予居此数日。无日不听泉初曦落照往焉惟长夏亭午不胜烁也。则暂去之矣斜风细雨往焉惟滂沱淋漓偃盖之松不能蔽也则暂去之矣暂去之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乃谋之山僧。结茆为亭于泉上。四寘轩窗。可坐可卧。亭成而叹曰是骄阳之所不能驱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与明月而偕来逐梦寐而不舍吾今乃得有此泉乎且古今之乐自八音止耳今而后。始知八音外。别有泉音一部世之王公大人不能听亦不暇听而专以供高人逸士陶写性灵之用虽帝王之威英韶武犹不能与此泠泠世外之声较也而况其它乎予何幸而得有之岂非天所以贻予者欤于是置几移幙穷日夜不舍而字之曰爽籁云

松风涧水。原不可一日去耳。何妨作三日卧哉。得于泉者深。故津津乎有会。

### ○楮亭记

金粟园后。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焉予欲真一亭纳凉。或劝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种松栢。予曰松栢成阴最迟予安能待或曰种桃李。予曰桃李成阴亦须四五年道人之迹如游云安可积之一处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楮虽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盖亦界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以为材则不中梁棟榑栝之用。以为不材。则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颡面其。用亦甚伙。昔子瞻作宥老楮诗盖亦有取于此。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则水风泠泠袭人。而楮叶皆如掌大其阴甚浓遮樾一台植竹为亭。盖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骄阳隐蔽层林啼鸟沸叶中沉郁有若深山数日以来此树遂如饮食衣服不可暂废深有当于子心自念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岂惟宥之哉且将九锡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松蔽秦皇而污。楮荫小修而显。因人重哉。且能节取。天下何尝有弃物。

### ◆游记◆

#### 游石首绣林山记

#### 游西山记

### ○游石首绣林山记

大江自三峡来。所遇无非石者。势常约结不舒至西陵以下北岸多沙泥。当之辄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数百里。皆不敢与之争而至此忽与石遇。水汹涌直下。注射拳石石崿崿力抵其锋而水与石始若相持而战以水战石则汗汗田田澎澎■〈彳 盱〉■〈彳 盱〉劈之为林蚀之为窍锐之为剑戟转之为虎兕石若不能无少让者而以石战水壁立雄峙怒犷健鸷随其洗磨■〈竹 欺〉荡之来而浪返涛回触而徐迈如负如北千万年来极其力之所至止能损其一毛一甲而终不能啮骨理而动龈腭于是石常胜而水常不胜此所以能为一邑砥柱而万世赖焉者也予与长石诸公。涉其颠。望江光皓淼。黄山如展旆意甚乐之。已而见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矾上。各据一石而坐。静听冰石相搏天如旱雷小如哀王而细睇之或形如钟鼎名如云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发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与为用予叹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为文章以垂后世者何以异此哉山以玄德娶孙夫人于此。石被绀锦。故名。其下即刘郎浦。是日同游者王中秘季清。曾太史长石。文学王伯雨。高守中张翁伯。王天根也。

始如脱峡泉。既如千顷澜。随触生情。子瞻万斛泉源。岂得独擅。

### ○游西山记

出西直门。过高梁桥杨柳夹道带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见沙石蕴藻萦蔓鬣走带

牵小鱼尾游翕忽跳达亘流背林禅刹相接绿叶秾鬱下覆朱户寂静无人鸟鸣花落过响水闸。听水声。汨汨至龙潭堤树益茂水益阔是为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觴最为胜处矣憩青龙桥。桥侧数武。有寺依山傍岩古柏阴森石路千级山腰有阁翼以千峰萦抱屏立积岚沉雾前开一镜堤柳溪流杂以畦田业翠之中隐见村落降临水行。至功德寺宽博有野致前绕清流有危桥可坐寺僧多习农事。日已西。见道人执畚者插者。带笠者野歌而归。有老僧拄杖散步塍间水田浩白群蛙偕鸣噫此田家之乐也予不见此者三年矣。夜遂宿焉。

绝是一幅江南好画图恐所见未必如所记也。

### 记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临水有亭山根中时出清泉激喷巉石中悄然如语至裂帛泉水仰射沸水结雪汇于池中见石子鳞鳞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宝妆施荡漾不停闪烁晃耀注于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潜鳞了然荇发可数两岸垂柳带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齿相次间以独木为桥跨之濯足沁凉入骨折而南为华严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床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诘曲突兀奋怒皱云驳雾较华严洞更觉华严险怪。后有卖。深不可测。其上为望湖亭见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积雪未消柳堤一带不知里数袅袅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间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鸟声百口杂华在树宛若江南三月时矣。循溪行至山将穷处。有庵高柳覆门流水清激跨水有亭修飭而无俗气山余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数步见水源。即御河发源地也水从此隐矣

云林后身。何摸写淡且远也。

小修记多以致胜。每一批辄意远而神徂。

### 记三

自玉泉山初日雾露之余穿柳市花弄田畴畛畦间见峯峦回曲萦抱万树浓黛点缀山腰飞阁危楼腾红酣绿者香山也此山门径幽遐青松夹道里许流泉淙淙下注朱栏千级依岩为刹高杰整丽憩左侧来青轩尽得峰势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绣错伽蓝綦布丁见麦畴稻畦潦壑柳路村庄疏数点黛设色夫雄踞上势。撮其胜会。华榱金铺切云耀日肖竹林于王居失秽都之瓦砾兹刹庶几有博大恢弘之风至良辰佳节。都人士女。连佩接轸。遗钗堕簪绮罗从风香汗飘雨繁华巨丽。亦一名胜。独作者骋象马之雄图无丘壑之妙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泽之癯息心望岫然要以数十年之后碧蚀于蛛丝阶砌于苔藓游人渐少树木渐老则恐兹山之胜倍当刮目于今日也

山中不可无点缀。不可过点缀。不点缀则荒凉。过点缀则俗。此应是过于点缀者。

### 记四

从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许。碧云在焉。刹后有泉从山根石罅中出喷吐冰雪幽韵涵澹有老树中空火出导泉于寺。周于廊下激石渠下见文砾金沙吊入殿前为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许。了若径寸。朱鱼万尾匝池红酣烁人目晴日射清流写影潭底清慧可怜或投饼于左。羣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声。然其跳逃刺泼游戏水上者。皆数寸鱼。其长尺许者。潜泳潭下。见食不赴。安闲宁寂母乃静躁关其老少耶水脉隐见。至门左奋然作铁马水车之声。进入于溪。其刹宇宏丽不书书泉志胜也或曰此泉若听其喷溢石根中。石从龙日出。其岩际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曰则刹之胜恐东南未必过焉然哉

雅有清韵。

### 记五

香山跨山踞岩以山胜者也碧云。以泉胜者也。折而北为卧佛。峯转凹不闻泉声。然门有老栢。百许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树二株大可有百围铁干鏐技碧叶虬结纒羲回月屯风宿雾霜皮突兀千瘿万螺怒根出土磊块诘曲叩之丁丁作石声。殿墀周连数百丈数百年以来不见日月。石墀整洁不容唾。寺较古游者不至。长日静寂。若盛夏宴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其名。或云娑罗树。其叶若蕪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问黄平倩。必可识也。卧佛盖以树胜者也夫山当以老树古怪为胜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丽。三刹之中。野人宁可居卧佛焉。

描写大树冯将军不胜借荫之想。

### 记六

背香山之岭。是谓万安山。刹庵绮错其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岩也门有青天雨则飞流自山颠来岩吼石击涛奔雷震直走原麓洞骇心目刹后石路百级。有禅院四周皆茂树左右松栢千株虬曲幽鬱无风而涛好鸟和鸣于疏林中隐隐见都城九衢宫观栉比万岁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垆之林烟水色。山径柳堤。及近之峰峦叠秀。楼阁流丹则固皆几席间物出门即为登睡入门即为枕簟虽夜色远来犹可不废览瞩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风起松栢怒号。震撼冲击枕上闻其声如在客子舟中驾风帆破白头浪也子遂与王子定计九夏居此以避长安尘矣

亦当以树胜。此则以声。

### 记十

居士曰予游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于二十时。即泛长江。历吴会。穷览越峽之胜。北走塞上登恒山石脂峯。望单于而还。而乃云游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泽游矣而性爱豪奋世机未息冶习未除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听碧流然又未能忘丝竹也必如安石之载携声妓。盘餐百金

。康乐之伐木开山。子瞻之鸣金会食。乃嫌于心而势复不能则虽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难堪委之去矣此与不游正等今予幸而厌弃世膻少年豪习扫除将尽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为资粮。以禅悦为姬侍然后澹然自适之趣与无情有致之山水两相得而不厌故望烟峦之窅窈突兀听水声之幽闲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觉世间无物可以胜之举都人士所为闻而不及游。游而不及享者皆渐得于吾杖履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归。若将终身焉。然后乃知予向者果未尝游山游山自西山始矣

豪游清赏。两不相妨。不尔山灵恐笑其寂寂。

●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之二

仁和全汝栋汉口选

公安袁中道小修着

钱塘陆云龙雨秋

传

碑

墓志铭

赞

书跋

杂着

尺牘

◆传◆

一瓢道士传

万莹传

○一瓢道士传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尝持一瓢。浪游鄂岳间。人遂呼为一瓢道人。道人化于泮州。泮之人渐有得其踪迹者。语予云道人少读书。不得志。弃去。走海上从军。时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从小校得功至裨将后失律。畏诛匿于羣盗。出没吴楚间久乃厌之以货市歌舞妓十余人卖酒淮扬间所得市门资悉以自奉诸妓更代待之无日不拥艳冶食酒肉听丝竹饮食供侍拟于王者又十余年心复厌之亡去乞食湖湘间后泮。泮人初不识。既久出语颠狂。多奇中。发药有效。又为人画牛。信口作诗。有异语人渐敬之。馈好衣服饮食皆受弃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栖古庙中。一日于炉灰里取金挺。付祝。云为我召僧来礼忏毕买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余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状。大呼曰年来甚扰诸公贫道别矣虽小巷间无不周遍一市大惊。复还至庙中乃仰卧命众人曰可覆我众人不敢覆视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举之甚轻不类有人者予闻而大异焉。人又问曰。审有

道者。不宜淫且盗。淫且盗者。又不宜脱然生死予大有疑。以问子。予曰子与汝皆人也乌能知之夫济颠之酒也。三车之肉也。锁骨之淫也。寒山拾德之诟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诸佛。固有隐于猪狗中者况人类乎子与予何足以知之哉。

此与陈雪口皆可并传皆所谓从厌离入道者

### ○万莹传

昔马迁傅伯夷。深悲夫为恶者得福。为善者得祸。以为天道不可知。而不得已。乃归之后世名夫贫贱困苦在于生前而何遥遥焉望身后余响以自快不亦迂而不切欤嗟乎觉王之书。未尽传于中国。虽生死之理。鬼神魂魄之说。见于易传诸书。而俗儒无远识。不能通晓真谓人之没也终同于草木瓦砾善恶报应仅在一世之中而当时之慧人见一世之中或有酬有不酬感愤怨怼于天无可奈何欲取效于名果若所言。则古今受祸之惨如颜杲卿一门被杀。岳武穆父子遭刑天将遂已耶其为恶之极。生享富贵。而老牖下。如李林甫与秦桧者天又将遂已耶若一世遂已。则善人受酷报。恶人享重福。诚有如马迁所疑若其不止口一世而前因后果在于后恶者虽享石火之浮荣而遭万劫之荼毒善者虽蒙转盼之戮辱而貽河沙之吉祥是一世之中祸非祸福非福使马迁闻此不将消其磊块不平之气洒然乐跃然喜耶予里中有万先生者。名莹字时彻。少工文词。一试有司不酬。即归隐里中。教授。于书无不读。历代史自首至尾皆能成诵授书时五经中有阙三四叶者一写无遗中所音释不误一字旁及阴阳堪舆农圃医术命禄无不晓了卜筮尤精通数学作诗有佳语为人淳厚。生平无一妄语。亦不知世间何者可好。予族叔辈会饮。有谭及变童事者。大骇曰世间乃有此怪事耶頽面而走。家无治生。家赤贫。朝不保夕。一妇蓬发垢面见欲呕。颇多子皆蠢愚。赤脚历齿虽奇寒身穿大布如藤一生惟向人乞残履着屋欹斜其半见天雨至竟夜迁徙无垣壁。方昼卧室中有人自岭上来者了了见之老年愈贫。百方乃得一棺。未逾月一子乞食嗟乎以彼其文行如是。而遭此荼苦其能逃于马迁之所疑乎逾年予族叔梦一人。骑从如今县丞簿状。叔屏立道侧。窥之则时彻也。叔问之。时彻曰。上帝怜我贫苦今为社神矣。遂觉。予叔为人极正直。不妄语。其言可信。后乡人多有梦之者。于是共为立庙祀以为社。凡水旱病疾。祷之有应。予以为社职虽卑。然亦维聪明正直者为之食数十家所享亦不薄且夫同时之豪福者及为公卿将相者受福过罪业山积相牵入波咤呼号之狱而时彻已为一官。庙祀人间。吾以是知为恶之果获祸而为善之果获福也

终是不得已之谈如道子之绘西方。而写地狱聊以扬抑人耳千秋名。不如一杯酒。自是快论。

◆碑◆

创立黄栌庵田碑

重修寂光寺碑

○创立黄栌庵田碑

禅人无念。麻城人。名深有。十余岁遍参诸方口无味身无衣足无履者几三十余年凡宗门大老。若遍融云外大安大方辈。靡不咨扣。后卓锡于麻城之龙潭。久之复厌喧。寄栖商城之黄栌山。山势博大崇耸。迥无人迹。念公见而爱之。涉其颠。复睹平衍。乃曰是可田。讯之山下民。则曰此商城张大学地也。岁不治。已同石田。念公曰。田虽荒。可垦僧众居此参禅念佛之暇令其开荒种畦可足一年粮且可藉此为终老计于时龙湖偕来本色衲子。安分度日不为虚浮无忌惮之行者居此山剪荆棘治藁楚虎豹与居猿穴与伍数年。佛殿僧舍。麓可居住。衲子躬耕。身锄。自种自食无求于世居然有古丛林之风予闻而喜之。嗟乎。十方檀施极非细事种而食。虽较劳苦而食之无媿且古大善知识皆亲自锄田栽菜腰镰荷插不以为苦后来学者纔有一知半解便思坐曲蓐床受人天供养次者吁吁饱食塔帽长衣烧香煮茶作山人治客之态耕种之事愈所弃而不求末法衰替景象干此可见。今黄栌如是是何异古百丈黄蘗乎又闻其上麋鹿多践田苗。僧架屋夜守佛声浩浩山答谷应四季有野菜黄精可食予又闻而喜之。昔五祖演云今年一寺庄田颗粒不收不为虑惟一千五百衲子一夏举一古德机缘竟无一人发明深为可忧今黄栌山中。诸衲子其有能发明此事者。有耶无耶。或有所事耶。皆未可知然近日狂禅炽盛口谭现成一切无碍者顶背相接与其豁达空以拨无因果真不知老实修行念佛口戒之为妥当也愿念公严立藩篱。与此清净道侣。老于此山。其有施施然为无忌惮之状。言无忌惮之言。行无忌惮之行口角圆滑。我慢贡高者。不许停此山。一时一刻庶几儿孙相传法堂之草永不复生矣夫

有力可食。于世无求。静定而慧。固亦禅家一要也。

○重修寂光寺碑

寂光寺者。旧为蜀中精蓝。周遭可一舍许山峦清刻献妍挺秀流泉带引溜澹澄澈映照云林倾泻畦畛烟耕露耨常闻沸水之声砾石流金不借飞雨之润若夫古木亭亭翠竹娟娟朝曦夜月飘粉香檀栾之音常与梵唱相和辋川桃源未之能比自宝地雕零。金汤失护。象马罢施。豺虎横据。四柱九城。银题玉础。青豆赤华。绮林紺口。一切鞠为尘莽。荡然不存。又况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菜。皆已飘为泠。而化为飞烬矣。见之伤心。闻者惊骨。爰有衲子真权精进林。被忍辱铠。不惜身命。复此道场。托刹严于世主。庇佛法以王法。于时乃有宰官大士。不忘遗嘱。或秉节钺以护持。或居禁林而悟道。若子瞻无尽之属。韦皋严武之流。皆力为主持。顿还旧观。构木为刹。引水成池。珠林宝坊森然完具如月重圆如镜重辉三川缙素。叹未曾有九域魔子闻之回心。嗟夫如来制戒。偷律最

严至于沙门所有。虽一缕一钵。犯之则堕泥犁。何者谓其人属净侣。事关道故也。今之窃占伽蓝者。使净众无依。行人失所。相教迷迹。佛道平沉。故丘山罪积。永绝升拯然而穷其所以不尽由白衣造也今净宇复矣。怨结解矣。金容圣像。俨然具矣。佛殿僧舍。渐有章矣。四事备矣翠竹清泉洗我心目皆为助道品矣住此大众。好修行办道。庄严佛土。其有立志参求。发明心地使五祖演不死昭觉勤复生最其上也或修香光之业或积贝叶之文又其次也纵今智慧无闻定力不具而朝梵暮呗不绝课诵三衣伊蒲不失僧相而天龙自护四众自钦虽有强魔岂敢轻觑如或前人立法不严后来写乌成马。居此宝地昏昏醉饱长养儿孙院名则为袈裟觅嚙则传瑜伽资财则曰衣钵见客则曰施主逢人则曰弱门牧豕于钟鼓楼边系马于金刚膊上锁钥不严付与措大读书钟鼓懒击寄之游佞沙门诸如此类俱于清静地上为狮子虫其罪与何之窃口伽蓝者不啻毫发内魔既多。外魔得便其复为口田野草未可知也可不怖哉。可不谨哉。夫当其废也。所忧者僧无寺僧无寺罪不在僧及其兴也。所忧者寺无僧寺无僧害复归寺吾观真权气骨不凡。宛有大人之相。既已兴复此地。当广延名宿。共作佛事。纵不毗使此中后来缁侣。传佛心灯。续佛慧命。亦当远则伏牛之规。近摹云栖之法。着之画一。永为遵守。则庶几不失再造法坛意也。若避迹他往付之庸流。则前此拚舍三尺功德。尽付唐捐。努力努力。无负宿志。予最无似。窃附诸公护持之后。谨以此言施之口门。比于七珍。若夫废兴之由。诸公悉之。予不复口矣。

自是僧诫。可为寂光金汤。

#### ◆墓志铭◆

袁母锺太孺人墓志铭

○袁母锺太孺人墓志铭

先生父左溪公。弟为松峯公。两王父慷慨然诺。周人之急其德相若其少壮艰子。而晚得令子亦相若也嫡或后字。或不口。而侧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生子父者为余氏姑。生子叔者为姑其贤又相若也先王父嬉于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欢心先叔王父嬉于田。而姑事之。亦得其欢心其婉顺相若先王父之嫡。久厌其家政。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厌其家政。而以姑代其才相若嫡晚生子。而乳嫡之子如其子。嫡无口。而乳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女虑〉相若先王父即世。而子父不知有家。得下帷读书。补博士弟子员。先叔土父即世。而子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读书。补博士弟子员其母仪相若及其老而强健。迭见诸孙成立。余始及见予辈成立。并予辈子。姑及见宗伯弟辈成立。并宗伯弟辈子其福祉又相若年皆至八十余。安详而逝。神明不乱若有道者其考终又相若也嗟乎袁氏之兴皆有贤母焉世道日降而强悍嫉妬则相若耳凤靡鸾吡鸱枭丛集可叹也按状笄而事松峯公。后生子叔一人。名锦。诸生孙二人。名宗伯诸生。宗



夔儒士。孙人一人。适遭近臣。曾孙五人。詹生达生。乐生。永生。卫生。曾孙女二人皆幼。姑生于嘉靖某年月日。卒于万历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九。今附葬于松峯公之侧。而侄孙中道为之铭。铭曰。兰生香。石生坚。姑之贤。本于天。德无亏。寿亦全。懿行在。彤管编。郁葱葱。叹此阡。名与铭。亿万年。

机局与书青莲庵册同。与本宁黄次公志铭同。皆变体也不变不新

◆赞◆

顾生觅赞为题

大士赞

潘生觅赞为题

吴正子像赞

○顾生觅赞为题

夫夫也。身虽火宅。志在冷云。盖将息机于青泉白石之间而未能即遂故其意如有所往而其目专有所凝殆不止为担风握月之文士而将来且作服雾餐霞之道民此予密察之阿堵之间。自谓遗肤而得其神者也。

飘飘神远。

○潘生觅赞为题

癯其貌。腴其神昔也走马击剑今也五车纷纶漱曹刘之润。问班马之津。游侠处士。慧业文人噫吾向貌其似也吾今乃识其真

士之豪而文者。

○大士赞

大士如月。人心如水。潭水澄清。月现潭里。不可思议犀文象蘂。感应道交。生智慧子。

指出灵明。令人挹取。

○吴正子像赞

左有乔松。右有修竹。后倚悬岩。前临飞瀑。冥子于中冷然不俗文人之藻道人之骨得饱伊蒲而诵贝叶人生已足又何必飞而食肉子计甚谷。并为子祝。

应是禅隐。

◆书跋◆

书青莲庵册

书月公册

书雪笋册后

○书青莲庵册

嗟乎予又何忍见此册也。追思飘杓之语。予每言及吾兄休尝不粲然一笑而

今已矣柳浪湖中六载匡床东南西北形影相逐皆如梦中事矣予又何忍见此册也册中所言叮咛若此。而显公犹有飘然远去之意。夫显公果有飘然远去之意是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即显公留矣。止于碧酣。而不以遗命所捐之地。寔一精蓝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即显公寔精蓝矣。而吾辈不为作缘。不为护持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夫显公以逝者待逝者不过于故交之谊相损耳若吾辈以逝者待逝者是为不弟不孝不仁如是虽欲不留显公不共成其精蓝与护持之也又乌忍耶且此地之来也。予与祈年侄受直者也不得而有也即彭年侄亦为先人已捐之土而已奉其遗命者也不得而有也则已非袁氏物也乃显公及十方物也虽然袁氏虽不得而有之而其祠于如来之旁者乃袁氏之为父兄也口叔也袁氏虽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不护持之也耶必也显公主此庵袁氏世世护持此庵始为不以逝者待逝者耳若夫深信因果之士以此为白社。因而助成之。护持之也。又何幸如之。

层叠中亦复周匝。

### ○书月公册

昔晤龙湖老人于通州。予问当如何作工夫。龙湖曰参话头。予曰芋子甲半生参话头。而了无消息者何也。龙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为学道者之宝疑大则悟亦大予近来尚有余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与针札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见世之学者终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随口领畧自谓已得始知老人所谓不解起疑者真有见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于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谓大病。今看古人因缘其穿凿者无论矣。稍有所见浅者作逗塞情识会深者作探竿影草会作仙人手中扇会远之远矣疑者参之宝也理者参之雠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耳月湖心地甚净。戒行甚稳。讲经论极精细。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盖亦有大疑也若尽掷去算沙诸事。而不受育师经为点破。则将来人天一只眼矣。何亲见之。

疑不可过。亦不可无疑尽悟生吾儒亦尔

### ○书雪笋册后

陈姬字雪笋少堕红缘色艺皆绝都中时态新妆多出其手合度中节士女皆效之所抚育多为名奸清令淹雅别有一种风气姬善语言随机酬对极有韵然外柔而内庄不可狎也后字夫。夫亡遂誓守志不改。予闻而叹曰。甚矣姬之贤也。绿窗青闺之彦。守一不贰者外迫于世之毁誉而不敢易其操今居浓赋之中人直以桃李蹊中人目之耳其守志而人不誉也其矢志而人不毁也毁誉之所不及而独能伸其志于靡他其谁知之而谁信之予故以为真人然则姬者岂独为粉黛中男子哉其可与言道矣樊通德有言。慧则通。通则流此正下沉之情识耳彼拥髻而叹盛衰之不常。凄然念疲精鹜神者之变为荒田野草此何消息耶通德于此宜有豁焉而惜其不及此也夫世之贞女子挟毁誉而不敢退堕者不过强有力以杆之故枝叶虽除而根株自在若姬于此中厌离已极一点情染已化为点雪消冰矣大慧所云从内打出者依稀若有

会口予故曰姬可与言道昔摩登伽贪爱阿难。如来指示以不净。而使之厌离。故与耶输佉罗同证妙果。吾观姬之守志不从名根生而从一念之厌离生真慧人也道种也故喜而为之述。

昔人云。学道须于富贵场中闹一闹亦正欲就中寻厌离也陈姬真情种亦是真道种

### ◆杂着◆

禅门本草补

○禅门本草补

慧日禅师作禅门本草。云禅口甘。性凉。安心脏。祛邪气。辟壅滞。通血脉神益志。驻颜色。除热恼伽缚发解其功若神令人长寿故佛祖以此药疗一切众生病。号大药王若世明灯破诸执暗所虑迷乱幽蔽不信病在膏盲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伤哉。余因效颦作诸味云。

讲味甘。微辛。性温阴中阳也开心胃明目除积久翳障益智不假修炼炮制但有精粗大小真膺之异须细拣择类破故纸者有毒不口入药此味远出流沙外。汉时始入中国。中国种之枝叶亦繁不似出西域者良宜量元气盛衰服之元气盛者服之即消衰者多滞鬲上舌干口燥咽喉少津液常时痞闷令人动气发嗔甚者发狂尤令人脚软不能动履中此毒者。用金刚子。棘栗球或吐或下尽吐下出宿物胸脾清虚得汗而愈一方用大棒击患人头取汗亦愈。无汗者不治。

戒味辛。微苦回甘陈人者辛味亦尽性凉。阳中阴也锻炼炮制极净。寘汗独处。便常用澡浴。其树或五叶。或八叶。或十叶或一百二十叶。大小粗细久近不同。四月八日。及腊月八日。采之良不可自取。须曾采者指示。乃得。此味号为药中之王能治百病不论元气盛衰皆宜服之元气盛者恃强不服能至狂疾衰者初服觉苦辣频频服之久自得味其药易破宜谨收藏。护惜小破坏犹可用。若大坏者不堪用也。亦有小毒偏服者损目。

定味甘。微辛。性清凉。阴中阴也安神定魄除烦热生津液产于深山者良亦有微毒。量元气盛衰服之元气盛也不抱时服。俱有效衰者多服。亦能损目。令人心战怔忡。或四肢软怯。喜睡眠。恶见人。恶闻人声或白日见鬼魅亦有勉强服之不为害者。然此味内有口毒。须锻炼毒尽。乃可入药。有大小久近之异。有九种似天棘者不佳。草泽医人采之不入官药。其有一种土人呼为罗汉果。入药取效差小。若不拣择。悞服如天棘类者。乍得清凉。直至八万四千劫。毒亦发作发则令人下坠。不可服也。用般若汤为君。服之最验。

净土。味甘平。性清凉。中和。去秽恶。令人美颜色。长生。似莲庆有五色者。青者为最。不用锻炼炮制。四方俱有。生西方者良。无毒不论元气盛衰人俱宜服之。元气盛者久服之白日飞身。衰者服之。亦能轻身不死。系古来人

医玉合成金丹。留此灵药。属普度世间。但其味冲澹服者多无恒又此药属信信则少服亦效不信者不效若大限垂至白药不救名医袖手。但此味至心服之。从一服至七服无不效者。最忌世间腥秽等物。若夹杂服之。取效亦微。

直可补禅本草、泡炙论所不及。彰好着恶。弱门羲皇。

◆尺牋◆

寄六侄

寄四五弟

寄八舅

与丘长孺

寄梅长公

与梅衡湘

寄陶不退

○寄六侄

存亡徂迁。倏忽易岁惟夜夜入梦有若平生耳海内第一佑已既去复何心世缘玉泉清溪。山水幽绝。将有终焉之志。归期都未可定想已入社矣酌宽严之中以处家酌丰俭之中以理财寡欲养身修名避讥是所望也。

自是老于世途人。末四句皆老于世途语。

○寄四五弟

山中已有一亭。次弟作屋。辰起阅藏经数卷倦即坐亭上看西山一带堆蓝设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气午后闲走乳窟。听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吾弟若有来游意。极好。三月初间。花鸟更新奇来往数日烟云供养受用不尽也

白云不堪持赠春事更觉宜人

○寄八舅

自别老舅人山。无日不快。仰看堆蓝之山色。俯听跳珠之水声。神骨清。百病消除。寺内有旧庵基正据山水之胜已倾囊鬻得。旦晚市水。修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即为青溪峯峦洞壑殆非人境到此饭伊蒲绝嗜欲觉得容易遣日自信于山木有缘联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境界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赏鉴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目清静岂非福耶二三月丙。此中山色泉声更尝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典。当扫乳窟以□

清心冷致濯□言表。

○与丘长孺

前梅长公来得手教。知今春必入都。但恐酉卿回又当有一段聚首之趣。未能顿行耳弟春试事不知若何若非贵客即游客矣趁此色力强健偏探名山胜水亦是快事前书说谦光最妙。然弟自觉往日涉世全是些客气近日气稍平故人谓之谦耳

蓋资质冲和。我远不如长孺及西卿即已亦甚受累今将许多出头胜人意思渐渐销融便觉偃旗息鼓有许多太平气象此长孺十年前学问。我今方到之我之不及长孺远矣天下多事有锋颖者先受其祸吾辈惟嘿惟谦可以有容繁华气微山林趣重终当伴中即于村落间耳前往拜李长者坟泣然欲涕龙不潜鳞凤不戢羽何言哉兄家事不知近日若何。畜声妓一事甚能缚人本为行乐设然却有许多苦即防闲一念。费心已甚真不如开后阁纵之耳何如

殊多悟后语。实历语唯实历自悟亦悟方有实历

### ○寄梅长公

天下事不可知。先兄捐弃之后。家严继之。四五年后。第便是一白发老翁栖隐有分。与进取似无缘矣然以绝意世路之故微得些淡泊闲静消息彼造物者能穷我矣然不能使我不读书使我不看山水使我不学道也得其一已足消遣况兼有之乎。居山了不知都明消息。不知近况若何。古梅来附一字。草率不既。

既至穷中偏可作活今人解颐。

### ○与梅衡湘

久不获通候明公。然近尝了西卿处知动定。数年来俗态纷纷乃明公静而观之真所谓长安虽闹我国晏然者也此乃不动声色而措天下千泰山之安手段非真实学问何以有此自秃翁去后。绝无可与言者近日京师有志者都向事相上理会。□□□微取证一脉。殆将绝矣。□公周旋否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中郎虎贲。

静镇殊难○语中尝诩诩卓老固知是一字中可人□之者何意

### ○寄陶不退

弟自家严捐弃之后。已□□庵玉泉山中将终老焉。以故不得常居家中。故往来诣问阙如人情世态堪为□哭仁兄会计偕舍亲辈。自当知其详也。□道二十余年。种种不见得力熟处愈熟生处愈□明年当往东南求友不独明眼悟道人可为我□宗□□有志学道十分以生死□念□□是弟辈之□□也

翠娱阁评选袁中郎先生小品 明 袁宏道着

◇袁中郎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引 广庄 解 述 记

卷之二 纪游 传 疏 祭文 志铭 题跋 书 尺牘

### ●序

叙袁中郎先生小品

夫人无事不欲行其胸臆至文字动思摹古曰如是方合某格如是方同某人句程字仿日变月移以就之且踵艰深之习辄作□僚学庄严之派便为翁仲生旦丑净□受世转不解有我良可痛矣不知文章亦自抒其性灵而已揉直作曲斲圆成方一种灵气

乃受屈折剥削止水断山有何生韵牛郎叙会心集大有取于趣小修称中郎诗文云率真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即其不受一官束缚正不蔽其趣不抑其性灵处夫士栝秦其已以比时祇博一官至不受官制必解脱后快更何事得转移哉冲口信手具写其中郎中郎遂自成一中郎矣然趣近于谐谐则韵欲其远致欲其逸意欲其妍语不欲其沓拖故予更有取于小品

壬申日南至钱塘陆云龙雨侯甫题

●翠娱阁评选袁中郎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选

公安袁宏道中郎着

宣城梅 羹子和阅

序

引

广庄

解

述

记

◆序◆

陶孝若枕中呓序

谢于楚历由草引

叙陈正甫会心集

叙四子稿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寿邹南皋先生六十序

寿洪太母七十序

○陶孝若枕中呓序

夫迫而呼者不择声非不择也郁与口相触卒然而声有加于择者也古之为风者。多出于劳人思妇夫非劳人思妇为藻于学士大夫郁不至而文胜焉故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也余同门友陶孝若。工为诗。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郁莫甚于病者其忽然而鸣如瓶中之焦声水与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转诘曲如灌木之荧风悲来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夫非病之能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饰也是故通人贵之。

凡郁中所出。每得趣。石公形容描写盖亦尽矣。

○谢于楚历由草引

古云诗能穷人。又云诗非能穷穷者而后工也夫使穷而后工。曹氏父子当为伧夫。而谢客无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纨绮终也。唯云诗能穷人大似有之管城亲而牙筹疏一不合也气高语率令人自远二不合也富者恶其厉缙仇之若敌贵者忌其厉官避之若崇三不合也有一干此。皆足以穷。而况并之。故云一日执管。二朝废饗。妻子之所羞。而宗党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辈酷嗜。之余与于楚交有年。初于歙。再于白下。于广陵。于燕市。每见必以诗相质。力追作者。今春忽见于柳浪衣上尘寸许是则梦想不及者也。问别来何所遇嘿无语。试解其装但见其诗益富语益奇而他无有余叹曰谢郎穷若此。而诗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谓王子立也。有致穷之具而与子瞻为亲气欲往求鲁直。其穷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穷不啻过之。世人之见余者。皆唾畏其气相沾染也。于楚访予深山。是予大幸。然两人者。其气味适足以相增益。甚非趋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穷。幸且焚笔研。余亦从此改业焉。

文以趣胜大堪捧腹。

#### ○叙陈正甫会心集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踰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余友陈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会心集苦干人。趣居其多。不然虽介若伯夷。高若严光。不录也噫孰谓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壮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自然二字。趣之根荄。不尔癖耳累耳。

取赤子。次及愚不肖。石公真是具眼。

#### ○叙四子稿

今世禁文体者日益厉而时文之轨辙日益坏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剖意求奇所标若此。所趋若彼岂文体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向利则德故从取不从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将一出于平而平不胜取不得不求其异者求其异者而平者自斥虽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势为之也余谓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学圣贤之学惟心与性今试问诸业举者。何谓心。何谓性如中国人语海外事

茫然莫知所置对矣焉知学。既不知学于是圣贤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响觅有如射覆深者胜之以险丽者夸之以表诡者张之以贷义本浅也而艰深其词如金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险也词本荒也而雕绘其字如纨袴子弟目不识丁徒以衣餽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窃二氏之皮肤如贫无担石之人措富家之困以夸示乡里也故曰贷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学。智穷能索。自不得不出于此。为主司者既不能详别其真伪故此辈亦往往有幸中者后生学子。相与尤而效之。而文体不可重整矣故士当教之知圣学耳知学则知文矣禁何益哉门人某等留心学问。其为文根理而发。无浮词险语。是可喜也。故识其前以告都人士之为文者。

奇亦何害。但犹是取其险。取其表。取其贷耳。安能得亡。

###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当薛侯之初令也。瑯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器。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瑯相持而击。则羣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瑯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儁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畧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诂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呜呼。使逆瑯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 ○寿邹南皋先生六十序

今海内名公卿。有举其地而知者。有举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邹公。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南皋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官掖之深也厮养之微也羌胡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惮先生如所严事之神明公事之牖。尘累山积。类无不引先生为重。庆历以来所称名公卿。未有比者问其所以重不过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尝读先



生书有云。今之学者动喜奇气劲节其流弊与沉溺欲海者则一噫此东汉诸君子所未梦见者也夫学不至于道。而趋天下之所重其所重处即炎也吾趋之之心则犹贡谏也春之长养也而雷作焉。长江之浩瀚也而惊涛忽焉气之所激偶尔见奇而造物者岂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见闻不以解悟为知不以担当为行不以证入为功截然如出土之笋干霄而上更无迂曲。世之以奇先生者皆其学之余元气变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纤而不用用而不尽也夫天之生人也实难。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数世而一人者矣。麟凤芝草与世何与而天犹若慳之则其于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慎重者也有家国者。不深惟生才之难。以为朝退一人。夕进一人左下何患于无才而不文以鸡鹜代凤则亦何时无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数世者子思子舆是已有一人用则存去则危者蜀之武乡。唐之梁公邺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谓间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则获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沉于岩峦水石之间深可惜也夫先生虽不用所谓用者自有在明道觉世此亦圣贤无穷事业也然窃闻之世治则道行世季则道明古之圣贤。不用而始聚徒著书。以待后世。洙泗河汾岂得已者今海内宴然。不可谓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向用宜有日虽然此其时矣国家之寿无疆也先生之年当耄期未艾也

两比部以劾夺情受杖。先生于杖毕。复出疏劾夺情其屹然何如要非倚于气也乃能为朝野重不得于朝野展其用谓何哉

### ○寿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十袞。族少长咸集。以次进觞。最后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礼官也。词命子所颛。盍为一言以觞。宏再拜谢不敏。乃曰。凡本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坚寔者也。是故百围之干至于千云薄雾而其荣瘁消长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蓊然就荣如花果之方萼榘楠杞梓之用将在异日请以是觞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为荐绅母者皆可以若言诵宏曰。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贤。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为兄若弟者。凡十有几。问其人庆历相禅之初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犹可数也。屈指大人行。为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几。问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诸为母氏者若于人也。故述袁氏者。张母德焉。请以是觞。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载谱牒为贤媛盛事可也虽然是一门佳话也为袁氏母者皆可以诵宏曰余家族属分三大支。而长最繁。凡三传而子若孙几三千余指。长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称觞者子十有一人。孙三十有许人鸾停鹄峙琼芬蕙列又长枝中最繁盛者华封人之所称母盖具有之请以是觞族先生曰盛哉抑报缘也母之所以令不与若更言之宏曰。母内政修饬。相夫子以道。往时宗人推伯为长一切国课户讼受成议于伯所。母倾筐倒囊。咄啐治办。宗人以是益亲联络支属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课子。贤书既登。驯

取上第。抚异母子如己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孙子者也家虽酷贫。好施不厌。一粒一襁与诸啼号者共是母之功在乡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誉也。国史所收也。请以是觞。族先生启齿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征斯实录也夫闺房之耀非文不传小子识之以俟异日编彤管者。于是太母色喜。命诸孙子给宾从饮。饮极谨。酒行无筭而退。

是从七发夺胎近见友人丁叔介作一祭文不相谋而相符。固知智者之见畧同。

### ◆引◆

张茂才时菽小引

金刚证果引

拙效传小引

瓶花引

○张茂才时菽小引

僧冷云过柳浪出茂才张君时菽若干求评。余笑曰少而习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见坊间时刻辄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闻儿辈读。如闻三韩语。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时。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为佳则彼亦故机老锦非复入样花缣也余友潘去华为场屋老手。往年官玺卿。弟小修以文求质去华闭目摇手曰时过矣恐悞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质余而余以旧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结绳之治其能悞君审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举业质者。皆谢却之。而冷云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读数过。余虽不知文。而其词之清警。理之深长。余犹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为非则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世然自余论则与其不知也宁可为知遂喜而识其端。

是谦词。亦是实语。

○金刚证果引

经云若以色见我似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云有能受持诵读。若供养者。其福德不可思议夫供养是以色见我也诵读是以声求也色见我声求。大慈所诃。而得无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观载籍所传。谁非以诵经获果者其求佛于声弮之外世盖无几也后之人。执功德之说者。恒欲取实声色以获果。而讥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声色之外。将若为和会也。余观经中佛言。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当知佛所谓声色者不取相之声色也又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诸法不说断灭相。当知佛所谓无相者不舍声色之无相也佛语本自和会读者自作分别解耳会法师某。刻金刚证果。嘱余为引。余恐今时狂禅。有为取相之讥者。为之畧述其槩焉。

舍声色下根人何处作活。石公着一指点具大慈航。

### ○拙效传小引

天下之役于趋避者兔也。而猎者得之。乌贼鱼吐墨以自蔽乃为杀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计。雀不如燕。谋生之术。鹤不如鸠。古记之矣。作拙效传。

止数语耳。冷多少狡狴心肠。固知繁提不如捧喝。

### ○瓶花引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锺千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在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器崖利藪。目睬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嗟夫。此隐者之事决裂丈夫之所为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乐。而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无扞剔浇顿之苦而有赏咏之乐取者不贪遇者不争是可述也噫此暂时快心事也无狃以为常而忘山水之大乐石公记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条列于后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一花竹耳入名人手。自出许大论议。如沉香亭花得太白而增色。

### ◆广庄◆

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人间世

### ○逍遥游

竖儒所谓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于我者即谓之大是故言大山则信。大海则信言鸟大于山鱼大于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于我者即谓之小是故言蝼蚁则信。螭螟则信言蚁有国国有君臣少长是非争让之事螭螟睫上无量虫虫有无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顶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节之中。三万六千种尸虫族焉。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尝无昼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尝无山岳河渚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尝无父子夫妇养生送死之具也啮而为疥彼知趋利肤中之虱。出之甲上。奔走如骛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大夫耶娑婆世界非其一骨节之虚空处耶人物鸟兽贤圣仙佛非其三万六千中之一种族耶经曰。发毛爪齿皮肉筋骨。皆归于地。吾是以知地特发毛之大者垂涕脓血津液涎沫皆归于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吾是以知风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为有余人得

其小不为不足虫处其内不为逼狭人据其外不为广廓天地以成住坏空为劫。虫以生老病死为劫肘间之虫笑指节为夷狄肤间之虫语以牙甲叱为恠诞尚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极情量之广狭不足以尽世间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见常闻。辟天地之未曾见未曾闻者。定法缚己。又以定法缚天下后世之人。勒而为书。文而成理。天下后世沉魅于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畧无半罅可出头处。一丘之貉。又恶足道。圣人知一己之情量决不足以穷天地也是故于一切物无巨细见于古今世无延促见于众生相无彼我见殒可寿。巨可细。短可长。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死为长年故殒未始不寿也牛大于豕。小于象故巨未始不细也梦千年者不出一觉故短未始不长也魇者以手压胸。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圣不能见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顺逆自彼。游戏根尘。无罣碍。尽圣人者。岂有三头九臂迥然出于人与虫之外哉唯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与大小争斯无往而不逍遥矣。

奇奇怪怪。令人不可辨诘。故应存此以志奇。纵横跌宕。出入玄墨。可与郭象抗衡。

### ○齐物论

天地之间。无一物无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贤不尚是非之果也古往今来是非之战场墟垒也天下之人。头出头没于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虫之见物则缘而狂犬之闻声则吠是故寄心于习寄口于羣人嗔则嗔人誉则誉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证今勘圣校愚叱凡誉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趋清避浊洁士之是非也课名实黜浮誉上督责罪虚诞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义。分别尧桀。规思矩孟。馨王丑霸儒生之是非也恶盈善退绝智弃圣道家之是非也趋寂灭乐悲舍赞叹戒律呵斥贪嗔释氏之是非也异途分门。争道并出。海墨为书。不可尽载。呜呼是非之衡衡于六根六根所常执为咽火者。目见十里。短视隔尺。训狐之鸟。夜察蚊螟。昼不辨丘岳目果可常乎哉跋难陀龙。无耳而闻虬听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有形语之国。马相谓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则行。欹侧则蹶此其职也。而蚁能倒行。蝇能仰栖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锤。借肺中风。借舌腭。声无常想借尘缘。借去来今。借人。借书册想无常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凭之为是非明矣是故以长非短者是以发之若若讥髭之虬结也以大议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杯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语攻燕子之语也以圣斥狂者是以横吹之声刺空谷之响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冈之旧垒叹南山之新垒也以智证愚者是以机关之木人悲士偶之无识也以中国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士音正闽瓯之乡语也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无。亦可以道有。故圣人不见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可以言彼故圣人不见万物非我亦

不言万物是我物本自齐非吾能齐若有可齐终非齐物圣如可悟。不离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实。

虽万释迦何处着脚哉。

舌有辘轳。气如长虹。庄生亦输其放佚。

语有禅锋中郎直为三教之冶。

○养生主

天下无一物不养生者亦无一刻不养生者贫贱之人。波波咤咤稿形极虑以养其生富贵之人营生路旷奥室以养体淫妖以养目丝肉以养耳极羞酖以养口穷嗜欲以养性养之未久病奇立至伐生斧命莫厉于此贤知之人。悯其淫溺是故执轨以范躬收视却听以卫耳目恬淡虚无以葆神气夫执轨以范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视以卫目目之幽隐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听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纳器者死矣恬淡以约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爱浓厚者死矣虚无以葆性性之寂灭者生而性之动荡周流朋从往来者死矣皆吾生即皆吾养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身不随之人虽复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复名全人故养生者伤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养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养草木无知亦能养生若必自养而后生尽天地之夭乔枯死久矣子待父而养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见夭绝于世父母岂真能养子哉婴儿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婴儿知养生也三月之后。以手麾之即知闭目。见风则啼是婴儿亦知卫生也婴儿非真有知也养生之道与生偕来不待知而知者也圣人之于生也无安排无取必无徼幸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顺生之自然而不与造化者忤是故其下无伤生损性之事而其上不肯为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养生者有三家。释曰无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无生即非养之所能生也既非养之所能生则不以不养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顺受其正顺受故不欣长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寿而立寿何益。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恶歿不足恶寿不足欣故养生以益寿皆妄之妄者也养生之说起于贪生知生之不必贪则养生之说荒已今夫蜉蝣一死于午。一死于暮。诸水族虫皆吊午而庆暮而不知时之顷刻也若尔则所贪之生亦大倏忽失试令一老人与少年并立。问彼少年。尔所少之寿何在觅之不得问彼老人尔所多之寿何在觅之亦不得少者本无多者亦归于无其无正等若尔则所贪之生亦大焉有矣天地如狱入其中者劳苦无量年长狱长有若老囚纵不求脱何至求系若尔则所贪之生亦大劳碌矣生有生可恋死亦有生可恋恋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恋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尔则所贪之生亦大儿戏矣呜呼不知生之如戏。故养生之说行。不知生之本不待养。故伤生之类众。非深达生死之理者。恶能养生哉。恶能养生哉。

任其自然。便是养生至诀。此首可与屠赤水尊生达生说并读。

宏才灏气。利吻灵心。

## ○人间世

众人处人间世如鳅如蟹如蛇如蛙鳅浊蟹横。蛇毒蛙躁同穴则争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贤人如鲤如鲸如蛟鲤能神化。飞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鲸鼓鬣成雷。瀆沫成雨。而不能处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八海则为大鸟所啖贤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实而不能虚能出缠而不能入缠是此象也惟圣也。如龙。屈伸不测龙能为鳅为蟹为蛇为蛙为诸虫蚓故虽方丈涔蹄之中龙未常不泝鳞濯羽也龙能为鲤为鲸为蛟故江淮河汉诸大水族龙未常不相嘘相沫也龙之为龙。一神至此哉。是故先圣之演易。首以龙德配大人周易处人间世之第一书也仲尼见老。赞以犹龙老子处人间世之第一人也易之为道在于善藏其用崇谦抑亢老氏之学源出于易故贵柔贵下贵雌贵黑是故大道不道大德大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节不节。道也者导也有导则有滞滞则碍故古之人以道得祸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则矜矜则人见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祸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爱亦能使人忌忌爱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祸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财也如人有财盗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祸者十常七也节也。者岳也。高也气太高则折身太高则危行太高则蹶故古之人以节得祸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见长于人而据我于后我之为我其伏甚细其害甚大聪明我之伏于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于见闻者也知解见觉我之伏于识种者也古之圣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见不尽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缚其手欲解彼缚终不能得我见不尽戮身之患且不保何况治世古之至人。号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尽即遯朝廷亦隐何也无可得而见者也无可得而见。是故亲之不得。疏之不得。名之不得。毁之不得。尚无有福何有于祸处人间世之诀微矣。

一无我便是入世能出世之诀。横竖辨驳。直可解世之缚。无奈人之自入于缚也。

不观鸿苞。不知赤水之博。不读广庄。不尽中郎之奇。故宽收之。以尽才人之致。

### ◆解◆

云影字解

#### ○云影字解

云未尝有心也而变幻起灭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庄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飘飘而来、分片而灭以为有物倏同太空以为无物屯膏走月余尝登高岩见其絮絮然沾吾衣屐也。少焉为美人。为苍瘡。为鱼鳞鬣。似有魂魄精神者。已而晴空卷纱。青红烂然。又不知窃何之也。其有归耶。其无归耶。古先生曰。如梦幻泡影。云即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云之心能不有而巧于幻其有者也居士但于影上觅心则兔角焉求于影中息影则水月可掬矣因易

字曰云影。应作如是观。法王法如是、

拈云美影。发我真膏。可结优昙之舌。

◆述◆

程母义行述

○程母义行述

有大儒谓余曰。子知忠臣烈女之亡乎曰不知也子知忠臣烈女之存于五季而亡于有宋乎曰不知也夫至治不待泽而至性不待习也五季以还。大节未显。人臣去其君如邮妃主县君而下视易其夫如易屨也是时为忠臣烈女者前无所艳而后无所迫非真有所不忍不至此故曰存宋以来诸儒始揭竿而名之于是计划无所复者皆得托而附焉而真忠烈乃不显夫以文信国之忠也。而王炎午辈。犹悻悻然生祭文以激之果使信国黄冠也归见斯文而死此与匹妇被垢而雉经者何异又奚取死为入之好名而不识真如此可恠也嗟夫余因大儒之言而有悼于今之为节妇者。百金之子。而尚有一孤焉妇虽少不去惟也此岂必有其心与其义直以为例也而袭之举世以为例故虽有真节烈者亦掩于例而不获显不谓之亡不可也虽然世亦有不有其例。与其名。而毅然为之者其事不必烈而义则甚真盖于歛人程以贤母见之。母之父王。与程翁约婚时母犹在腹迨于程贫。父思汽盟。母犹在合使其时以闺中之秀不预外事惟父命之从或别有所字终其身守妇道焉于母固无损母曰吾能死不能他适遂绝食百端。黟之不得。已而归程。甘心与夫同寒饥终不借资于父若母嗟夫彼唯以腹中之言等于挂树之剑故真有所不忍唯知牛衣之可安而不知蹲鸱之可慕故真有所不为且母幸而与其夫老牖下耳。不然礼宗荀采之事岂足以难母又使其父当时不即改悔则杀身成仁母岂再计焉而世或以其事不必烈。故不甚着噫世岂有轻无名之生而不能取有名之死哉吾以为此真节烈也。他日尚欲过大儒而问之

辟论奇险。生平地之波。

◆记◆

文漪堂记

十方院碑记

药师殿记

○文漪堂记

余既僦居东直之房。洁其厅右小室读书。而以徐文长所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会稽水乡也。今京师嚣尘张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无尺波一沼之积何取于涟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实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趋忽然而折天回云昏顷刻不知其媿千里细则为罗縠旋则为虎眼注则为天绅立则为岳玉矫而为龙喷而为雾吸而为风怒而为霆疾徐舒蹙。奔跃万状故天下之至奇至变者水

也夫余水国人也。少焉习于水犹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绝震泽。放舟严滩。探奇五泄。极江海之奇观尽。尽大小之变态而后见天下之水无非文者既官京师。闭门构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触前日所见澎湃之势渊洄沦涟之象忽然现前然后取迂固甫白。愈修洵轼诸公之编。而读之。而水之变恠无不毕陈于前者。或束而为峡。或回而为澜。或鸣而为泉。或放而为海。或狂而为瀑。或汇而为泽蜿蜒曲折无之非水故余所见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为卑顽者不能为媚是为死物水则不然故文心与水机一种而异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见无非水者江海日交于睫前而子不知子则陋矣余堂何病焉。

崩湃如洪涛。怒飞不得御。

### ○十方院碑记

阜成门迤北三里许为正义坊。坊北数武。有十方禅院。相传为北留庵。万历初。有大力者夺而园之。于时五台陆公。捐资首倡归其值。堂其趾。畚筑之余。得残碑尺许。有贞观年月。及北留寺记等字。然后知其为唐寺也。乙巳之秋。余与邻虚居士。夜话其中。主者为历山舜老。古朴沉默。与余两人语若有会也。于时环堵萧然尘土满榻像设不甚具戊申秋。余复来游。门廊殿庑。烂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无不办者余因是而叹师之苦心殆有过于贤士大夫者也自予计偕来。几二十年。见京师之巷陌井里日頹一日而诸开士之舍及城内外园亭工丽殆非昔有未央之殿穷岁月不能办一石一木而诸禅刹之缔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阍伏阙不能为民请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钱络绎于道捐江海而陆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难者方外游衲顾独易之耶噫国不可为不虚民不可为不穷百姓之膏填溪壑而唯恐其不足六军之士枕戈枵腹而分卫不忧空钵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当思片砾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宴安而忘行业庶不为士大夫所呵也

一片忧国恤民之心。随处发现。其所以志警者深矣广矣。

### ○药师殿记

净慈僧房。唯莲公房最幽僻。路迂而奥。由寺门至房中。可里许。夹路多古木杂卉。正面与藕花庄相直。背法华台。余弟小修。曾与蒋兰居谭禅寓此。余今岁同陶石簒。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来未始不乐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恋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游人妇女往久喧杂若公庭莲公闭门谢事一可喜也僧之好净者。多强人吃斋余不能斋。而莲公复不强我凡锅甑瓶罌之类为仆子所膾亦无嗔怪二可喜也礼莲池。友虞长儒僧孺三可喜也解法无法师气能诗无诗人气四可喜也余弟最龕豪莲公不厌余性狂僻多诞诗贡高使气目无诸佛莲公不以为妄五可喜也夫好与好。未必相值。莲公之可非袁生之喜几乎不彰喜则居居则乐乐则安安则徘徊增恋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钱。作



客不能觅一钱名虽檀越实无半文可布拟欲向交游中在官者。为之分疏一二而罢官之人颜面甚薄卒不能为力药师琉璃光如来。将谓中郎为何等人哉。虽然。余他生傥得成多宝佛将散恒何沙金作布施。用酬今愿。他佛不愿成也。莲公记之。此地旧名净居庵今属寺堂一。置药师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后为楼。诸僧念佛场也。厢房二。僧散处其中楼之下向南右小净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莲公索记。信笔叨嘱如此语语似戏字字逼真后之君子覩斯记者。嗔与笑与。

僧所谓戒律。亦所谓魔气也。似莲公具此数可喜。在渊明当不攒眉矣。相宜者。岂直中郎。

●翠娱阁评选袁中郎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选

公安袁宏道中郎着

宣城梅 羹子和阅

纪游

传

疏

祭文

志铭

题跋

书

尺牍

◆纪游◆

游华山记

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

游红螺岭记

游满井记

云峯寺至天池寺记

游天目记

灵岩

游齐云记

虎丘

○游华山记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肤得三之一。奇乃着。表里纯骨者。唯华为然。骨有态。有色。黯而浊病在色也块而犷病在态之华之骨如割云如堵碎玉天水烟雪杂然缀壁矣方而削。不受级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阴者如井。阳

者如溜。如井者。曰■〈山童〉。曰峡。如溜者。曰沟皆斧为衔以受手足衔穷代以枝受手者不没指受足者不尽踵铁索累寻。寻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齧壁不尽罅时为悬道巨峦折折相逼若故为亘以尝者横亘者缀腹倚绝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临渊。如属垣撮心于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长亘者。搦其脊。匍匐进。危磴削立千余仞。广不盈背。左右顾皆绝壑唯见深黑吾形垒垒然如负瓮自视甚熬然微风至摇摇欲落第恐身之不为石矣夫人所凭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则寄视于指也降寄视于踵也目受成焉耳罅尽而厓。目乃为崇眩于削为粟眩于深为掉眩于仄为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峻之所以剧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穷袴见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猿侧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鹞山之■〈广外戏内〉窟乃至此自恨无虎头写真笔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级。为东峰。过坪蹶厓道尊峙而中断为南峰。度峰足。蜿蜒上。石叶上覆而横裂为西峰。南峰踞两峰之上。如人危坐而双引其膝下有土径。异树交络。峡水鸣其间。峰顶各有池。如臼。如盆。如破瓮。鲜壁澄澈。古松覆之。西峰石多璽。乍视如隐。南峰之背有静室。垂双鐏。鐏尽为铁栈以承板。道东峰南下为卫叔卿博台。鐏对悬拓厓自达皆奇峻。

着华之险。亦着游之趣。知退之痛哭尚未有得于游也。

折折出奇。具水穷云起之致。

○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

庐山之面在南康。数十里皆壁水从壁罅出万仞直落势不得不森竖跃舞故飞瀑多而开先为绝胜。登望瀑楼。见飞瀑之半。不甚畅。沿崖而折得青玉峡峡苍碧立渥为潭巨石当其下横偃侧布瀑水掠潭行与石遇啮而鬪不胜久乃敛狂斜趋侵其趾而去游人坐石上潭色浸肤扑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涧声而卧一客以文相质。余曰试扣诸泉又问。余曰试扣诸涧客以为戏。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气出者也今夫泉渊然黛。泓然静者其蓄也及其触石而行则虹飞龙矫曳而为练汇而为轮络而为绅激而为霆故夫水之变。至于幻怪翕忽无所不有者气为之也今吾与子历含嶓。涉三峡。濯涧听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则为六经郁激曼衍者则骚赋幽奇恠伟变幻诘曲者则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呼卒然与水俱发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谢。次日晨起复至峡。观香炉紫烟。心动。僧曰。至黄岩之文殊塔。瀑势乃极。杖而往。磴狭。且多折芒廿割人面少进石愈■〈山欽〉白日蒸厓如行热治中微闻诸客皆有嗟叹声至半力皆惫。游者昏昏愁堕。一客眩思返。余曰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且而与其死于床第。孰若死于一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顷之跻其巔。入黄岩寺。少定。折而至前岭。席文殊塔观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蹇万仞峡风逆之帘卷而上忽焉横曳东披西带诸客请貌其似。或曰比较人输绉图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莲诗比苏公白水佛迹

孰胜。余曰太白得其势其貌肤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与客从开先来欹削十余里上铄下蒸病势已作一旦见瀑形开神彻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浊虑之纵横凡吾与子数年淘汰而不宜净者一旦皆逃匿去是岂文字所得诠也山僧曰。崖径多虎。宜早发乃下。夜宿归宗寺。次日过白鹿洞。观五老峯。踰吴障山而返。

凡记须能挈读者如身在山谷间。乃佳。中郎诸记真能绘苍波于楮上。出穷岩于笔端。人作宗少文想。

### ○游红螺岭记

从葫芦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夹从云会门而进。山始巧始纤水始怒卷石皆跃至铁锁湾险始酷从湾至观音洞久而旋。奇始尽山皆钝锷。划其中为二壁。行百余步则日东西变数十步则岭背面变数步则石态貌变矣壁郭立而阴。故不树。瘦而态故不肤。亦不顽。蛟龙之所洗涤。霜雪之所磨镂。不工而。刻其趣乃极。窠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余不下、闻客至则竞出观导者曰老未见冠履也问为青曹。则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见此山此石也山中非采药樵薪人不至。故不着。奇僻之士。游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遗之睫前。是可叹也已。

峭拔峻岫。笔墨之外殊有令人意会。难以名言。光景。妙极矣。

### ○游满井记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彻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靥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稍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

写境亦如平芜。淡色轻阴。令人意远。

### ○云峯寺至天池寺记

云峯寺而上。道愈■〈山羲〉。青崖邃谷。匝壘而行絮而粘屨者曰云幽咽而风弦者曰涧独石而梁一丝百尺下临千仞者曰锦涧桥纈红荧碧蜿蜒而导者曰九壘屏【一名九旗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铁船峯数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嵌削杖而跻。遇泉则卷叶以酌。过试心石。望竹林寺后户。泉韵木响。皆若梵呗。乃拜亭尽梵刹出上霄。诸峯障而立。犹在天平。佛庐甚华整。

覆以铁。一溪涨绿。泠然阶下。稍定乃上文殊台俯盘鹰见背千顷一杯少焉云缕缕出石下繚松而过若茶烟之在枝已乃为物鸟兽状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抚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云是亦幽奇变幻之极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无足道

松姿宰色新菁可餐

### ○游天目记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颠。可二十余里。凡山深僻者多荒凉。峭削者鲜迂曲。貌古则鲜妍不足。骨大则玲珑绝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飞流淙淙。若万疋縞一绝也。石色苍润。石骨奥。石径曲折。石壁竦峭。二绝也。虽幽谷县岩庵宇皆精。三绝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声甚小。听之若婴儿声。四绝也。晓起看云在绝壑下白净如绵奔腾如浪尽大地作琉璃海诸山尖出云上若萍五绝也。然云变态最不常。其观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状山树大者几四十围。松形如盖。高不踰数尺、一株直万余钱。六绝也。头茶之香者。远胜龙井。笋味类绍兴破塘。而清远过之七绝也余谓大江之南。修真栖隐之地。无踰此者。使有出缠结室之想矣。宿幻佳之次日。晨起看云已后登绝顶。晚宿高峯。死关。次日由活埋庵寻旧路而下。数日晴霁甚。山僧以为异。下山率相贺。山中僧四百余人。执礼甚恭。争以饭相劝。临行诸僧进曰荒山僻小。不足当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不劳山僧过谦某亦不敢面誉。因大笑而别。

標出诸绝。天目便可与雁荡诸山争腾矣。

### ○灵岩

灵岩。一名砚石。越绝书云。吴人于砚石山作馆娃宫。即其处也。山腰有吴王井二。一圆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日光如镜细腻无驳蚀有泉常清。莹晶可爱所谓银床素纒已不知化为何物其间挈军持瓶钵而至者仅仅一二山僧出没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砚池。旱岁不竭。或曰即翫华池也。登琴台。见太湖诸山如百千螺髻出没银涛中亦区内绝景山上旧有响屧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冲飙至。声若飞涛。余笑谓僧曰此美人环佩钗钏声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谓石上有西施履迹。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动碧縵绡钩宛然石发中虽复铁石作肝能不魂销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丑。不敢唐突。或云石室。吴王所以囚范蠡也。僧为余言其下洼处。为东西画船湖。吴王与西施泛舟之所。采香径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吴宫美人种香处也。山下有石。可为砚。其色深紫。佳者殆不减端溪。米氏砚史云。■〈石萇〉村石理粗。发墨不糝。即此石也山之得名盖以此。然在今搜伐殆尽。石亦无复佳者矣。嗟乎山河绵邈粉黛若新叔华沉彩竟虚待月之帘夸骨埋香谁作双鸾之雾既已化为灰尘白杨青草矣百世之后幽人

逸士犹伤心寂寞之香跌断肠虚无之画屣矧夫看□长洲之苑拥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当何如哉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

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昔人已原之矣。然使当日无西施。恐不足动凭吊灵岩诸山亦不为之显西施当不直为越功臣乎

华山之记奇险。灵岩之记幽丽。文各如其景

### ○游齐云记

齐云天门奇胜。岩下碑碣填塞可厌耳。徽人好题。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董习成风。朱书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气短。余谓律中盗山伐镰皆有常刑俗士毁污山灵而律不禁何也佛说种种恶业。俱得恶报此业当与杀盗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过无故黥其面裂其肤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峯万人缘。石皆好而微乏秀润。山骨亦不嶮。以兹不耐久观然使道院少作数间官府不常至碑文渐落石苔渐长白岳之神不灵不百余年齐云庶几可复旧观矣

说山灵之稊。与季重先生有同心。

###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鄙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壘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蛟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鬪。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媿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斧寂然停声属而和者纔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虎丘之胜。已尽于笔墨端。矣观绘事不如读此之灵活。

◆传◆

## 徐文长传

### ○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谭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面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羈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圜圉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 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佑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中郎之传文长。伯敬之传白云。皆能不蔽人于没者也。使其生得之。当何如哉。传中亦多悲愤语不欲竟之象。

摹其品。衡其诗俱千秋定案。

### ◆疏◆

#### 瓮路疏

### ○瓮路疏

从斗堤而来。儒而馆者。行脚而庵者。佣而灌者。瓮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则滞。久则洫。人趾之所践。牛羊之所蹂踏。渍若胶。没胫。少者至

肾计絜其衣者一春当费鞮二緡市人虽赤足。其裋裆衫裙污浣之费一日工色且脱佣不灌则减其直汲者迂道则饔飧不时妇女跣至见其皙则不雅。或倾仆则费且屣。故议者欲甃此巷以便往来。盖非独巾衫者当惜其卅至于闾里屠估下逮卖菜佣儿女子护其褙而丑见其胫者亦当以数钱见与是亦减费之道是可施也已

就中商畧。可以开愚○故作艰涩。又一格也。

◆祭文◆

祭杨少宰先生文

○祭杨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鲁狷。学宗尹觉三十年间专守一壑如大吕之含音。如太阿之敛锷道愈升而愈光身屡进而屡却五载铨衡。水平山嶴。澄汰九流。廉顽厉浊人曰朱门公也岫壑床无帷帐门无帘箔月夜橘汤晓窗芹月雀一编韦冷六时影卓虽联班于龙尾俨鸡羣之独鹤幸 明主之眷知。胡彼苍之忽夺。方今浩衢虽通阳明渐铄虽人贤之间升如先忌而后药幸我公之持正。司羣彦之关键。沥肝瞻而向人。浇薪焰以巨杓。遽石火之无光。悲九原之不作倘时艰之可济念忠魂之犹跃其或浇頹相因泄泄犹昨虽白日其何为岂若长夜之安乐身虽栖于黄肠。道岂隔于冥冥。捐无。情之涕泪。布丹心于脂膜。聊酹酒而陈词。知魂兮之无怍。

有知己不逢之感。有人之云亡之痛。

◆志铭◆

舒大家志石铭

○舒大家志石铭

家崇阳、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贫、父怜其慧。教之新声走荆郢间。未几至余里。见王父左溪公慈而侠。委身。年三十余而王父即世。家了然一身。无他男女。族长者以其秣李。恐不当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緝暮织。为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诸子宗正等。家皆毋之。推干就湿倍于所生。闺操之严凜若寒玉。称未亡者五十年、寿八十有四岁噫是可铭也夫

铭曰贪泉之水不变廉士之肠兰生丛棘中不败其芳唯橘与枳何其易徙闻家之风可以愧死

意尽语歇。亦是志法。

◆题跋◆

题初簿罢官册

题钓台

题湛寂庵藏经碑后

识张幼于箴铭后

书檀度和尚草庵引

### ○题初簿罢官册

官与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时也。夫居令之时处簿书会稽之间。而欲以重厚长者之道行之必败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间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书生肮脏脱畧之习而少脂韦妩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复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则人生涉世亦难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笃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声名藉甚。当第矣。不第。教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继公交车取青紫矣。而竟不第。父之以明经贡太学。又久之谒选吴门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贡何也。贡子初君不宜。贡士之谒选者。或佐郡。或受县。庶几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贡、不宜他邑之簿事简民易馭、优游治办。或得迁去。若夫吴门者。百冗纷庞。民情险恶。变幻机诈之极者也。为令者尚不能无画方画圆之苦而况下于令者乎则吴门又于簿不宜。掺此数不宜。而君又以实心行实政。欲获乎上。陇游越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纬不任口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庞与尹耶。即不然而以彼古心质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为儒者也。使之邪步胶序。刑范六馆。岂不亦师儒之选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于召谤积疑。侘傺而去。则深可惜也。予又闻初君家居时慷慨然诺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阴庇于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报。谓天何。虽然。初君幸而人与官二耳二之则官去而人犹在然则上之人亦罢吴县主簿耳非罢君也君今失吴县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已之行。听天之命。适来适去。何忤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貌儒之拙写世之艰。惜之慰之。悲恨填胸矣。

### ○题钓台

钓台两石相对高不余丈不知当时用几许竿钓得几觔鱼也严翁无用与此台何异然其壁立千仞。兀傲睨人主不顾峻绝亦与石头等矣

### ○题湛寂庵藏经碑后

精舍中不可无藏。犹按序中不可无经也顾请藏非难。守之永永为难。所以难者有故。一曰虫鼠蝠鱼蠹之类是也扃钥不严则有粉啮溺渍之患二曰风雨溜则为痕润则为卤日久则粘涩不可开三曰黑暗黑暗者宇碑而隘地污而近烟厨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夺心劣者盗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头巾始则借观终则掩取割轴破褌无所不有宦势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贿送者不时垢辱加焉此事数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虫吾能御之以扃风雨吾能庇之以庐暗吾能烛之以曦劣僧吾能阳之以尸罗夫头巾制僧之命者也僧拱揖听令之不暇又何术以御之余叹曰念公汝见尊经阁上书册。及士夫家藏图史有过三世者乎头巾之自为计若此其为因果可知念公亦听之而已矣。

拈出最为经蠹者。为之捧喝其护法极周。



### ○识张幼于箴铭后

余观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窃卓、方朔俳优、中郎醉龙、阮藉母丧酒肉不绝口、若此类者。皆世之所谓放达人也。又如御前数马、省中闼树、不冠入厕、自以为罪、若此类者。皆世之所谓慎密人也、两种若冰炭不相入。吾辈宜何居。袁子曰两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今若强放达者而为慎密。强慎密者而为放达续鳧项。断鹤鹑。不亦大可叹哉。夫幼于氏淳谦周密、恂恂规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桯物比为极则、而叹今古高视阔步不矜细行之流。以为不必有则是拘儒小夫效顰学步之陋习耳而以之美幼于岂真知幼于者欤

矫性从人。高则成乡愿气。有下则开谗谄法。正须如此点破。醒学步之人。

### ○书檀度和尚草庵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为站。过五里为黄钟堡。有居士愿舍地一区。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邮仅一歇足比于官舍则无供具比于店肆则不取钱当其至则逆旅即主人也来若归舍当其代则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脱屣不剪茅粗备风雨而已不墁饰泥土而已敢烦长者引其端袁子闻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岳。当偕数衲过汝且观汝新政又观彼土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虽不佞亦愿担瓢欷笠婆娑乎其间也

笔笔新脱。人自入其循循之诱。

### ◆书◆

与张幼于

与吴敦之书

与龚惟长先生

与龚惟学先生

### ○与张幼于

走支离无用人也无用故不宜用无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无足恠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则有之以为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国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何而可不用哉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觉官有无穷滋味。愈劳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尽。不穷其味不止。若夺其官便如夺婴儿手中鸡子啼哭随之矣虽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为利者是贪欲无厌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趁。便作半亦得。作马亦得。作鸡犬亦得。最为污下。最为可厌然牛马鸡犬世既不可少则此等之人亦可随大小方圆而器之矣独生则有乖戾不然者。不才无论矣。又且与乌纱无缘。既不能负重致远。又不安司晨守夜傒等之人。虽分文用亦无矣。尚可不知进退。处居人间繁苦地耶。勉强年

。余顿成衰朽。心神俱。困瘳瘵遂作。决意求归。亦其宜尔。岂真效令伯【令伯李密】之辮。学元亮【陶渊明】之步哉。

写为利肺肝。几于刽子。而以为可器使也。则又菩萨矣。想此时已打点出铨衡手段。

### ○与吴敦之书

东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时花婉弱可爱楚中非无名山大川然终是大汉将军盐商妇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仙行殆二千余里山则飞来。南屏五云。南北高峰。会稽。禹穴。青口。天目。黄山。白岳水、则西湖。湘湖。鉴湖。钱塘江。新安江。而五泄为最胜。在诸暨县百里外百幅蛟绡自天而挂洞则玉京烟霞水乐呼猿之属玉京奇甚泉则龙井虎跑。真珠之属。其它不记名者尚多。友则陶周望。公望。虞长孺。僧孺。王静虚。皆禅友也然皆禅而诗汪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皆诗友也然皆诗而隽就中唯周望与弟相终始。相依三月僧则云栖。戒山。湛然。立玉。云栖古佛。戒山法王湛然立玉禅伯也。其它琐琐者固不暇辱纸笔所可喜者过越于乱文集中识出徐胃殆是我朝第一诗人王李为之短气。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阔。绍兴搽粉太多岳坟无十里朱楼。兰亭中破败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潘景升爱客而囊无一钱其它浪游之趣。非笔所能描写。兄见帖自当会之。弟游览诗章近亦成帙。其中非惊人语。则嗔人语。嗔人者为人所嗔也。昨长洲公已觅去发刊。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弟兹游可谓兼之。岂非前生报缘哉。

吴越山水人文。只以数言谱之。又复重以品隲。错综变幻。极文情之变。

### ○与龚惟长先生

数年闲散甚。惹一场忙在后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口茗夫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时。而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名虽作官实当官耳尊家道隆崇百无一阙。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极世间之一谭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迂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公孙朝穆。谢安。孙瑒辈。皆信得此一

着及。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与东邻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异哉。

穷欢极乐。可比七发令人神快。

○与龚惟学先生

某此回得请。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别无分毫想儿孙块肉耳田舍卹也。身体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顿计较。客居柳浪馆。晓起看水光绿畴。顿忘栲沐。晨供后。率稚川诸闲人。杖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桡划水。多载不过三人。晚则读书。尽一二刻。灯下聚诸衲擲十法界谱。敛负金。放生。暇即指韵赋题。率尔倡和。不拘声律。闲中行径如此。聊述之去牒。以当一夕佳话也。

校之乐志。不似此之简快。

◆尺牒◆

与丘长孺

答黄绮石

与兰泽云泽叔

答沈广乘

答沈何山仪部

与聂化南

与冯秀才其盛

与沈学博

○与丘长孺

闻长孺甚。念念。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能无念耶。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间欲过吴。虽过吴亦只好冷坐衙斋。看诗读书。不得如往时携侯子登虎丘山故事也。近日游兴发不茂苑主人虽无钱可赠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不大落莫也如何

读至末。真所谓金阊自繁华。令自苦。

○答黄绮石

一病几作吴鬼。幸而得请。此天怜我也。病时每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夺弟官未尝欲夺弟性命也则又感念此翁以为真具天眼真不愧作天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夺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则夺之正所以保全之也户脱尘网。如巨鱼纵大壑。扬鳞鼓鬣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咤咤觅甚么举人进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谈。此谈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惟井底虾蟆不得也一笑

一悔怨尤自消。

○与兰泽云泽叔

金闾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峯。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虬虱满身之囚徒耳然则苏何有于令。令何关于苏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有袁知县脚迹否。

金闾繁华。令苦何碍。亦患金闾自苦。而令自繁华耳。谱苦谱乐。如印印沙。

○答沈广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尊兄清声华问。灌满耳根。来札何为过自抑损。若弟则终为不到岸之苦行头陀而已矣。

具此嘴脸皮骨精神心肠。犹不耐是非风波。诚苦且难。非身历者不能快言之。

○答沈何山仪部

苏家使来。读仁兄手书。知念弟之深。弟支离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树根虬曲臃肿。无益榱栋。以为器则不受绳削。以为玩则不益观。欲取而置之别所。则又痴重頹垒。非万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韵士。爱其古朴。以为山房一种清供。辇而致之。费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为山房玩乎则又何不寻一片清冷宽闲地。苔阶莓砌。镇日相对。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则仁兄亦何以自解乎。虽然以一痴重无用之物而致高人韵士之嗜为幸多矣敢复偃蹇不听驱置邪。弟行矣。

不傲不谄。胜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聂化南

丈口碑在民。公论在上。些小触忤。何足芥蒂且丈夫各行其志耳乌纱掷与优人青袍改作裙裤角带毁为粪箕但办此心天下事何不可为安能俛首低眉向人觅颜色哉丈负大有用之姿。具大有为之才。小小嫌疑。如洪炉上一点雪耳无为祸始无为福先无为名尸珍重

豪气薄于云星。

○与冯秀才其盛

割尘网。升仙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尘沙第一佳趣。夫鸚鵡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鷓鴣之鸟。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知自适。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养于禄食。耶。则亦可嗤之甚矣。一病几死。幸尔瓦全。未死之身。皆鬼狱之余。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屡辱垂念。勿承大士之赐。甚愜素怀。走欲言之久矣。谢不尽。

实有见得令之苦在。故语俱爽而尽。

○与沈学博

家大人相访。将无减广文苜蓿乎。得手教知。相勉励然。仆亦聊复美笔耳。非真难之苦之也。阳城有言。抚字心劳。催科政拙。仆则抚字当逸。催科当巧。简而不烦。下安上恬。抚字不甚逸乎。弊孔尽杜。百姓乐输。催科不甚巧乎。窃有志焉。而尚未之逮也。不知左右颇有所闻否。有幸教之。

翻去夙论。自具至理。

翠娱阁评选张侗初先生小品 明 张鼐着

◇张侗初先生小品◇

序

卷一 序 记 论 说

卷之二 篇 对 解 启 书 碑 箴 铭 言 诫 赞 疏 文 墓 志  
铭 祭文 题跋

●序

叙张侗初先生小品

化工之肖物也。不物与之貌。则化工之用不神。必物为之貌。则化工之职亦不物与。而物各得其貌。于是见化工之大而奇。文章有貌焉。神而气势体格迹。而句字菁华。而气势之有浑噩清雄。体格之有庄严散逸。句字着华之有奇古典丽新异艳。各随物肖焉。故郊寒岛瘦。非馆阁之章。宋艳班香。亦不入山林之调。优孟之貌。叔敖可庸。主可欺。识者哉。然如题措笔。盖亦难之矣。得侗初先生集都城一记。典着不啻徐文贞。苏云坡。魏大常。诸叙。忧时审势。扬可陈否。不露经济一斑。乎至于论治势。对分别车矣。世路人材之石画也。其间闲闲子解澹泊宁志。说精研心性。举周程。亦何让焉。至其余尚论。则噉

■〈口歔〉裁断之处。妙得人情。谈文说隐。写素抒怀。又何各各如其面也。者心有规矩。物得而方圆。成笔有斧斤。物迎而形象改。仅英英丽色。人路呈妍馥馥奇芬。逝鼻馨起哉。是虽小品。已得大凡。文人胸有化工于斯。益信

崇祯五年冬仲钱塘陆云龙雨侯题

●翠娱阁评选张侗初先生小品卷一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云间张鼐世调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序

记

论

说

◆序◆

题徐文贞公教言语录抄后序

题苏云坡先生西征集序

魏太常疏草序

程原迩稿序

陈稚德进士稿序

施生雍门草序

赠海盐胡尔音即山居叙

叙同榜兄弟图

题尔遐园居序

赠别祁尔光之宛陵令序

寿徐母吴太孺人七十序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补孤山种梅序

西湖谈菽序

幽居时令序

○题徐文贞公教言语录抄后序

夫学求其用譬饱五谷只在食时非既学而后用就其用处乃是学耳吾尝论学者有用于世。其诚身学问。只在获上信友。夫人主聪明天授。岂愿上下釜鬲总为恭已焦劳视臣下无堪倚杖耳若能分忧共念。委曲主持先事密救而无随众口以显攻独力承当而无借调停以塞责任谤怨以尽力扶持而不束缚于议论破局面以积诚感动而不牵制于人情臣下既受其劳则人主乐享其逸倾心委任。言听计从其大有为于时宜也若夫信友一道全在用人人之巧拙异宜。大小殊器。静躁异习。刚柔异性但令适用各不相妨况爵禄名誉之人尽可策励鼓舞勿开门户与之大同但依职事之举废以课其官方无议论之异同以轻为殿最使人人无求于官之外乃事事尽安其职之常至于事举而职修则与计功而论报冰消成水天地阳春万物一体莫喻于此吾读徐文贞公语录。考其行事。得此二种机括。乃知文贞学问都从用处得力也昔阳明先生。平反征蛮。文檄刀记。即琐言纤事。生意藹然今人但解读阳明语录不解此种真实发挥处是以习于高谭戏论而学术坏文贞公学本阳明。而随处力

行。迄能相业满天下。自谪官延平。至柄用政府和而不流权而有济此种学脉岂在词章功利中得也余因悟人生自少至老学问未有穷时时时用则时时学矣世人不解用处。而空言学者皆未得学问之源本也冬日坐丙舍。手抄文贞教言语录而藏之。因题其后以志私淑之意焉

先生已打点相手段。惜乎其不遂也。若使人果能法此以获上。以用人。宁直轶文贞而上哉。

### ○题苏云坡先生西征集序

世之碍人者皆理也而事不碍理无事而执一理以求事事故理碍事有理理生于事而融于事故事不碍也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夫权有常物而镜有专形乎哉物不碍权。镜不碍形不先设故也吾笑理之为物也其本不足圉庸人而其末乃反以病世之贤人非理故碍贤人贤人先设一理以求胜事耳是以多穷而殆夫惟融于理。融千事。事万变理之生亦万变而吾以权镜处乎其中烦不碍简垢不碍净糟粕不碍神奇簿书刀记不碍性命活活泼泼洒洒淦淦常觉事之过我者无留迹而我之应事有余闲斯非其事事无碍者哉夫昵誉而避毁忻福而畏祸者庸人也择善事而行之事不称心而困蹶择善人而接之人不如意而愤懣只此已在事物坳缶中其能坳缶事物乎此吾所谓理之碍贤人其穷而殆者耳云坡先生西征集亦山水亦案牒种种酬对皆属游戏而于明心定性忧国济时靡时不有靡处不然读此知先生不碍理而融于事矣夫居何必穷谷深山简何必杜门绝轨藏何必羊裘鱼钓游何必两屐名山先生已从此觑破便久不作事物坳缶中人吾愿先生出可也处可也无以飘然二字为金玉屑可也先生书来与余商出处。余因叙其集而归之。

衷当四虚即有一忠君爱国念头念头不忘亦有泥而过处亦理碍也理不碍事。即则行则藏脚注。恐人亦未易能之。

### ○魏太常疏草序

魏太常宾吾兄。为给事中。其所言皆国家大事。不佞于兄弟间素以肝胆推之。夫人臣立朝患无肝胆耳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惟禀赤心为献替不惑于是非成败得失之数者乃真豪杰也太常兄肠热而气劲其所谏白、定是非。明赏罚。筹兵食。折权路直心而言不顾世眼而多中天下之大机大用其与人交慷慨洞见肺腑不佞尝谓天下豪杰士国家之瑞意见参错议论异同何妨其济要于人摠所见期有骨力肝胆而止如药有温寒。味有酸辛。疗病果腹。入口即化此正不必同然亦不能同夫惟从不同中见气类为真气类若执他人之见以同太常兄非也执太常兄之见以同他人于太常亦何有焉要于事济功成报主上酬社稷而可矣 圣天子聪明睿知。太常兄召而还也。宁不足激励边臣。吾尝诵读坡公语云。昔之君子惟荆是依。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太常兄高处但不随耳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人前行处行吾侪生平当以此自砥士大夫亦宜明此意如古韩范两公。互相爱惜。

不佞预修先皇史。见大常兄乞改 神祖庙号疏快以为言人所欲言又言人所不敢言太常疏类此者多矣。遂书其大指而叙其端。

肝胆二字。无人可无仕路尤甚仕路中言路尤甚诡随固是肝胆不力执拗亦是肝胆不真真则有和无同不以水火滋人之乘衅矣序中极欲为言路弄丸。

### ○程原迹稿序

南高峯下松梢乱云竹影蔽日剝竹引泉其声潺潺出于涧底啼鸟上下与行人唱和境过清非韵士不能耦而居非胸中夙有烟霞者不能鬯其文章之灵气吾友程原迹。从新安来。同王象斗读书于此。余偶过其室。瀹茗焚香。出文章数篇读之旷远卓绝涧水松风宛在笔底吾尝叹人生于世凡浓艳之物可争掬取者以吾澹然当之其味立尽惟天下名山水高人韵士与奇文章相偈而来领此趣者觉神魂飞动手足鼓舞盖游不奇不旷交不奇不王也文章之借灵于湖山如草色借润于酥雨其于朋友之助如鸟遡风而鱼沫水也挟册子呶唔仰面看屋梁索解句者恶足以语此原迹之文饶于韵。而远于趣。入于正。而出于奇倘非湖山之助安能笔笔生动今而往原迹益勉之矣吾归山中晨起见远烟一抹起玳瑁湖上九峯隐隐在西楼可数者不觉旷然远览有南峯之怀焉原迹其时寄我新篇令我数浮太白为原迹展山水之清音也

文与境宜正如柳上雏鹂饶新媚之色韵

### ○陈稚德进士稿序

稚德谒余桥门。余物色稚德异等。稚德文如黄钟在乐音繁奏间不与铮铮者混鸣又如万花中行忽见苍松挺立令人跃然顾盼不置也是年异等高第自稚德始。稚德出所携平日上公交车牒示我则春兰秋蓉不似剪彩而把玩自觉态饶其以意不以象以神不以色盖穆乎其玄解也吾甚快之。稚德为人。盖有远意者冲漠不盈大抵如其文夫文不可评而意可论也酒有酒意。笔有笔意。人之于文亦然。昔有客问余。陶彭泽葛巾漉酒事。曰对客脱巾礼固不为高人设也还复着之余沥渍巾沾衣奈何余笑曰我亦苦张颠醉笔作书以头濡墨恐临池那得如许水洗发耶其人亦笑嗟乎此所谓论当日意不宜论当日事者夫人各有意意之至而文章生吾以定其为人读稚德文当先识稚德冲漠不盈之意而后玄解可领。吾非能相文。抑是我所以相稚德也

不论意而论事。便是痴人前说梦。

遇冠裳则冠裳。当风雅则风雅。值谐谑亦谐谑。真是才大。

### ○施生雍门草序

齐人有雍门弹。禹声有雍门草歌苦而伤知稀然禹声知不应稀也吾辈眼在禹声手在两具胜场当不寂莫虽然。以禹声游雍。名鹊起长安市而未立南宫之帜何容不歌寂寞也枯木寒鸦水落石出人境至此过清冷矣而桃花流水满山青黄碧绿在转眼故曰冬令藏而善生夫藏则必生间泄之无余必转为萧索所以人宜法冬令不宜



袞夏令冬而春春而善居其夏者计禹声所成就当不止此今日歌苦雍门时也。题其卷端愿他日无忘吾言

寂寞中正浓郁所从起附于雍门。见亦不达矣。文特清新多致。

○赠海盐胡尔音即山居叙

余与尔音实并海而居。余郡南金山。鸚鵡没海洲。即古海盐旧县地。循而西。诸山多浮海中乘蜃气出没其秦山一带面海而嵬然者间有之耳而山亦不甚窈窕。无岩栖岭玩之趣独海若浩淼奔荡堤高千尺遥望蓬岛十洲恍忽有无一望无际怒涛雷惊彻于枕上朝日沐浴光怪万状渔子牧儿不能领其奇胜而通人慧士居其间者可以开眼目荡心胸拓其咏歌笔墨之气若夫掩关却轨。一室无尘。庭绝余喧。八牕通明。藏书在架。案无冗牍。笔床楚楚楮墨惟良浏览会心信手拈句山花自笑禽语相悦倦起行乐临水望云或开尊引觞或对客清话不闻儿女之声不近糠粃之气处则了心见性出则应世济民斯亦人生一大快而千古豪杰其能领此者几人也丈夫灵气多从清虚来取势于海取情于山然终日望溟渤而未旷大观一生居幽谷而不具远体要在我心能自得之尔音之师符九曰。静坐即是深山尔音即以扁其居。名其所行之卷。尔音日居海上。如太史公下龙门浮沅湘登峒崆南浮江淮以壮其文章之气者不必静坐不必纵观都是文章如是则尔音出处皆可不朽无论山居海观总是尔音得力处矣吾作此说。为即山居转一脚注也。何如。

笔势如连山怒涛。亶亶不可遏。

○叙同榜兄弟图

图里中同癸卯榜兄弟一卷。是年举口乡凡二十人。图其共里居游好者九人也。九人者何。张仲绳以诚。庄若谷世牧。董原高尊闻。袁用晦思明。姚台宗元胤。张锡之尔嘉。蔡元弘阶正。张伯环元复。李元敷时荣。余游京师。不得列于图。归而叙其美亦附图意也开卷红杏笼笼如盖紫衣乌帽面颊带花气如意逍遥其下奚奴挟琴而从者元敷也翠竹欲滴九鼎陈于石畔书卷笔墨相错席茵而坐者五人一人衣氅衣面微赤而有韵据竹而坐者原高也一人矐而白颊骨棱棱冲衣凝若者仲绳也一人面微丰颌数髯矣翠衣纶巾手执卷者伯环也右伯环而坐。一人面矐稍短微有髭衣古色执拂若山中道士者用晦也一人绿衣云巾丰硕有须端重如冠裳大人焉元弘也图书在榻澹者砚者供骚人之韵绛衣执笔得句动颜面矣面悦泽而无须锡之也花明石峭美髯玉立紫居而兰衿抓髯自喜其不凡者若谷也戒视碁枰若垒而待者穆穆坚壁神远欲往矣衣冠淡胜而静容无喧台宗也夫貌而弗意貌者弗贵也图九人者亦各有意焉所称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夫图者亦于众中得众意也神藏于所适而不烦故积者大力裕于花石笔墨而无所苦故用者厚二三兄弟之意见乎此矣夫余之乐。而叙矣余之意也则余之貌也二三兄弟其以余为何如也

不仅叙其举动。而直叙其神情意致。西园图瞠乎后矣。

### ○题尔遐园居序

缁衣化于京尘非尘能化人也地不择其偏交不绝其靡精神五脏皆为劳薪能于此中得自在者其惟简远者乎尔遐以治行入官柱下。卜居西城之隅数椽不肴虚庭寥旷绿树成林绮蔬盈国红蓼植于前附黄花栽于篱下亭延西爽山气日佳户对层城云物不变钩帘缓步开卷放歌花影近人琴声相悦灌畦汲井锄地栽兰场圃之间别有余适或野寺梵钟清声入座或西邻砧杵哀响彻云图书润泽琴尊潇洒陶然丘壑亦复冠簪觞咏之娱素交是叶尔遐尝言高林受日宽庭受月短墙受山花夜受酒闲日受书云烟草树受诗句余谓非尔遐清适不能受此六种然余尝笑人眼目不开辄浪谈泉石桎梏簪居彼实无所自树乃尔夫能自树者寄澹于浓处繁以静如污泥红莲不相染而相为用但得一种清虚藹远则浓繁之地皆我用得马头尘宁复能溷我尔遐读书高朗。寡交游能自贵重而以其僻地静日。观事理。涤志气。以大其蓄而施之于用谁谓园居非事业耶然尔遐临民。卓然清静。中州人比之为刘襄城倬太傅。则今日之园居。其又以六月息者息而九万里风斯在下吾益信京尘之未必不能息人也

冠冕何尽桎梏。泉石亦有膏亮惟寄淡于浓则冠冕无累处繁以静则泉石不疏然余于淡泊场中下一转语。六受外还须得虚衷受善龟勉受职断不致以覆餗而受禄

### ○赠别祁尔光之宛陵令序

夫金之精者必言百炼也非裘而笥之谓也裘而笥之则不试于火矣其为金也不精古人之炼性。必有所试而后见之庖丁之怵然戒视。试于庖者也。飞卫见悬虱如车轮。试于射者也。张旭悟剑舞而试于书。文与可胸中有千尺之势。而试于竹。彼精于技者若是而况精于道凡性足于中者夷险凭乎地愉忤付乎物通塞听乎事了无与焉而更日与之涉则尽取为吾性之大迨不入此迨其为性也不精故乐而安之彼虞于试而惴惴焉就之者其体不真其于试也往往成与亏半由此言之。吾敢以试之一说徧告人与。自吾同进士榜得婺鸿余舜仲。山阴祁尔光。舜仲尝言尔光为人坚凝而澹漠。聪明不露。而穆然覩万物之变。尔光亦言舜仲性地分明。其于世用。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两兄皆足于中者。夫本原之学静而贞虚而明简而清贞者一之表也明者平之準也清者恬之基也此皆炼而弥精之道也今两兄不试千世务其何从见之吾固知两兄必乐而安之也舜仲得山阴令。而尔光复得宛陵。吾闻稽山。文成先生一派流传。宛陵二邑。故多学道长者。两兄主盟其间俗淳而平物和而清弦歌而民自以不争两兄之为炼不已精乎吾内不足而惴惴于世者两兄又以为性近之也而我许焉于尔光之行也。取以试之说告。而为别。且属以告舜仲也。

不根于性便是尝试便至血指可炼者必其为金斯可耳性足于中。何往不可。乃难一令哉。

### ○寿徐母吴太孺人七十序

吾尝谓天下有治征。有乱征。有治而欲乱。乱而待治之征。士大夫终身事亲而近于名。此治征也。士大夫好名高以危其身。而忧其亲。此乱征也。有一人焉处世名之内脱世名之外尊天性以自乐天下人闻而悦之此乱而将治之征也世道衰而名士出名士出而亲心忧于是壮年多网罹而高堂无寿域嗟乎以吾观于世何其为名高累孝众也东汉范滂之母慰其子曰。尔年未三十遂为李杜齐名既有令名岂得复求寿考夫以李郭之名且不免其身而况一时标榜虚声至捐其寿考以殉之而不悔何汝南风俗之沉于名久也岂其士大夫皆妇媪之见欤。然则东汉之衰也固宜。古之君子修其身而养其气晦其德而藏其用治则为麟为凤。以光显太平。乱则潜无跃。惕无亢。以全天伦。而乐菽水故不急朝露之荣者不伤乔松之永不逐丘山之誉者不履风波之危由此言之寿身之道事亲之谊豪杰可不审哉吾又以悲东汉而下何衰世之士多也吾友徐君思旷。弱冠负文章名。惊海内。与余同游济上。葺斋许先生之门。其为人学道而养气博文而湛思居城北陋巷。数椽蔽风雨。而奉母孺人。偃息其间。是时母吴孺人强食多福。引养引恬。寿届七秩。思旷奉觞踧而进。曰旷也书生。惭无以觞孺人也。即觞焉。孺人弗乐也。抱幸孙焉。孺人乐矣。请以此觞。孺人莞然曰噫儿以我为汝南氏母屑屑者耶。儿落落焉。穆穆焉。不交公卿显人不谭当世之事不威穷不慕通布蔬有余供无戾谪为荣贵燕母氏而结大年异日者遭盛世事明主载其宁静作清明之羽仪守其澹泊宣雍熙之鼓吹视东京人物谁为伯仲吾老矣愿儿为良臣毋为忠臣使老人享太平毋使老人悲岁寒也儿觞且矣因举思旷之觞。思旷出而以告觞客。觞客曰。贤哉母也。世道其有兴矣。余述其言为记。而属思旷以以质济上许先生。乞其言寿焉。

名何至杀身而竟有杀身而及其新者此先生以一腔感愤泄之此也吁使士有危身危亲之虑也是何世界

###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盖鼐孙幼育于外氏。今年三十余。每追逐戏于外王父侧者。同婴儿之觅梨橡。自去年北上公交车。成进士。天子命读中秘之藏。客京华者载更臈矣。隼弟寓书。言王父明春以八旬称觞于堂。夫客子不获介春酒为弟曹先则又诂云今日娱乐与觅梨橡时多也虽然弟曹觞而吾以文佐之吾觞又孰与弟多盖百岁人之大齐也然而道常得于其嗇嗇之道。忍劳节欲。制忿少虑忍以炼形也节以固藏也忿制则平平斯祥虑少则清清斯宁四者百年之算也。庄子曰。大块劳我以生。而逸我以老夫待老而逸斯不亦晚计哉嗇则逸逸则老固有得之于先者矣鼐幼侍于王父也。见其不屑意。生产。壮年万金立尽。晚食安步。乐而甘之。治养生家言。独居三十年。泊乎已尔。又休休焉未尝不平于人即人或意忤之恬若不察者谐谑恣戏儿童为侣涉胜穷游日夜忘疲于世人所为算计较量非直置弗道盖亦性所未

有鼎尝私以为生而嗇者无如我王父也。夫侈大争逐计能慧巧造化以此役人而王父避焉不居嗇之一途古长生家所据以笼络造物者而王父泊焉居之视履考祥。庄生所谓逸而老者绳绳宁有艾哉鼎犹忆我母氏之、言也。曰。自吾为女子。闵汝大父瘁而莫贻之安。见其怡怡下人类忍辱焉而莫为一吐气也饮食居处。泊矣吾欲佐之丰奈吾又拙焉家中落以少思虑故而不能代一筹也儿曹记吾言。汝大父固善为寿者。而耄。而耄。而耄。觴累累矣。其介一命以觴乎。吾志伸焉。螽菽为旨。若其不然吾负疚焉。珍绮非奢。鼎佩母言凡十八年。七旬宜觴而不举者。媿母志也。而今庶足以觴矣。今弟曹执醕踈进而言曰。张孙鼎客游四千里外。不获亲酌一卮而第佐以文王父必且欣欣受觴而浮白焉。是日也三花在庭流莺在户兰芝缤纷拜舞王瑤王父亦受厥丰矣是正造化逸以老时也。吾母之志可以慰矣。鼎谨拜手叙之。

嗇亦可寿可富。然寿可嗇而富嗇又不可也杂出母氏一段。见述之非夸。

### ○补孤山种梅序

夫人标物异物借人灵古往而今自来。风光无尽。景迁而人不改。兴会长新是知有补斯完无亏不满。谁非造化。转水光山色于眼前。繁比人功。留雪月风花于本地。维昔孤山逸老。曾于瀛屿栽梅。偃伏干枝澹荡寒岚之月峻嶒数树留连野水之烟自鹤去而人不还乃山空而种亦少。庾岭之春久寂罗浮之梦不来虽走马征舆闹前堤之景色奈暗香疏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诸君子点缀冰花补苴玉树种不移于海外胜已集乎山中灌岩隙而长玉龙纷披偃仰曩涧湄而栖白凤布置横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远西冷桥畔重开玄圃印清波六一泉边。载起琼楼邀皓月。非为借风霜之伴。与岸花江柳鬪风光。亦将留山泽之耀。令溪饮岩居生气色。倘高人扶筇扫石。政堪读易说诗。若韵士载酒飞觥。亦足吟风美月。使千古胜场不沦寂寞将六堤佳境。尽入包罗。岂独处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胜友。余遨游湖上。缅想孤踪策月下之驴为问山中谁是主指云间之鹤来看亭畔几株花爰快述其良图。用同贻于好事云尔。

事之风流。文之娜猗。胜君家阿绪。

### ○西湖谈菽序

余病游西湖。见养生家钱先生。先生谓余曰人生功业盖世文章名满天下其于一针元气如漏卮注水余感其言。作诗谢之。有省言常护气。息念自通神之句。遂假宿湖上僧舍。浹旬。日求尽其服气之术。而钱塘诸君子闻余至。操文叩吾阁者。屐错户外既相对辄似酒人逢面车津津不能置口矣省言获气之戒都不复记忆坡老所谓知过不改者也每坐上偶拈一题。率尔谈论。粗有本末。诸君子遂以为文。客退不能多记。其录成编者。逸十余首耳。友请刻而传之世。余笑曰钱先生一服良药吾不能服奈何以膏盲中语误天下无病人时钱孟玉郑德滋从余游

。请曰。愿师无执养生家十成语。坡老云与其茹也宁吐之。适吾意而已。余快其言。曰是吾药也吾病且霍然遂听诸君子刻之。

茹而不吐。亦病痞隔。又不若吐之为愈

### ○幽居时令序

夫驹隙易度。蜗战未休。河清几时。黄金难就身不寄于物外物而我自闲乐不违其时乘时而乐自足住世故能出世息机纔是知机居不必广厦蓬檐。口不必膏粱粝藿。迹不必岩廊渔钓。交不必王公乞儿第取我之自然岂曰人而未可乐则生矣。逝者如斯但情顺而景生则光阴过客若景迁而情变则渣滓太空是以暂假化工。权设时令眼前乐事不禁春夏秋冬个里生涯那拣功名道德慎勿实诸所有。自然行其所无。横成岭。侧成峯只此庐山真面目。桃能红。柳能绿。依然本地旧风光。都谢却八千岁春秋安知老之将至。猛提起十二时性命。自然新而又新语不属乎连义更同口戒惧铭之宝日。聊傲失时云尔。

排偶中极其流利。且无填塞。能品。

### ◆记◆

重修都城记

笔花轩记

葢茅处记

### ○重修都城记

皇帝三十有二年。夏雨震电浹旬。时京师大水。霪坏民舍。城九门。圯者三百余丈。已乃浸圯及七百丈有奇。城使者上其事。时上方戢民居止苏间架可窑之税维城之役。司空具以请。阅三疏乃报可。则命部臣某董正厥事。招流集庸。斲石毕输。台臣省臣。奖能禁偷。各有经纪。粤明年某月日城功告成。臣拜手而为之记。记曰惟文祖待边守在四夷枕胡而城屹如于燕万堞崇崇宅大馭轻暨于孙子。戎马之偪伏隍时有乃罔不曾厚备圯以销萌慎固肃皇之世。葺彼牖户。饰廓门庭。每予是惩肆我皇敬胜张皇垣墉涂暨天警于康恒雨弗祥周庐以漂口脉以解峨峨万雉。或陷或摧。惟帝念役大劳人爰亟于救宁民有干止国有经始如父母之劳其子先饮食之徐服贾焉乃召司空。以乃召司徒给其糒粮量其徒庸取丁于谨夫使佚于殍民灾不罢众役能苏荒将事之臣。稟□□□□□亟子来称事程能功令具修。和令蒸氓含舖载锄式歌且春万杵登登。举不涉年。厥功厘如塌理圯更将作报成人饱而康墉峙而壮惟皇帝动民康功先即佚使以心劳使以力惟皇帝固圉众心成城务壮其内乃壮其形缓度伊始疾收厥末圣神作用威临德悦南越北胡。西羗东夷。视厥所止。千里邦畿。皇哉皇哉。千斯万斯。迹不可磨。刻石记之。

高简典雅。不殊典诰其中回护更有巧心

### ○笔花轩记

笔花五色入梦。而文采殊进岂犹是文人腹笥绣口借梦境作鼓吹耶凡物有借而得之终非吾有不若蠹鱼食神仙字尚令满腹带神仙气彼盖无借而腹果然也读万卷书胸中便吞吐八九云梦走笔川决而风雨驰青烟冉冉从十指出食龙肉得真饱衣宝珠而光照襟带间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灵气日新无尽文章先生变化亦无尺寸管而绘千秋比于梦境谁真谁假尹玉沉而慧。试坐笔花轩参取觉云烟草树刻刻供我笔端何须效江仲通乞灵栩栩蝴蝶时寻生活也

落笔风雨欲惊。蛟螭欲翔。

### ○葢茅处记

城之南墅。吾庐居焉径寂而宜禅也百堞萦左羣木萝户映以环溪错以修竹广畴迷望云物旷然累累古丘平出若髻有僧慧云者。紫栢老人旧弟子也。率其二徒来就于傍定而无喧朴乃知足于是编竹为椽。诛茅当瓦一龕依于松栢灯火挂于蓬萝虽震风凌雨未受夏屋之帡幪而夕秀朝云已占萧斋之景色一枝粗稳半壁晏如量腹而一钵千家度形而十年片衲物无取也我何有哉古之至人以三光为户牖故不碍桑枢四时为庭除故不卑茨草但取造化之有生成自然若罄人工之能补苴特甚所以虚能生白。无有室用。况乎佛地。雅似蓬居。昔维摩十笏开基支公三贤备胜止以眼前作案不须物外多求岂必问金田于给孤。飞玉盘于祇恒作尘外尘生法中法也余性嗜丘园。夙敦禅悦数。椽古屋栖已俭于鷓鹑四壁秋风趣更饶于薜荔暇当选佛闲亦观空意不属于蜗争忻亦同于鸟托葢茅之旨。余有味焉。故记。

疏澹有竹篱茅舍韵致。

波蹙流花。山留聚雪。层层锦绣。大可悦眸。

### ◆论◆

治势论

文山黄冠论

分羹论

○治势论

天下之大势。静则治。动则乱。天下之人心与之以静则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销扰而动之则人将自危而寝成其口解之势夫民专愚而易犯法者性也丽于法而治之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则犯者伏而平民安然而不惊一或滥觞于法之外。株连其人之余。而愚民始惶骇眩乱。丧其神魄。求解免于须臾之死。而无端之牵引。捏造之风波起矣燿火燎原蚁穴溃堤所当深惧故安天下者慎无动之属者东奴之讠也。其初绳之急而备之疏视以折捶可使而不料其伏尸流血也此扰之过也。蜀以征兵扰而永宁叛。黔以袭替扰而水西叛。齐鲁以牛车扰而邹滕妖党叛。今日国家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事以扰致之夫天下岂堪再扰耶乃者辽民之侨居

登萊也而几又以奸细之言扰矣幸而 明旨煌煌。消其隐祸。则亦社稷之灵也。东南浙直之间。羣猾辈以恫喝胁人财。而富家儿率多清狂不惠。大言易信。而务外不根之人易投然而实非有斩竿揭木之势也比于盗贼则盗贼死耳比于妄男子则妄男子死耳死如其法死固无怨罪如其人人亦不惊如草薶禽弥之不足。而必欲一网以包罗之。恐江淮之间。愚者骇。智者疑。弱者惴。勇者哗。无乐生之心。而蠢蠢有累卵之势。此亦今日之大患也夫刻木之流以株连为利穴罗织之吏以钩距为功名嗟乎天下岂堪此辈大扰耶夫民无乱而喜事者惟恐其不乱及至乱形见而束手无可奈何则又曷若静治不扰而共享太平之福为得策也

嗟乎。今天下北扰于奴软。南扰于海盗。东则乱卒。西有流民。所云干净者有几。更堪敲剥扰之与。皮之不存。毛之安附长民者幸一日免耳筐膏靡血将亦安之

先生之论最切时弊。其所以消乱。只须治如其人如其法两句足矣。且莫说到乱形见而束手无可奈何。就使一念避咎贪功之念横于中。举盗贼妄男女而叛之逆之。胥百十人骈首而草薶之。咎远矣。功邀矣。如天理何。公论何。寸心何。已扰者幸三复此论。

### ○文山黄冠论

或问。文信公空坑一败此心已死宋室久矣黄冠故乡。方外顾问无论必不可得即如其愿将遂不死耶曰杀身成仁身何必杀也仁成即杀身亦可若仁不成即不杀身与杀身均不可也要在信得何如耳身物之寄于世者凡物有主焉寻得其主而归之此物一听其有无不必向主人索物踪迹矣故一文山耳。为逢。为干。烈烈而死成仁也为伯夷。为箕子。或委蛇而去。或饿而保其首领亦成仁也仁自我成之不在生死上成仁也从生死求成仁便是杀身舍生只了得气节事于本体原无与。文山之深于信道以此。嗟乎道理束缚人至没身而不见本体者多矣然须由束缚而后能解脱之则宋人学脉所自来也陆秀夫濒危。正色而犹讲大学正心章。说者笑其迂不知即不讲仓皇奔救失其常度于亡宋何益丝亮与其尽失常度而不免于亡不如从容自如负帝而溺之为得于死也瓣香祷颶风。冠带见先人。其主见多如此。南宋诸名人。视晋时陆沉辈高下何如。后世有以曷后揣摹又山。而当日梦炎辈亦以此甘心焉此与痴人说梦何异可笑也。

立一君复立一君。人子下药。至此尽矣。尽则何妨作周之伯夷。觉时论曷再举。犹是蛇足。王炎午生祭。亦非知己。亦是多事。

### ○分羹论

张子曰。汉高非负太公负项羽也项羽性直而心慈性直故不能忍人之过而不顾其后心慈故留连不断而却不失为直人之肝胆此所以号英雄而不能成帝业也自汤武而下。其成大功而为帝者不能以机变胜耳况兵凶战危。岂容如宋襄之不擒

二毛。不鼓不成列耶。而项羽之脱沛公于鸿门。赦太公于俎上实近于此然其本质不失为直气人耳我翁若翁。动其慈心甚于哀恳之也令项烹太公天下方谓沛公忍杀其父而尚讨人杀其君之罪乎名不正而大事去矣惟料羽不至此。而为大言以夸之。又嘿为谏言以动之然亦几于以亲尝试矣独鸿沟倍约。而乌江之歼羽也势不得不然然推其本心不无以君子仁人待羽而甘自处于诡诈之不韪者耶嗟乎自逆取顺守之一言误高帝。而误千万世者多矣。或曰此张良之智也。假令范增未去。羽亦不至此。嗟乎张良能投高帝也范增其能投羽耶羽不负高帝帝负羽也

杀其父。忍在沛公范增见不至此吁禄位日重。仁义可轻岂直千万世人君受误也

### ◆说◆

澹泊宁静说

报恩说

○澹泊宁静说

诸葛有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只澹泊处便是宁静非别有明志致远二项方法也人生只有一点浓艳根蒂。最难断绝。勿论田庐妻子。服食器用。取多受忌只美名高位攘攘驰骛尔一身占尽千古愿奢而力俭志广而运陋原是定分何增毫厘人之情欲原以流水。凡以声利名实。招招射人之事。其谁不波。譬如契食饱腹。一餐无余。水陆鼎俎。叠陈方丈仅以供舌于腹何与又如衣者。华绮绚烂止是炫目不关自体若论自体受用只须布粟寻常殉舌忘腹殉腹遗身世之大愚总在浓艳窠臼中过日长此不忌习为故常以浓艳为故常则澹泊二字反馘为馘俗而谓其滋味薄矣似此摇摇马尘驹影。一日千错万变。云何宁静。云何致远。故曰瓮外者能举瓮此辈皆瓮中人也达道之人能于一切。举无有处。观其所始。试看婴儿堕地。以其赤身。故曰赤子此时谁是衣食谁是利名谁指汝愚谁指汝圣衣食利名。贤圣狂愚诸相俱是出世添人赤子何有须知此身。赤身。罢附之物。听其有无不足。十成认执。从此豁然。便有水到渠成。宽闲自在意思。要知功盖天下。名喧宇宙总是赤子身上浮云过影何况世味上。蜗战角鬪诸物似此抛下便百念俱灰岂不完全淡体又省多少营得患失劳攘岂不是宁静。中庸末章说个淡而不厌。直至不赏不怒。无声无臭总是个太玄酒之初。所谓淡自性命之精。正谓此。然潜伏屋漏。无言不显。总只是淡处乃其静处不得别有致远话说也。若晓谕末世。却说个无欲百事可做有不为而后能有为只是个口论话头。不知致远正是淡里滋味做百事正是无欲有为正是不为圣贤自婴儿堕地时以至笃恭平天下终其身一淡而已

总一淡泊。便是脱去劳扰。肩任世口根源。似此指点真臆场中一贴清凉散



## ○报恩说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中夜坐诵此语。未尝不睢然披衣起也。人生于世。君恩父恩。无日不受。受之而报。其报罔极。若他人恩报之易失身不报则负德故断不宜受也余入中秘时。尝记周馆师寅所先生之训曰。诸君慎无轻受恩于人异日恐妨自立至今二复终身焉虽然借父恩政自难报耳。每读楞严偈曰。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人生幸耳目聪明读古人书。识义理又解为文章。列名郡国之书。滥食大官。名爵侈而望实奢长养乐成谁非君父恩耶膺力力刚经营四方凡可前驱何爱顶踵若其息羽静林戢鳞幽渚丘园为美渔钓同羣无僂车上以馘齐民无饬亩宫而妨丰蔀无昵酒徒食客以丛窃无纵鲜衣怒马以狐凭尊敬父母。而奉其典刑。怜念百姓而伸其疾苦。每于读书之暇。进里社子弟而教之。开其所见而使不溺于词章大其所守而使不乱于功利从文字真实之地指点性命源头就学问广大之中透露立身消息至于颡蒙示之矩矱。岐路约以轨涂。奖畴昔以劝方来。扬小瑜而攻全璧使人人具灵通之眼目即处处是活泼之提撕凡吾辈为社稷储材。在秀士以天下为任斯之追琢岂在文章庶以答于吾父吾君。聊共陈于同心同志。

要知就仕途论高爵重禄俱是君恩拜恩私室犹未识恩之源头也

### ●翠娱阁评选张侗初先生小品卷之二

仁和丁允和叔介选

云间张鼐世调着

钱塘陆云龙雨侯评

篇

对

解

启

书

碑

箴

铭

言诫

赞

疏

文

墓志铭

祭文

题跋

◆篇◆

论过篇

清途篇

○论过篇

过人之生机也 圣人所不能无也 人无过则物而不灵何也 天以极寒极暑而过也 土瘠好川安决而地过也 然寒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过之矣 瘠好变而沧桑无常。地之过过矣 人得天地之气而安能无过 过者过而不留也 云过太虚客过逆旅云不点太虚客不碍逆旅若住而留焉 则不化不化则点且碍者多矣 故曰所过者化。过化之过。过也 人生本体清静一物不加只缘习气所结 遂于本体磨荡处不能不来渣滓此等摠是习气无关本体 犹空之有云。逆旅之有客然亦是灵性翕张鼓荡而有之 故空不能无云。逆旅不能无客而生人不能无过 世惟木偶土梗无知觉运动 纔不入于过然天地间亦何用此木偶土梗 人之灵于木偶土梗也 以其知觉运动也 既有知觉觉处亦过矣 既有运动动处亦过矣 觉而过过而觉也 动而过。过而动也不得谓偏觉碍觉妄动碍动觉则无偏动亦无妄矣 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 前境不往则旧境不新旧往新生如环不穷 过即无过此生机之妙也 今夫镜日照而医生焉 水日流而滓生焉 然翳与滓无与镜水也不拭则翳矣 不澄则滓矣 拂翳得镜清 滓得水易简直截过还无过之真光景也 是以至人虚中而待之 独力而主之 不于神明中鬪是非非亦为是不于洁白地别垢净垢亦为净 浮空碧云仰面青天堂上接客主人内守 虽百千过无一留者 若久而留住是阴霾累日蔽晴空 盗入室而据其象也 虽然霾安能有其空 盗安能有其家哉。

不是为有过者开一面直是教人速于改耳

○清途篇

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大学则为任子。其举于乡。入于成均者。为孝廉。其贡于庠对于廷。而肄业国学者为明经。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 其以郡邑诸生入贡者。廩增附通减其额。而得入国学焉 已非途之正而犹云升其俊秀也 至于今。事例开而污浊滥褻之极矣 贾人之子贱隶之儿舞文谪戍之丁 男中贵貂珰之蠹贼 拥其高贖 骋于都中朝输纳而夕衿綏矣 襁褓乳哺之未离也 而束带同傀儡拜跪起伏之未闲也 而冠裳似沐猴形声点画之未习也 而遨游类儿戏揖于前则读师尊序于列则羞同侪 而且监规懒于读诵 写仿倦于抄誊 班行旷于步趋 肄业苦于时日 多方营拔 总恃钱神之有灵 百计偷安 但指竿牍为奇货 令坐皋比者朝夕对此 亦安能展布毫厘之益哉 夫古之时简。大学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 遂今之时□郊遂之顽□□耻者而移之太学 未见 朝廷□□□太学也 且 国家即以太学为市 所得于此 辈宁有几何 适足以浊贤路而轻 国典耳 若曰今日利其贖而他日即使为郡邑一命之吏是

君贷其本而使百倍取偿于民是又不惟以太学为市而以民命为市也 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学之途。而革事例之滥说者曰此理财权宜法也。予应之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多方以取细民之利而行市道于教化之重地其辞已先不正而财又何理焉故革事例者。不惟清太学之途而亦以正理财之本也

入粟上马。稊不自今日。然为工为辽何尽天下而稊之甚且钱神之灵复抗颜人之上。曰父母公祖嘻稊之及人。何时已哉。痛快之极不数长沙。

◆对◆

韩魏公不欲分别白黑意指如何对

○韩魏公不欲分别白黑意指如何对

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别太分别则不肖者无所容而贤者亦局于所见而不化此乱之道也夫令不肖者有所容则君子之路宽而小人得以供国家之用令贤者不局于所见则门户不立我心不生洞洞阔阔顺物之来而变化皆有余地君子所为用天下以治天下其道如此夫天下原无分别。君子亦何必分别之君子不分别而分别天下之主在君子故君子能用天下贤不肖而适于治若其一分别则天下贤不肖将有不胜分之患不胜分且有不胜混之患是以大乱今夫人身尽血肉元气也结而为瘠为痲亦身也内消之而不使溃则痲瘠化而皆血肉元气矣夫一身则何分别之与有治天下者无视其为痲瘠而必欲溃之则天下之血肉充而元气固也今夫操丹者。一柁在手不必安流是而风波非也秦越人相阴阳虚实而治人之病不必参木良而乌喙毒也夫主在我必有所以用之者矣凡太分别者皆其不能用者也不能用则谓之无主瓮内之身不能挈瓮。堂下之人不能断也。身在黑白之外者。乃能别黑白尔能别黑白故能不分别黑白是以君子之用大昔者韩魏公尝言。才气须周足四面粗入细。乃是轻纶好手。论近世宰相独许裴晋公。至其它则曰木偏规模小。是以三十年相业。拥护幼君。提挈母后。弄任守忠辈如掌土口而欧范诸公皆得尽其用。经纶规模大畧具矣。原其得力处正以不分别黑白一念为之故夫用天下。治天下者。若韩魏公可也。

不分别何以用人太分别又何以用人识高而宇弘。当是贤不肖之治。

痲瘠皆血肉。乌堇者良药。不可不知。

◆解◆

闲闲子解

○闲闲子解

闲闲子性钝喜读书材拙喜著述善病而臞喜接引宾客谈文章性命之事弟子爱闲闲子者进而规曰盍枯坐而冥心绝轨迹而塞兑以护其气乎闲闲子佩其言。扁其室日闲。而报以闲之说也人之生也。轮输穀转殆未有停机焉天道之生而藏也地

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动而静也往而新运而不积新故生不积故闲矣流水之涓涓汨汨而常清也潏而蓄之有不终日腐者几希人自生而即涉于动矣动而静故静不可见而动也善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为静冥心之为安。绝轨迹而塞其兑之为暇也夫安知不枯坐之静不冥心之安不绝轨迹塞兑之暇乎且人之灵心。必有所寄。不寄。之千诗书文章谈论。则必转而他寄焉夫他寄者臃逐之场而浊淖之府也酒食醉饱之余而博奕筹算之事也爱其生而生残厚其身而身殃吾安知挟册者之不犹贤于博塞以游者乎今夫心王种也王种无为亦必寄其权于公孤宰执而无为之体安若其无所寄而宦官宫妾必有乘其间而窃之者矣故王种之寄于臣种也臣种亦王种也心官之寄于诗书文章谈论也诗书文章谈论皆闲心也无劳尔形而不能不用形无摇尔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其精则其为人也同于枯鱼夫形色者有尽之物也而天性者不蚀之根也天性闲则形色泰矣天性不劳且疲即形色不妨日运动矣故曰制而不着放而不动处喧无恶涉事无恼夫无事者读书之诀也明诸心者著述之妙道也眼前无一不善人者宾客友朋皆足生我也此其为闲也不既多乎镜随物现形而镜不劳镜闲而形自忙也晴空无尘。而游云之往来无碍晴空闲故能为游云受也吾是以称闲闲子。嗟乎。大鹏飞以六月息而闲。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而闲夫知不息了义者可以言六月之息矣然则闲闲子即读书著述。谈道论文其亦真闲人也已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作闲闲子解。

闲不在枯寂。枯寂为闲一值事便手忙脚乱唯得闲于读书著述谈道论文可以闲其心于居平更可闲其心于应卒

◆启◆

与叶相公阁下启

○与叶相公阁下启

窃念某读书有限谐世无缘遭时休明赋命蹇薄积戾已浮于擢发。负疵何待乎吹毛。亟宜抽身。以谢公论。是以匍匐拜疏。涕泗求归。而遽荷 温留。尚尘就列在乡国皆曰不可岂 君相犹识其才辜恩难报于再生度义不容以终日恭惟老师相公阁下安 社稷以为悦与 圣人同其忧昔辅神皇。排大难。决大事措泰山而声色不动今保明辟。收羣策。合羣力回狂澜而风浪自平留一日而 朝廷乐一日之清宁寿百年而四海享百年之美利至于因材而造与物为春进君子不求备于小知退不贤亦曲全其大体如某跃治尚赐温吹自省孤危梦断长安之日月独怜衰病情迷故国之烟云再疏吁 天恩祈票放所望收身末路得为圣世之全人没齿穷山安享太平之余日虽靡报德长孤桃李之光誓不辱知未矢松筠之节

高音朗节。无怼气。亦无琐词。

◆书◆

复钱孟玉书

夜坐自述贻自南上人

○复钱孟玉书

昔年养奇招提。今日避喧沙上。田园既芜。妻儿涧疏笔墨久荒宾从稀绝叹吾生之不辰嗟世路之荆棘似此景况年复一年税驾未期时光易老古人乘血气而思自见今且奈之何哉足下三旬九餐。尚能驰辨春华。贾于知己。不以似仆五石瓠。濩落终身也。古人云素贫贱行乎贫贱。仆山林人耳源无奢好山斋数椽旷地半畝前种修竹后凿深池果树万株列于墙下草花千本植问庭际每皓月当空春风拂户则□□散步命酒放歌架上古书信手拈得开径迎客欣赏相对乐我终日可以忘饥此时又何须袭危冠于鸛鹭烂金紫于五云哉然而此福亦难消受则似先天有吝嗇者然何可强也便欲褰衣长逝负担束书吊五岳之烟云访空同之灵秘冀得名僧指点。参究五宗。仙侣提撕。开授玄路。而凡胎未脱。俗累相缠。离家未旬。回首迷变想亦性分上带来有此一番沾滞难洒也即欲破蠹食之万卷。盗神仙之只字。上取国朝之典要。远稽往古之精微求为可用通其条贯勒成一书以待来者。而精气衰止。心目劳疲神索于覃思笔穷于挥洒每构一篇展转竟夜不成一字嘻壮年不学老时悔今尚何言哉嗟呼。仆今真无用人矣。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屈曲。无伤吾足。当今之世仅免刑焉敢复夜行不知止哉兹且就医海曲。依甥舍而居世态乡情久置不问若得微草泽之功。藉秦越之力。起其跚。锡之款段。且将问六桥之花柳。探灵山之巔际。与兄把酒衔杯。一倾倒郁积。或有期乎各寻乐无撻身世之患而已

先生既精理解。复饶经济。乃竟不得效一割之用。非直先生不幸也。

○夜坐自述贻自南上人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臆。旅馆四壁立。金马门吏故善贫月俸所入裁给薪水。间损其一二供佛如来灯。为儿子祈福。马上时携百钱。遇贫儿号者辄量施之。长安肉价颇高。独韭腐与南方相当。能甘澹素食。小奚奴经月不。尝肉味。闲日谨闭门。或无过客则科头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终日突不黔性所适也或俸钱所入略赢。辄分之书贾贷其直之半而读之贾人征利。局龌不堪则倾囊而应大率囊参参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独故乡同志者至。则抵足而寝。论古今之慨夜分不倦。客来无论新故度是日有酒数升则欣欣强之坐且语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际劳攘。笔墨繁困。则子夜焚香。诵楞严一两段。性鲁。故不甚解聊以淘汰渣滓而已长安有僧号自南。僻居城之西隅。以情静自胜。散堂后。时往过。偕论奢糜观渠又能从世法内下无碍转语。每一往复。豁然参解。若渴人之饮醍醐似此客居几忘年月每念为诸生时。杜门不通世事于世颇不宜而独好读书至钱不得里纸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视乃始为谭经佣以餬其口又不肯误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较量往往唾千金于涂傲然不顾其食

贫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没我恬澹所好今来长安中。遵而行之。粗能自乐向令当日畧有征逐妄想转念堕落涓涓江河决坊谁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为一身苦海矣忆吾执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书生解为文宁解为人亦犹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后真焉蔑不工矣。先生没十二年。此语至禽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诸生时耶。

叙致直是清神谱。可忘簪组之荣。何计旅怀之恶。

◆碑◆

邢台令王君祠堂碑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邢台令王君祠堂碑

邢台令王君大受。字可仲。号凡生。蜀之合州人也少读书有文章名喜负奇节庚子举乡试。癸丑会试。为余本房第二人。既登第。拟上书 天子慷慨论当世之事。余微讽之曰车中新妇而惜借驂母乃太早计君遂焚其草乃归逾年授巨鹿令。当事器其能。调治剧。改邢台令。居官溪刻清冷而爱民月俸尽捐为民兴便利修桥治道浚隍筑堤废寝食不倦邑村故有百泉东汇为大泽。亘邻十里。邻邑南和任县。民皆设闸。或为筒以导之。溉其畝泉故刑水而利乃邻受君因其下流创为闸内别穿小渠。引泉水灌十六村田田几万顷十六村民皆得新泉溉田岁大熟邻邑士大夫争之力然弗能夺也余以使事过邢。策马往郊外二十里。访其置闸处。村父老为余指点。建置启闭。蓄泄曲尽潸然悲之而村父老罗拜痛哭。齐声颂我王令君。且曰令君为民开永利然役不劳民则不费帑秋毫皆以俸入给之故令公垂橐而归归死于道而不能葬言之更呜咽也当令君经始时。昼夜督治。不日而闸成。又不日而渠成我愚民且有病其亟者嗟乎令弗亟而邻邑之旁挠且至闸又安能成而渠又安能浚哉言已。复痛哭。余挥泪慰之曰而父老既已思令君令君兹不朽矣尔邢不几为王令君桐乡哉。父老乞余碑文记之。余曰去思碑生祠满天下然大都为显人润色功德耳如令君者。劳于民事。而且死死而孱焉一子仅十龄岂世所吟咏而祠且记之抑令君我门下士。而十六村父老子孙。食君之德。吾当书其畧以贻尔父老他日诛茹庇一椽于百泉河上尔父老率子弟每社时腊日伐鼓吹箫为社以享之我作享祠之章令尔子弟按节而歌以来令君髣髴之魂也遂记而作享祠之章曰。

泉源涓涓兮。泉水迢迢开我新田兮翼我新苗我田既熟兮。我苗且谷长我子孙兮畀我多福 吹我笙兮。迎侯车侯车来兮旆旆其旗考我鼓兮。迎侯马侯马驂兮云之下侯登台兮芬芬。采芹兮荐莼。桂酒兮盈尊侯八坐兮式燕且喜醉我浆兮饮我黍乐我儿童兮欢我妇女攀侯驾兮淹留。乐钟鼓兮未收。祠泉上兮侯时来游。护我畝宫兮。万岁千秋。凡我村民兮。庇公之庥。

为生者颢荣碑。为子嗣有显荣者碑。乃碑死令。子固莹莹者乎然故可碑也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并海而沙。环而堞者广不踰瓢也舟车食货之所辐辏甲兵鱼丽之所屯集比于通都屹然镇焉堞北为僧寮作汤饮以给行人之往来曰甘露亭亭供大士像。其左楹乃健庵王先生祠。亭勗自先生也。先生为沙上甲族。好修善果而专施隐德于民其茶僧如明者来自天台善持戒行率其弟子谨功课而修云栖教焉先生捐金割地佐之又捐其腴田以长住其香火使海濡为鹭头鸡林之宝地沙际有赤花青荳之精庐士女皈依风俗普化岂特庄严法宝点缀海若已哉自昔应真贤圣。游行世间。作人福田。功德施設。现狮子身。立袈裟院愿力随其智慧功行种乎前因遇物显慈当身普法施圆满如日照空毫无所隔如潭印月毫无所漏于以丹楫众生津梁行脚破慳化吝调伏颠迷由其因地所成非复众可思议吾观世人辛苦鸠聚不舍圭撮贻之子孙认为已有不思子孙究竟是天地间一众生云何此厚彼薄分别太过譬如人看西牕。不见南牕。若言一室通观。八窓棋洞。王摩结舍宅为院。赵清献晚年饭僧。光华到今与佛同轮同久先生形归莲地德在浮提。孙为通儒。子则清吏。岂曰人天小果哉。

看破世界空花。自觉金钱秽物。

◆箴◆

固箴

○固箴

心如虚舟凭水去住住固无心来亦不系孰为维击。固则使然如钥斯扃如城斯坚何以释固。曰安厥止不迁者性不胶者理性既有常。物原无住。如舵转波波与舵逝妄认妄执。芥蒂曷已握固虚衷。解于无始。

直探理窟。

◆铭◆

衡铭

鉴铭

○衡铭

静则一动则徙握其纽观厥理任权而不为权使乃以齐物之纪  
明爽衡之列星。

○鉴铭

帷独之蒙不及隅盂水之撼不办须孰贞而明其中乃虚奩而藏之光有余  
巧于肖象

◆言诫◆

言诫 【并序】

易称辞寡。论语称切言学果能静深有得虽言语至纵横时一截便住若其本体不静一开口便是耳目知见用事。耳目知见愈多。浮气愈有凭借。如既决之泉。泛滥无已。予性疏简。而胜于谈论。间有括囊之悔。遂作蛊言宝言二篇。以铭于座隅。

蛊言

宝言诫

○蛊言

饭甘而蛊。茹乎哉茹而伤生知其蛊者吐乃已当其欲吐强之不咽犹其欲咽强亦不吐也人抑有蛊唯言之毒与言吐于口毒可言也言茹于腹溃乎殆哉独影而趋。厥或营焉。匪以告人。其口喃喃。嗟涂之人坎曷风而波焉芸芸之梦其聪睿如乃仍于中魂喁鬼吁彼梦之昏也谁叩而言诸万物之来。五脏若使鬪其是非。幻嗔幻喜。博塞挟策。送马迎驴。彼今之人几梦而途哉人不动于口之波而动于心之波口波嚣嚣心波滔滔满腹是口。昼以继夜。轮转泡沸。箝之不可。惟其不箝。横乃滋太。故曰止参以静禁妄损思不思之极惟寂惟默拔其蛊本口毒乃释作蛊言

与其言而获咎。无宁默也。然知咎而默业已动于心矣拔其蛊本是为要诀

○宝言诫

凡身以内。庸人贵之人言无用则曰唾余彼离于口哉。人之委唾不处秽而处洁也离于口哉。贱也。出于口哉。贵也。言出于口而离于口。庸人弗惜圣人宝之吾恠彼多言者其以委贤人耶其以委众人耶与贤者语。贤者具足耳。入宝谷而数众宝穷以不识胡卢退焉其与众人乎狐貉晓冻夫九鼎夸枵腹也彼非实享其美其安挈而告之人道听涂说。累乃甚矣。嗟乎徼之若矢。万夫莫住口之悠悠砥柱不收慎之哉宁我如瓶母我如倾如意之宝。鏹而钥之如其不钥探囊胠之无令珠玉同于粪秽吉人之词以嗇而贵作宝言。

犹金人箴。奥其语意而出之。

◆赞◆

蔡默斋先生赞

○蔡默斋先生赞

玉尔躬粹乎以充其至德之丰冰尔心冽乎以凝其廉吏之贞屹而岳其中立之卓霁而春其泽物之群噫嘻乎。不伸于朝而伸于夷。不丰于位而丰于施固以原本乎经术而发摛乎良知吾安测其所宗。益龚黄之侣。而濂洛之师也耶。

几几一道学。

◆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有纳缕垂绥。芒屨而过吾门者。窈矣。而貌坚质。类能成。其所祈愿也。吾喜而问之。对曰。吾将以十方佛因缘。造五百罗汉。公其为我疏之。予曰。凡神通变化者凡眼所不可见也即其所为神通流传者犹是口实权说耳而显之为相。庄严之为金碧琉璃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菩提乡导即第二机且不可言况第一机也尔以庄严像作神通变化。不几逐影而欲令十方众生施者尽皈五百罗汉神通变化中不几影之影乎对曰。目今吾口能说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听布施一切能圆满受用布施者谁非影也离影吾能有布施着落失乎凡五百罗汉离此法像则安所显神通变化令十方众生庄严也心生故种种法生是五百罗汉徧满一切众生矣法生故种种心生是一切众生不具足五百罗汉耶子能不住罗汉相便能不住布施相今日且须假借罗汉相则又何妨假借布施相也且吾一窈僧耳。巷呼而巷之人。无不忻且应。应且拾者是五百罗汉神通又在巷之人也令口而稽首称之曰尊者其人退不敢居引而过庄严口汉之前则顶礼不已佛礼佛尊者礼尊者人谁知之今吾劝大众。以像布施实非以像布施要与众生其于光景现灭中证神通本性金属泥口尽是功德聚慈威二相口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看得破泥胎粉碎今日老僧行脚只替大众自显神通大众若真实信得各各庄严自己法相信是老僧第一机就凡眼上转出法口口也余作礼赞之曰。貌子坚盾听子言通矣特此以告大众。当令五百罗汉道场一时圆成也。吾以其意为之疏。

具绝妙机锋。非是虾蟆禅。止堪一跳者。

◆文◆

乞茅文

谒胥口伍相国墓文

○乞茅文

夫真为幻住敝不新成悟法则饶俭双融寄相而成亏互换兹茅盖。泊矣禅栖山雨欲来不护朽枯之竹槛秋风吹动谁禁飘荡之蓬檐遂使佛火湿毳毳萧索一灯孤日月僧厨寒刺刺支持半壁老烟霞迨岁月消磨。那问香严精舍。只风光荏苒谁怜选佛道场。凡属皈心宁无作念况易充鼯鼠之腹不必撒米铺金岂难稳鷓鴣之枝只在拔毛借勺施则聚微而成伯茅亦合少而就多半椽俱法宝圆成一茎即佛身变现匪直杖锡有托。应占莲种无边。谨疏。

潇洒。竹篱茅舍风致。

○谒胥口伍相国墓文

泻忠魂兮怒涛埋灵骨兮神皋草芊芊兮古庙麦青青兮远郊孰鸱夷兮漂泊尚吴土兮逍遥片石千年兮春光如在双槐万古兮岁寒不雕丈夫不轻一死兮死固顺其所遭鬻熊何讎慰父兄于九死阖闾何德定君臣于一朝当其挟弓而走志不安于沟渎迨其齿剑而没忠不化于江潮乱白公而覆楚社。僂王僚而定吴桃彼英雄举事兮抱沉

几而独苦迨功成事就兮矢忠赤而不摇宜其避难则身尊于九鼎而酬恩则命轻于一毛嗟乎人生行其所快耳固将揭日月而为昭彼借汉以报韩兮。恋赤松之乔乔。至今悲相国之孤忠兮。羨子房之遐标然废兴各当其时兮安能坐视人之亡国而远去以为高宜朝秦而莫楚兮。笑战国士之噉噉。嗟哉乎。万事异矣。千古常存。为河为岳。为日月星。敢荐斗酒。以荐千古坟。灵旗髣髴兮湖滨。

嗟嗟。韩讎报而不忘为四皓之筹留侯亦不能不为汉筹安危者谓相国得以楚报而置吴之兴亡不问乎若谓鸱夷去越则又何不去于会稽之时去于入吴之后也相国岂悻悻一死者哉。文中直剔其肝胆。

### ◆墓志铭◆

明中宪大夫大仆寺少卿层峯李公墓志铭

○明中宪大夫大仆寺少卿层峯李公墓志铭

呜呼此吾年友大仆寺少卿层峯李公之墓也公讳时荣。字符敷。登万历丁未榜进士。历宁德莆田二邑令。以治行高等 征入为江西道盐察御史。是时当神宗皇帝晚节边境寝多事。东夷江开铁辽浑间。名城屡陷塞上兵羸不能乘障而主客饷岁糜百万余。主计仰屋无策。公条便宜。畧言兵须酌其宜饷当核其实今日措饷之涂不厌广清饷之法不厌精诚令治兵者兼得问饷主饷者兼得治兵自可首尾相应征剿有备朝论韪其言。寻而按长芦盐政。畿南地故广斥。而民多豪。倚中贵为奸利公搜剔城狐根株奸蠹鹺务凛凛又章数十上。请宥言官。请诛逃窜。禁白莲。除蝨吏。止萑苻。皆得报可。乃 命公主饷事备辽时辽饷馈去如漏卮而郡县征挽期不前瓶罍罄而庚癸呼公自昔抗疏时已腹画具矣乃勾稽簿籍调剂敛散飞檄刻期会上募府如流水持筹揽辔威肃塞下矣旋以劳晋大仆寺少卿。 覃恩再赠公父母四品秩。而以 予告归。是时天启初政宽大。朝士大夫以气类相高。排击异己锋不可近中珰乘之而钩党祸起罗织琅琅下郡国者旁午而公时家居。忽忽不乐。顾时闭合独坐罕见宾客间对客杯酒笑谈穆然感慨类深念者人莫测其意也无何晨起。寝门未辟。而公逝矣。同榜兄弟仓皇往视。枕其尸哭之。卒莫得其病状。余顾哭之恸曰。古称贤者厚于德。薄于命公之逝其命也夫幼失慈母。长背赠公。零仃孤儿。飘泊师塾。笔耕糊口垂二十年。乃得一第。何艱难也。董恭人糟糠相依。劝读佐政朝荣俄谢宦邸分飞至于伯道无儿。中郎有女执奠含泪孑影自怜抱此苦衷其能久视至于无聊一决岂其情耶则又叹曰。未也。曩公门人曾詹事楚卿。故莆诸生也。为我道公治莆。如其治宁状甚详。叹曰。公今之卓太傅。元鲁山也。八闽邑大夫莫或先焉。嗟乎。彼田野感愤无聊而一决者计昼无复之耳贤者诚自重其死以公治行。与立 朝风节岳岳自表着岂不思用其未足而顾自同于沟渎之行吾断其不然抑世道交丧贤人长往鹰鹯击而鸾凤翔豺虎横而祥麟隐当其穆然深念时有隐忧焉夫公岂可以语人哉抑此亦可谓一死生轻去

就遯世而无闷者也而吾又何恸于公。按公先来自南渡。徙居上海。自其大父怀泉公。父庠生赠太仆复庵公而上。系皆无考。三世皆单传。无替功之亲。可以续其烝尝之托。而竟以两外孙在抱者。一名京孙。一名兰孙。为之嗣。京孙。长壻章君肇开子。兰孙。次壻杜君元培子。二女之归两壻者。皆董恭人出也。公生万历癸酉。距卒天启乙丑。享年五十有三。董恭人生隆庆己巳。距卒万历癸丑。年四十有五。今年丁卯腊月廿七日壻奉公暨恭人丧合葬于神山之新阡。且以侍郎杜公状乞余铭。余同公举于乡。遂为铭曰。

孰跃而升之。一羽九霄孰陨而推之泰山鸿毛其华晡如。其果不食兰生于门其种不植丰于千秋嗇于一子嗟我元敷。其永归于此。

拈出措饷。清饷一筹。便足不朽矣。

### ◆祭文◆

为考选诸君祭熊侍御文

堂祭文

慰弟文

○为考选诸君祭熊侍御文

呜呼阳明蚀而君子厄元气薄而正人摧嗟皇路之驱驰。怅吾公其焉如。惟公砥行冰壶。宅心霁月德则春融材则霆决其持论也引大义而执砥之平其与人也豁重襟而含鉴之别中立之概薄墙壁而不依独创之局弃边幅其如脱当治行之内征。偕吾侪而待诏。弹冠侍从之班。振衣日月之表。方将定国是而镇人心涣小羣而培公道固非常人之优为亦吾侪同事之有造也何一疾而奄忽甫握手而遽相吊也耶吾侪交公。服公慷慨。琅琅其音。听之泪洒世人何知见利而争舍毡集蚁没齿而腥百足为扶盲相蹇杖失之则颠乃蹈罗网亦有夸人气侠自矜决于面墙波涛昼惊或讳机械托宿名理理亦有机翻为祸始嗟嗟世波如此而已非公深忧谁念及此嗟嗟天地经岁不生一人幸而挺生摧则何频进贤之难。如丹挽陆曾未及用而夺斯速呜呼哀哉。惟我同盟。集此经年。投分合契。道义为欢。领袖如公。先降割焉。呜呼哀哉。草木摇落。鸿鴈在天。寒途戒霜旅衬荒烟。寡妻弱子。一橐萧然独留荣名天壤之间奠公一觞有泪如涟。灵其慷慨。尚歆此言。呜呼哀哉。尚飨。

亦自写其世道人心之感。戚时忧国之心。

○堂祭文

维万历四十五年。岁次丁巳。十二月朔。越廿六日丁巳。呜呼痛哉。我父生而养不隆于兼味。我母死而材不称于五金荣弗旅于泉下禄弗逮其双亲茕茕独子。只影单形。有女虽嫁。有孙未成。抱此长痛。日夜泪零。男所以昼惟一餐。夜止一衾。萧条终岁。辛苦平生。没齿无怨甘病甘贫念我父母且不享人世之乐男何人而忍窃温饱以自宁欲报罔极誓以身殉今者奉亲之命。卜吉高原。前临

浦水。后依祖坟累畚男所亲视穴圻男所亲营既安既固以妥先灵男毕此大事。苟窃余生有福则徼父母之庇而尽心报国无福则归父母之侧而泉石终身惟吾父立身清介。惟我母稟性惠温积德弗享宜利后人男菲薄弗克负荷惟愿我父母安此吉壤而昌大其子孙一世百世乃育乃繁继其清白守其典坟用衍我祖父之泽而不孝男之罪可以少逭于九京灵輶将启。写此痛忱。呜呼哀哉。尚飨。

质直正似告亲之文。

### ○慰弟文

噫吁嗟乎。幼调五尺非小成人非夭汝何所贪汝何所少吾思人生久视何为以人阅世多阅多迷迷而不解百业从之譬人瞪目晴空狂华若合眼者晴空亦无汝之一生诸业不起兀然而生杳然而逝。谓汝舌业菽粟盐齏谓汝耳业蛙鸣鸟啼谓汝眼业文史图书谓汝鼻业幽兰当除谓汝身业夏絺冬臬谓汝意业无怀古初是诸业者脱然无有造物嗇汝其亦全汝人忌十成谁过于汝且汝形尸。如蝉斯蜕清风浮云。更何牵累若恋纨绮汝生布葛若恋珍齐汝生藜藿若恋妻恩汝未有家若恋名缰汝未出世若恋利泽汝不治生是诸无恋得大清净汝生于世如雁过江雁无留踪江无留影似此洒然亦可长冥或云人情如水。刀不可挥计汝所念。严亲是依但汝既至此而宁而恋为汝生行三。幸有二兄。汝心欲尽二兄知之母逝廿年。广漠凄其。汝今来归。慈魂相比。汝所自尽。吾亦不知各尽所能以报父母存者没者。两无憾矣。吁嗟乎。江水滔滔。燕山茫茫。彼魂气既无不之其亦时集于我之旁也耶

恋即是业。脱离诸恋。何不可撒手而长行。

### ◆题跋◆

拟试目戏题

题王甥尹玉梦花楼

题高孝子传后

题锤面溪封翁寿册

### ○拟试目戏题

士子来京师。向我问试目者踵相错也朝士大夫亦为其子弟驰尺幅来征比南还而里社迫索更苦余笑而应之曰。弄笔写生原是适兴事一目先据于中大类画方界学书宁能奋笔满志否苏季子得太公阴符书。锥刺其股。期年而揣摩成今读其说六国语曾有一字引阴符耶揣目之不能工为文犹阴符不得作合从说也大畧对景所至活其灵心随手拈起妙议亶亶从十指生如是文宁有定目耶诸生未解也。固请曰。以供寸晷射耳覆而中力省而功倍余又笑曰。我非东方生。安能先知守宫窳数而代为子射。诸生曰。先生且以目衡人律令自先生出也余笑益不止曰令我今日作律明曰作令三尺又安在哉虽然。伏习众神能作百首自饶为之此古人作赋诀拈出数题以佐子操觚生意正不必预定其为守宫窳数尔

风蹙水而成纹。风水非相期也。且安必笙竽之同好耶。自堪一笑。

玄珠之得。偏以象罔。谁云拟议者工。

○题王甥尹玉梦花楼

辟一室。八窗通明。月夕花辰如水晶宫万花谷也室之左。构层櫺。仙人好楼居。取远眺而宜下览平地拓其胸次也楼供面壁达摩西来悟门得自十年静专也设薄团。以便晏坐。香鼎一。宜焚栢子。长明灯一盏。在达摩前火传不绝助我慧照楞严一卷。日诵一两段涤除知见见月忘标南华六卷读之得齐物养生之理此二书登楼只宜在辰巳时天气未杂讽诵有得空中前楹。设一几。置先儒语录。古本四书白文凡圣贤妙义不在注疏只本文已足语录印证不拘窠臼尤得力也北牕置古秦汉韩苏文数卷须平昔所习诵者时一披览得其间架脉络名家著作通当世之务者亦列数篇卷尾以资经济。西牕广长几。陈笔墨古帖或弄笔临摹或兴到意会疾书所得时拈一题不复限以程课南隅古杯一。茶一壶。酒一瓶烹泉引满浩浩乎备读书之乐也

乐矣正恐穷措大难以消受平泉清深是退步诀此为进步诀就所陈列书史中得吾辈读书法

○题高孝子传后

吾尝论孝庸常人事耳如吏不墨而女不淫固其本色宜无足诧而叔世乃指为独虽然夫亦有独者古人论忠孝而要之于死盖习所豫丧所殆中人之情如是能于此际分明者便是非庸常人便谓之独高孝子居常色养常人孝耳至其蹈白刃。涉风波濒死不遗其亲虽求之古人当无以过盖人之心神凭其所见见风波白刃便不见有亲若其所见止有吾亲自无风波白刃当今之世怵于外而丧于内者皆是也若孝子者亦可谓独矣吾尝谓愚公移山之事。及读孝子传乃信。夫孝子不顾一死以丐父命岂料身与亲并完乃竟两脱于虎口倘所称匹夫之志。不可夺者。抑天相之矣。然孝子第曰此庸常人事吾行其当耳岂愿当世竟指为异而当世学士大夫共诧而异之夫其理又有可得而推者若孝子真可谓独矣

世尽外怵而内丧。自令庸行成奇行。

○题鍾面溪封翁寿册

面溪先生嗜隐行。无官。以子给事中贵官也然竟以无官隐耳读天下书。穷览天下名山水而发之于诗歌其祭酒于乡。年八十矣。寿之者曰。轩冕贵而先生尘也。珠玉珍而先生芥也。乐矣。久矣。寿道也。余曰尘等贵见贵矣芥视珍知珍矣若尘自尘贵自贵也芥自芥珍自珍也此两忘而化于宽诗曰考盘在涧。硕人之宽。吾所寿先生者以其宽也扶筇自暇则车马自忙纽荷自适则组佩自劳岩石自安则官司自缠真朴自荣则名誉自辱由由乎朝市之宾而享山林之重老而弥坚寂寞而不知悔彼将何得乎此而何失乎彼是以太音振于洞壑而大业惇于骖歌此先生所以

寿于千秋而不与萸茱争大年也

想如珠圆笔如兔脱。

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小品 明 钟惺着

◇钟伯敬先生小品◇

序

卷一 赋 序 引 碑 记 传

卷之二 论 书 尺牍 铭 赞 疏 祭文 题跋

●序

钟伯敬先生小品序

间尝读先生所评史记史怀诗归诸书就人不经意处偶一拈美便予古人以心予后学以眼贤奸之面目倏易草野之谣颂皆灵作者所为千锤百炼剔肾剝心句推字敲求解人于当时而不得者皆有以鉴其苦僧繇之龙一点睛乃得飞动耳至其为文类曰宁选而后作无作而后选则其锤炼剝剔推敲皆备良工之苦心者故其苦于鍛局若九嶷三湘之滢洄曲折妙有天造地设之奇苦于运笔若湘水巫云之飘忽飞流极有轻扬灵活之致苦于修词若乌林梦泽之烟紫风织曲具菁葱纹縠之观宁简无繁宁新无袭宁厚无佻宁灵无痴工苦之后还于自然故出为品题则真品题出为经济则真经济巧与法并无如先生盖巧于评人宁拙于自课哉尝合全集与逸稿精选之是皆选作之余所汰无几第首出其小品附众名家之中凤毛麟角殊堪刮目也

钱塘陆云龙雨侯选甫题于翠娱阁中

●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小品卷一

钱塘陆云龙雨□□□

竟陵钟 惺伯敬着

宣城梅 羹子□□□

赋

序

引

碑

记

传

◆赋◆

灯花赋

秦淮灯船赋

鹊巢赋

○灯花赋 【有引】

与茂之夜坐累夕。灯盛华。异而赋之。刻花烬为限时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连卷离奇之绛萼兮乃从寒焰而擢跼惟青莲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锡以佳名曰夜舒托银缸以为盎兮泻兰膏而作渠干寸藁之柔心兮俨碧筒之挺夫红芙于是初苞蕾以荧荧稍吐瓣之簇簇巨轮困以象华苹细纷累其若金粟微晕匪风而荡曳轻光如雨而新浴虽蘂珠之流曜兮或结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霭以养照兮。抱晨星其犹未明。戒佳人之误挑兮思警条而落英背棂隙之商飏兮虑乍定而忽惊俄睨苏而哉生兮终然华焯焯以敷荣愚彼寒蛾之贪明而拏芳兮敦游蜂之营营乃有余映残氛匪青匪绿中边萦带上下委属乍蔽乍亏若离若读疑喬云之承夫桂轮兮类明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藹而结孤秀兮宛翠眊与金支缀春花于火树兮。岂若独茎之秋恃。燃青藜于杖头兮。焉见夫夕秀之垂垂餐解语以献笑兮怪夫烛胡悲而泪滋重曰微辉吐欲。台以楼兮。寸宵荣谢。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繇兮曰有远期。晤言遁兮。

摇摇美焰飞奇采。的的□红吐异光。

写物着则痴。离则远。似此可云奇肖。

### ○秦淮灯船赋 【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只。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载二十许人。人习鼓吹皆少年场中人也悬羊角灯于两傍。畧如舫中人数。流苏缀之。用绳联舟。令其衔尾。有若一舫。火举伎作如烛龙焉已散之又如鳧雁盘珊波间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赋耳。

集众舫而为水兮。乃秦淮之所观。借万炬以为舟兮。纵水嬉之更端。波内外之化为火兮水欲热而火欲寒联则虬龙之蠢动兮首尾腹之无故而交攢散则鸛鹅之作陈兮羗左右上下于其间观其蜿蜒与喋唼兮载万光而往还俄箫鼓怒生于鳞羽之内兮楼台沸而虫鱼欢彼舟中人之惘怳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回环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动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兮声光杂兮。晴澜压兮。照幽沈兮。潜怪怛兮。晦明达兮。作津筏兮彼楚魄兮冤滞豁兮

灯船金陵一奇也。此赋摹索亦无语不奇观者领之。观者不能言之读此觉笙歌灯烛。交呈于耳目。

### ○鹊巢赋 【有序】

系舟西凉山下。有垂杨数树童然。而其一鹊巢其上者。柔条独起春发其色土人云以鹊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鸟能庇木。而氓之蚩蚩。并育之意。憺然着于动植。充类识端。可以见天心焉。爰作斯赋。

维鸟与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虽灵鹊之择木。乃枯杨兮其焉慕。方夫牖户绸缪。飞鸣拮据。倦形声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污。尔其冬余春初。烧荒刊路。众林童然。偏何独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条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蚩兮

。何秉心之独恕、曰覩巢卵之相为命兮。羗更意而怀顾。曰子曰室。匪木曷据。曰叶曰枝。匪鹊焉护。此风雨蛇鼠之无虞。彼斧斤樵薪之不虑辟彼伯鸾之借枝于庑下兮暴客过而反步匪伊门庭之有光兮。亦外每之克御。夫既或惠我以美阴兮胡不报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动于物类兮独并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鹊栖栖。畴导善气。畴遏杀机。生杀感应。唯危唯微。充类循本灵蠢同归。人天沙界。佛土王畿。永无戕和。探馥折枝。

向有燕巢赋。已极形容后来难踞其巅。此却另出一意。争伯一方。

### ◆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先师雷何思太史集序

诗归序

章晦叔诗序

简远堂近诗叙

问山亭诗序

善权和尚诗序

刘生制义叙

隐秀轩时义自序

喜邹彦吉先生至白门惺以八月十五夜同诸词人集俞园序

题茂之所书刘春虚诗册序

仲弟妇王氏五十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为言贵信也。奇则传疑。故无取焉。听其散见于梦史稗官之属而已。然而有关于妖祥之数。为国家兴亡之征。君臣劝警之资者。千百中亦或录其一二。非好奇也。势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灵而。笔舌之警而裁。时日之闲而宽者。常过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无事天与人俱若私之以读书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笔舌。纵观二十一史。节取其事辞之可喜可愕者。选言简章。命其书曰撮奇。人见以为二十一史中之事与辞而不知一经心石弃取则李氏之书而非诸史氏之书也夫采辑之难于自运也久矣未可为俗学读书作文者道也自运者局势机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辑古人之辞事。勒成一书要使览者忘其事辞之出于古若我所自着之书而原文又无所删润寻常口耳忽成异观此合述作为一心联古今为一入者也余所谓采辑者短钉而已乌能成书乎士大夫居世运之江河当人情之风雨。无论身不必居要津。即幸之一而操之时义未易言也

侯鯖固佳味。不出易牙亦骨董羹而已人可易言采辑哉。作述之苦。言之最



快。

### ○先师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诗人文人待之选其诗文不得不以诗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没。惺于先生诗文。逸于集外者。心诚求之。不遗余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谋于人者盖犹以诗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气之中而散处于笔墨之间者则先生所尝自云不泥古学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诣其识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沉鸷能维世其胆力坚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软媚能振世其气宇间而其肝肠热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圣贤豪杰之神悠悠忽忽疏疏落落然流于诗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虽已之笔与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诗文也而其人也

叙致不唯可传何思诗文于不朽。并传其人于不朽。

### ○诗归序

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耳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面名古诗曰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归之也。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瘠之吾其敢易言选哉。尝试论之。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窮而异者与之俱窮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愜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书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诗归。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诗归。取而覆之。见古人诗久传者。反若今人新作诗见己所评古人语如看他人语仓卒中古今人我心目为之一易。而茫无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与古人之精神远近前后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去肤以真。矫狭宜远。易熟就生。当是诗诀。

### ○章晦叔诗序

晦叔诗予凡三选之。得数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为刻。予亦忘其为刻也。晦叔长予十年。先予十年言诗。所居僻。又隐于市。不尽睹近时所诗。及交近时所名为能诗之人。未尝不引以为恨不知晦叔所以得为晦叔者以不睹近时诗及交近时所名为能诗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弹。忘其本领。乃可更弹晦叔无本领可忘何省也饶得三年时力。于以匠心而裁于古。吾见其进未见其止晦叔口未五十。以视高达夫工诗之年。未为过之。晦叔曰、予学道人也。四十五年而无闻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业于诗。子曰。侯道华有言。天土无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骚雅神仙也诗何负于道也

超然脱尘溘

### ○简远堂近诗叙

简远堂近诗者。谭友夏近诗也。简远二字则予近日所规友夏语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托意本自孤迥予为刻诗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为叙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颇从事泛爱容众之旨欲以居厚而免于忌浮沉周旋即其心未尝不遥予乃欲其心迹并耳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宜幽杂则否其味宜澹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之数者独其心乎哉市至嚣也而或云如水朱门至礼俗也而或云如蓬户乃简栖遥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门而古称名士风流必曰门庭萧寂坐鲜杂宾至以青蝇为吊客岂非贵心迹之并哉夫日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其趣不已远乎且夫性子而习昵则违心意僻而貌就则谩世初偕而中疏则变素恒亲而时乖则示隙夫诗清物也才士为之或近薄而取忌违心谩世薄道也变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于忌而媒之非计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虚心直躬可以适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后无失哉古今诗人最矜局者无如口审言。同时沈宋。本其勅敌。而故相轻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论诗必有与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广。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虽其言出畏友名师不能强友夏以必听而词组去留待子裁决友夏亦何私于予夫锦绣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诗而知诗者予所裁决或亦有以相中乎

才名招忌避就皆难而其皆难也不如避

物情世故。揣度毕至将人何处生活。想亦写其不平之鸣。

### ○问山亭诗序

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犹之嘉隆间不步趋于鳞者人争异之也或以为着论驳之者自袁石公始。与李氏首难者楚人也。夫于鳞前无为于鳞者则人宜步趋之后于鳞者人人于鳞也世岂复有于鳞哉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石公恶

世之羣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不复见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是岂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诣。所为诗有蹈险经奇。似温李一派者。乃读其全集。飞翥缦藉。顿挫沉着。出没幻化。非复一致要以自成其为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语使季木舍其为季木者而以为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见许于韦苏州者也亦乌在其为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时。不肯为石公。则居于鳞时亦必不肯为于鳞。季木后于鳞起济南。予与石公皆楚人。石公驳于鳞。而予推重季木。其义一也假令后于鳞为诗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无驳于鳞以解夫楚人之为济南首难者

穷则必变。自是看诗定法无故不新安知今日不自于鳞窠臼中出固知步趋排击俱忘却一个自在

嶄然怪石出泥。棱棱触目。

### ○善权和尚诗序

金陵吴越间衲子多称诗者。今遂以为风。大要谓僧不诗则其为僧不清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与僧游以成其为雅而僧之为诗者得操其权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时时有诗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间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无一有矣夫僧不必为诗亦不必不为诗僧而诗焉可也诗而遂失其为僧则僧亦乌用诗为而诗又可无论也金游金陵所接僧而诗焉者与之诗而遂失其为僧者吾不愿见也巳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余游天界寺。会雨宿僧善权庵中二日。无所事事。拈韵赋诗。善权与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砚伸纸二日中无加礼亦无倦容无论其鼻端眉宇无处着诗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识字者授之韵不受。问其所作诗曰无有竟两日雨霁。饭毕。且辞去。子丘忽于承尘上索纸。信手探得钞诗一帙清便有致许为之序。未就。是岁六月舟泊京口。暑雨无绪。偶忆此走笔成文兼以遣愁若善者所谓僧而诗诗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奕奕有清气。竹声梅韵。拂拂撩人。

### ○刘生制义叙

予居白门。四方士多以制义请于予者。然予于制义实无所知也苟有所知则其佳与恶无敢有隐必纵心言之人既以文请于予则其誉之也必悦即其规之也亦必不罪规之必不罪而吾区区一念私祷穆卜常愿其佳而不愿其恶者何也彼恶者虽不以吾规之者为罪然或因吾言而内自沮焉亦非君子与人为善之意也秋蒲刘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志。今之人兼此数者。则吾所以悦之之道利用誉而不利规然使其文真可誉吾亦何必规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数者。而出之以虚心。不以予无所知。千里外殷勤启请。至再至三。由是虽规之谅不予罪乃伯宗之文。斟酌才法影畧情理种种佳处虽欲不誉之而不可得使予有赏心之乐。而又得免于违心

之悔。伯宗惠我已多。呜呼此固予之私祷穆卜于四方士而日日以几者也

文有线索照应。非一生吞活剥之流。

### ○隐秀轩时义自序

时义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于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迹实未至也。以此自寻自考今日之偶收于南宫而谬辱国士之许视昔之困顿诸生而不得一众人遇者其业未敢尺寸有所轻贬而实未能尺寸有所更进则若日十二年诸生世所目笑疑弃过而不肯问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窥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见以为有可惊可喜者正不佞所欲然足迹之未至而不能满志于斯者也

神候两字。在我者也。升沉之候。予夺之神。在天与人。岂可释其自信。从遇为欣戚哉。非解人不能为此语。

### ○喜邹彦吉先生至白门惺以八月十五夜同诸词人集俞园序

以此清秋于焉嘉客白露苍葭新染芰荷衣上歌童舞竖半携书画船中愧时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虽礼无往教在先生之乘兴何妨以宾主而易师生怀斯尽矣由合离而成壮老感亦因之睠焉兴念。勉尔为欢里寡新声入耳就绛纱名部部之音地无脉迹娱心发金谷故园之想积数十年之绪以永今宵合几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兹三五。岂作寻常履簪杂沓高人自领孙情丝肉喧阗静者能通妙理反称诗以言志。用体物而书时。

风流潇散。何减太白诗序。

### ○题茂之所书刘春虚诗册序

每见古人终身于诗。究其所存。不过一帙。或至数章则心甚畏之贵裁也精于裁必审于作慎于示人乃其高于自处此予所谓选而后作。勿作而听人选者也。甲寅早春。舟中阅唐人全诗畏杜审言之少而眷虚止十四首。其严冷之意尤肃如不可犯篋中有高丽妙茧八纸。将索茂之小楷。偶阅此遂以授之其纸不浮于字意似皆有所裁纪之以诗。

读此。令人不敢云多多益善。

### ○仲弟妇王氏五十序

夫国威损而贞臣着国之恤也哲夫歿而贞妇显家之替也凡为人臣为人妇者不得已而后以贞名者也岂忍以国恤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贞哉虽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无何以明之。威已损矣。夫已歿矣无可奈何矣而托于贞臣贞妇以留两间之元气而撑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后所攸赖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处无可奈何之时。而冀望于不可必得之数。幸而得之。是其轻重又岂止关于一身而已哉子家世地寒。独读书乐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传中。予兄弟五人。长即惺。次愨。次恮。次悌。次快。中间三人皆早夭愨尤甚年仅二十岁。妇即王氏。孀居二

十八年矣。悌二十八岁。妇欧阳氏孀居亦十六年。性三十九岁。妇王氏妾董氏相继没。仲弟妇王今年五十矣。妇京山名族。为予姑夫王中丞侄。中丞□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誉骤贵。犹掇之耳。即不然椎布白首。举案相庄。作寻常百姓夫妇。妇岂独远于人情。而忍有今日以贞妇之名显哉。然可论于弟在之时也。弟负刚肠奇骨。卓然为世男子赍志以没。为弟之亲曰儿已矣。有妇在奈何。为兄若弟者曰。弟已矣。有妇在奈何。为亲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妇在奈何。是虽未发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隐痛。汨汨然有不可言者矣。妇时年二十三岁。拥四月孤。即拟散发至老形影相吊。食贫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忍为奇哀显痛。使有闻于亲友。以伤父母兄弟之心。然为亲者。乃曰儿有妇矣。兄弟曰。弟有妇矣。亲与友曰。吾友有妇矣。夫女众善皆自从夫一端而生。贞名一立而解亲之忧。释兄弟之念豁亲友之惋惜。于是乎在。□友媿睦。一行而众善备焉。此之谓也。妇虽不愿有今日其在于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岁。昔舜年百岁。终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论。至五十已定。惺虽不忍没妇之贞。然至今日而始有者盖其慎也。今四月孤昭夏已二十八岁。能养其母。娶妇。有孙鳧。亦六岁。鼓篋就学。绕膝含饴以为贞妇之名乡有舆颂。国有旌典。妇虽不欲有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妇原不见有冰蘂荼蓼之苦亦不见有梨栗兰玉之乐不见有灯忿帷帐之戚故亦不见有丝纶坊表之荣且梨栗兰玉丝纶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冰蘂荼蓼灯忿帷帐之日哉。予回记妇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谈其世父光禄公时育。为待御时首犯权相分宜之锋以死。曰吾家科目蝉联。然在锤门一女子可与侍御对知言哉。请以是言为五十之祝。妇孀后十三年而有悌妇欧阳氏之事。今亦年四十岁。

走起高论。下曲写其不得已之心亦其无所勉强之心未以王侍御比勘。觉贞臣贞妇。并立千古。

### ◆引◆

放言小引

○放言小引

放言之说。吾未之前闻也。自孔子目虞仲夷逸始。放之义何居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谓中伦之言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与手者是也苟为无本。而以无忌惮之心出之则处士横议而已被淫邪遁皆横之属也遁矣又乌乎放哉。袁子着放言若干首。读之心目无主而皆觉有故。始吾见袁子幼时文。以为有破轶之气。一再交其人。宁静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读书。虚怀以观理。细意定力以应世。然后发而为言。有物有□。确乎其不可夺。沛乎其不穷。斯之谓放。夫言亦岂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辨也。辨生于不得已。不得已生于惧。惧者放之本也。不然与横议何异焉。

是放言绝妙脚注。汪洋自恣亦非放之真义。

◆碑◆

重修华严阁碑

○重修华严阁碑

市有白龙寺。殿颇壮。有地藏华严二阁者。左右翼之。则已圯。华严之处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为寺有是委众力于壑也夫圯而弗之修则将废废之其象疑不为寺疑不为寺则将与居民共之将与居民共之则将反为欲之者资曷可弗之修也圯而亟修。修而复其旧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确然见斯地之必为寺而知其非有则茶生其心是使之终为寺有者之道也修之奚先生其甚者。役成。请铭锺子铭曰。有寺岿然而两其翼。如左右手。或废其一人将入怀攫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将卫其首陞楯森如。过其堂下。莫之敢狃予宣斯义。告退转者。俾坚其守。命曰善哉单有众力。光复其旧。工之后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终亦及之请视其右苟终斯愿。将复铭焉。铭则不朽。受事者谁列名其阴。里人某某

以一阔而存一寺。如是功德。能不动心。

◆记◆

浣花溪记

修觉山记

○浣花溪记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沈瓜。窈然深碧。潏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渥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日来是也。人家□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仍覩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锺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征服主司城贞子时也。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锺惺记。

声色清冷幽悄。似与花溪争胜。

### ○修觉山记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为何许山也。与童骑疾驱过之。予与艾子。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树榱桷出没晴岚云浪外者异焉问之则修觉山子美游修觉寺诗曰野奇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禅枝宿众鸟。飘泊暮归愁后游诗曰。寺忆昔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书修觉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犹存者。即共处也。决策登焉所从径哀山石之复者为磴乱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屡憩憩处每平平处每当竹树隙隙处必从其下左方见江江错磧渚或圆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间土人缚竹为乱若童子置叶盎中以度蚁设身处地颇危之从上视下。轻且驶。甚适也度磴去顶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数矣其傍及有石级齿齿蜿蜒壁间者往修觉寺道也。曰姑舍是。寻中径数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苏端明方正学。方有石刻诗可读。亭后数武为宝华寺礼佛毕。反自亭出山门左行。竹树纯驳夹砌数折即修觉寺寺前双井。一井置一塔唐物也。明皇书嵌佛殿左侧岩壁上。字方广二三尺。一字各专一石飞翥沉着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见唐碑。独此耳。出寺无所见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径才容足出此径乃有平田大陆复缘磴数折上矗然俯江者曰雪峯两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顶四五之一者。第可指修觉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稔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凭栏视江。则已正无所不见。不若初所见江之从其下左方也。然从下上修觉法江趋远从修觉上雪峯视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于削壁者即今着脚处也降自雪峯复遶并塔下。屈曲一二里许不复见所由宝华寺径矣乃忽得所谓石级齿齿壁间往修觉寺道者则今还道也与初所从径合。径穷登舆。是日抵彭山宿。记授弟恬。

是一幅征仲山水。描画极细而雅。

### ◆传◆

白云先生传

张母小传

### ○白云先生传

白云先生陈昂者。字云仲。福建莆田黄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许人自隐于诗性命以之独与马公子用昭善。先生诗。所谓自天口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后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领妻子奔豫章。织草屨为日。不给继之以卜泛彭蠡。憩匡庐山。观陶令之迹。皆有诗。已八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佣爨以往至亦辄佣于僧遂遍历三峡剑门之胜。登峨嵋焉所佣僧辄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诸处。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给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

。无所依。仍卖卜秦淮或自榜片纸于扉为人佣作诗文其巷中人有小小庆吊持百钱斗米与之辄随所求以应无则又卖卜或杂以口屨而林古度与其兄口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过其门。见所榜片纸于扉者色有异突入其室问知为莆田人。颇述其平生。一扉之内。席床缶灶败纸退笔错处其中检文诗诵之。是时古度虽年少。颇晓其大意。称之每称其一诗辄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于失声其后每过门辄袖饼饵食之辄喜复出其诗泣如前居数年竟穷以死其子仓皇出觅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无所得。得先生手书五言今体一帙。五言今体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诗予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壮夫时。尤嗜五言第家贫。无多古书。得王右丞即诵读右丞。得杜工部。即诵读工部。闲取其所中规中矩者。时或一周旋之。又时或一折旋之含笔腐毫研精殫思。今观其五言律七百首则先生所学所得实录实际尽此数言矣其云末一卷为排律亦不存。盖谢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据今刻其存者。以次购之。论曰明自有诗。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诗何隘也画地为限。不得入。自缙绅士夫诗。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见于世者多矣况老贱晦辱之尤如陈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穷而显晦于诗诗皆逊昂然未有如昂之穷者也予尝默思公。织屨卖卜。佣爨佣书时胸中皆作何想其视世人纷纷藉藉过乎其前者眼中皆以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张慎言曰。目今入市门见卖菜佣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云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流离之杜甫。力隐之桃椎。不有表章。不与六朝烟草俱湮乎吁亦何益矣

### ○张母小传

张母某孺人者。海虞张太学商甫祖母也。为少参某公女。生而温惠。自其在室时已具丈夫之识少参宦游四方。于吏事物情。有所内不得于心。而外不能决之友者。偶以试孺人。孺人臆对口画其初终当否辄不爽少参为之心开胸中无留物恨其不男子也无何少参与其配相继没。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来惟篋笥管钥是问孺人以一女儿櫛踊之余视其周身周衣事诚信无悔自此至于归皆寄兄嫂息中矣既适淳斋公。值簪纓累叶。后子姓家众稍习于奢。孺人入门思有以易之谓古仕宦家工于善后者使其家意愿奢欲与凡人齐乃为可久今其志已汰习而成性不可争也请以身先之乃去其故口。椎布而前数见不鲜家人见新妇贵家女简易如是爹者口服改心从焉事翁妯备思媚之谊处先后宛若间任必取重受必取轻门内门外。鱼菽祭养淳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于学既析箸得专家政。勤约如故。操一切会计出入目之所过捷于楮籍心之所识口于握算臧获受成事而已无能有所上下为奸利然亦不纯用口法曰用其力不尽其情教其子即口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学有声实。凡七试不第以毁陨。孺人见晚暮哀乐情事卒卒不免忧口口感从事净业。盖其喜为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弥笃然骤失壮子。以孙为命外江内



怵终亦不能愿息暇则灯钵归依而已。性沉静然一启口足为家诫尝语诸孙妇。吾处先后宛若间三十年如一日者。无他惟是交见其常情而不入溢言处世之道不出此其语不烦而确率此类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它无所须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匪以为名庶几言之有文使后世子孙识其大者聿修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传而畀藏其家锺子曰。予读李令伯事悲之。为其为祖母也。令伯乞身于君。而张子乞言于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张子濯鳞奋翼。于以代其父为尊养者岂有既乎。张子者。商甫也。名国彝。今为吴中佳士云。

每叙一事来辄作数句以结聚之极名贵精妙。

●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小品卷之二

钱塘陆云龙雨□□□

竟陵锺 惺伯敬着

宣城梅 羹子□□□

论

书

尺牋

铭

赞

疏

祭文

题跋

◆论◆

城濮之战

董安于

燕太子丹

汉高帝

留侯

卜式

○城濮之战

善制胜者审机执权中有主而外不测操纵在我而于天下无所不用无所不用而后敌失其所以胜此制胜之道也晋文公城濮之战。其谋舅犯始之。先轸中之又终之总以善用曹卫为主曹卫楚之与国。楚之有曹卫犹晋之有宋也楚伐宋晋不救宋而执曹伯分曹卫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围自解及楚人请复卫侯而封曹乃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曹卫告绝于楚曹卫告绝于楚而晋又有曹卫曹卫之形反比为宋曹卫之形化为宋而楚孤楚孤而晋之胜楚不待战而决矣其颠倒不测之妙能使我之

伐曹卫者收曹卫而楚之庇曹卫者反以失曹卫用与国用敌国又用敌国之与国还以困敌国其绳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谄则谄矣然而不可谓不妙也吁此制胜之道也。

用人不用于人即此是为胜筹。

### ○董安于

国家战守之具。有事用之而无事备焉然备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资费重其事权宽其文法三者皆无事之时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劳不与焉然则备遂可已乎晋阳之围。无矢。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余发而试之籥籥之坚不能过也矢足矣。铜少。奈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炼铜为柱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寓矢于磨。寓兵于柱深心在无心之中实用在不用之内既无劳怨可避而又不藉资费不假事权不畏文法如此修备居无事之时引伸触类人人可为处处可为而一切委之不可为可叹也

官舍如邮。即欲储备安从得之。盖有见为言矣。

###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报秦讎。秦亦日出兵山东。祸且及燕。丹患之。问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独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自是合从旧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武已默会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却与刺矣。故进田光。光转进荆轲其血脉针线固皆归刦与刺之一路矣光谓太子曰。今太子闻光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语荆卿曰。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语其少年为一刺客无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为而进荆。卿自代。偿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辞太子者非惜其死而虑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则曰诸侯服秦。莫敢合从。诚得勇士刦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卿之意不专重在刦与刺而仍归于合从不过借刦与刺以为合从地耳其节次布置皆以合从始终中间更添遣荆轲刺秦王一段过脉较之鞠武之计曲折反多而谓武计旷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非其质矣此一片苦心密计。即对鞠武时有难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时势。非复信陵辈之世而才亦稍逊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没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为不死。

就他无音中语言。作我印证便死语皆活痴心亦灵

### ○汉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势不在战守之胜败得失也如奕者然妙处不过数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钝不计焉项羽杀义帝汉击之虽使楚破汉于睢水可也项王怨黥布。汉

得使随何说降之虽使楚击破希可也此楚让汉妙着也汉王不得王关中。封于蜀。烧所过栈道。以齐王田荣反书遗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虽使楚夺汉关中可也彭越及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虽使楚击破越可也此汉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贺战胜而不知汉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数着矣妙着有数端焉。我与敌之所共敌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发之于此。而敌不得备之于彼者曰警着敌备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松着我与敌俱不得与傍出而中起之敌所不利即为我所利者曰应着我不可求胜而不可败而卒以此取胜者曰稳着取天下之劫不越此数端而已

分烛当时胜负。了然黑白子之分明。

论古者。须设身处其地如其人高帝良平何信尚得其一职我则合揣之全任之得其情势如此处天下事何难哉。

###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学问操放全在用人立韩后则用。项梁。谢羽鸿门。则用。项伯用樊哙。欲楚之勿西忧汉。则用。田荣反书。捐关东以破楚。则用。黥布用彭越用韩信。定太子则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汉非为汉用者也为韩报仇是其用汉主意博浪之椎非轻于一试也以为如是而可以报韩仇则亦不必用汉用汉非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汉又肯使汉得以功臣待之乎故为韩报仇子房自道出非汉君臣能知之也曷为欲使汉知其为韩报仇也恐汉得以功臣待之也汉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后可免于何之囚参之醉平之污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无戒心矣故曰非不得已也使为韩报仇一语子房不自道出岂惟汉君臣不知即司马迁亦不得而知之也

有胸如日。纤微毕照

###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为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则兴尽而意改故其道难于持久今式输家之半助边。不愿官职。不愿报冤奇矣数岁不报而田牧如故也持钱二千万给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尽复予县官如故也为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子之而已若无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钱买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难于奇难于其奇而能持久公孙弘铁人也驳之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然卒不能出式彀中式之强忍出弘上远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论驳盐铁船算。欲烹弘羊置身于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狙以持正终何其工也观其操放进退盖得它氏之术而用之者也

以狡于牟利者。转而狡□□禄与名其奇亦其狡也。

### ◆书◆

与林少严座主

## 与高孩之观察

### ○与林少严座主

去岁闻三兄邑试前列。游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来。始知偶落孙山外。心甚念之。惺观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为福养成羽翼。飞鸣一朝愈于久淹乡校顿人兴往之气也如云借此为门户光仕宦门户岂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乐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昆陵广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颇以文为生。非惟作官念头灰冷。即生子亦作第二义矣人生富贵子孙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岂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师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师一忧也。读书。作诗文一事老师无一书不以为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谊也。宿业前债除之不易有甚于富贵子孙之念者且舍此亦无娱生之路老师近不能得之于元履。而远能得之于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将正史自左国起至宋元。浏览泛观。勒成一书。名曰史怀。取谢康乐怀抱观古今之意。于古人经世之句。颇有所窥。极知劳思。有负教养。但年来精力。卜倍往时。日月又间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灾有操相人术者云。惺官禄未衰。第骨法带劳惺所畏者劳也愿以官录易之不可曰读书作文可以当之是惺之所欣然乐从者也不识老师以为何如试与元履质之

转展伸出自己主意。真独行其道者。

### ○与高孩之观察

向捧读回示。辱谕以惺所评诗归。反复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此洞见深中之言。然而有说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志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何以言之。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浚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饶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若夫以顽冥不灵为厚又岂吾孩之所谓厚哉曹能始谓弟与谭友夏诗。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诗归一书。和盘托出。未免有好尽之累。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盘托出亦一片婆心婆舌为此顽冥不灵之人设至于痕则未可强融须由清新入厚以救之岂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谓无痕者哉何时得相聚一细论之。

灵以资胜。厚以学胜。灵厚则资学兼而无疵。融其痕则资学。浑于无迹矣。作诗至此。不可思议。

### ◆尺牋◆

### 与张太学

与谭素臣兄弟

与谭友夏

与徐惟得宪长

与井陘道朱无易兵备

与陈眉公

与弟恮

与郭笃卿

○与张太学

足下为雷先生后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报者。电先生一字一笔。落人家者皆当广搜之不要紧处偏有深致即作者亦不自知弟住夷陵一日。而从律工处获其一赞一跋。从黄山人处获其二诗。皆妙有风骨。远过古人。则其遗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间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其名根淡薄不沾带处为其后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立言极微渺

○与谭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状。为志文地。读素臣状反使我摇手不得。小巫行径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宁不畏其尸视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诗一快。最不当讳言诗。舍此无可志矣。又不必讳其罢诸生他人诸生不可罢太易诸生可不必不罢生太易诸生不可罢死太易诸主何不可罢且太易罢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当传平事不必传也又不当讳其罢诸生作六等吟。人间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为最得意之题最得意之诗此一段尤紧要不当讳凡一切口语罪过。弟当任之太易闻此亦当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为密戚故不惜刺刺不已记曰必诚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独为周身周衣计也

愤激中具奇幻想。

○与谭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种。以施之书牋题跋。语林说部当是本色。至于鸿裁大篇。深重典雅又当别论正恐口头笔端机锋圆熟渐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称斥鹵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患最不易疗。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语。必欲一一使尽亦是文之一病不为大家。国朝工诗者自多。而文不过数家。且不无遗憾。以此知文之难于诗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觉备责而厚望之。

读此识所以为友。即识伯敬之文。

又

赠诗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经见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尺澜百折。

又

轻诋今人诗不若细看古人诗细看古人诗便不暇诋今人也思之。

灵巧。○可杜妄语儿舌端。

○与徐惟得宪长

朱翁贫老。足迹半朱门。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见其冬月无絮。哀之甚贫士不能为之地。而叩其家中穷苦。有十百倍如衣无絮者。此一端犹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态字下。饮啄恩多。不忍以饥寒言辞频发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闻此言。此状故代言之。口惠无实。借手在德薄。甚罪甚。

尺幅中多少转折。热桃冷拨。极是动人。

○与井陘道朱无易兵备

记明公五月书中。有云。不肖以诗归招尤。初谓事理不甚关切。疑风闻之。误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疏才劣。可以见斥之道甚多。至诗归一书。进退古人。怡悦情性。鼓吹风雅于时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当事者不忍过求于某。断其进趋之路。姑择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处已于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着过此书者。此则自处处人之妙。其中真似。俱不必深论者也。若真以诗归见处。则此一书将藉此一语。口实以传某。以一官徇此一书。且有余荣。彼其之子。何爱于某而肯为此乎。

一笑一笑

亦抑亦扬。其排调啻髯蘓。

○与陈眉公

相见甚有奇缘。似恨其冕然。使前十年相见。恐识力各有未坚。透处心目不能如是之相发也。朋友相见极是难事。鄙意又以为不患不相见。患相见之无益耳。有益矣。岂犹恨其晚哉。

可为貌交徒慕者针砭。

○与弟性

诗。合一篇读之。句句妙矣。总看有一段说不出病痛。须细看古人之作。诗归一书。便是师友也。慧处勿织。幻处勿离。清处勿薄。可惜此种才情骨韵。当炼之成家。功名富贵皆有尽时。此物终是路远味长。晚年骨肉。便用此为安乐窝也。近来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报国。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图为乐生之计。所谓乐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纸。以见我志。并与谭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书。不减古人。画亦必传之业。书牒朴而有法。皆天赐。非人力也。顶戴顶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内俱裂。

淡远。可想超然胸次。

○与郭笃卿

往时入蜀者。道荆州。则过潜江。可图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谒座师。又往承天谒陵。故遂不能由此道。归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一前知便觉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陈生。则星冢之极验者也。以弟不喜其术。欲去而之他邑。想兄与弟同好恶。亦应不喜此术而世上如我两人趣尚者百无一二则陈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随分椎广但莫荐之锺伯敬一流人耳一笑笑

每读 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兴。一峯方转。一峯又出。令人不暇应接。而尺牒犹甚。

◆铭◆

断香铭

扇篋铭

○断香铭

断香铭者。铭吾友蜀人刘晋仲之妇尹氏之墓也。君讳纫兰。叙州府宜宾县人。大参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记巳酉予以丧子。狂走白门。先生为南职方郎。尝为余言其壻刘郎。七岁能诗。刘郎者给谏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称刘晋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时犹然女儿习玩。不知书。既归晋仲见晋仲妹文玉词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与为友。始读书。稍稍为诗。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处不必由思思者反是无关系处久之从晋仲口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峡。由峡入江由江达运河峰树逢迎烟日争让舟行遭缓。可以为家得意为诗。其篇时全时缺。缺则听之。缺于此。或全于彼。有弦摧柱折。援瑟琴以续之之意。予读其诗骨散神寒音节清嶮如病叶偶然从风而坠或中胃之附枝翅鸣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竟其响此断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诗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无主。有秋冬气晋仲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诗。作亦不以示人。晋仲检其枕中所藏。如其全与缺而存之。顷之卒。手甫十九。锺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无者友。才而为我友友而为我妇。妇而才相当晋仲以为能永乎不能永乎铭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闺阁之中也刘子者怜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寻香于落叶暗泉之间。而迹其所终也乎噫。

叙处。处处酿悲。铭言。言言惹恨。

○扇篋铭

藏汝逸汝。汝曰弃捐吾乌见夫仆仆怀袖者之能终其天年哉是扇铭。

◆赞◆

王永启像赞

沈全吾大参像赞

邹公履像赞

自题小像

崔征仲像赞

画灵壁石赞

苏弘家中像赞

李宗文像赞

○王永启像赞

永启小像。作秉烛夜游图。盖六七年前所为。丁巳正月。锺子客金陵。出而索赞。于是与永欲别八年矣。感而题之曰。

始吾见其太美。几不以为王子矣。王子曰。子试思八年前之为王子者。与此似不似也乃睢然复以为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虽吾与汝秉烛之游又乌可已。

○沈全吾大参像赞

神苍苍如木在霜烟日润之不辍其芳骨嶮嶮如石在水苔藻绣之其章有斐呜呼。君子哉文质彬彬。询仰之次不敢求之于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邹公履像赞

公履索子赞。而义不受谏赞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为美则世所谓美丈夫者支离焦侥而已。呜呼彼是因彼

○自题小像

万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画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举所补。题曰。

颜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于长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谁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绂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绂矣。如是而有溢思天与人终不益汝一丝又将汝瑕疵。戒之哉。视此野服杖松下者。念兹在兹

○崔征仲像赞

子处闽。天万里。子来燕。既见止。共长安。数见难披子像。意亦欢吾是以迟迟其题而不子还。

○画灵壁石赞

吾闻灵壁。以音见赏。画则肖形。厥音安往听于无声天际之想。

○苏弘家中像赞

于戏。是其俨然者厉耶。温耶。目击之斯须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



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去公远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后。于戏。其人之天又安能为吾笔舌有耶。

○李宗文像赞

世之未见予者。妄意其为伟丈夫。观其貌则癯。闻宗文之风者为洮。洮清便视其人则口人之精神偶寄于一躯观者乌可为是拘拘

◆疏◆

圆通庵募缘疏

题三明和尚募积经疏

代荐辽东阵亡将士疏

○圆通庵募缘疏

夫多藏寡与病坐慳痴广劝博祈道惟坚苦然有善知识无爱发肤何待沿门持钵乃大比丘诘辞心力务求遍地成金离之俱伤合则双美机难两遇事必相须圆通庵者。去镇二里许。村而近市。僧多杂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遽勤拮据。感龙象之泣冀信者之哀苟能开大欢喜之途终当获不退转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须弥。何分广狭。在施者多而太仓少虽粒米岂有缺圆以兹坚苦之忱破彼慳痴之性念惟各尽功则同归谨疏

妍雅中巧于诱掖。

○题三明和尚募积经疏

僧诵经未必解。有经未必诵。有经不诵。诵而不解故其经曰积积之为言近于无用犹积钱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积书者不必读而或有读之或有使之或有读之则虽不必使不必读而不可不积也明矣。今檀施者虽有志心信向。见其积而无用。则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经使人望而知其为寺有经而僧能诵使人望而知其为僧如金银土石胶漆。作佛形像。瞻礼者以为佛。而忘其为金银土石胶漆。则其用亦大矣。故积经者象教之意也诵经不解。贤于不诵。有经不诵。贤于无经。则虽知其积而无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诵经而不解及有经而□诵者乎

系铃脱铃。妙有禅解。

○代荐辽东阵亡将士疏

士志死绥本不暇于致悔人钦裴革何烦代彼兴衰要使庙谟无失。律臧而協师贞。兼之边计得全严翼以供武服。乃驱熊罴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钲之役胜则为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败亦无愧要非全躯保妻子之流敌王所忤。为国之殇。如此而亡。又复何怨。乃者建虏鸱张全辽鱼烂。养成在数。十载之而而欲折于□兹之一旦决裂□二三臣之故而专□□最后之□人所用非所养所养其所用□食信之难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战守和之无据甚且致之必败之场阨其可成之会

。时当致命。何异一毛。将不成功。徒枯万骨。虽免偷生。同烂额焦头之众。亦多强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兹忠勇之魂。反作幽冤之气。或上动乎人天。恐逆招夫水旱则死生之在诸将十者固为匪轻而灾祥之关我国家者尤为不细某等敢闻国恤。舍杼轴而他求。仰仗佛恩异津梁之普度。

一片忠愤之气。尽于言中。亦不尽于言中。

◆祭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白门告先灵文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堂祭亡弟叔静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万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计偕人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为之含敛。周身周衣。必信必诚。其邑子同年生锺某。独以庐居不与。越数月而平头持其丧南归。浮淮达于汉。始返首丘。锺子乃以束刍絮酒。哭君之灵曰呜呼。痛哉。天乎子今长已矣。余弱冠。与子同时受知于温陵林□府。而同绌于都试两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与。子同举于乡乃有追颂明府知人能得士而两人亦故自如子刚肠□性。高视阔步知子负绝人之志经世之才而疾恶如仇处俗太峻齿敝舌存之戒余恒私为子笃忧之而公为子巽言之癸卯冬。与余计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虑子非摄生之道余恒剂以疏缓子亦称我数月不见喜愠之色自以为不余及谯让僮仆恒为余一霁怒知子以我为子西门之韦而余性疏子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职终身与子俱复以无败余未尝不以子为吾安干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归归而又疾且有非意相于者吾以填为规戒子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养生晦以销妬无己而移书友人转属子智者举事勿为亲厚者所悲而为恕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绝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亲何妬何悲何□乃使子客死輿户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妇人行哭固当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遗孤六人当有成子志者余辈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授人以手请无以口惠诳子以子之灵后死者异日稍能自振见子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尽使有如彦□儿冬月葛帔遭父友于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当何以见子地下乎子之英爽当不遂随肝臂朽腐化为异物曷其听而记余言

字字肺肠言言肝膈。泉下也应心慰。

○白门告先灵文

呜呼。惺容白门。五年矣。岁时伏腊。非敢忘先灵也。亦非以弟侄在家。足供蒸尝。而鱼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设主也惺之在白门也。客也。年年欲归归

而率弟侄拜于家祠旦暮事耳作旦暮之想而不敢为岁月之计则亦何忍请先灵于数千里外。劳其往来于旦暮之顷哉不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其为年者五矣。今且□□于此矣。官则不同于客去□不能自主虽不敢为岁月之计而岂能复作旦暮之想哉。用是于今岁小除之夕。暂为位于惺官舍。请降临坐如在家者然。呜呼。礼以义起情由礼□居官有禄生则迎养没则迎祀神气无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于灵之不能来。来而无所依哉。

不情者。读之一片鬼话。多情者读之。一片深心。

###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乡有评即神鬼亦钦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处哀惨之会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它哉痛念府君。遶膝儿孙别日多而聚日少照颜欢乐喜时短而戚时长隐痛难言。众情莫代且可无出而竟出徒为抢地之呼欲先归而不归自取终天之恨生惟五子。没止二人多材多艺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台之侧事死事生有惭祭养者徒然居人世之□无几在堂。何繇升屋。呜呼哀哉尚飨。

嗷嗷峡猿之声。

### ○堂祭亡弟叔静文

呜呼。弟没三年余矣。今乃与其妇同穴惟妾亦从焉弟悲乎。乐乎。人为弟悲乎。乐乎。呜呼。何可言哉。弟之儿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婚之已毕弟与妾妻。近依于父母庶几伏腊以同来无子孙而有朋友无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禄之家而奇穷如故颇赋无营之性而隐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无者俗所共相争之图而尔且夷然不屑总之予夺之时天亦不能定尔之善恶荣□之际子必不肯随物以悲欢家谱之作。亦尝劝我早成鬼篆之名夫岂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观而不及观后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执友谓远胜于世寿之顽痴内而周亲谓终不如天伦之耽孺呜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亲无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住世之算非长而长莫长于来日挽郎莫敢高歌惧见笑于才鬼记手偶烦妙笔。聊一揖乎群仙呜呼。何可言哉。尚飨。

蜉蝣世路。蜉蝣世路哭亦慰。

### ◆题跋◆

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

题鲁文恪诗选后二则

自题诗后

经下邳圯上受书处题

○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

富者余皆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资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资财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泄其精神此其于事理两亏之数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听之乎故曰天也。呜呼。此资。财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书甚多所辑三吴越中杂志事辞深雅。心力□□□地□之□□也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给予谓此雅事也昔扬子云作太玄。蜀富人赍钱十万。求□一名不许今开口向人已出□□矣况言之而不应乎钱受之曰今天下俚诗恶集阉咽国门此其剗削之费岂非资财所为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无损于精神而徒用其膏脂亏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疏宕灵转。一珠九曲。

### ○题鲁文恪诗选后二则

观古人全。或不过数十首。少或至数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能此其中散没不传者不无或亦有人乎选之不则自选有所必可传者而已故精于选者作者之功臣之向使全者尽传于今。安知读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讥乎。□□诵□先达鲁文恪诗文。庚戌官燕。曾从具孙睢宁令乞一部欲选之为汤嘉宾太史索去逐不果壬子谭友夏选刻之余陵至九十首。精矣该矣。予读之。喜焉。

□焉□弘□名□□□能入□□者使□读文恪□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删选之力□使作者与读者之精神心目为之潜移而不知然则友夏虽欲不为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后之选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尝与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传者选而后作勿作而待选吁谈何容易哉

枫落吴江冷。只句则珍。全集则弃集固不贵多也是剗削之法。

### ○自题诗后

李长叔曰汝曹胜流。惜胸中书太多诗文大好若能不读书。不作诗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愧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为此语。非我不能领子此语□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语其欲杀子当甚于杀我然余能善子语决不能用于子语子持子语。归为子用吾异目且用子语数日后举此示友夏。友□□我曰。长叔语怯子称长叔语尤□。仆称长叔与子语快者。语亦复□夫以两人书淫诗□而□□□不□书不作诗文之语□□能为不读书不作诗文语者决不以读书作诗文为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辈诗文不能度日此语与余颇同。昔人有问长生诀者。曰只是断欲。其人摇头曰。如此虽寿千岁何益。余辈今日不作诗文有何生趣然则余虽善长叔言而不能长叔决不以我为非正使以我为非余且听之

惜书太多。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两人自具玄赏鸾翔凤翥。回旋多姿。

### ○经下邳圯上受书处题

未托素交。先呼孺子。以仆役而□国士若子弟之应父兄亦倨亦亲非真非戏  
盖语尽于投书之后者浅意藏于受履之先者深行径顿珠机絳相逗业已道存于目击  
岂惟气折而心开乃云强忍相从初尚愕然欲欧夫乃以市中年少之腹而窥圯上英雄  
之心乎浅哉太史之言□免文人之见经途感□□□□诗用抒斯□□□昔□云尔